
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成功
——一个省三年的历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前言

《成功》出版于1930年，是三部曲《候车室》的第一部，后面的两部长篇小说是《奥培曼一家》和《流亡》。孚依希特万格称他的三部曲为《候车室》，他把当代人比作在一个历史中转站候车的旅客，他们已经踏上人生的旅途，尚未到达目的地。

《成功》以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德国巴伐利亚邦的社会为背景，通过对各阶层形形色色人物的描写，生动反映了当时巴伐利亚邦、以至全德国整个社会的风貌和动向，有层次地展开了一幅幅社会生活画卷，读来引人入胜。

这部小说奠定了作者在德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作者的代表作，并被公认为世界名著之一。小说出版的当年，英译本便面世，在不多的几年内，小说很快被译成世界各种主要文字，相继出版。

《成功》的情节围绕着马丁·克吕格尔案件展开。马丁·克吕格尔是著名的艺术史家、巴伐利亚邦慕尼黑国家美术馆馆长。由于他的信仰和艺术观不合保守的巴伐利亚统治集团的口味，便成了政治迫害的对象，被罗织罪名，投入监狱。围绕着克吕格尔一案，两种力量展开了斗争，孚依希特万格正是通过对这样一场斗争的描述，揭示了巴伐利亚邦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保守与腐败以及凡尔赛和约后德国法西斯化的过程，从而进一步揭示了魏玛共和国演变为极权主义国家的第一阶段的社会背景。

小说揭示了“真正德意志人”的卑鄙、凶残的丑恶面目。“真正德意志人”以其蛊惑宣传吸引了大量破产小资产阶级，在其领袖鲁贝特·库茨纳尔的旗帜下，聚集了全部社会渣滓。人们从库茨纳尔这个人物的身上不难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某些特征。

在小说中，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不同人物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参加了争取释放克吕格尔的斗争。作者着意刻画了约翰娜·克赖恩和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这两个人物，在他们身上作者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约翰娜·克赖恩充满青春活力，富有正义感，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她奋然起来保护克吕格尔，这就是保卫公正，保卫人道主义。

雅克韦斯·蒂弗林是个怀疑主义者，他认为具体的政治斗争完全是一桩徒劳无益的事，因为从事政治斗争的人，会遇到社会的愚昧无知这一不可克服的障碍；他认为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潜移默化改造人类的过程，所以它本身就是改造世界的过程。

作者里昂·孚依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的名字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五十年代，他的描写十七世纪西班牙大画家的长篇历史小说《戈雅》和以一个法国少女、为反抗法西斯侵略而英勇牺牲的民族英雄西蒙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西蒙》就介绍到了我国，并受到好评。他是杰出的小说家，现代德国进步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出身于德国慕尼黑一个犹太血统的工厂主家庭。青年时期攻读德语语言文学、哲学、人类学等。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被迫流亡法国。1936年，他和布莱希特等进步作家共同创办流亡者杂志《言论》。1941年，作者辗转流亡到美国，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直到逝世。

张荣昌

1992年11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主要人物表

马丁·克吕格尔博士——慕尼黑国家美术馆馆长，著名艺术史家。克吕格尔案件当事人。

约翰娜·克赖恩——笔相学研究者。为克吕格尔案件求得公正而奔走者。

克伦克——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长。

冯·赖因德尔男爵——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总经理；大工业家。

弗劳赫尔博士——巴伐利亚邦文化部长。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工程师。

西格贝特·盖尔博士——律师。

雅克韦斯·蒂弗林——作家。

普菲斯泰勒博士——作家。

洛伦茨·马泰依博士——作家。

冯·拉多尔尼夫人——贵妇、艺术鉴赏家。

保尔·黑斯赖特尔——巨富；克吕格尔案件陪审员。南德陶瓷厂总裁。

哈特博士——巴伐利亚邦高级法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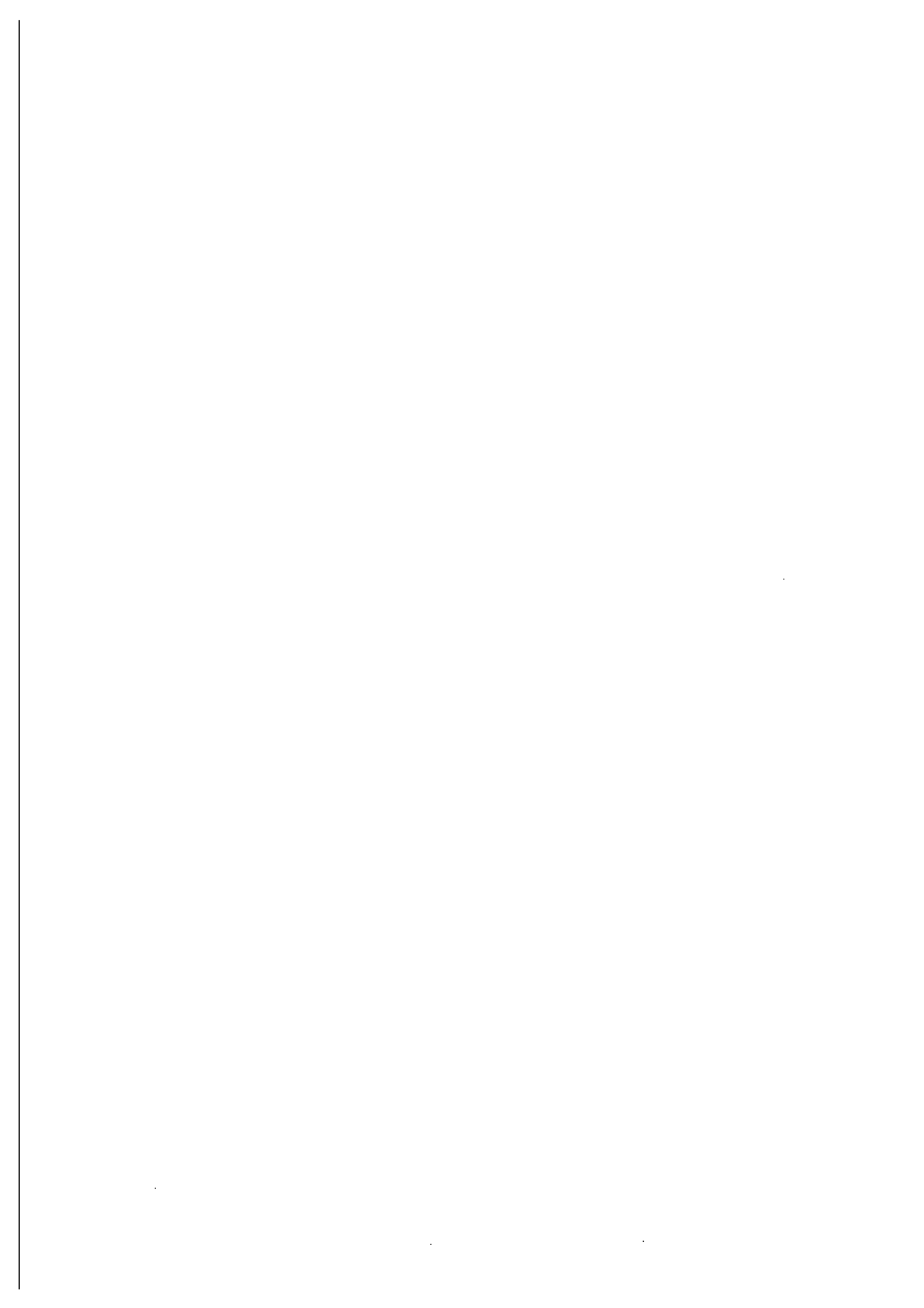
巴尔塔萨·希尔——慕尼黑喜剧演员。

安东·冯·梅塞施米特——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长。

目　录

第　一　部

司　　法



1. 约瑟和他的兄弟们

战后第一年里，一幅大油画在慕尼黑现代大师国家美术馆的第六展厅里接连展出了好几个月，人们常常在这幅画前久久伫立。画家画了一个健壮的中年男子，他那坚毅的嘴角挂着一丝强劲的微笑，他眯缝着深陷的眼睛望着一群面带愠色站在他面前的男人。他们都是年纪较大的男人，露出克制的神色，面貌各异：坦诚的，起皱的，冷酷的，愉快的。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站立在那里，神色坚定、自鸣得意，过于天真，对自己、对自己的事业信心十足。显然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失误了，他们有理由生气，甚至愤慨。只有他们当中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没有现出这种气恼的神色来，虽然背景处的警察们正严密注视着他。相反地，他正专心致志、神态自若地望着那个细长眼睛的人，此人在这里显然正在行使老爷和法官的职能。

画中人以及他们的经历给人以一种既面熟又陌生的感觉。他们的衣裳今天也可能有人穿，但是所有时髦的特征都小心翼翼地抹掉了，人们简直看不出他们是哪一国人、生活在什么时代。一查目录，人们在1437号下面发现，画家是一个名叫弗兰茨·兰德霍尔策的人，此画的名称叫：《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或：《正义》(310×190)。

没听说画家兰德霍尔策有什么别的作品。对国家购进这幅画人们颇有微词。画家都还没见过。有人说，他是个怪人，在乡

下过流浪生活，说他举止行为放荡不羁。

批评行家们不知该从何入手评论这幅画。很难说是什么风格。外行、不熟练的痕迹显而易见，似乎是有意表现出来的。这种奇特而不时兴的、粗陋的绘画方法虽然和题材一样并不怎么耸人听闻，却激怒了某些批评家。副标题《公正》也带着刺儿。保守的报刊持批判态度。进步的报刊捍卫这幅作品，但并不热情。

诚实的人说，这种效果无疑是强烈的，它无法用通常的艺术批评的词汇来加以解释。许多观众一再走回到这幅画的前面来，许多人对着画面沉思，许多人打开了《圣经》。他们在那里找到了约瑟拿他的兄弟们寻开心的故事。由于约瑟妨碍他们讨得父亲的欢心，由于他压根儿和他们不一样，他们便把他出卖了。后来他成了一位大人物，当上了富庶国家埃及的粮食部长。他们来找他，不认识他，想跟他做一笔粮食生意。而他却让人把一只银杯偷偷塞进他们装粮食的口袋里，并以偷窃罪逮捕了这些无辜的人。对此他们自然愤愤不平并明确地声称他们都是守本份的人。

1437 号画的画家画的就是这些守本份的人。他们站立着。他们怒气冲冲，要求申诉。他们是来和一位国家高级官员做一桩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买卖的。现在人们竟以为他们偷了一只银杯。他们忘了，他们曾把一个男孩，把他们的弟弟卖了；因为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们非常愤怒，但是态度威严。而那个人则眯缝着眼睛对他们微笑，背景处站着甘愿效劳、表情冷漠的警察，此画题为《公正》。

此外，展出几个月以后，1437 号画又从国立美术馆里消失了。几家报纸对此发表了短评，许多参观者为丢失了《约瑟和他

的兄弟们》而深感惋惜。但是后来报纸沉默了，渐渐的参观者的提问也沉默了，这幅画和他的画家一样被遗忘了。

2. 两个部长

虽然下着雨，司法部长奥托·克伦克博士却将等候着的小汽车打发回家。他刚听完音乐学院的专场音乐会，心情愉快而激动。现在他要散散步，过一会儿也许还要喝一杯葡萄酒。

身上披着他爱穿的厚呢雨衣，耳中还回荡着勃拉姆斯的交响乐，嘴里同往常一样叼着烟斗，这位身体强壮、个头高大的男子悠然自得地漫步在六月夜的蒙蒙细雨中。他拐进宽广的城中花园，英国公园。高大的古树滴着雨水，草地上散发出一股令人神清气爽的气息。在巴伐利亚高原呼吸着清洁的空气行走真是惬意。

司法部长奥托·克伦克博士从褐红色脑壳上摘下帽子。白天他忙了一天，但是现在他已经听了一会儿音乐。美妙的音乐。

让好挑剌儿的人去说三道四吧，慕尼黑的音乐就是好。他嘴里叼着烟斗，眼看着可以度过一个没有公务的夜晚了。他觉得自己就象在山里打猎时那样精神焕发。

他的情况本来就不错，他的情况好极了。他喜欢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总结，作出判断。他现年47岁，不是健康人的年龄了。他的两个肾有点儿毛病，估计总有一天这肾脏病会要了他的命的。不过这还有十五年、二十年的时间呢。他的两个孩子死了，不能指望他的瘦弱、温良、干瘪的妻子盖斯再给他生儿育

女。不过西蒙，现在居住在他的贝希托采尔山地庄园上的薇罗妮卡给他生下的儿子，正在茁壮成长。他把他安插在国家银行阿勒茨豪森分行工作。他将在那里升迁发迹；他这个部长还会看到孙儿们荣华富贵呢。

所以他的景况既不算好也不算坏。单就事业而言，情况比一般人要好，这方面没什么好说的。现在他主管这个部里的工作一年了，他主管他所钟爱的巴伐利亚邦的司法工作。今年工作大有进展。在他的大多是矮身材、圆脑袋的部里同事中，他的魁梧身材和红褐色大脑壳显得很突出，而且他觉得自己在出身、风度、才智方面也比他们优越。统治阶层中的比较优秀的人物都退避三舍，不参加这个小邦的邦政府，自从革命被镇压下去以来这已是一种惯例了。他们派遣下属进入内阁，满足于从幕后进行操纵。人们曾经不胜惊诧，他这样一个出生大资产阶级家庭的优秀人物居然会参加政府。可是他觉得如鱼得水，满怀热情地和议会里的对手们扭打，推行大众化的司法政策。

他愉快地在滴着雨水的树下噔噔地走着。在他在位的这短短的一年里他显示出自己并非等闲之辈。他审理了沃迪奇卡一案，保护了巴伐利亚的铁路，把帝国捉弄了一番；他审理了霍尔瑙尔案件，保护了本地的酿造工业，没让它当众出丑。现在正在审理克吕格尔案件。依他看，这个克吕格尔尽管可以继续当国家美术馆馆长。他对克吕格尔没什么意见。即便是他在国家美术馆里展出不讨人喜欢的画，他也不见怪他；他自己也懂画。但是他口出狂言，这个克吕格尔，他一边大吹大擂说这是他的终身的固定职位，一边还嘲笑说，政府顶个屁用，这太过分了。起先，人们只好听之任之。文化部长弗劳赫尔，这个可怜鬼，没能对付得了克吕格尔。可是他，克伦克，想出了一个妙招，掀起了

这场官司。

他咧嘴笑了笑，拍拍烟斗，用他那宏亮的低音哼着勃拉姆斯交响乐的旋律，嗅着草地在渐渐停歇下来的雨中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每逢他想到他那位文化部里的同行，他便乐不可支。这个弗劳赫尔博士是那种典型的小农小市民公务员一类的人，这个党就爱让这种人充入内阁。同他发生摩擦，这使他克伦克感到开心。真好玩，这个沉重、粗笨的人一生起气来便无可奈何地探头伸脑，胖乎乎、四方方的脑袋上一对小眼睛闪烁着凶恶的光盯着敌手，随后便迸出一句笨拙、无聊的粗话来，他，克伦克，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其挡开。

穿厚呢雨衣的人伸出手背，断定雨几乎已停，抖动一下身子，便往回走。他要开个玩笑。弗劳赫尔一开始就曾想在克吕格尔案件上大做文章，把它搞成一件轰动一时的诉讼案件。可恶的土包子们现在派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到内阁里来。这些蠢货总想露一手，打出全部王牌，故意大喊大叫。他，克伦克，想悄悄了结克吕格尔一案，要了结得干净利落。因为一个人坚持不承认和一个女人睡过觉便将他从国家美术馆的领导交椅上拉下来送进监狱，这毕竟不是一种文明行为。可是弗劳赫尔这家伙大造声势，搞得满城风雨，在所有的报纸上大肆张扬克吕格尔案件。于是他，克伦克，便派了部里的一名司长到比希勒博士的庄园，去秘密征求这位农民大领袖、巴伐利亚邦里的一位秘密摄政者的意见。比希勒博士当然同意他克伦克的意见，本来嘛，这位聪明的农民怎会不同意呢。曾谈到慕尼黑的蠢驴们，他们总想显示他们有权有势。似乎要紧的是表面上有权势，并不是实际上拥有权势。蠢驴们的话弗劳赫尔可能还没听说；因为那位司长今天才回来。弗劳赫尔一定还在蒂罗尔酒店，这是老城的一

家饭店，他常在那里消磨晚上的时光，想必现在他正在大肆渲染明天的审讯呢。有关蠢驴的这段话，这位权势显赫人物的这条意见，一定要当面说给他，弗劳赫尔听听。叫他吃不下，兜着走。

他转过身噔噔地快步走回去。他在公园大门口找到一辆车。

没错，弗劳赫尔是在蒂罗尔小酒店里。他在边上一个小间里，和知己朋友们坐在一起，在这儿每升酒贵四十芬尼。克伦克觉得，在这家饭店里，这位同事看起来比坐在他部里那间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家具精心布置起来的办公室里要自在得多。

这鲜明的资产阶级的安适环境，这护壁镶板，这坚实、未铺桌布的餐桌，这古朴而结实、为懒屁股男人定做的长凳和椅子，这一切和弗兰茨·弗劳赫尔博士其人十分相称。这个身体笨重、宽脑门、固执而又迟钝的人就坐在这儿，有牢固职位，有坚定信念的人，按老习惯坐在他周围各自的座位上。房间里灯光昏暗，充满了优质雪茄烟烟雾和富有营养的菜肴的香味。从敞开着的窗户传来附近一家啤酒馆里一支深受欢迎的民歌合唱队的歌声；歌词中搀和着同情和赤裸裸的肉欲。外面一个小旮旯儿里是驰名全球的啤酒厂。部长，弗兰茨·弗劳赫尔博士就坐在这里，坐在他惯常坐的那把结实的木椅上，脚边是小猎狗瓦尔德曼，四周是画家、作家、科学家。部长喝酒，听音乐，侍弄他的小猎狗。今天，对克吕格尔起诉的前夜，他显得特别神气。他从来没有隐瞒过他对克吕格尔这个人的仇恨。事实证明，这个人艺术观点堕落，在生活作风方面也道德败坏。

看到这位司法部同事走进来，弗劳赫尔博士的情绪顿时低落了下来。他要对克吕格尔这个人胜诉还得仰仗这位克伦克的

鼎力相助，这是他酒杯里的一滴苦酒。因为部长弗兰茨·弗劳赫尔博士讨厌部长奥托·克伦克，尽管他们同属一个党、推行同样的政策。他讨厌克伦克与他打交道时的那种贵族老爷般盛气凌人的方式，他讨厌他的收入，他的两辆小卧车，他的财产和他在山里狩猎，他那修长的身材，他那专横、满不在乎的态度，整个儿这个人以及属于他所有的一切东西。这个克伦克，他真舒服噢。他的父母和祖父母就已经是大人物了。他知道做一个小公务员是什么滋味。他，弗兰茨·弗劳赫尔出生在下巴伐利亚兰茨胡特市一个王家公证所助理公证员家庭里，排行第四，在他从摇篮到部长交椅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他都含辛茹苦、忍气吞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他的兄弟们相反，他不仅希腊语没有不及格，而且没有蹲一班就中学毕了业，为此他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咬紧牙关忍受了多少磨难。确保了一个较高级的公务员生涯之后，他付出了多少的聪明才智，作出了多大的自我克制，才不致在这条道路上裹足不前。向多少人百般央求，才一次又一次弄到教会的奖学金，经过多少次向编辑们苦口婆心的游说，他作为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不主张搞决斗的学生会成员才得以一再发表他那些文章，从多方阐明大学生拒绝用武器决斗的权利和义务。若不是碰巧学生社团① 成员上午喝了几杯一时兴起打了他一顿以考验他是否恭顺，他就永远不会发迹。不知多少次，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明知自己高明，也只好对党的首领们卑躬屈膝，以不致于让一个比他更顺从的人显示出自己是担任部长职务的更合适人选。

他满腹狐疑看着克伦克在一片问好声中在桌旁落座，优雅

① 学生社团(Burschenschaft)，1815 年建立的德国大学生统一、自由运动的组织。

大方也开玩笑，时而和颜悦色和在座的这一位，时而又板着面孔和那一位打趣几句。一个令人厌恶的家伙，这个克伦克，一个娇生惯养的人，对他来说政治无非就是一种逢场作戏，一种任意的、可以充实生活的活动，就象绅士俱乐部里晚上一场牌局或他在贝希托采尔的一场狩猎。克伦克懂什么政治，弗兰茨·弗劳赫尔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有责任去捍卫那些完全合理的旧观念、旧习俗，反对在这个崇尚享受的时代所时行的懒散松懈作风。战争，彻底的变革，人与人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已经冲决了这么多的堤坝，他，弗兰茨·弗劳赫尔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这些最后剩下的安全装置，使其免遭时代毒流的侵蚀。

这些事情克伦克懂什么。瞧他坐在那里那副模样，这个家伙，瞧他那个大脑袋，那两个指甲长长的爪子。这普通的蒂罗尔葡萄酒他喝着自然也不带劲，他得喝一杯名贵的瓶装葡萄酒。甚至这克吕格尔案件对他来说肯定也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有趣的策略而已。除掉一个克吕格尔这样的人会叫人感到犹如治愈了水泡疹那样的舒服，这不严肃的人是不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而这个案子的被告，这个马丁·克吕格尔博士正好就是战后声名狼藉时代的这么一个人物。在革命时期走马上任后，他作为国家美术馆的馆长购进了一些油画，激起了所有笃信宗教、思想健康的人的愤慨。那幅意义双关、带有反叛色彩的画《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幸好相当快地又丢失了。但是画家格赖德勒的那幅描写凶杀和暴虐狂的《耶稣受难像》以及那幅女人裸体像，这幅裸体像是女画家的自画像，所以更显得伤风败俗——一个女人，画自己的裸体，象娼妓那样展示大腿，乳房，这个女人还不堕落到了极点？——直到不久以前，这两幅画还在玷污国家

美术馆的名声。他的美术馆，这是他，弗兰茨·弗劳赫尔主管的一个部门。一想到这两幅画，部长马上就感到一阵恶心。他讨厌这一伤风败俗事件的制造者，讨厌克吕格尔这个人，讨厌他那一对浓眉、那一双灰眼睛。有一回，他不得不用他自己的那只硬梆梆、青筋暴满的手去握他的手，克吕格尔此公的那只软乎乎、毛茸茸的手，他顿时感到一阵胃灼痛。

他当即采取了种种措施，要除掉克吕格尔这个人。但是他的部长同行们，为首的自然是克伦克了，表示反对采取强制手段。因为工作中的差池便以违法乱纪为由轰走作为艺术史家遐迩闻名的马丁·克吕格尔博士，这会使城市的艺术声望受到损失，当初内阁成员对此还惧怕三分。

弗劳赫尔部长一想到这些反对意见，一想到他的同事们曾据此阻止他及早处理掉克吕格尔，便大声叽里咕噜，弄得脚边的小猎狗瓦尔德曼惶惶然不知所以。艺术声望！他所效劳的这个国家是一个农业国。慕尼黑市，坐落在这个国家的中央，按其结构和居民来说，是一个带有强烈农民色彩的居民点。这一点他的同事们心里应该明白。他们应该使他们的国都避免沾染奢靡淫逸的坏习气嘛，因为这是会极大地损坏这个时代的大城市的形象的。可是他们却喋喋不休，说什么艺术声望之类的胡话。

弗劳赫尔部长叽里咕噜，唉声叹气，打着嗝儿，灌下一杯酒，伸出双臂气不忿儿伏在桌上，缩着圆圆的脑袋，用一对小眼睛望着闲适自得地在那里坐着的克伦克。女招待岑齐多年来一直侍候蒂罗尔酒店的这一桌，她靠在餐具柜上胸有成竹地看着她的帮手蕾茜，悠然自得地盯住吵闹的男人们，既留心察看着他们的情绪状态，也密切注视着他们酒杯里剩酒的多少。这个丰满健壮、因职业关系而平足的女人，长着一张标致的大圆脸，她非常

了解她的主顾，她清楚地觉察到了克伦克部长走进来时弗劳赫尔部长的情绪变化。她知道，此时此刻弗劳赫尔博士要是情绪好就会再要一份香肠，情绪坏就会要一份萝卜。还没等他把他的指令咕噜完，一碟萝卜就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

艺术声望！好象他不懂音乐似的。可是为了这艺术声望的缘故而听凭每一个奸诈小人为非作歹，这是颓废，是附庸风雅。弗劳赫尔部长怏怏不乐，心不在焉，一把抓过邻座的剩菜碟，把肉骨头扔给小猎狗瓦尔德曼。就在他熟练地将那碟萝卜蘸汁的时候，他想到他曾不得不容忍害人精克吕格尔在职了很久很久，他内心还在隐隐作痛呢。

他脚边的那只小猎狗咂嘴，啃骨头，吞着，咽着。部长调制完他那碟萝卜，等着一片片淡萝卜吸够盐份。从敞开着的窗户传来对面啤酒馆里的慕尼黑市颂歌的歌声。虽然酒店里声音嘈杂，那由几百个人唱的动听悦耳的歌声却清晰可辨：只要老彼得还站在彼得山山脚下，只要绿色的伊萨尔河还流过慕尼黑市，慕尼黑市里逍遥自在的日子就不会停止。是的，弗劳赫尔不得不等了很久很久，才把克吕格尔除掉。一直等到克伦克——很遗憾，这无法否认——，一直等到克伦克把对付克吕格尔其人的工具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为止。弗劳赫尔眼前又清晰地浮现起那个时刻的情景。那是在一天晚上，就和今天一样；就在这儿蒂罗尔酒店，在斜对面那张餐桌旁，护壁镶板上那块大焦斑的下面，作家洛伦茨有一回曾用非常猥亵的话解释过这块焦斑的来历。克伦克就是在这里把克吕格尔事件捅给他的，他竭力压低他那低沉宏亮的嗓门，先是用暗示，闪闪烁烁、吞吞吐吐，后来便直言不讳将那件天赐的伪证事件捅了出来，这就为当即让克吕格尔这主儿暂时停职并于现在通过对他起诉一劳永逸把他除掉提供

了依据。那是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夜晚，他几乎原谅了克伦克的自炫其能，眼看恶行行将消灭、他的善举即将得胜，他的情绪十分高涨。

现在，时候到了。明天就要开庭。他，弗劳赫尔，将尽情享受胜利的愉快，他将站在法庭上，岿然不动，令人敬佩，就如他有时在乡村教堂布道坛上所见到的牧师那样。他将郑重宣布："你们看，这就是不信神的人的下场。我，弗兰茨·弗劳赫尔，一开始就正确无误地嗅到魔鬼的气味了。"

他开始吃他那碟现在已浸醮入味的萝卜；他吃一片萝卜就一口黄油面包。但是他吃得没滋没味；他怎么也吃不出他所期望的味道来。真的，自从克伦克这个家伙来到这间餐室，一个半小时前他离开家宅时心头的那种兴奋情绪便消失，一扫而光了。克伦克表面上温和平静不理睬弗劳赫尔，但是这是他装出来的，他马上就会虚情假意地来和他纠缠的。

他已经听见了克伦克那低沉的语声。"喂，老伙计，"那声音道，"我还有几句话要对您说。"此公要对他说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这宽厚的低音听来十分平静；但是弗劳赫尔却分明听出了恶意讥诮。克伦克慢条斯理站起来挺直了他那魁梧的身体。弗劳赫尔依然坐着，吃他最后那几片萝卜。可是克伦克友好、和善地招招手。弗劳赫尔勉勉强强，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女招待岑齐站在餐具柜旁边，望着他。她那手脚灵巧的帮手莱茜，一边和一位客人闲扯，一边撤换另一张餐桌上的碟子，她望着那两个男子的背影，望着他们悄悄并排向盥洗室走去，只见弗劳赫尔神情沮丧，就象一个大学生让人叫出去时的那副神态。

在那间砌瓷砖的房间里，司法部长向文化部长叙述了他的秘书和农民领袖比希勒会谈的内容。不，比希勒不太同意弗劳

赫尔部长的诉讼策略。“蠢驴”，这是他说的，简单明了、清清楚楚地说了蠢驴，有一份可靠的报告可以作证。在应该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上，他，克伦克，也并不同意这位同僚所持的意见。不管怎么说：蠢驴是个油腻腻的称呼。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压低他那浑厚而低沉的嗓音，而是放大嗓门，所以盥洗室外面的人肯定也听见他的说话声音了。

文化部长弗劳赫尔和兴高采烈闲谈着的克伦克一道从瓷砖房间里返回来时，显得神情忧郁，胖乎乎的肩膀显得比平时更圆、更松弛。他早就知道了，大家对他极为忌妒。农业家比希勒，这位巴伐利亚真正的摄政者，他的意志是无法抗衡的。这是要他靠边，放弃已经在望的胜利。现在他觉得这一切，这场诉讼真是糟糕透了。他一声不吭坐着吃他剩下的几片萝卜，他一脚把轻声哀诉的小猎狗踢到一边，他抑郁不欢、愤愤不平地听着，性情愉快的克伦克怎样不断激起在座者一阵阵欢声笑语。

文化部长弗劳赫尔最后无精打彩、一肚怨气回到他的家宅，而方才离家时，因为是在开庭审讯克吕格尔的前夜，他的情绪却是何等高涨。小猎狗瓦尔德曼累了，怯生生地感觉到主人心情忧伤，便一溜烟奔它的角落里去了。

3. 司机拉岑贝格尔和巴伐利亚艺术

庭长，邦法院院长哈特博士，一位平易近人的金发男子，显得年轻，还不到 50 岁，头顶微秃，喜欢优雅大方、潇洒自如地审理案子。在巴伐利亚，能勉强得体地审理一个举国上下密切注视着的案子的法官并不多。所以他知道，政府多少有点离不开

他，只要最终结果，也就是对被告的判决附合内阁的政策，他独断专行一些也无妨。这位有雄心的法官富有，独立，觉得自己是阔老爷。如果他向政府证明，他可以向各方面发挥他的能力，证明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这大概不会有什么坏处。他那典型巴伐利亚式保守观念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刑事陪审团组成巧妙，他觉得成功是有保障的；在司法上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把握，可以借助随时可供使用的，柔顺的条款对每句判词提出形式上令人信服的根据。所以他为什么就不可以潇洒自如地来审理克吕格尔案件这样的一桩大案，显出他熟谙人情世故呢？

凭着有效安排审讯过程的可靠的本能，他仅限于审问被告一些无关紧要，平淡无奇的事，当公众的兴趣开始减弱时才制造紧张气氛。人们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才传讯主要证人。

司机弗兰茨·克萨韦尔·拉岑贝格尔，胖墩墩的身子，红光光圆乎乎的脑袋，金黄色大髭须，大模大样走到前面，因受到大家注意而感到无尚荣光。这时，大家脖子伸长了，长柄眼镜举到眼前，各家大期刊的画家刷刷地画了起来。他穿一身不寻常的黑色西服显得举止笨拙，迈着貌似悠闲的四方步，体态十分臃肿。他用刺耳、烦冗的方言回答有关他个人履历的提问。

然后人们就默默倾听那不多几句粗俗、本质上毫无意义的证词，这位矮壮、小眼睛的人就用这些证词断然指控被告克吕格尔有罪。说是他在三年半以前，在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和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之间在半夜一点三刻曾用车把被告克吕格尔和一位女士从维登迈尔大街送到卡塔琳娜大街九十四号的寓所。克吕格尔博士在那里下车，付给他报酬，便和那位女士一同走进了寓所。由于被告在对现已故世的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提出的惩诫事件诉讼案中宣誓作了与此相反的证词，即说是他在

那天夜里把那位女士送至她的寓所后就乘坐同一辆车走了，所以，如果认为司机的陈述可信的话，被告就是作了伪证。

还没等辩护人盖尔博士插问，审判长便作出忠于职守的姿态，提请司机注意他的陈述中有不可信的成份。事情已过去了三年多了。这期间，拉岑贝格尔已载过好几千乘客，他怎么会如此清楚地记得克吕格尔博士及其女伴呢？不会搞错的吧？搞错了日期？搞错了人？审判长用和普通老百姓交谈时惯用的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接连向证人发问，问得检察官都几乎惶恐不安起来了。

但是司机拉岑贝格尔应付自如，对答如流。说是不然他就不能如此明确地说出时间、地点、事情经过。可是二月二十三日是他的生日，他过了生日，本来他决心那天晚上不去载客。可是后来他还是开车走了，因为电费还没着落，他的老伴老是跟他唠叨，他无奈只好开车去载客。记者们证实这时全场有笑声。他说，那天天气冷极了，要是他没拉上趟的话，他会非常恼火的。他的车停在围墙教堂街旁边，住在那儿的净是慷慨大方的有钱人。说是后来他果然拉上了一趟车，就是这位克吕格尔博士先生和一位女士。两位从维登迈尔大街旁的一所房屋里出来，那屋里灯火通明，显然是有什么庆祝活动。

这一席话他说得干脆利落，言词恳切，每说完一句就咂一咂嘴，竭力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意思。他看上去也老实巴交，和和气气，诚实可信，他透着一股友善、活泼的气息。法官，陪审员，记者，旁听者出神地听着他的证词。

他怎么会注意到，审判长问——审判长现在也讲起方言来了，这给他赢得了普遍的好感——克吕格尔博士是和哪位女士一道走进卡塔琳娜大街的那幢寓所里去的呢。司机拉岑贝格尔

答曰，对于这一点他和他的所有同事们都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凡是送一位女士回家，然后又与她一同进屋去的男士都不是小家子气的人，给小费都很大方的。

黑糊糊的，他怎么能把被告的容貌看得那么清楚，今天都能万无一失把他认出来呢？

怎么会认不出来呢，司机答道，一个象这位博士先生这样长相的人是很好认的。

大家打量被告，他那张大脸盘，宽额头上那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双灰眼睛上方那两道浓密、暗黑的眉毛，那多肉、结实的鼻子，那弓形的嘴。说得对，这张脸庞儿很容易记住。过了几年后司机还记得这张脸，这完全可信。

被告一动不动坐着。他的辩护人盖尔博士再三嘱咐他不要插嘴，一切由他来处理。盖尔博士恨不得把克吕格尔脸上那挑衅的微笑也抹掉，这微笑肯定很不得体，不会让人对他产生什么好感的。

律师，一个瘦削、金黄色头发的男子，紧张不安而竭力保持镇定的脸上长着一个细长的鹰钩鼻，头发稀疏，厚厚的镜片下闪着敏捷的蓝眼睛，他一眼就看出，审判长的问题都是诱发性问题，目的就是加强，而不是动摇证人拉岑贝格尔的可信性。他看到，人们对一个司机不可能三年多以后还如此精确地记得一个乘客的举止行为这一异议是作好了充分准备的。盖尔博士遂决定从另一个方面来动摇证人。他端坐在那儿，绷足了劲，象一辆已发动的汽车，在开出前颤动着。一片红晕从脸上迅速泛出并消失。尖锐的目光逼视着司机，他用不紧不慢的声音先是毫无恶意，漫无边际地询问证人的过去，而这一段历史并没让人推断出此人特别可信。

司机拉岑贝格尔当机械师期间经常换工作。后来战争期间他大部分时间一直呆在后方，最后上了前线，被塌方掩埋，因受重伤而退役。由于某种原因在家乡受到特殊庇护，以致终于能脱掉军装。随后便娶了一个姑娘，这姑娘和他已经有了两个年龄不小的孩子，并继承了一点钱。他用妻子的这笔钱买了他这辆出租汽车。他以粗俗的方式娇惯孩子，尤其娇惯他的儿子路德维希，而妻子则已经多次向警察告状，说她丈夫虐待她。据说在一次家庭纠纷中，弗兰茨·克萨韦尔打伤了一个兄弟的头部，并且被他的兄弟姊妹们当场戳穿了他的弥天大谎。私人汽车车主和驾驶者曾多次告发过他，因为他用下流话辱骂他们，甚至还以拳脚相威胁。拉岑贝格尔说这些告发都是阴谋陷害，声言，大多数开车的先生们都和出租汽车司机过不去，因为他们开车技术好。说是自从战后以来，他也确实常常会因微不足道的小事就生气。有一回他就曾经，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作过一次自杀的尝试。大喊了一声“永别了，美丽的地方！”便突然从一艘在慕尼黑附近横渡伊萨尔河的渡船上纵身跳进河里，但是又给救上了船。

律师盖尔博士感到奇怪，人们怎么会把驾驶出租汽车的许可证给一个如此神经质的人的。可以肯定，证人拉岑贝格尔酗酒。喝多少？盖尔博士那不紧不慢、并不悦耳的声音问。一天大约三升。有时还不止吧？有时也喝五升。也喝六升？也喝六升。警察局里不是有案可查，有一回他把一个乘客揍了一顿，因为那位客人没给他小费？有这个可能。说是那个乡下佬大概侮辱了他了。他决不让人侮辱自己。那么克吕格尔博士是否给他小费了呢，想当初？他记不得了？而他却正是为了要小费才习惯于仔细端详他的有女伴的主顾的。律师那急促、响亮的语声连珠炮

般砸向证人。除那次以外他是否还开车送过被告？他记不得了？不过有一回有人对他提起诉讼，要吊销他的行车执照，这可是确有其事的吧？

在盖尔博士的紧紧追问下，证人拉岑贝格尔心里越来越不踏实。他一个劲儿咂嘴，咬他那略呈红色、蓬乱的大髭须，不由自主说满口方言，弄得外地记者简直听不懂他说些什么。检察官插话，说这些问题与本案无关。审判长则显得很能体谅被告，竟准许这些提问。

噢，是的，是曾经打过这么一场官司，要吊销行车执照。就是因为那一次对一位乘客采取了所谓的暴力行动。可是这案件撤销了。那个人是个吝啬鬼，是个老滑头，光想占便宜不肯付车钱，事实证明那个人提供的情况是没有根据的。

盖尔博士的脸颊上迅速泛出一片新的红晕。他采取更猛烈的进攻姿态。现在他颇费了一番劲才使他的两只细长、薄皮的手保持平稳，他用响亮、高昂的声音连连进逼证人，态度明朗，语气强硬。他想把司机今天的陈述和那件吊销行车执照的诉讼互相联系起来。他想说明，这案件是在出现了用拉岑贝格尔的证词去控告克吕格尔博士的可能性的时候被撤销的。他提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从很远处偷偷地潜近猎物。但是这时候拉岑贝格尔却并非徒劳地向审判长投来了求助的目光，哈特博士进行干预了，这是一堵墙。公众并不知晓，拉岑贝格尔起先作的证词很不明确，后来有人就以吊销行车执照要挟他，直到他作证时态度坚定，才又撤销对他的诉讼。人们没听说，这件事是怎样从警察手中转到司法当局，从司法当局转到文化部的。这里一切都含糊，不明确，都无法确定。证人拉岑贝格尔脚下的底座无论如何总算被啃掉了一块。但是在庭长的支持下，他捞到了

救命的稻草。用一句通俗的话：也许确实有一回他对一位乘客态度不十分恰当；但是人们不妨去问问，问谁都可以，市里的每个司机两升啤酒一下肚车就开得更好。说完他就被允许离开法庭，带着已经诚实地履行了他的证人的职责的坚定信念，带着许多人的好感，带着获取一些小费的合理希望，带着即便又有哪个痴傻的笨蛋乘客告他行为粗暴也可以稳稳当当拥有他的行车执照的某种前景。

法庭随即调查发生在那次行车之前的狂欢节庆祝活动。这次庆祝活动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举办的。一位维也纳女士把三十几个人请进她的寓所。寓所布置得漂亮、朴素，大家喝酒，跳舞。但是住在下面一层的居民，出于某种原因讨厌那个维也纳女人，把警察叫来了。在战争期间饮酒跳舞，这简直是胡作非为，警察一举拿获了那些来参加庆祝活动的人。凡是在应服兵役的年龄段内且又没什么来头的，那么，即使经审核被认为不适合于作战勤务或可以免服兵役，也都转服兵役，被派往前线。

由于举办这次庆祝活动的维也纳女人与左翼反对党派的议员们关系密切，所以当局力图将此事大加渲染。无伤大雅的跳舞很快便被说成一场放荡的狂欢，人们煞有介事地叙述着那里发生的伤风败俗行为的种种细节。那位妇人被驱逐出巴伐利亚。她有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已在两年前故世。现在此人的亲戚们都试图以品行不可靠为由剥夺她对她的孩子的监护权。慕尼黑市民们津津乐道，添油加醋，互相讲述那个夜晚的详情；人们详详细细、怒气冲冲、趣味盎然地评论这帮骗子们的细微的衰亡征兆，议论用什么名称来称谓所有那些无论在外表上、生活方式上、还是在才干上都偏离中等阶级

水准的人。

克吕格尔博士否认他和那个女人参加了维登迈尔大街的那个可疑的晚会吗？不。检察机关试图提出详细论证，证明那次庆祝活动的伤风败俗的空气提供了某种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司机说克吕格尔博士曾跟着那个女人走进她的寓所，便显得分外可信。首先，检察官以有伤风化为由提议旁听者回避。盖尔博士虽然击退了这个进攻，这主要是因为审判长不想得罪牢骚满腹的旁听者。但是公开审议中有人生动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地板上到处放着软垫，灯光幽暗、迷糊。人们跳着无耻的、性感强烈的舞。盖尔博士提出，假如那次庆祝活动那样使人兴奋的话，被告决不会相当早地就离去的。可是检察官回答得巧妙：恰恰是那天晚上的那种气氛使克吕格尔博士觉得需要尽快和他的女人单独待在一起。审判长和蔼可亲、充满谅解地诱使证人说出越来越多的细微末节，它们本身无关紧要，经检察官一解释就显得极其可疑。不是两种性别的人都在场吗？大家不是闲散地躺在床垫上吗？大家不是吃了刺激性的菜肴，譬如德国鱼子酱？提审了举办那次庆祝活动的那个女人。那天晚上，就在那同一个晚上，不是有两个男人在场，她和他们都发生了暧昧关系？她不是和这两个男人跳了舞了？后来警察来时她不是还反抗了国家权力机构？和警察扭打了起来？她是一个身材丰腴的女人，长着一张漂亮、丰满的脸。由于室内不通风，她忍受闷热之苦，精神烦躁，她的供词显得过于匆忙，神经质。她引起人们的笑声和某种搀杂着蔑视的、如同那一带的居民对那儿的妓女惯于怀有的那种好感。结果表明，她并没有和警察扭殴；她只不过是在一名警察从后面抓摸她的肩膀的时候用扇子打了一下那只看不见的手。她也并不是因为反抗了国家权力机构，而是仅仅因为违

反了定量用煤、用电的规定在不止一间房间里点了灯才被判罪的。但是，司机拉岑贝格尔对那个滑头施行强暴行为赢得了人们会意的微笑，而人们对这位妇人用扇子打人却颇不以为然地摇脑袋。无论如何，人们又看到了，那帮滑头何等放荡；旁听者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人们愉快而激动，甚至倾向于承认被告情有可原。然而，虽然盖尔博士施展出了浑身解数，法庭还是成功地使全体旁听者相信克吕格尔有罪。

当天晚上，司机拉岑贝格尔在花园饭店和经常与他同桌用餐的顾客们一道庆祝他出庭成功，他博得了所有协会会员的尊敬。他的兄弟姊妹，平素认为他是个大草包，这天晚上也觉得，他是一条高贵的狗，他妻子也非常喜欢他，虽然她从前因受虐待曾多次向警察告发过他，知道他只是为了弄到一辆出租汽车才娶了她，如今很想把她甩掉。

而比别人更欣赏、更注意倾听他的话的则是他的大儿子，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一个相貌堂堂的小伙子。他敬畏地吮吸着父亲慢条斯里、自鸣得意地从那一部蓬松、沾着啤酒沫子的大髭须下吐出的每一句话。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从来就不怎么瞧得起他那老是哭哭啼啼的母亲。甚至当初在那个大喜的日子，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在父母那迟办的婚礼上，他和他妹妹一道给她托着新娘礼服的拖裙，甚至就在当初那个时候，他便已经对这个好自悲的女人怀有某种类似蔑视的感觉。父亲则相反，难道他不是向来并且在任何处境中都一直是个堂堂男子汉？带着模糊的适意，路德维希隐约地记得，他还不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就用一块布片往他那贪婪的小嘴里注啤酒。父亲的辱骂和诅咒是怎样地充满了整个房间，占据了男孩的整个心灵，何等富有男子气概，何等具有榜样作用。然后就是父亲违反规定，在他年

纪还太小时便教他开汽车，这真是令他欣喜若狂的时刻。夜晚驾驶着别人的车全速行驶时那种印第安人式的欢乐，车主们大概未必会乐意看到这样的郊游的吧。一位驾驶私人小汽车的人在一次小小的口角中不容许这位出租汽车司机出言不逊，张口骂人，等他停车后，父亲便切断了他的橡皮轮胎，这件事给这男孩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这样潜踪匿迹，完成报复后的这种高涨情绪。现在，看到父亲站在这儿，受到花园饭店里的众食客和各家报刊的夸奖，无尚荣光，使他迄今为止的生活达到了顶峰，男孩心里不由得充满了喜悦。

可是反对派报刊以及几家对外发行的报刊却对司机拉岑贝格尔的记忆力和巴伐利亚邦官方的艺术保护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提出了质疑。说是假如司机对克吕格尔这个人不是记得这么清清楚楚的话，那么，要让这个人暂时停职并把那几幅令人不舒服的油画重新除去也就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了。要知道，他曾为这些画在国家美术馆争得了一席地位并捍卫过它们。

4. 简短回顾那几年的司法

在大战后的那几年里，整个地球上司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带有政治色彩。

在中国内战期间，凡是在被战败的政府里供过职的各级官员，都被获胜的政权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处以绞刑或枪毙。

在印度，为了某些文章和书籍，彬彬有礼的、帝国主义的法官们一面对被告的忠诚于信仰和高尚品德深表敬意，一面根据成问题的、表面上符合司法程序的理由判处民族运动的领袖多

年监禁。

在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一方面犹太人被告和社会主义者被告按照滑稽的审判程序以未经证实的罪行为由成千上万地被枪毙、绞死、判处终身监禁；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在查证确有犯罪行为后不是不予起诉，便是被释放或被判以极轻的处罚和被赦免。

德国的情况也相似。

在意大利，大权在握的专制统治的追随者们尽管已被证明犯有谋杀罪，但是还是被释放了，而专制统治的反对者们却在秘密审讯后遭到放逐，还宣布没收他们的财产、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在法国，驻莱茵河地区占领军的军官屠杀了德国人却被宣布无罪释放，而在冲突中被逮捕的巴黎共产党人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长年关进监狱。

在英国，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情况也相似。一些人绝食身亡。

在美国，一个民族主义俱乐部的成员，私刑拷打无辜黑人，被宣布无罪释放。意大利移民，共产党人，尽管有可信的不在现场的证据，却被一个中等大城市的陪审官们判处电刑。

这都是以共和国的名义或者以人民或国王的名义，反正都是以法律的名义干的。

克吕格尔案件，还有许多类似的案件，就发生在那个年代某一年的六月，在德国，巴伐利亚邦。当时德国尚分成各个邦，巴伐利亚邦包括巴伐利亚、阿雷曼、法兰克地区，奇怪的是也包括一部分莱茵河左岸，即所谓的法耳茨地区。

5. 黑斯赖特尔先生示威

商务顾问保尔·黑斯赖特尔，克吕格尔一案的陪审官之一，着一身时髦的灰色西服，轻轻挥动着那根漂亮的、继承得来的象牙手杖，离开了他那幢位于英国公园附近、施瓦宾区海洋街旁的幽静的寓所。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今天十一点才开庭，所以他利用早晨的时间散散步。他本想驾车外出到施塔恩贝格湖畔，到卢伊波布龙 ，到他的女友、冯·拉多尔尼夫人的美丽的庄园去，到外边湖里游泳、与她共进早餐。有这辆他在三个星期前买的崭新的美国汽车，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开庭前赶回来。但是他得到了电话通知，说冯·拉多尔尼夫人还在睡觉，今天不打算在十点前起床。

保尔·黑斯赖特尔踱着四方步，悠闲自得地迎着慕尼黑市六月的阳光信步走去。可爱的巴伐利亚高原上虽然天空晴朗、清风微拂，可是他却不像以往那样对自己、对众人、对他的城市感到那样称心和满足。他沿着莱奥波德大街，顺着前花园和宁静的房屋之间的宽阔的白杨林荫道走着。蓝晶晶的电车响着欢快的铃声从旁边驶过。他习惯地朝上车的妇女们的大腿望去，当时的时装式样把女人的大腿向上裸露得很高。带着今天有点勉强的满脸笑意，他答谢着许多人的问候。许多人问候他，有些人怀着妒忌，大多数人怀着好意地目送着他。哟，他好不得意呀，这个黑斯赖特尔。兴旺发达的路德维希·黑斯赖特尔父子南德陶瓷工厂的老板，继承了一笔产业，出生于受人尊敬的富贵人家，是个不错的、有点逍遥自在的运动员，四十二岁上还显得很

年轻，很善于交际，讨人喜欢，广交朋友，市里五个本地花花公子之一。人们经常出入他的湖滨街旁的家宅以及他的女友那富丽堂皇的卢伊波布龙庄园，出入得比哪儿都频繁。

黑斯赖特尔先生的故乡慕尼黑，四周有湖光山色，有漂亮的陈列馆，光亮、舒适的建筑物，有狂欢节和各种节庆，是全国最美丽的城市，黑斯赖特尔先生所在的施瓦宾区是慕尼黑最漂亮的市区，黑斯赖特尔先生的住宅是施瓦宾最漂亮的住宅，而黑斯赖特尔先生则是他家里最出色的人。然而他今天却没有兴致散步。他站在大凯旋门下面，它的顶端是狮子四马二轮车巴伐利亚图像，这个小邦的巨大的象征。他眯着一对惺忪的棕色眼睛，露出沉思和专致的神情，望着沐浴在阳光中的路德维希大街，它那漂亮的、带有舒适的乡土气息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没有象往常那样给他带来愉快。他神思恍惚地拄着那根象牙手杖，这位通常总是那样精神饱满的先生，看去已不再年轻了。

难道都是因为这场愚蠢的官司？他本来就应该不改初衷，应该不当这个陪审员，刚接到邀请时就应该随便找个托辞拒绝的。作为高贵的绅士俱乐部的成员，也是由于通过他的女友拉多尔尼男爵夫人和前皇室成员保持着广泛接触，所以他对克吕格尔一案的始末根由一开始就了如指掌。现在他被深深卷入了这件令人不快的案件之中。昨天坐在，今天坐在，明天还得坐在司法部大刑事陪审法庭上，紧挨着地方法院院长哈特、克吕格尔博士、律师盖尔，和其余五个陪审员坐在一张桌旁：宫廷供应商迪尔莫泽尔，他惯于从这位商人那儿买手套；旧家具商莱希纳尔，此人经常用大方格手帕大擤鼻涕，弄得他心烦意乱；高级中学教师法伊希廷格紧张、抑郁并且显然是一窍不通地睁着大金属架眼镜后面的一对苍白眼睛倾听着庭审；保险公司经纪人

冯·德尔迈尔，一个很老、很有声望的慕尼黑家族的成员——有条街还是按这个家族的姓命名的呢——，可是现在衰落了，为人轻浮、爱说些极其鄙俗的笑话；最后是邮差科尔泰西，一个肥胖、殷勤有礼的人，身上有股强烈的汗臭味。他对这五个人没什么意见。但是和他们一道在这场案子里当跑龙套，这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他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为了一句不甚紧要的誓言就把一个人搞垮，他觉得这太过份了。这样的事他本来就不应该插手。是他那该死的好奇心使他作茧自缚。什么事他都要了解。克吕格尔这个不幸的人的纠葛吸引了他。现在他自食其果，只好坐在司法部大厅里度过这风光明媚的六月天了。

他踱过凯旋门，穿过大学。长着粗大、木讷的农民脑袋，身穿黑色教士袍的神学系大学生们从左边的神学教学大楼里走出来。一位老态龙钟的教会法教授，目光呆滞、脸部萎缩得象骷髅，在潺潺有声的喷泉之间踢踢嗒嗒地行走。这里从前一向都是如此景象，将来一段时间内还会如此，而且这具有某种镇静的作用。但是今天黑斯赖特尔却以严厉的批评的眼光望着大学生们。他全神贯注，细心观察这帮煞有介事的年轻人。许多人紧勒腰带，身穿轻便、实用的粗布茄克，一副运动员的装束。其他人，身上干净利落，举手投足间有股军人的利索劲儿，大概是曾当过军官的缘故。因为没在电影业和工业界找到工作，如今他们就想上大学镀点金，将来好跻身于司法界或国家行政机构。越过经过锻炼的、健壮的身体，他看见许多张毫无顾忌的面孔，很可以在技术、在体育领域作出一番成绩，是有决心创记录的。可是他却觉得这些绷得紧紧的面孔松弛得出奇，仿佛都是汽车轮胎，还张紧着，但是已经给戳了一个孔，空气马上就要泄漏出来。

国家图书馆大楼前温煦的阳光下安坐着四尊上身裸露、带有古希腊人特征的男子石雕像。他曾在学校里学过，知道这几尊石雕像的原型是谁。今天他当然记不得了。天天从某个人的身旁走过，按理说是应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的。最近有机会他得重新了解一下情况。一如既往，这是一座很好的图书馆。供这些长着平常脑瓜的年轻人使用真是太可惜了。这些未来的教师们、法官们、公务员们，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慕尼黑人。从前这座美丽、舒适的城市曾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人物。如今他们怎么都纷纷离去了，怎么国内所有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别的地方混不下去了，都趋之若鹜般地到慕尼黑来了呢？

有人咕噜着向他问声好，站住脚，同他攀谈。马泰依博士，一个穿灰绿色上衣、身材魁梧的男子，圆乎乎的脸庞上长着一对小眼睛，因擅长描写上巴伐利亚风土人情而闻名遐迩的作家。他和黑斯赖特尔曾一连好几个夜晚一道下过蒂罗尔酒家，黑斯赖特尔曾到特格尔恩湖畔马泰依家作过客，马泰依则也曾到卢伊波布龙拜访过他和冯·拉多尔尼夫人。这位矮墩墩、好唠叨、穿短上衣的人和这个穿一身时髦灰色套服的清高之士互相用'你'称，彼此颇有好感。洛伦茨·马泰依博士刚参观过诺沃德尼美术馆，那儿展出了曾给克吕格尔博士招惹来好心人的敌意的那几幅画，自从被从国家美术馆清除出去以来，今天是第一次公开展出。读了展出预告，几个正派人昨天夜里把诺沃德尼美术馆的窗玻璃全砸碎了。马泰依博士对这种恶作剧感到高兴。他问，黑斯赖特尔是否也想看看那几幅油画。他对那几幅画说了几句猥亵的玩笑话，谈及他想写一首诗挖苦一下那些如今正目不转睛出神地观看那几幅画的假绅士们，讲了一件有关遭非议的《耶稣受难像》的作者、画家安德烈亚斯·格赖德勒的趣

闻。但是黑斯赖特尔没有以惯常的热情凝神倾听作家厚嘴唇所说的话。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听趣闻，有点不自然地笑了笑，回避对他陪审员活动的询问，不一会儿便告辞而去。马泰依博士若有所思地摇了摇粗笨、戴夹鼻眼镜的脑袋，目送他离去。

黑斯赖特尔先生朝宫廷花园走去。今天他甚至见怪起描写上巴伐利亚生活经典作家、诗人马泰依的话来了。他情绪忧郁，所以很容易一般地认为诗人洛伦茨·马泰依的对手们的话都是对的。这个洛伦茨不是曾当过一回叛逆者了吗？他不是曾经写诗攻击过巴伐利亚教会制度严酷、自私、愚昧、虚伪、顽固？都是些勇敢的诗句，以摄影般的高度精确击中敌手。但是现在他长肥了，也许我们大家都长肥了，他的幽默失去了棱角，他的牙齿正在脱落。不，马泰依博士身上再也没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东西；黑斯赖特尔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亲近他。肥大的、奇形怪状的脑壳上那一对凶恶的小眼睛；怎么会喜欢上这么一个家伙的呢！他对克吕格尔其人和那几幅画所说的，这简直令人作呕。现在把一个象洛伦茨·马泰依博士这样的人也如此盲目地推到掌权的农民阶级的怀抱，这简直令人恶心。当然啦，他也许并不经常进行严格的批评，我们大家都不是经常进行严格的批评，他的心大概一直是向着那边的。

黑斯赖特尔先生现在到了奥代翁广场。统帅纪念堂耸立在他面前，这是一座模仿佛罗伦萨拱廊的建筑物，为纪念两位最伟大的巴伐利亚的统帅蒂利[①]和弗雷德[②]而建造，而这两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并不是巴伐利亚人，另一个则并不是统帅。每逢见到这座纪念堂，黑斯赖特尔心头总感到隐隐作痛。他回忆起，

---

① 蒂利(1559—1632)，德国三十年战争中著名统帅。

② 弗雷德(1767—1838)，巴伐利亚陆军元帅。

青少年时他多么喜欢这座漂亮的建筑物，建筑师格特讷独具慧眼，把它安在了路德维希大街的终端。但是还在幼年时代他就眼睁睁看着有人在楼梯斜梁上安上了两只缓步行走模样的狮子，破坏了建筑物的严格的垂直效果。后来，那帮愚人在后墙凿上了一组无聊、迂腐的裸体人像，即所谓的军队纪念碑，把后墙糟蹋了。打那以后，黑斯赖特尔每看见这座统帅纪念堂，心里总有点惴惴不安，不知道一夜之间那里会不会又添了一件新的暴行。在他看来，柱廊日益受污损，是他的城市不文明的标志。

今天，纪念堂里响起了军乐声，一出瓦格纳歌剧中的一首深情动听的乐曲在挤满闲逛人群的广场上空回荡。交通堵塞，汽车停驶，一辆辆蓝色电车叮铃铃吃力地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人群中有许多戴帽子的大学生，三五成群地站着，猛一摘帽矜持地深深一弯腰互致问候，欣赏着这铜管乐曲。黑斯赖特尔先生截听到他们谈话的片言只语。可以肯定，吃热菜时，大学生们习惯摘下有颜色的便帽，吃冷餐时则相反，他们习惯戴着便帽。辩论的热点是，洋葱鸡蛋生肉末，即所谓的鞑靼牛排，是否不应和热菜受到同样的重视，它可不可以算作热菜。各个大学生联合会的成员们热烈地、振振有词地讨论着这个问题。儿童和妇女给驯顺的、胖乎乎的鸽子喂食，它们就巢居在可疑的统帅的纪念堂和巴洛克式的天主教教堂上。宫廷花园大门旁偶像般巍然屹立着这场伟大战争中的一位活生生的统帅，韦泽曼将军。在一群充满敬畏的人中间，他专横地伸展开四肢，脑门大得出奇，后脑勺扁平，脖颈粗壮。

黑斯赖特尔先生本想到大栗树下一家宁静、舒适的宫廷花园咖啡馆里去喝一杯苦艾酒，然后再去刑事陪审法庭。突然他没这个兴味了。他看了看表。他还有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他

还可以去参观一下诺沃德尼美术馆的那几幅画。

黑斯赖特尔先生是异常有利境遇中的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不喜欢逆世界潮流而动。可是他对马泰依感到恼火。他读过一些克吕格尔的作品，专著和论文，尤其是那本写西班牙人的书，他并不十分喜欢它，他觉得这本书过份敏感，性行为强调过度，一切都言过其实。他个人也和克吕格尔有过几次交往。他觉得他颇有点儿纨袴子弟和矫揉造作的味儿。可是难道因此就要对他进行恶意中伤？就因为他在美术馆展出了几幅不合几个愚夫子心意的画，因为他们很想看到自己的画在那里展出，因为这个就要把一个人关进监狱？黑斯赖特尔先生的胖脸上露出疲惫和忧虑的神色；他咯吱咯吱地磨牙，两鬓连同那略带杂色的胡须颤动着。如果要把所有和一个女人睡过觉、事后矢口否认的人都投进监狱，那怎么得了。以往公众不是这样的。黑斯赖特尔先生拐进朝着诺沃德尼美术馆的布里讷大街，不得不迫使自己放慢脚步。他心血来潮，要再去看看那几幅画。他如今和另外那五个慕尼黑人一道坐在司法部大厅里当陪审员，就是为了那几幅画的缘故。

他终于到了美术馆。一路上走得浑身燥热，如今站在背阴凉快的展室里他感到十分舒坦。诺沃德尼先生，美术馆拥有者，黑头发，矮身材，精明练达，兴冲冲地把这位很懂行、很有支付能力的参观者径直领到那几幅画的跟前。在两个彪形大汉的密切注视下，不多几个人正站在画前观看。诺沃德尼先生说，那是他雇的私人警察；因为国家警察拒绝保护这几幅油画。这位美术馆主人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说是巴伐利亚政府的行动反而使更多的人见到了这几幅画，甚至比他预料的还要多。已经有了一批出价相当可观的买主。说是画家格赖德勒一夜之间成了时髦人

物，备受青睐，真是令人惊异。

黑斯赖特尔先生认识格赖德勒。一个平平常常的画家，毫不显眼。不过却是社交场上的一个老手，举止粗俗得惹人喜爱。他吹口琴，也吹难的曲子，勃拉姆斯[1]，《蔷薇骑士》[2]。有时他在蒂罗尔酒店吹奏这些曲子。

诺沃德尼先生笑了。蒂罗尔酒店的那些先生们，那些在艺术史上有一席地位，在某些有支付能力的买主层中享有良好声誉的本乡本土的慕尼黑画家们，肯定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竞争对手都气得脸色发青；因为观众对他的画和他们的画，在喜爱的程度上本来完全是一样的。还说，格赖德勒在谈论他的成功之道时神态憨直，面带难以抑制的喜色，每个人，除了那几个竞争对手以外，对他的发迹不禁都感到由衷地高兴。说他在一隅之地多年未受人注意，上了年纪，已经不再指望有出头的日子。说他现在想强迫死活不肯的老母亲把她那中世纪小村庄式的农民生活变为有小汽车、司机、伴女的城市贵妇人的生活，这实在令人感动。

黑斯赖特尔先生神色不快地听着。诺沃德尼先生这一席连珠炮式的话扰得他心烦，当这位敏捷机灵的先生离去时他感到高兴。

黑斯赖特尔先生观赏着画家格赖德勒的画。他明白，这幅《耶稣受难像》会刺激神经脆弱的人。但是，亲爱的上帝，这些如今如此大受惊吓的先生们平素在许多场合都显得神经很坚强，内心没有受到多大震动就度过了那场战争，以后或是曾做了身居要位、冷酷无情者才做得出来的事，或是曾容忍那些事情

---

① 勃拉姆斯(Johann Brahms,1833—1897)，德国作曲家。

② 《蔷薇骑士》，德国作曲家里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ß，1864—1949)创作的歌剧。

发生。再说，他们也并非不知道，所有的 当然也包括慕尼黑美术馆，都有大量描绘耶稣受难的作品，它们也不见得都那么温文尔雅。

画家格赖德勒获得这一成功实在令人惊讶。由于呆小病患者弗兰茨·弗劳赫尔不喜欢克吕格尔，所以画家格赖德勒便获得成功，并强迫他的老母亲从一个知足的农妇变为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城市的居民。不，这件事不太正常，有点儿不对头。

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画那幅裸体像的女画家，如今和她的画所掀起的风波已不再有任何牵连。她死了，她寻了短见，除了这场令人倒胃口的官司和这一幅画之外，她没有留下任何别的痕迹。因为她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她把她的画全都毁掉了。如今这场讨厌的官司使这一幅被马丁·克吕格尔抢救出来的画蒙受到一种坏名声。

他观看这幅自画像，内心深深地受到了触动。他不明白，这幅画上有什么刺激人的东西。那些一想到一个女人以这样的方式画自己便顿生邪念的男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这个女人目光中流露出一种迷惘而又急切的神情，并不过分细长、决不敢令人恭维的脖子茫然而深情地伸长着，两个乳房在画上乳白色柔和的色彩中温柔地漂浮，但却显得很结实。整个人体解剖学般地精确，同时又富有诗意。美术界的那些正直勇敢的先生们正应该如法炮制出一幅来。

诺沃德尼先生又站在了他的身旁，说了起来。“这幅裸体像您要什么价？”黑斯赖特尔先生突然插问。诺沃德尼先生不胜惊讶，怀疑地望着黑斯赖特尔先生，平素一向机智敏捷的他，这时竟不知说什么是好，最后终于说出了一个高的金额。黑斯赖特尔先生“唔”了一声，随后又说了一声“谢谢”，便郑重其事地告辞

而去。

五分钟后他又返回，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说道："我买下这幅画。"

诺沃德尼先生尽管十分老练在行，却也不能完全掩饰他的惊喜。黑斯赖特尔先生见了心中感到不快。如果连诺沃德尼先生都这样圆睁双眼的话，那么，对买这幅画，冯·拉多尔尼夫人会说什么，全城的居民会说什么呢？不用说，这一回买画是一次示威。整个克吕格尔诉讼案以及围绕此案的种种事由他都不喜欢。出于这种情感，他折了回来，他买下了这幅画。但是这样拿腔作势、招摇过市，这不是有点儿低级庸俗了吗？悄然而坚定地向自己示威，确定自己的立场，这还不够吗？

他站在礼貌地不吭一声的诺沃德尼先生面前，显得犹豫不定，心情有些沉重。"我受一位朋友的委托买这幅画，"末了，他说道，"假如您暂时不透露我是买画的介绍人的话，我会非常感激您的。"诺沃德尼先生忙不迭地连声允诺，从他话音中可以听得出来，他并不相信这个托辞，不过他会严守秘密的。随后，黑斯赖特尔先生恼怒、执拗地，一边骂着自己怯懦，一边又对自己的勇气心满意足地驱车到司法大楼，坐到他那个陪审员席位上，面对着地方法院院长哈特和克吕格尔，和其他几位陪审员，和宫廷供货商迪尔莫泽尔、中学教师法伊希廷格、旧家具商莱希纳尔、保险公司经纪人冯·德尔迈尔以及邮差科尔泰西坐到一起。

6. 卡塔琳娜大街94号公寓作证

地方法院院长哈特开始审问与已故少女安娜·伊丽莎白·

海德尔同住一个公寓的人。海德尔小姐在卡塔琳娜大街94号公寓里住了一套带画室的寓所。卡塔琳娜94号是一所不配家具的出租公寓，房客都是些小商人、公务员、手工业者。海德尔小姐不是独立的房客，而是某个伯拉特枢密官太太的转租房客，此人的儿子是画家，已在战争中失踪。伯拉特太太的有关已故海德尔小姐的证词听上去有恼怒的味道。不久小姐和她就发生了口角。小姐邋遢、肮脏，不按时作息，不顾三令五申用易燃燃料在画室里做饭煮咖啡，不按时付房租，接待不三不四、喧哗吵闹的客人，不遵守任何规章制度。后来和被告克吕格尔开始交往了，伯拉特枢密官太太便立即，如她厉声指出的，解除了小姐的租约。但是可惜当时的法律保护转租房客，到租房协调局去进行了长期的谈判，枢密官太太硬是没能摆脱掉这个讨厌的房客。她说克吕格尔博士起初来得很勤，几乎天天都来，她和全公寓的房客一样，对此人和小姐的不正当关系感到不快。"她从何得知，盖尔博士问道，这种关系超出友好交往的界线了呢？"伯拉特枢密官太太红着脸，干咳了好几声，解释说，先生和小姐处得非常亲密，简直亲昵极了，克吕格尔博士先生还多次在楼梯上摸过小姐的胳臂、肩膀、颈背，没有男女关系的人一般不会这样的。此外曾从画室里传出来过尖锐刺耳的笑声，哼哼唧唧的叫唤声，耳语声，尽是些下流不堪入耳的声音。那么画室是否正好位于邻室随意就可以听见这些声音的位置呢？虽然中间隔着一个房间，枢密官太太解释道，但是夜深人静，只要仔细听，而且象她那样听觉很灵敏，那么，这些声音必然会听见的。"必然会还是可能会？"盖尔博士问，他有点儿脸红，竭力克制自己，镜片后一双锐利的眼睛闪着令人不快的光。听到这里，看去样子轻浮的陪审员冯·德尔迈尔不禁嘻嘻笑出声来，随即又突然止住笑，因为和

他一同当陪审员的邮差科尔泰西和中学教师法伊希廷格分别用责备和厌恶的目光瞪了他一眼。

在所提到的那个夜晚克吕格尔博士是否到海德尔小姐的寓所来过，事隔这么久了，枢密官太太无法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不过，先生几次在不适当的时候走进或离开画室，这她却是一清二楚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的。

其他证人作了相似的证词。人们窃窃私语，议论小姐。说小姐是一个邋遢得出奇的人，完全不修边幅。“所以她才会画自己的裸体像，”一位记者嘲笑说。她的眼神往往叫人看了感到害怕。人们无法和她进行认真交谈。公寓里许多孩子都喜欢她；虽然她手头不宽裕，她却送水果、糖果给他们吃。不过总的说来，她不讨人喜欢，特别是有一回她带回来一只浑身蓬乱的野猫，后来就把疥癣传染给了公寓里的另外一只猫。她和克吕格尔博士有不正当关系，这是大家普遍公认的。居住在这所公寓里的虚弱、干瘦型或虚胖型小市民妇女特别感到恼火的是，他们对这种关系连隐瞒都不想隐瞒。

职业是中学教师的陪审员法伊希廷格那一对灰白的眼睛透过钢架眼镜的镜片，专心致志、迷惑不解地望着证人们。他努力尽本份注意倾听证人的证词；然而他毕竟理解力迟钝，所以怎么也听不太明白，这一问一答，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他尤其不能断定的是，这一句句的证词和本案到底有多大关系。他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快，这种方法太时髦太仓促。他咬指甲，或机械无意识地改正一句句子的语法结构，用灰白眼睛盯着这众多证人的嘴。陪审员科尔泰西，按职业是邮差，正在琢磨卡塔琳娜大街这所公寓里有多少个派别。这所公寓看来不大，可是里面却住了这么多的人。他的哪位同事管卡塔琳娜大街这段街区的投

递业务呢？他回忆起，有一次他到那所公寓送一张订报单，还闹了一场不愉快：单子由收件人的女儿收去了，可是后来报纸却没有订，这当然给邮递员招来了不少麻烦。

陪审员卡耶坦·莱希纳尔显得很烦躁，不时用手指抚摩深深往下伸展的连鬓胡子，掏出方格手帕，擤鼻涕，叹气。不单单是因为天气炎热的缘故。整个儿这件事使他感到伤心。一方面，作为好公民他倾向于把克吕格尔送进监狱；因为总得奉公守法吧。另一方面，对这个机灵鬼他理解，甚至还有些同情。他自己干的这一行就接近于艺术这一领域；他擅长修复略受损坏的名贵旧家具，可以修得叫行家啧啧称赞，常和机灵鬼们打交道，对他们的生活有所了解。他的女儿莱尼也和一个男子有关系，男女关系，有所谓的风流艳事，而他好歹还得称这个男子为机灵鬼呢。为此他天天和莱尼生气，有时还要大发雷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是宽容的。这个卡耶坦·莱希纳尔，他有他的经验。在集市上，在年集中，每逢去逛旧货摊，他常常会看到一件家具，它看上去完好无损，似乎还能用上二、三十年。而仔细一检查，发现它坏了，虫蛀了，它居然还粘牢在一起，这是一种奇迹，一种假象。生活是复杂的；即便对一个象克吕格尔博士这样有学问的人来说，这也并不总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天生就是一个机灵鬼，就更是如此。陪审员莱希纳尔睁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望着被告克吕格尔，抚摸连鬓胡子，大声喘气，用方格花纹手帕擤鼻涕，叹气。

陪审员保尔·黑斯赖特尔怀着莫名其妙的强烈兴趣仔细倾听对这位已故少女所作的证词。他微微张开小嘴，这使他那张胖脸显出了一点憨态。

他身旁的宫廷供应商迪尔莫泽尔不时从旁边瞟他一眼。他

觉得，他干陪审员这份愚蠢的差事，是走形式，是累赘，他真想逃之夭夭。可是他怕这有损他市民形象，有损他商务方面的名誉，就好比他不参加一个大主顾的葬礼似的。他热得受不了，他心不在焉，亏得他为应付这类场合练就了一种本事，可以毫不费力地摆出一副正经的面孔，而且还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这副尊容。真讨厌，他的特蕾茜恩街手套商店分店主要女售货员请病假了；这个蠢女人大概又是冰淇淋吃多了。现在他的妻子只好一个人独自照料两家商店的业务。不巧，两岁的佩皮又病了，新雇的小保姆叫人放心不下。他一边想着这些事，一边愣愣地看着一位女证人手上的棉线手套，这是巴登产品，他本来应该要求这家工厂延长支付期限的。

卡塔琳娜大街94号公寓住户们所作的证词，只有一点是可靠的，这就是克吕格尔博士曾在夜晚到小姐的画室里来过几次。可是何时，怎样来的，是否几个人一道来的，对此没一个证人敢作肯定的陈述。

被告克吕格尔仍然坚持他最早所作的那个明确声明。即他经常并且喜欢和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待在一起，或在她的，或在他的寓所。在上面所说的那个夜晚，他把她从庆祝会送回家，但随后便乘坐同一辆车走了。他们没有发生过什么两性关系。他在这场对已故少女的违纪诉讼中的证词句句属实，他坚持原来的证词。

虽然受到长期拘留审查，但是被告今天看起来却显得精神抖擞。他那张坚实的脸，连同那粗大的上、下颚，那肉墩墩的鼻子，那张弓形的嘴，都显得有点苍白，轮廓更鲜明；但是他却以极大的注意力注视审讯的一起一伏，他显然费了好大劲儿才遵照他的辩护人的指示保持平静，没有用激烈的言词愤怒插话。对

于小市民公寓的妇女们，他那一对机敏的眼睛充满了轻蔑和冷漠。只有一次，在伯拉特枢密官太太作证的时候，他不禁要跳起来，怒不可遏地向她扑去，吓得那位神经质的女人一声尖叫直往后退。

假如克吕格尔不是以那种轻蔑和冷漠，而是以关切的态度来对待枢密官太太对已故少女的非难的话，那么，也许一切就会解决得顺利些。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他那激烈暴怒的举止虽然受到了审判长的温和的训斥，但是妇女们却不再带着与先前回报他冷漠高傲时同样的那种敌意来看他了。

7．134号囚室里的男子

这天晚上，克吕格尔独自坐在囚室里。134号囚室不大不小，光溜溜，不过倒也挑剔不出什么毛病来。现在是差八分九点。九点熄灯，灯火熄灭后，思想便更沉闷、更压抑。

在被拘禁的头几天里，马丁·克吕格尔进行了拼死的反抗。他大声吼叫，他那张大脸盘只剩下困惑眼睛下面那一张狂吼的嘴。毛茸茸的双手握成了拳头，他猛砸囚室门。

律师盖尔博士的冷静态度终于使这位狂怒的人平静了下来，他向这位筋疲力尽的人解释说，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大发雷霆。说是他本人，盖尔，受过严格训练，已经学会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不容易的，因为象他这样的人了解在这个国家里肆虐的不公正和伪善的全部情况。他，克吕格尔的遭遇，也正是成千上万个人的遭遇，成千上万人的遭遇甚至比这更惨，吼叫肯定是无济于事的。他一边用这一席情真意切的话语向他当

头砸去，一边用厚眼镜片后面的一对急切的蓝眼睛威吓他。这当儿，克吕格尔渐渐恢复了平静。噢，真奇怪，这个娇生惯养的人从现在起竟一声不吭地忍受起监禁生活的种种匮乏来了。一向养尊处优、习惯用精确调温的热水洗澡的他，居室的布置稍有走样就要老大不高兴，如今居然不带优伤地忍受这空落落的囚室生活。

独自一人时，他常常忽而自我解嘲地把这次受监禁视为暂时的不愉快的插曲，忽而又突然大发脾气，意志消沉。在开庭的这两天里他挺住了，因为他以为，整个这件事用不着认真加以对待。人家不敢根据一席如此荒唐可笑的证词就对一个象他这样在德国艺术科学界中孚众望的人贸然处刑的。他是巴登人，他很难设想，巴伐利亚高原上的人竟会这样坚毅顽固，必欲将他这个仇人置之于死地。他无法想象，一个克尽职守的检察官竟会用小市民妇人的污言秽语编造具有法律效力的犯罪事实，诚实的宫廷供应商迪尔莫泽尔、正直的邮差科尔泰西竟根据事实不清、结结巴巴的证词就让他身陷囹圄。

但是今天在引旁证伯拉特枢密官太太的过程中，这件卑劣的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姑娘事件便染上了十分令人讨厌的色彩。这时，他才猛然醒悟到他在这些巴伐利亚人面前的严峻处境。现在他突然领悟了盖尔博士的严重危急感。马丁·克吕格尔的脑海中很快闪过一幅幅殉难的图景：那将是放弃养尊处优的日常生活习惯，放弃合理的工作、艺术、同有艺术才华的人交谈，放弃女人、味道精美的饭菜、舒心快活的早晨盆浴。怀着对比的乐趣、带着感伤的情绪，他给自己描绘好了这样一幅图画。外面六月天，人们已经伸开四肢躺在海边沙滩上晒太阳，划着小船谈情说爱，在白晃晃的公路上开着蒙上尘土的汽车疾驰，

蹲在避风雨的茅棚前，浑身松弛而又疲乏，喝着葡萄酒，群山环绕；他的生活则将是这样：光秃、灰白的墙，脚下不多几个平方米的见方，早晨一铁皮盆棕色的水，白天得听从怨天尤人、浑身散发臭气的看守们的命令，在院子里散步半个小时，然后又是光秃、灰白的墙，直到九点：熄灯。整年如此，另外还有52个如此周而复始的星期，也许没完没了还有356个这样的日子呢。然而即使在狂躁症发作的时候，这种想法也始终只是一种幻影而已。今天上午，这个幻影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下，他傻眼了，一种沉浊、恶心的感觉顺着他的胃向上泛起。

离熄灯还有四分半。他害怕这个钟点。他坐在翻转下来的床板上，穿着睡衣，四周是桌子，椅子，水壶，搪瓷饭盆，白便桶。双手抱膝，下巴微垂，他看上去再也不那么咄咄逼人了。

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姑娘自杀身亡后，他没有见过她。当时他在西班牙，为了写完他那本论西班牙绘画的书。他没有和她一道度过她最后的那段不幸的时光，对此他实际上是感到庆幸的。真奇怪，一个人会自寻短见，他觉得这简直不可理解，他一直不愿去琢磨这件事。现在，六月四日，九点缺三分，他顶不住了。已故少女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的幻影不离开134号囚室，尽管灯还亮着，尽管他明明知道，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思考，要在这个极其愚蠢无聊的案件中自卫。

他没有撒谎。那天晚上他确实没有陪她上楼到她的寓所去，也从来没有和她睡过觉。在盖尔博士一对蓝眼睛的逼视下，他说清楚了其中的缘由。他没有象和别的女人那样和她睡过觉，其实是纯属偶然。起初，由于某些外部因素，事情不顺当。后来，她画了那幅画，他对此也就没什么兴趣了；为什么，他不太清楚。这幅画太刺激了，他对盖尔博士说道。

他看见她在自己面前，看见她一蹦一跳地下楼去——她蹦跳得太过份，有损于她女性的身段美——，圆乎乎大脸庞，一张地道农村少女的脸，一头浓密、金黄色、并非保养得极好的头发，一张质朴的脸上长着一双灰眼睛，纷乱的眼神流露出沉思和迷惘。和她打交道不容易，她极不通世故，只要不火烧眉毛，她对一切琐碎小事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邋里邋遢，不修边幅。可是她却要周期性地发作性欲，她那股野性发作起来简直叫他受不了。但是，尽管他讨厌这些不愉快的事，他那准确无误的艺术本能却被她的在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里艰难、但矢志不移地摸索着前进的艺术意图所吸引。因为他认为这位感情冷漠、令人不悦的女人，这位在全市人心目中十足的无用人一类的女人，这位靠在一所公立学校不定期教授绘画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的女人，他认为这个女人是当代罕见的天才的艺术家。她艰辛创作，时断时续，时作时毁，她一再毁掉她所创作的作品，她的目标、她的方法都难以理解；但是他感觉到了蕴含其中的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那种独创，那种成熟。也许正是她的这种艺术家气质阻碍了他，使他不能不加思索地仅把她当女人来对待，一如他对许多别的女人所做的那样。她感到痛苦，由于他在对她的关系上采取这样特别消极的态度便使她不加选择地招引男人。直到后来，由于耽误了学校里的课，当然主要还是由于他促成国家美术馆购买了她的那幅画，对她提起违反风纪诉讼。就在诉讼过程中，他立下了那个糟糕的、而且也是多余的誓言。

因为尽管他提供了有利的证词，她理所当然地还是受到了惩处，这一点是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预料到的。没等结案他就去西班牙了，所以未能防患未然，而他这样涉世较深的人本来是应该预见到这个结局的。他想在一段时期里摆脱德意志

的喧嚣，想得到安宁，全力以赴写他的书，他没让邮件转到西班牙去，这些毕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给他写了好几封信都石沉大海。之后，她便一筹莫展，用煤气自杀身亡。当他回来时，她已死去，已烧成灰。为料理文字和艺术方面的遗物，他和枢密官太太伯拉特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交往——死者家属中只来了一个冷冰冰的姐姐——，枢密官太太表现出很大的敌意。文字材料已被法院当局没收。还留下了几张素描；油画显然全让死者给毁掉了。国立美术馆的一位看守人报告说，海德尔小姐临死前一天还到美术馆去看过她的画，她那精神恍惚的神态非常惹人注目，最后，当他受她那一副痴呆模样的触动，想和她交谈几句的时候，她无缘无故地给了他两马克的小费。这一点枢密官太太伯拉特尤其看不惯。因为还有欠债没还清呢。死者的房租一直欠着，而且她居住过的房间里多处遭毁坏，需要花钱修理，且不说她自杀耗费掉的煤气也是一笔钱。

现在的时间是九点还缺半分钟。克吕格尔博士未能真正回忆起姑娘的音容笑貌来。他几乎是胆怯不安地竭力回想她，回想她怎样懒懒散散靠在沙发椅的一角抽烟，或是记起她神色疲倦地不打伞冒着大雨迈着小碎步相当缓慢地穿过街道，或是记起她松弛而又沉重得出奇地吊着别人的臂膀跳舞。但是那幅画总是往前挤，把她挤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这幅画。

灯火灭了，囚室里的空气有股霉味，他的两只手热辣辣的，被子扎得人心烦。他把睡衣的领子往上拉，把裤子往下扯。艰难地呼吸着。闭上眼睛，看见带色的旋涡，又睁开眼，躺卧在使人喘不过气来的夜色之中。

他太软弱，太不果断了，这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今晚，他受到返祖现象式观念的缠绕。这是惩罚，是命运的打击。他漫不

经心。他疏忽他的才能赋予他的责任。他的境况太好了。他做什么事都称心如意。他很少有缺钱花的时候，他相貌堂堂，女人们宠幸他，他的才华讨人喜欢，他文笔流畅地论述、评介艺术作品。他抑制了自己更尖锐、更叫人难堪的观点。他的书里虽然每一句话他都可以问心无愧地加以维护，但是某些不中听、不悦耳的话并没有写进书里。有的认识他隐隐有所感觉，但是他回避了。逃避了对自己，首先是对别人的责任。他只有唯一的一个真正的朋友，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工程师，一个表情忧郁、有点不修边幅的人，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艺术爱好，充满狂热和激烈的意愿。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常常责备他有惰性，在这个非常喜欢他的年轻人那一双叫人难堪的眼睛面前，马丁·克吕格尔博士有时觉得自己象个伪君子。

但是他不是已经献身于他的事业了吗？他不是已经作证了吗？他之所以在这儿坐牢，不正是因为他提供了证言，因为他支持了那几幅画，认为它们准确无误吗？

好吧。可是《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错综复杂，起初他也坚持了正确的立场。有人把此画的一张照片寄了给他，并故弄玄虚。说是这位画家有病，怕见人，很难对付。说是费了很大劲才没让他又把这幅画给毁掉。这张照片是瞒着他拍摄的，肯定违反他的本意。画家神经错乱，总觉得自己无能，觉得任何一种艺术活动都毫无意义，便找了个下级技术公务员的差使混日子。说是大家殷切期望马丁·克吕格尔过问此事，因为画家读过他写的书。

他，克吕格尔，一心想着那幅画，果然以巨大的热情着手解决这项工作。画家的面他自然是没见过。但是那幅画他弄到手了。他冒着丢掉职位的危险，提出要么辞退他，要么买这幅画，

让部长抉择。后来，他们得意扬扬，指出这幅画价格太昂贵，于是，他费尽口舌说服汽车制造商掏了一大笔钱，尽管他讨厌这个人。迄今为止，每一次法庭审理他都经受住了考验。可是以后呢？对于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他总是喜欢略略地一带而过，敷衍了事。现在，在134号囚室的夜晚，他心情压抑，咬紧牙关，回忆事情的经过，强制自己不闭上眼睛，以便看清事情的内在联系。

事情是这样的。当这幅画终于在美术馆挂出的时候，他智穷计竭了。对一般的早期的西班牙画家他都说得出一些道道来，可是对《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他却没词儿了。他瞎扯几句应付了一下。启迪别人去理解这部已为他所领会的作品，用语言把它再描绘一次，使它清晰可见，这本是他的职责之所在。但是聚精会神是令人痛苦的，改用文字来表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这要花费很大精力，他太懒散了。如果说这已经是草率马虎的话；那么，后来发生的事便是永远不可原谅的了。后来弗劳赫尔走马上任当了部长，这个阴阳怪气的白痴曾竭力主张把那幅画从美术馆清除出去。有人劝他，劝克吕格尔去度假避一避风头。这正合他的心意；因为这给他创造了细心加工整理他那本论西班牙画家的书的机会。当他回来时，《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或《正义》这幅画不见了，换上了几幅规矩的油画，用它们来填补空缺，实在是妙不可言。这一点他度假之前就已经想到了。大家心照不宣，但是他事先知道，他是在做一桩不正当的交易，人们让他去度假是对他的一种报答，报答他被动同意以如此卑劣的方式出卖画家兰德霍尔策及其作品。现在，在134号囚室，他对自己直言不讳，他愤怒，鼻孔里咻咻地出着气。他有许多事情要料理，每天都有。许多本来应该办的事他没有办。大家都不是神仙，都是仅两只手、一颗心脏和一个脑子的人，要做的事

很多，做上那么几件，也就够了。"几件，"他喃喃地说，"几件，不是全部。"但是这些话的声音并没有消除这个信念：这些话是虚伪的。他眼前浮现起他那位年轻朋友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形象，胡子拉碴的瘦长脸上那一双深陷的眼睛以及那高高的颧骨。他感到无可奈何，便朝另一边翻了个身。

可是活见鬼《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和他的走背运有什么相干？他非常神经质，竟使用起诸如罪、罚、天命这样的神话概念来了。也许另外一个人处在他的地位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些？不，另外一个人也许不会，但是他自己会。他本来是应该继续努力，竭尽全力的。谁不竭尽全力，谁就是一个懒汉。

从他门前走廊里传来狱吏均匀的脚步声。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听见九步，然后较轻微地又是九步，然后脚步声消失。

是的，他是个懒汉，是个坏人，理应出庭受审，尽管宫廷供应商迪尔莫泽尔和旧家具商莱希纳尔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他心里非常明白《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可能并不是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但是他曾经有过发现一位画家的机会，这样的画家一代人中也许只有一个，他看到了这个机会，却由于懒散而坐失了良机。

他不是有一次曾半开玩笑地——他做什么事不是半开玩笑的？——树立过一架人生价值的阶梯？对了，有一回巴伐利亚山麓一个下雨天，同约翰娜在一个宁静的宫廷花园里散着步，他给她解释过这个阶梯。他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座王宫花园里树木已修剪过，到处都是凡尔赛风格的神话人物雕像。他骑坐在一头木制动物的背上。因为当时不是游览季节，时值傍晚，他们是岛上仅有的外地人。就这样，在神话动物的木背上，他向她阐述了他那个生命价值的阶梯。首先，最下面是舒适的设备，日常生

活中的众多愉快方便的事物。然后，稍高一些，便是旅行，喜欢看看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然后，再高一级，便是女人，种种高雅情趣。再高一个层次是功名。噢，功名好，功名有滋味。可是这些事物都是低层次的。超越它们之上的，是朋友，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还有她，约翰娜·克赖恩。但是说实话，这也并不是最高层次。最终、最高的是他的工作。

约翰娜专心听着，若有所思地站在他下面，站在蒙蒙细雨中。但是她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位公园看门人已走来，带着一条大狗，厉声喝问，他坐在这件艺术品上干什么；说这些艺术品是严禁游人骑坐的。马丁·克吕格尔当即从木制动物上爬了下来，他随身带着身份证，看门人一看便取立正姿势站在国家美术馆馆长面前，恭恭敬敬地听馆长解释说，为了研究这类艺术品，有必要上去骑一骑。

啊，真奇怪，约翰娜·克赖恩呆在他身边现在已是第四个年头了。他看见她就在自己面前，宽阔的脸盘上皮肤绷得很紧，浅褐色头发执拗地一反流行式样挽成一个髻，黑色眉毛下是一双灰色、轻率的大眼睛。真奇怪，她这样充满青春活力的人竟能忍受他这么长时间。用不着约翰娜·克赖恩这样坚强、正直的人，一般人从他在《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态度上也就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办事多么随便、含糊。是呀，他是这样的，以巨大的干劲抓一件事；但是如果需要坚持下去，需要坚持较长的时间，那么，他就会含含糊糊、折衷妥协，悄悄溜掉。

他突然感到一阵渴念袭上心头，很想见到约翰娜。在法庭上，他曾在许多张面孔中搜寻过她那张结实、宽大的脸盘。白费力气。也许仅仅是这个讨人嫌的盖尔博士出于某种复杂的法律上的动机阻止她出席了吧。可是她根本用不着作证词的嘛。他

不愿意让她作证词。他不愿意让约翰娜牵扯到这桩丑闻中来，将来脱身出来时大家都会惹一身臊的。

但是134号囚室里的这个人无法阻止他自己一再以其敏感的想象设想，假如约翰娜用她那无忧无虑的声音为他作证，将会是什么样子。假如盖尔博士果真听他的，不让约翰娜·克赖恩出庭作证，那将是一桩莫大的憾事。要是约翰娜向那帮愚蠢的家伙说出她的看法来，那才妙呢。这场官司就会成为泡影。他们都会来道歉。为首的是弗劳赫尔部长，那个阴翳的四方脸。噢，他，克吕格尔，决不会对此大肆渲染的。毫不做作，会心地微微一笑，他会以几乎是真诚的态度握住这个老蠢驴的悔恨之手，感到高兴，人们以后好歹还得赋予他以更大的独立性让他行使他的职权。

在这几天里他没见到约翰娜，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谨慎小心，总是前怕虎后怕狼的盖尔博士认为，如果结果表明在这几天里她和他常在一起，那么，她的证词的效果就会受到削弱。让克吕格尔和约翰娜会面，给他注入活力，这当然是不行的。他几乎怀着敌意想到了律师厚眼镜片后面的那一对敏锐的、探寻的眼睛。

但是约翰娜对他这样痴情，这倒很可说明问题。是的，他失了一次口。可是现在他又振作起精神来了嘛，他会重整旗鼓的。只是他得先从这个不愉快的事件中解脱出来。然后，哪怕深入西伯利亚腹地，他也要重新把《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弄到手，把画家兰德霍尔策——这一点更重要——找到。要找，坚韧不拔，满腔热诚，和年轻的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一起去找。无论如何他也要一劳永逸，和他从前的那种该死的懒散作风一刀两断。

又是看守的脚步声。九步响，九步轻，然后就听不见了。这样想着，他倒觉得被子不怎么扎人，并且他又放心地翻向左侧，并不为他的心脏担惊受怕。他那生理上的疲倦战胜了黑夜和囚室带来的神经质，他带着一丝满意的微笑进入了梦乡。

8．律师盖尔博士劝阻

律师西格贝特·盖尔博士在不审理案件的星期天也让他的女管家八点准时叫醒他。这个星期天也是每一小时都有事要干。他必须接待证人克赖恩，他必须在蒂罗尔酒店——星期天上午它成了这个小国家政治家们一家新型中立俱乐部——防止他的并不特别机敏的党内同仁做出愚蠢的举动来。不过，首先他得修改他的《从1918年停战到现在巴伐利亚邦冤假错案史》一书的手稿。因为这部作品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他不能在写作过程中停歇太久，那会危及作品的完成的。

当他的女管家阿格娜丝用哀婉沙哑的嗓门唤醒他时，他鼓足精神，拖着懒懒的身子下了床。后来泡在澡盆里时，他不由得松弛神经，放松紧张的逻辑思维。他受过训练已习惯于这种逻辑思维。

大家知道吗，每天重新给他那著名的沉着冷静、他的充沛精力添油加水，使其正常运行，他得付出多大努力？他难道不是基本上性情沉重，不适合从事这种过激的活动？何不躲到乡下去，不受职业和政治纷争的约束，潜心于政治理论写作。

今天他可以安安静静继续写他的《不公正史》吗？要不去想克吕格尔这个人，不去想自己，还真难。有朝一日，一旦这本书

有了眉目，他一定要了结这里的事，躲起来过几个月清静日子。

啊，他知道，这样的尝试会有怎样的结果。在热水里微微晃动，薄薄的嘴唇四周漾起一丝苦笑，他想起从前努力逃脱四周的纷繁喧嚣的情景。总是在过了两周乡村平静生活之后他便渴望读到邮件，读到报纸，了解法学、政治会议的情况。渴望站在法庭上，站在邦议会的讲坛上，望着一张张仔细聆听他讲话的脸盘。明明知道这样的效果是表面现象，他还就是离不开它们。

律师盖尔博士在浴缸里晃动，他的四肢在淡绿、明亮的水里轻轻漂浮。他想到《法律、政治、历史》一书，这是一部他将来要写的大部头著作。他深情地想起几个已经拟定并且颇觉成功的提法，闭上眼睛，微微一笑。自从上大学以来他就一直在写这本书。他知道，《法律、政治、历史》会成为一本好书的，书里写的将会比他有朝一日能在法庭或议会陈述的，内容更丰富、更重要。除了对法官和议员，它还会对更优秀的人产生影响，说不定它甚至还会被送到一个能将他的思想付诸实施的人的手里。他已经把材料收集、筛选、整理好。他反复推敲，年复一年，改变方案和基本设想。推迟这项主要写作任务，因为它要求他全力以赴。最后终于着手写篇幅较小的书，写《巴伐利亚邦不公正史》，以软弱无力的辩词自欺欺人，说什么这是为写那部大部头著作做准备工作。但是在内心深处，不是现在在浴缸里，而是在认识的平静的瞬间，他知道，这部巨著他永远写不成，他将一辈子在微不足道的时事政策和律师事务之间来回奔波，放着大事不做，象个侏儒那样可笑地忙忙碌碌。

律师西格贝特·盖尔博士用冷丝丝的橡胶浴刷刷身上白皙细嫩的皮肤，用毛巾擦身。他的眼睛闪出敏锐、果断的光芒。理论上的苦思冥想。愚蠢。这么长时间地泡在热水里，这不好。

他应当集中精神研究被告克吕格尔。

克吕格尔那乐天、放纵的性格使他反感。但是不管这个枉法的受害者多么令他不快，不管在一个无视法律的国家捍卫法律多么无望，作证明，有所作为，把一个个别案子搞个水落石出，这总还是有益处的。

他匆匆忙忙用早餐，漫不经心，大口大口往嘴里塞，狼吞虎咽。女管家阿格娜丝瘦骨嶙峋，面色蜡黄，走来走去，一个劲儿直唠叨，要他慢慢吃，说这样吃法对他健康没好处。他也自然又穿上了那身旧得不象样子的西服；那套新的，她为他准备的，他没看见。他歪歪斜斜地坐着，没听她的，咀嚼着，口水弄脏他的衣服，匆匆浏览他的办公室主任用线条标出后给他送来的报刊文章。他的眼睛又露出象在法庭上那样机敏、冷静、睿智的光。好几家报纸刊登了他的照片。他仔细端详那照片，窄窄的鹰钩鼻，高高隆起的颧骨，有点拘束地挺出的下巴。毫无疑问，当今他属于巴伐利亚无可争议的最优秀的律师之一。他本应离开这个死气沉沉的城市到柏林去的。谁也不明白，他竟会安于这个小邦议会的议员席位，他竟不投身于重大政治活动。显然他沉醉于和这个幼稚可笑的小独裁者，和克伦克进行的这场无谓的争斗了，显然他沉湎于他在这个不大的邦里所取得的无关紧要的虚假成功了。

盖尔博士翻过一页新报纸，突然吓了一跳。在法庭上，当他看到冯·德尔迈尔那副唐突愚蠢的笑容时，他不知所措，也曾那样大吃一惊过。他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柏林日报，这家报纸的画家用放肆、高超的笔触给克吕格尔诉讼案的陪审员们画了像。都是平庸已极的寻常人的头像，寥寥几笔便把他们的冷漠表情勾勒得惟妙惟肖，最前面的，大脑袋，和另外两个脑袋重合的，是

保险公司经纪人冯·德尔迈尔的脸，那张轻浮、骄矜、瘦削的脸，现在一连好几天他时时刻刻都得见到它。这张脸一再使他失去好不容易获得的内心的平静。因为既然德尔迈尔已到，埃里希也就不远了；这两个家伙，尽管在所有其它方面十分不可靠，在他们亲密不可分这一点上，他们却是十分可靠的。律师已经把与埃里希相关联的全部事情考虑、澄清、说明白了。事情已经了结。彻底了结了。不过他也知道，一旦小伙子真正走到他面前来，有朝一日他会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话的，那么，到那时候，事情会没完没了的。他一只手拿着那张报纸，另一只手，正想把吃剩的半个小面包往嘴里送，却突然停住了。他盯着那幅画，盯着勾勒出陪审员轻浮、狂妄、讥讽神态的那些线条。然后，他猛地一下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强使自己不再去想德尔迈尔，更不去想德尔迈尔的朋友和同志，埃里希，那小伙子，他的儿子。

就在他狼吞虎咽吃着早饭的当儿，约翰娜·克赖恩来了。看见她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房间，一套合身的乳白色衣服裹住运动员般强壮的、匀称的身体，看见她那张线条分明的浅褐色、胖乎乎的脸盘，律师心里咯噔了一下，她和一个他不愿回忆的女人的相貌多么相似。每逢他看到，是什么把这位坚强、果断的姑娘和变化无常的克吕格尔联结在一起，他总要惊诧不已。

约翰娜请求允许她打开窗户；六月清风吹进有霉味、不舒适的房间。约翰娜拣了一把随便放置在那儿的硬靠背羊面椅子坐下。平素并不喜欢欣赏这种情调的盖尔博士刹那间竟也觉得，本来是会有人想到要把他的寓所布置得明亮一些的。

约翰娜垂直的灰眼睛盯视着他，请他继续用早餐，仔细倾听他向她说明案件进展情况。他只是偶尔用犀利、窥探的目光瞥她一眼，一边掰着面包，把面包屑扒拉到一起，一边向她说明，司

机拉岑贝格尔的证词已经使这桩案件几乎变得毫无希望了。怀疑司机证词的可信与否，这在别的法庭上也许有用。这个法庭不允许对证词是怎样成立的进行讨论。

“那么我的证词呢？”沉默片刻后约翰娜问道。

律师抬头瞥了她一眼，然后用匙舀他的鸡蛋，用准确的话语表述约翰娜从前告知过他的情况。“那么您是要证明，在2月23日至24日的那个有疑问的夜晚，马丁·克吕格尔找过您、和您睡过觉？”约翰娜不吱声。“不用我说您也知道，”律师解说道，一边突然透过厚镜片双目炯炯地盯住了约翰娜，“这顶不了什么事的。克吕格尔博士那天夜晚在您身边，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驳倒司机的证词。”

“大家会相信他的话……？”

“大家会相信他的话的，”律师不动声色说道。“我以为您还是不出庭作证的好。克吕格尔在您那儿过夜，这并不排除在这以前他在海德尔小姐家里待过。控告不言而喻会立足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仅仅在您家里待过。”约翰娜不吱声；鼻子上方，平时十分平滑的额头上，蹙起了三道垂直的小皱纹。律师捏碎面包。“我并不以为，您的证词会对法官和陪审员们有影响。相反，如果查明被告也和您有关系，这倒很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您来说，出庭作证并不是件愉快的事，”他突然又两眼盯住了她，一板一眼说道。“他们会向您询问种种细节。我看，还是别出庭作证了吧。”

“我想出庭作证，”姑娘执拗地冲着他的脸说道；每逢她注视一个人，她总是把整个脑袋一起别过去。“我想出庭作证，”她重复道，“我不能想象……”

“您在这座城市里居住，时间够久的了，”律师不耐烦地打断

她。"您可以丝毫不差地估量出，您的证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约翰娜面色阴沉地坐着。浅褐色的脸上抿紧的大嘴红艳艳向前努出。律师要她注意，克吕格尔自己不希望她出庭作证。

"啊，这是一种姿态，"约翰娜道，脸上绽出一丝愉快的笑容。"如果他很想得到什么，他总是先装模作样谦让一番。"

"我当然愿意竭力争取，"盖尔博士道，"从您的证词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好处。您勇敢得很嘛，"他淡淡一笑道，因为说客套恭维话，这不是他所习惯的。"至于证词会带来怎样的难堪，这您是知道的吧?"他突然又问一遍，很是一本正经。

"嗯，"约翰娜·克赖恩气呼呼地应了一声。"这我忍受得住，"她说道。

"但是我还是要劝您不要出庭作证"，律师固执己见。"这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女管家阿格娜丝走进来，干瘪，瘦高，一张黄褐色、迅速衰老的脸。她那一对黑眼睛骨碌碌露出猜疑好奇的神色望着这位年轻、健壮的妇女。她慢慢吞吞撤去餐具，那是南德路德维希·黑斯赖特尔父子陶瓷有限公司的廉价、蓝花纹陶瓷制品，换上台布。这期间，盖尔博士和约翰娜则在一旁沉默不语。

"您回忆得起来吗，"女管家一走，律师突然问道，"那天夜晚克吕格尔博士什么时候到您这儿来的? 我要知道精确的时间。"约翰娜沉思有顷。"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道。"这我不是不知道，"盖尔博士回答说。"可是您看，司机拉岑贝格尔却照样记得一清二楚。我问过他，克吕格尔博士是什么时候离开汽车的。他说刚过两点。大家并不重视这句证词，可是它被记录下来了。"

"我可以好好回忆一下，"约翰娜·克赖恩慢吞吞说道。"譬

如说，要是我记得，马丁·克吕格尔两点就已经来我这儿了……？”她说道，竭力思索着。

“那么至少司机的证词会受到很大冲击，”律师迅速回答道。他拿起一张报纸，将它打开，陪审员头像素描画清晰可见，其中分明有陪审员冯·德尔迈尔的那张不可信赖的脸。“即便到了那时候，人们多半也是相信司机甚于相信您，”盖尔博士说，一边小心翼翼又把报纸折叠起来。“不过，不管怎么说，您的证言总还是有意义的。”

“我可以好好回忆一下，”约翰娜一边站起身，一边说道。她站在那儿，脸盘宽大、明净，扁平的鼻子上方一双大胆的灰眼睛，嘴唇丰满，一个身材高大的巴伐利亚姑娘，下定了决心，要不惜冒风险帮助她那位鲁莽的朋友摆脱困境。

“但是总的来说，”律师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还是奉劝您不要作证。尤其是，假如您回忆不起准确的钟点的话。”约翰娜用她那只胖乎乎、粗毛孔的手握了握律师瘦骨嶙峋的手，走了。

从隔壁房间的窗户里，女管家阿格娜丝乱蓬蓬黑头发下那张黄褐色的脸望着她离去的背影，紧张、激动地望着她身穿非常合身的乳白色衣服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迎着六月的太阳走去。

盖尔博士软弱无力地坐在杂乱无章摊满报纸的桌子旁边。这个克赖恩姑娘太好了，克吕格尔简直不配。这个克赖恩姑娘，虽然是巴伐利亚人，长着一张胖乎乎的巴伐利亚人脸，说一口地道的巴伐利亚方言，却和一个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是他不愿意去想这事，不愿意去想那个小伙子，不愿意去想小伙子的母亲。她死了，这件事整个儿湮灭了，了结了。

他站起来，轻轻叹了口气。发现他把自己的一身衣服弄得很脏了。摇铃。女管家阿格娜丝冲进来。他冲她大声嚷嚷，说

不需要她时，她东嗅西闻，需要她时，不见她的人影。她神经质尖声尖气地回嘴，说了一大通话。说是现在他至少总该穿她准备好的那套合适的衣服了。可是，他已经不听她说话，坐下，在一张报纸的页边空白处涂写几句话，或许只是划几根曲线吧。

女管家早已又离去了，他却还这么坐着。他双眼作痛，他闭上厚眼镜片下轻度发炎的眼皮。他看去衰老、神情疲倦，尽管竭力自我控制也禁不住一想到证人克赖恩便要联想到某个叫爱丽丝·博尔恩哈克的人，一个很久以前去世了的北德女人。

9. 巴伐利亚高原政治家

虽然星期天风和日丽，吸引了许多人到湖边和山里去度假，但是这个六月天的上午，蒂罗尔酒店却挤满了人。所有向阳的窗户都已打开，可是这间大房间里光线依旧适意、昏暗。浓重的雪茄烟烟雾在巨大的木头桌子上方滞留。人们一边吃着煎得松脆的小香肠，或吮吸滴着调味汁的大肝肠，一边对艺术、世界观、政治方面的事态进行激烈的抨击。

星期天上午到蒂罗尔酒店来的，主要都是政治家。他们穿黑色节日礼服坐在酒店里，神气十足。巴伐利亚是一个直辖的邦国家：当个巴伐利亚政治家，这够点意思了。

如果说当时欧洲分解为众多单个的主权国家，其中一个就是德意志帝国的话，那么，这个帝国又分解成为十八个邦。这些所谓的邦，以巴伐利亚为首，虽然按其经济结构彼此早已是外省，却满怀妒意地维护着各自的主权国的特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历史感情，自己的特性，自己的特别内阁。80 个部长，

2365个议员统治着德国。各邦政府的这些高级官员们，这些邦长、部长、邦议会议员们不愿意退出舞台或充其量当个外省公务员。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邦正在下滑为帝国的省，他们抗拒，他们谈话，统治，管理，以证明他们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特殊作用。巴伐利亚的部长们和议员们是这场各邦反对帝国的斗争中的领头人物。为各邦自治找到了种种口实。显得特别地趾高气扬。

这耀眼光辉的一束余辉也照射到反对党政治家盖尔博士的党内同仁的身上，虽然他们从党纲上就规定反对巴伐利亚的小邦分立主义。由于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结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处于伟大政治的中心，他们觉得自己举足轻重，而蒂罗尔酒店里的星期日上午聚会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时刻。

他们，反对党的政治家们，不是坐在比较昂贵的隔壁小间里，而是特别随俗地坐在挤满了人的主厅里。盖尔博士坐在他的议会党团的领袖约瑟夫·维宁厄尔先生和安布罗斯·格伦纳先生之间，瘦削，脸容憔悴，看上去就象另外一个人。他立刻向隔壁小间里司法部长常坐的座位张望了一眼。但是他未能发现克伦克，只发现了粗壮的弗劳赫尔博士。因敌手的不在场而惆怅，但疲乏困顿之中又为不必争斗而庆幸，他坐着，无滋无味地喝着闷酒，透过烟雾注视着同桌人的脑袋。约瑟夫·维宁厄尔长着一颗当地常见的那种圆脑壳；浅黄色头发，苍白中带点红润的脸上闪着一对亲切、明亮的眼睛。他嚼着香肠，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地吐出片言只语来。安布罗斯·格伦纳则相反，他蓄着一部大胆向上翘起的小胡子，煞有介事，象个中士那样腆着胖嘟嘟的肚子，在桌子边上摩来擦去。他慷慨激昂抨击政府。盖尔博士究竟干吗要在这些人之间周旋？他分明知道，不管这两个人做

出多么不同的姿态，对于文化部长的话他们将会按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他们容易受到随和文雅的举止的迷惑。大家有着同样的精神基础，虽然奢谈社会主义，却囿于同样的农民意识而不能自拔。

现在人们清楚地听到从隔壁房间传来弗劳赫尔博士的叽咕声。在他那一桌，人们吵吵闹闹，在争论俾斯麦，巴伐利亚发行银行的权益保留，刚出土的埃及国王的死因，斯巴滕啤酒厂啤酒的质量，苏维埃俄国的交通政策，巴伐利亚地方病甲状腺肿，表现主义，施塔恩贝格湖滨饭店的烹调术。话题一再回到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的裸体肖像。从诺沃德尼美术馆传出来谣言，说是这幅画已卖掉，卖到慕尼黑，以可观的价格卖给了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卖给谁了，没说。大家猜买主可能是大工业家赖因德尔男爵。猜来猜去。争论画的质量。作家马泰依博士将在下一期他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昨天他对商务顾问黑斯赖特尔谈及的那首诗，这首诗已经完整地装在他的头脑中，他诵读那些粗俗、带伤感情调的诗句。它们来自他那张被军刀砍伤过的脸，显得不祥、凶恶；他，一条贪婪的野狗，从夹鼻眼镜后面察看大家的反应。大家哈哈大笑，举杯向他祝酒。他又衔着烟斗，坐回原位，心满意足，踌躇满志。但是普菲斯泰勒博士，同桌的另一位作家，却觉得这首诗玩世不恭。他认为，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本来是完全可以恢复身心健康的，假如人们不对她如此大肆诽谤的话。普菲斯泰勒博士也和洛伦茨·马泰依博士一样，穿一件灰短上衣，他也写相当多的巴伐利亚山区故事，这些故事在国内到处都给他带来成功。但他写的故事都乐观，动人心弦，令人振奋；除了他所憎恨的马泰依博士以外，他相信人都是善良的。这两位巴伐利亚作家，他们面对面坐着，脑袋红通通，用夹

鼻眼镜后面的小眼睛互相较量着，粗陋、有刀疤的那位垂着脑门，另一位则激动而有点无可奈何地把夹杂着红色的络腮胡子向前伸出。

此刻，大家互相叫骂开来。在这叫骂声中取得最后胜利的依旧是巴尔塔萨·冯·奥斯特纳黑教授的声音，尽管这声音并不响亮。它柔韧、坚定、优美、盖过其它人的声音，它在竭力攻击那位已故少女。难道他不是一个革命者吗？难道他不是一向赞成艺术哪怕在表现性爱方面也应享有无限自由吗？但是这样的绘画是一种赤裸裸的生理学上的反应，是一个不满足的女人的自我满足，和艺术风马牛不相及。

女招待岑齐靠在餐具柜上，仔细倾听，忧悒地看着冯·奥斯特纳黑教授怎样忙于慷慨陈词，把小香肠都凉在了一边。她了解她的主顾们评价世人和专家们的立场和态度。她听得多，不难猜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某些政治、经济、艺术方面的事件，她完全可以作出惊人的、很有见地的解释。她也知道，冯·奥斯特纳黑教授为什么如此激昂慷慨，把小香肠凉在了一边。

他是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这位教授，专攻艺术史，尤其在大洋彼岸有名望、身价高。她一说他的名字，陌生顾客们都纷纷投来好奇和敬畏的目光。但是女招待岑齐分明还记得他那张扭歪的脸，当时有一位酒友偷偷告诉她，克吕格尔博士曾称他为一个有才华的室内装饰师。她心里很清楚，他觉得购买此人所推销的这幅画，况且是让一个慕尼黑人出高价买去，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她了解他甚于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是的，他确实当过一回革命者，但是那只不过赶时髦做做姿态罢了。他老了；当他以为没有人注意自己时，他便弯腰弓背，这瞒不过她女招待岑齐的眼睛他。这样骂骂咧咧，女招待岑齐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他并不是在攻击别人，而是他自己的潦倒失意在刺他、掐他、恼他。于是，她总是对他特别慈爱，安慰他，直到他喊得声音沙哑，开始吃他的变冷了的小香肠。

正当吵吵嚷嚷、争论不休得十分热闹的时候，驶来了一辆崭新的墨绿色小汽车。车上下来的是长着一副善良精明、多皱纹、容光焕发的农民脸孔的《耶稣受难像》作者、画家安德烈亚斯·格赖德勒。他笑容可掬，迈着大步，朝著名同行们的那桌走去。他在那儿总是受到欢迎，他不会成为竞争对手的；他那种单纯而机敏的农民式幽默，他吹口琴的娴熟技巧，使他在这一伙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可是今天，当他边说着一句善意逗趣的话，边向餐桌走来的时候，他见到的却是一张张恼怒、眉头紧锁的脸。人们显出不愿意挪动位置的神态，谁也不给他让座。大家默不作声，从座位那边的大啤酒厅里传来铜管乐曲，一首庄严的民歌乐曲，在邦登的曼杜瓦附近躺着忠诚的霍费尔。对这个场面深深感到难堪，画家格赖德勒便退了回去，走进主厅，无意中来到在野党一伙人的跟前。要是换一种情况，维宁厄尔先生和格伦纳先生是会欢迎这位遭文化部长反对的画家，以示抗议的；但是今天，他们希望他赶快离去，他们正确地推测到，只要他们不把他甩掉，这场他们所盼望的、星期日例行的、带有轻松战斗气氛的和大人物的聚会便会告吹。于是他们做出越来越感到无聊的样子，喝酒，抽烟，只“哼”“哈”地敷衍几声。画家很长时间没觉察到，他是这种不尴不尬的气氛的原因，后来终于醒悟过来，便登上那辆墨绿色小汽车在众目睽睽下离去。

可是现在，不是他，而是弗劳赫尔和诗人普菲斯泰勒博士终于向主厅的餐桌走了过来。因为这已经成了习惯，执政党的部长们在星期天上午酒会上都要到主厅里的议员们这边来，和他

们不拘礼节地争论几句，以此取悦小资产阶级在野党。于是，这些巴伐利亚高原政治家们坐在一起。大家彬彬有礼地交谈，小心翼翼互相窥视着对方。弗兰茨·弗劳赫尔先生，粗短的上身穿一件长长的黑色旧上衣，对维宁厄尔先生进行规劝，有时轻轻叽咕几声，显出一副很有礼貌的样子；诗人普菲斯泰勒和安布罗斯·格伦纳周旋，愉快地拍拍他的肩膀。

盖尔博士觉得这四个人是用同种材料，用本地区的有霉味的材料做成的，狡猾，狭隘，没有见识，别扭得就象巴伐利亚群山的山谷。他们嗓门粗大，已习惯于盖过喧闹集会上的嘈杂语声，穿透啤酒气味和雪茄烟雾，如今却都试图压低声音用平心静气的声调说话，煞费苦心讲不熟练的书面德语，其间不时蹦出他们那生硬、拖腔带调的方言。他们大模大样坐在结实的木椅上，粗鲁而谦恭地相视而笑，精明的农民，做牲口交易时互不信任。

谈话涉及一个人事问题。不久前，规定了一个年龄界限。国家公务员年满60岁就退休。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政府才可以继续留用难以找到接替者的公务员。文化部长想用这条例外条款，留任一位慕尼黑大学历史学家、枢密顾问卡勒内格尔，此人早已过了退休年限。因为慕尼黑大学有三个历史教授职位。根据与教皇签订的协定规定，其中的一个职位必须由主教批准，所以由一位可靠的天主教徒担任。第二个教授职位指定是巴伐利亚地方史方面的，因此自然由一位可靠的天主教徒担任。第三个最有声望的教授席位，系从前由国王马克斯二世为纪念伟大研究家兰克而设，如今由老枢密顾问卡勒内格尔担任。此人以毕生精力从事慕尼黑市生物学法则研究。以不可思议的热情收集了材料，把全部宇宙中的事变，全部地质学、生物学、古生物学方面的知识生搬硬套用到慕尼黑市历史研究上，并得出结论，认

为该城市已经变成、并将继续成为农民聚居地是自然发展之必须。在研究过程中，他从未和教会教义发生过冲突，总是证明自己是个可靠的天主教徒。可是在慕尼黑以外，人们却说他的最后结论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材料的细节没有错。说是这位学者忽略了技术使人不受区域性气候影响，忽略了近几十年里的社会变化，如今 里正打算等枢密顾问卡勒内格尔一退休便提名一个人顶上空缺，这个人自然是巴伐利亚人，但是个新教徒。是的，这个受到校方青睐的人在一本论述梵蒂冈对英国政策的书里曾得出结论，认为罗马教廷对伊丽莎白女王所采取的措施不符合基督教道德的原则，罗马教皇事先知道并批准了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凶杀图谋。所以弗劳赫尔博士决心阻止聘任此人并把枢密顾问卡勒内格尔作为例外，可以不受年龄规定的约束。

就在弗劳赫尔对卡勒内格尔大肆吹捧的当儿，盖尔博士仔细打量坐在隔壁房间里大人物桌旁的这位老教授，个头很高，身材瘦削却显得非常不灵活；粗大、干巴的脖子上，瘦长的脑袋不时转动，上面长着一个隆起的大鼻子，毫无表情的目光注视着围桌而坐的人。有时，老人从喉咙深处发出声音，这声音虽响，听去却显得乏力、十分疲劳，说出几句聊以应付的、拖腔带调、毫无生气的话。盖尔博士在想，这位老人的判断力已经枯竭多久了。德国整个学术界渐渐开始嘲笑这个人。因为最近这十年里他只为一种精神服务：他研究慕尼黑动物陈列馆里那只标本象的历史。在苏丹索利曼二世击退维也纳围城部队的时候，那只象落到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的手里，后来被这位皇帝赠送给了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

盖尔博士对卡勒内格尔没什么意见，对弗劳赫尔的过分天真和深信不疑，对他的过甚其辞有些不满。突然，他用他那响

亮、令人不悦的嗓音说道："您的卡勒内格尔的四本大象书呢？"

一片寂静。不一会儿，普菲斯泰勒博士和弗劳赫尔几乎同时开了腔。普菲斯泰勒博士称赞老枢密顾问在乡土学方面的研究，说是这些研究把知识和情感熔于一炉。盖尔博士是否当真以为这种乡土学研究无足轻重呢？"我们无意贬低卡勒内格尔的大象，"他心平气和说道。弗劳赫尔则严肃地表示不同意，说是个别人不理解这些研究在感情上的价值，人民大众作为一个整体坚决拒绝这样一种美国式的态度。大众喜爱这只象，一如他们喜爱女人塑像或一个别的什么城市标志。至于议员盖尔先生嘛，部长用温和的口吻作结论说，要是他对此不能正确理解，大家是不会生他的气的。因为只有扎根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才会乐意接受这样的情感。说罢，他把目光从律师身上移开，露出近乎同情的鄙视神态，继而又用呆滞而坦率的目光望着议员维宁厄尔的脸。随后，他转过脸去用同样的目光盯住议员格伦纳，对他谆谆规劝。最后，他说，年迈的研究家卡勒内格尔年高德劭，令人崇敬。大家闻声朝老人端坐的方向望去。议员维宁厄尔点点头，神色尴尬，有些激动，议员安布罗斯·格伦纳神思恍惚地扔给部长的小猎狗一块香肠皮。

突然，律师盖尔博士觉得自己异常孤独。卡勒内格尔和他的大象，尽管政治上互相交恶，反动部长、反动作家和反对党议员，这四位巴伐利亚高原之子却属于一个整体，而这位犹太人律师则陌生、不自在，怀着敌意地坐在他们之间。他看到，他的西服已经穿旧，而且弄脏了，便感到羞愧。他不久便动作迟钝地离开房间。从座位那边那间大啤酒厅里，传来那首充满感情、伴有强烈铜管乐的古老市歌，歌唱碧绿的伊萨尔河和那永不停歇的田园生活。虽然他已经给了女招待岑齐一份可观的小费，看到他

这样仓皇离去，她依然觉得，他是个令人讨厌的人，根本就不配上这儿来。她小心谨慎地往半睡半醒的枢密顾问卡勒内格尔酒杯里斟上新酒。

为许多人服务、平时职员来回穿梭、打字机哒哒声不停的律师事务所，今天沉浸在星期天的宁静之中，显得荒凉、毫无生气。空气中弥漫着案卷、烟雾、熄灭的雪茄烟气味。耀眼的太阳照耀出这间陈设简陋的房间里的尘埃，亮闪闪滞留在未经整理、烟灰狼藉的写字台上。律师唉声叹气拿出那份浩繁的手稿，点燃了一支雪茄，在刺目的阳光下面容显得苍老，微红的薄皮脸上布满皱纹。他书写，叙述，把材料和数字串连起来，根据案卷论述，他在记述这段时期巴伐利亚邦形形色色的不公正史。他书写，抽烟，雪茄熄灭，他书写。客观，实事求是，热情，毫无指望。

10. 画家阿隆松·卡诺(1601—1667)

与此同时，克吕格尔正坐在134号囚室里。他的面前竖立着卡迪茨博物馆收藏的西班牙画家阿隆松·卡诺自画像的精致复制品。对这幅自画像说上几句容易记得住的评语，这本来并不是一件难事。此人的冷漠理想主义，他的讨人喜欢的才能，凭借这才能他作起画来得心应手，以致他懒懒散散从未达到他创作的高峰，那虚饰的、无节制的空虚，阐明这一切在这个整洁、优美、并非不足道的脑袋里是怎样表达的，这并非没有吸引力。但是马丁·克吕格尔笔下的句子太空洞，缺乏生气，这幅画很有感染力，他找不到他可以赖以圆满完成他的使命的宁静和力量的凝聚点。

今天在耀眼的阳光下，这间小囚室显得特别空空荡荡。克吕格尔想到了濒临大海、阳光灿烂的卡迪茨城。他觉得自己身体不坏，但是无聊，无情无绪。桌子，椅子，翻折上去的床板，白色的便桶。其间是画家卡诺的优美的脑袋和装饰用赭红色底色上那一撮修饰入时的金黄色小胡子。他暗自思忖道，人站在什么背景之前，这大概是无所谓的。背景可以是一堵灰色的囚室墙壁，或者是一幅这样的画，或者是这种他正在撰写的句子。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被人带了进来。这位年轻的工程师用一双深陷、炽热的眼睛颇不以为然地盯住阿隆松·卡诺的这幅画。他了解马丁·克吕格尔在介绍对一幅画的印象和感受方面的体察入微的方式。但是他确信，他的这位有才华的朋友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他，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把完全不同的事物看作是这个时代的艺术科学的任务。脑袋里装满了最近十年里的理论，把经济看作世界上一切重大事件的基础和中心，他确信，艺术科学必须首先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艺术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没有提出这种作用的概念来，这情由可原，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近十年的艺术科学的意义就在于，它自从产生以来破天荒头一遭摆脱了刻板的公式，和国家科学相结合变得生动活泼起来，能够为无产阶级国家的艺术开拓天地。他，年轻，热情，充满实干精神，很有艺术鉴赏力，尽力给他所喜欢的克吕格尔指明正确的道路。

看到这里居然放着阿隆松·卡诺的自画像，他很生气。他曾经为克吕格尔不幸陷入巴伐利亚政治旋涡而感到惋惜。可是后来他几乎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他希望马丁·克吕格尔亲身感受到当今腐败的现状，便会从他的艺术欣赏主义中猛醒，向他这边靠拢过来。他那憔悴，胡子拉碴的脸上，一双眍瞜的眼

睛阴沉沉地凝视着这幅画。但是他对此只字不提。而是开门见山谈他来访的目的。他所任职的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经理赖因德尔男爵，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可是他对艺术品感兴趣。他很有影响。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也许能为克吕格尔进行斡旋。克吕格尔对此不抱什么希望。他了解冯·赖因德尔先生，印象中觉得此人并不喜欢他。不多一会儿，这是他们交谈中常有的事，马丁·克吕格尔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便离开本题，热烈探讨布尔什维克国家里艺术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探监时间已过，他们这才不得不用两分钟匆匆商谈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为营救克吕格尔应采取哪些最必要的步骤。

年轻人一走，克吕格尔顿觉自己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他一挥手，把这幅画的复制品从桌上抹了下去。他把这次谈话在他心中激起的几条思绪写在纸上。最重要的事当然都是事后才想起来的。他微微一笑：这不是坏征兆。他写得清新、刚强、有力，他难得写得这样成功。他写得那样专心，以致直到看守把晚饭给他送进来时，他才又想起自己身在何地。

11. 司法部长视察本土

就在这同一个星期天，奥托·克伦克部长驱车穿过阿尔卑斯山北侧山麓朝着起伏的群山驶去。这个身材魁梧的人车开得并不过份快。微风轻拂，坐在行驶着的车里觉得分外凉爽；道路几乎一尘不染。车子驶进一座茂密的森林。克伦克穿一身粗布山地人服装，尽情享受着这快速运动的乐趣。

红棕色的脸，强壮的四肢放得松松的嘴里衔着烟斗，他以一

种当地不习惯的松弛姿势，驾驶着他的汽车。这一带风光旖旎，空气清新，一切都显得令人赏心悦目。呼吸着这清新的空气，人们感到舒心愉快，人们没有杂念，整天顺着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山、下山，人们得屏住气息。风，雪，阳光磨练着皮肤和灵魂。克伦克雇了一个猎人，他将到这个猎区去打猎。他高兴地期待着薇罗妮卡将为他端出营养丰富的精美食品。此外，他还得在最近去看望一下他们俩的儿子，由他安置在阿勒茨豪森银行工作的西蒙。他是个地道的野小子，周围的人都见他头疼。这正中他克伦克的意。薇罗妮卡是个性情随和的妇人，她不会为这孩子和他纠缠个没完的。这件事他安置得十分妥贴。他的妻子，瘦削、干枯的盖斯并不干扰他。只要他以一种和蔼、同情的态度对待她，她就会高高兴兴。

汽车轻快地向着一个美丽、伸展开去的湖面驶去。高低起伏的湖岸，后面是明朗的群山的轮廓。

一辆豪华大轿车超过了他。车里坐着一伙异国相貌的人。现在有许多外国人开着车在邦里游逛。不久前，他读到一篇文章，说是日益兴旺发达的旅游业势必会产生某种象新的民族大迁移那样的后果。不好活动、定居型的人将受到排挤，受到好移动、不定居型的人的同化。一场普遍的大混合运动正在酝酿，已经初露端倪。

部长鄙夷不屑地望着那辆外国人汽车的背影。得了，他幸好多半再也不会经历这种美好的时光了。其实他对外国人没什么成见。很可能，与巴伐利亚人相比，中国人是一种古老得多、成熟得多的文化的代表。可是他觉得巴伐利亚丸子和肝肠比烤鲨鱼翅更好吃，他喜欢读洛伦茨·马泰依的，而不喜欢读李太白的作品。他不想让自己被一种外来文化所吞噬。

路边一块迄今还未受人注意的纪念碑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类纪念碑成百上千，巴伐利亚马路边上到处都有，它们唤起人们对一位遇难者的回忆。他停车，饶有兴味地观看这纯朴的农民绘画，它描绘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五十四岁的农夫稀里糊涂地和他那辆干草车一同坠下深渊的情景。绘画下面，一段赋成诗的碑文要求漫游者为已故农夫的亡灵祈祷。说是上帝会可怜他的，因为他曾经有过一个老婆，她还在他生前便已让他过起人间地狱般的生活。部长微露笑容读着这首狡黠、粗俗，使着眼色和上帝讨价还价的蹩脚诗。他非常地并且由衷地对这类作品感到兴趣。和许多同乡一样他曾深情而彻底地研究过它们。知道大量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和巴伐利亚的历史和民族志学有关。譬如他确切地知道，为什么他叫克伦克，不叫格伦克或克伦格，还可以和这个领域里的优秀专家、作家马泰依博士就方言上的细微差别振振有词地进行几个小时之久的辩论。

第二辆车停在他那辆近旁。一个好奇的人仔细打量图板和碑文，用一口非巴伐利亚口音吃力、费解地吟诵那几句诗文。自然是一个北德人。用不了多久这儿的外地人就会比本地人还多。饭店和旅游酒吧间几乎已经把当地人的房屋挤得喘不过气来了。他真的要去查看一下统计数字，看看战后以来有多少个非巴伐利亚人在这里住下来了。

他挺直身子坐着，加速继续行驶。他突然想到了律师盖尔博士。律师那颗黄中带红的瘦削的脑袋在他眼前浮现。厚眼镜片下他那一双咄咄逼人的眼睛，他那一双不停地乱动、费很大劲才控制住的手。那响亮、令人不悦的声音在他耳际萦绕。克伦克博士紧紧咬住烟嘴。如果有朝一日他让这个人就范，那就妙了。逻辑，人权，国家的统一，民主，二十世纪，欧洲观点——胡

扯蛋。他从抿紧的嘴唇咻咻地出着气，象一头面对敌人的猛兽那样发出狺狺叫声。一个象盖尔这样妄自尊大的人，一个这样自以为举足轻重的人，这样一只犹太猪猡，懂什么巴伐利亚的事务。谁也没喊他来多管闲事。这儿没有人愿意听他唠叨。

不一会儿，在巴伐利亚七月的晴朗天空下，他的怒气便又消散了。部长克伦克博士是一个聪明人、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身为优秀的法律学家，出身于接连好几代都一直给邦里输送高级官员的名门望族，又深谙人情世故，只要他愿意，他自然是可以公正地对待盖尔博士的。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

他到达湖的南端。群山美丽多姿，轮廓清晰，碧水青峰。令人心旷神怡的天气，驶起车来多惬意。他加快速度，轻松自如地握着方向盘，思潮起伏，儿童玩具般五色斑斓，一如这干净、色彩浓重的地区。

一幅画人们感觉到了也好，没有感觉到它也罢，人们用不着象克吕格尔那样为此大做文章。就算是吧，克吕格尔思想开明。为什么这个愚夫子一定要卷进巴伐利亚政治旋涡里去呢？为什么他一定要反抗呢？这头蠢猪不能闭上嘴巴吗？谁让他胡说八道的？只要涉及到巴伐利亚事务，哼，我亲爱的，我们是决不手软的。

喜欢大喊大叫的弗劳赫尔当然是头蠢驴。只有笨蛋进内阁，实在令人气愤。优秀人材有的是。他就可以举出三、四个人的名字来。为什么他不用譬如象高贵的老伯爵罗滕坎普这样的人做幕僚呢？此人闲居在钦姆高斯的山地宫殿里，沉寂，谨慎，偶尔去罗马，和梵蒂冈的外交家们悄悄搞点政治，有时到贝希泰斯加登去拜谒马克西米利安王储。为什么不起用赖因德尔，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的这位经理呢？此人通过他和大鲁尔康采

恩的联系控制着全邦的工业。更不用提比希勒博士了，这个精明的农民领袖，这只老狐狸，他从不过问什么事，从不抛头露面，从没说过什么话。可是哪个部长或议员未经他首肯做了什么事或说了什么话，他准会倒霉。当然啰，这些人物，这些真正的大亨，他们深居简出，从不露面。责任必须由别人，由听话的人来承担，这些人有点褊狭，天晓得总算不太有独立性。

这儿就是托尼·里德勒的庄园。此人也已经退出政界。在当巴伐利亚外交官期间，生活放荡不羁，后来在战争中以及战后恢复了健康，又兴旺发达起来。现在他阔绰起来了，有了第三辆小汽车，一辆漂亮的意大利轿车，还有一大帮私生子，津津乐道于组织地下社团，他，克伦克，实在难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我们的教权主义的上巴伐利亚，我们对私生子有点腻烦了：我们的比率比其它中欧国家的高。克吕格尔活该倒霉，就因为他和一个女人睡了觉便让人给关押了起来。搞官方的巴伐利亚政治，这真是桩苦差事；其他人搞的是真正的、隐蔽的政治，他们才舒服呢。按最近的统计数字，多瑙河以南的野蛮行为犯罪率一直还比全国任何其它地方都高。我们的犯罪率相当惊人；这些数字非同寻常。我们生气勃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喔唷。他差一点没把这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速度表上指示出他的车速是九十公里。"睁开你的狗眼，妈的，混蛋！"他用这句全邦通用的骂人话回敬那位受了惊吓的骑车人。最好别去惹这帮家伙。骑自行车的人最愚蠢不过了。他微微一笑，因为他想到，在德国所有的城市中，慕尼黑的骑自行车人的比率最高。如果他不幸压了一个人，整个反对党报界便会喜出望外，大肆渲染。

那本新版《法制哲学》他要是随身带来就好了。他惯于在候

猎处读点书，对法制哲学问题他颇有兴趣。他熟谙他治和自治、合法性和道德心、有机理论和条约理论等错综复杂的问题。有时援引一段冷僻、有说服力带理论性的引文使议会诧异不已。他舍得花时间，去研究一些问题。这很有趣味。真快乐。“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他咧嘴一笑，迎着拂面微风喃喃自语，旋即踩足油门。理论来，理论去：他是立法者，按照那个著名的定理，他说一句话，作一个更正，整座整座图书馆就可以变成一堆废纸。

这个盖尔长着一张令人作呕的面孔。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人，这么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这么一个歇斯底里的自以为举足轻重的大忙人。他还要会一会这个托尼·里德勒。这么一个笨蛋。呀，法制哲学。一个广阔的领域。他，克伦克，行得既不正，也不歪。他的使命就是防止有害民众毒素渗入本邦。他正在做兽医所做的事：布置防治口蹄疫的措施。

风大了。一吃完饭，他就和他的猎手阿洛伊斯一道到克施文特纳茅舍去。他加大油门，摘下便帽，任凭阵阵清风吹拂脑门上稀疏的头发。驱车在他的邦里行驶，嘴里衔着烟斗，心满意足，食欲旺盛，神情专注。

12. 死 者 遗 书

第二天，检察官打出他的王牌，提议宣读已故少女安娜·伊丽莎白遗物中的某些文件。姑娘中毒死亡后，法院当局立刻没收了这些文件，所以除了法官以外，没有任何人读过它们。

法院的一位书记员宣读那些文件。都是些日记片断和没有

发出的信件。死者一向用很尖的笔尖和紫色墨水随意往纸片上写字，如今这些文件中她那潦草的字体变成了打字稿，以防万一嘛，免得书记员宣读时看不清。从这位法院书记员的嘴里，从一张留着徒劳追求时髦的小胡子的天真善良的嘴里，法官们、陪审员们、记者们、旁听者们，还有辩护律师盖尔博士以及克吕格尔本人，破题儿头一遭听到了从麻木的内心吐露的真言。虽然为了在公开宣读时不致当众出丑，法院书记员事先已读过一遍这些文件。不过，这里涉及到的内容毕竟是他不熟悉的，况且他虽然因受到普遍注目而感到自己举足轻重，但却也颇感拘谨，他微微出汗，读得断断续续，一再作低咳声，带着方言腔。当被告克吕格尔从这张嘴里并且在这样的场合第一次听到这些扣动他心弦的忧郁严肃的话语时，他心里着实不是滋味，难以让面部保持应有的平静。

检察官从大量材料中挑选出两则日记和一封开了个头的信。日记和信笔调沉闷，符合死者的绘画风格，都谈到了克吕格尔其人。鄙俗、详细而直截了当地描写了与他接触是怎样对笔者产生影响的。他的手指，他的嘴，他的肌肉。字里行间有一股压抑的火焰在燃烧，奇特地混杂着天主教观念的气息，大概来源于姑娘所受过的修道院式的教育吧，通篇文字充满了朦朦胧胧、时隐时现的性感。这是不寻常的话语，受禁锢的、动物性的呼喊。难以捉摸，有时在法院书记员的嘴里简直滑稽可笑。但是这些自白听起来仿佛并不令人觉得是在谈同行间的友好关系。

听众向着谈论得很多的被告的那一双手、他的嘴唇，向着克吕格尔这个人望去。当一位已故女人的这些私人札记在法庭上当着众人的面被直言不讳读给这个男子听的时候，一些人心

头涌起一种令人恶心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快又消退下去，因为人们期待着发生某种耸人听闻的事。一如观看一位在最后一个回合中气喘吁吁挨了对手的沉重打击而不知是否顶得住的拳击运动员，人们等待着在这些札记重压下的克吕格尔的覆灭。律师盖尔博士，一双蓝眼睛紧紧盯住了书记员的嘴，嘴唇抿得紧紧，他那绷紧的面颊上禁不住一再泛起红晕。他诅咒已故少女的这种带有朦胧诗意的表达方式，这给每一个对手提供了从她的话中拣取于自己有用的材料的机会。他清楚地觉察到了它对法庭、旁听者、新闻界产生的强烈影响。检察官所提供的，是一发重磅炮弹，不容否认。即使从对被告怀着好感的人的面部表情上，人们也看得出，愈读下去，人们对克吕格尔和已故少女关系暧昧的信念便愈坚定。

最后，检察官让书记员宣读已故少女的一封未写完并且未寄出的信。只要马丁不在身边，信中写道，她的整个身体便成了一团冒烟的火；说是她在雨中到处乱跑，她憋气。她的画没作完便撂下，她接连几个钟头站在他的住所和国家美术馆的前面。说是她知道，他对她的渴念不象她对他的那样狂热、那样驯服。只有当她在他身下欲火熄灭的时候，她才能喘过气来。说是每逢听见他上楼来，她便两腿发软。可是要过许多天他才来一次。她强迫自己工作，可是不行，忧伤和情欲掠走了她的全部思维能力。说是她坐着，疲惫不堪，口干手热，在这个世界上她一无所有，只有她那巨大、深深的纷乱和忧伤以及枢密官太太扯着嗓门要钱的声音。

这些就是法院书记员约翰·胡特米勒在司法大楼三号会议厅刑事陪审法庭上当着十分关切注视审讯进展的旁听者的面所宣读的内容。几位女士憨态可掬地半张着嘴，其他人屏息凝视，

仔细倾听，感到迷惑不解，一个女人竟然会给一个男人写这样的话。女人们向来喜欢盯住他看。但是他还从来没有象在六月五日这一天被这么多的女人细心察看过。

庭长哈特博士脸上挂出一丝富于哲理性的、略带忧伤的笑容。死者的这些信有典型意义，是一种文献资料。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这帮狡猾的家伙。他们没有志向，没有抱负。随心所欲。说出他们的内心活动，寡廉鲜耻，无拘无束。他们从中得到了什么？留下的是郁闷和忧伤，一个拧开的煤气开关和一幅刺激人的、猥亵的画。他谨慎周到地主持这一相当冗长的文件宣读活动，宽容大度地帮助书记员读了几句难懂的话，外面刮起微风时他让人打开一扇窗户驱赶暑气。

检察官津津有味地听宣读，向前伸出脑袋和长着稀疏汗毛的耳朵，以便一字不拉听个真切。他压住心头的喜悦，眼看这一招已经奏效。

陪审官席上，大家正在仔细倾听。旧家具商卡耶坦·莱希纳尔两眼呆滞无神，直勾勾望着书记员的嘴，捋着两鬓的胡须，极少、几乎只是机械地使用他那块方格手帕。他想到了他的女儿，安妮，想到了她和那个讨嫌的家伙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风流韵事。简直难以令人置信，这个丫头真是鬼迷心窍了。他一想到他的安妮的那张活泼、健康的面孔，便不能相信，她竟会做出这样不明事理的事来。另一方面，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和一个滑头来往，人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确实是学无止境。他颇感不舒服地移动着甲状腺肿的脖子上那颗长着一双水溶蓝眼睛的脑袋，鄙夷不屑地望着马丁·克吕格尔。中学教师法伊希廷格和邮递员科尔泰西，他们懵懵懂懂，总算听明白了，这里涉及某种肮脏的、乌七八糟的

东西，证明克吕格尔作了伪证。虽然宫廷供应商迪尔莫泽尔满脑子是他的手套商店的事情和孩子的病情，他却仔细地倾听并暗自思忖，围绕着克吕格尔和海德尔女士之间的这种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人们可以说出多少奇特的话来。假如两个人一起上床睡觉之前，先就要这样咬文嚼字一番，那么，要是他们遇到一项象手套生意这样严肃的事务，他们唠叨起来还会有个完吗。保险公司代理人冯·德尔迈尔听宣读文件听得很吃力。他那苍白的嘴唇四周漾出一丝讽刺的、猥琐的笑容，他轻蔑地眯缝着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傻乎乎，不时发出咯咯咯的笑声，叫律师盖尔看着心里直腻烦他。

而商务顾问保尔·黑斯赖特尔却从陪审员席上用黯暗的棕色眼睛望着克吕格尔。黑斯赖特尔脾气随和，他有时也发点牢骚，没错，但是他好说话，喜欢这个世界、喜欢周围的人和事物，尤其喜欢他的故乡慕尼黑。不过这也实在太不象话了。克吕格尔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但是用死人遗下的情书来麻烦一个男人，这不合适嘛。通常的冷漠、宽恕，那种惯有的捉摸不透的和蔼可亲的神情从保尔·黑斯赖特尔的脸上消失，他使劲地、不愉快地皱起眉头，深深吸了口气，以致他的邻座惊讶地抬起眼皮，以为他睡着后打起鼾来了。也许商务顾问黑斯赖特尔在想，现在办理离婚真是难如登天，在处于教会统治下的慕尼黑市更是难上加难。也许他在想，天天都会有男人要赌咒发誓地说，他们和这个或那个女人没有关系，譬如他本人就已经这样说过两回了。

但是法院书记员却在继续念已故少女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的长信，此信是十月十六日夜晚，在没有生火的画室里，用冻僵的手指，据称是“在心灵的键盘上”写成的。事隔很久以后，在异乎寻常的情况下，这封信才找到了收信人。

13. 一个来自坟墓的声音和许多只耳朵

各家报纸对已故少女的札记大肆渲染，宣读札记被说成是这件诉讼案的耸人听闻的转折。机警的记者迅速而雄辩地报道了一个死人怎样通过一位法院书记员的嘴向她的恋人作鬼气森然的爱情的表白，大大迟到了的爱情表白，在大白天，在无数证人的面前，简直是以坐牢威胁他；报道了这次宣读札记给在场的人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印象。日记和书信中的许多段落逐字逐句地被引证，一些段落印成了粗体字。

读这些报道的有慕尼黑市的男人们，胖墩墩的男人们，圆乎乎的脑袋，步态、动作和思想都迟缓，他们会心地一笑，深信不疑地用灰杯壶开怀畅饮烈性啤酒，拍女招待的大腿。读这些报道的有年老的妇女，她们断言说，她们那个时候是不可能发生这样寡廉鲜耻的事情的。还有年轻的姑娘，她们呼吸更困难，双膝更软弱无力了。读这些报道的，有从办公室和劳动场所下班回家的人，有柏林市的居民，他们乘坐公共汽车驶过夏夜里发热的沥青路或挤在地铁的长长的车厢里，抓住吊环带，非常疲倦，让已故少女那异常温良和不知羞耻的话引诱得浑身软绵绵，斜眼偷看女人们的胳臂、胸脯、颈项，按照当时的风俗女人的肉体是裸露得很多的。年轻小伙子们读报道，十四岁的，十五岁的；他们嫉妒这些信件的收信人，恼怒自己青春年少，激动地想象着有朝一日有人给他们写这样的信时将是什么滋味。

读这份报道的有文化部长弗劳赫尔博士。他蜷缩在他那低

矮、有霉味的寓所的旧长毛绒沙发上。这超出了他所预期的。他满意地哼了几段曲子，哼得小猎狗瓦尔德曼抬头直看他。读这篇报道的有巴尔塔萨·冯·奥斯特纳黑教授，那位曾被克吕格尔称作装饰师的有代表性的画家。他微微一笑，重新并且更努力地开始工作，虽然今晚他本来想歇手不干了，他认为克吕格尔此人所作的那个评价现在被彻底驳倒了。洛伦茨·马泰依博士也读这篇报道，巴伐利亚民众形象的杰出塑造者，他那张胖乎乎的、放纵的犬脸显得更加怏怏不乐，大学生时代留下的刀疤更红了。他从他那视力不好的小眼睛上摘下夹鼻眼镜，一遍又一遍地擦拭它，第二遍读报道，并非惬意地。大概他回忆起他作为年轻律师参加过的化装舞会了吧，大概回忆起了某个女摄影师，她的笔调与这些信件的女作者的很相似，如今已沉入他朦胧的记忆之中。可以肯定的是，他两腿叉开坐在写字台前，正在用马泰尔格式[①]，用巴伐利亚山里路旁常见的这种纪念碑的格式给这位已故女画家撰写一篇奸刁、下流的墓志铭。他向后一靠，浏览他写好的诗，看出，诗写得好。在克吕格尔的笔下，对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的画有一种精细的、神经质的分析；但是他的诗却粗犷，打谷棒般有力。他咧嘴一笑。这首诗会把克吕格尔的分析文章排挤掉，最终成为已故少女的墓志的。

当宫廷承办商迪尔莫泽尔太太读这封信时，她十分恼怒。原来是为了好让她的丈夫坐在那里听人朗读这种下流货色，她才不得不到特蕾西大街的分店里去而不是去照料她那两岁的宝贝儿子佩比。没有她的丈夫这就不行了，也许没有她的

---

① 马泰尔(Marterl)，刻有基督受难图像和铭文的在事故地点建立的死难者纪念碑。

丈夫整个巴伐利亚国就要垮台。她一边忧心忡忡地照看小佩比，一边不住地这么骂骂咧咧。这个臭小子，他不停地哭喊，最后她不顾医生的禁令满怀同情地喂了他一杯温和的牛奶加啤酒混合饮料，才算止住他的哭喊。

女出纳岑齐那张丰腴、漂亮的脸则相反，她在蒂罗尔酒店读这篇报道时，象有时在电影院里那样现出了沉思的表情，只有两分钟之久，她放手让她的助手蕾茜去照管客人。她很熟悉克吕格尔这个人，一位漂亮、诙谐的男子，他常常和她打情骂俏。人们把已故少女写给他的这种胡言乱语拿去发表了，这不合适嘛。都是些有伤风化的信件，这种信一般人不写的，但是一些词语给她留下了印象。外边正厅里常常坐着一位年轻人，一个叫本诺·莱希纳尔的人，旧家具商莱希纳尔的儿子，婚姻状况：未婚，职业：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电器装配工。但是他不会一锤子钉死在这家工厂的，他哪儿都干不长，他是个狂妄的、爱惹是生非的人。不奇怪，他整天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和这个滑头，和这个讨厌鬼在一起鬼混。连大牢他都已经坐过了，这个贝尼[①]，他当过囚犯，当然只不过是出于政治原因。但是大牢总归是大牢。尽管有这些明显的缺陷，他还是很中她的意，真叫人受不了，他居然还不太瞧得上她。她晋升为女侍者、女出纳已经三年了，她有一名女伙计做自已的帮手，这个蕾茜，她可以支使她干这干那。正厅和侧厅雅座，许多人都竞相谋求和她一道外出游玩。文雅的相好们。她才不傻呢。但是女出纳岑齐却把她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出游玩的夜晚保留给本诺·莱希纳尔。此人拿腔作势，人家请了他半天，他才答应和她一道度过一个晚

---

① 贝尼，本诺的爱称。

上，虽然他只不过是个低等旧家具商莱希纳尔的儿子罢了。这是一种磨难。但是他有比较高深的理解力，他乐于接受颠三倒四、荒诞不经的东西：也许她会有机会对他用一用这位已故少女书信中的一些词语。她干净齐整地把报上这篇报道剪下，将它存放在她那本题词册里，除了她的亲朋好友们题赠的警句外，这本题词册里还收有大量蒂罗尔酒店圈里最著名人士的名言和签名。

罗滕坎普伯爵也怀着厌恶和无可奈何的心情读了这篇报道，东南角山区宫殿里那位沉默寡言的老爷，他常常骑车到罗马，到梵蒂冈，还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会晤马克西米利安皇太子，多瑙河以南最富有的人，对居领导地位的教会党有巨大影响，不好抛头露面，怯生生地避开一切官方活动。马克西米利安皇太子本人读这篇报道。赖因德尔男爵，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的这位总经理，人称第五福音传教士的，也读它，此人因与鲁尔康采恩有联系而成为巴伐利亚工业界的领袖。他不很感兴趣地浏览这篇报道。一瞬间他想到，可以给《总汇报》主编挂个电话。他在《总汇报》拥有财政上的主权，他的一句话可以赋予这篇审讯报道以一种极其不同的色彩。他的一位工程师，某个叫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一个滑稽可笑的家伙，相当有才干，此人曾用其笨拙无礼的方式试图游说他出面为这个克吕格尔进行调解。也许赖因德尔男爵果真会进行调解的。但是他回想起，这个克吕格尔有一次曾在他背后称他为三分钱——美提契[1]。这位赖因德尔男爵，他不是个好记仇的人，不过肯定也不是一个三分钱——美提契。不是由于慷慨豪爽他才购买了《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的吗？这个克吕格尔这样做有点儿妄自尊大，不管

---

[1] 美提契(Medici)：意大利佛罗伦萨名门美提契的后裔。

怎么样，现在情况可能表明，这是不切合实际的。赖因德尔男爵第二遍读这篇报道，读得比较专心，他那张丰满的脸美滋滋地一扭动，他没打电话。

乐观主义作家普菲斯泰勒也读这篇报道，女管家阿格娜丝，美术馆拥有者诺沃德尼也读。还有，年轻的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对他英勇的父亲满怀热情，也读了。巴伐利亚邦五个秘密摄政者中最强有力者，比希勒博士却没读这篇报纸上的报道。因为他是瞎子。他懒散地坐在他那座下巴伐利亚旧田庄的宽大、低矮、通风差的房间里，许多代人建造、修补并一再扩建了这座田庄。他闲坐着，嘴里骂骂咧咧，胡子刮得不干不净，两只手青筋突出，呈青紫色。农业部的一位枢密顾问怯生生地尽力让他听明白自己说的话。他的秘书手拿报纸站着，准备读报给他听。这位身材矮矮胖胖的汉子没好气地吐出片言只语。秘书以为听见了克吕格尔的名字，便开始念那篇报道审讯过程的文章。比希勒博士站起来，秘书想搀扶他，但是比希勒博士气鼓鼓地把他推回去，独自摸索着穿过各个房间，农业部枢密顾问和秘书跟在他后面，尽力趋奉他。

14. 女证人克赖恩和她的记忆力

女证人约翰娜·克赖恩读这篇报道，半张着嘴，绷紧的脸上露出一嘴结实的牙齿。她皱着黑头发下宽大的额头，她违背那个年代的潮流，把这一头黑发挽成一个髻，掠向后脑勺。她迈着运动员般的矫健步伐，鼻子咻咻地喘着闷气，用她那只结实、粗毛孔的手上烦躁不安的指头打着榧子，在房间里来回走

动，这房间虽宽敞，但由于她情绪激动几乎显得太小了。后来她打电话，试了几次终于接通了盖尔博士的办事处，获悉了她预料中的情况：没法找到他。

她那张长着厚实嘴唇、果断的灰色眼睛的脸气呼呼地扭歪着，几乎使她变成个丑八怪。她厌恶地撇着嘴唇又浏览一遍这篇报道。这张报纸油墨未干，还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而且，撇开一切个人利害关系不谈，单就已故少女字里行间散发出的那股沉闷的气味就使她感到恶心。马丁不该和这个海德尔厮混的嘛。成了这样的信件的对象，这不令人倒胃口吗？

她对海德尔记忆犹新。她曾与马丁和海德尔一道在"弥涅耳瓦"，一家在拉丁区的舞厅，在一张桌旁闲坐，聚首一桌，用麦秆吸管吸着鸡尾酒，后来海德尔莫名其妙地忘情而陶醉地挽住了马丁的胳臂。有一次马丁问，她愿不愿意给这姑娘作笔相学分析；她的分析——当初她还没有把这当作专业工作来做——远近闻名，很受青睐。但是海德尔迅速，简直是不礼貌地拒绝了。也许主要是害怕吧。性格如水，变化无常，她解释道；情况不同，与每个人的关系不同，人的性格也就不同。说是她不想让自己形成某种定型的性格。

约翰娜在她那间大房间里，在漂亮的浅色墙壁，魁伟、实用的家具，整齐的书架之间，在她的笔相学分析仪器、大写字台、打字机之间来回踱步。她在镜子里交替看见明亮的伊萨尔河，绿地，大码头。不，她和那位已故少女，她们并不很合得来。这种半勉强的友谊——海德尔曾以她那种古怪的、令人压抑的方式用这一友谊把马丁紧紧抓住——使人厌恶，不会有好结果。她，约翰娜，本来应该警告马丁的。这一友谊无疑早已成了他的累赘，但是他准是一直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避开一切棘

手的事，他不愿争吵。这一定是他不肯和海德尔断绝关系的唯一原因。

现在去生这个气，这没什么意思。事情已经过去了。她现在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等待，等她找到律师再说。

她不是答应今晚分析这件妇女笔迹的吗？247号，对。她现在马上就干起来，半个小时后再试着给盖尔博士打个电话。她从桌上拿走报纸，把它齐整地和读过的报纸放到一起。找出247号字样，把它绷紧放进一台阅读架模样的小仪器，她作分析就用这台仪器。她遮住房间的窗，打开反射器，一行行的字顿时便几乎从纸上凸现出来。她开始按照她学过的那些聪明的办法去剖析笔迹。但是她知道，用这种方法她是做不出笔迹图来的。而且她也没作认真的尝试，去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不，当时她并不负有使马丁甩掉海德尔的义务。她不是婆婆妈妈老爱管人的女人。想根本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这压根儿就是胡闹。要和一个人结合，事先总得把一个人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嘛。但可惜的是，人们对马丁简直捉摸不透。他觉得含含糊糊的最舒服。一边还作出没有保留的举止。坦率得出奇，以致她觉得他随便对人讲机密的事情，这简直是有伤风化。但是人们可以象剥一个洋葱那样，一瓣一瓣把它剥开，而决不会碰上任何坚硬的东西。他优柔寡断。不管头绪多么纷乱，车到山前必有路。为什么他要呢？

她听见外面姨妈弗兰齐丝卡·阿梅茨里德的沉重脚步声，她和姨妈住在一起并由姨妈料理家务。姨妈一定又会克制不住自己，对审讯作出果断的评论，对克吕格尔发表明确的、精辟的意见。约翰娜平时对阿梅茨里德姨妈这种过份自信的举止并不见怪，她反而习惯拿这打趣她，态度友好，这对双方都是一种乐

趣。但是今天她却没这个情绪，不想和姨妈交流情感和意见。她毫不含糊地透过上锁的房门断然宣布，她要干活呢，姨妈听了只好面带愠色快快地离去。

她重新努力强迫自己专心致志作字体鉴定。她已经答应今晚作分析，她不愿意误了人家的期限。但是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他们旅行，他们你恩我爱都很快活。他无忧无虑，高兴得象个孩子，沉醉于种种新的感受，为舒适宜人的气候而欢呼，为每一家太简陋的饭店而生气。她想到饭店接待厅里的几个夜晚，他们坐在一起，从其他客人的脸上揣摩着他们的性格、职业、命运。马丁虚构出最生动、最有趣的履历，从一张张脸上的某个棱角窥探出种种细微末节；但是事实证明，他的解释往往基本上都是错的。真奇怪，一个对图画有如此深刻洞察力的人，心理学实际知识却实在少得可怜。

因为看他怎样苦苦思索钻研艺术品，看他怎样陶醉、沉迷、无保留地献身于艺术，这是一桩美妙的、令人愉快的事。她喜欢一幅画，这幅画感动了她。但是一个人，方才还举止幼稚乖张，一刹那就可以变得令人敬畏，一个人能为了艺术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奇迹一再引起了她的兴趣。

盖尔博士的意见肯定是对的，比较聪明的做法是，这几天里她别去见他。然而这不容易做到。她巴不得抚摸抚摸他丰满的面颊，揪揪他浓密的眉毛。她和这位自负、快乐、活泼开朗、酷爱艺术、傻里傻气的男子是连结在一起的。

她猛一颤站了起来，拉起百叶窗，把笔相分析放到一边。不能这么无所事事地观望坐等。她再次给盖尔博士拨了一个电话，这回拨到家里。接电话的是女管家阿格娜丝神经质的、沙哑

的声音。不，她不知道哪儿可以找到盖尔博士。不过既然克赖恩小姐打电话来了，那么她就请她稍稍照应一下盖尔博士先生。她这个女管家的话，他是不听的。简直拿他没有办法。他这么囫囵吞咽地吃饭。忙得什么也顾不过来。他不睡觉。他不修边幅，真是丢人现眼。他没有一个知己。说是如果小姐和他说说，至少他还会听一听。因为只要她阿格娜丝一开腔，他总是拿起案卷、报纸、一本书来读。

约翰娜·克赖恩不耐烦地、不很情愿地答应帮忙。大家都有求于她。可是现在，天晓得，她要为别的事操心，哪还顾得上盖尔博士的服饰。

但是迄今为止情况一直都是这样。要是她周围有什么事办糟了，人们莫名其妙总是不加思索地恰恰想到她，希望她会使事情重新走上正轨。就在父母离婚后她几乎还是个孩子便来回往返于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时候，情形便就是这样了。父亲，工作繁忙，性格孤僻，希望她料理好由于他生活不规则而相当难以维持的家务，一有什么不合适就大发雷霆。还没成年，她就得设法让新供应商提供新贷款，有不速之客来访，她就得根据父亲经济状况的不同，量入为出，招待好来访的客人。她住在母亲身边，那么她就有种种困难、麻烦的事要做；因为母亲喜欢和女友们喝咖啡闲聊天，自己一味地悲叹苦命，却把家务活儿全撂给女儿。后来，父亲去世后，她和再嫁的母亲彻底闹翻了，于是她周围的许多熟人便利用她心肠热，连鸡毛蒜皮的事也要找她帮忙出主意。

可是当人们真正需要她的时候，在克吕格尔案件上，她却束手无策，这使她怒不可遏。现在她清楚地知道，她没有早一点认认真真去关心马丁的事，这是一个错误。她的不经对方要求

不可干涉个人必要独立性的理论太迂了。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就象她和马丁那样，你分明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你就是应该对他承担责任嘛。

汗毛孔粗、指头短的手托着下巴，她坐在桌旁，想到了那个时刻的马丁，那时她曾最坚决地支持过他。譬如，他们去过那座生活节奏缓慢的小城市，去过那家和谐美观的旧美术馆，马丁企图为慕尼黑国家美术馆而掠夺那儿的藏画。他何等从容不迫、振振有词地愚弄了那些满腹狐疑的外省学者，用他的国家陈列馆里那几幅古老大油画他愿意脱手作诱饵，诓走了他们的最好的藏画。当后来经过长期谈判这宗手续繁复的交换终于确定下来的时候，马丁竟然还寻开心，大言不惭地要求那个城市的市行政机构适当庆祝一番他补足该市美术馆藏画所作的贡献并设宴招待他。她坐在那儿，下巴紧贴着手，长着扁平鼻子的结实脸庞耷拉着。她清楚地看见自己眼前浮现出马丁的脸庞，看见他怎样带着狡黠而又严肃的神情仔细倾听市长吃力地向他致祝酒词。

后来她一下子又和马丁到了蒂罗尔。车厢里我们身旁坐着那位拘泥死板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总是将鼻子贴着旅行指南，睁着近视眼伸头探脑四处张望，永远弄不清楚，自然美景在右边还是在左边。为了愉悦一起旅行的人，马丁不知疲倦、严肃认真地给予他反向的答复，沉着、机敏地消除了他的疑虑，使他相信，无足轻重的小山是著名的山峰，农舍是宫殿的断垣残壁。有一回火车穿过一座城市时甚至还把一个圣母柱说成是男人纪念碑。

这一切她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哦，她回忆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许多细节。对传统观念的尊敬，誓言的圣洁，对社会

的责任等等，但是她现在厌倦了这一切，她要依据她的良好的记忆力。她清清楚楚记得那个钟点，当初马丁来找她，是在两点。她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这是因为他们本来打算于次日到山里去游玩的。但是马丁坚持要去参加那次庆祝会。他们为此争论了起来。后来马丁突然来找她。叫醒了她。她看了看表，记住了精确的钟点，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对，就是这么回事，这样说听起来完全可信。如果说司机拉岑贝格尔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的记忆力很好的话，那么，她的理由也并非不充分。就这么着了。她就这么作证。宣誓。而且这件事要尽快去做。

她不知道，马丁是否和这位已故少女睡过觉。她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她从未和他谈过这件事，她对这不感兴趣。但是一个男人在海德尔的信和日记这样的证据的压力下忍受一夜以上，情况就可能会不妙，这一点她是知道的，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她要有所行动。要采取对策。用充分的材料来反驳。

她重新打电话，找到了盖尔博士。迅速地、毅然决然地告诉他，她再次仔细检查了自己的记忆力，她现在记忆很清楚。想作证。明天。尽快。盖尔博士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他不想在电话里发表什么意见，他一个小时后在家里见她。

一个小时。她步行吧。但是即使步行她也还有充裕的时间，不必急于动身。她找到那只存放信件的盒子，盒里有许多封信，写自许多个城市，许多种心情，许多种处境。马丁写得轻松裕如，无所顾忌，在那个忙忙碌碌的时代很少有人这样写信的。信都不一样。有几封就事论事，枯燥乏味，其余几封孩子般逗人乐，充满奇思妙想。还有就是对画、对他业务方面的长篇大论，毫无拘束，充满矛盾。

这些信就存放在这儿，稳妥而齐整。她要不要给他的信也

编一个索引呢？有一次马丁这样取笑她太注重条理。她拿出一张信纸，瞥了一眼那敏捷、柔软得出奇的大号字体。很快又将神色坚毅的灰眼睛扭开。把信纸放了回去。

在律师的那间并不舒适的房间里，盖尔博士用寥寥数语指出，她的良好的记忆力在这个国家里并非没有危险。人们大概只会控告她作伪证，不会去控告司机拉岑贝格尔的。约翰娜，鼻子上方起了三条皱纹，光洁的脸绷得紧紧，她问，为什么他偏要对她说这个。他是不是以为，这会给她留下印象？他干巴巴回答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她的证词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对她讲清楚。她，同样干巴巴地，感谢他的好意。离去了，面带着微笑。

面带着微笑，绕着道，她走回家去，穿过英国公园。哼哼着，没腔没调地，从嘴唇和牙齿之间，轻得几乎听不见，哼着一出旧式歌剧里的一支曲子，老是那同样的几个节拍。这座美丽、宽敞的公园笼罩在薄暮中，一片凉爽和宁静。许多对情侣在漫步。上了年纪的人，早早地吃罢晚饭，也在纳凉。他们坐在椅子上，闲谈，抽烟，安详地读着他们报上关于这位已故的游手好闲的女人对克吕格尔这主儿的爱情的详细报道。

15. 黑斯赖特尔先生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用晚餐

这天晚上，商务顾问保尔·黑斯赖特尔行驶在部长克伦克博士昨天行驶过的同一条马路上。他和他的女友卡塔琳娜·冯·拉多尔尼夫人一起坐在车里，因为他习惯在施塔恩贝格湖

畔她那座漂亮的卢伊波布龙庄园度过夏天的大部分时光。

黑斯赖特尔先生驾驶汽车。这就是那辆三个礼拜前他才得到的美国新车。驱车驶进这正在降临的夜幕，在宽阔的马路上，穿过这片并不茂密的森林，在这个可恼的审讯日之后，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车灯照亮马路和周围地区的小块地段，黑斯赖特尔先生用适度的速度行驶，享受着这习习凉风，享受着卡塔琳娜的亲近温和。他，慕尼黑市五个花花公子之一，玩的许多女人当中，她是最可爱的一个。他们没有结婚。女友的优越性，妻子的长处，卡塔琳娜兼而有之。

他们并排坐在一起，时断时续地随意闲谈着。话题自然是克吕格尔案件。是呀，黑斯赖特尔说道，在这桩诉讼案中当陪审员，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当法官呢，这实在叫人感到不自在。但是他此刻在卡塔琳娜面前却做出讲求现实政治、玩世不恭、傲慢自大的样子；可以想象，假如他逃避他的公民义务的话，某些有影响的人就从别处购进陶瓷制品了。此外，也不可否认，这个案件从整体上来说很有意思。譬如人们今天听到的这位已故少女的这些信。很是叫人倒胃口，毫无疑问；不可理解，一个男人怎么会愿意和一个如此潦倒、难相处的女孩子勾勾搭搭的呢。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无疑是令人感兴趣的。卡塔琳娜究竟为什么从来不出席旁听呢？冯·巴尔塔萨太太来过，赖因德尔男爵的妹妹、女演员克莱勒·霍尔茨来过。

他驾驶汽车，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地驾驶着这辆轻声、好摆弄的汽车。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他们已经通过了施塔恩贝格居民居住区。许多人在湖畔，然而夜深人静，四周一片寂静，他开车穿过阔叶树林，湖面上有一艘灯光明亮的轮船。

不，卡塔琳娜不想去旁听。他身旁响起她那响亮的声音，这

声音充满那种一再使他恼怒的自信和懒散。卡塔琳娜不喜欢政治。那些自革命以来一直和这打交道的先生们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迫害克吕格尔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有股变酸了的牛奶的味道。以为通过这一愚蠢的政策人家就会陷入多么尴尬的境地，这也是令人不愉快的。男人们总是不得不向法官们和记者们起誓，交代他们和哪几个女人睡过觉，这种事与别人毫不相干，对国家、政府无关紧要嘛。

这位美丽、丰满的妇人用低沉、平静的语声在朦胧暮色中侃侃而谈。黑斯赖特尔先生从一旁打量她。不，她没有笑。也许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上头去：现在总算已经死去的冯·拉多尔尼先生当初提出离婚诉状时他曾宣誓说，他与她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没有片刻的迟疑，没有丝毫的顾忌，他便起誓作了这个证言。在她与阿尔布雷希特亲王有过多年的友谊之后，冯·拉多尔尼先生娶了卡塔琳娜，当时他不是很随和，对他通过此举所获得的在宫廷中的受人尊敬的地位很满意吗？假如他突然翻脸，吵吵闹闹，提出离婚诉讼，那么，黑斯赖特尔先生起来保护他那位美丽而可爱的女友，使其免遭这类无礼行为的伤害，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现在冯·拉多尔尼先生死了，卡塔琳娜继承了他的可观的财产，多亏了她当初坚决反对离婚。她用死者的钱重建了阿尔布雷希特在分手时过户给她的那座衰败的卢伊波布龙田庄。凭着田庄的收入和她从王室财产管理处领取的养老金，她可以过贵妇人的生活。她的田庄管理得非常好，是个社交界的中心，她受到宫廷，尤其是王位继承人、前王太子马克西米利安的青睐，她和黑斯赖特尔的友情似乎有坚实的基础，她周游各地，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她对克吕格尔案所表示的看法，是清楚的，明智的，符合她的身份和性格。黑斯赖特

尔先生为什么摆脱不了这个分明已经了结了的题目呢？他当然不会如此不策略，把当时的离婚事件以及他自己的誓言和克吕格尔案件相提并论。不过他至少有点这个意思了。强调说，只有对克吕格尔这样一个脱离生活实际的无用的人才会罗织这种罪名。说是否认和女人有两性关系的情人誓言纯粹是一种形式，一般都这样发誓，每个法官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好象你分明希望某人倒霉，嘴上却说祝他安好，没有人会认真对待这样的誓言的。但是人们总不可以象克吕格尔那样直截了当把把柄授予检察官嘛。因为婚姻其实是必须受到国家保护的。由于她沉默不语，过一会儿他便说，他对社会事务知之甚少。但是他却认为家庭是国家的细胞，所以他相信，婚姻就象宗教，是取消不了的。但是婚姻当然只对大众有约束力，对个别有教养的人则没有约束力。

黑斯赖特尔先生很少如此详细地谈论社会和道德问题。卡塔琳娜从一旁打量他。每逢他抱有特别强烈的慕尼黑人态度，他总习惯将全国流行的由脑门分向两鬓式的头发留得长一点。出门旅行或是在别的场合自称世界主义者的时候，他便剪短这部连鬓胡。今天，如同近来一贯的那样，他这部连鬓胡从丰满的面颊深深往下延伸：他这是怎么啦？她沉默片刻。决定把他的长篇大论看作是一种暂时的情绪不佳，用她那平静的声音最后总结说，人们剥夺了克吕格尔今年夏天到山里或海边去的权利，而譬如她和黑斯赖特尔先生现在却正沿着施塔恩贝格湖行驶，她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位身材高大结实的女士现出不甚同意的神色，理了理遮光帽下露出来的几绺紫铜色头发；漂亮的脸上，嘴唇健润，鼻子丰满，一对棕色眼睛静静地望着窗外掠过的夜色。

湖上船里有人在唱歌。黑斯赖特尔先生懊悔地离开了一个他的女友似乎不感兴趣的题目，断言说，水显然可以激励人们去从事审美活动。他在澡盆里也往往禁不住会感到内心有一种想唱歌的强烈欲望。

最后一段行程中，他们没说话。黑斯赖特尔先生通常承认他的女友在他们两人中是更聪明、更讲求实际、更有知识的一个。但是今天他却在心里觉得自己比她强。有一回他曾开玩笑，让人，让女笔相学家约翰娜·克赖恩去分析她的笔迹。怀着某种内疚似的心情；借助第三者去探听一个和你亲近的人的秘密，这不很正派，他觉得这是一种轻率行为。可是后来他却满意了；因为分析中客气的措辞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情况：卡塔琳娜虽然实际上相当聪明，但是没有浪漫精神，对精神冒险没有任何兴致。这个分析是对的。她不理解，从根本上来说她甚至反对他的这种爱好：窥探生命奥秘，不管外表生活多么平静、悠闲也要保持自己的超脱。他比她多了这一份好奇心，这使他内心充满了男性的骄傲。卡塔琳娜会惊奇得目瞪口呆的，假如她知道他偷偷买了那幅画的话。通过这次买画，他机敏而勇敢地逃脱了自己和世人的责备，证明自己没有偏见，是欧洲人。他清楚地想象出她惊讶的样子。嘿，你就等着瞧吧！他一边徐缓地开着车送他的女友穿行在这夜色之中，一边微露笑容地这样想道。

当他们到达卢伊波布龙时，正好普福恩德勒先生在，他的别墅在这儿附近，所以有时在傍晚来作客。冯·拉多尔尼夫人乐意见到这位有事业心的男子。先当过饭店堂倌、后来当过饭店店主的阿洛伊斯·普福恩德勒先生，战争期间给军队供应肉。因此尽管有严格的限量配给规定，他照样能给光顾他的高级饭

店的顾客端上可口、精美的菜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愿意出高价品尝那珍馐美味。于是，普福恩德勒先生很快便发了起来。他投资兴办娱乐工业，内地的，还有边远地区的许多家大瓦利埃特[1]和卡巴莱[2]他都有股份，是南德无可争议的头号娱乐工业家。他本来是可以牢牢占有他的权力的，假如他不是顽固地坚持偏要在他的家乡慕尼黑市经营大型娱乐场所，赋予这块地方的这些娱乐场所以开明色彩的话。他拥有慕尼黑最大、最高级的杂耍剧院，一家经营有方的歌舞场，两家高档饭店；他想在今年夏天兴建一座大型湖滨浴场。他这样机敏的生意人，当然知道，在乡下人聚居的慕尼黑这块土地上，发展这样的事业，实在是步履维艰。因为如果说这座城市战前曾被认为是德国的第一疗养和旅游圣地的话，那么，新巴伐利亚政权的小市民式的行政措施却把外地人撵出了这座城市。但是普福恩德勒先生自以为，作为主要由农民居住的地区中唯一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慕尼黑的使命就是要显出不同于四周的巴伐利亚地区的特色来。乡下人到慕尼黑，恰巧是来寻找城市里的娱乐，寻找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反的东西的。所以他拿定主意，定要振兴他家乡的游乐工业。这大概也是因为，他对装饰点缀、戏剧舞台有一种深沉的直觉，在某些时候，巴伐利亚高原上人们心中会一再激越起这种直觉来。他在孩提时代怀着激动的心情经历过的慕尼黑民间节日，市中心草地上那一年一度的年市，鼓乐喧天的民间狂欢活动，瓦格纳节，射手节，壮观的男人节游行，德意志剧院里的狂欢节舞会，大啤酒厂大厅里兴高采烈的啤酒节，这热闹、绚丽的整个情景牢牢扎根在他的脑海中。他想自己来举

---

[1] 演出杂耍、音乐、舞蹈等混合节目的剧院。

[2] 小型歌舞场或有歌舞表演的餐馆。

办这样的表演活动，用现代技术的手段来加强这些活动的效果，使喧哗的更喧哗，使陶醉的更陶醉，使光采的更光采。他以农民的坚韧不拔，把从德国其它地区游乐业中挣得的钱一再投入到这一再失败的慕尼黑实验之中。

冯·拉多尔尼夫人把白皙的大手伸给普福恩德勒先生，以一种她不常有的热情欢迎他。她早年的经历昏暗不明，对此她缄口不谈。不过，至少她喜欢和他谈论瓦利埃特和卡巴莱事业的各种问题，有令人赞叹的各种专业术语方面的知识，谨慎地参加了普福恩德勒先生的几项事业的投资。

在对着湖水的美丽的阳台上吃晚饭的期间，她兴趣盎然地和这位胖墩墩的男子闲谈。她那有点粗重而洪亮的嗓音和普福恩德勒那爽朗、浑厚的嗓音混合在一起。这个肥胖的男人，肤色苍白，隆起的脑袋上长着一对机灵的小鼠眼，他对克吕格尔案件的态度并不保守。他说，人们掀开一位有名望的艺术史家的床单嗅来嗅去，这种迂腐的乡巴佬式的方式当然有损于这座城市的声誉，政府的蠢驴般的做法反正已经使所有外省人以及算得上重要的知识分子都怀着厌恶的心情离开了这座城市。得有一个人出来，对掌权的蠢货们猛喝一声。一个经济界的人。说是他已经看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如果此人愿意的话，是会在慕尼黑搞出点名堂来的，冯·赖因德尔先生。说可是很遗憾，此人暗地里站在普鲁士人一边，因为他和鲁尔康采恩有联系，尽管他侈谈联邦主义，他却觉得一切巴伐利亚的东西都一钱不值。赖因德尔的名字一出现，黑斯赖特尔的脸色顿时便阴沉起来。这个赖因德尔一直在悄悄地刺痛着他，在财力和工业界的重要性方面，在社会地位、追求享乐方面都比他强。

他模模糊糊想到他的陶瓷工厂，想到现时人们在那儿的艺

术科里又是主要只生产皮埃罗[①]和科伦宾娜[②]群像了。路德维希·黑斯赖特尔父子股份有限公司南德陶瓷厂本来生产日用品，主要是餐具。大部分多瑙河以南的巴伐利亚人用他们生产的碗、碟、盆用餐，朝他们生产的产品里排泄。一种廉价的深蓝色图案特别受人欢迎：龙胆和薄雪草。黑斯赖特尔先生的父亲就已经在陶瓷工厂下附设了一个艺术科。但是这个科从来没起什么重要作用。一次向市场投放艺术性有柄啤酒杯的大规模的尝试遭到了惨败。最近则相反，这个艺术科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德国货币大大的贬值，一美元已经值六十五马克了。德国劳动力便宜，企业家们便可以和外商做有利可图的生意。黑斯赖特尔的工厂及时作了调整；在国外，主要是艺术科的产品受欢迎，巨大的蛤蟆菌，长胡子侏儒之类，它们大量涌向世界。这些产品很不合黑斯赖特尔先生的口味，可是他有什么办法？要他把生意让给别人吗？

普福恩德勒先生看出，黑斯赖特尔先生不欢迎赖因德尔这个话题，便脸上始终还带着忧虑地问，卡塔琳娜是否储备了足够的1911年酿造的福斯脱酒；必要时他还可以让给她五十瓶。后来他便讲述他在加米施兴建新的大型娱乐场“粉盒”的计划。去年他就已经开始大兴土木，兴建这个冬季疗养地。说是今年加米施—帕滕基兴将真正成为德国冬天最豪华的地方。还说是在国外，主要是在美国，他也已经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

卡塔琳娜兴奋地询问他计划兴建的那座游乐场游乐项目的细节。哟，普福恩德勒先生，真是个很能干的人，他已经开出了

① 皮埃罗(Pierrot)：法国哑剧中搽白脸的男丑角。

② 科伦宾娜(Kolombinen)：意大利假面喜剧中活泼愉快的农村姑娘或女仆的形象。

一张他将聘用的艺术家的相当详尽的名单。他寄最大的期望于一位迄今在德国还不出名的俄国舞女，她叫英萨洛娃，他故弄玄虚，对她大肆宣扬。冯·拉多尔尼夫人用行家的口吻详细地论述普福恩德勒所列举的各个艺术家的艺术水准。她独自哼唱着一位卡巴莱明星的一个最精彩的唱段。普福恩德勒先生怀着专门家的兴趣，提出指摘，说明，这位明星的演唱中哪段没有效果，哪段很精彩。他请卡塔琳娜再唱一遍。这位丰满、漂亮的妇人大大方方又唱了一遍。她用低沉而宏亮的声音唱这支甜蜜猥亵的诙谐歌曲，不自然地扭动她那强健的肢体，做出通常的那些逗人乐的姿态，做出舞蹈般的抽搐。普福恩德勒先生的眼里勃然燃起热情的火焰。他专心致志；他生气勃勃地说，这首歌正是通过她的丰满的身躯才获得了特殊的魅力。他们为几个细节激烈争论。对着一张唱片作比较。黑斯赖特尔先生在一旁默默听着。他注视着临湖阳台围墙上那两只大花瓶。这儿，在他女友的卢伊波布龙庄园上，屋里和花园里到处都有他的陶瓷工厂的产品，一部分是巨大的人像，一部分是装饰摆设用的小人像。真奇怪，在他们长期的共同生活期间，冯·拉多尔尼夫人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海洋街他自己的寓所里一件他自己工厂的产品也没有。

冯·拉多尔尼夫人在表演卡巴莱时显然在内心觉得很愉快，虽然身材高大健壮如她这样，又演又唱的显得有点奇特。当一位女仆来撤去餐桌上的食具时，她并不中止自己的演唱，而是现出一副满心欢喜的样子，致使女仆竟放慢了手头的活儿，光顾听演唱了。

平时喜欢在湖边阳台上这样用晚餐的黑斯赖特尔先生，今天觉得心里不痛快。半月当空，湖水平静，和风习习，穿过树林，

送来一股强烈的草地和森林的清香。烧大马哈鱼鱼肉鲜嫩，葡萄酒清香凉爽，卡塔琳娜雍容华贵、诱人地坐在他身边，普福恩德勒先生是个有经验的人，善于把慕尼黑市和世态人情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在别的夜晚，这位好社交、好久住一地享受生活乐趣的先生处于这样的境地，便会觉得内心平静而满足，讲一些繁琐、粗俗、不无背景的笑话，他那愉快、纷乱的优雅神态中透出一股宁静而欢乐之气。今天，在他开头讲过了一些话之后，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当普福恩德勒先生终于离去时，他其实是很高兴的。

一段时间内，寂静的夜晚中一直能听到他的汽车的声音。这当儿，黑斯赖特尔先生和卡塔琳娜还一直在一起坐着。黑斯赖特尔先生悠然自得地抽着烟说，象普福恩德勒这样的人挺美气的，忙于工作，有所作为。他，黑斯赖特尔，在干什么呢？每隔十四天他到没有他照常一样运转的工厂里去一次，去看人们在那儿生产几百年来一成不变的拙劣产品。他那收藏慕尼黑古董的工作，别人也照样可以很好地继续做下去。冯·拉多尔尼夫人默默望着这个情绪激动的男子，望着他那一双有力摆动着的手，望着他那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传统的连鬓胡。然后她上紧留声机的发条，放了两张她最喜欢听的唱片。她也问过他，他是否还要一瓶葡萄酒。他谢绝了，他的雪茄已抽完，他不舒服地喘着气。他们还在一起坐了一会儿，默默无言。冯·拉多尔尼夫人心里在想，两个人在一起度过太多的时光，这并不明智。不久她将去萨尔茨堡。那儿接近贝希特斯加登，临近巴伐利亚东南边陲，她的宫廷社交界的老相识现在都住在那儿。她也很想再次见到王储；他很喜欢她从容不迫的举止，她则很敬重他。

第二天，当她下楼去吃早饭时，黑斯赖特尔已经在湖里洗过

澡，驱车进城审理案件去了。他经过奥德翁斯广场时，看见将帅堂里竖起了大脚手架；他回想起自己曾读到过要在那儿建立新暴行像的消息。便决定尽快让人打几个陶瓷图样，让一位年轻的、还不知名的雕塑家制成模型，它们虽然没有希望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可以表明他有艺术眼光。尤其是一组“斗牛”图，画面上的斗牛士们滑稽可笑，痴傻疯癫，面目特别可憎。

16．一间卧室受到嗅探

女证人约翰娜·克赖恩出生在慕尼黑，二十四岁，巴伐利亚人，信仰新教，未婚。她作证时，竭力绷紧着她的浅褐色的脸。她丝毫也不想掩饰她内心的强烈激动。黑色睫毛下她那一双灰眼睛露出气愤的目光，她愤怒地蹙着她那宽大的额头。

克吕格尔怀着矛盾的心情看着她走到前面来。终于有一个理智的人来干预这桩中世纪般骇人听闻的诉讼案了，这自然是件好事。但是想到由于自己的过错致使这位姑娘在全国遭人蜚语，心中便觉得颇不是滋味。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成千上万条油腻腻的舌头傻乎乎地在她身上舔来舔去。即使摆脱了隔代遗传的骑士观念，也还是拒绝一个人作出这样的牺牲，显得更体面些。他也是已经这样做了的。不过今天，在众目睽睽下，他觉得，他本来是可以做得更果断些的。

他很久没见过她了。现在看到她激动而自信，身穿剪裁合身的乳白色连衣裙，宽大的额头上方披着一头秀美、浓密的黑发，踏着坚定、有力的步子朝前走来，他心头顿时涌起一股爱慕之意和信心。他觉得，她就是健全、理智的化身，她出庭作证，是

为了把他从一种愚昧的、小市民的狂热性桎梏中解救出来。

这位怒气冲冲的女子向法官们面前走去时，许多在场的男子都有类似这样的感觉。衣着入时的黑斯赖特尔先生微微张开着丰润脸面上的小嘴，略显憨态，一双不再显得迷茫的大眼睛盯住她。噢，这个约翰娜·克赖恩，有一回他曾让她分析过卡塔琳娜的笔迹，这个约翰娜原来是克吕格尔的相好。一个蛮讨人喜欢的女人；当初为分析笔迹的事和她打交道时，她就很中他的意。今天她也中他的意。他想起了海德尔的信，他掂了掂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姑娘和约翰娜·克赖恩姑娘的份量。他不理解克吕格尔，觉得他愚蠢，不文雅，令人反感。律师盖尔博士薄薄的脸皮上白一阵红一阵，一双急迫、明亮的眼睛凝视着他的女证人。他对她的这一着没有十分的把握，因为他看到她情绪激动；可是另一方面，他恰恰又期望她的不加掩饰的愤怒会对陪审员们产生影响。记者席上人们神情紧张。盖尔博士提议讯问这位女证人时的那种干脆、得意的神态预示着诉讼会有一个有趣的转折，要尽可能从这个证词中榨出新闻来。绘画者努力绘画，力图将这个女人的独特的面貌，将她那宽大的前额、扁平而有生气的鼻子、强健的嘴、整个儿怒气冲冲的神态尽量逼真地勾勒出来。一个专业的怀疑论者发布消息。说是据说这位身材匀称的女士靠作笔迹分析为生。但是叫她作这种分析的几乎全是男人，而那些男人花钱所买的是否恰恰就是她的知识，这是值得怀疑的。

这位未曾预料到的女证人使检察官感到很尴尬。这个头脑清醒、一脸怒气的女人看上去似乎不会受到巴伐利亚官方意识左右，而且似乎也不会被聪明的问题弄糊涂，转而接受他在责任问题上的观点。显然单凭她是个相貌好看的女人这一点，她还

没张口说话，便就已经为自己赢得了普遍的同情。再说，不容否认，辩护人盖尔博士选择这个时机在心理上是很恰当的。

审判长、地方法院院长哈特博士现出焦虑不安的神色，在这桩诉讼案过程中这是头一回。他擤了好几次鼻涕，使得陪审员莱希纳尔也不由得频频掏摸他那块方格手帕。他摘下那顶扁平便帽，擦秃顶上的汗了。而从前，不管天气多炎热，他还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这个女证人的突如其来的出现，使迄今一直顺利进行的审讯出现曲折，给虚荣心重的法官提供了一个在艰难形势下展现自己才干的机会：对被告的辩护不许受到限止，然而这不应该危及对被告的判决。

证人克赖恩作证说：被告克吕格尔博士是她的男友。有人问：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时，辩护人当即提议询问证人时公众回避。但是由于审判长看出这是一个用广大听众威吓令人不愉快的女证人的机会，所以提议被拒绝了。约翰娜·克赖恩不得不公开作证。她是否愿意作证，说明她和被告有男女关系呢？愿意。那么她对克吕格尔博士参加维登迈尔大街庆祝会的那个夜晚发生的事知道些什么情况呢？那天夜里，克吕格尔博士找她去了。陪审官们的脑袋象是被人用绳子拉了一下，都猛一抖动向女证人凑近过去；连邮递员科尔泰西那张肥胖、木无表情的脸上也现出了紧张情绪，中学教师法伊希廷格那两片四周长着毛茸茸黑络腮胡子的柔软嘴唇撮成一个圆形，做出一副令检察官厌烦的惊诧神态。检察官对证人克赖恩的证词引起的明显轰动感到不安，他继续问，她是否记得精确的时间，那天夜里克吕格尔博士什么时候去找她的。四周一片短促的、可听得见的、紧张的呼气声。是的，约翰娜·克赖恩清清楚楚地回答说，她记得。是两点。

热烘烘、挤满人的法庭上一片寂静。她怎么会，检察官用有点沙哑的嗓音问道，这么精确地知道这个钟点的呢。于是，证人克赖恩便以很肯定的口吻，既不干巴也不噜苏地叙述计划去山里郊游的故事。马丁怎样不愿意一起去，他们怎样争论，后来可是他又怎样显然懊悔地离开庆祝会，半夜来到她的住所，把她唤醒。她醒来时自然先看了一眼钟点；后来他们自然也还长时间地商谈了郊游问题；因为如果一个人在两点被人唤醒，末了又必须在四点半起床，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克吕格尔仔细倾听，他自己都几乎快要相信她所说的话了。证人克赖恩最后结束她的解释说，现在她对未曾一起去参加那个庆祝会深表遗憾；因为要是她去了，整个这桩诉讼案也就搞不起来了。这个说法以与本案无关为由遭到哈特博士的断然拒绝。

根据检察官的要求，人们去寻找司机拉岑贝格尔，以便让他来和约翰娜·克赖恩对质。在这期间，法庭继续严厉地、长时间地询问她。首先她被问到，被告是否也在2月23日至24日的那个夜晚和她有过男女关系。盖尔博士再次提议公众回避。他的提议再次遭到拒绝。约翰娜脸色阴沉、苍白，用不加掩饰的方言，清楚明白地声明，是的，在这个夜晚马丁也和她睡觉了。每个字，每个微小的动作都坚定有力，明白无误，她内心对她的同胞们充满了极大的愤怒。中学教师法伊希廷格简直有些害怕她那一双野性、果断的灰眼睛。法官继续问她，她是否一人独居，被告又是怎样到她家里，而不被人看见的。她回答说，她和她的姨妈弗兰齐丝卡·阿梅茨里德一起住，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习惯按时、早早的就上床睡觉。她约翰娜的房间远离姨妈，不会受到打扰的。克吕格尔博士有一把钥匙，毫不费力就悄声地来到她身边了。轻率浮躁的陪审员冯·德尔迈尔已经停止露齿

冷笑，他故意行家似地点头，表示衷心同意。检察官则打定主意，要稍许查一查这个不正派的姨妈太太是否有拉皮条行为。

证人克赖恩，他继续审问，是否知道，克吕格尔博士也和别的女人有关系。是的，这，她知道；那都是些泛泛之交，她并不因此而见怪他。这个说法给人印象不佳，检察官一再断言说，这真是奇怪。但是她认为，约翰娜继续说，马丁决不可能是直接从另一个女人的卧室到她这儿来。检察官"哼"了一声。别人也连"哼"带"哦"的。这决不可能，约翰娜坚定、激动地说。审判长请她克制自己的情绪。《柏林图片报》的记者画了一幅生动的速写，记录下了她将宽大、匀称的脑袋愤然扭向检察官那颗粗陋脑袋的这一瞬间；每逢她看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整个脑袋跟着一起扭动。她靠什么过活呢？检察官问。她有一点财产，她作笔相学分析也有收入。再说，她不明白，这与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哈特博士第三次温和而坚定地告诫她要收敛，要恪守本份。

她是否从克吕格尔博士那儿拿到过钱呢，检察官拖腔带调继续问。克吕格尔博士一直眉头紧锁、脸色阴沉地注意倾听最后这几个问题，这时，他沉不住气了。图片报记者们贪婪地攫取这个瞬间的镜头；可是这一回实际上只有莱比锡《图片报》的记者成功地把克吕格尔这个人画下来了，画下了他怒气冲冲挥舞着拳头，将凶悍的下巴挺向检察官、用浓眉毛下那一对隆起的灰眼睛盯住他的那副激动的模样。检察官以嘲笑和忍耐顶住这位狂怒的人的进攻；他根本不要求审判长加以保护，直到最后，克吕格尔博士反正已经精疲力竭时，审判长终于用和善的口气制止他。那么，检察官继续问，脸上毫无表情，仿佛克吕格尔这个人这方面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那么克赖恩小姐是否就

没有从被告那儿得到过什么礼物，现金和一切值钱的东西？得到过，证人回答说，鲜花，好多回，有一回一篮食品，有一回一副手套，也有书。宫廷供应商迪尔莫泽尔颇有兴致地打量约翰娜那只结实的儿童手；行宣誓礼时他不无厌恶地发现，她不需要脱手套，因为她没带手套就来了；现在他对克吕格尔和约翰娜·克赖恩都琢磨不透了。至于说到值钱的东西，克吕格尔揶揄地解释说，那么，如果他没有搞错的话，那篮食品价值十八马克；不过也许值二十二马克呢。由于货币不断贬值，他记不得确切的数字了。审判长自己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微笑，责备听众哄然大笑。不是有一回由于要骗术对约翰娜·克赖恩提起过诉讼的吗？没有，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诉讼。辩护人提供专家鉴定，证明证人的笔相学分析具有科学价值。这些鉴定被视为微不足道而遭到拒绝。哈特博士暗自为检察官愚鲁的策略而生气，这一突然袭击显然把他搞得语无伦次了。证人显然已经重新赢得了甚至是那些开始时被她那大胆的行为惹恼了的人的好感，现在受到了普遍欢迎。而且，她怀着越来越激动的情绪，讲着一口巴伐利亚方言；听她的话，看她的整个举止，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她是外来户、是个不正派的女人的。

被告是否曾把有关他与别的女人的关系的详细情况告诉过她呢？检察官问，他顽固坚持这条错误的道路。没有，她既没有询问过他，他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她只是一般知道一些有关这类关系的情况。那么，对于已故少女的信她是否有什么要说的，说得确切一些，在克吕格尔博士的情爱习惯方面她是否有经验？听到这里，听众不满地嘟哝起来。浮躁的冯·德尔迈尔先生肉麻地洛洛格笑出声来，但是盖尔博士却用憎恨的目光狠狠瞥了他一眼，使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几乎大受惊吓，竟戛然停止了笑

声。

可是现在陪审员黑斯赖特尔却气喘吁吁，伸出手臂一挥站了起来。他打从心底里喜欢这个勇敢的巴伐利亚姑娘；他觉得这样纠缠她是有失体面的。"一旦胸中升起勇气"，他想起了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一首名噪一时的诗，心里却不十分清楚，他该把这些话同自己呢，还是同这位姑娘联系在一起。不管怎样，如今他威严地站在那儿并用平常所没有的坚定口吻说，如果他认为这是个多余的问题的话，那么，他相信他这话代表了所有陪审员的意见。陪审员，旧家具商卡耶坦·莱希纳尔点点头，点头动作虽迟缓，却显示出坚定的赞同态度。他一开始就不同意这样对待这位女证人克赖恩。这不象话。他想起他已故的妻子，她做姑娘时名叫罗莎·胡贝尔，曾当过出纳员，原则上他认为，人们不应该象这儿这位检察官这样粗暴地对待女人。他想起他的女儿安妮，这个可怜的孩子，谁知道有朝一日她会不会陷入与这位女证人约翰娜·克赖恩相似的境地。他尤其想到了他的儿子，贝尼，他们把他当作囚犯囚禁起来了，所以此时此刻他并不很同意巴伐利亚的司法。审判长用客气的责备口吻说，对是否允许提问作出决定，这是法庭的事。证人克赖恩说，她不太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检察官说，不明白那就算了。

司机和约翰娜·克赖恩之间进行对质时，弗兰茨·克萨韦尔·拉岑贝格尔态度相当粗暴。人们再次不厌其烦地询问他，日期上，钟点上是否可能有差错。不，不可能有差错。司机拉岑贝格尔在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半夜二点开车把克吕格尔博士送到卡塔琳娜大街94号寓所，克吕格尔博士和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姑娘一道走进了那儿那幢寓所。但是他也在施泰因多夫街女证人约翰娜·克赖因的床上睡过，而且也是在二点。

对质过程中，司机突然改变态度，变得和蔼可亲起来了。说是小姐准是搞错了。女士们的记忆力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罢了。他给人的印象不坏。但是约翰娜·克赖恩的执著和发自内心的愤怒无疑也给陪审员和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审判长、虚荣心重的哈特法官不无慌乱地结束审讯，脸上第一次对诉讼结果现出了一丝愁绪。

17．来自134号囚室的一封信

弗兰齐丝卡·阿梅茨里德太太从报纸上获悉约翰娜·克赖恩的证词。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电话铃不断地响，为什么一批批的人来访，他们肯定并非都是要作笔相学分析。

阿梅茨里德太太打发走来访者，终于关断了电话和门铃。去找约翰娜。粗短、结实的两条大腿上架着个肥壮、挺直的身躯，她就象一台攻防器，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不明智的外甥女走去。男人般的大脑门上，一头剪得颇短的乌发中只有不多几绺已失去了光泽，她忽闪着头发下面那一对清澈、明亮的眼睛，一副作好了战斗准备的神态。她猜想，约翰娜是不会接待她的。

可是约翰娜却让她进去了。她望着壮实、坚毅的姨妈，等着她说话，一点也没有失礼。姨妈不谈风纪道德，而是用充分的理由说明，首先约翰娜的证词几乎丝毫改变不了克吕格尔这个人的命运，其次在慕尼黑市目前这种气氛下，约翰娜一下把她自己的生计彻底毁了。约翰娜对这一番详细论证不予理睬，而是简短地问，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那么按照姨妈的意见，下一步该采取什么具体措施。结果如同往常一样，阿梅茨里德太太虽

然对已发生的事情有明确的、很坚定的看法，但是对以后怎么办却只有很含糊的、一般性的建议。最后约翰娜说，如果姨妈觉得由于她住在寓所里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的话，那么，她什么时候要她走，请只管对她说好了。对此毫无准备的姨妈，勉强保持着原来的坚定态度，回答道，说一句话解释解释情况总是可以的吧。约翰娜气得两眼发黑，突然用浓重的方言大声说，可是现在她需要安静，请姨妈费神给她弄点吃的来。姨妈阿梅莰里德回答说，她将把茶和烤面包片给约翰娜送进来，说完便快然离去。

她留下了一摞报纸和来信。约翰娜遭到下流辱骂。许多人写道，她的证词丝毫也不证明克吕格尔无罪。因为怎见得一个象克吕格尔博士这样的花花公子就不会在短短几分钟内从一个唾手可得的女人身边跑到另一个女人身边去呢？她看到过她的各种姿势的画像。除了唯一的一幅以外，全部画像看起来都很不真，以致她暗暗问自己，她是不是真的做出过这副装腔作势的样子。几份报纸为她辩护，但是却用了那些万事通们的那种不受人欢迎的友善方式。多数人嘲笑她的笔相学，字里行间，也可以隐约读到那种认为她的笔相学只不过是勾引男人的借口的怀疑论调，而另一些人则为她所从事的职业活动辩护，但口吻却那样傲慢，俨然以恩人自居，致使这些友好的评语比恶意的攻击还令人感到难堪。好几封来信威胁说，他们要给她点颜色看看。这些信里充满了猥亵的、郊区居民的、有时很形象的骂人话，这些骂人话连约翰娜也并不全都懂，虽然她也和河对岸各区的居民打交道。

一股新的、巨大的怒火从她心头升起，她的脸顿时变得煞白。她猛一挥手，把一大堆信札和报纸推到地上，在这堆由文

字组成的污物上来回踩踏。采取行动！猛击一拳！朝这帮流氓中的一个的脸上揍去！但是这一阵发作延续的时间不长。她持一种极不自然的姿势站在房间里，咬住上嘴唇，敏锐地思考着。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在马丁·克吕格尔就这么糊里糊涂被她的执拗狭隘的同胞们逮住之后，再把他解救出来，势必是件极为困难的事。

她松弛绷紧的身躯，坐下，机械地把手伸进面前那一堆杂乱的信札之中。看到一只信封上的笔迹，她感到十分诧异。这封信是马丁·克吕格尔写来的。

自那次审问以后她未曾去看望过克吕格尔。他有点儿好动感情，她可不喜欢这样。去了的话，他很可能会说出一些感情洋溢的话来的。现在倒好，他写信来了。她愣愣地望着那信封，颇有点恼火。没有什么好写的嘛。鼻子上方显出了三道皱纹，气呼呼的，她把信撕开。

这不是他的本意，克吕格尔写道。说是如她所知道的那样，他绝不会做出骑士般的豪侠姿态来。但是他决不希望，现在，在他显然并且将在长时间内遭到厄运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把自己的命运和她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说是他请求她，让他自己去照管自己，让巴伐利亚的司法部门去处置他。他解除对她的约束。

约翰娜抿紧嘴唇。他这封信来得倒正是时候。解除约束。她才不要听这种蠢话呢。简直婆婆妈妈至极。这拘留待审把他搞得潦倒不堪了。

她手里拿着这封信。突然，一半是受本能驱使吧，她把信紧张地放进一台她作笔相学分析用的斜面书桌般的小仪器里。开始按照她学习过的那种机智、冷静的方法解剖笔迹。她以此游戏

自己、游戏克吕格尔；因为这些方法对她来说仅仅是使她进入那种陶醉状态的手段而已，只有凭借这种陶醉状态她才能生动解释一个人的笔迹。有时她接连几个小时愣愣地坐在这张小斜面书桌前，而不得其要领；有时一个人的笔迹拒不发出任何信息，她只好一无所获地将其退还本人；有时一个字样却又对她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以致她不得不用她那客观而内行的方法筑起一道保护墙。她觉得自己认识模糊，她想把事情搞清楚，但是对于她来说，认识几乎总是和痛苦结合在一起。当另一个人的性格开始从笔迹中显示出来，有了具体轮廓、和她混杂在一起时，这便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交织着羞愧与兴奋的感觉。起先，她出于爱好作分析，以期与快乐相伴。那时，只要看到一张张沉思的、惊愕的脸，她便感到莫大的愉快。后来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她才把这一陌生的、令人恐惧的才能转换成现金。现在她冷漠了。她对分析很认真。她不说任何言不由衷的话；但是她隐瞒了许多她看到的东西。她也常常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常常躲避不受欢迎的认识。

她坐在窗户遮盖住的房间里，神情紧张地凝视那台仪器。在强烈的灯光下，马丁的笔迹几乎带有立体感地扑入她的眼帘。还没有，但是快了，现在写字人的画像马上就会显现出来，象冲洗底片一样准确无误。她已经感觉到那种紧张和兴奋，感觉到那轻快的四肢，干巴的嘴，全部感官的缝隙，感觉到认识将要来临的那种征兆。于是，她一下子蹿到窗户边上。拉开窗帘，阳光入室。她熄灭仪器的灯，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这个男人陷入困境，这个男人身陷囹圄。就是这个男人，她和他去过山里，到过海上。就是这个男人，那座外省小城的市长向他祝酒时，他向她直眨眼。就是这个男人，她和他一起睡觉，他在枕边

对她细声叙说既孩子气又很有分量的、傻气的、善良的、贤明的悄悄话。

她从仪器里把信拿出来。马丁·克吕格尔也许是一个坏人，或许也是一个好人。反正他是她的朋友。她不愿意刺探他的情况。她清楚地感觉到，她为什么卷入到这个案子中来。她不愿意用明智的理由进行自我辩解。如果她对付不了这种笨拙的无赖行径，那真是活见鬼了。慢慢地，从容不迫地，她把克吕格尔的，她的朋友的这封愚蠢的来信撕成碎片。

又看见了那堆报纸和信件。她想保持理智，但是她抑制不住心头的无名怒火，把她的宽脸盘扯得更宽。如果说她的同胞们倔强的话，那么，她将加倍的倔强。要是律师盖尔博士看见她现在这副模样坐在那里，目光执拗而愤怒，他会开始怀疑，这两个巴伐利亚人当中最后谁会取得胜利，是司法部长呢，还是这个高个儿姑娘。

18. 赦免申请

司法部长奥托·克伦克面前放着两份赦免申请，社会各界对怎样裁决这两份申请普遍感到兴趣。

在巴伐利亚铁路网的一个主要路段上，一列特快列车出轨了，死十九人，伤三十一人。事故原因还没查清。一些人把这归因于缺乏安全措施，声称这一路段的路基对沉重的新机车不适用。因为当初在国有铁路中央管理部门和巴伐利亚地区行政部门之间曾产生过纠纷，所以对于巴伐利亚的地方分离主义者们来说，这一事故来得很不是时候。裁定是不是有人破坏，在民

法上也有重要意义。如果是有人破坏，那么管理部门就不承担赔偿的义务；否则的话，受伤者和死者家属就可以提出高额赔偿要求。铁路当局矢口否认有任何责任，并声言，事故是由于人为破坏造成的，铁轨松动的样式和类似的特征表明了这一点。

当地方警察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小伙子的时候，情况就很明显了。可以证实，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此人曾在这一路段的附近游荡过。这个小伙子二十九岁，名字叫普罗科普·沃迪奇卡，按国籍是捷克人，因犯有粗暴的违法行为在自己的祖国曾多次被判过刑。现在，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作为无业游民在巴伐利亚到处流浪，以吃土豆、野果为生，有时在街头酒店里奏乐跳舞挣几个钱；因为这个粗笨的小伙子，虽然长着一张阳光灿烂、春风拂面时，也显不出血色来的苍白的、汗津津的脸，却竟然是个狂热的乐师和舞蹈家，酒店里的女招待和司机们都很喜欢听他奏乐。他曾发表过一些不正经的、布尔什维克式的言论，说什么他要给那帮大亨们一点颜色看，他要干出某种可以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的事来，说是他们会在报上读到这种新闻的。可以肯定的是，出事前一个小时还有人在出事地点附近见到过他；他也占有可疑的撬杠、棍棒，它们适宜于将铁轨和枕木松动到可以导致列车出轨的程度。事故发生后他极匆忙地离开了出事地点，这也是很可疑的。

不管怎么说，受理此案的巴伐利亚法院根据这些物证确信他有罪并判处他十年徒刑。巴伐利亚管理处在那些嫉妒成性的北德尽找岔子的人面前理直气壮了，他们摆脱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义务，不必为此解囊了。

可是如今这位波希米亚的流浪汉却找到了一个热心的辩护人，当然是个盖尔博士圈子里的人，某个名叫勒文毛尔的律师，

是他在替罪犯沃迪奇卡和巴伐利亚的司法部门扭打。据他在法庭上以及后来在反对派报刊上的陈述，使他对此人的罪责产生怀疑的，主要是心理方面的理由。也就是说，起先这个胖小伙子以为，人们是因为某些别的犯法行为才逮捕他的。后来，当人们控告他制造铁路凶杀案时，他简直莫名其妙，象是听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笑话那样笑得前仰后合。他看上去确实不象一个狂热分子，会为了情绪的缘故而不惜危及自己的生命，再说他从这样一桩罪行中能图个啥呀？后来当人们坚持把他与列车出轨联系在一起时，他也曾运用过这样的合乎理性的论据；使他费解的是，人们怎么会看中了他的。事故发生前后他曾在出事地点附近游荡，这确实纯系偶然。诚然，他发出过一般性的威胁，但是他这样处境的人谁不这样干呢？他那张聪敏的胖脸显出阴险的神色，然而也显得懒散，不象一个为一个原则而犯罪的人的脸。他孜孜不倦，力图把情况解释清楚，相信他的充足的论据不久便可开脱他的罪责。在此期间，他偶然在一张报纸上读到，行政当局对是罪犯破坏，而不是玩忽职守导致了那起事故具有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当即以一种令辩护人勒文毛尔感到震惊的狂热性放弃了为自己辩护的一切尝试。如果全国六百万人，这位懒汉向律师解释说，都对把他打成罪犯有兴趣，那么，他还没有愚蠢到硬是要单枪匹马去对这六百万人作战。从此他便满足于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和蔼中透出奸刁的态度去戏弄巴伐利亚的司法。但是被告的这一态度恰好使律师坚信，流浪汉沃迪奇卡对这起铁路事故没有责任。他没有在法庭上使这个意见获得赞同，此后，他便机智而顽强地在新闻界继续为他的当事人而斗争，而且不带挑衅色彩，就这样，律师勒文毛尔的一份详尽而鞭辟入里的要求赦免监犯普罗科普·沃迪奇卡的申请书便放在了

克伦克博士的面前。克伦克是一个好商量的急性子人，但是一涉及到个人的或者他的巴伐利亚邦的利益便心地狭窄。对普罗科普·沃迪奇卡作出的这一法律上有效的判决充分地维护这些利益，更何况这个沃迪奇卡不要勒文毛尔提出复审嘛。是的，按部长的整个性格来看，他准会喜欢这个狂妄、懒散、聪敏的小伙子的，所以辩护人满心希望他的赦免申请会被批准。

在这件事上，威信问题并不怎么使他担心。反对党报刊当然会乘赦免之机大做文章，会说什么所以人们并没有觉得很安全了，这场铁路灾难的原因仍然还没有搞清楚。但是这是胡扯，空洞的叫喊。事情完了，了结了，随着那个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沃迪奇卡这种人本身无关紧要。赦免的唯一实际后果可能是，赞成赦免的、老谋深算的主管秘书对赦免申请评论说，将来将由捷克斯洛伐克代替巴伐利亚去照管将被塞到那儿去的流浪汉沃迪奇卡。

部长克伦克读着这份案卷，突然走神了。一下子看见了分明与沃迪奇卡案件毫不相干的律师盖尔博士厚镜片后面那一对敏锐的蓝眼睛，他的一双瘦削的、神经质的手。盖尔这条狗，他在审讯快结束时让这个约翰娜·克赖恩出来作证，这一着他干得很漂亮嘛。他之所以欣赏盖尔这一手，恰恰是因为他大可不必因此而为审讯结果担忧。

部长强制自己重读案卷。"赦免可能会有的唯一实际后果"这个盖尔是个相当令人讨厌的家伙。"如果考虑到，毕竟只有一个间接证据。"弗劳赫尔如果处在他的地位会拒绝这份申请的。和那个勒文毛尔还合得来。这个盖尔，他读到赦免的消息时，会撇他那张薄嘴的。克伦克用红笔一挥将几个大字赫然横穿过申请书的最后一页打字纸："不准。克。"

现在盖尔不会撇他的嘴了。

电话铃响了。无关紧要的事。部长一边对电话机里说着简短、空洞的答话，一边在回忆普罗科普·沃迪奇卡的那张脸。那是一张苍白、肥胖、长着一对狡黠的小眼睛的面孔。其实并非不讨人喜欢。此人将继续坐牢，编织草席，狡黠的小眼睛怔怔地望着各个角落，但是他会心平气和地服刑的，此人还不致愚蠢到企图越狱逃跑吧。

电话里的话讲完了，部长把听筒放回叉簧上。这个囚犯沃迪奇卡，从本质上说委实并非不讨人喜欢，与那个薄皮、眨眼、十分讨厌的盖尔相比，他讨人喜欢多了。克伦克部长用红笔一挥涂掉了“不准”这个批示，把它涂得辨认不出来。他用更大的字体刚劲有力地在旁边写上：“同意。克。”

下一份申请涉及锅炉工安东·霍尔瑙尔。这个锅炉工受雇于卡普栖教团酿酒厂，这是家给慕尼黑带来世界声誉的老字号大酿酒厂中的一家。平时他每天工作八小时，星期天十二小时。他烧锅炉，戴着眼镜观察水位，观察蒸汽压力，添煤。就这么站着。平时八小时，星期天十二小时。他一天摇两次操纵杆。每摇一次，130 度热的蒸汽便跑进一个管道，然后进入一个污水沟，冲刷掉一切会污损锅炉的杂质。除掉锅炉的污泥，通常都采用这个方法。

一个星期天，当锅炉工象往常一样摇动操纵杆时，他听见了一声惨叫。人们冲进来：“关上！关上！”锅炉工霍尔瑙尔截断蒸汽，跑到院子里。人们从污水沟里拖出来一个工人。此人要去清理沟口；他下去几米后，一股灼热的汽流便向他扑来。他死在锅炉工的眼前，留下了妻子和四个孩子。

法庭上，专家们对锅炉工的责任问题展开了争论。这套设

备合乎规章吗？锅炉工安东·霍尔瑙尔法律上有义务留意污水沟里是否有人在干活吗？他知道，他放出去的蒸汽流到哪儿去的吗？他有义务知道这个情况吗？出了这个事故的卡普栖教团啤酒厂享有世界声誉，它生产的啤酒行销全世界。无可指责地经营管理企业，避免任何不可饶恕的玩忽职守行为，这不仅是经理处的事情，而且也是整个巴伐利亚经济界的事情。当法庭裁定，事故责任在于某个个人，不在于一家历史悠久、名闻遐迩，清付百分之三十九股息的企业时，全国都满意了。此外，除了按规定应付的抚恤金以外，经理处还自愿额外支付一笔2380马克的退休金给这位烫伤致死的工人的家属。有罪的锅炉工霍尔瑙尔被判处6个月的徒刑。

他露出呆滞、抑郁的目光，茫然不解、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判决。因为许多年来他一直在这家啤酒厂工作，一直是每天播两回这个操纵杆。他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妻子，两个身体虚弱的孩子。现在放在这儿的便是这份赦免申请。

啤酒厂的经理们和几个主要股东经常出入于那家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绅士俱乐部——克伦克也习惯有时在那儿度过晚上的时光。整个案子比普罗科普·沃迪奇卡案件更具有个人色彩。如果锅炉工霍尔瑙尔是无罪的，那么受人尊敬的、认真负责的社会贤达、枢密顾问冯·贝廷格和丁哈德尔便是有罪的。赖因德尔自然也有罪。对此克伦克倒是正求之不得。此人虽然只是卡普栖教团啤酒厂董事会的董事，但却是工厂的主宰，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给一个确实令人同情的小伙子减免九个月的徒刑，而且还可以给赖因德尔来一下，这真是何乐而不为呢。但是话又说回来，此事关系到一家老字号企业，关系到最重要的巴伐利亚工业，关系到普遍的巴伐利亚的利益。这可不是闹着玩

儿的，克伦克不敢轻举妄动。

司法部长就在有点机械地，用又大又清晰的字体写上“不准。克。”的当儿，便已经心神不定，已经琢磨起他今晚要在广播里作的报告来了。他并非不喜欢听自己讲话。他的低沉、和蔼的声音娓娓动听，这个他知道。他宣讲的报告题目是“现代司法之理想”。现在，在克吕格尔诉讼案快结束的时候，在他掌权约一年之后，他打算利用一种真正大众化的司法之理想去反对被曲解了的僵硬、规范、绝对的罗马法之理想。

19. 一篇辩护辞和一个空中的声音

一篇辩护词必须着眼于影响陪审员的心情。向平民法官们的理性发出呼吁，尤其是在巴伐利亚高原上，这并不是很聪明的做法：他们那模糊的艺术观人们倒是必须考虑到的。辩护律师盖尔博士本来很想展开严密的逻辑思维，十分精确地揭示，证明被告有罪的论据如何不足，证明被告无罪的论据如何充足。但是他知道，一般来说，民众，尤其是巴伐利亚高原上的民众，很难有自己的判断力。他回忆起陪审员法伊希廷格、科尔泰西、莱希纳尔的面孔，下定决心，要保持镇定，不将他对整个制度的厌恶声张出去。讲些可以打动这些民众心坎的没棱没角的话。如果说不仅议员而且还有男子汉盖尔都受内心驱使要大声疾呼向全世界倾诉他对巴伐利亚司法现状的羞愧、厌恶和愤怒的话，那么，辩护律师盖尔的职责却是拯救他的当事人，仅此而已。聪明的做法是，隐藏他那颗炽热的心，与陪审员沟通感情。

他松弛紧张的神经，他可以松一口气了。他已经拟好辩护

词的详细提纲。女管家阿格娜丝辛辛苦苦刚收拾过，他的办公室便又显出一副凌乱不堪的样子。纸张、书籍四处乱放。他没把鞋脱在卧室里，却脱在这间房间里了，现在它们就带着污泥放在房间中央。他脱下的上衣扔在椅背上。一小包巧克力放在案卷下面，暖气片上放着一只仅剩半杯凉茶的茶杯，香烟灰到处都是。

他躺在无靠背矮沙发上；两只神经质的手交叉放在脑袋下面，他凝视着天花板。他为什么为克吕格尔这个人辩护呢？他看上克吕格尔的什么了？为个别人辩护，这值得吗？他没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了？这个克吕格尔是何许人士，他竟为他费尽心思，绞尽脑汁，企图用喜剧手段去影响愚笨的陪审员？他使劲眨眨眼，机械地点燃了一根香烟，猛吸了几口，仰卧着。

他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里究竟要干什么？百姓们却还寄希望于那些肮脏的非逻辑的东西，浑浑噩噩觉得很自在。上帝给了他们一颗麻木的心，这可是这颗行星上的一大好处哩。他曾经见过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一个悲观的丑角，他用忧伤的假逻辑死死纠缠住一些蠢笨的问题。譬如当被问到，他为什么戴一副没有镜片的眼镜，他回答说，这总比什么也不戴强。人们向他解释说，改善视力靠镜片，不是靠眼镜架。那么人们为什么戴架子呢？他反问道。为了持住镜片，人们回答他说。瞧你，他满意地说，他不是说了嘛，这总比什么也不戴强嘛。他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喜剧演员，名声远远越出这座城市：他却使他盖尔反感。可是全体民众却就象这个戴空眼镜架的人。光有司法的空架子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即使这个架子割得人皮肤痛也罢，司法的实际含义他们不愿意要。他为这帮人含辛茹苦。为什么？如果有关的人待在油泥污浊中觉得很舒服的话，为

什么要去洗干净这台司法机器呢？他需要法律的纯洁，需要透明度，这是一种远远超出理智和逻辑的、不正常的、狂热的需要。他分明知道整个这台机器有欠缺，却仍希望它至少会极其精确地运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会为此而感谢他的。他就象一个家庭主妇，人家就待在不通风有霉味的屋里才觉得舒服呢，可这位主妇却硬要清扫这所屋子。他和阿格娜丝，和他的女管家一模一样。因为有他们的克伦克在掌管有地方风格的司法部门，这些人觉得舒服多了。

他躺在沙发榻上，极度疲倦，竭力抑制他那桀骜不驯的神经，累得精疲力竭。他静下心来完成他的《巴伐利亚不公正史》，这岂不更明智？《政治，法律，历史》这本书，他是想也不敢再去想的了。

他仰卧着，香烟已经熄灭。他闭着眼睛，但是他太疲倦了，没摘下眼镜；厚镜片下的眼皮红乎乎，青筋暴满。他艰难地呼吸着，脸颊虽然红通通，但是那层薄皮在稀疏的茸毛下却显得憔悴；因为他胡子没刮干净。

他就这样躺了一会儿，尽力什么事也不去想。但是他那特别活跃的思绪却不断搜索出新事物来：写一出古老印度戏里公正的法官的诗，那位为大众所喜爱的喜剧演员的推论，克吕格尔一篇文章中关于佛兰芒艺术和西班牙艺术之间关系的论述，他的陪审员们的面孔。其中也有陪审员冯·德尔迈尔的脸。是的，保险公司代理人冯·德尔迈尔的那张轻浮、苍白、尖头脸违背他的意志又一次首先在这个疲倦的人的脑海中浮现。那是一张鼠脸、尖溜溜的，一口呆木的小牙齿。此人那尖声、无聊的笑也有点象老鼠叫。这个家伙整个儿就是一只啃咬食物、传染疾病的老鼠。在这后面，从他的肩头上，还有另一张更苍白的

脸在张望。律师喘了一口气，听上去象是一咕噜强压下去了一声痛苦的呻吟。他猛一下跳了起来。照这样子他是得不到休息的。他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用呆滞的目光望着他的杂乱无章的工作间。天色还不晚，他也许可以对他这篇辩护词的某个段落作进一步的推敲。但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为确保明天有充沛的精力，不管时光多早，现在就上床睡觉。他半机械地戴上收音机耳机，他还想听几段音乐。但是他的脸绷紧了，他的眼睛闪出敏锐、愤怒、工于计算的光。他听见了克伦克部长的低沉、温和、讥讽的声音。“人不可能达到绝对境界。我们的理想必须是，按大众化的意义去变更那些只有接触人才会有生气的标准。”

律师和邦议会议员西格贝特·盖尔博士又慢慢地摘下耳机，异常小心地把收音机放回原处。他的额头上有污渍。他用手背抹掉汗，看去不再神情疲倦。他从许多纸堆中翻出那一摞厚厚的手稿，那蓝色的公文夹上写着《不公正史》。这部手稿跟随着他，从事务所到寓所，从寓所到事务所。他翻阅，聚神，划线，书写。女管家阿格娜丝迈着大步悄悄走进房间。她以神经质、嘶哑的声音尖声尖气说，他又没有吃晚饭，他明天要劳累一天，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该吃饭了。他抬起头，视而不见地瞥了她一眼。低头又写。她大声叫喊起来，他不中止写作。末了，她终于走了出去。两个小时后他还坐着，还在写。

第二天作总结发言时，辩护律师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的双手没有颤动，他的两颊绷得很紧，没有突然泛出红晕来。他的响亮的嗓音虽不悦耳，但是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讲得并不太快。他看见那一张张聆听他讲话的面孔。他要把犀利的目光集中在陪审员莱希纳尔那张神情疲惫的脸上，很少眨

一眨眼，看旧家具商莱希纳尔频繁或是很少摆弄他那块方格子手帕，律师便知道，他该把航船驶向何处。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不过，一位精明内行如辩护律师勒文毛尔这样的旁观者却发现，盖尔博士思路混乱了两次。一次，他不必要地谈论起时代的众多诱惑，这时代不守纪律，它轻浮、空虚、麻木，一味追求享受；后来又煞费苦心回过头来作了个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论断，说什么马丁·克吕格尔虽然也受到这股追求享受风的感染，但是在他身上这股享受风大部分已经转化为艺术。勒文毛尔没有发现的是，盖尔博士准备乘势作这番道德说教的时候，他的目光离开了旧家具商莱希纳尔的脸，停留在保险公司代理人冯·德尔迈尔那颗脸色苍白、头发金黄的芬兰人脑袋上，因为他也讥讽、厌烦、傻乎乎地不把目光从律师的那张慷慨陈词的嘴上移开。后来勒文毛尔又觉察到，这位同行偏离本题谈论起一般性的问题来了，毫无疑问，这些话本来没预备要讲；论述法律中的伦理学，而且富于热情，可是这些论述更适合在议会里作，不适宜讲给陪审员们听。而且又是恰逢司法部长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大厅里的时候。

盖尔博士两次都不久就又收住了。连对手们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位著名律师的辩护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是雄辩的。

20. 几个无赖和一位男士

克吕格尔被判决后的第二天，约翰娜·克赖恩便穿过伊萨

尔河边的草地，行走在去盖尔博士家的路上。杏黄色紧身裙下，两条腿强健，按当时的审美观略嫌胖了些。她穿的短裙，正符合那个年代流行的时装式样。她有时间，缓步行走着，沙子在她的矮鞋跟下嚓嚓作响。清风习习，城市沐浴在高原上灿烂、强烈的阳光下，显得风光旖旎，约翰娜爱这座城市。她欣赏着沿路的景色，不无惊诧地发现，她现在已经不生气了。她嗅着初夏的芬芳，昂首阔步穿过浅绿的草地，下面河水汹涌奔流，她从容而无畏。

旁边小路上过来四个小伙子，他们正在大声闲谈。其中的一个穿一件灰绿布风雨茄克。他们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仔细打量这位高个儿姑娘，有一个人挥动着一根细木棍。后来他们超过她，多次往四下张望，有意显示快活地哈哈大笑，吵吵闹闹地坐在一张长凳上。约翰娜·克赖恩想折回，拐到一条小路上。但是现在那四个人盯视着她，显然是在等着看她会有什么动作。约翰娜继续朝前走，从他们身旁走过，并没有加快步伐。"她还挺自在的嘛，"那个穿风雨茄克的说。拿棍子的那个盯住她，大声吹口哨。他们在她背后立刻站起来，紧紧跟着她。两个小孩向她迎面走来，此外路上便不见人影。她迈着均匀缓慢的步子朝前走去，宽阔的额头上现在出现了三条愤怒的皱纹。她大概还有三分钟的路，然后便是一条横马路，大概这条路也不会整整三分钟空无一人的吧。她背后的那四个人说着不堪入耳的脏话，声音之大，她不可能漏听。他们显然只等她回答一声，然后便可大吵大闹。啊，但是她会采取明智态度，她不会去搭理他们的。反正只要有人来，她就可以摆脱这帮无赖的。此刻，前面已经有人出现，看来似乎是个衣着讲究的男人。她直愣愣望着前面，望着阳光下在她面前横跨河上的那座窄桥，望着桥远

处那一片烟雾。那位男士向她迎面走来，身影渐渐变大，那四个紧紧跟随在她身后，几乎就要踩着她的脚了。现在，那个向她迎面走来的男人加快了脚步，他已经有所察觉。

"小姐，今天您这么早就要找个男人过夜啦？从我们当中找一个怎么样？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干它两回，甚至三回、四回。至少看我们一眼您总是可以的吧。难道要我们向您拿出证据来，证明我们作了一次伪证了？"

她继续保持均匀缓慢的步伐。可是现在，那位男士近在眼前，她便开始加快步伐，对，她几乎是摇摆着衣裙向他迎面跑了过去。这是一位身材瘦削的男士，穿一身质地精良的浅色西服，长着一颗轮廓鲜明的、沙色头发的脑袋。"出什么事了？"男士用响亮、有点嘶哑的嗓音问。"你们要这位女士干什么？"约翰娜·克赖恩紧挨他身边站着，向他伸出一只手，仿佛想拉住他似的，半张开着嘴，现在她这副模样，与其说是面有愠色，还不如说是心有余悸。"怎么，一个卖淫的娼妓，我们看一眼总还可以的吧，"一个人说。这话听起来口气有点软，象是作解释，有点儿找台阶下的味道，几乎透着温和。但是这位男士此时已经屈身一拳向他击去。只不过他想制服对方的这一招没奏效。这位男士似乎学过柔道，但不精通。总之，他当即摔倒在地上，那四个人对他大打出手。"这事与您有什么相干？"他们大喊大叫。"您莫非是给这位女士拉皮条的吧？"一个人喊道。

这时，后面路上出现了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前面也有人走来。金发男士躺在地上，没吭声没动弹。约翰娜·克赖恩失声大叫，扯开嗓门大声呼叫。前面的人闻声加快了步伐；后面的那对夫妇站住脚，估计是害怕卷入一场殴斗，扭头走了。

那四个打量了一下躺在地上的那位。他一动不动地躺着，

一身污垢，狼狈不堪，一丝丝的血在手上和脸上流淌。但是他小声呼吸着，闭着眼睛。“现在他够受的了，这个蠢货，这个呆子，”一个人说，心里颇不踏实。“小姐，您本来也用不着马上就这么大喊大叫的嘛，”穿风雨茄克的说；“这些婆娘动不动就没命地呼叫。”“没有人要动您一根毫毛，”第三个人说。但是第四个人却一边挥舞着细木棍，一边快活地、作最后了结似地说：“哟，小姐，请别见怪。”说罢，这四人便有秩序而迅速地向那对夫妇离去的方向撤退，这恰好是在另一个方向的人到来之前。

约翰娜·克赖恩跪在躺卧在地的人的身旁，沙子扎入她的膝盖。前面的人已经走近过来，一下子来了一大批人：一个正直的无产者，一对中产阶级恋人，一个背书包的少女，两个小伙子，象是大学生，一个散步的老太太，一瘸一拐地拄着一根手杖。

金发男士眨巴着眼睛。“他们走了吗？”他小心翼翼地问。随后，有点吃力地，用他那嘶哑的高嗓门对约翰娜：“您会把身上弄脏的。”

“您动弹得了吗？”人们一个劲儿问他。“要不要找个医生来？救护车？警察？到底出什么事了？”男士撑起上半身，呻吟、咕哝了几声，在众人搀扶下站了起来。“谢谢，我想，我什么也不需要，”他说。

“瞧他们把他打成这样，”拄手杖老妇怒声说，“瞧这套漂亮的西装。”——“对，要是有一把刷子就好了，”金发男士说，他边说边徒劳地试图用自己的手帕拭去血迹。约翰娜把她的手帕给他。但是“女士手帕不适用于这个，”他一本正经地说。他站在一圈圈观者的中间，摇摇晃晃，脸上、手上血迹斑斑，这似乎并没使他感到难堪。“我的确什么也不需要，女士们先生们，”他

终于说道。"前面桥头那儿就停放着小汽车。五分钟就可以走到那儿，我没问题。即便到了那儿，我也只要水和一把刷子，别的什么也不需要。"

"把一个人打成这样，"拄手杖的老妇又说了一遍。热烈地交换了一番意见后，金发男士便朝桥的方向走去。他很自然地就挽住了约翰娜的胳臂。周围的人情绪有些低落，他们还没有了解到详细情况，事情似乎就已经了结了。但是由于他们猜想这位先生和女士是一对，所以便爽快地让金发男士和约翰娜走了。"我觉得她有点面熟，"一个大学生说。"她不是一个电影演员吧？"背书包的少女若有所思地说。"他故意碰撞他了。"一个人用权威的口吻说。"谁碰撞谁了？"人们异口同声问，于是那个权威人士便详尽地叙述事情的细节。"你们瞧，他们把他打成什么样了，"愤怒的拄手杖老妇再次这样要求。大家在相当近的距离内跟着那位金发男士，他挽着约翰娜的胳臂一瘸一拐向前走去，看样子似乎不再感到恼怒了。

"这件事我干得不漂亮吗？"此人狡黠地对约翰娜说。"什么？为什么？"约翰娜不停地擦拭她那件脏裙，惊讶地反问。"第一个招式太低，后来我就无能为力了，"他解释说。"闭上眼睛装死，自然便是一个明智之举。"他走路还明显一瘸一拐的。"假如我挨打得更厉害，您会觉得这显得我更勇敢吗？"约翰娜忍俊不禁地笑了。"哎，您认识那几个年轻人吗？"他盯住她的脸问道，聪明、轮廓鲜明、略有皱纹的脸上露出狡黠的神色。"怎么啦？"约翰娜竖起眉毛问。"如果关于这场争吵您什么也不愿意对我说，"他说道，"您一定有您的理由。我倒是很愿意听听详细情况。您要知道，我生性好奇。"他用狡猾的眼睛温柔地望着她。"哎哟，"他突然一弯腰。可是当她要扶住他时，他立刻喃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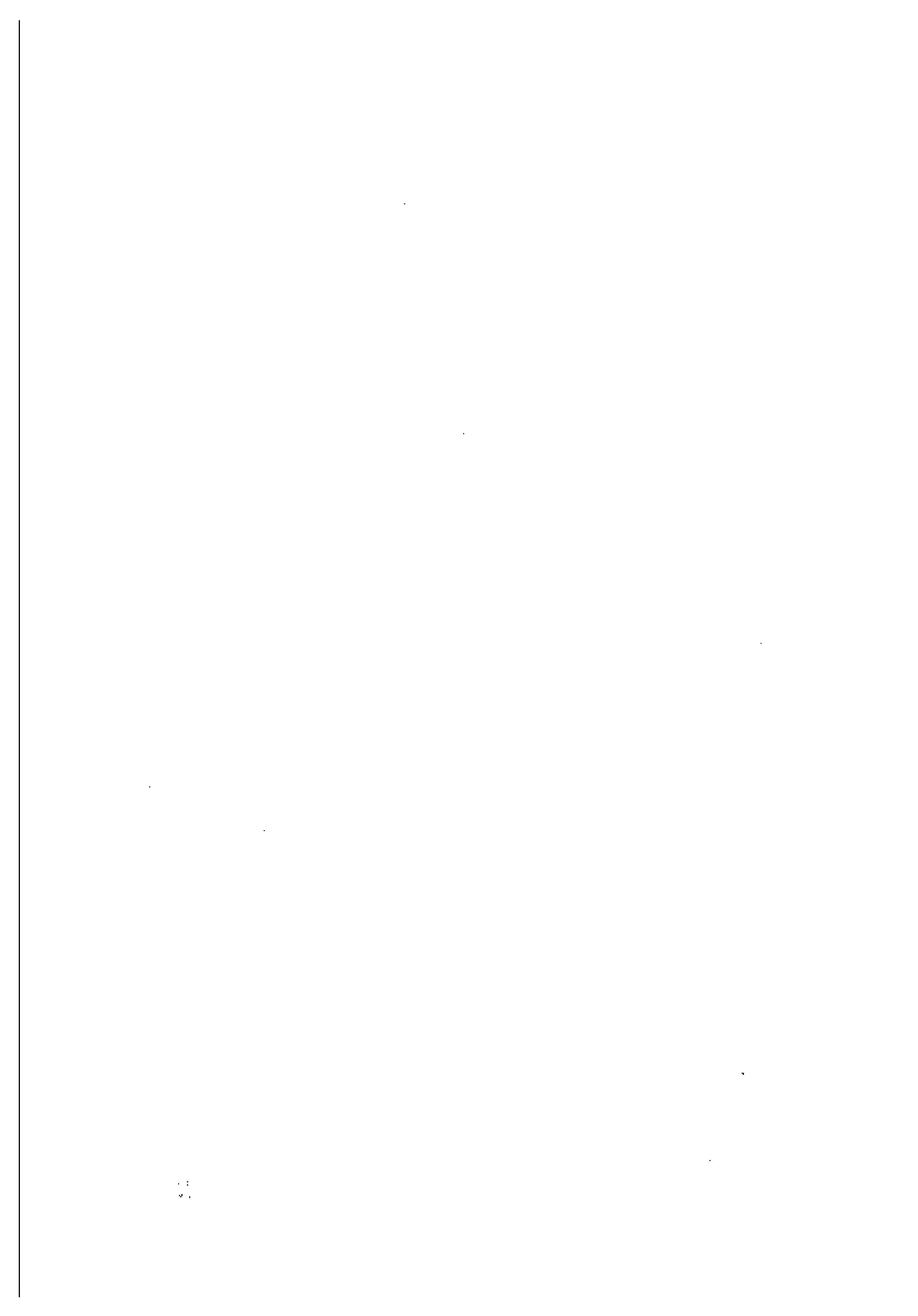
说："您把手臂拿开吧。您会在自己身上沾上血的。""我当然不认识那帮恶少年，"她说。"但是他们大概认出我来了。""怎么是认出来了？"他嘶哑着嗓门问。"他们一定认识您？您是电影明星？游泳冠军？现在我真的觉得您面熟得很。"

"我很高兴，我们走到小汽车跟前了，"她说，因为他又痛得扭歪着脸了。"这件事似乎把您搞得精疲力竭了。要不要我送送您？""瞎说，"他说。"我叫雅克韦斯·蒂弗林，"沉默了一会儿后，他继续说。"您乐意的话，可以探询一下我的健康情况。电话号簿上有我的名字。"

她想起曾见过这个名字，但是仍让他把这个名字给自己再拼读了一遍。"我叫约翰娜·克赖恩，"她随后说道。他听了略一沉吟，道："原来如此，明白了。可是既然这样，那么您也许还是搭我的车的好。不是为了我，而是由于眼下的情景，"说着，他又一扭脸，脸上现出一道道小皱纹。但是随即他又现出十分平静的神色，耐心等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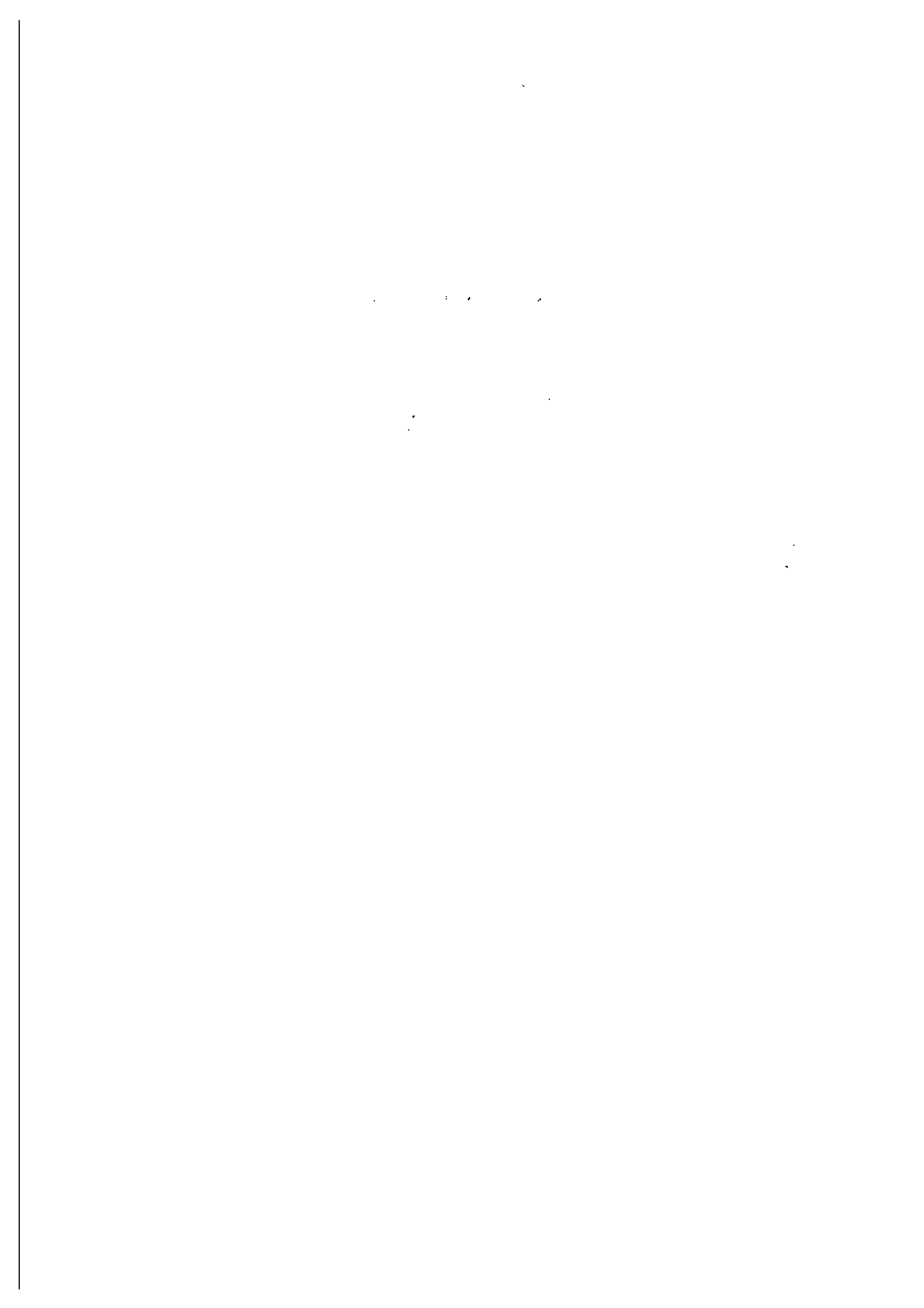
她看了他一眼，看到他宽肩膀细腰身。汽车已经发动。他还迟疑了片刻，然后才钻进汽车。"噢，我不相信，还会有人再来纠缠我，"约翰娜沉默有顷，回答说。"刚才那几个大概喝醉了。一般来说人们都挺善良的。""这是您的想法，"他说。"不管怎么说，最近几年里他们已经怀着极大的善意打死了许许多多的人了。"他坐在汽车里，马达隆隆响。"您会柔道吗？"他问。见她笑着摇摇头，便又说："那您也许还是应该搭我的车。"他眨巴着狡黠的、有点困倦的眼睛。

"可是我必须在十一点半到我的律师那儿，"她说，一只脚已经踏上踏板。"这就对啦，"待她坐到他身边，汽车开动时，他开心地说道。



第 二 部

活　　动



1. 一节地铁车厢

柏林高架铁道——地铁 419 路车厢里一半是漆成红色的皮垫软座，一半是漆成黄色的木椅，车厢里挤满了人；因为现在正值下班的时候。人们比肩接踵地站着，拉着吊带，顶着坐着的人的膝盖。他们用肘互相碰撞，缩着身，骂着，道歉着。一个男人身上散发出一种抗菌剂的强烈气味，闭着眼睛把包扎过的脑袋靠在角落里。一个妇女从一只纸袋里拿夹心巧克力糖吃，另一个女人时不时地落下手套或她那众多包裹里的一个。一个笨手笨脚、戴眼镜的男人尽管怯生生地东躲西闪，却还是一再碰着了他周围的人，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了身边一个人口袋里的钱。一位女士在擦唇膏。两个年轻姑娘拿着网球拍把四周的人搅得惶恐不安，一个穿蓝短上衣的人带着一件锯子形状的大乐器，大多数人都声言，这是不允许拿进车厢来的。

这一整车厢的人，格格地笑着的，辩论着的，做着生意的，调着情的，散发着香水味的，无精打彩、神色黯然拉着吊带的，这一整车厢的人以同样的、机械的节奏跟随着飞奔着的列车的运动，急转弯时均匀地摇来晃去，每逢列车从灯光照射的隧洞里驶出来，受到六月傍晚强烈的阳光照射，大家都同样地眯起了眼睛。

许多人读出版还不到一小时的晚报，读晚报上的图片和那些强烈刺激人们好奇心的醒目标题。“议员盖尔遇刺”，这是一张报纸上的标题。另一家报纸则相反，它用不显眼的字体将这

条新闻放在第二版，在第一版上登出醒目的大字标题“社会主义公务员的大量贪污行为”。

但是不管是用大号还是小号字体，这两份报纸的读者都可以了解到，刚过中午，三个不明身份的人在慕尼黑市里一条寂静的街道上袭击了律师盖尔，用棍棒把他打得人事不省、浑身流血地躺倒在地。作案人已逃脱。一家报纸对在慕尼黑市一个人会在大白天遭受歹徒袭击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把世风变得粗野归咎于巴伐利亚政府的纵容。另一家报纸只承认盖尔博士受了轻伤并推测，这是一起私人报复行为。谁了解这位律师最近在克吕格尔一案中最初显示出来的挑衅好斗的态度，谁就会对一次这样的惩诫虽然不表赞同，但却表示理解。

6月28日晚柏林高架铁道——地铁419路车厢里的大多数乘客都在读这段新闻。这是因为，一个呼吸困难的胖男人暗自思忖，他太爱招惹是非了。象我这样心脏有毛病的人是惹不出这样的是非来的。当然他也是在做广告，可是这事搞得满城风雨，代价太大了。胖子拭去脸上如注的汗水，安抚他那条烦躁不安在他脚边东跑西窜的狗，决定将来也要象迄今为止的那样决不和政治事件沾边。这件事事出有因，一个身材魁梧、着猎装穿长统靴的男人也在暗自思忖。这些犹太人自己有错。他们为什么要干预我们的、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

慕尼黑一个拄一根坚实的散步用手杖的胖男人在想酿酒厂股票。是否这就没有任何影响呢？假如股价不再上涨，我的小汽车就永远没指望了。两个年轻人低头凑到一起从一张报纸上读了这条新闻，他们面面相觑，心情沉重，脸上现出几乎是惘然若失的表情。“假如一个工人挨了反动流氓的一顿揍，”一个戴眼镜、穿薄上衣的年轻人用有些激动不安的高嗓门对另两个人说，

“而且这种事天天都有，他们才不用这么大号的字体呢。”一个穿风雨茄克的壮小伙子用敌视的目光朝那边瞥了一眼，寻思着，他要不要加以干涉，看到他在这节车厢里成不了多数派，便只好投以威胁的一瞥便算了事。总是沾上他们那枯燥乏味的政治，一个板着脸显出一副男子汉气概、手上戴一枚大戒指的男人暗自想着，一边继续翻阅那篇关于昨天那场首场演出的报道，一位专业同行参加了这场戏的演出。

“我一直说过的，”一个犹太男子用迅捷、凝重的声音对一位壮实的妇女说。“人们不应该到巴伐利亚去度假。他们发现旅游业衰落，就不会再干这类蠢事了。”“如果他们再干这样的蠢事，”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忧心忡忡地说：“那么黄油价格涨得还要快。现在一磅黄油已经卖到27马克20芬尼了。这个礼拜余下的几天里我反正是没法给埃米尔往早餐面包上抹什么黄油了。”——人们该不该发一份义愤填膺的慰问电报呢？一个戴夹鼻眼镜、拎一只来回磕碰人的特大公文包的、脸色苍白、象是素食者的男人在思忖。如果我不发，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也就按兵不动了。如果我发电报而事情失败，那么那些达官显贵们是会来找岔子的。

“这是什么世道！”一位很激动的女士悲叹道，她伸着脑袋从另一位乘客的肩头窥见到了这个消息。“谁被处死了？”她的半聋的年老体衰的母亲大声问道。“盖尔博士。”——“就是那个搞了通货膨胀的部长吗？”母亲从车厢另一头大声喊道。好几个人试图向她解释，有人愤慨地要求安静。这么说，果然是那位部长，重听的老太太满意地断言说。

每到一站都有人下车，他们匆匆向出口走去，去吃晚饭，找一个姑娘，找一个男朋友，进电影院。还在梯级上向上面地面走去时他们就已经把报纸上的那篇报道忘却了，卖报人“盖尔议

员遇刺"的高声叫喊，在行色匆匆的人们的耳朵中听起来就象是某种陈词滥调。

2. 对公正的几个不合适的意见

在女管家阿格娜丝的带领下，约翰娜·克赖恩走进盖尔律师正卧病在床的寝室。女管家阿格娜丝一面笨拙地试图压低她那尖声尖气的嗓门，一面喋喋不休地诉苦说，对盖尔博士简直是毫无办法。刚从医院里回来的第二天，他就巴不得把女护理员打发走，以便马上起床工作。不顾医生禁止，今晚约见了他的合伙人，明天约见办公室主任。他要和约翰娜商谈的，肯定也不止是病人饮食问题。

她一进来，盖尔立刻就把女护理员支出去。约翰娜淳朴、亲切地打量律师那消瘦、苍白的脸。那颗脑袋的轮廓现在显得特别鲜明，高高的鼻梁，饱满的天庭，深陷的两鬓。脑袋上缠着绷带，脸颊上布满略显红色的皱褶，一双蓝眼睛比平时更大，更无神。护士刚离去，他便用瘦削的手去摸那副不许他戴的眼镜。一配备上它，立刻便显得更象先前那个精力充沛的男子。他以特别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他自己的遭遇。取笑报纸上连篇累牍的一派胡言。说是这次突然袭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脑震荡几乎已完全消失，眼睛上方擦伤点皮没有什么危险，剩下的充其量也不过只是髋关节稍稍有点僵硬罢了。

退了烧神志一清醒，他便决定自己不要把这件事看严重了。如果他回忆一下全部细节，他可以深信，他表现得不错。当他在那条寂静的街道听到背后那急促的脚步声时，他曾转过身

去，在打击到来之前的一个对他来说并不短促的瞬间就已知道，这一次他也许会被打死。在那个瞬间他没有感到恐惧，没有成为懦夫。他遇险不惊，他对自己感到满意。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疑点使他感到心情沉重。他转过身去的时候，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三个小伙子。他只是在一刹那间看见了他们；况且那个关键人物低着头，躲在别人的身后。尽管如此，律师还是觉得认出了那张脸，一张长着满嘴小鼠牙的放荡、厚颜无耻、讥讽的脸。也许这也只不过是幻觉，高烧性谵妄而已。不管他怎样百般抗拒，他的思绪常常围绕着这张脸转悠。设法把情况弄清楚，这本来并不困难；他只要把保险公司经纪人冯·德尔迈尔的名字告诉调查员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个放荡不羁的人果真参预了，那么就会有一个局外人了解这次行刺的内幕。而这一点却是盖尔博士所不愿意见到的。他宁可仍然不明真相。

此外，他并不认真看待这次行刺事件。这类麻烦事，凡是执著追随一种观念的人都有可能会碰上的。若不是那张脸，他几乎对他的殉道感到了欣慰。可是一想起那张脸，他的伤口便会疼痛，便有一根尖针慢慢钻进他的脑壳，他的眼睛便会在紧闭的眼皮下燃烧，于是他便躺着，活脱一个无可奈何、放弃抵抗的人。

约翰娜神志清明地坐在这间摆放着毫无特色成批生产的家具的卧室里。她讨厌卖俏讨好，而且她觉得，盖尔在谈及他的不幸事故时的那种特别无所谓的态度是爱虚荣的表现。她少言寡语，不一会儿便把话题引到克吕格尔一案上，她正是为此而来的。

因为马丁·克吕格尔坚决反对提出上诉。约翰娜认为这是

一种虚伪的姿态，跟命运怄气：我的境遇越坏，情况就越好。但是她无能为力，没法使马丁改变态度；他的狂热似乎更深厚。她曾希望，律师明了的论据会对他产生更多的影响，促使他自己在逆境中奋起抗争。但是前天，眼看上诉的期限即将终止，盖尔遭到了袭击。他的代理人对马丁毫无办法。现在期限已过，马丁已被送进奥德斯贝格监狱。

盖尔博士冷静地分析形势。说是按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只有在提出了新的事实或者证据的时候，而且法庭认为加上以前提供的证据，有理由证明应该释放被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复审。譬如倘若可以证明司机拉岑贝格尔作了伪证的话。那么他，盖尔博士，自然会当机立断，对拉岑贝格尔作伪证提出指控的。但是检察院不大可能会提出诉讼，因为它很聪明，不致于会对她，对约翰娜·克赖恩提出起诉的。相反地，他们显然已经拿定主意，认为整个案件已经了结。设法争取赦免，这在眼下几乎毫无希望。在这方面，巴伐利亚以外的报界对这个无耻判决所作的猛烈攻击，与其说是有利于，还不如说是有损于问题的解决。“以法律的方式，”他客观地总结说，“我们帮不了他什么忙。”——“那么以别的方式呢?”约翰娜问，一边徐徐转动脑袋，灰色大眼睛紧紧盯着他。盖尔博士摘下眼镜，阖上略显红色的眼皮，向后一靠；他劳累过度，究竟为了什么呀?“您也许可以利用社会关系对政府施加影响，”最后，他无精打彩地说。

就在盖尔讲这句话的当儿，约翰娜·克赖恩莫名其妙地想到了一个胖乎乎的脑袋，上面长着一双捉摸不透、游移不定的眼睛和一张小嘴，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谨慎小心。她没有立刻想起此人的名字来；那是陪审员中的一个，当检察官一个劲儿追问她

时，他曾助过她一臂之力。她看了一眼律师，现在他躺在那儿，显得疲倦、虚弱、衰老、瘦削；也许是该告辞了吧。但是她用生硬的口气问他：您告诉我，盖尔博士，那个人，那个当初想在检察官面前为我辩护的陪审员，他叫什名字？”——“那是一个名叫黑斯赖特尔的商务顾问，”律师说。“您觉得此人会出点力帮个忙吗？”约翰娜问。“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律师说；“不过我却想到了别人。”——“譬如谁呢？”约翰娜问。有人敲门，大概是女管家阿格娜丝吧，她这是在催促客人快走。律师颇费了一番心思，才向约翰娜列举出五个人的名字。她仔细记下了这几个名字。记完后她才离去。盖尔曾高兴地期待着约翰娜·克赖恩的来访，现在她撇下他去了。他形容憔悴，干巴的大黄牙上撅着两片薄薄的嘴唇。那张脸在折磨他。女管家阿格娜丝悄悄对护士说，放这位女士进去，这是很不理智的做法。

约翰娜·克赖恩看见雅克韦斯·蒂弗林带着他那两小型法国汽车正等候在她居住的施泰因多夫街寓所前。她曾答应他，今天和他坐车出去兜风。“您瞧，”他开心地解释道，“我是个明白人，只按了两次喇叭。后来我就想，您一定不在家，就一直不声不响地等着。要是我继续按喇叭，这一带的人都会注意上我的。我们到阿默尔湖边上去好吗？”他建议道。她同意去这个幽静、不太显眼的地方。

他开车开得不太快，很稳。在那副大驾驶眼镜下，他那张皱脸更显得老成持重，他情绪极佳，话很多而且坦诚直言。最近他和约翰娜曾见过两次面；然而她心事重重，事务缠身，没有什么心思去注意他的那些理论。今天她比较注意听。

公正，汽车经过平坦的地面走斜线向苍白的群山驶去时，他解释道，公正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是一种瘟疫，人们必须对它

小心提防。一些人患流行性感冒，另一些人害司法病。这种瘟疫在巴伐利亚特别凶恶。说是克吕格尔这个人容易受感染，本来是应该事先用点预防药的。他这桩官司是个不幸，令人惋惜，但是引不起公众的兴趣，没有悲剧色彩。但是这一切他已经向她解释过了。他要她注意驾驶汽车的某些窍门。

她感到奇怪，过一会儿她回答说——因为她是个慢性子，有时过了较长一段时间才回答别人的问话——，她感到奇怪，他居然还一直注重和她见面；因为她几乎只对克吕格尔一案感兴趣。

雅克韦斯·蒂弗林乜斜着眼睛打量她。打量完后他谨慎而漂亮地转了一个弯，用平静的语气说道，她完全有权这样做。因为这件事给她乐趣嘛。可以为人的行为进行辩解的唯一的理由，是行动给行动者带来的乐趣。一个杰出的人物只要有了乐趣，最平淡无奇的事情也会变得有意思起来的。

他那双握着方向盘的手强健有力，有色素斑，长着金黄中略带浅红色的茸毛。他那张光溜溜的脸上，上颚隆起，一口坚实的大牙齿，尖鼻子上方一对深陷的眼睛骨碌碌来回转动，观察着马路，沿路风光，迎面而来的车辆，他的邻座女士。“我喜欢有话直说，”他用他那响亮、沙哑的声音解释说。“绕弯子，兜圈子，实在太麻烦了，这不合时尚，直来直去更痛快。我告诉您吧，我这一生中曾干过一件大蠢事。这就是，我加入了德国国籍。一种多愁善感的同情战败国的感情流露，一件大蠢事。此外，国际联盟大幅度提高了我的日内瓦饭店的租金，还有我的瑞士法郎的市场价格，这些都使我可以直言不讳，而不必放弃舒适的生活。我的写作活动在国外得到几个专家的赏识，在德国却普遍不受欢迎。写作给我乐趣。我写作速度慢，步履维艰，但是我读我的作

品时怀着由衷的喜悦，觉得它们穿得异常的好。加以我被认为是富有的，所以给的稿酬也高。我觉得，去生活，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约翰娜·克赖恩，我建议您在不带伤感色彩的基础上与我达成谅解。我，雅克韦斯·蒂弗林，对由您注入了乐趣克吕格尔一案感兴趣，而您则对我的乐趣感兴趣。

他们在一家乡村饭店吃午饭。有一碗浓汤，一大块小牛肉，做得没滋没味的，土豆色拉。湖面宽阔、暗淡，后面的群山云雾弥漫，没一丝儿风，饭店院子里的古栗树纹丝不动。约翰娜感到奇怪，瘦瘦的雅克韦斯·蒂弗林吃起饭来胃口多好。

吃罢饭，他划船到远处湖面上。他并不使劲划，不久他便让船随意飘浮。他们懒洋洋躺在船上晒太阳。他眯缝着眼睛，脸上现出一种男孩子的快乐调皮的神色。“我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了，”他说，“您觉得我鄙俗吗？”

她向他讲述她拜访盖尔博士的情况。对于雅克韦斯·蒂弗林来说，殉道者都有某种可笑之处。盖尔博士遭暴力袭击，这属于职业风险之一。以为殉道者会有利于一项事业，这是现代迷信；一个人的死丝毫也证明不了他的品质。一座圣赫勒拿岛①造就不了拿破仑。谁没有取得成绩，谁就惯会用殉难作理由来进行解释。以鲜血作为肥料，促使一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是必须用对手的鲜血。公正是伴随着成功而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公正的事业和成功的事业始终都是一致的。

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在阿默尔湖上一条旧划子里对约翰娜·克赖恩姑娘讲了以上这一番话。约翰娜竖起眉毛仔细倾听

---

① 大西洋岛山。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为英普联军战败后，即被放逐于该岛，直到病死。

他，在巴伐利亚人的情感上她被惹恼了，在理性上她对他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态度感到不快。“您愿意在克吕格尔一案上帮助我吗？”见他沉默不语了，她便问道。“当然愿意，”他躺在舱底，一边慢条斯理地回答说，一边极其冷静而又无忌地上下打量着她。

3. 探　监

驱车驶往位于下巴伐利亚的奥德斯贝格监狱，这段行程漫长而不舒服。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自告奋勇，愿意开车送她去那儿。他那辆车是他所在的工厂，即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提供给他的，汽车的发动机很好，但是车子本身并不舒适。下着雨，天气相当冷。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阴沉、瘦削的脸上胡子刮得不干不净，身穿皮茄克头戴皮便帽，以不雅、不自然的坐姿坐在这位个儿高大、精神焕发的姑娘的身旁，以生硬的语气发表一些呆板的观点。约翰娜简直拿他没有办法。他所说的话尖锐，狂热，专断，并不愚蠢。

这位年轻的工程师不善处世，却给自己编好了一套理论。按照这套理论，他和别人见面时总是只谈别人的事，从来不谈自己的事，更不谈一般性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人们都熟悉自己的事情。谈论这些事情，他就可以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一些专门的，有时是值得知道的知识，而谈论别的事情，就难以做到这一点。所以他就和约翰娜·克赖恩谈妇女问题，谈婚姻，谈妇女的工作，时装。他把婚姻当作一种愚蠢的、资本主义的制度而恣意取笑，挖苦那种认为一个人可以占有另一个人的观念。说是，战

后要在世界上维持虚幻的贵妇人形象，这实在太可笑。说话随便了，口气也亲热了，他变得令人信服，简直诙谐得很。约翰娜觉得横在他和她之间的那堵冷森森的墙正在熔化。可是紧接着他就和一位没有听见他按的喇叭声因而避让迟了的马车夫粗声恶语、呼吵不休。脸涨得通红，大声吼叫。马车上人多势众，好不容易才避免了一场殴斗。剩下的一段行程中，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板着脸坐在车里，一声也没言语。

探监手续繁杂琐碎。"您是克吕格尔的亲戚吗?""不是。"狱吏又看了看证件上的名字。"原来如此。"约翰娜差一点儿没发脾气。后来他们便久久地在冷丝丝的办公室里和阴暗的走廊里闲站着，受到文书们、看守们好奇的目光的打量。他们偶或从一扇有格栅的窗户里张望一个庭院，院子里有六棵发育不健全的树。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终于首先被人领进会客室。

约翰娜等候着。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一回来便说，这儿他再也待不下去了。说是他在大门口等她。他显得激昂，兴奋，不象平时那样阴沉。

约翰娜看见克吕格尔时，不禁吓了一跳。她估计到，他一定会显得很潦倒。此刻这位早先脸上光洁、几乎是肥壮的男子站在那儿衣服直晃荡，脸色灰白，胡子拉碴，四肢疲惫无力，眼睛黯淡无光，看到他这副模样她并不感到惊吓。使她感到惊吓的倒是他竟然会如此安静地微笑。悲叹她能忍受，诉苦她可以对付，但是这张灰白脸上绽出来的平静的笑容却象坟墓中死人的笑。从一个她十分熟悉的活生生的人身上见到这种听任宰割的神态，她为之哑口无言了。

盖尔博士曾告诉过她，定罪后的第二天克吕格尔发作了一阵躁狂症，这一阵躁狂以严重的心绞痛而告终。医生倾向于宣

布这次发病是伪装的。可是由于最近几次发生的突然装病事件都令医生十分惊讶地以装病者的死亡而结束，所以为谨慎起见，人们把克吕格尔送进了医院。盖尔博士注意到，在他康复后对他的态度也仍然比较宽容。律师曾告诉约翰娜，他觉得，克吕格尔就象一头被俘获的野兽，对自己的命运无可奈何，无比惊诧。看到他变成这样，这倒是在她意料之中。可是现在，和她隔着一个格栅，站在她面前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一个苍白、衰老、腐朽的陌生人，带着平和得出奇的笑容。她和这个男人作过旅行？好多次？和他睡过觉？这就是恶作剧迫使那个外省城市的市长作了那个令人发笑的祝酒辞的那个人吗？是他在歌舞剧院酒吧给了一位相貌堂堂的男子一记耳光吗，因为此人对诗人韦德金德出言不逊，使他大为恼火？

他很高兴她来这儿，格栅后面的人这样说道。他避而不谈自己生活中的具体事儿。他说，他是不幸的。现在他对一切都不置可否。说是他不渴望工作。他觉得，他写的书全都一钱不值。至多有一件事值得一写，关于这件事他已经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谈过了。还说她真好，还在为争取释放他而努力。她和盖尔肯定会把一切事情都办妥帖的。说是他相信，他的境况从外面看起来比从这儿围墙里面看起来要糟。从前他有时慷慨激昂陈述他的看法，她听了往往觉得他有些专断；如今他讲这些不动感情的事情时，他那张苍白、疲惫的脸并没有给她以随意专横的感觉。他讲得含糊，平和，礼貌，空洞。看守找不到干预的机会。当看守终于说探视时间已结束的时候，她感到高兴。那个脸色苍白、神情疲惫的人从格栅里伸出手来和她握手，鞠了好几个躬。直到最后，在看到了这么多的变化之后，她才发现，他的头发也剪短了。

她几乎跑着步，穿过长长的走廊，寻找出口，寻找大门。这种内心的平静比最严重的躁狂症发作还可怕。她走错了路，不得不折回。透过窗户她看见雨中庭院里那六棵发育不健全的、围在墙内的树。有一次一家动物园的一个饲养员曾告诉她说，动物是感觉不到自己被监禁的。它们在笼子里跑来跑去，六米的距离跑了一万次，跑过来，跑过去，它们便会觉得，似乎它们跑出去六公里了。一头母狮，刚产了仔，整天都衔着它的幼崽走来走去，显然是因为它想带着幼崽尽可能远地离开原来的洞穴，以便让幼崽逃脱饕餮的父亲的吞噬。所以动物只晓得走路，它不管距离。

看来，律师说得对：马丁·克吕格尔恰如一头被抓获的动物，对自己的处境很不了解。

这次简短的交谈仍在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脑际萦回。他那张瘦削的、头发留到额头的脸上神态很激动。他觉得克吕格尔情绪高涨。“他会挺住的，”他激动地说。“您等着瞧吧，他会挺住的。”他认为值得一提并和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谈论过的那件事，就是《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那幅画。约翰娜说，也许可以委托一家侦探事务所去寻找这幅失踪的画。但是克吕格尔断然阻止这样做。

约翰娜脑子里一直转悠着马丁与她谈及她为他正在进行的活动时的那种奇特的商人口吻。他曾说，她和律师会把这些事“办妥帖”的。但是对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他却谈到了《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

返回的途中，她比工程师还少言寡语。后者试图向她说明，他觉得马丁的书里什么写得好，什么写得不好。马丁现在把这些书说成是粪土，这话当然说得过分了。但是他这样说，这并不

是件坏事。“他会挺住的，”他强调说，深陷、灼热的眼睛紧紧盯着约翰娜。

当约翰娜辞别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登上楼梯回她的寓所去的时候，她的脑海里留下了三幅图画：格栅后面那个苍白、平和、疲惫的男子，年轻工程师的灼热、深陷的眼睛，因犯放风院落里那六棵发育不健全的、围在围墙里的树。

4. 第五福音传教士

安德烈亚斯·冯·赖因德尔男爵，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总经理，看了看表，看见现在已快十点半了。按照台历上的一则记事，他应该在十点半接见他的经理奥托和施赖讷尔。电话信号马上就会亮起来，秘书将会通报这二位的到来。冯·赖因德尔先生对这次会议不怎么感兴趣。他不关心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技术上的细节问题；如果他和他的下属谈论这方面的问题，这只是一种形式，乏味的义务。

有人已经把一摞摞信札、剪报放在他那张装潢精美的写字台上，他在那里面翻寻着什么，棕色的眼睛现出漫不经心的目光，掠过这众多的纸张。最后拿出一叠绿得发亮的纸，一份柏林杂志。用苍白、壮实的双手翻开用粗线条标出的题为“第五福音传教士”的文章。人们在公开探讨他的内心生活。长着一部浓密小黑胡子的上唇，从丰满的脸上翘起，慢慢读着这样一段文字：

冯·赖因德尔先生，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多瑙河航运公司的老板，方济各教团酿酒厂和《总汇报》社的经理，参加其它一些

事业的投资，在巴伐利亚工业家中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尽管从属于地方分离主义政党，却和人们一般所想象的巴伐利亚人不一样。如今已年近五旬，年轻时他被认为是人们在慕尼黑称之为不肖子孙的那种人，被认为是个浪子。他在旅途中度过了一生中的许多时光，表现出奇特的、对一个慕尼黑人来说不平常的爱好。返回巴伐利亚后，冯·赖因德尔先生成了慕尼黑市不多几个本乡本土的花花公子的头儿。他的绰号“第五福音传教士”也许就起源于那个年代。这个绰号虽然含义不清，但是人们却叫了二十年了。他长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和一部浓密的小胡子，在慕尼黑地区显得与众不同，是个相貌出众的小伙子；大概是他祖母玛丽安妮·冯·普拉西奥塔的遗传因子吧，路德维希一世国王曾经为首都美女画廊让人给她画过像。当初他受到慕尼黑妇女们无保留的热烈崇拜，慕尼黑狂欢节上既是上层两千人舞会上，也是下层啤酒馆里舞会上的中心人物，是除阿尔方斯王子以外全市最受欢迎的男子。然而尽管他优雅、圆通，尽管有女人的爱，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的这位阔少在慕尼黑社交界、在宫廷、在商业俱乐部、在绅士俱乐部却从来没有真正受人欢迎过。冯·赖因德尔先生对此感到惊奇。因为柏林记者有关这方面的论断，他从来没有读过，而且也从来没有谁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他发现，柏林人的话其实是对的，他微笑了，颇带着点满意的神色。

当由于老赖因德尔的早亡那些有许多分号的企业转到他的手里的时候，安德烈亚斯·赖因德尔的性格和命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以惊人的干劲投身于繁忙的业务之中，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了他那放荡不羁的私人生活。解雇了众多上了年纪的职员，及早考虑到战争，作好了迎战的准备。和一切慕尼黑的习

俗相反，与西部重工业建立了卓有成效的联系。

电话机的信号灯亮了起来。冯·赖因德尔先生不理会它。这个胖乎乎的男人，他站起来，来回踱步。苍白、结实的双手始终拿着那本绿得发亮的杂志。这位巴伐利亚工业界领袖，他接着往下读，并不怎么懂技术，却嗅觉灵敏，善于捕捉时机。创办了第一家德国飞艇公司，第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厂。战争期间经济界领袖们瓜分帝国时，东南德被划为冯·赖因德尔先生的势力范围；但是莱茵和鲁尔区的显贵们从来都未曾能够将他的活动限止在他自己的地区，不让他染指他们的业务。

他和其它德国大企业家迥然不同。人们有一种感觉，仿佛他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生产小汽车而生产小汽车，而仿佛他是为组织生产而组织生产，出于乐趣。因为建立一个由小汽车、报业、啤酒、民族主义防卫团、水上航线、情绪激动的民众、饭店组成巨大联合体，这给他带来乐趣。他大力支持艺术事业，然而这种支持却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当议会顽梗不化地取消了预算中拨给慕尼黑美术馆的附加补助款时，他慷慨解囊。他还设法为国家购买了一幅有争议的油画《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许多慕尼黑人怀疑他神经不正常。买卖，信仰，爱情和艺术，在第五福音传教士的生活中水乳交融；对于旁观者来说，除了那种巴伐利亚式的心绪紊乱以外，好奇、神经刺激、轰动便是唯一明显的动机了。

读罢这篇文章，冯·赖因德尔先生迈着矫健的步伐在这间大房间里来回踱步。这种步伐从他早年的岁月中保持下来，现在和他那臃肿的身躯已不太相配。他看见了名声不太好的基奥基沃尼①的作品，画面上欧洲骑在公牛背上，甚至在观看另一面

① 基奥基沃尼(Giorgione，1478—1510)，意大利画家。

墙上那幅著名的他母亲的伦巴赫肖像①时他心里也没怀着什么好感。整个房间突然看上去象博物馆里的一个展厅，不象一间办公室。真是胡闹。他朝那面狭长的镜子里看，看见他的脸肿了，气色不健康。他把那本绿得发亮的杂志扔回到写字台上，无奈多于气恼地说了声："笨蛋。"电话机的信号又亮了起来。他拿起听筒。秘书问，经理处的先生们现在是否可以进来。冯·赖因德尔先生回答说："不。"这声音发自那粗壮的身躯，高亢、厚实得惊人。说完又添了一句，说是他请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进来。

他的经理们会感到恼火的，他竟然把他们打发走，把这个年轻的无赖召进去。而且，这确实很荒唐，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却还要和这个家伙周旋。这个普勒克尔只会对他喋喋不休谈技术细节。他准是又准备好了一个制造廉价的系列汽车的工作计划或是别的一大堆废话。他，赖因德尔，将白白浪费掉二十分钟的宝贵时间。倒还不如敲打一下他那些蠢笨经理们的顽固不化的脑壳让他们记住某些原则呢。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走进来。他身穿那件不整洁的茄克，没刮胡子，距离赖因德尔相当的远，蜷缩在那把豪华靠背椅的边缘上。猫着腰用深陷、猜疑的眼睛打量他的上司。翻出计划、图纸，用方言热情讲解。由于他觉得赖因德尔不甚了了，不久便不耐烦起来，开始大声叫喊。讲话中越来越频繁地粗声粗气插入一句"您懂吗"。

他感到不愉快，他每次和这位第五福音传教士见面时都有这种感觉。他当然知道，赖因德尔对他的汽车制造厂的技术问

① 伦巴赫(Franz von Lenbach，1836—1904)，德国画家。

趣不感兴趣。奇怪的是，他偏偏召见他，不召见那几个经理。这家企业到底要他，要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干什么呀？他们干吗老是让他起草新的计划，允许他作耗资巨大的试验，如果他们并不实施它们的话？他反复设计他的普通型小汽车，人们用它的确可以打败美国人。赖因德尔必须看清楚，这个项目中蕴藏着巨大的成功的机会。

从这位资本家那张蓄着向前隆起的浓密小胡子的苍白脸上，人们看不出他的任何内心活动。赖因德尔没有听明白一个字，没有回答一句话。但是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却不愿意看到，他的话对于这个肥壮、保养得很好的人来说是无可无不可的。他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说服他，煞费苦心向他的上司解释那些他不想知道的事情。

而冯·赖因德尔先生却正用他那双忧郁的棕色眼睛饶有兴趣地打量普勒克尔的皮茄克右上方那个大裂口。他清楚地记得半年前就已经见过这个裂口。胡子，这个家伙当然也没刮。他让头发留到额头上，这种行为本身就含有某种天真的卖俏的成份。怪就怪在，女人都喜欢这个年轻的普勒克尔。颇有判断力和鉴赏水平的女演员克莱勒·霍尔茨简直让这个小伙子给迷住了。而且她必定已经注意到，他完全不修边幅。曾经嘲笑过这一点。这个家伙身上的确有股征途中的士兵的味道。他那粗俗、恶毒的幽默也并非恰恰适合女人的口味。他周身散发出一股地道的革命的气味。显然他凭借的是他那些极鄙俗的歌谣。每逢他唱这些歌谣，他那刺耳的声音，女人们听了都会神魂不定。有那么三、四个人，眼睛里带着那种怀疑、沮丧的目光，曾给他谈过这方面的情况。本来他想邀请普勒克尔唱一只这样的歌谣给他听听。可是他一定会让他碰钉子的，这个家伙。

他始终还在继续谈他的普通型小汽车，大谈特谈连接器和废气。也许他的确把这设计得很巧妙。他相当精明。他无疑是个杰出的工程师。要不然别人就不会大肆辱骂他了。他是个怪杰，是个狂妄无礼的人，是个有头脑的人。在他的家乡巴伐利亚有头脑的人很少见。有头脑的人在企业里难以使用。但是他搜罗有头脑的人。第五福音传教士能做到这一点。他有时甚至从有头脑的人身上牟取到利润呢。

怪哉，一个聪明有才干如普勒克尔这样的人竟然对他和他的事务毫无所知。他显然认为，他，赖因德尔，对他的普通型小汽车，对他的连接器，对他的废气有浓厚的兴趣。一方面，这些共产党人老是煞有介事、喋喋不休地空谈帝国主义、资本国际主义，而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这么一个小伙子竟如此不通世故，会以为赖因德尔对连接器或者废气感兴趣。我制造还是不制造普通型小汽车，我最可尊敬的普勒克尔先生，这不取决于您的设计，而是取决于法国的钢铁辛迪加。现在德国通货膨胀，劳动力便宜，甚至比您想象的还要便宜得多，我亲爱的。如果有一天想击败外国竞争者的话，现在倒是个机会。只不过，如果我生产您设计的廉价的简易汽车，工程师普勒克尔先生，那么，这也许会使跟美国汽车工厂的某些关系复杂化。而我使不使这些关系复杂化，这取决于莱茵河畔和鲁尔河畔的先生们是不是与法国人联合。而你却拿你的狡猾的连接器来跟我打岔。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一面一再改用另外的说法，有力地向他的上司解释他的计划，一面暗暗地问自己，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经心周到地侍奉这个无赖。他待在这儿这个邦里，这根本就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儿。他为什么不去莫斯科？在那儿，他准保不费多大劲儿便能将他的普通型小汽车投入生产。在那儿，人

们需要他这样的工程师，需要象他这样既是工程师又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甩手不干不就完了，干吗还要无休无止地和这个下流坯磨嘴皮子？

就在普勒克尔阐述技术的间歇喘一口气的当儿，胖乎乎、面带愁容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大块头的两片饕餮的嘴唇突然张开，这位上司说道："您听着，亲爱的普勒克尔，当初您曾经对我谈起过您的朋友克吕格尔。最近您见过他没有？"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知道，冯·赖因德尔先生讲一口纯正的上巴伐利亚话，但是每逢他听到这种话，这方言使他感到的惊异，起先都甚于问题的内容，今天也是如此，他望着沉甸甸、若有所思地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随后他便想起，约翰娜·克赖恩前不久还又一次告诉过他，据她所知，有五个人，其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营救克吕格尔出狱：慕尼黑红衣大主教，司法部长克伦克，老农民领袖和秘密摄政者比希勒，王储马克西米利安，赖因德尔男爵。他，普勒克尔，当初就曾要求赖因德尔出面进行斡旋。白费力气。此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意图是什么，他完全不清楚。为小心起见，他态度粗暴地回答说："我不明白，这和我的普通型小汽车有什么相关。"

现在赖因德尔自己感到奇怪，他怎么会偏偏向普勒克尔问起这件事情来的。他不是对克吕格尔案件绝对不感兴趣的嘛。这个克吕格尔不是有一回说什么"三分钱美提契"来着的吗？他不怪罪他这句话：可是怎么偏偏这个"三分钱美提契"竟要来帮助这个人摆脱困境呢？

但是每逢他与这位年轻的普勒克尔会面，便总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总是喜欢谈一个棘手的题目。"我不太懂废气，亲爱的普勒克尔，"稍过片刻他即用粗重的声音，以简直是抚慰的口

气说道，"但是我相信您的话，您的设计是好的。只不过，您明白：现在要不要批量生产，这不单单取决于您的设计优越与否。至于说到克吕格尔博士先生嘛，"他讳莫如深地继续说道，"我记得，当初您先对我谈起他来的。当时我未能给您作出什么明确的答复。真遗憾，那时候我恰好要到莫斯科去。顺便说一句，亲爱的普勒克尔，跟您的同志们我实在没办法做生意。太费劲了。那些人非常教条，既粗俗又狡猾。在这方面和我们的同乡有某种相似之处，亲爱的普勒克尔。"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用他那深陷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上司的若有所思的眼睛。他发现，这个人长着一个阴险的额头，便决定不替马丁·克吕格尔说情；因为说了也一定毫无希望。所以他沉默不语。直至他突然听见这个人用他的高嗓门和蔼可亲地说："怎么样，亲爱的普勒克尔，您可不可以把您的几首歌谣让我拜读一下呀？"普勒克尔的脸涨得通红，气恼地问："您怎么知道的？"冯·赖因德尔先生原来是通过女演员克莱勒·霍尔茨获知的。普勒克尔没答话，想把话题引回到技术细节上去。但是冯·赖因德尔先生却突然专横地声称，现在绝对没有时间了。连读普勒克尔先生的歌谣的时间也没了，他巧妙而又礼貌地补充了这么一句。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认为，这甚至是句真话。

他简短、匆匆地告辞。他有点儿生自己的气；因为他本来是可以听从他的女友安妮的谆谆嘱咐，利用赖因德尔的情绪，从他身上起码捞取到某种实际的，如提薪之类的好处的。他更生赖因德尔本人的气，气恼他拿腔作势、爱摆架子。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张肥胖、悲伤的面具有点儿名堂。就凭那一口巴伐利亚口音，他在打量这位上司时就已经不无某种好感。就在他离开这间装饰得令人厌恶的办公室的当儿，他在内心承认，在一场彻底

的变革中他只能是怀着某种惋惜的心情枪毙这位第五福音传教士。

5. 权力基础

参加过航空展览开幕式后，克伦克博士和弗劳赫尔博士一同坐车返回。弗劳赫尔问这位司法部门同事，他是否有克吕格尔狱中表现的报告。有，克伦克有这个报告。说是犯人克吕格尔倔强，犯人克吕格尔表露出一种挑衅的态度。弗劳赫尔喃喃地说，他就是这号人；他没有指望这个不中用的人会有另外一种态度。这种挑衅的态度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克吕格尔在微笑，”克伦克解释道。弗劳赫尔感到奇怪。“是的，狱警写信告诉我，克吕格尔挑衅地微笑。说是他们曾多次严厉警告过他，但是他就是恶习不改。他们真想惩罚他一下。”“他就是这号人，”文化部长又说了一遍，说完用手在脖子和衣领之间揉搓着。“我个人，”克伦克说道，“对我的狱警们的心理学评价并不高。我不认为，这种受到指摘的微笑带有挑衅的意味。”——“这当然是挑衅性的，”弗劳赫尔一口咬定。“这种说法太浅薄，”克伦克盯着弗劳赫尔说。“我已经指示他们，不要为克吕格尔的微笑而去处罚他这个人。”——“您已经被这种令人恶心的博爱论调传染了，”弗劳赫尔悲叹道，一边不以为然地注视着这个细长、瘦削的人。“我以为，我们会在某一天赦免他的，”克伦克用眼角风趣地斜睨着这位怒气冲冲的人。“某一天，”他安慰这位要发火的同事说。“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最后您终归要放他的，我们不是复仇狂嘛。”说着，汽车到了文化部门口，他便让怏怏不乐的弗劳赫尔

下车。

盖尔博士在克伦克的接待室里等候。他拄着手杖走路。他已经蓄起了一部金黄中略呈微红的连鬓胡子，苍白的脸上尖尖的鼻子耸立着。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虐待的殉道者了，克伦克暗自思忖。

克伦克喜欢对这位令人憎厌的律师寻衅。盖尔每年总要拜访他三、四回，谈一些事情，要是别人来谈这类事情，部长不会接待的，这类谈话一般来说也不会有具体结果。尽管如此，两个人却始终都急切地期待着他们的会晤。

这一回盖尔是为解决犯人特里普谢纳的事而来。精密机械工胡戈·特里普谢纳年青时生活困难曾犯过偷窃罪，20岁上被判处过两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奋发图强。他证实了自己是他所在的那个地区里最熟练能干的钟表匠。不久，他便在自己定居的那座北德中等城市里有了四家分店，也为他父亲在另一个城市里创办了一家钟表店，赡养母亲，接济全家。这时，战争爆发，钟表匠特里普谢纳和所有有前科的人一样，被置于警察的监督之下。经常得向警长汇报情况，经常背着刑事犯的包袱，他走到哪儿都有警察监视。战争开始时，居民们都清教徒似地板端严谨，人们很想教训一下这个暴发户。社会摈斥，生意卡断。破产。被逼得走投无路，让监管机关从一处地方赶到了另一处地方，他从一个同伙手里——有人向警察告发，他和此人曾是同案犯——买了偷来的银匙。他被当场拿获，最近被送上法庭。此事发生在一座普鲁士的小城市里。法律使法官有可能判处这个重新犯罪的罪犯拘留三个月直至十年监禁的徒刑。那些银匙的失主中有法官，这些法官现在在作判决的同事面前以证人的身份出庭，这对钟表匠特里普谢纳很不利。而且战争期间修谈博

爱也不得人心。法庭判处十年徒刑。

战争期间当囚犯，这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连可以四处自由走动的人的伙食都已减少，更何况监狱里的犯人了。看守当然也放松了。机灵的钟表匠特里普谢讷成功地从监狱里逃走了。可是在汉堡警察发现了他的踪迹，在屋顶上追捕了较长的时间，终于将他抓获。他摔下，摔成骨折，被送进港口医院。又逃脱，又被逮捕。报纸刊登这位盗窃和越狱大王的传奇故事。大为光火的汉堡法院在十年普鲁士徒刑上添加了八年汉堡徒刑。

1918 年 11 月 10 日，革命摧毁了他所在监狱的大门。他弄到了制造和修理钟表的工具，徒劳地试图偷越已封锁的荷兰边境。受到横穿整个德国的追捕。万般无奈，干了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不受惩罚地干着的事：弄到了赃物。在巴伐利亚一捷克边境被巴伐利亚当局抓获，于是这位臭名昭著的盗窃和越狱犯被一个巴伐利亚法院判了另加四年徒刑的较轻的处罚。

背着总共二十四年徒刑的判决，被人从一所监狱送进另一所监狱，最后在带了一年多的镣铐之后，钟表匠特里普谢讷终于到了威斯特法伦的明斯特市。这一回他可是交了好运了。明斯特市监狱长喜欢这个文静、伶俐的男人；在做工方面他给他优待。犯人特里普谢讷的杰出才干展现了出来。国内没人会修的钟表他能修理好。不久，他的囚室便成了方圆好几百公里内最受欢迎的工场。监狱长喜欢他的这位犯人，不久便让他单独进城，采购材料，办理各项事务。囚犯特里普谢讷在城里到处转悠，为了报答监狱长的厚意而并不趁机逃跑。把他的材料收集到一起，敲打、制模、弯法条，锉小齿轮。明斯特市教堂的大钟是在四

百年前被再洗礼派教徒①们毁坏的，指针停住了四百年了。囚犯特里普谢讷叫外行开心，令行家咋舌，居然使这只钟又开动了起来。

明斯特教堂钟声传到了新闻界的耳朵里。新闻界张开大嘴，调查钟表匠特里普谢讷案件，惋惜他的遭遇，夸奖他的技艺，要求赦免他。普鲁士赦免他，汉堡也赦免他。

普鲁士和汉堡免去了对这个人的处罚，可是克伦克的前任却没有免除对他的处罚；因为此人想显示巴伐利亚法律的威严。所以对于这位钟表匠来说这种赦免仅仅意味着从舒适的明斯特监狱转到一座不怎么舒适的巴伐利亚监狱而已。现在盖尔是以特里普谢讷的巴伐利亚律师的身份来指出这个举国一致的判决，说明他的当事人多么值得赦免，并请求克伦克撤消他的前任的决定。

克伦克对盖尔博士很客气，关心备至地给他搬来一把特别舒适的椅子，详细询问他的健康状况，说是他现在就着手料理起公务来，他是不是也太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了。盖尔博士气得脸色煞白，回答说，他认为，许多人的过份高兴和他遭到的不幸事故的微不足道是不相称的。是呀，司法部长用他那浑厚、深沉的声音回答说，有的人总喜欢幸灾乐祸，说罢他问，他是否可以当着议员先生的面吃早饭。得到首肯后，他便委托接待室的听差去订水煮香肠并取他的雪利酒。律师几乎不礼貌地拒绝共进早餐。

至于说到钟表匠特里普谢讷一案，司法部长先用讽刺挖苦

---

① 宗教改革时期创立的一个派别，主张从精神上革新教会，教徒成年后施行洗礼。

的口吻针对盖尔律师的理论发表了一些一般性的看法。他说，他本人感到遗憾，如果一个本身是令人同情的人出于司法政治方面的考虑而遭监禁的话。顺便说及，那个巴伐利亚的判决恰恰还是比较宽大的。而且也没有一个人能知道，自由对这个特里普谢讷会不会有什么好处。盖尔所援引的报刊评论，声称这是一个典型的减刑案例，这类一般性的理由没有给他克伦克留下什么印象。说是他已经发出指示，要他们尽可能友好地对待特里普谢讷。他本人，正如已讲过的那样，就喜欢这个人；他打算让他干些活儿。说是明斯特教堂的那口钟是件绝活儿。但是在巴伐利亚的法兰肯地区的某个从前的自由直辖市里也有一口塔楼大钟，自三十年战争以来就一直没走动过。说是他这儿有一张这口大钟的照片。盖尔博士是否愿意看看呢？在这方面特里普谢讷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律师默默地听着，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愤怒。他也曾见过犯人特里普谢讷。这是个安详文静的男子，细挑个儿，一头浓密的头发颜色灰白得简直叫人无法分辨，它们究竟是白色还是浅黄色。它们也许是白色的，律师现在暗自思忖道。盖尔博士懂一点公正和人道，但是他并不善于和单个的人打交道。克伦克也许说得对，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使律师内心充满了无力的愤怒。他对克伦克这一席神侃不置一句答词，近乎粗鲁地耸一下肩膀对它置若罔闻。

克伦克不动声色，依然泰然自若地坐着，殷勤有礼地等待着，问盖尔博士是否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是的，律师一面试图紧紧握住手杖以稳住他的烦躁不安的手指，一面相当笨拙地突然问道，现在给克吕格尔博士提出赦免申请是否可望得到批准。克伦克博士彬彬有礼，若有所思地回答说，他本人已经考虑过这个

案子。反对派的报纸，这话他私下对律师先生说说，大造舆论，使他很难表态；因为现在此事被大加渲染了，没有整个部的同意他什么事也别想干成。他用友好而嘲弄的目光打量律师，高身材大、骨骼、光滑的长脸上长着一对快乐的棕色眼睛的男人打量瘦弱、憔悴、强忍着憎恨、脸上起红斑的男人。

听差送来膨胀的淡白浅灰色香肠和一瓶雪利酒。司法部长说，作为国家公务员他没什么要对议员先生说的了；但是他想不拘礼节地继续进行这场交谈。他是否可以换一件上衣？说是他穿着这身黑布片觉得真别扭。说着，他脱下这件外衣，换上了他爱穿的粗呢短外套。然后他再次请律师吃他的香肠，给自己斟了一杯气味很浓的黄葡萄酒，慢悠悠地装烟斗。说是他已经拜读过《月刊》上盖尔博士先生的那篇大作。说实际上这类抽象概念和观念形态没多大用处。不过话说回来，打猎时，窥视猎物时，早晨洗澡时，较长时间乘车行驶时，他常会兴致勃发，也要从理智和概念上去澄清他在本能和良知上已明了的问题。他咬出肠衣里的肉，抹了抹嘴，津津有味地啜饮几口葡萄酒。说直言不讳地说吧，有时他有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盖尔博士的某些尖酸刻薄的一般性的话是针对他克伦克的。可是这大错特错了。这不符合他的情况。他承认，在他的处境下要在这个行星的这一部分作出权威性的决定，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巴伐利亚或帝国，国家或法律，法律的可靠性或公正；他几乎想说，问题多如牛毛。但是为了能处理好这些问题，他根本不需要天主教法学哲学的支撑，虽然在一个强权政治时代唯独它才有勇气不盲目顺从那全部无情的事实。

盖尔博士，激动异常，咻咻地喘着气，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在房间里行走，最后以一种极不自

然的姿势，两手抵住手杖，靠在了墙上，几乎象贴在那上面了似的。部长一边吃着，喝着，一边漫不经心地继续说下去。说他，克伦克，完全可以断言，他的所作所为对这个巴伐利亚邦是有益的。这适合这个邦的情况，和邦里的森林及群山一样有益，和邦里的人、邦里的电、邦里的皮裤、邦里的绘画陈列馆、邦里的狂欢节及邦里的啤酒一样有益。这是成熟的、有机组成的巴伐利亚的公正。法律和伦理学，某个名叫伊马努埃尔·康德的北德哲学家这样断言说，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但是法律和土地，法律和气候，法律和民众，他，慕尼黑的奥托·克伦克这样认为，它们却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离的。克吕格尔博士并非绝对不可能没有发假誓，说是此话他是私下，以普通人，不是以国家公务员的身份说的。说是由于种种原因，保护誓言，这种做法压根儿就是成问题的，他完全理解克吕格尔其人。为了维护司法的纯洁，更正确的做法也许是，他，克伦克，亲自去对他说："马丁·克吕格尔，你对巴伐利亚邦是有害的，所以很抱歉，我必须枪毙你。"既然情况是这样，他，克伦克，也就坚决认为，他的巴伐利亚的公正在所有此地可想象的公正中是最好的。说他承担责任。公正是国家的基础；可是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公正和这个国家本身就必须用同样的材料铸成。他深信不疑、全心全意地维护着他的邦的司法权威。就在盖尔博士还在继续后退，简直快要挤进墙壁里去的当儿，部长结束谈话说：请议员先生尽管放心。克吕格尔博士和钟表匠特里普谢讷在监狱里受苦，他，克伦克，却睡得很安稳。

他说了：受苦；他嚼他的香肠，他跨坐在椅子上，身穿他那件粗呢外套，他的一对快乐的棕色眼睛友好、亲切地望着那一副厚厚的镜片，镜片后面律师的一对犀利的蓝眼睛正细细注视着他

的每一个动作。律师听着从这个邦的最高司法官那张咀嚼着的大嘴里娓娓说出的这一席平静的话语，厌恶、羞耻、恶心顿时将他攫住，使他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他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不够健康，无法进行一场哲学辩论。他感谢司法部长先生的启迪，拄着手杖步履维艰地走了。克伦克，脸上没有笑容，把放有剩余香肠的碟子推到一边，开始阅读他的文件。

6. 必须有合法身份

一个名叫格奥尔格·杜恩巴赫的先生请约翰娜·克莱恩做一个笔迹鉴定。约翰娜不喜欢这个人。她推托工作太多，不肯接受。杜恩巴赫先生纠缠不休。约翰娜最后还是提供了鉴定。她谨慎小心地描述她从字样中分析得出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性格特征，称笔者是一个爱胡思乱想的人，好自欺欺人。

后来才知道，字样出自一个名叫图赫尔的邦政府参议之手。作为旧政治体制的狂热追随者、从而也就是约翰娜·克赖恩和克吕格尔的对手，他想检验的其实并不是他的笔迹，而是约翰娜的知识。这个分析用隐晦的话语把一个无可指摘的国家高级公务员说成是骗子，这就向他证明了，约翰娜的所谓的本事是江湖骗术。于是，这位政府参议便控告被揭露的女笔相学家行骗。这个罪名德意志法律里没有；可是巴伐利亚警察保留了以此罪名追究某些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权利。于是，对约翰娜·克赖恩提起诉讼，控告她行骗，并且勒令她暂时停止从事笔相学活动。

当约翰娜和盖尔博士商谈此案时，他显得异常疲倦，并且不

太感兴趣。他边说边摘下眼镜，眯缝着眼，大概也闭上了眼睛。这件事，他解释说，和所有涉及她和马丁·克吕格尔的事情一样，早已不再是可以在司法领域，而是要在政治领域加以解决的事了。因为她和他都没有权力，所以在这方面只有那些他已经谈到过的社会影响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顺便说及，他并不以为人们当真会对她采取什么行动。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警告罢了；说是人们是想向她表明，他们手中握着对付她的武器呢，如果她逞能的话。倘若她执迷不悟，那么当局便会控告她作伪证，而不是控告她犯无伤大雅的行骗罪。在克伦克博士手下那帮不顾廉耻、残酷无情的人的权力范围内——说到这里，他的薄皮脸痛苦地扭歪了——，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这么说，只有靠社会关系了，"约翰娜若有所思地总结说。盖尔当初卧病在床时提供给她的五个名单她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份名单上的那些人，他们的脸，她从照片上认识的脸，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其它情况，她都难以接近、难以了解。她不知道，这件事她该从何入手。只有陪审员黑斯赖特尔的那张丰满的脸一再闯入她的脑海。

盖尔博士沉默不语。他又一次，然而今天却几乎是怀着反感地感觉到这位高个儿姑娘与那位已故少女的相似之处。"对，"末了他说，"社会关系。一个有点儿靠不住的主意。我没有别的主意。"

约翰娜生盖尔博士的气了。有人曾告诉她，办理她这桩讼案没有比他更好的律师了。可是她觉得他拖沓，马虎。她站起来。她叉着两腿，稳稳地站住，她怒气冲冲地对着盖尔博士有点儿扭歪的脸大谈人们怎样故意刁难她，邮寄给克吕格尔的东西不是退回便是等腐败了以后才寄到。只是在费尽了周折之后她

才获准见他一面。人们一个劲儿地问她，她以什么合法的身份为他奔波效劳。

“是呀，您有什么合法的身份呀？”律师露出尴尬的笑容问。“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您和克吕格尔的友谊？这类身份证是不会令巴伐利亚当局感到满意的。男女联姻，如果要得到当局承认的话，是要在户籍登记处注册的。”

约翰娜抿紧上唇。律师的淡淡的讥讽惹恼了她。他的态度，他的柔软的、淡红中透着金黄色的胡子，他的眨眼，整个儿这个人都使她生气。

“我要嫁给他，”她声言道。

沉默片刻后，律师说，这方面某些困难有待克服。说是对于具体手续，以及人们可能会给她设置什么障碍，他并不十分了解。约翰娜请他即刻全力以赴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

只是，盖尔博士合上红眼皮把头向后一靠；他的讨厌笑容加深了，露出了一嘴的大黄牙。虽然已经证实，埃里希这件事了结了。但是事情还就是没了结，也许还是那样做比较好，他本应该对预审法官说起那张恼人的面孔的。当初，当他们把他击倒在地的时候，那张面孔一刹那在他眼前出现过。

律师盖尔博士变了。他不怎么努力保持自制，不再客观冷静了。动辄口若悬河，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讲些不可捉摸的、令人不安的话，双手颤动，眼睛射出狂乱的目光。他渐渐地把衣、食、住，甚至包括财务，统统都交给女管家阿格娜丝去管。有时他陷入极度的疲倦，神色黯淡、混身乏力地坐在那儿。但是这种突然发作的病态一般很快便会消失。随后他又会谈及，他要完全放弃他的事务所，也许也要辞去议会的工作，集中精力去从事写作。

是那次袭击产生的结果，使盖尔博士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吗？不是的，他一直知道，他的工作不是没有危险，是估计到会有比较严重的后果的。使他发生变化的，必定是更为深刻的原因，必定是别的什么，一个新的认识，一束突然闪现的目光。

是瞥见了克伦克博士诡秘的目光，咀嚼的大嘴的目光，是瞥见了赤裸裸的暴力之灵魂的目光，正是这种目光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在那次谈话之后，他接连好几天一直闷闷不乐，平素警觉的眼睛冷漠、迟钝了。他审查，总结，看到他的希望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的。这个细节他也许一直是知道的，对此他曾讲过话，表示过聪明、尖锐的看法。但是看见、亲眼目睹这种不公正的行为，现在这是破题儿头一遭。于是他明白了：克吕格尔这个人与他有什么相干？钟表匠特里普谢讷关他什么事？他的《巴伐利亚不公正史》这本书中的三百个案例，不管它们写得多么干净利索，对最痴呆的眼睛也一目了然，它们统统都不足挂齿。用这样简单的办法是奈何不了克伦克博士的颇孚盛名、至高至尊的司法的。

他，西格贝特·盖尔，必须用克伦克的专横的武器进行斗争。他也不再去关心个别人的命运了。想帮助单个的受暴力压制的人，这是多愁善感。他要着手消除的是不公正本身。

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为了他的理论的缘故他不管去柏林也好，甚至，去莫斯科也罢，对他来说不公正永远只有一张面孔。一张红棕色、皮肤粗糙的脸上长着一对快活的小眼睛，长着一张大口咀嚼的大嘴，身穿一件粗呢外套。

坐在那把不舒适的圈手椅里的律师颓唐不堪。后来他终于猛一下打起精神。他轻轻叹一口气，拿起一厚摞卷宗：“从1918年停战至当代巴伐利亚邦不公正史。案例237。”

7. 黑斯赖特尔先生在慕尼黑用餐

约翰娜·克赖恩站在电车站，等候一辆漆成蓝色的电车，这辆电车将送她到施瓦宾区去见黑斯赖特尔先生。夜晚有雾而凉爽。借着弧光灯的亮，她照一个陈列橱窗里的镜子，那张脸一反时尚根本没化妆，只淡淡扑了点粉。

有人从她身旁走过，彬彬有礼地打招呼，自顾自地。约翰娜不太记得此人的名字。那是一张那个时代统治阶级中许多男子都具有的那种脸，聪明，宽阔的额头下长着有些困倦的、小心谨慎的眼睛。这样一张脸，它分明知道，这个时代里人们对各种事物的评价多么时髦而可疑。这是相对的有这样脸孔的人，都承认，克吕格尔案件是令人气愤、值得同情的，然而往往都拒不表示气愤和同情：说是因为这样的案例太多了。约翰娜明白这个情况，因为她知道世情。可是她理解不了这种现象。因为那个年代里带上政治色彩的司法给人带来的灾难尽管司空见惯，可是她本人却并没有变得麻木不仁。于是她愤怒，搏击，一次又一次。

电车来了。她坐到角落里，机械地把车票递给检票员，考虑着。黑斯赖特尔，尽管他不直接属于那五个可以解救马丁出狱的权贵，却正好是合适的人选。每逢她情绪不佳，左思右想，搜索回忆她的众多熟人中那许多张脸面时，他的脸不是一再出现过的吗？她在那个大而挤满人的法庭上作难堪的证词时曾见过那张脸。当初是一张诧异不已的脸，诧异得有点儿愚笨。但是后来这张脸上的那张会享受的小嘴便张开为她说话，保护了她，使她免遭了检察官一个下流问题的污辱。

是的，她给他打电话，她爽快地接受了他的迟疑不决的邀请，答应到他府上去吃晚饭，她这样做是对的。坐在电车的椅角里，她感到心里有点儿紧张。对她来说，黑斯赖特尔先生府上用的这顿晚餐犹如首次登台演出，陌生领域里的一次尝试。如果说她迄今曾和各种人有过来往的话，那么，她和他们不是谈具体的、职业上的事情，便是随便闲谈而已。现在她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的任务，竟是向一个陌生人干脆伸手要东西。很早便习惯于独立自主的她，不愿意承认，有一件事情她单独一人解决不了了。搞人际关系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怎么个搞法？怎样才可以不给回报就让别人为自己效劳呢？她走出去，去建立社会关系，宛如去一个未知国度探险。

马丁·克吕格尔有时曾断言，她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此话也许说得对。她回想起她父亲那杂乱无章的活动，她在那样的环境中度过了她的大部分青春年华。她对这个暴躁、有才干的男子进行的教育，天晓得，比从他那儿受到的教育要多。既然要努力强行实施时机不太成熟的思想和计划，他也就没有闲暇顾及文明礼貌了。她的母亲就更甭提了，亲爱的上帝！这个懒散的妇人，爱传播小市民的闲言碎语，有时心血来潮，忽而试图向她传授自己生搬硬套随意拼凑起来的社交礼节，忽而又立即撒手不管。母亲的第二次结婚，嫁给夏库蒂·莱德勒，给了她最终和她决裂的机会，这对约翰娜的教育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她常常想起，这个正在衰老的妇人是怎样生活的，和百十来个爱搬弄是非的女人结交，吵翻了天，懒惰，忙碌，无病呻吟。不，从她身上她本来也学不到多少东西的。家庭教育实在是谈不上。

约翰娜注视她那只大毛孔短手上的指甲。它们并没有保养

得很好。有一次，她让一个女修指甲师给她修指甲。勉勉强强地。让一个陌生女人给自已修剪指甲、给指甲染色，这令人厌恶。不过，她倒也大可不必那样粗鲁、呆板。

到站了，她下车，在相当幽暗的街道上步行了不多几分钟。不远处便是黑斯赖特尔先生的寓所，它隐蔽在一堵围墙和几棵老栗树后面，在英国公园的边上。低矮，旧式，大概是某个内廷官吏在十八世纪建造的。一个仆人领她穿过一条条曲曲弯弯的走廊。这幢房子配备有最新的舒适设备，房间布置则特别古朴。约翰娜觉得这幢奇特、舒适的建筑有点怪里怪气，但倒也并不觉得难看。

黑斯赖特尔先生热烈欢迎她，很健谈，握着她的两只手。他在自已屋里看上去更福态、更优雅，他适合这所房屋犹如螃蟹适合它的外壳。胖乎乎的脸上一双棕色的眼睛狡黠而捉摸不透，他说，他有一件她意想不到的东西要给她看；但是暂且还是先用餐。

他进行愉快的交谈，讲了许多奇特、略带稚气、亲切动听的玩笑话。他讲着和她一样的方言，使用一样的词语。他们相互很容易了解。他谈他的陶瓷工厂，说这是一种与人共享的欢乐。要是能搞艺术，这该有多好。但是人家不愿意这样，他们不让人去搞。什么艺术城市慕尼黑，根本就是骗人的鬼话。现在他们又把战地英雄纪念堂糟蹋成什么样子了。整个这段时期里我一直很想知道，他们给后墙装上那座大脚手架，这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现在真相大白了。他们用不堪入目的黄铁皮牌子装饰墙壁，以铁十字架作点缀，给每一个“丢失掉的省”安上一块铁皮牌牌，而且他们还在那上面挂上彩色花环。似乎他们用迈步行走中的狮子以及军队纪念碑把这幢美丽的建筑物糟蹋得还不够

似的。说他是一个善良的慕尼黑人，但是这样的野蛮行径他不敢苟同。譬如现在他正计划，虽然这在商业上完全是无利可图的，让一个他发现的不知名的青年雕刻家为他的陶瓷工厂设计几件十分奇特的作品，其中有一组“斗牛图”。虽然这在商业上完全是无利可图的。后来，有的时候，他琢磨克吕格尔案件。结果就是，他在审讯过程中细致入微地观察并记住了许多她没有注意到的小特征，现在他可以象用放大镜那样向她清清楚楚地展示那些细节。

这顿精心配制好的饭食快吃完时，黑斯赖特尔先生接了个紧急电话。他神色尴尬地走回来。他告诉约翰娜说，一位可爱的、受人尊敬的女友今晚就要带着一伙人来拜访他。这位女士现在在她的施塔恩贝格湖畔的庄园里度过她的大部分时光，说是他曾答应给这位女士看一件她意想不到的东西，顺便说及，这就是他也想给她看的那件东西。这位女士今晚意外来到市里，想趁此机会和几位朋友一起来看他答应给她看的那件意想不到的东西。说是那位女士名叫冯·拉多尔尼夫人。他希望，克赖恩小姐不会因新来了客人而感到不自在。约翰娜毅然决然地说，她很乐意留下。她注视着黑斯赖特尔先生，认为时机已到，便向前移了移身子，直言不讳将她的建立并利用社会关系的意图告知他。黑斯赖特尔先生一听立刻便来了劲儿，使劲挥动着双臂：社会关系，妙极了，搞社会关系他可是个合适的人选。说是他很高兴她找到他头上来了。恰好他可以立刻把她介绍给冯·拉多尔尼夫人。说是现在克吕格尔案件是一门专门学科，人们可以用全部心力和智力去研究它，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从政治棋盘移到人性的棋盘上。

他正谈得起劲呢，冯·拉多尔尼夫人和她的同伴们来了。她

体态丰满，神情自若，十分自信，她一来满屋顿然为之生辉；她到哪儿，那儿一定立刻就是理所当然的中心。她打量约翰娜时的那种冷漠、随意、审视的神态，颇博得这位高个儿姑娘的喜欢。而卡塔琳娜则满意地察看着她给约翰娜留下的印象，对她产生了好感，在她身旁坐下。她知道，在这个广大、危险的世界上站稳脚跟，这有多么困难。她是从底层上来的，现在她有了显赫、牢固的社会地位，但是这来得不易呀，所以每逢一位勇敢的女性顽强不屈，她总是怀着对自己成功的欣喜，投之以充满同情的目光。她由衷地完全同意统治阶级的方法。只是因为她有了地位了，所以她便对自己面临的个别情况毫不思索地采取宽容态度，而在一般情况下她是会同样毫不思索地采取毫不宽容的态度的。她饶有兴趣地、象行家似地倾听约翰娜叙述她的身世，她的曲折的童年，她和母亲的争吵，她的职业活动，她和克吕格尔这个男子的关系。这两位女性，一个是宽脸盘上长着一对坚毅的灰眼睛，一个是紫铜色头发、身材丰满、长着一张满足而会意的脸，她们那样投机，用她们那种缓慢的、拖腔带调的巴伐利亚话交谈着，看上去都很有自信，以致乐观的黑斯赖特尔竟不再怀疑约翰娜最终会取得成功。

约翰娜渐渐地也和其它客人轻松自如地交谈起来，不过在此同时她却也并没有放过冯·拉多尔尼夫人的每一句话。那个男子长着一张亲切和善、皱纹很深的脸，看上去就象一个穿黑礼服的农民，他就是画家格赖德勒。马泰依博士的那张难看的哈巴狗脸她是从画报上认识的。那位脸色红润、戴夹鼻眼镜、蓄着杂色络腮胡子的先生，这当然就是普菲斯泰勒博士，作家，而那位正在对他进行规劝的老人，那便是枢密顾问卡伦埃格。普菲斯泰勒全神贯注、几乎是怀着崇敬地倾听他讲话，虽然有时喜欢得

出另外的结论来。令人兴奋的是，枢密顾问一再地只把自然科学的全部成果和慕尼黑市联系起来，执拗地拒不承认慕尼黑王侯们的喜怒无常的脾气，那别具一格的交通、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构思了七个生物学原理，确定了七种基本类型的人，从他们的特性中他推导出慕尼黑市的历史。约翰娜一再朝那边那位鼻梁隆起的大鼻子瘦削男子望去，此人正在使劲地从自己喉咙的纵深掏出一句句文理通顺得可以拿去付印的句子来。

他有些无缘无故地停住了。房间里突然静寂了下来。黑斯赖特尔先生打破沉默说，现在他想让大家去看他的那件希罕物品，领着这一伙紧张期待着的客人走进那间小陈列室，扭亮电灯。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姑娘的裸体自画像便在为数不多的另外几幅画之间，在一面宁静的灰色的墙上显现了出来。这位已故的姑娘露出茫然、然而却紧张的目光朝着这间光线明暗相宜的房间里，朝着悬挂在她对面的那幅油画、一幢空气重浊、构造坚固的上巴伐利亚农舍望去。不怎么细长的脖子一筹莫展地、惹人怜爱地伸长着，乳房和大腿模模糊糊呈现在乳白色柔和的底色上。

约翰娜怀着矛盾的心情，站在这幅画前。这儿挂着这幅画，这么多的纠葛的因由，她一直讨厌这幅画。它安静、天真、可厌地挂在这儿，黑斯赖特尔先生站在一旁，漾着和悦、得意扬扬的神色指着这幅画。这个古怪的男人想干什么？他为什么购买这幅画？他为什么让人在这儿看它？她那疑问的目光从画移向黑斯赖特尔先生，从黑斯赖特尔先生移向画，整个脑袋跟着一起转动着。她敏捷地思索着，却不得其解。她久久地伫立在画前，缄默不语。其它人也感到难堪。冯·拉多尔尼夫人高挑眉毛望着这块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的画面。她对艺术品有鉴赏力，决不轻

易趋附报纸上的观点。但是这幅画却散发出某种不体面的、有伤风化的味道，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对此她有一种毫不含糊的感觉。也许尽管如此，或许恰好因为如此吧，这幅画是一件绘画珍品。但是一位象保尔这样慕尼黑上流社会中备受尊敬的显要人物非得偏偏在这个时刻买下这幅画吗？这一定会惹人讨厌的。这简直很有点有意寻衅的味道！一种她作为巴伐利亚人可以理解、然而却并不喜欢的世界观。

只有格赖德勒一个人说话。他大声地、毫不含糊地表示了明确的赞许的意见。老卡伦埃格无动于衷地坐在一把圈手椅里，这不是他的本行，他突然沉默了，老态龙钟，象一尊化石。普菲斯泰勒先生有点不着边际、语无伦次，他似是而非地对这幅画表示同意。末了，画家格赖德勒也沉默了下来。屋内寂静了将近一分钟，人们听见了两位作家的粗重的喘气声。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斜眼偷看约翰娜·克赖恩，怀着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这间小陈列室里这幅画前面的这个姑娘身上似乎就有某种不太正经的味道。黑斯赖特尔先生那张多肉的脸上，向好朋友们展示一件优美物品的那种自鸣得意的神态渐渐消失；他的面颊松弛了，略显出茫然的神色。

在这一片寂静中，人们突然听见马泰依博士叽里咕噜恶狠狠的声音。简直是乌七八糟，他这样认为。连敌人也不如，他说道，否认巴伐利亚人有卓越的造型艺术方面的天赋。巴伐利亚巴洛克，巴伐利亚罗可可。耶尔格·冈霍弗尔、梅莱斯基希讷的哥德式建筑。以魏尔海默尔·克卢勃为核心的慕尼黑铸造学派。阿萨姆兄弟。而且还有——是的！——还有卢多温西亚的古典时期呢。这一切都是规矩正派、土生土长的艺术。如今有人在这上面栽上了这种污秽不堪的货色。乌七八糟。

大家都感觉到，这几句粗鲁的话语是马泰依博士的肺腑之言。这几位巴伐利亚人从中感觉到了此人对他的、对他们的国家的爱。而关于此人，他们却一向只听到一些尖酸刻薄的评论。在这一阵感情爆发之后，作家马泰依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他两眼露出生气、执拗的目光，出神地望着眼前。作家普菲斯泰勒播着他那颗留着胡子的脑袋劝慰说："得了，得了。"黑斯赖特尔先生神色尴尬地掠了一下他那部修饰整洁的连鬓胡；他想到了他的陶瓷厂的产品，想到了那儿人们特爱生产的长胡子山妖和巨大的蛤蟆菌。他强打起笑脸，装出一副把马泰依博士这一番激烈的言论视为风趣笑话的样子。

现在看到普福恩德勒先生正大摇大摆走进来，大家真是求之不得。这位大娱乐业家是受了冯·拉多尔尼夫人的邀请，他带来了一名俄国女子，几个月来他就一直在大肆宣扬这个女人。他介绍她：奥尔加·英萨洛娃，看他那神气，似乎这个名字称呼的是一个全球闻名的人物。可是这个女子却是个瘦削、柔弱的姑娘，表情活泼、动作优雅而略带嘲讽，长着一对骨碌碌乜斜眼。马泰依博士立刻做了个温文尔雅的手势向她转过身去，一边声言，他希望黑斯赖特尔不会见怪，如果他喜欢一个活生生的女舞蹈家，甚于喜欢一个已故女画家的话。于是，大家便趁机如释重负地返回到书房里去。

约翰娜·克赖恩惊讶地发现，马泰依博士正在使出浑身解数和俄国女子周旋。这个长着布满伤疤的粗笨脑袋、身体笨重的男子难以对付这位纤弱女子的连珠妙语，她巧妙击退他，不时哈哈大笑，露出一嘴湿乎乎的小牙，模样很俊俏。她讲起话来比他中肯三倍，比他聪明三倍。不留情面地取笑他。"呀，马泰依这下可完了，"普菲斯泰勒好心地暗自嘀咕。冯·拉多尔尼夫人

和约翰娜不再说话，大家都侧耳倾听拙于言辞的马泰依博士说话。他话锋一转，谈论起一个他自己觉得比较熟悉的话题，突然攻击普菲斯泰勒，死死揪住这位受大众欢迎的诗人的粉红色乐观主义不放。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这位成绩斐然的好心人实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几个文学家，他由衷地赞赏他们的才赋，竟不愿意同意他的豁达乐天的世界观，这使他烦恼，刺痛着他的心。人们为什么不乐于看到他把他的那些乐观向上的故事送到民众中间，把欢乐从国王的宫殿一直送到烧炭工人的茅舍？他努力去理解那些反对他的人，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们的心情。但是在这方面靠诚实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譬如马泰依博士辱骂他的这种方式，这简直卑鄙。他满脸通红。两位作家面对面站着，身材魁梧，大声吼叫。英萨洛娃饶有兴趣地微笑着，略带着点轻蔑，小淘气鬼似地一伸舌头舔了舔嘴角。但是心平气和的约翰娜赶紧过来助了普菲斯泰勒一臂之力，他不久便又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的愤怒转变为悲伤；他一边使劲摇晃着栗色鬈发脑袋，擦拭着蒙上了水汽的夹鼻眼镜，一边悲叹某些人的险恶用心。

马泰依又把身子转向那位灵巧的俄国女子，大口吸着烟，用邪恶的小眼睛愉快地盯着她。这当儿，普菲斯泰勒则坐在了约翰娜·克赖恩的身边。这个坚强、善良的巴伐利亚姑娘和他的书里的人物一样规矩正派，富有朝气，有胆有识。约翰娜也喜欢他。现实的生活和他书里的肯定不一样，没有烫金边。但是她懂得，许多人靠读这样的书来度过他们的闲暇的时光，他们和普菲斯泰勒一样，认为群山是那样苍翠欲滴，粗犷的阿尔卑斯山人是那样憨厚诚实；她自己就曾愉快地读过普菲斯泰勒的长篇小说。他有影响，这是肯定无疑的，他受到所有德意志宫廷的欢

迎，他一定能帮她的忙。所以她乐意看到他坐在自己身旁。开始谈到克吕格尔案件。不慌不忙，轻声细语，向他解释，这是专横。他不解地摇摇栗色大脑袋。他是现存制度的拥护者，对革命深表遗憾。谢天谢地人们又回到正道上了，他的巴伐利亚人其实已经找到归路了。只要有一点善良的意愿，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说是她就一桩令人忧伤的误判案对他所说的话，这些话，但愿她不要生他的气，他不能轻易相信。他态度友好、热情，若有所思地摇了摇长满胡子、戴夹鼻眼镜的脑袋。说是人们不可以总是马上就认为别人是无赖。误解。差错。说是他将关心这件事。尤其是要和马克西米利安王储，和这个了不起的、宽宏大量的人谈一谈这个案件。

普福恩德勒先生说，冬天王储要到加米施—帕滕基兴来过一些日子。全世界的人都会到加米施来的；他替这个疗养地所作的宣传将会结出果实。说是他将在那儿开设的"粉盒"娱乐场，娱乐场里一切应有尽有；艺术家先生们，格赖德勒先生和创作了"斗牛"系列的艺术家，他们已经超越了自我。十八世纪的优雅而且舒适。一项扎扎实实的事业，有国际性，豪华。黑斯赖特尔先生的陶瓷工厂生产的瓷砖简直棒极了。说是英萨洛娃也要去那儿作在德国的首场演出。普福恩德勒先生讲得缓慢，声音不大，但是他那颗圆形隆起的脑袋上的小鼠眼里却燃烧着火一般的热情，这给他的话增添了许多吸引力。他在提到她的名字时向女舞蹈家微微一欠身，漫不经心，轻佻放肆，她一下子竟突然没了活泼调皮的神态，显得面容憔悴、面颊凹陷。是的，普福恩德勒先生最后说道，加米施将在冬天成为一个欧洲的中心。

约翰娜想，到加米施去也许对她的现实目标也有好处。一个豪华的冬季疗养地。迄今为止她对这类事情一直毫不在乎，

甚至有些反感。她观看她的正方形、马虎修剪过的指甲。有工作、过着有意义的生活的人不宜到那儿去。况且参加这类活动肯定要花费许许多多的钱，由于被禁止营业，她眼看经济上要陷入困境。

大家动身告辞。与其它人相反，她想步行，黑斯赖特尔先生坚持要送她。他骄傲地走在她的身旁。她给人留下了印象，推进了自己的事业。他把这看作是自己的成功。这位肥胖、轻飘的男子是唯一可信赖的人。约翰娜持怀疑态度勾销掉了对他的十分之九的希望。但仍高兴地行走在他的身边，对这十分之一的希望也满意了；她觉得，他那胖乎乎的身躯是她的一顶不坏的保护伞。

在这段不短的路上，他谈到了种种怪癖的事情，东躲西闪了好一阵后终于谈起那个不让她从事职业活动的极蠢的禁令来。说是这也会在经济上给她带来麻烦；还说因为他可以想象，要不是不得已，是不会每个小丑胡乱涂写的字迹都去给她分析的。约翰娜想到了雅克韦斯·蒂弗林那些尖锐、明了的话语，品味着她的陪伴者这一席烦冗的即兴演说，过了一会儿回答说，是呀，黑斯赖特尔先生有钱买画，她可是花不起这个钱。随后，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她补充说，在普福恩德勒先生讲话时她曾在一瞬间想到要在加米施物色一个冬季居住处。黑斯赖特尔先生热烈赞同她的意见。加米施，这是个绝妙的主意。说是在那儿她可以不受拘束地联络各方人士，在那儿大家都随和，兴致勃勃。她当然必须去加米施。说是她什么时候去，请她及时告诉他。要是她不允许他在那儿帮她的忙，他会感到非常失望的。她可以信赖他，她委托他办的事，他都会妥善处理的。听到他也说：妥善处理，约翰娜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在必要的时刻开始谈到钱的时候，

她心里也曾这样"咯噔"过一下。在她的家门口，他用他那只胖乎乎、保养得很好的手握住约翰娜的长着四方指甲的结实的手，迷茫的眼睛露出亲切的目光紧紧盯着她那张神态自然的宽脸。

约翰娜面带微笑，躺下睡觉。她面带微笑想到了巨富保尔·黑斯赖特尔那老派的、可爱的举止，试图模仿他大力摆动胳臂的动作，最后作出了到加米施去的决定，面带着微笑睡着了。

8. 对克吕格尔案件的评论

雅克韦斯·蒂弗林向他的服装平服、头发光洁明亮的女秘书口授一篇评论克吕格尔案件的文章。"马丁·克吕格尔这个人，"他穿一身宽大、单色便服，一边安闲地来回踱着步，一边口授着，"克吕格尔这个人令政府感到难堪。他有一些观点是违背居民的本性，违背行政部门的办事方法的。他的艺术观也同传统习俗有抵触，而居住在巴伐利亚高原上的、基本阶层由保守的阿尔卑斯人组成的种族却坚持这些传统习俗。至于说到这些习俗和其余欧洲国家的不一致，至于说到它们建立在古老年代的必然性、建立在小村落或个体农户的需要的基础上，是家长式的，所以是不合逻辑的、有害的，这些都无关紧要。就在周围的人还在维护狭隘的、有限的事物的当儿，克吕格尔这个人却在他的领域里把广泛的、与更迅速的交际相适应的观点付诸实施，这个事实情况理所当然地赋予了这个狭隘国家的政府以用相反的观点把这个人当作一名罪犯加以处置的权利。"

收音机传来刺耳的舞曲声，雅克韦斯·蒂弗林的一位女友

在电话里抱怨他让她在饭店里白等了半天；他确实忘记了，就把一切都推到女秘书头上；然而女秘书却是无辜的，因为他什么也没告诉过她。一家出版社的信使急着要求索取长条校样。他寸步不离接待室，他受到委托，校样不到手就不离去。雅克韦斯·蒂弗林习惯在嘈杂声中工作。女秘书耐心等待着，他继续口授。

“较好的、较为客观的司法部门会举出真正的理由来说明，一个人为什么有害于社会，从而应加以除掉。这个人把使民众感到不快的艺术品挂在一家民众的博物馆里展出；所以必须除掉他，以儆效尤嘛。可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压抑着巴伐利亚的司法——竟然不是为了他展出的那几幅优秀绘画，而是为了一次他并未进行过的性行为，为了一个他并未作过的伪证呢？为什么司法部长不清楚明了地说：‘你是个害人虫，你使我们感到不快，你必须走开，必须把你除掉，至少也要把你隔离！’”

一个裁缝来让他试穿新黑礼服，出版社信使等候着，收音机喇叭刺耳地尖叫着，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打来电话，说是新滑雪板货已到。

“克吕格尔此人的罪责，”蒂弗林继续口授，裁缝忙着用别针和划粉在他的宽肩膀和吸腰处量尺寸。“当然远比巴伐利亚政府的大。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必须知道，他在这个年代为巴伐利亚购买优秀的艺术品，这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此外，他也必须知道，依照一位真正的智者的格言，一个聪明人应该尽快偷逃出境，如果有人指控他把卢佛尔①塞进了自己的口袋的话；如果一个巴伐利亚法庭指控他多年前进行了一次性交并且随后又矢口否认，那么他就应该更快偷逃出境才好。所以不应该为

① 卢佛尔(Louvre)，巴黎卢佛尔博物馆。

克吕格尔这个人辩护。但是令人惊异的却是巴伐利亚司法行政部门的这种可笑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手段①。既然如此，既然用真实的理由对克吕格尔这个人提起诉讼，就不能拿他怎么样；那么，控告他有他所犯罪行那方面的违法行为，即控告他有违反通常习惯的行为，这岂不更适宜，更通情达理？但是谁会愿意当真断言，和一个女人睡觉，事后又矢口否认，这在全国不是司空见惯的做法呢？"

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给这篇拟议中的文章定下了类似这样的基调，他口授着，来回溜达着，用手势向绝望的裁缝发着指示。然后，他把信使打发走，订了滑雪板，和那位觉得受辱的姑娘约定了一次会晤的时间，把文章的提纲寄给约翰娜·克赖恩。

约翰娜阴沉着脸，读了这篇文章。她不认为，注重实际、头脑清楚的蒂弗林如果碰到类似克吕格尔这样的事，会从内部去究其主要责任。她不理解，蒂弗林写这篇文章原来是为了澄清他的复杂的观点，为了摆脱她和摆脱自身。她觉得，这篇短评简直是对她为一项正义的事业所进行的正直诚挚的斗争的莫大嘲讽。她已经和蒂弗林约好在另一个晚上见面。她决定不和他会晤，永远和他一刀两断。都已经拿起听筒，准备打电话通知他了，她临时又改变了决定：和他辩论清楚。

第二天上午，她和盖尔商谈。她向他报告了晚上结识冯·拉多尔尼夫人的情况，报告了她想到加米施去的计划。"好，"盖尔博士说，"这很好。社会关系嘛，我对您说过的。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瓦解他们。和他们对咬，这无济于事，因为

---

① 马基雅维里，十五世纪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

他们的牙齿更坚硬。”约翰娜觉得，律师似乎只谈一般准则，他对克吕格尔案件似乎不怎么感兴趣了。他坐在那儿，闭上了镜片后的眼睛。约翰娜紧抿上唇，感到恼火。蒂弗林，律师，似乎只有才智贫乏的人才真正对克吕格尔感兴趣。这时，盖尔突然说道：“帝国司法部长海因洛德将在冬天去加米施两个礼拜，去休养。如果我写信给他，他会接待您的。”他试图用他从前的那种凝滞的目光紧紧盯住她；但是她没有让他给唬住，他把目光移开。

另一天晚上，她和雅克韦斯·蒂弗林一起在普福恩德勒的饭店里共进晚餐。他感到奇怪，她竟然会因为这篇短评而对他生气。“我当然会帮助你的，”他尖声尖气、漫不经心地解释说。“但是这并不排除我直抒胸臆嘛。如果你心明眼亮，这只会有好处。顺带说及，前不久我有机会结识了克伦克部长。一个极其可爱的人。”——“他维护世界上最坏的事物，”约翰娜嘴唇煞白，对他怒目而视道。“那又怎么样？”雅克韦斯·蒂弗林反问道。“有些好人会维护一件坏的事物的。”

“我听腻了您的警句，”约翰娜把餐巾往桌上一扔，说道。她的扁平鼻子颤动着。一个扁平鼻子的鼻翼竟会如此单薄，有生气。这位女性整个儿的都非常中他的意。“您说起话来，”她继续说道，“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您比所有的巴伐利亚法庭都坏。”她没有吃完就站了起来。雅克韦斯·蒂弗林同样也站起来，一边还问，他什么时候再和她见面。“我要到加米施去几个礼拜，”约翰娜说。“这好极了，”雅克韦斯·蒂弗林说。“我正好也想不久就到加米施去呢。”他送她到饭店门口，然后便返回餐桌，把饭吃完，

9. 一位灰褐色的新郎

囚犯马丁·克吕格尔的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副挂历，挂历上方是一帧耶稣受难像，十五世纪某些德国中部耶稣十字像的老一套工厂复制品。白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马丁·克吕格尔都坐在桌子前面的一张凳子上，脸色灰暗，由于没完没了要洗去浆糊污渍，双手皮肤已经皲裂。剪好的纸，浆糊盆，画笔，一块折纸木，一个折底板的模子。克吕格尔在这儿从早晨坐到午休，随后又坐到散步时刻，再坐到晚上。他涂上浆糊，贴上衬里，把整张硬纸折叠成纸筒，再糊再贴，折底板，糊好纸袋。

他一抬头，便看见离石头地板二米高处的那扇极小的窗户；后面是五根垂直、两根水平的栏杆。窗户下一个墙架上放着几件搪瓷器皿，盥洗盆，肥皂盒，罐，杯。偶尔他也站起来，在这间小房间里来回踱步，这房间长四米，宽二米。结实的橡木门上插上两个铁门闩，外加一把非常坚固的锁。光秃的四壁涂成暗绿色，上面部分刷成白色。他熟悉石灰水的每一个细小的笔触，熟悉那两处钉子又被拔掉的地方，还非常熟悉那五处原先钉过钉子如今已粉刷过的地方。在墙架边上，在涂上一层白色的小硬纸板箱上，他读到："马丁·克吕格尔，编号2478，3年。"上面也写着开始服刑和服刑结束的日期，此外还写有："伪证§153。"这儿有一只白色便桶，奇怪，还有一个温度计呢。一块写字用的石板和一枝石笔。纸和墨水暂时还没给他。

他反复翻阅那四本小册子，它们由细绳穿过边角小孔挂在一个墙角上。一小本反酗酒防结核病说明书，一本死者家属和

伤残保险小册子，一小册在通货膨胀期间显得格外奇特的《银行储蓄说明书》以及一本黑色封皮的《犯人守则》。

他早已知道，什么是受禁止的，他知道，"狱内处罚"的第二款里有一个印刷字母已经脱落，在贴上去的论述"进步行刑"的增补里有一个大的褐色斑点。每个字他都背得出来，纸上的每根纤细状纹理他都了如指掌。但是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阅读那些给犯人订下的普普通通的规则。禁止从窗户向外张望；禁止通过讲话、写字或做手势和别的犯人互相通风报信；禁止以物易物；禁止相互接受或赠送礼物；禁止与看守攀谈；禁止唱歌、吹口哨或发出其它的喧闹声。任何违反上述规定者都将受到监内处罚：扣除伙食，撤走睡床，铁笼监禁，黑暗监禁。

附录中列出的，是部关于"进步行刑"的规定。如果表现好，过了一定的期限后犯人就可以进入二级。处于二级，就可以允许他们订一份报纸，甚至还可以允许他们在院里放风时说话。

马丁·克吕格尔只能每三个月接待一次探监者。允许象约翰娜·克赖恩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这样的非亲属来探视他，这是一种特殊的优惠待遇，他扳着指头算，还过多少天他又可以见到他们了。来探监的人可以待十五分钟，探监的人和犯人之间有一道栅栏。

马丁·克吕格尔处于一级监禁时每隔八周，处于二级监禁时则每隔四周可以写信和收信。所有的信件都受检查。违禁的内容会招致严重的狱内处罚。在许多情况下，只将寄信人的名字和居住地通知犯人，信件本身则已经归了档了，犯人并不知道来信内容。

有一次，马丁·克吕格尔要求汇报情况。他站在走廊里，和别的犯人一道，排成两排。一位狱吏对他搜身，检查他是否随身

夹带什么工具，打击或刺杀的武器。他走进监狱长的办公室，按照规定报了自己的名字和编号。“您有什么事？”监狱长问，这是一个矮小、灵活的男子，戴一副夹鼻眼镜，长着一张干瘦、狡黠的脸，蓄一部又短又硬的小胡子。他叫弗尔奇，是高级参议，工资级别12级，有一把年纪了，只剩下不多几年获取功名的时间了。在这不多的几年时间里必定会看出，他是否还会有所建树。他一心想当上处长，晋升到最高工资级别，13级，然后也许带着司长的头衔退休。司长工资，一份特殊工资，超越所有的工资级别，这个他可是再也不敢去梦想了。但是如果仍然当他现在的职务，仍然当个高级参议，那他就完了，默默无闻，萎靡不振。他就是枉活了这一辈子，如果他仍然是个高级参议的话。所以他渴望升迁，日益贪婪地期待着，觊觎着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不断窥测着方向。他的嘴不停地活动着，嘴唇四周的一根根茸毛跟着一起颤动，这就使这个人整个儿看上去有点儿象家兔。

“您有什么事？”他问道，他好奇，多疑，总喜欢采取拒绝态度，对2478号这个汉子，对这个优雅的克吕格尔尤其如此。马丁·克吕格尔希望能允许他让人给他寄些书来。“监狱图书馆的书不够您读的？”监狱长问。粗硬小胡子猪颤动着，从小鼻子里伸出来的小鼻毛滑稽地跟着一起颤动。监狱长是个精明人。他的“膳宿公寓房客”们使出许多诡计和花招，这是自然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不相信他的犯人的求知欲。寄送书籍往往被用来偷偷传递违禁的信息。人们不得不仔细检查这些书籍，看看书籍封面里或者粘贴在一起的两页书之间是否偷偷塞进了给囚犯的秘密信件。这事要花许多工夫。“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他问；他喜欢用和善的态度和他的“房客”们说些挖苦人的玩笑话。“还有几个，”马丁·克吕格尔答道。“您说

说看，我的老弟，"监狱长心平气和地问，"您考虑过没有，您在这里是当囚犯还是当编外学者？" 他说，一个犯人在二级监禁就竟敢提出这样一个请求，这简直是玩世不恭。说是他要考虑，他要不要惩罚这种厚颜无耻的行径。试问克吕格尔博士先生是否明白，那样的话他就永远不可能得到缓刑的机会了？

马丁·克吕格尔彬彬有礼地作着纠正，不顾多次受到申斥依然挑衅地微笑着，他回答说："我不指望缓刑，我的先生，我指望无罪释放和恢复名誉。"

对于这种极端狂妄无礼的话，特别是对于"我的先生"这一称呼，这位家兔嘴先生竟无言以对。"下去！"他打着嗝儿命令道。克吕格尔那巨大、虚弱、灰褐色的脊背慢慢向外面移去。

奇怪的是，事后2478号并没有受到处罚，而且，在一名较高级的官员巡查过监狱后，马丁·克吕格尔进入二级监禁了。似乎有一股影响力，在设法从轻处罚这位案犯，尽管有人一再从中作梗。有人声称曾听说，司法部长不想从严处罚，不主管这个案子的文化部长弗劳赫尔博士自然更不主张重罚。监狱长弗尔奇全神贯注地窥测着方向，以求博取内阁阁员们的欢心，就象一只狗在主子吃饭时小心翼翼地瞄着主子的菜肴和动作，看是否会给它掉下几块肉骨头来。

作为二级犯人，克吕格尔可以在每天放风时和一名同监犯人说话。现在也较经常地有信件递交给他了，或者至少是向他公布信件主要内容，删去了经审核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段落。监狱长弗尔奇将来信读给他听，用他那干巴的嗓音，带着无聊的讽刺挖苦的腔调，断断续续，因为往往在一句话的中间就开始删节了。有一次，他读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一封来信给他听。年轻的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写道："亲爱的克吕格尔博士，

业余时间里我润色《艺术和技术》这份手稿。您收集到的材料中，许多我都可以利用。您要挺住。您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我相信，您会喜欢我写的书的。一经许可，我就把手稿寄给您。”这位先生可是还得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啰，读信的监狱长惬意地插话说。“我正在寻找‘约瑟’的下落。”读到这里，监狱长便停住，说是因为下面的话有股很浓的商量好的黑话的味道，他才不受人愚弄呢。马丁·克吕格尔脸上漾出安详的、礼貌的微笑，把栗色带斑白头发的监狱长气得半死，他感谢他的朗读，离开办公室时动作不象平时那样迟缓。

现在监狱图书馆已经分配给他一册《布雷姆的动物世界》①。他激情满腔地埋头阅读这本书。他读了三遍，一字不拉，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读了旅鼠的习性，野驴的好斗性和群居性，大象的憨直。到了他应该把这本书交还的时候，他恳切地希望人们别拿走他的这本书，他的态度十分恳挚，以致人们竟让他续借了一周。收到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来信的那一天，他正在读土拨鼠，读健康的畜群搬进冬穴之前怎样剔除并杀死年老和有病的牲畜。他读到，它们怎样用油脂和用泥土、石头、粘土、青草和干草筑成的洞穴保护自己的身体，然后它们便怎样在整个霜冻期僵卧在洞里，一动不动，冷冰冰，呼出比夏季少三十倍的二氧化碳，所以也就节省了三十倍的氧气，在聪明的自我休克状态中等待着暖季的来临。

这天夜晚他做梦，梦见他在做完了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后懒洋洋坐在一把漂亮的皮面圈手椅里。正坐着，电话铃响了，一个声音对他说：“对吗，您就是那个对一个名字叫兰德霍

---

① 布雷姆(Alfred Brehm，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

尔策的那幅圣经油画感兴趣的人吧?"问他这个问题的是一个粗重的、乡下式的嗓音，讲一口装腔作势的书面德语，带着巴伐利亚乡村牧师布道的腔调。"对，"克吕格尔赶忙说道，"没错，我对此极感兴趣。"——"我可以……，"那语声回答，可是电话断了。马丁·克吕格尔立刻打电话给电话局，询问刚才是哪儿的人给他打来的电话。但是他受到了粗暴的呵斥，说是如果他再这样厚颜无耻，他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接着他又接到电话，电话机里是同一个嗓音，讲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个地方中断了。克吕格尔不敢去向电话局询问；因为他心想，他没有车票，他怯生生地翻遍所有的口袋寻找车票，但是他没找到。本来，他心想，他有这个义务嘛，他还是应该向电话局打听一下的；可是他不敢。这声音还给他打来了第三次电话。电话在同一个地方中断了。

不多几天后，又让他去汇报情况。小个儿监狱长准备读信给他听，他的脸皱成一团无数冷嘲热讽的小皱纹，嘴唇四周的茸毛，还有鼻毛一齐颤动，好象也在挖苦人。"我祝贺您，2478号，"他说这句话作开场白。"有人向您求婚。"然后，一反平日的习惯，他没有先告诉他寄信人是谁，就立刻念起信来。"亲爱的马丁，我以为，把我们的旧方案付诸实施并且通过缔结婚姻使我们的关系合法化，这是适宜的。法律顾问们告诉我，即便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也没有任何障碍。"这位家兔胡子先生在"目前情况下"之前作了一个小小的、诙谐的停歇。"我将尽量办妥必要的准备手续。"听到最后这句话，这个囚犯异乎寻常地吓了一跳，而他那惯常的挑衅的微笑则在开始读信时便已消失不见。"下一次我们见面时我希望能把最后结果告诉你。"——"2478号，下面的签名我大概可以不必念给您听了吧，"监狱长神态狡黠地添上这么一句。"另外，这位女士说得对。我们已经经办过好几桩这样的

婚姻。我恭喜您。还给您寄来了一个包裹呢。因为您现在是新郎了，所以尽管在您的行为举止方面还有某些欠缺，我还是愿意让人把包裹交给您。”

克吕格尔猛烈颤抖着，竭力从喉咙里挤出几句话来。“我谢谢，”他说。随口又问：“这封信我可以看看吗？”“如果您以为我伪造了这封信的话，”监狱长讥讽说。“喏，”他把信向他一扔说。信是用打字机打的，看上去象商务公函，不带个人特色，语句刻板、没有生气，酷似约翰娜·克赖恩对他说话时的口吻。

此后的几天里，马丁·克吕格尔一直心烦意乱。在他的空荡荡的囚室里，他昔日绚烂多采的往事在他脑际萦绕。结实的大腿，眼睛明亮，体魄强健，约翰娜·克赖恩的那张宽阔、大胆的脸盘，然后是南方的、色彩浓重的风光，接着是他的手稿的大白稿纸，密密麻麻都是快速写上去的文字，辉煌的、并非完全诚实的劳动化作一股含有轻度毒素的薄雾从稿纸上袅袅升起。这股令人不安的气息笼罩着他的囚室，《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不在了。这袅袅彩雾搅乱了他的睡眠，使他在粘贴时双手发颤。

在下一个他可以写信的日子，他给约翰娜·克赖恩去了一封信。他感谢她，说是他愿意考虑这件事，说这件事对她不好，对他可能也不好。真是个书呆子，监狱长一边检查信一边这样想。也许这一切也是和她串通好的吧，他暗自思忖。可是他们骗不了我的。

10. 雪 中 一 信

约翰娜躺在雪地里休息，漫不经心，悠然自得，脚登沉甸甸

的短统皮靴，按照时新式样身穿男式滑雪装长裤。她只想休息不多几分钟。她没有解下滑雪板；离她不远处是一片小树林。

现在她在加米施呆了八天了。普福恩德勒先生说得对，这地方如今荟萃了全世界的大亨们。但是她特别寄予厚望的冯·拉多尔尼夫人圈子里的人，却一个还没来呢。她必须等待，对此她并不在意。她从儿时起就常到山里来，喜欢滑雪。

她觉得滑雪装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在喀嚓喀嚓响。一封信，有人交给她的，就在她快要登上去霍赫埃克的火车的时候。信上盖有奥德斯贝格监狱邮政站的邮戳，她没有读就把它塞进了口袋。真奇怪，整个这段时间里她一直没有想到这封信。

但是现在她想看了。那边的叫嚷声使她心烦。那些人都是初学者，正在和一位滑雪教员一起练习。她想向山谷滑去，躲开这些人。途中，下面不多几分钟远处，她可以休息。

她滑进这个广阔的地带。一片树林迎面而来，人们可以绕过它。她抿紧上嘴唇，选择了这条近路，穿过这片难行的林子。她在树林间艰难地行进，十分吃力。穿过了这片树林，她穿着滑雪板躺倒在雪地里；现在这段最漂亮的路就展现在她面前，一条又长又平缓的滑雪道。松弛着肢体，脸上带着漠然的微笑，她躺着，休息，喘气，快活而又疲倦。她打起精神。现在她要读信了。这信一定是对她建议结婚的答复。

她把手伸进口袋，摸不着那封信。脱下手套，又伸进去摸。信没了，她把它给丢了。现在马丁·克吕格尔的信埋在哪儿的雪堆里了，这可麻烦了。她一定是把它丢在树林里了。她必须去寻找它。是有希望在她来的路上找到它的。不过，时光已接近傍晚，太阳落山了，不一会儿就会浓雾笼罩。马丁·克吕格尔不可以经常写信。允许他写信，这对他来说是一桩不寻常的事

滑。

有什么东西正从树林里出来。一个男人，胖乎乎，但并非不灵巧，穿一身奶咖啡色滑雪装。他走近过来，望着她，两眼迷离，神色愉快，摘下那只挂着雪的厚羊毛手套，把手伸给她，说："您好。"

啊，保尔·黑斯赖特尔来得比预计的早。在这个通货膨胀、时时刻刻都必须密切注视买进卖出价变化情况的节骨眼儿上将他的陶瓷厂弃之不顾，他这样做可能是轻率的。但是现在这无所谓了。她已经在这儿逗留了八天，他不愿意再耽误时间。他在饭店里听说，她上霍赫埃克山了，就给山上打电话，因为没有找到她，所以就直接上山来。他凭着敏锐的洞察力穿越树林，寻到这条路，难道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这个穿奶咖啡色滑雪装的男人象小男孩一样快活，叽里呱啦地唠叨起来。咳，一大帮人和他一起坐火车，普福恩德勒，画家格赖德勒，还有赖因德尔，第五福音传教士。一个枯燥无味的家伙，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面带愠色添上这么一句。过几天冯·拉多尔尼夫人也来。不知她是否已经见过司法部长海因洛德？唔，这件事盖尔博士会安排的。说是她必须尽快和他一起到"粉盒"、到普福恩德勒新开张的游乐场去。两三天后这儿全是熟人，会把一个人的精力拖垮的。妙极了，他们可以沿着面前的整个这段路高速下冲。说是他今年才滑了三次雪。大家什么事也干不成，由于这愚蠢的通货膨胀。说是今天美元的兑换价是1:193.50。顺带说及，他顺着她的印迹滑，这是值得的。说他捡到了什么东西。说着，这个肥胖、快活的男子，用一块滑雪板的边抵着地面，彬彬有礼地，用覆盖着雪的手套把奥德斯贝格来的这封来信递了给她。

约翰娜接过信，表示感谢。她撕开信封。读信。额头现出了三道皱纹，灰眼睛里露出阴沉的目光，她把克吕格尔的信撕成碎片。成百片的碎纸片飘舞着，在大片洁白的雪地里看上去肮脏而大煞风景。

“我们走吧，”约翰娜说。

后来，在浴缸里，她一边冲刷着硬而热的衣服给身体带来的重压，一边想，克吕格尔这家伙写了些什么，一句一句地回想着。他怎样装模作样，他怎样让人把自己渴求的事物强加于自己。她曾以为，在囚室里他不会装腔作势了。可是他却写出这样的信来。现在他的信被撕成成百片令人厌恶的碎片，躺卧在雪地里。

在这儿加米施的舒适的旅馆房间里批评一封在奥德斯贝格六棵嵌在墙上的树木前写成的信，这容易。人们自己保养得好，吃得好，享受着雪，阳光，人们可以轻松愉快地向那个脸色阴沉的人提出要求。

她穿着浴衣坐在梳妆台前，锉着，磨光着她的手指甲。还看得出，它们一直很少修剪，模样粗糙，但是不久它们就会发出乳白色的闪光，形状象月亮。

姨妈边吃饭边向约翰娜报告一家美国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关于克吕格尔案件的详细报道。弗兰齐丝卡·阿梅茨里德太太是一个明智的女人，她的两条腿虽短，但她却果断地、牢牢地立足于现实。当然，她对约翰娜的斗争的关心基本上仅限于讲几句具有一般劝导内容的精辟的格言。另一方面，她站在那儿，身体肥壮、结实，眼睛明亮、勇敢，黑色短发、脑门宽阔的男人脑袋向前伸出，向一名采访者介绍有关克吕格尔案件和约翰娜·克赖恩的情况，掺杂着无法反驳的格言以及对巴伐利亚政治家和记者

们的粗俗的性格的刻划，她的这个形象却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现在她正在规劝约翰娜。她用一般性的措辞谈到世人都倾向于进行不恰当的道德方面的联想，比如在加米施冬季奢侈的生活和奥德斯贝格一名囚犯的日常生活之间。

约翰娜让她随意说去，相当有礼貌地倾听她说话，毫无恼怒之意。现在她经常和阿梅茨里德姨妈说话，耐心商讨许多细节。但是对于她正准备和马丁·克吕格尔结婚一事，她却只字未提。

11. 粉　盒

普福恩德勒经理领着黑斯赖特尔和克赖恩小姐参观"粉盒"，骄傲地向他们显示这家饭店：每一个细小的角落都利用得何等巧妙，到处都巧妙地留出空间做成隐蔽的壁龛、分间、包厢；他称它们是僻静的角落。他和艺术家先生们，和格赖德勒和创作"斗牛"系列画的艺术家争吵得不可开交，才终于说服他们按照他的意愿布置好了这几个僻静的角落。他们也不赞成他用这么多瓷砖贴面。一切都应该显得秀美，柔和，雅致，带有十八世纪的情调。漂亮，普福恩德勒先生曾说过，当然罗，粉盒嘛，但是主要的事毕竟依然还是舒适。象现在这样，喂，朋友，您自己说吧，艺术家先生们和企业家先生们对此会不同样感到满意吗？这就是粉盒，这有十八世纪情调而且舒适。黑斯赖特尔先生的蓝色和浅黄色白色相间的瓷砖给人以一种古朴典雅的感觉，这些宁静的角落令人神往，以其舒适的环境吸引着顾客。即便是呆板的国际人士也会为之动心的。

他感到心旷神怡了。全部客满。仿佛加米施的全体来客都到“粉盒”来度良宵了。

此刻正在演出一套精心编排的讽刺短剧节目，普福恩德勒先生给他的慕尼黑朋友们安排了一个好座位，一个特别僻静的角落，他们坐在那儿什么都看得见，自己却只会被不多的几个人看见。约翰娜相当沉默寡言地坐在黑斯赖特尔先生的旁边。她慢慢抬眼朝那些穿红戴绿、正在用几种语言小声闲扯琐闻的人们望去。一个神色焦躁、鹰钩鼻、穿灰绿色衣服的瘦女人特别吸引她的注意。这个女人显然认识大厅里的许多人，和许多人兴致勃勃地说上几句，她桌上的电话筒时常在她的耳边，但是她没朝约翰娜这边瞥一眼。约翰娜却密切注视着她并发现，有一回瘦女人以为没有人注意自己，便令人惊骇地变了样，情绪松弛了下来，那张活泼、聪明的脸庞突然象个被吸尽脂膏的老妪，变得神色灰暗，面容憔悴，疲惫不堪。瘦女人是法茜·德·吕卡，普福恩德勒先生解释说，有名的女网球运动员。网球是那时的一种球类运动，用拍子打，很时髦。没错，黑斯赖特尔先生立即认出了那张脸，他看见过法茜·德·吕卡打网球。这种伸展的、经过锻炼的、跳跃的身体，他说道，真是妙极了。她已经当了两年的意大利冠军。可是许多人期待着她让出这个宝座；这个冠军称号她保持不了多久了。

约翰娜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画家格赖德勒问候她。她没有看到他，他向她描述他的桌子的位置。真的，他，《基督受难像》的作者，就坐在那儿；他大模大样，笑语喧哗，坐在一群看似轻佻的、年轻的姑娘们中间并向她举杯祝酒。他穿一身黑礼服显得古里古怪，他那愉快、健壮的农民脑袋挨着白色衣领擦痒，他的双手异样地露出在白色袖口外。然后他用电话和黑斯赖特

尔谈话，约翰娜看见他用狡黠的眼睛使眼色，看见廉价的姑娘们在笑。不，这晚到的成功他不堪消受。黑斯赖特尔说，他显然是在虚度时光，让他的小妞儿们包围住了；画家格赖德勒就这样称呼他的廉价的年轻姑娘们。普福恩德勒先生说，画家格赖德勒及其母亲日常开销很大。说是这位画家先生很会索价，他，普福恩德勒，也不得不支付给了他一大笔钱。首先，他不把宝压在通货膨胀上。其次，他不把宝压在一位画家的荣誉上。通货膨胀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他低声说。

约翰娜的鼻子上方出现了那三条垂直皱纹。她自己在这儿加米施不是就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吗？自从她挣的钱多于生计所需以来，她从未扣扣搜搜、精打细算过，不过却也从来没有过分挥霍钱财。现在她需要钱，需要一笔钱。在德国的其它地方人们在挨饿、潦倒，在加米施大家却过着优裕的生活。这儿大多数是外国人，由于通货膨胀，他们花一小笔酬金便可在这里过上阔绰、奢侈的生活。没有一个人问价格。只有姨妈阿梅茨里德阴沉着脸直摇那颗巨大的男人脑袋，振振有词地谈论即将来临的毁灭。约翰娜的银行存款一旦罄尽，她该怎么办？向黑斯赖特尔要钱吗？她打量黑斯赖特尔先生，此人安静、温和、高兴地坐在她身旁，正和着音乐的节拍轻轻摆动着双臂。直截了当向人要钱，这难以启齿；她还从未作过这种尝试。

黑斯赖特尔先生转过脸来用他那迷离的眼睛看着她，让她注意那个正在舞台上辛苦劳作的那个人。那是个音乐小丑一类人物，他歪曲大家都熟悉的音乐，聪明，奸刁。这个人，普福恩德勒不无讥讽地评论说，曾一度搞过革命音乐。他的纲领就是再生产艺术家的自主。他曾经公开声言，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原件——就他而言也就是作曲家的作品——是供他随心所欲加

以处置的原料。起先，他随意地、刺激性地演奏古典音乐也曾获得过巨大成功，招致过猛烈的攻击，激起过极大的热情。后来，他渐渐使观众感到厌烦。现在，这位革命者变成了演卡巴莱[①]的了。他做对了，普福恩德勒先生这样以为。

约翰娜，并不很爱好音乐，心不在焉地听着，舞台上那个人怎样装腔作势地演奏。她自我感觉到，她比开始时更受人注意了。她就此向黑斯赖特尔谈了一点看法。此人告诉她，他已经观察了画家格赖德勒很久了，看他怎样挨桌兜售他们的博物学。越来越多的人在用目光搜寻她的这个半隐蔽的座位。

有人打桌位电话找她。电话里一个声音请她朝法茜·德·吕卡的厢位那边看去。穿灰绿色衣服的女人风姿优美地举起酒杯，她的脸上闪现出一抹强烈、温暖的光辉。她就这样饮酒，当着大厅里所有观众的面，大家注意这个姿态远甚于注意舞台，一双双昏暗、野性的眼睛紧紧盯着她，盯着约翰娜。约翰娜高兴得脸红了，她的灰眼睛放射出感激的光芒向那位著名的意大利女人回望过去，这个意大利女人竟如此明显地赞扬她，赞扬这个无名之辈，赞扬她的事业。

可是现在观众厅里暗下来了，这天晚上第一次暗下来。英萨洛娃上场。这是她首次在挑剔的观众面前登台表演。普福恩德勒先生的议论当然只不过是广告而已。他把她搞到手时，她是柏林一家不知名酒店里唱讽刺小调的女歌手；现在，他很想知道，他的嗅觉是否灵敏，他东张西望，用贪婪的眼睛观察着她的演出效果。她那细瘦、柔顺的身体相当自然地掠过舞台，她的一对歪斜眼困惑、调皮、温良地抚摸着观众。平素相当懒散随意的

---

① 卡巴莱：一种小型歌舞。

观众厅里此刻一片寂静，盎格鲁撒克逊人们都正襟危坐，专心致志，一个本想装烟斗的人也不装了。英萨洛娃跳了一小段哑剧，跳得无耻而动情，约翰娜则觉得，也有点愚蠢，肯定很庸俗。起先，她毫不在意地翩翩起舞，随后突然毫无顾忌地一转身对着观众，对着观众厅中的某一处地方。小舞台上现出一片漆黑。一束聚光灯光射向黑暗中的舞女，也射向观众厅中的一个区段，射向舞女转过身来面对着的那个区段。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向这个区段望去。只见灯光下坐着一位容貌俊美的年轻人，毫无疑问不是演员，是他们中的一个、观众中的一个。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舞台上的这个瘦削、刺激人的姑娘是在为他跳舞，她把骨碌碌转动的湿润的斜眼对着他，她是在为他扭动她那柔顺的肢体。骚动在增长，这个英俊的年轻人毫无表情地坐着，喝着饮料。他没发现，黑暗中有许多双眼睛嫉妒而饶有趣味地在注视着他？台上那位瘦弱女子为一种越来越热情的恭顺所攫住，她的双颊下陷、更显出孩子气，她的舞，含着灼热的、赤裸裸的、猥亵的请求，只对着那个面无表情的人跳。最后她晕倒了。女人们轻声喊叫，男人们半欠起身，音乐中断。但是幕布没拉上。乱哄哄折腾了一会儿，只见姑娘微笑着站了起来，她象开头那样动情而无耻地跳舞，露出湿漉漉的小牙，显得俊俏、稚气，她的一对歪斜眼困惑、调皮、温良地抚摸着观众。跳了几个拍子后她跳完了。先是一阵沉默，随后是几声口哨声，接着便是狂热的鼓掌声。“一桩冒险事，”黑斯赖特尔先生说。普福恩德勒先生满意地喘气，告辞，面带微笑。他为他的嗅觉而感到自豪。如果他的最好的才能，他的嗅觉能力，难得有那么一次不中用了，他会比亏损了钱还感到难受的。今天，在英萨洛娃身上，他的嗅觉应验了。

他刚走，黑斯赖特尔先生便突然问约翰娜："您要与克吕格尔博士结婚，对吗？"问这个问题时，他没正面看她，他的一双迷离眼睛望着观众厅里的某个地方，他的一双保养得很好的、丰腴的手握弄着玻璃杯。约翰娜没有回答，灯光映照在她闪亮的指甲上，她以捉摸不透的神情愣愣地望着前方。黑斯赖特尔先生压根儿就不知道，她是否听见了他的问题。但是这话不对，他当然知道，她听见了。也知道，这个高个子姑娘与他的关系比他希望的还要亲近。然而他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不想让这样的念头在自己心头萌生。他这样的追求享乐的人，想着完全另一码事呢，他对约翰娜就正在普福恩德勒先生的舞台上表演的裸体姑娘中的一个说了一句时髦的、嘲弄的话。

约翰娜紧锁眉头说，她累了。而当黑斯赖特尔先生略感委屈地要送她回家去时，普福恩德勒先生忙不迭说，他们务必再看看赌场，尤其是那间私人小赌厅。连请带求的，最后约翰娜终于心软让步了。

黑斯赖特尔很快便在小赌厅里替自己和约翰娜找到了好位置。下了一大笔赌注。输了。下一盘他又下了赌注。望着庄家的手说道："那么您愿意嫁给克吕格尔。奇怪。"他继续赌，若有所思，神情抑郁，极为大胆。输得很惨。便邀请约翰娜，要她和他一起做庄。约翰娜索然无味地坐着，她不懂此道。她想，这要很多钱呢，用它可以在加米施过许多个星期了。英萨洛娃突然站在她背后，莫名其妙地热烈问候她，一个劲儿劝说：她当然得支持这位先生。黑斯赖特尔一把投下一大堆筹码，嘟哝说，这是给她的钱。约翰娜心不在焉，把目光从赌徒们紧张的脸上移到黑斯赖特尔的丰腴的手上，移到俯身向她凑近过来的英萨洛娃那张神经质的、敏感的侧面，此人用欣喜若狂的叫声伴随黑

斯赖特尔赌钱，一边还露着一嘴湿乎乎的小牙。

约翰娜没注意赌钱；她有这个印象，似乎黑斯赖特尔输了很多。他突然觉得，现在可以适可而止，这种游戏似乎使她感到厌烦了。他把一大堆钞票和筹码推给她，声言说，这是她的份额。约翰娜抬起头来，露出十分惊讶的神色；俄国女人神情紧张，脸色出奇地苍白，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望望那个。这是一笔很可观的钱，就摆在约翰娜的面前。即使接连几个月不许她从事职业活动，即使加米施的生活费用十分昂贵，有了这笔钱她决不会很快就把积蓄花光的。她朝黑斯赖特尔那边望去。他不自然地、表情冷漠地站着，手里还握着剩下的一把钱；他的连鬓胡轻轻颤动。他很投约翰娜的心意，他给钱的方式真好。

然后，在明亮、冰冷的夜色中，他陪她走那条短路去她的饭店。英萨洛娃站在赌场的窗户旁，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她看上去面颊凹陷，神色疲倦。普福恩德勒先生站在她身边，规劝她。隆起的脑壳上他那一对小鼠眼一个劲儿地上下打量她那瘦削的身体。

一个男子从饭店方向，朝黑斯赖特尔和约翰娜迎面走来。身躯庞大，穿着厚裘皮大衣显得加倍臃肿，他踽踽独行在这明亮的雪夜中，迈着对他沉重的身躯来说不自然的矫健步伐。“第五福音传教士，”黑斯赖特尔先生面带怒色悄声说。“此人正在这儿和鲁尔区的一个煤炭大王谋划一桩卑劣行径。”约翰娜在微弱的亮光下隐约看见了深褐色裘皮大衣上方一张丰腴的脸面，上唇，浓密的黑髭，向前隆起。黑斯赖特尔先生朝那顶礼帽做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手势，仿佛他想问候那个人。但是此人不是没看见他，就是没认出他来，于是黑斯赖特尔先生便忍住没打这个招呼。

他在约翰娜身旁默默走完剩下去饭店的几步路。"这么说您是要嫁给克吕格尔了，"他最后说。"奇怪，奇怪。"

12. 帖木儿的活人墙

约翰娜·克赖恩在律师盖尔的陪同下去拜访到加米施来作短期休假的司法部长海因洛德。海因洛德博士没有住豪华大饭店，而是住在租金便宜、陈设简单的"杜鹃花"公寓里，它在那条穿过加米施和帕滕基兴两地交加处的主要街道的一端。

司法部长在"杜鹃花"公寓所属的甜食店里接待他的客人。这是一间有烟熏味的房间，靠墙摆着大理石圆面桌和丝绒面椅子，大瓷砖面壁炉里生着过暖的火。沿墙头攀附着杜鹃花藤蔓，那上面，戴绿小帽的木偶小伙子们拍打着屁股，不断重复地跳着蹬脚舞，南德的一种民间舞，围绕着穿宽裙、紧身胸衣的女孩，所谓的小丫头们。四周的大理石桌旁坐着身穿拼凑着缝制成的冬衣的小市民，围着围巾的，穿厚呢短上衣的，披斗篷的，将油腻的点心浸泡在咖啡里。海因洛德博士戴眼镜，蓄着一部柔和的络腮胡子，是个殷勤周到的人；他乐意听到人家惊诧地说他长得象那位颇有声望的印度作家泰戈尔。他带着亲切的笑意久久地望着来访者的脸，帮助约翰娜脱下外衣，友好地拍拍盖尔博士的肩膀。然后，大家便围着角落里一张圆桌在丝绒面椅子上坐下，边喝着咖啡，边小声交谈着，四周坐着别的客人，他们只要竖起耳朵，就能听见他们讲的话。

约翰娜说得少，盖尔博士讲得比较多，讲得最多的是国家司法部长。他显示出自己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读过克吕格尔博

士的大多数著作，他很敬重他，非常同情他。他认为，马丁·克吕格尔极有可能是无辜的。但是部长视野开阔，他从个别概括出一般，自己则在一般中淡化了。约翰娜被这种无所作为、善解人意的宽容态度弄得神情疲倦、垂头丧气，简直感到恶心。从这些聪明的、洞察力强的推论中，她所听明白的就是：在许多情况下，公正必须要有法律保障作为先导；一个人正当地受到冤枉，这种案件是有可能的；权势运用得法，就会给人以公正的印象；总而言之，一场争论怎样了结，这并不重要，更重要的往往是争论本身。

小房间里火生得太暖；人来人往；杜鹃花夹带着一对对戴绿帽、穿宽裙的跳舞者沿墙攀附；咖啡杯叮当响。司法部长柔和的白胡子上下起伏，他那慈祥长者般的眼睛亲切地望着约翰娜的显褐色的、宽大的脸；理解并原谅了不知疲倦的殉道者盖尔，约翰娜的无声的恼怒，小糕点甜食店的疲沓的服务，陷入贫困的大陆上的整个儿这个空气新鲜、奢侈豪华的冬季疗养地。

律师和部长就法学哲学方面的事务用方言进行了一次洋溢着智慧的、热烈的谈话。他们早就不再谈论马丁·克吕格尔了。两个持有自由思想的法学家是在给任意一位女观众进行一场有趣的表演赛。听到这位和善老人的这种很糟糕的观点，约翰娜心头感到很不是滋味，这个老人出于好意把糟糕的法官判决淹没在冗长的理性的大海，把它们倒个个儿，用他的亲善哲学的棉絮裹住不人道的判决。

她对与司法部长的这次会晤曾寄予厚望，因为人们普遍都称赞这位部长有人情味儿。她以他的在场作为到加米施去的最重要的缘由。如今，她坐在这间简陋、有霉味的房间里，呼吸过了外面强烈的新鲜空气后，待在这间屋子里便觉得懒懒散散、昏

昏沉沉的，一切都显得渺茫、灰暗，一个老年人一边将糕点蘸着加奶咖啡，一边说着话，一个年轻几岁、神经质、千头万绪忙得不可开交的人也在说话，而克吕格尔却坐在四米长、二米宽的囚室里，他白日里最美好的时光便是在六棵镶嵌在墙上的树之间散步的那个时刻。

约翰娜坐弯了腰。她为什么和这些男人坐在一起？她为什么坐在加米施？一切都毫无意义。到乡下去，干农活，生一个孩子，这也许有意义。部长现在发起诗兴来了。他的平缓的、教训人的语声宣布："帖木儿汗把活人砌入城墙内并用它围住他的帝国。法律的城墙应该受到这样的人祭。"

可是现在律师盖尔认真进逼起部长来了。现在他竞技状态良好，他那敏锐的、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紧紧盯住对方，他的声音虽然不高，因为怕引起邻座的注意，但是却急迫、强悍。他谈到慕尼黑的诉讼案中的众多死者，谈到被枪决和被监禁的人，谈到某些并非杀人犯却被当作杀人犯处决了的人，谈到许多没有被当作杀人犯处决的杀人犯。他列举出数目众多的人，他们由于犯了某种罪行在全国受到追捕，却在慕尼黑逍遥自在、到处游荡，还列举了许多由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被判多年监禁或处死的人。他没有忘记次要情况。没有忘记一个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的缘故而被判了刑的人的妻子，有人扣押了她的家具，因为她付不起他这起烦冗的诉讼案的高额诉讼费用，没有忘记一个因犯叛逆罪而被枪毙的人的处决费用，现在人们已第二次向被处死者的母亲讨债，勒令她"一周内付清款项以免强制还债"。

约翰娜听着老头儿的说教，受着这间热屋子的熏烤，已是不胜疲惫，所以几乎跟不上律师的这一席连珠炮式的话语和敏锐的思维。奇怪的是，次要事情对她的震撼超过重大事件。骇人

听闻的是那些遭到无辜杀戮的人的数字，他们脸色蜡黄，胸膛布满弹孔，夜深人静时被人草草掩埋在一片树林里，没有人抵罪，抑或在一个采石场象遭围猎的动物那样成群地被击毙，然后被扔进一个坑里，洒上石灰，没有人抵罪。骇人听闻的是那些死者，他们躺在练兵场墙根下，已经给十根冷漠无情的枪统当过了靶子，无辜受害，然而却是以法律的名义。但是更加令人厌恶和难忍的却是那只无动于衷的公务员的手，它将一张帐单递交给母亲，要她支付枪毙她儿子的子弹的费用。

尽管部长谴责律师提出的这些案例，但是也对此表示理解。就在一个小乐队，就在小提琴、齐特拉琴、手风琴开始演奏乐曲的当儿，他让这些错误和误判也汇入一般法律认识的海洋。必须有法官的自治权；因为没有它就没有法律保障。只要他，海因洛德，既能始终保持这些原则，又能减刑，他总是会减刑的。

在克吕格尔案件上他无能为力。从公务上说，没有进行干预的理由。他凭什么头衔插手他的巴伐利亚同事职权范围内的事？约翰娜终于摆脱昏沉麻木状态，起而反击宽厚、仁慈老人的这一席象沙子那样淹没声声呼喊的言论。莫非就没有法子把这个无辜的人从奥德斯贝格的围墙里搭救出来了？莫非每个人只好听凭随便哪个司法官员的任意摆布？

这里有某种风险，这是社会在缔结社会契约时必须承担的，部长解释说，对她的激动和她那不适当的激烈语气表示出父亲般的理解。说是以官方身份，正如已说过的，在她这件事上他帮不上忙。他建议去找农业家比希勒博士，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头脑聪明，不在意声望方面的事，有人情味儿。

有人给部长送来一摞报纸。他一边继续用温和的口吻讲着

话，一边斜着眼看送来的报纸。女招待递过帐单。盖尔律师郑重其事地、热情友好地向部长告辞。约翰娜感觉到老人的手无力地放在她的手中。她觉得需要在这次交谈之后单独到雪地里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而盖尔博士却和她结伴而行。尽管他显得步履艰难，他还是一瘸一拐地在她身旁走着，劝说她，向这位满腹疑团、怏怏不乐的女士解释说，他有着良好的印象。这位容貌俊俏、穿着漂亮的妇女和这个面容逗人、憔悴的、一瘸一拐的男子颇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她下榻的饭店的会客厅里，他们在那儿喝茶的时候，律师也备受人们的注意。只是他比不上，这一点他感觉到了，普福恩德勒先生为五点档的喝茶搜罗来了那些潇洒的职业男舞伴。因为在那个时代流行在公共场所向好活动的妇女提供职业男舞伴的习俗。约翰娜住的饭店的客厅里有四位男士。其中一个是维也纳人，金黄色头发，略微有点儿肥胖，但很矫捷，面带笑容；第二位，严酷的、没棱角的脸，魁梧的、挺直的身材，单片眼镜，北德人；第三位，黑头发，身材不高，怀疑而多愁善感的眼睛，罗马尼亚人；第四位，细长个儿，肢体松弛，不动声色，挪威人。是这四个男子可供女舞伴们支配。他们富于艺术性地、严守中立地跳着那个时代的黑人舞的激越舞步，他们衣着时髦，皮肤、头发、指甲保养得极好；女士在他们的臂弯里给人以极好的印象。每曲舞都有人记下，在喝茶吃糕点时记在女士们的帐上。

盖尔博士竭力在约翰娜的心目中挽回他自以为由于这次与司法部长的并不富有成效的谈话而丧失掉的光彩。他先是发出具体指示，指出人们怎样才有可能会见比希勒博士，会见下巴伐利亚的这只大鼹鼠。多半只有当他在旅途中时才能逮着他。他倒也不少出门旅行。因为这位盲人喜欢参预重大政治活动，这

只鼹鼠挖掘它通往巴黎和罗马的通道。

现在是律师盖尔博士可以展示他那出众的才干的时候了。就在职业男舞伴们表情冷漠、动作优雅地翩翩起舞的当儿，他向约翰娜阐明象他所钟爱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图那样风格的巴伐利亚政治的结构，阐述得清楚明了，有严密的逻辑性。巴伐利亚深谋远虑，同意了由胡戈·普鲁士起草的国家宪法，虽然巴伐利亚人辱骂、埋怨、嘀咕这部宪法，但是他们的几个象农业家比希勒那样暗中掌着实权的头面人物却十分清楚地知道，恰恰是他们才是唯一可以从这部宪法中牟取到利润的人。因为他们随心所欲地解释宪法确保了自己作为中央集权国家中的中心权力的地位。他们提供国防部长。他们卓有成效地把宪法解释成为，巴伐利亚干什么事，与国家毫不相干，国家干什么事，却需要征得巴伐利亚的同意。他们热衷于打架斗殴，殴打外国使团，并且让国家来承担一切费用。他们沉湎于浮华虚荣，嘲笑明文规定的宪法条款，将一大堆愚蠢的头衔赏赐给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天真而固执地陶醉于专制独裁和扩展地方分离主义权力，不执行国家大赦令并且擅自建立“人民法庭”审判所有政府不欢迎的人。他们推行分离主义的对外政策，和罗马签订特别条约，强迫国家予以批准。他们创造他们的杰作，建立他们的技术博物馆，用国家的资金，但是他们强调，这是一件巴伐利亚作品，在巴伐利亚节庆日用他们的巴伐利亚旗装饰这幢建筑物，拒不悬挂国家的旗帜。从经济上来说，他们的中央集权主义就在于，他们要国家付给他们的补贴远远超过国家财政中他们所提供的那个份额。所以，促成这一切的那个人，下巴伐利亚的这只鼹鼠，觉得自己不仅是他那个邦的，而且是全国的君主，并非完全没有理由。

律师盖尔博士向约翰娜阐明这个道理，用铿锵有力、简洁明了的语言，层层展开，不为次要事情所动。他神情专致地坐在那儿，他那一对戴着厚眼镜片的眼睛凝视着前方，他的薄皮手悄然不动。约翰娜对国家问题的兴趣不大，但是她却被律师那聚精会神的态度吸引住了。律师向她展示他的材料，既客观又动情，冷酷的激情熊熊燃烧着。约翰娜暗自思忖，为什么这个有能力使她这个巴伐利亚人用他的眼睛看清她的国家面目的人不全力以赴去搞他的学问，却把自己的巨大精力消耗在无谓小事上。她看到，盖尔律师和海因洛德部长，两个人都擅长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两个人都不善于把他们的预感化为行动。

盖尔先生沉默不语了。他呷着茶喝，有点出汗，擦了擦眼镜，闷闷不乐地坐着，时不时用他那犀利的目光打量着随便哪一个人。职业男舞伴们带着狂乱而不动情的表情正确得体地在舞厅里移动、拖拽、抛掷女舞伴。有人穿过客厅朝她这张桌子走过来。一个年轻男子，衣着时髦，瘦削、嘲讽、轻浮的脸上露着洁白的牙齿。他走近时，一股淡淡的干草和皮革的气味散布开来，一种很富于男性特征的香水的气味。盖尔博士一眼瞥见这个年轻人，猛吃一惊，使劲眨了眨眼，双手颤动。年轻人面带放肆、套近乎地、些许嘲讽的神色朝律师点点头，用他那明亮大胆的眼睛紧紧盯着约翰娜，向她一鞠躬。律师克制住自己，保持冷静，没正眼看小伙子，只望着约翰娜。而她，确实是她，约翰娜·克赖恩，他曾为她施展出了浑身解数，她却站了起来，去和这位陌生人跳舞，和一个素不相识、散发着干草和皮革气味、不三不四、浮荡轻薄的男人跳舞。因为此人是埃里希·博尔恩哈克，他的儿子，这一点她没法知道。

当她已经离开桌子，让那小伙子推着、拽着、抛着在舞厅里

翩翩起舞的时候，那种他竭力加以防止的惊恐情绪才突然在盖尔博士心头爆发了出来。这孩子到这儿加米施来干什么？他当滑雪教练了？他做什么黑市买卖来了？他在干榨取带着厚厚的支票簿的淫荡贵妇的营生？他很久没见过他了。这孩子惯于突然出现，无一定规律，随后又突然消失。跳完了舞，他一定会回到桌旁来。那时候他就可以问问他。抑或说东道西随便和他扯几句。他只默默鞠了一躬，盖尔博士不曾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他回到桌旁来时，大约就会张开他的殷红的嘴唇，盖尔博士就会听到他的声音。否则，一晃可能又是好几年。

胡说。解决了。了结了。他要赶晚上的火车回慕尼黑去。可是他应不应该劝告约翰娜提防她的男舞伴呢？胡闹。一个借口。他是这个果断的姑娘的监护人吗？她比他自己更老练。他没等到约翰娜回来，便站起身，颇吃力的样子，看得出来，他拖着他那条僵直的腿行动还很艰难。他要坐晚上的火车去慕尼黑。他穿过大厅，一瘸一拐，使劲眨巴着眼睛，几乎毫不引人注目。消失在电梯里。

当年轻人把约翰娜送回到桌子旁边时，却不见了律师的人影，他抿着殷红的嘴唇笑了笑，一脸老成、轻蔑的神色。迟疑了片刻，不知道他该不该在约翰娜身边坐下。用他那明亮的、狂妄无礼的眼睛放肆地打量她。随后便有点漫不经心地鞠了一躬，说是好在这地方不大，大家会再次见面的。说罢便离去，在空气中留下了那股奇特的干草和皮革的气味。

约翰娜随后独自在桌旁坐了一段时光，刚跳罢舞情绪上还略有些激动。她捏碎自己的糕点，愣愣地凝视着大厅里。看见一处杜鹃花藤蔓被养护得碧绿生青，其间有几个黄脸皮的人，表情死板，向后面的司法部长海因洛德彬彬有礼地鞠着躬递上一

份帐单。

13. 司机拉岑贝格尔之死和被美化

盖斯花园饭店座落在内城外围一条小街上，司机拉岑贝格尔定期和一些趣味相投的人在那儿的一张名叫“万事如意”的固定餐桌旁聚餐。参加弗兰茨·克萨韦尔·拉岑贝格尔的聚餐会的，大约有十几个人，装配工人，马车夫，一位面包师，还有一位小印刷厂的老板。人们畅饮啤酒，吃酸猪肺丁、烤小牛肉、土豆色拉，嘀嘀咕咕抱怨市里的事、国家的事，抱怨大人物们、电车、外地人、革命、教士、君主政体，抱怨上帝、列宁和天气。这个聚餐会是饭店的核心；没有它，老板就得关闭他的这家快有七十年历史的老字号。

最近，印刷厂老板克施文特纳常常带两兄弟来参加聚餐，拳师阿洛伊斯·库茨纳尔和拳师的弟弟，装配工鲁佩特·库茨纳尔。阿洛伊斯，肥胖，粗笨，沉闷，老派拳师，懒洋洋坐着，把手臂撑在桌上，仔细倾听，不时叹气，神情阴郁，哧哧地喘气，少言寡语。鲁佩特·库茨纳尔，装配工，则显得十分善于辞令，眼下无职业。他用响亮、有时有些神经质的声音侃侃而谈；话语毫不费力地从他那宽而苍白的嘴唇间涌流出来；他边说话边打着他从乡村布道牧师那儿学来的有力的手势。大家喜欢听他说话，他纵谈阔论国家大事、日常琐事，都有独到的见解。这种种邪恶都是金融资本的过错，是犹大和罗马的过错。犹如肺结核杆菌毁坏健康的肺，有国际亲缘关系的金融犹太人正在毁灭德意志民族。只要用二氧化硫把这些寄生虫熏死，一切事情就会变好，就

会重新走上正轨。装配工库茨纳尔如果沉默不语，那么，那薄嘴唇小黑胡子以及几乎没有后脑勺的脑壳上那搽有润发脂的分梳的头发便会让人觉得他的脸象假面具一样呆板。但是此人一旦张开嘴，那么他的脸便会以奇特的、神经质的轻快动作活蹦乱跳；隆起的鼻子明显地上下跳动，他激起聚餐会上的生气和活力。

关于能言善辩的鲁佩特·库茨纳尔的传闻迅速传播开来，说是他找到了极其简单的办法，可以净化并健康地组织公共生活。来的人更多了，都仔细倾听并赞同他的演讲；印刷厂老板打开一张小报，这是献给库茨纳尔思想的。诚然，这些思想印成文字后便显得贫乏。但是这张报纸毕竟有助于把这个口若悬河的人的活生生的形象印入读者的记忆之中。总之，到והיה斯花园饭店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掌柜的，印刷厂老板，拳击师和两个司机建立了一个党，一个真正德意志人党，由鲁佩特·库茨纳尔领导，此人现在不再称自己是装配工，而是自称政论家。

弗兰茨·克萨韦尔·拉岑贝格尔一如既往，坐在固定的“万事如意”餐桌他自己的那个座位上。起先他并不完全同意店里这日益增长的业务。但是一如这个高原的大多数居民热衷于矫情，热衷于忙碌和玩耍，他渐渐接受了这个变化，最后他终于喜欢这个变化了。鲁佩特·库茨纳尔的简单易懂的思想中他的意。况且，鲁佩特·库茨纳尔赞赏司机拉岑贝格尔作为主要证人在一桩带有政治色彩的大诉讼案中享有的声誉。他惯于称他是殉道者，因为他提供了证词从而遭到了对手的可耻怀疑。

“万事如意”聚餐会热烈投入能言善辩的鲁佩特·库茨纳尔所挑起的辩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他们压根儿听说过的而言，平淡无奇，使这些小市民感到厌恶，鲁佩特·库茨纳尔的纲领迎

合了他们追求浪漫色彩的需要。他们到处都发现秘密联盟和阴谋诡计；出租汽车收费标准降低了，他们会发现是共济会成员、犹太人、耶稣会会士插手了这项措施。

所以，"万事如意"聚餐会热烈讨论富于浪漫色彩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犹太教是否遵循了某些详细的指示，去夺取世界统治地位？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还活着吗？关于他，贪权的王亲们都声称，他神经错乱，投了施塔恩贝格湖了，可是这一点并未得到证实。是犹太人勾结教皇策划了上次世界大战？

人们详尽地、反复地探讨这些问题。有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细节，犹太金融巨头拥有财产的精确统计数字。提出这些统计数字的根据不是认识、科学结论、帐目审阅、税单等等，而是感觉。譬如有一回，司机拉岑贝格尔在一张画报上看到了一幅某个叫罗特希尔德的墓碑的照片，此人是个著名的犹太金融家。于是，犹太人阔绰的概念便愤愤然植入了司机拉岑贝格尔的心田。这块富丽堂皇的巨大墓碑在他心头激起对这些人奢侈糜烂生活的充满忌妒的幻觉。

因为出于某种个人原因，拉岑贝格尔曾以全副精力和墓碑打过交道。原来，她的大姐作为老姑娘去世时，嘱咐了用她的绝大部分遗产在她的墓上建一个相当大的铜质天使。后来，有许多分支的拉岑贝格尔家族日子不好过。拉岑贝格尔家族中五个还健在的兄弟姊妹，除一个以外，全住在郊外的基辛区和海德豪森区，在战争期间以及这方兴未艾的通货膨胀期间忍饥挨饿，度日如年；一个叫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的兄弟，一家七口，男人，女人，孩子，全挤在一间房间里住。拉岑贝格尔家族各家之间产生了不和；人们为这个铜质天使而彼此窥探，卖掉天使所得的进款本可以帮大家一把的嘛。因为那是一个中等个儿天使，其实个

儿还是很高的，天使忧伤地垂下一根粗大的棕榈树枝，况且他还穿着一件宽大、呈褶状、含许多铜的衣裳呢。按理说，国家急需铜，应该把它化成大炮；但是不知是由于偶然，还是如同兄弟姊妹们所认为的，是由于弗兰茨·克萨韦尔和警察有某些关系，天使逃脱了这场上缴金属的大运动。对他的占有权是值得怀疑的。毋庸置疑的是，有人曾试图——大家怀疑此人就是年轻的路德维希，弗兰茨·克萨韦尔的儿子——把墓碑弄走，可是由于天使太重尝试失败了。各家长期互相窥探，那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公墓哨兵值勤。一个讲求实利的人曾建议把天使卖掉，所得款项大家分。但是天使守护着这老姑娘的遗骸，而这位老姑娘却又是个诚实、善良的人，更何况大家对分配方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所以此举也就只好作罢。由于他积极参预了这些争端，而且在争吵过程中他使他的一个兄弟受到了在克吕格尔诉讼案中曾被提及的那个头部伤害，所以弗兰茨·克萨韦尔·拉岑贝格尔对墓碑非常感兴趣，而为那个罗特希尔德修建的墓，作为引人妒忌的赫赫权势的巨大象征，已经牢牢铭刻在他的心中。

如今慕尼黑市有那么几个名字叫罗特希尔德的犹太人。司机拉岑贝格尔和这个高原上大多数居民一样富于浪漫色彩，把这几个罗特希尔德和那块骄傲的墓碑联系起来了。他尤其断言，老城一家罗特希尔德帽子店的老板是那个豪门巨富家族中的一个大财东。有人指出，一个很富有的人亲自接待他店里的顾客，给他们试戴帽子，这实在难以令人相信。对此，司机拉岑贝格尔一边熟练地把一根嫩萝卜切成薄片一边解释说，这恰好是个可疑之处，并且显出了那个极其卑鄙的无赖的阴险狡猾。其它人依然持怀疑态度。司机拉岑贝格尔越说越有气，把萝卜、盐

和小刀放到一边，当即要求大家去砸罗特希尔德这个大蠢驴店里的橱窗，痛打他一顿。大家对这个建议反应冷淡，是啊，面包师，聚餐会的成员，为帽子商人罗特希尔德辩护，他曾接连几年给此人供应过小面包。说此人是个相当和气的人；说他挑起了战争，这很难叫人相信。司机拉岑贝格尔暗生闷气，咬住浓密、金黄色的大髭须，他圆睁淡蓝色眼睛，困惑而愤怒地凝视着面包师。然后他就喝啤酒。"要他不得好死，"他说，边说边拭去胡子上的啤酒泡沫，恶狠狠地盯着面包师。他说，他完全知道，罗特希尔德是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说是有一次罗特希尔德和加里西亚[①]的犹太教经师一道坐过他的出租汽车，两个人的谈话他听得一清二楚。说罢，他便喝酒。

这个弥天大谎激怒了平素沉默寡言的面包师。这是一个身材细长、表情忧郁的人，长着当地普遍的大脖子上一颗凹凸不平的梨状脑袋。他喝酒。然后他小声说："无耻小人，作伪证，可怜虫。"

司机拉岑贝格尔正要放下啤酒壶，一听这话便放慢了这个动作。他张开着一会儿嘴，他抬起头来时，脸颊红得象个孩子。"这话你再说一遍，"他说。

现在大家都沉默不语。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说司机拉岑贝格尔是个作伪证的无耻小人是有所指的。原来，一天晚上，克吕格尔诉讼案结束后几个月，在万灵节那一天，大家对兄弟姊妹每人应承担在这一天装饰铜天使所用小彩灯和布花的费用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争吵得特别激烈。弗兰茨·克萨韦尔的一个兄弟到盖斯花园饭店来了，大家大喊大叫、肆意辱骂，在这场争吵过

---

① 波兰地名。

程中，那位兄弟曾说，弗兰茨·克萨韦尔是个可耻的说谎者。他所作的对克吕格尔的证词也是假的，说是这话他明确对他说过而且还对此自吹自擂了一番。四、五个人目击了这场争吵。其中就有面包师。这位兄弟的这番话他们听得清清楚楚。这位兄弟用不同的措辞把原话的意思重复了几遍，时而带着愤懑威胁的口吻，时而大喊大叫，毫不含混，弗兰茨·克萨韦尔其实也并没有否认。他只是回答说："我是什么？我是一个说谎者？"那四、五个在场的人对此没多说什么话，只是泛泛地说了几句，诸如，大家该回家睡觉了，或是，这可是真没想到。此外，他们便只是默默无言地相对而视。司机拉岑贝格尔为支持这个制度，支持有道德的世界观作了他的证词；对此说三道四，用通常的尺度去衡量这个证词，这都是不妥当的。不过，拉岑贝格尔的兄弟的这些话他们毕竟亲耳所听，并且已经铭记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心里很明白，面包师把这位甘心为自己的证词而作出牺牲的人说成是个作伪证的无耻小人，他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当脸色胀红的司机说了"这话你再说一遍"并挺起身伸出头等待着的时候，大家便寂静无声、心情紧张地望着他和身材细长、神情忧郁的面包师。

而面包师则平静、执拗、忧伤地回答说："那我就再说一遍，无耻小人，作伪证，可怜虫。"面包师话音刚落，司机便象电影里的慢动作那样慢慢吞吞站起来，举起啤酒壶，往对手的脑袋上砸将过去。只是对方同样也举起了自己的啤酒壶，也不慌不忙，不过却沉重有力地并且首先击中了对方的脑袋。

现在，就在倒下去的瞬间，司机拉岑贝格尔迅速地、异常清醒地回忆起了他这一生中的种种往事。他怎样大声哭喊，流着血、满身污秽，和别的小男孩一起赌彩石子玩，欺骗他们。在学

校里成绩不及格后他怎样给教师老爷打啤酒，打来的啤酒泡沫比别人打来的少，从而使自己免遭了一顿揍。他怎样穿一套黑色西服，拘谨，尴尬，流着鼻涕，手里拿着一枝蜡烛，被接纳加入基督教联合会，一边斜眼偷看教父大人佩戴的链表上的鹿角针。他当机械师怎样因不可靠、懒惰、诽谤而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的就职机会。他怎样和克蕾丝蒂娅相好，让她生了一个孩子，给他的小儿子路德维希喂第一口啤酒。他怎样应召上战场，起先在后方补给区闲逛，在波兰的酒店和妓院里鬼混，多次偷梁换柱篡改命令骗同伴们去送死。最后，他终于被掩埋在倒塌的战壕里。他怎样在战地医院里当闲人；也许这是他的最美好的时光，他有权偷懒；啤酒味道虽淡，但量足，女人顺从听话。后来他怎样用他的未婚妻的钱买了这辆出租车，成为车主，打老婆，无理吵闹。他怎样驾驶着别人的高级轿车夜晚在福斯滕里德公园里疾驰，身边坐着他的儿子路德维希，惊动野猪，尽兴狩猎。他怎样报复那个驾驶自备汽车的赛车运动员，割破他的橡皮轮胎。他怎样从渡船上跳进伊萨河，一边喊着："永别了，美丽的地方。"他怎样为铜天使和他的兄弟姊妹们争吵得不可开交。他怎样扭转克吕格尔案件方向，为祖国效了这个大劳。他怎样在盖斯花园饭店里消磨时光，受到聚餐会的尊敬，一个性格坚强的人。现在，在他那被敲碎脑壳的骨头侵入大脑的当儿，司机拉岑贝格尔重又经历了这一切。再过一次这样的生活，这可真好，这是一种美好的生活，他真想再过第三次、第四次这样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让沉重的上身慢慢向前倒下，咕噜儿声，死去。

其它人看到，拉岑贝格尔就这样躺倒在啤酒和已切好但还没吃的萝卜之间，他们惊慌失措了。面包师则仅仅说了句："现

在他完了，笨蛋，疯子。”大家的怨恨普遍集中在帽商罗特希尔德的身上，是他为有功的司机的死提供了契机。

人们为拉岑贝格尔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是一个因无所畏惧地说出了真话而受到流氓无赖和赤色分子们疯狂迫害的人。但是他坚定不移地维护了一桩桩正义的事业，维护了真理，是个纯真的德意志人。真正的德意志人举行了一个正式的盛大追悼会，由鲁佩特·库茨纳尔作了一篇令人振奋的悼词。年轻的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默默站在棺材旁，淡黄色头发的漂亮面孔上眉头紧锁，聆听着这些向他父亲表示敬意的演说词。那就是说，敌人们，下贱坯们，犹大和罗马，他们已经干出这样的事来了。现在他们干掉了他的父亲。但是他，路德维希，也还活在世上，他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真正的德意志人们还定购了一块墓碑，这块墓碑比死者所能希望的更有气派。在一个暗示他的职业的滚动的轮子上雕出一个男子的形象，他对天伸出一只手起誓，暗示着他的男子汉气概。

迅速、草率地对面包师进行了调查，案情是清楚的。围绕着犹太人罗特希尔德发生了一场争论，面包师为犹太人作了辩护，司机因遭到他不得不加以忍受的政治陷害而理所当然地被激怒了，情绪非常激动。巴伐利亚酒店里打架殴斗并不是罕见的事，这的确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案子。面包师相当聪明，没有进一步展示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带着忧伤的表情，语气平静地说：“噢，是的，情况就是这样，”呆呆地、若有所思地伸着那颗弧形梨状脑壳。受到了从轻处罚。

但是即使在官方的会议上对此只字不提，在市郊的基辛区和海德豪森区人们却对拉岑贝格尔死亡的真正的、最直接的原因窃窃私议，而且尽管对司机作了美化，这种背后议论还是平

息不下来。这些话也传到了拉岑贝格尔的遗孀克蕾丝蒂娅的耳朵里。她和年轻的路德维希互相粗言诟语相对，路德维希果断地夺取了拉岑贝格尔家里的统治权，打从心眼里讨厌母亲的那种教士式的装腔作势，以极其崇敬的心情怀念着父亲。他激昂慷慨地宣称，关于作伪证的谣言是政敌们的恶毒诽谤。他那声嘶力竭、目空一切的喊叫声终于使羸弱的母亲哑口无言了。但是她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这个受到美化的人也曾把他向他兄弟披露的真情告诉过她，所以拉岑贝格尔的这位遗孀把他的死看作是惩罚和预兆。她虔诚，爱她的已故的丈夫，不满足于给他做做弥撒。她心如刀割，想到他也许在炼狱[①]里，也许还深深陷在罪恶的泥潭之中。有一次，在一部电影的启示下，她曾请求他公开承认他对克吕格尔所做的不公正的事。但是他只是狠狠揍了她一顿。现在他死了，她早已原谅他了，如今对他的灵魂充满了爱恋和忧愁。她向她的忏悔神父讨教。心里颇感不快的神父让她去做弥撒和祷告。可是这满足不了她的心愿。她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苦苦思索她怎样才能帮助死者。

14．几个历史数据

在那个年代里，这个星球共有十八亿人口，其中大约有七亿白色人种。白色人种的文明被认为比其它肤色人种的好，欧洲被看作是地球的最好的部分；重心慢慢的在向美洲那边转移，那儿生活着五分之一的白人。

---

① 炼狱：也称涤罪所，据天主教教义，人死后升“天堂”前在这里洗涤“罪恶”。

白人给自己定下了许多规矩，很随意的规矩。他们讲各种不同的语言；不多的几百万人组成的各个群体各有自己的为别的群体所不理解的习惯用语。他们人为地扩大个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区别，在各种借口下互相厮杀。杀戮人是不恰当的，这一认识虽然正开始在他们中间传播开来；但是许多人仍然对杀戮别人怀有一种原始的乐趣。譬如，人们出于国家的动机而互相厮杀，这就是说，人们之所以互相厮杀，是因为人们是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出生的。人们煽动起这种群体情绪，宣称：认为在特有的、由当局规定的地区界限以外出生的人是劣等人，并在某些由政府确定的时期里向他们开枪，这是一种好品德。人们把类似这样的、从小就教给儿童的好品德概括为爱国主义观念。白人的其它的战争动机都带有社会学方面的意义。在这场斗争中，剩余价值，剥削，阶级，无产者，资产阶级，这些观念起着一定的作用。在这方面，界限的划定也带有随意性，规定具有哪些特性的人是他们的集团的成员或敌人，这对各党派的领袖们来说并非易事。

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不利于身体健康。人们十分拥挤地居住在铁石结构的巨大房屋里，通风很差，没有许多绿地，犬牙交错，密密匝匝。在北美，人口的25.9%居住在有十万人以上的城市里，在欧洲是13.7%，在德国是26.5%，在英国是39.2%。人们吸入经过烘干、慢慢熄灭、名叫烟叶的叶子的烟雾，污染着自己和别人的空气。人们大量食用被杀死的牲畜的肉；而食用人肉则在白色人种当中也已经不再流行。在美国是禁止喝酒的；但是这个禁令一般都被绕过去了，譬如说吧，有一年圣诞前夜，光在纽约市，就喝代用酒死了二十三个人。

当时欧洲有四亿六千三百万人口，德国占了六千三百万，讲

德语的地区占七千二百万，巴伐利亚七百万。德语区人口在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有四个：柏林，维也纳，正在形成中的鲁尔城市，汉堡。巴伐利亚没有。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德国有四十六个，巴伐利亚三个。德国每一千个居民中有六百五十二点一个新教徒，三百三十点六个天主教徒，九点二个犹太人。巴伐利亚有二百万福音新教徒，五百万天主教徒，五万五千犹太人。

发生克吕格尔诉讼案的那一年，德国死亡三十七万九千九百二十人，其中自杀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人。这就是说，每一百个死者中有四个自杀者。

那个年代里，德国有14373000个农户务农为生。25781000个劳动者靠从事手工业和工业劳动为生。在德意志帝国，41.4%的劳动者靠从事工业和手工业劳动为生，30.5%靠从事农业为生。而在巴伐利亚却有43.8%靠务农为生，靠从事工业为生的只占33.7%。提供有意义的资料说明那个年代的劳动工资，这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因为由于施展了一个诡计，由于所谓的通货膨胀，由于大量印刷钞票，德国货币的价值和购买力日益萎缩，所以，绝大部分居民的工资名义上虽然在不断增长，但是他们却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根据保守的估计，就生活水平而言，德国人口的64.2%可以被归入所谓的无产阶级一类。可是投票时却只有43.6%的人承认这一点。在巴伐利亚是29.1%。

667884个德国人在邮局和铁路部门工作，在饮食烟酒业有650897人。渔民有24805人，医生40150人，作家8257人，助产士15043人；柏林有13502个正式登记注册的职业妓女。

在那个年代里，德意志铁路每年运送23.81亿人次。小卧车总数达88000辆。空中交通运送21000人。在那个时代里，人们在这个行星上到处都开始重视高超的技术和高效、完美的

交通。然而，人们却是按照军人阶层的需要、按照有雄厚资本的个人获利者的愿望来组织交通的。在这个行星拥有的11669架飞机中，874架用于客运，1126架用于培训飞行员，9669架是军用飞机。

体育锻炼很受重视。锻炼的主要目的是创记录。人们努力探究人的每一种体能。最最引起人们兴趣的是拳击，身强力壮的男子按照某种规则互相殴打。所谓的六天赛跑也很受人欢迎，参加这项比赛时，每个参赛者接连六天用脚蹬着相当简陋的机器在一个比赛场上跑完尽可能长的距离。这些职业运动员不能长久耍弄他们的拳脚功夫。旺盛的体力渐渐耗尽，他们过早地衰老、丧命。

这个时代的教育基本上遵循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模式，这就是说，遵循用人文主义思想加以评论的希腊和拉丁文学模式。关于东方的智慧，就书本和艺术品，就历史和生活方式所表述出来的而言，在白皮肤人当中几乎只有几百个研究人员知道一些情况。非有色人种的官方的伦理学建立在犹太人的观点的基础上，这些观点记录在他们古老的经典典籍之中；这一伦理学按历届政府各自军事、经济、民族的需要受到评述或修正。学校里孩子们用的教材，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不适用于现实生活。早年的事件按难以理解的原则被记载下来，主要就是战事、主公们生卒、在位年月等等；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在学校课程中秘而不谈。一种革命的风尚跟这截然相反，它致力于把地球上的全部事物按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加以分门别类，于是，崇尚这一风尚的人便分别从社会学或经济学角度去调整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人们也试图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按照社会学家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建立一个国家，所谓的苏联，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通称俄国。

作为这个时代的精英们的一个重要认识手段的，是维也纳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现的探究人的心灵的巧妙方法，心理分析法，其它的、人们试图借以从世界观上解释世界上种种现象的概念有相对论概念，这方面的物理学基础是一位名叫爱因斯坦的德国教授提供的；还有种族概念，一种从感情出发的概念，随着集团情绪的变化而变化的概念；此外也还有标准化和规格化概念。由于在经济和工业上应用最后这个概念已被证明并非没有成效，所以人们试图将它套用到实际理性的所有领域中去。人们甚至试图通过摄影术来论证这个概念。某个叫弗兰西斯·加尔通的人拍摄了时代面貌。他照了十幅尽可能同类型的、尺寸完全相同的同时代人肖像照，按这些个人照片制作了一个新的底片，并冲洗出一张剖视图，显示出这个标准人的性格特征。美国研究员布德维奇用相应缩短曝光时间的方法把整排整排的肖像重叠着拍摄在同一块底板上。这样，共同的特征加强了，个人的特征消失了。结果便以文献资料般的忠实产生了那个时代的标准人的肖像。按那个时代的观点来看，这样形成的合成脸比单个人的面孔漂亮。

如果说在白皮肤人当中人们不久前还强调性感是心灵的中心的话，那么，人们现在正试图将它移到外围，把社会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摆到中心位置上去。法律保护和提倡一夫一妻制，特许并唾弃卖淫，给避孕制造困难，禁止堕胎，规定抚养私生子的令人费解的措施，惩罚通奸。但是实际上广大居民在历届政府的默许下都在实施计划生育，进行避孕，堕掉不受欢迎的胎儿。实际上在白人中间也到处存在性混乱，乱淫。法律和生活之间裂开的口子，哪儿也不如这个领域里的大。这个时代的所

有喜剧作品都从一方面是自然本能和一般实践之间，另一方面是立法和官方的道德之间的对立中吸取素材。

生活方式是粗暴的、不可靠的。一家美国应用心理学所的研究委员会发现，每1000个人当中，阶级成份尽可能相当，中国有4个不讲礼貌的人，斯堪的纳维亚88个，英国124个，美国204个，德国412个，巴伐利亚632个。

至于说到白皮肤人的政策，那么，文盲数低的国家优先择取民主国体，文盲数高的国家则优先择取专政。在实行民主管理的德国，封建权威思想的追随者，即右翼政党，在数量上略胜于一个更偏重社会福利的国家组织的追随者，即左翼政党。经济情况较差的人大部分都在左翼政党里，智力比较有限的人则大部分都在右翼政党里。在其语言区以外也颇有名气的德语作家中，27个具有左派观点，1个具有右派观点。在国会选举中，上巴伐利亚一施瓦本选区里，左翼政党得了19.2%的选票，柏林61.7%。右派观点报纸订户在100个慕尼黑大学生中占57个，100个慕尼黑军官中占91个，100个汉堡工人中占2个，100个注册的柏林妓女中占37个。左派观点报纸的订户在100个慕尼黑大学生中占19个，100个慕尼黑军官中占2个，100个汉堡工人中占52个，100个注册柏林妓女中占5个。

天生的白痴和呆小病患者德国有36461个，其中巴伐利亚11209个。德意志帝国的军费开支达3.38亿金马克，用于文学的开支是3000马克，用于防治性病的开支18.9万马克。

在那个年代的德国，正义感和实际生活关系甚微，和那个时代的世界观毫无关系。它部分以1400年前记录在罗马人法典里的法律准则为基础，部分以2000年前记录在犹太人法典里的道德观点为基础。除了帝国法律外，还有257432条公安条律也

有效，它们部分制订于16世纪，每个置身在德国土地上的人如若不知法就有受到处罚的危险。

那一年在德意志帝国有9361个法官任职，巴伐利亚1427个。全国因违反宣誓义务而被判刑的有1251人，因淫乱而被判刑的3439人，因严重身体伤害罪而被判刑的24971人，因堕胎而被判刑的3677人。在粗暴犯罪行为中巴伐利亚所占的百分比在德国各邦中是最高的。至于说到判决的执行，人们关心被判刑者的灵魂，甚于关心他们的肉体。在德意志帝国的1732所监狱里工作的牧师比医生多；专职的神职人员是125个，医生36个。

所有浅肤色人国家都对这些和各色各样的其它事物进行统计并将统计结果记录在卷帙浩繁的年鉴上，但并不从中得出什么具体的结论。在这方面，美利坚合众国所作的统计最为详尽。

在这颗行星上转动着在空间运动、并且构成行星上人类总数五分之二的，便是这样的白皮肤人。

15. 喜剧演员希尔和他的观众

大弥涅尔瓦厅，火车总站附近的一家大众化杂耍剧院里挤满了人，因为经过较长时间间歇后今天初次重登舞台的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很受大众欢迎。观众大多是小市民，中产阶级人士，人们称他们为四分之三串领养老金者，三季度小百姓，因为他们的财产有限，他们喝不起一满升啤酒。这间大厅平淡无奇，饰有爱国主义和神话内容的湿壁画，他们坐在大厅里强烈的灯光下，抽雪茄或烟斗，在休息时听一个大型铜管乐队的演

奏。他们边看表演边吃东西。整整一个礼拜他们都食不果腹，这一个晚上要好好补偿一下。所以他们就吃各种各样的香肠：白色的，没有肠衣的；多汁的，紧绷在肠衣里的；棕红色的，薄的，厚的。当然也吃烤小牛肉，做得没滋没味的。烤腰子，烤羊肉土豆色拉。大个儿丸子，由面粉和肝制作而成。大块的熟小牛蹄。8字形椒盐脆饼。萝卜。妇女当中，许多人喝咖啡，将面条浸泡在里面：方便面条，胀得高高的，鼓鼓的，胀过了容器边缘，蒸汽面条，教堂落成纪念典礼面条，厚厚的，滴着油，油煎饼，流着油和糖。这一切都是盛在南德路德维希·黑斯赖特尔父子公司陶瓷工厂生产的器皿里端上来的，器皿上大都印着很受喜爱的湛蓝色龙胆和鼠曲草图案。大厅里充斥着烟雾，均匀、徐缓的响声，啤酒蒸汽，汗气，人。老年人愉快地坐着，一对对情侣快乐之极地坐着。比较高级的公务员们，别的头面人物，纷纷挤在小市民堆里。因为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固执己见，只在大众化的娱乐场所登台演出。

约翰娜·克赖恩与黑斯赖特尔和律师盖尔博士坐在铺红方格桌布的圆桌旁，觉得心情相当舒畅。在加米施度过的那段时光并不是最坏的，也许对她的事情也有所裨益。但是现在这样倒也好，坐在这儿，面前摆着一大块煎肉排，受到三个肥胖、唠叨、吸着烟、嚼着食的公民的挤憋。明天早晨她就要驱车去奥德斯贝格监狱，从下午三点起就永远叫约翰娜·克吕格尔夫人了。

她在报上读到司机拉岑贝格尔死于非命时，并没有感到幸灾乐祸，也不觉得如释重负。她反倒把这理解为一种警告。她在加米施的逗留，即使这可能推动了马丁·克吕格尔案件的解决也罢，冬季疗养地的空泛活动，重要的体育活动，人们所赋予

服装的那种重要意义，各家饭店，“粉盒”，黑斯赖特尔先生，年轻、油滑的埃里希·博尔恩哈克，所有这一切使她感到十分无聊、无比烦躁。读过她的对立面证人拉岑贝格尔之死的报道后，她加倍努力推进和克吕格尔结婚的准备工作，早早地起了程，令阿梅茨里德姨妈感到十分惊奇。不管她怎么不愿意，保尔·黑斯赖特尔一定要送她。现在，她坐在这儿听喜剧演员希尔表演。无所事事空等这一个晚上未免太无聊了。明天她将和马丁·克吕格尔结婚。

在慕尼黑的那两天里，她获悉，告她行骗的诉讼案已停止审理。当局大概从未十分严肃地对待过这件事；可是约翰娜却觉得官方的这个撤退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克吕格尔案件显得不同于在气氛欢娱的加米施。它在这里不再是一桩政治游戏般的事情，更不是她一意孤行作的一项带体育运动性质的事。相反，其中倒是蕴含着某种要求，某种在最闲暇的瞬间也不完全松弛的压力，某种使人局促不安的东西。可惜，雅克韦斯·蒂弗林不在这儿。今天要是他在，他那泼辣、直爽的劲儿是很合她的口味的。

她打量四周的脑袋，呆滞的，泰然自若的脑袋，基本上是善良的。人们可能会以为，人们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将无辜的克吕格尔从他们那儿搭救出来。但是她更了解这些人，她和他们同属一个种族嘛。她知道，他们可能会非常固执；他们会突然火冒三丈，谁也不清楚，为什么，对他们乖戾、悖谬的行为简直毫无办法。

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出现在舞台上。那儿有一道破烂的天鹅绒帷幕，红色和金黄色相间，既重沓又污秽不堪。这道帷幕前坐着几个乐师，其中就有修长、干瘦、忧伤的喜剧演员。

他宛如一只苍蝇那样粘在一把破旧的椅子上，淡妆打扮，黄瓜鼻白不呲咧，面颊上点着两个火红的小丑斑点；瘦削的小腿肚，从无比宽松的靴子里直挺挺伸出，已被他巧妙地绑在了椅子腿上。乐队要进行一次排练。喜剧演员希尔首先演奏小提琴，但是由于击鼓的同事没来，他还得替代当鼓手。这真难。整个人生是艰难的。一个本分、善良的人处处遭到不测，遇到麻烦，人们必须煞费苦心，加以处置。譬如这时乐队指挥的领带滑下来了，人们必须让他注意这个情况。乐队正在演奏，这真叫犯难。人们虽然可以用小提琴弓迅急指指领带，可是乐队指挥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于是，人们不得不中止演奏。这下，整个乐队便乱了套；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这时，领带又滑落下来。压根儿就没法互相取得了解。一切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也会顿时变得棘手难办。语言手段不够用。况且人们还得演奏两种乐器。手不够用，脚不够用，舌头不够用。这是一个艰难的世界。人们只能在这个世界上伤心而忙碌地坐着，也许也有点儿固执己见，冥顽不灵，因为人们有其独特的、正确的想法。但是别人不是不理解就是不愿意理会它们。譬如人们想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果真疾驰而来。这真是件怪事。但是别人却见怪不怪。对，他们断言，对，我亲爱的，譬如人们想到了一架飞机，正好就来了一架飞机，这可以说是件怪事。可是诸位，这不是飞机，是个骑自行车的人呀。还有乐器，那鼓，一有人拉提琴，就得有人去击鼓，舞台上的那个男子，他不得不老是击鼓，没人说话就不能让他停下。乐队指挥那条正在滑动的领带，人们不能听凭它滑动嘛，人们必须表达出来的那些想法，它们隐藏在内心、坚定不移，无法让人理解，恪守不渝。骑自行车人问题，大家摆脱不掉它。这不是飞机嘛，是个骑自行车的人。可是现在音乐

突然变得激越起来，乐队奏起《诗人和农夫》序曲。乐曲奏得极快，指挥很快便乱了套了。可是他很认真，把擦有白粉、架着眼镜的黄瓜鼻埋在乐谱纸里，陷入一个旋涡，竭力挣扎，葬身旋涡。其他人大发雷霆；他不让步，他为钱而干活，干起活来一个顶仨。这不是飞机嘛，这是个骑自行车的人。领带也重又滑动起来了。全乱了套了。他极其严肃，干瘦，颓丧，小腿肚绑在椅子腿上，神态忧伤，表情呆滞，他干得十分认真，十分卖力。观众呼喊，吼叫，捧腹大笑，从椅子上跌下来，喘着气，吃东西喝啤酒太快，噎着了。

真奇怪，在演员希尔那干净利落的表演面前观众们显得多么一致。他们的个人忧愁，个人欢乐消失了。约翰娜不再想着克吕格尔，黑斯赖特尔先生不再想着他的工厂生产的那些庸俗的长胡子侏儒和巨大的蛤蟆菌，克伦克部长不再想着某些近期内要作的重大人事变动，枢密顾问卡伦埃格不再想着人们对他的动物陈列馆象理论频频发动的猛烈攻击。当一颗颗脑袋以整齐的动作注视着舞台上演员的动作的时候，他们的心以相同的幸灾乐祸对舞台上这个怏怏不乐的人的徒劳努力作出反应。拥挤的大厅里，观众们感官上形形色色的趣味统统淹没在一片哄堂笑声里，人们对化了装的、闷头苦干的小丑的厄运感到无比高兴。

只有盖尔博士仍然持批评态度。他抑郁不欢、鄙夷不屑地坐在那儿，有时用那根雅致的手杖轻轻敲击地板，神经质地满脸通红，觉得整个儿这件事愚蠢透顶，跟这个种族的劣等性颇相匹配，而一种可憎的命运却让他出生在这个种族之中了。他那一对敏锐的眼睛在厚眼镜片后面时而注视着舞台上那个神情沮丧、脑袋象灯泡的男人，时而又盯住部长克伦克，此人身穿粗呢短上衣坐在那儿，嘴里衔着烟斗，正在开怀大笑。盖尔博士的眼

睛和他的思想没有返回到舞台上去，而是滞留在观众厅里正在欢笑的那个人身上了。党内答应给盖尔博士一个帝国议员席位。他精力旺盛得令人生厌，人们想甩掉他。当然，生气勃勃的柏林市也颇使他向往。可是，离开慕尼黑，离开洋洋自得的敌人，这真难啊。

瞧，他讥笑他。打招呼，竟敢打招呼，举起酒杯，向他祝酒。年迈的枢密顾问卡伦埃格，露出傻乎乎的、呆滞的目光，也仿效部长向这边祝酒，打招呼。

现在，人们拥挤不堪地坐着，倾听喜剧演员表演下一个节目。节目表现一场火灾并描绘了值勤的消防队。消防队队员们一再忘记失火了。他们忘情地谈论他们觉得至关重要的事情，确证某些亲属关系，争论某个人——此人的女儿现在正在学弹钢琴——所说的那个胡贝尔，和另一个人所说的胡贝尔是否是同一个人。而那所正在燃烧的房屋的主人也对这些事情更感兴趣。人们详细讨论并展示一个灭火器的质量，而那所燃烧的房屋却倒塌了，因为那个灭火器虽性能良好，但正因为要演示所以就没能用上。欢声笑语震撼着大厅，部长纵声大笑，黑斯赖特尔和约翰娜兴高采烈。枢密顾问卡伦埃格，他和部长以及一些他不甚熟识的市民坐在一张桌旁，他也在大发宏论，在阐述作为喜剧演员幽默依据的人类学基础。他谈到向来就把施瓦本和森德林之间的碎石三角地作为其天然故乡的碎石地人，谈到东方和西方的粘土地人、南方的阿尔卑斯山人，北方达豪的沼泽地人。说是犹如有一个慕尼黑粘土和一个粘土植物区系那样，也有一个受其土地制约的慕尼黑粘土地人种，而这个粘土地人种的典型便是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慕尼黑市民们不动声色地听着卡伦埃格的论述，他们认为这番话高深莫测，所以仅限于偶或

道声“对，对，邻座先生”而已。

乐队有气无力地演奏一段进行曲《到后面的饭店去》的末段。黑斯赖特尔先生送约翰娜回她在施泰因多夫大街的寓所，一路上他沉默寡言。直至最后他一直以为，约翰娜会放弃和克吕格尔结婚的决定的。他并不以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善解人意的人，但是他自信地觉得，促使她作出这一决定的并不是和克吕格尔的内在联系，而是执拗，是任性。他不向约翰娜公开谈及此事。他只能用一种一般的不满，用一种正在感染给她的不愉快的心情来表示他的意见。他建议用车送她去奥德斯贝格，她十分明确地拒绝了。

真叫人反感，一涉及到她和马丁·克吕格尔的关系，大家说起话来便小心翼翼、吞吞吐吐。谨慎得毫无道理嘛。要是坐在她身旁的不是宽肩、含糊、和气的黑斯赖特尔，而是思想敏锐、作风泼辣的蒂弗林，那该有多好。自她当初被他那些玩世不恭的警句激怒，离席而去以来，她一直没再见过他。他不会顾及她的面子，对她的计划保持沉默的。谁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有力的论据，来反对她的结婚计划。但愿这位黑斯赖特尔最后能说出几条具体的理由来。

可是黑斯赖特尔先生懒洋洋地坐在她身旁，迷离恍惚，若有所思，用他那根象牙拐杖做着好似搅稀粥般的奇特的划船动作。汽车刚刚经过将帅纪念堂，黑斯赖特尔先生对陈列在那儿的令人憎恶的人像投去充满仇恨的一瞥，虽然苍茫夜色中他并没怎么看清楚。是由于他的陶瓷工厂的缘故，约翰娜才不把他当作回事？由于他那儿生产的拙劣不堪的产品的缘故？可是这是事出有因的嘛。他颇具鉴赏力地收集优秀艺术品，家里根本不用自己厂的产品。他赞成，别人也都赞赏他的这种生活。莫非要

让别人来做这生意不成？约翰娜是个明智的女孩子，她一定会理解他的行为的。他在心里盘算，他要不要带她去参观他的工厂，看看他的工人，他的机器。他有理由羞愧吗？他也有理由可以感到骄傲嘛。他不会不让她看长胡子侏儒和巨大蛤蟆菌的，但是他也要向她展示那组“斗牛图”。他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主意已定，便掠一掠两鬓的胡子，心情便愉快起来，话也多了。

这时，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正在他的更衣室里擦去自己脸上的化装油彩。他气呼呼地坐在一张粗笨的矮木凳上，用凡士林擦掉鼻子上的灰白色，擦掉两个面颊上的鲜红色。他边擦边嘟嘟囔囔，嫌啤酒不够温和；因为他有胃病，只可以喝温热过的啤酒。他的那位扮演消防队长的女搭档，一位精力充沛的女性，身上还穿着消防队员制服，对他好言相劝；他真难相处，总是抑郁不欢。她向他解释，啤酒完全符合所规定的温度。但是他却只是一味地咕哝，埋怨女人，蠢笨的女人，总喜欢发号施令。人们当然已经告诉过他，今天他的观众都是些什么样的社会名流，而他，尽管装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却细心观察了每一个效果，每逢一个小小的噱头没砸响，他便怒不可遏。现在他骂那些欣赏他表演的笨蛋。他没从中获得任何收益。难道人们以为，他的笑话会使他自己感到快活？胡扯。他对故乡慕尼黑充满依恋；他渴望演一出大型喜剧，他可以在这出戏里直抒胸臆，表演慕尼黑市及其人情世态。但是这一点他们不理解，那帮榆木疙瘩，那帮蠢蛋。他们不让演。

他恼怒，面颊凹陷，兴致索然，身形消瘦，他身穿宽松的长内裤站在那儿，形影孤单，喝啤酒，眯着眼睛望着他的搭档；嘴里骂骂咧咧。末了，由于他尽管收入丰厚却吝啬得舍不得花钱雇一辆出租车，他终于让她带领着上了一辆电车。在平台上，他挤到

她身边，心里充满了害怕接触陌生人的恐惧。

16. 奥德斯贝格的婚礼

这一回，约翰娜坐火车去奥德斯贝格监狱。旅途十分辛苦劳累。她必须转两趟车。列车开得很慢，车厢破旧，年久失修，挤满了人。一如黑斯赖特尔先生，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也曾自告奋勇，要用小汽车送她去那儿，不过，坐火车虽然麻烦多了，她却对天气不允许用小汽车打从心眼里感到高兴。总的说来，监狱管理处不同意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做证婚人，这并没有令她感到不快。她并不乐意和这个啰嗦、偏激、不礼貌的小伙子待在一起。这样，她失却保护，自然就受到了几个记者的纠缠，他们没能从她嘴里掏出什么有用的话来，便用无礼凝视、大声评论、摆弄相机来气她。

终于到了通向监狱的通道了。平坦、荒凉，宛如一张未摆上餐具的餐桌那样伸展开去的地区。光秃、荒凉的四方形监狱，墙上均匀布满了小窗户眼，这些窟窿眼儿与其说是扰乱了墙壁，还不如说是更突出了墙壁的巨大。光秃秃的大门，卫兵室，证件检查室，有霉味的长廊。庭院里六棵镶嵌在墙上的树。

约翰娜被领进监狱长办公室。高级参议弗尔奇那张兔子脸现出煞有介事的神色，小胡子随着迅速张动的嘴唇而颤动，从鼻孔伸出来的毛急促跳动着，摆出一副公务忙碌的面孔。他曾苦苦思索过，这场婚姻的后面到底有什么名堂，2478号犯人第一次拒婚以及这种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姿态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狡猾的动机。但是他没有发现什么秘密。这里面一定存在着某种

机会，这一点监狱长弗尔奇感觉到了，他可以为自己的晋升得一分。无论如何，这个婚礼有股头号新闻的味儿，他很想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决定作出轻松愉快的举止，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连几句俏皮的玩笑话他也事先准备好了，这几句话也许会上报呢。

“好吧，我们就这么办吧，”他一咧嘴露出一嘴坏牙，对约翰娜笑道。还有一个神色尴尬的胖男人也在场，此人穿一件黑色长上衣，肚子上方是一条粗粗的表链，他就是附近集镇的镇长，充当户籍管理员的角色，而镇上的教师则当记录员，他也局促不安，直冒汗。随约翰娜同车而来的记者们沿墙站着。她带着几分懊恼徐徐转动脑袋，扫视了他们一眼。

“我可以先见见克吕格尔吗?”她开门见山问。“可惜完全不能容许，”监狱长道“我们本来就已经尽可能地通融了。在类似情况下，举行完结婚仪式后，只同意给犯人半个小时的会客时间，我给了您一个小时。我想，在这一个小时里您完全可以好好说说您的心里话。”约翰娜不吱声，小房间里一片寂静。墙上挂着监狱长的博士证书，一张他当军官的照片，一张兴登堡元帅的照片。有好几个狱吏在场，他们把帽子拿在手里，沉默不语，充满期望。经过反复商榷，人们同意让派给他与他结伴在那六棵树之间散步的犯人莱昂哈德·伦克迈尔充当证婚人。被指定当第二证婚人的，是一个监狱看守人，四方脸上神态安详，并不严酷。他向约翰娜走去，作自我介绍，和她亲切握手。“我看，我们可以开始了，”镇长看了看他那块粗笨的怀表，虽然房间里挂着一只大挂钟。“对，”监狱长说。“您去带……，”他停顿了一下，“新郎进来。”记者们咧嘴笑了，房间里的人一下子都有话要说了。“鼓起勇气来，”被指定当证婚人的看守奇怪地对约翰娜说，他这

句话没让别人听见。

马丁·克吕格尔和他的证婚人莱昂哈德·伦克迈尔被带进来时，大家不停地清喉咙，颇感到难堪。人们允许马丁·克吕格尔在这个场合不穿囚服。当初在奥德斯贝格锒铛入狱时，他穿了一身灰色夏令西装；现在他穿的就是这身西装。可是它在他身上直晃荡，如今在这冬天，在奥德斯贝格狱中，身穿去年的这套精美的夏令西服，他的模样颇有点古怪。而证婚人莱昂哈德·伦克迈尔则穿了件灰褐色囚衣。他用凸出的灰白眼睛骨碌碌打量着在场的人，他连连鞠躬，极其兴奋。这个爱说话、好出风头的人嗅到了头号新闻的味儿，他的本能告诉他，靠墙站着的那些人都是记者。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这不多几分钟里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可供他在漫长、单调的铁窗生活中享用的宝贵财富。

"我可以开始了吧，镇长先生，"监狱长说。"好吧，"胖镇长边说，边扯了扯他那件长长的黑上衣。教师擦去上唇上的汗水，郑重其事地摊开一本很大的书。镇长问那几句固定的问话。马丁环视四周，打量所有的人，打量监狱长，看守们，莱昂哈德·伦克迈尔，墙边的记者们，还仔细打量了约翰娜；他看到，她的宽脸被太阳晒黑了。然后他说："是。"约翰娜一清二楚的说了声："是的"便抿紧了上嘴唇。教师彬彬有礼地请大家在他那本大书上签上各人的名字。"请，不是您的娘家的姓，"他对约翰娜说，"而是您夫君的姓。"记者们嘲笑"夫君"这个称呼。莱昂哈德·伦克迈尔用干净利落的笔触潇洒自如地写上了他的名字，心里颇得意，感觉到，现在大家都在看着他，报纸将会报道这件事。约翰娜·克赖恩—克吕格尔，呼吸着小房间里这泛着霉味的污浊空气，站在手拿帽子的看守们、监狱长、镇长的中间。她纯粹为了

消遣而心不在焉地望着那些签名者的字迹，伦克迈尔的字潦草、宽松、纤细，看守的字紧密、粗笨、肥实。但是她避而不看马丁的签名。

现在所有在场的人都走过来，握手，道喜。马丁·克吕格尔沉着冷静地接受大家的祝贺，态度热情友好，不管怎样挑剔，记者们从他的态度上既没看出执拗，也没看出绝望，也没看出某种有新闻报道价值的东西来。而莱昂哈德·伦克迈尔却立刻就试图和他们进行交谈。可是才讲了不多几句话，监狱长便进行干预，既客气又坚决，莱昂哈德·伦克迈尔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马丁·克吕格尔和他的新娘被人带进会客室，马丁·克吕格尔可以当着一个看守的面在那儿再谈一个小时的话。一位记者问监狱长，会不会给克吕格尔提供共度新婚之夜的机会。邦政府参议弗尔奇曾高兴地期待着马丁或约翰娜会向他提出一份这样的申请，他感到很失望，竟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因为他早已为此准备好了几句妙趣横生的答话了。如今，他那张啮齿目动物嘴急促翕动着，他至少可以将精心准备好的玩笑话讲给记者们听听了。

约翰娜和马丁之间的谈话缓慢进行，时断时续。好心的看守并不注意听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却让时间白白流失，没有加以利用。他们几乎没说什么表示亲热的话。约翰娜为她一直这样冷淡而感到惭愧。但是对这个面带会意的、友好的微笑象成年人望着孩子那样望着她的男人，她该说些什么话才好呢？她究竟与他有什么关系？"你晒黑了，约翰娜，"他和善地说道，毫无怨艾之意，倒显得很开心。但是她带着偏见，却从中听出了某种带有责备的味道。最后，她对他讲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某些关于电影这一活动画面对绘画影响的理论，说是活动画面的

感觉势必会大大改变观看者对静止画面的理解能力。马丁却突然说道，他真正惦念的唯一的一件事，是想看某几部电影。说是他渴望看动物片。他谈到他在读《布雷姆的动物世界》。谈到旅鼠，属矮壮、短尾巴的田鼠类，短耳朵藏在毛皮里，短步急走式的走相。他谈到它们那神秘的迁徙，它们怎样成群结队、挤挤插插，象从天上掉下来似地突然出现在北方平原各城市里，江河湖泊，甚至连大海也无法阻挡它们继续向前推进。他反复琢磨这些广泛讨论过的、后果严重的、动机不甚明了的迁徙，所有这些迁徙者在迁徙过程中遇到恶劣的气候，遇到鼠疫，遭到狼、狐狸、鼬、鸡貂、银鼬，遭到狗或猫头鹰的袭击而死于非命。他微微一笑说，食物匮乏，经济方面的原因是民族大迁移的缘由，按布雷姆的观点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然后，他用略带宽厚的语气谈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理论。那位看守终于注意听了，对于此人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和妻子谈论这样的事情，他感到惊讶不已。

随后，马丁谈了他计划写一本大部头的书来评论《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他想通过这幅画来阐述他的关于本世纪艺术意义的观点。他还谈到，最近有一次他曾有过一个新的、极好的想法，这个想法如此新颖，以致他很难在现在找到理解它的知音。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想把这个想法讲出来，把它当作传信浮瓶寄给外面的某个未来的知音。可是当他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他正好受到禁止写作的惩罚。他没有纸，无法把他的想法写下来。但是这个想法是和它的文字表达，和精确的文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文字，思想便会消亡，一如蜗牛没有壳便会死去。他发现，他的想法正在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他对这个想法曾经了如指掌；现在它正在消逝；他不会很快就重新找到它

的。他讲这些话时态度和蔼可亲，没有愤怒和遗憾，透着一丝淡淡的笑意，这股笑意使约翰娜的心凉了半截儿。看守莫名其妙地站在一边。

约翰娜感到高兴，探视时间已过，她可以告辞了。她穿过走廊，加快步伐，越走越快，最后她几乎奔跑了起来。到达外面时，她深深舒了口气，她感激地呼吸着平坦地段上这冷飕飕的空气，迈着释然的、几乎是高兴的步伐，踩着路上的雨水和污雪，向火车站走去。

17．卡耶坦·莱希纳尔的圣人遗物匣

旧家具商卡耶坦·莱希纳尔，克吕格尔诉讼案的陪审员，乘坐一辆蓝色电车从内城驶往他在下草场边上的寓所。这位五十五岁的男子肥胖，圆滚滚的脑袋，黄中带红的连鬓胡，粗脖子，他显出一副满脸忙碌、懊恼的神色，用他那块蓝方格手帕使劲擤鼻涕，叽里咕噜地咒骂这冷极的鬼天气，想活动一下身体，暖和暖和戴羊毛手套的手、穿松紧带靴子的脚。他穿一件浅褐色大衣，里面穿了一件黑色厚布长外衣，多年来这一装束一直为他出席隆重场合而效劳；原来他刚出席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谈，而且是与一个外国人，一个荷兰人。他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把礼帽也戴上；但是最后他还是觉得戴礼帽太隆重了，于是他就将就戴了顶平时工作时戴的绿粗呢毡帽，按当地习俗在帽上插了一束雄羚羊背上的毛。

到了下草场后，他发现，他的孩子全都不在家。他脱下湿漉漉的松紧带靴子穿上拖鞋，脱下那件庄重的厚布上衣换上了一

件针织背心。安妮自然和她那个二流子、和她的普勒克尔、那位工程师先生在鬼混，而贝尼则多半正在参加一个愚蠢的企业工会委员会会议。“这条红狗，这个赤色分子，”他一面把那把他自己动手修好的椅子往炉子边上挪了挪，一面在嘴里骂骂咧咧。他是个鳏夫，心里有话就要说道说道。恰恰是在今天和荷兰人会谈之后。可是他却独自一人坐在这儿。当然，人们先把孩子们拉扯大了；以后当人们需要一个可与之谈谈心里话的人的时候，身边却一个孩子也没有。

与荷兰人做的这笔生意，那只圣人遗物匣，五十万。胡闹。没什么说的。现在他不愿意做这笔生意。他要安宁。为了好把这桩背时生意从脑海中驱赶出去，他相当具体地想象着孩子们的面孔。其实，平心而论，贝尼已经很快又振作起来了。整个儿这件事是顽童淘气，年轻人误入歧途，正如牧师所说的那样。况且，说到底也仅仅是因为他想学弹钢琴嘛。要不然他是决不去找“红色七人小组”的。从他整个儿的性格来看，他不是搞政治的人。他说，他之所以让人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在这个共产主义联合会的名单上，是因为在“红色七人小组”经常聚会的“狗腿子”的后室里放着一架钢琴，此话一点不假。对那起炸药行刺案，这孩子一定毫无所知。联合会的全体成员都因此案而被特别法庭，被人民法庭判了刑。由于主教大人开恩，使他免受较大一部分的惩罚，所以现在情况又有了一些起色。现在他甚至有了一个好职位，在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他还在工业大学听课。他们没有用监禁毁了他的前程。他们反而把他造就成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了，这个蠢孩子。

安妮挣钱也不少。她规矩正派，有一份好工作。至于她和一个男人外出，这本来就司空见惯，没什么好说三道四的。可

是，却偏偏是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和这个无用的人。真窝囊。

他站起来，趿拉着鞋走来走去，唉声叹气。墙上挂着他年轻时拍的照片，有雕花沙发椅，桌子，一条照亮的镜子长廊，一串带许多垂饰的怀表链子，细心地突出了每一个细小的部位。卡耶坦·莱希纳尔先生不由自主地又突然想起那桩买卖来了。“这么一个荷兰人，这么一个讨厌的家伙”，他骂骂咧咧道。

因为这一回情况严重，这一点他心里是明白的。如果他这一回不把这只匣子卖掉，那么他就永远不卖了。罗莎，他已故的妻子就错了，他就是一个蠢物，孩子们就是对的了，每逢他担保说他总有一天会富贵起来时，他们不发笑，但是却显出一副怀疑、执拗的样子。如果他这一回不把这只匣子卖掉，那么他就永远得不到那所房子，巴勒街上的那所黄房子，他朝思暮想的那所房子。

不过总的来说，即使他不卖这只圣匣，生意做得也不坏。他买通了旅馆门房，某些出手大方的外国人经他们指点不惜远道来到下草场。现在，在通货膨胀期间，这儿有大批外国人，而卡耶坦·莱希纳尔是个精明人，他要价高得出奇。但是，卡耶坦·莱希纳尔，命运比你更精明，你一天之间把价格翻了三番，而你拿到的钱却在这段时间里贬值了四倍。

卡耶坦·莱希纳尔喘气，擤鼻涕，把双手伸向炉边，又添了点煤，尽管他觉得相当热。外国人出资优厚；可是他很喜欢他的东西，他不愿意把它们交出去。它们耗费了他多少心血，多少汗水。他在年市上，在旧货市场上，在所谓的集市上四处窥探，他朝周围小市民以及附近农民的住所里小心翼翼地张望。这里有零星的物件，家具，沙发椅，桌子，椅子，陈列柜，五斗橱，他直接把它们弄到手。有些家具似乎破损不堪，他一一将其修复，满怀着

深情，犹如一位好外科大夫诊治一个几乎已被认为没有希望的病人。后来来了这帮疯疯癫癫的外国人，用越来越高的出价引诱他。所以现在——今晚，十二小时以内，他必须作出决断——这只匣子，这件他最喜欢的家具，这只连画家伦巴赫他也不曾出让的圣匣，它何去何从，必须当机立断。

在这间如此过份暖和的房间里卡耶坦·莱希纳尔感到呼吸困难。他的心脏有毛病；因为这是一只又大又肥的心脏，因喝啤酒而变得肥大，因气恼他的孩子、因忧愁是否能发家致富而变得虚弱了。这甲状腺肿也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卡耶坦·莱希纳尔身体前倾地坐着，双手按住膝头，呼哧呼哧地喘气，他突然一把抓过那件浅褐色外衣，将它披在身上，动作迅速，笨拙，从暖和和的房间走进冷森森的店铺。

匣子就放在那儿。这是一只好匣子，确实好看，一件无与伦比的、非同一般的艺术品。它最初是由诺曼底艺术家制作的，受到萨拉逊人① 的影响，在西西里岛制成；但是旧家具商莱希纳尔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后来德意志国王卡尔，卢森堡—波希米亚公国的卡尔四世得到了它，用来存放某个圣者的遗骨；因为这位国王非常喜爱圣人遗骨。后来这只圣匣放在一所波希米亚的教堂里。匣里存放着一些碎骨，还有一把铁钳。按卖者的证言，这些骨头当初还粘连着筋肉，是一位有名有姓的历本上圣人的遗骨，异教徒为了他的信仰的缘故砸碎了他的遗骨；但是他们用这把铁钳钳走了他身上的肉。每逢这位圣者忌辰，他的遗骨向民众展示。受到亲吻，尊敬，作出神迹。当胡斯信徒起义爆发的时候，天主教的神甫们便将这批圣物向西方转移。钳子丢掉，骨头

① 萨拉逊人（Sarazene）：欧洲中世纪对阿拉伯人的称呼，后泛指伊斯兰教教徒。

散失。圣人遗骨匣依次落入某些人的手中。这是一只精巧的匣子，并不光彩夺目。做工精细，青铜狮子脚底部，金属镶嵌，光泽黯淡。十七世纪，一个不了解此物底细的名叫门德尔·希尔施的犹太人，随同其它几件来历不明的家具一道买下了这只匣子。当这只匣子被人认出是教会产业时，人们便关押这个犹太人，拷问他，以亵渎基督圣物的罪名烧死了他。为获得他的遗物，教会当局和选帝侯争得不可开交。最后经过友好协商，匣子留归国家政权所有。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把它送给舞女格拉齐拉，他的一位情妇，她用它收藏首饰。当她失宠落泊时，宫廷糕点师普兰兴埃德买下了这只匣子。他的后代将它出让。后来的继承人认不清它的价值。这只匣子和别的遗物一道被当作破烂落到旧货商、所谓的废品收购商的手中。二十二年前，旧家具商卡耶坦·莱希纳尔在奥厄多尔脱，在一家慕尼黑年市上看中并购下了它。

所以现在，它，这只匣子便放在这儿，放在下草场边上卡耶坦·莱希纳尔的旧货店里。四周堆放着旧家具，烛台，圣母像，农民饰物，鹿角，绣花女式软帽，大镜框，染色旧平纹亚麻布，大马靴。但是这些物件卡耶坦·莱希纳尔一样也没看见，他的一对水溶蓝色眼睛露出痛苦、无可奈何、依恋然而却已决心背叛的目光，死死盯住那只匣子。因为事情无可挽回了。这个发疯的荷兰人不罢休，死也不肯罢休。卡耶坦·莱希纳尔开出的价格如此之高，他自己听了都吓一跳。五十万马克。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荷兰人照样一口应允。也许他计算过了，五十万马克折合荷兰货币，也不过将近五千荷兰盾。当卡耶坦·莱希纳尔听到这个该死的荷兰人说“同意”二字的时候，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吃一根大鱼刺吃鲠了喉，擦了擦汗，在不耐烦的荷兰人的催逼下不知所云地讲了几句方言。后来，荷兰人毫不含糊地告

诉他，明天至迟不超过十一点，莱希纳尔先生必须把匣子送到旅馆来，否则这笔生意就告吹。

夜间店铺里十分静谧，十分寒冷。卡耶坦·莱希纳尔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拧亮了所有的电灯泡，使匣子受到明亮的灯光的照射，仔细清洗那双发红、龟裂的手，抚摩这匣子。五十万是很多钱啦。可是这匣子也是一件精品。实际上，卡耶坦·莱希纳尔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在它身上了。他想起，他曾想以艺术，以摄影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当初他雄心勃勃，不满足于拍摄大物件，家具，面孔：不，就是要表现小事物，一只啤酒杯，一只甲虫匣，画家伦巴赫曾称这是"有情感的什物"，这曾是他所憧憬的。他来回摆弄这些物件，不肯罢休，直至他终于把握住它们，使它们那些细小、富有情趣的特征光线适宜、无可指摘地呈现在参观者的眼前。而他却没有尽毕生精力去从事这门手艺，他将它抛弃了，这完全是这只匣子的过错。

他搜寻到它，是在他偶然遇见罗莎·胡贝尔约半年之后。罗莎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子，笃信天主教，颇有主见，由于常和各个阶层、各种禀性的客人交往所以颇懂得处世之道。一位贤妻良母。她讲起话来句句在理。自他们初次见面起，和她建立一个家庭便成了卡耶坦·莱希纳尔所追求的目标。罗莎拒不同意，她只愿嫁给一个有固定收入的男子，对莱希纳尔的艺术创作计划充满疑虑；可是这只不过是更加强了他那巴伐利亚农民式的韧劲而已。她与他外出并且无疑是喜欢他的。他怀着忧伤回忆早晨在"中国钟楼"，在英国公园一家奇特的饭店里度过的美好时光。他怎样在愉快的小市民中间，在女佣人、马车夫、缝纫女工、仆人、邮递员中间翩翩起舞，那些人，在他们去做弥撒之前，一大早便和着有力的吹奏乐在那儿跳舞。罗莎乐意和他一

道参加类似这样的娱乐活动；但是只要卡耶坦没有固定职业，她就不愿意嫁给他。卡耶坦在奥厄多尔脱的旧家具和废物堆里发现这只匣子时，当时形势就是这样。当初他还很沉得住气；但是为了不让女旧货商察知真情而隐藏住自己内心的喜悦，这却也不易。后来，这只匣子真正放在了他的房间里，成了他的所有物。不久，来了一个犹太人古玩商，此人出价 800 马克要购买他的这只匣子。这时，罗莎终于醒悟，认清了他的价值。她嫁给他，把她的全部积蓄投入下草场边的店铺，而他则说："感谢上帝，感谢艺术。"

从此他便不时受到诱惑，要将这只匣子出让：但是他顶住了，认为它是一个吉祥物。四周的圣母像，巴伐利亚女式绣花软帽，衣箱、沙发椅、旧制服，它们经常更替；然而这只旧匣子却始终不变地放在店铺里，它精致优美，成了鉴赏家的尤物。最后，罗莎死了。现在他心想，她去了，这也许是件好事，她没有经历最后这几年嘛。没有吃过战时的猪狗食、喝过战时的糟啤酒，没有听说安妮和那个没用人的风流韵事，尤其是没有经历和儿子的争吵。

简直是乱弹琴。莱希纳尔一想到当初他们愚蠢地追捕这孩子的情景，他便觉得匣子的金属色泽黯淡，木头污秽。卡耶坦·莱希纳尔思想保守，主张保持安定、维护秩序；但是这是件明摆着的事："红色七人小组"之所以受控告，仅仅是因为政府需要材料以维持其居民卫队。所以他的贝尼成了囚犯。卡耶坦本来就是个半心半意的天主教徒；其实主要是为了罗莎的缘故他才去教堂的。"老婆婆，神志要清醒，"每逢她现出过于虔诚的样子时，他总是从他那个甲状腺日益肿大的脖子里哼出一首亲切的民歌里的这句重唱词，边哼哼边愉快地捅一下罗莎的屁股。孩

子被判刑后，他的基督教信仰便完全走下坡路了，虽然神父曾将贝尼保释出狱过。不，上帝也不堪信任，神父不能告诉他，他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他该不该出让这只匣子。五十万是一大笔钱。如果说他在孩子们身上没交好运的话，那么上帝至少也得把这幢黄色房屋赏赐给他嘛。他强烈渴望得到那幢黄色房子，这幢房子他必须弄到手。他必须向上攀登。要是松口气又成泡影，那简直糟糕透了。他露出几乎是恐吓的目光抬头朝挂在匣子旁边那个坚实、宽厚的农民耶稣受难像望去。他必须成为房主，而且必须是巴勒街的那幢黄色房子。佩恩罗伊特，现在的那位房主，是个守财奴，一个无耻小人；但是五十万，他不会不同意的。今天，在去荷兰人那儿之前，莱希纳尔又仔细看了那幢黄房子。他伫立屋前，久不离去，敲敲墙壁，摸摸那块旧青铜门牌。顺着低矮的楼梯，扶着栏杆走到楼上，看了看房客们的姓名牌，四块瓷的，两块珐琅的，两块黄铜的，丝毫不差，一如当初他想拍摄它们时所看到的那样。

这位上了岁数的男子，夜间在明亮的店铺里这只匣子前站着，脚穿拖鞋身披浅褐色外衣，感到浑身一阵寒颤。尽管如此，他仍迟疑着，没有关掉电灯。他轻轻地搔着沙色连鬓胡，望着匣子，水溶蓝眼睛眯缝着闪出愤怒的光。明天晚上他会站在下草场边的这家店铺里，可是这只匣子却不会在这儿了。这是一个相当平庸无趣的想法。世界上房子有的是，慕尼黑市就有52000所房子；可是这只匣子却绝无仅有，总共也只有这一只。“这个荷兰人，这个蠢货，这个该死的家伙！”他一边向暖和的房间里走去，一边唉声叹气，骂骂咧咧。

他又懒洋洋地坐在那把大圈手椅里，一而再，再而三地琢磨着他已琢磨过的事。如果他现在出卖这只匣子，他就会站在这

里。但是如果他不出卖它，他也会站在这里。他想：对，对，这真是一个困难的决断，况且时间又这么局促。要么他明天清晨去见荷兰人，要么就放弃他的金屋梦。他心想，一年之计在于春，再也没有第二个这样发财致富的机会了，况且他如今年纪也不小了。小钱不爱惜，银币也无缘嘛。他仿佛看到，他怎样身穿他那件黑色厚布上衣迈步向那缕的房客走去，以新房东的身份向他们作自我介绍。后来，他又怎样将买房子的事告诉他的保龄球俱乐部的伙伴们。他们会哂笑，可是他们一定会恼火的，他们会非常妒忌他的。

旧家具商卡耶坦·莱希纳尔站起来，呻吟着，穿上衣服。这都是他的孩子们的罪过。想和人谈谈心，还得在这寒冬的夜晚出门去。他到保龄球俱乐部去，下定了决心，在卖匣子和买房问题上一定要由自己来拿主意；因为他把这事一告诉保龄球俱乐部会员们，他们准保会耻笑他的。

后来他把这事告诉他们，他们果然耻笑他。

这天晚上他喝得相当多，回家路上他破口大骂他的儿子贝尼，骂他混蛋，骂他红狗。当他后来走进寓所门厅时，他听见了贝尼睡眠时的呼吸声。他没有开灯，虽然醉醺醺，仍还脱掉了松紧带靴子，以免吵醒了儿子，蹑手蹑脚地上了床。已经睡意朦胧了，他还从他那甲状腺肿的脖子里，尽量轻声地哼着那首歌中的这段曲调："老家伙，放聪明点。"

18. 一家陶瓷工厂

和克吕格尔完婚后，约翰娜回到慕尼黑，企图重操旧业。在

加米施，她有时技痒难熬，极想坐在她的仪器前面，等待着那个可怕而又可盼的时刻的到来，看到从笔迹中显露出书写者的形象来。但是如今在这间平平常常的房间里，置身在日常办公用具，置身在写字台、仪器、科学文献之间，她却觉得一切都空虚而乏味，觉得自己最无聊。她回想起盖尔那煽动性的话语，当时他问她："是呀，您凭什么有这个权力呢？"回想起他那眯缝眼睛的傻样，回想起她那干脆的回答："我要嫁给他。"她试图想象，雅克韦斯·蒂弗林，阿梅茨里德姨妈，加米施宫殿饭店里的那些人，他们在报纸上读到她结婚的消息时脸上会有什么表情。"我看，我干了一件蠢事了，"她在心里这样念叨了好几次，鼻子上方现出了那三条垂直皱纹。"我看，我干了一件极大的蠢事了，"最后，她一反常态，扯大嗓门，自言自语道。

在此后的两天里，她无缘无故拒绝了好几份订单，索然无味地研究起某些理论问题来。所以当黑斯赖特尔先生第二次邀请她参观他的工厂时，她便觉得这一邀请来得正是时候。

路德维希·黑斯赖特尔父子南德陶瓷厂座落在一个市郊，是一幢难看的红色大楼。黑斯赖特尔先生带领约翰娜参观了绘图室、办公室、机器房、制造车间。可是在黑斯赖特尔先生的工厂里干活的，大部分是女孩子，许多都是身体瘦弱的十六、七岁少女。整幢大楼充溢着一股略带酸味的气味。这股酸溜溜的气味黏着在工作间里，那样浓重，那样强烈，以致约翰娜不禁问自己，这些人以后怎样才能抖掉衣服上、身体上的这股气味呢。黑斯赖特尔先生边走边闲谈着，虽然天气热，但是他没脱皮大衣，他说些轻松愉快的话。他的工人们都喜欢他。他用方言与他们谈话，东拉西扯；他们乐意和他闲谈，他们，尤其是女孩子们，并不怀有敌意。在办公室里则不然，黑斯赖特尔先生似乎不太受

欢迎；老板和他带来的女宾准备离去时，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简直是不礼貌地舒了口气。

最后，黑斯赖特尔先生领约翰娜去参观仓库。这里堆放着大部分供出口的艺术品：拿水壶汲取泉水的姑娘；鹿和狍；长胡子侏儒；巨大的苜蓿叶，叶片上是裸体、羞涩、做成蜻蜓翅膀状的少女；与原物一般大小的仙鹤，还有可栽花木槽用的洞穴；巨大的红色和白色蛤蟆菌。每一种雕像有成百上千尊，济济一堂，散发着酸溜溜的气味。约翰娜环视四周，不舒服地嗅闻着，看到这种景象，闻到这股气味，她心里憋得说不出话来，一阵不愉快的感觉从她的胃部向上泛起。黑斯赖特尔先生滔滔不绝地讲着，对什么都取笑一番，向她介绍，这些物件摆放在随便哪一个小城市里性格相反的人的居室里，摆放在一位美国农场主的花园里，在彩色玻璃球之间，都会显得那么好看。他用他那根象牙手杖指点这一件或那一件物品。他的评语充满风趣和幽默，马丁·克吕格尔对这种雕塑艺术会笑弯腰的。

参观完毕后，约翰娜就想回去，但是黑斯赖特尔不让走。他还得让她看一组草图，大胆的设计图样，一位不知名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尤其是一组“斗牛图”。他解释说，从技术上来说这些物件不好制造。说是生意肯定是没什么可做的。但是他却娓娓而谈，向她说明，他喜欢这些设计图样上的什么。他断然声言，他将起用这位年轻雕刻家。说是可惜九十九件拙劣的作品中至多也只出得来一件这样的作品。约翰娜沉默寡言，在回家的路上她也只说了不多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她不能象黑斯赖特尔先生那样，对这幢大楼里那有霉味的、令人憋闷的空气以及那骗人的雕塑艺术持乐观态度；也许她缺乏这方面的幽默感吧。有些许他那家工厂里的酸味黏着在黑斯赖特尔先生的身上了。

她感到高兴，一回到家里她便发现普菲斯泰勒博士拍来的一封电报，说是王储马克西米利安将在最近几天里到达加米施，她务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她当天便启程。晚上抵达，和已经在报上读到她结婚消息的阿梅荻里德姨妈激烈争论了几句，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吃饭。

翌日晨，在滑冰场上，她遇见了雅克韦斯·蒂弗林，她喜欢溜冰，虽然技艺不精。“喂!”他喊道，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仿佛某个晚上在普福恩德勒的饭店里她从来不曾怒气冲冲离席而去似的。当即邀请她与他共进早餐。约翰娜也只字不提那天晚上的事，接受了这个邀请。她高高兴兴坐在他身旁，他眯起他那一双几乎没有睫毛的眼睛，兴致勃勃地望着她。他们和和睦睦地在加米施滑冰场的小早餐室里吃完了那顿慕尼黑早餐。

黑斯赖特尔这个人自有其长处；但是他身上有某种捉摸不透、模糊不清的东西，这是她所反对的，此外还有对他那家工厂的那种酸不溜丢的回忆。如果她看着蒂弗林这张光溜溜的、滑稽的脸的话，如果她看见他那松弛、清瘦的身体，看见他那双骨头突出、长着浅红色汗毛的手的话，她讲起话来便可以无所顾忌。这儿是一个襟怀坦白的、真正的人，和这样的人谈话可以不必转弯抹角。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坐在他身旁，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她觉得自己的心与他是相通的。

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惬意地眯缝着眼睛看着阳光，一边讲述说，他遇到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他们继承了那家日内瓦饭店，在他应得多少份额这个问题上，他的兄弟和他发生了争执。他显然让他的兄弟给骗了。也许他今后再也不能象迄今为止的那样对钱财问题漠不关心、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了。不过这似乎并不怎么使他担心。眼下他在山上森林里的一所小

房子里暂住。他常常下山来，蹬着滑雪板，晚上也穿黑礼服或燕尾服，肩上搭着漆皮皮鞋。他用他那响亮、有点嘶哑的声音述说，没有怨天尤人，津津有味地喝着苦艾酒。约翰娜的坚毅的灰眼睛露出热烈愉快的神情，上下打量着他。他很喜欢她，并且把这对她说了。

后来，作家蒂弗林在霍赫埃克旁边的草地练习场上努力练习。他稳稳地站在滑雪板上，滑得不错，但不规范。现在他力求滑出式样来，力图领悟阿尔贝格学校的长处，他没理解这些长处。他和滑雪教员热烈辩论，耐心地，兴致勃勃地，人们一再听到他那有点嘶哑的笑声在广阔的雪地上空飘荡。没有人比他自己对跌这么许多跤更感到开心的了。

约翰娜感到心情舒畅。奥德斯贝格在她脑后了，压抑、沉闷的马丁·克吕格尔，偏激的盖尔博士在她脑后了。抑郁、永远不可捉摸的黑斯赖特尔先生用迷惘、责备的目光看着她，她几乎无暇顾及他。她和雅克韦斯·蒂弗林一道滑雪，和他一道进"粉盒"，到他的林边小屋里去拜访他，还常常令阿梅茨里德姨妈感到不满地和他一道在饭店里吃饭。他们直率畅谈。但是约翰娜不谈克吕格尔案件，连她已经嫁给克吕格尔这件事，她也没提及，她不知道，她是否已在报上读到过。

19. 大卫王为所罗王表演①

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快快不乐，胡子拉碴，脚穿一双

① 大卫(David)，公元前十世纪上半叶以色列国王，被认为是《旧约》诗篇的作者；所罗(Saul)，以色列国第一任国王。

不太合适的鞋，脚步沉重地踩着由雨水、雪和尘垢组成的污泥，行走在冬季疗养地加米施—帕腾基兴的这条最繁华的街道上。报纸没有夸张，普遍的极度苦难之中的这个糜烂、奢侈的地方令人生气。他是下午驾车来的，行驶在滑溜、融化的街道上，穿过融雪，一路上相当吃力。他还出了一个可笑的小小故障，在魏耳海姆请人排除，为此还和机械师脸红脖子粗地吵了一架。若不是方言起了缓解作用的话，那个魏耳海姆人真的就要给这个长着一张瘦削的非巴伐利亚人面孔、神情阴郁怪异的人一点颜色看看了。

他开车出来，这真是胡闹。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经理奥托曾阴沉着脸告诉他，说是赖因德尔男爵想见他并请他有机会到加米施来，到他下榻约八至十天的宫殿饭店来。难道他就得立刻来这儿，象一条狗奉了主子的旨意，象一个马屁精那样？他阴沉着脸，衣饰不整、怪模怪样，踏着重步，行走在这个优雅、舒适的疗养地的薄暮之中。雪和电气弧光灯发出一种刺眼的光。咖啡馆里，饭店里传来爵士乐舞曲声。当他在宫殿饭店里打听赖因德尔男爵的情况时，饭店服务人员，那些侍者们都用讽刺和好奇的目光盯着这位可疑的、身穿汗水湿透的破皮茄克的人。

可是你瞧！男爵赖因德尔在家并且立即接见他。他用亲切的，完全是友好的口吻向他的年轻工程师解释说，他正在这儿加米施和几位美国的以及法国的企业家会谈。说是现在机会来了，他将可以成批生产普勒克尔的普通型小汽车。他，第五福音传教士，身穿一件宽松的紫色睡衣，脚蹬一双没有后跟的薄皮鞋，样子粗笨难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紫色睡袍上方巍然耸立着那颗头发乌黑的脑袋，上面长着一双凸出的褐色眼睛。房间里很热。冯·赖因德尔先生让普勒克尔脱掉皮茄克。按铃要茶。

躺在沙发上，在自己与工程师之间隔着一只精致的小茶几。瘦削的普勒克尔呆板、不好看地坐在这个魁伟直卧着的人的前面。

冯·赖因德尔先生一边用匙搅茶，一边倾听着工程师的敏捷、粗略、技术性的阐述。每逢普勒克尔突然蹦出一句“您明白吗“时，他总是懒洋洋地点点头，翻阅一本大书，观看他那双外瘦里胖的手，掰碎点心，并不费神去掩饰他心不在焉。普勒克尔发现他的上司精神涣散，非常恼火。“您想看书还是想听我说话?”他厉声问。冯·赖因德尔先生没有放下书，客气地回答说：“我想喝茶。”他按铃，告诉闻声进来的女仆，要她关掉几盏电灯，说是房间里灯光太亮了。普勒克尔感到恼火，这个人太懒了，这么点儿小事都不肯自己动手去干。他沉默了片刻。冯·赖因德尔先生喝了几口加糖很多的茶，而普勒克尔却没动那茶，虽然他身上还在发冷。随后，第五福音传教士突然非常兴奋地说：“您不愿意唱几首您创作的歌谣给我听听?”

奇怪的是普勒克尔居然没有愤然作色。他没说：您是为了这个才把我哄到这儿来的吗？或诸如此类的话。瞧他那神气，倒仿佛他就等着对方这句话呢，噢，仿佛他就是专程到加米施来给第五福音传教士唱他的歌谣似的。

他这样说道：“这不行。要有一把班卓琴[1]之类的乐器才唱得起来。”冯·赖因德尔先生用轻快的口吻答道：“喔，这事儿好办，”说罢便叫人去取。过了十分钟，乐器便取来了，这两个人在一起坐了十分钟，默然不语，两人都很想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

[1] 一种长颈的拨弦乐器，琴体呈圆形，有五至九根弦。

当这弦乐器拿来时，普勒克尔走到门口，打开了所有的电灯。然后，他走到房间中央，他毫无顾虑，用响亮、尖锐、难听的嗓音，借着班卓琴的丁当声，开始大声背诵他的歌谣。但是这些歌谣都描写日常琐事和小人物的饮食起居，带有大城市的大众化特色，迄今为止还从未有过这样的特色，声音微弱而凶恶，透着狂妄无礼，无忧无虑、富有情调，这样的歌谣迄今还从未听见过。这位穿紫色睡衣者躺在他那张长沙发上，仔细倾听着所诵读的每一句词，时而抿紧上唇向前隆起的那部乌黑的小胡子，时而那张丰腴的脸松弛下来，一脸混杂着愤怒、讥诮、赞赏、恼怒、欢娱的神色。工程师普勒克尔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冲着他那张保养得很好的丰满的脸大声嚷嚷他那些猥亵的、无产阶级的诗句。然后，他把一把细小的镀金椅子拉到自己的身边，把它放置在房间中央，毫无拘束地坐了下来，在明亮的灯光下，人们可以看见他那张胡子拉碴的瘦脸上的每根胡须碴子，但见他毫无顾忌，一副邋遢顽童相，身穿一身弄脏了的衣服，穿旧了的棕色鞋的橡胶后跟向里翻转，上面的污泥不时把地毯弄脏。穿紫色睡袍的那位一动不动地听着，他用凸出的眼睛打量这位小伙子，看此人彩色软领子上方长着结实喉结的细脖子怎样伸展，他的脸绷紧着，松弛着。

有人敲门。冯·赖因德尔先生没有反应。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继续放肆地大声背诵。突然，正念诵着一行诗的时候，穿紫色睡袍人一动不动，小声，然而却十分清晰地说道："请关掉几盏灯！"工程师普勒克尔立刻停止背诵，纹丝不动地坐着，说："您按铃叫您的女仆吧。"冯·赖因德尔先生说道："谢谢。"沉默一小会儿后，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问："您还生产我的普通型汽车吗？"——"我看不必了吧，"冯·赖因德尔友好地说道，边说边半支起

身子，带着一丝笑意打量着普勒克尔工程师。“我请求解雇我，”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说。“您被解雇了，”第五福音传教士说。“可是这茶您一口也没喝呀，”他用责备的口吻继续说；“我希望，您能和我一道吃晚饭。”——“我看不用了吧，”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回答说。他小心翼翼把那弦乐器放到一个屋角里。“我的茄克在哪儿？”他问。冯·赖因德尔先生按铃。说是，先生的茄克在衣帽间里呢。冯·赖因德尔先生站起来，迈着不自然的轻快的步伐走到一只书柜跟前，从那里面拿出来一本大开本皮面书。这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精装本。“我可以把这送给您吗？”他问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随手接过这本大部头书，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您的歌谣没有印几本供内部发行？”冯·赖因德尔先生问。“印了，”普勒克尔回答说，“印了二十本。”——“我可以得到一本吗？”冯·赖因德尔先生问。“我给您一百英镑，”他说。可是在那一天，100 英镑等于 107068 马克。在慕尼黑，一个面包价格为 8 马克，一磅可可 24 马克，一件漂亮的粗呢短上衣 350 马克，一身普通百姓穿的西装 375 至 725 马克；女式大衣 190 马克以上。一百英镑可以买一幢房子。长沙发上穿紫色睡袍人一动不动躺着，用模模糊糊的棕色眼睛望着工程师，等着答复。可是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一声没吭。

离开了赖因德尔后，他气恼地坐在大厅里。最好今晚就回去；可是街上结冰了，这给开车带来麻烦。由于他身上只有不多几个钱，他不得不滞留在这家高雅得要命的宫殿饭店里，因为有那位冯·赖因德尔先生替他付帐呢。他真是头大蠢驴，他竟会接受解雇的。安妮，他的女朋友，会骂他干了一件大蠢事的。这辆汽车他也得交还给工厂，倘若他离去的话。至少那一百镑他本该接受的嘛。他要把私人印的歌谣给赖因德尔寄去，不要那

一百镑就要这辆汽车好了。他生那些半裸体女人的气，她们在大厅里徘徊，展示她们愚蠢的肉体，以维持全家的生计。他没好气儿，用他那双深陷的眼睛望着统治阶层中那些身穿规定的黑色晚礼服的男士们，他们从浆白、不实用、不利于健康的衬衫和领子里伸出脖子挺起胸脯。他想拜访约翰娜·克赖恩。可是他从远处看见她，没有被她发现，看见她挽着这么一个穿黑白分明礼服男人的胳臂穿过大厅，她也穿一身上等晚礼服，搽了粉，于是他不想和她说话了。

他坐在隔壁一间指定给本地人的、小酒馆式的小房间里，坐在所谓的小酒铺里，在那儿和人大吵了一架，因为人们不愿意相信他说的赖因德尔男爵替他付款的话。吵过一架心里舒坦了一些，他走进一家咖啡馆，拣个座位坐下，猛烈抽烟。读报纸。要读《红旗》，一家带有强烈反对派色彩的柏林期刊。令他感到惊异的是，咖啡馆居然有《红旗》。可是侍者告诉他，这本期刊方才有人拿走了，就是那边角落里的那位先生拿去的。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看见，角落里的那位先生正在读另外一张报纸，但是在自己四周却摞着一大堆报纸。他走过去，问，这《红旗》是否已看过了。"没呢，"这位先生用有点嘶哑的高嗓门答道。"什么时候看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问。这位先生眨巴着眼睛望着他，乐呵呵道："也许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以后。"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望着这位先生并看到，此人在一颗轮廓鲜明、沙色头发的脑袋下，在一张没有胡子、皱巴巴的脸孔下长着一个宽肩、结实的躯体。但是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气愤已极，想发作，便不顾明显的危险，在那一摞报纸里寻找出他要看的。这位先生用一只手松松地握住报夹的另一端。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握紧报夹柄，举起空着的那只手。"我劝您别这样，"先生用他那愉快

的、有点嘶哑的嗓音说，边说边注视着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倘若您不会柔道，您这是毫无希望的。"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打量了一下这位先生，觉得此话一点不假。"您要《红旗》干什么？"先生继续道。"如果您真对政治感兴趣，您可以坐到我的桌旁来，在这儿读这份报纸嘛。"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喜欢这个人，他坐到他身旁。先生客气地把《红旗》递给他，眯缝着眼朝那边瞍了一下，看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在读什么，看见他正在读一篇论述布尔什维克国家里艺术博物馆功能的文章。"您不觉得，"他问，"这个家伙是在胡说八道？"普勒克尔不以为然道："我怕是，能说清楚这个问题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这是个未开发的领域。"——"我花了一年的工夫，"先生快活地尖声说道，"才弄明白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又花了一年，才发现，它对我没有意义。"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用他那深陷的眼睛白了他一眼，露着审视的神态，读《红旗》。"我难就难在，"蒂弗林继续说道，"我站在各阶级之间。因为我是作家。"——"您不愿意让我安安静静读报纸？"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板着脸小声说道。"目前我认为，"这位先生快活地尖声说道，"我的行为的最清楚不过的动机就是寻开心。纯粹是寻开心，您明白吗？在一出古希腊罗马的戏剧里有一段著名的颂扬寻开心的话。寻开心在那里被大致理解为自然本能对文明理性的一种相交和干扰。这个剧本是一个叫欧里庇德斯的人写的，名叫《巴卡斯女祭司》。您也许知道这个剧本吧？"——"我不知道，"普勒克尔放下报纸说道，"不过我向您承认，这篇文章空话连篇。"他仔细端详他的这位同桌伙伴。"您对寻开心，对社会学都胡说了些什么呀？"

就这样，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和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便高谈阔论起马克思主义来了。"我所遇见过的人当中，您

是最不合逻辑的，"末了，蒂弗林先生用赞赏的口吻说道。他订了相当多的酒，开怀畅饮，普勒克尔则一反往常的习惯，与他同饮。两个人大声说话，普勒克尔声音尖利、刺耳，蒂弗林嗓门有点嘶哑，其余的顾客受到惊扰，纷纷投来指责、会意的目光。普勒克尔多次用那本大部头皮面精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用资本家赖因德尔的这份礼物敲打大理石桌面。他们谈论唯物主义历史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谈论当今社会上艺术家的寄生生活。谈论正在扩大的民族大迁移，谈论欧洲文明和亚洲文化的混合，谈论一种只着眼于社会学方面的思想方法的错误根源。他们谈得热烈、兴奋，喝得相当多，有时甚至是一个人仔细倾听另一个说话。最后，蒂弗林先生要了一张明信片，于是就在韦尔登费斯咖啡馆这张湿乎乎、黏糊糊的大理石桌上，雅克韦斯·蒂弗林先生，身在加米施—帕滕基兴，给雅克韦斯·蒂弗林先生写了一张明信片。身在加米施—帕滕基兴，下榻宫殿饭店，明信片内容如下："亲爱的雅克韦斯·蒂弗林先生，您永远不要忘记，您不需要依仗别人，因此不必具有阶级意识。您永远不要忘记，您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表现自我，仅仅是为了表现自我而已。致以诚挚的敬意　您的最正直的朋友雅克韦斯·蒂弗林。"当咖啡馆关门时，这才发现，原来他们住在同一家饭店里；因为蒂弗林先生觉得，老是踏着雪从山边的房屋下来又上去，长此下去太不方便了。他邀请普勒克尔，一起再到他房间里去小坐片刻。苍茫寒夜中，他们踏上去饭店的短路。到达那儿后，雅克韦斯·蒂弗林不得不又走一段回头路；因为他忘记投明信片了。他们在雅克韦斯·蒂弗林的房间里讨论了很久，直到左邻右舍对他们的喧闹提出越来越强烈的抗议时才停止。他们互相怒骂，没有结果。当他和蒂弗林分手时，本打算早晨返回慕尼黑

的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决定，将在加米施的逗留时间延长至下午，并与作家约定了一次会晤，以便继续进行交谈。

20. 不管怎么说：巴伐利亚无腐败可言

约瑟夫·普菲斯泰勒博士，作家，住在慕尼黑，眼下正在加米施，54岁，信天主教，二十四部大部头长篇小说四部剧本和五十四篇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的作者，在给约翰娜拍了电报通报了王储马克西米利安即将到达的消息之后，便一直期盼着，现在他可以在加米施经常与她聚首了。然而，他却发现她总是由这个无聊的雅克韦斯·蒂弗林陪伴着。普菲斯泰勒博士一般是挺尊重人的，但是这个蒂弗林却令他生厌。一看见这个瑞士西部人那张没有胡子的皱脸眨巴眼睛，这位热血巴伐利亚人心里就有气，他对约翰娜的兴致全让这个家伙给败坏了。

还有别的事也颇使他扫兴。因为仔细一研究，克吕格尔案件便越来越令人怀疑；很难不将它解释为有意枉法而另作别的解释。他相信他的民众，他相信他的巴伐利亚人。不得不怀疑平易近人的地方法院院长哈特是否公正，这把他搞得心烦意乱。那个挺直得象棵树那样的克伦克，难道他会真是个玩世不恭的罪犯，会把一个卓有功绩的人投入监狱，仅仅是因为此人的艺术观不合他的口味？不可思议。但是他仍然不得不这样思量，他摆脱不掉这个想法，垂下粗大的颈项，朝前向着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伸出那颗有浓密鬈发、戴夹鼻眼镜的大脑袋。他的心脏一直就不太好；现在他呼吸困难甚于从前，他觉得眼前更昏暗了。

与马泰依博士依旧有激烈的争吵。这位粗犷、凶恶的狮子狗脸上戴着夹鼻眼镜的粗汉觉得在加米施颇不自在。他想回到他的那所特格尔恩湖畔的房屋里去，去打猎，回到他的猎狗、回到他的鹿角、回到他的笛子、回到他的森林管理员、回到他的迟钝狡猾的农民的身边去。但是英萨洛娃把他留住了。他学过医学，对女人有极其唯物主义的、以生理学作为基础的观点，他会开粗俗的玩笑取笑任何一种性爱方面的约束。瘦弱的俄国女人乜斜着眼睛望着他，舔舔嘴角，说些极文雅的话，这位巴伐利亚人轻蔑地将这斥之为最糟糕的、矫揉造作的拙劣表演。但是他留下来了。给这位舞女寄去巧克力，鲜花、水果，聊以自嘲。他对周围的人愤慨，视普福恩德勒为一堆粪土，和他大吵大闹，因为他突出英萨洛娃突出得不够。

平素向来和和气气的普菲斯泰勒简直是在和他寻衅滋事。两个人互相诋毁各自的生活，诋毁各自的事业，各自的成就，各自的身体和各自的灵魂。马泰依博士讲的笑话更粗鲁、更俗气，可是普菲斯泰勒博士也清楚地知道，对方的要害在哪里。他告诉他，人们打赌说，他在英萨洛娃身上将不会如愿以偿；但是，居然有这么多人在英萨洛娃身上达到了目的，对此却没有人愿意作出解释。马泰依博士将啤酒一饮而尽，吸一口烟朝对方脸上吐去，说是即使克吕格尔出狱了，他，普菲斯泰勒，也不会上克赖恩的床上去的。这两位上了年纪的慢性子人并排坐着，气喘吁吁，缩着头相互对视着。

普菲斯泰勒心头隐隐作痛，因为人们竟然会以为，他为克吕格尔谋求公正是因为这位妇人的缘故。他坐在他的手稿前出神，他一向行文流畅。倘若各个事件交错配合，情节紧张动人，他便感到高兴。然而今天却进展缓慢，下笔不顺。阴影笼罩，无

法象吹灰尘似地将其吹散，他不能圆成金发农民女儿弗罗妮的命运，她流落到城市，在那里遭人曲解，可是最后却受到一位画家的赏识，被认为是了不起的人才，得以一展其才华并且结了婚，他不能象往常那样以轻松、愉快、令人信服的笔触圆成这个命运。约翰娜那张带褐色的宽脸连同扁平、生动的鼻子上方那三道皱纹以及那双灰色的、愤怒的眼睛不时挤进来。不，可惜，他之所以关心克吕格尔这个案件，并不是因为这个女人的缘故。他巴不得自己有什么事办得不对头；这是可以悔改、可以补救的。可是事实是他的国家有些事办得不对头。他那诚实正直的巴伐利亚人闹革命时在他心头泛起的那种疑虑越发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上。世界上有不公正行为，他的国家里有不公正行为。有人曾说过，人们看见了不公正行为，它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人们听见它大声喊叫，并不去遏制它。不，他也要动手帮忙。

他不思饮食，呼吸急促。他脸色阴沉、神情专注地来回走动，动不动就训斥他那位亲切、殷勤的妻子，使得这位体态丰满的女子简直手足无措。

他们，马泰依，黑斯赖特尔，现在又经常在加米施抛头露面，大家都对蒂弗林感到愤怒。他那种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态度，一个论断不合别人口味时便随意将其放弃的那种廉价宽恕，那种悠闲自得的劲儿，使这些巴伐利亚人很生气。他们觉得，他是一个跳蚤，轻浮，跳跳蹦蹦。黑斯赖特尔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因为参观他那家陶瓷工厂的实验没有成功。他拘于言谈，沉默寡言地闲坐着，绷着脸，约翰娜显然更喜欢蒂弗林：她忘恩负义。

他又亲近起冯·拉多尔尼夫人来，她在冬日的加米施给人印象颇好。她在运动场上练习，身穿她那身滑雪服显得体貌丰盈，不自负却有自信，容光焕发地沐浴在寒冷的阳光中。晚上在

大饭店的舞厅或在"粉盒"跳舞时，她是理所当然的中心。她颇受到那位王储的青睐，他喜欢和她待在一起。她很聪明，依旧提携约翰娜·克赖恩。两个女人天天在一起。卡塔琳娜那沉静、丰满、紫铜色的美和约翰娜那健康、果断的美，她们相互烘托，相互映衬。

过了一个多星期以后，冯·拉多尔尼夫人和普菲斯泰勒博士才促成王储马克西米利安接见约翰娜。她和普菲斯泰勒一道走进马克西米利安居住的别墅。没有抱多大希望。所以她对王储平淡、亲切的同情心感到的失望也不那么强烈了。王子、妇女、作家，这三个巴伐利亚人坐在一起，三个人都讲同一种方言，互相商量着，人们怎样才能帮助一个人们关心着的男子摆脱一种可惜是相当错综复杂的处境。普菲斯泰勒博士望着他这两位同乡，望着这位勇敢的女性和这位态度友好的王公贵族，他顿时感到心里亮堂了起来。他的忧虑消释了，他的呼吸舒畅了。革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今天，面对着这两个人，他分明知道，它正在接近尾声，一切又会好起来的。他感觉到，有朝一日他必将能够把朝气蓬勃的金发弗罗妮①的命运引向一个好的结局。

约翰娜离去时，她脸上的喜色丝毫不亚于普菲斯泰勒。她很想把有关这次显然是卓有成效的谈话的情况告诉雅克韦斯·蒂弗林。她始终还没有和他谈过马丁·克吕格尔的事，只字未曾提及过她的希望、她无休止地执笔书写信件、她不断地跑腿，只字未曾提及过和海因洛德部长的谈话；就连对她和克吕格尔结婚一事也只字未曾提及。很可能蒂弗林对此毫无所知。也许她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她为克吕格尔奔走呼吁未果因而觉

---

① 弗罗妮(Veroni)，古希腊胜利女神弗罗妮卡(Veronika)的简称。

得自己有点滑稽可笑吧。她进行这场斗争不象个外行吗？不管怎样，要等她有了比较具体、比较乐观的消息可以告诉他时，她才愿意和蒂弗林谈这件事。现在，通过与王子的交谈，她的事情摆脱了这种有些可笑的浪漫色彩，而迄今为止，蒂弗林一直不无道理地觉得这件事情有点罗漫蒂克。现在她心中有底了。现在她很想把克吕格尔事件向这位瑞士人解释清楚。

她并不以为，也许有别的原因妨碍她作这样的解说。马丁·克吕格尔并不是闯入约翰娜的生活之中的第一个男人。雅克韦斯·蒂弗林中她的意。每逢她看到他那宽阔肩膀，他那细窄腰身，他那结实、毛茸茸的双手，他那张聪明、多疑、一见她便亮堂起来的脸时，仅仅是因为想到了克吕格尔，她才感到拘束。跳舞时她触觉到蒂弗林的肉体的时候，见面和告别时他久久地握着她的手的时候，她一想到在狱中的那个人，内心便失去了平衡。她知道，马丁·克吕格尔本人会觉得生理学方面的忠实观念并不重要，也许还会觉得这微不足道呢；可是和蒂弗林每进行一次更紧密的接触，身陷奥德斯贝格囹圄的那个人的影像便总会令人难以忍受地搀和进来。

她为马丁办成了什么事以后，便觉得，仿佛她偿还了一笔债似的。迄今为止，每逢她和蒂弗林待在一起时，总觉得仿佛是一个债务人把钱白白扔给了一个第三者，而债权人却在忍饥挨饿。现在，对那个处在那几棵树之间墙上的男子的思念已不再成为障碍了。

和王储谈过话一回来，她便甩开普菲斯泰勒，回避阿梅茨里德姨妈。寻找雅克韦斯·蒂弗林。在饭店里，在草地练习场上寻找他。她越是长久找不到他，便越急切地希望最终将克吕格尔这件事解释清楚。她嫁给他了，她这是做了一件蠢事；但是

这是一件必不可少的蠢事，它划得来，它可以使人得到更大的自由。这一切她必须给蒂弗林说清楚。他跑到哪儿去了？冰场上他也不在，没在韦尔登费斯小咖啡馆里，他是惯于在那儿看报的。有人告诉她，说是他认为，他曾在由本地通向外地的那条大马路上看见蒂弗林先生和另一位先生在一起。约翰娜沿着那条马路走去，遇见一些熟人，和他们匆匆寒暄几句。一直走到市郊，最后在“阿尔卑斯玫瑰”糕点甜食店里坐了下来。在阿尔卑斯玫瑰的藤蔓下，面前摆着一杯巧克力牛奶，她一边欣赏着带绿帽小伙子和穿宽裙姑娘的顿足舞，一边等待着雅克韦斯·蒂弗林的到来。

21. 作家的作用

这时，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正在离“阿尔卑斯玫瑰”糕点甜食店大约一小时路程远的地方，和工程师普勒克尔一起行走在那条大马路上。他们热烈争辩着，很少注意四周那著名的冬季风光，时不时滑倒在那光滑、坚硬的雪地上。雅克韦斯·蒂弗林，身穿齐膝盖、露出小腿肚的灯笼裤，脚蹬缝过三层、防雪防水性能良好的钉子靴，而普勒克尔却穿着瘦裤腿长裤和胶鞋，不很适合这山地冬季的气候。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那响亮的喊叫声以及蒂弗林那漫不经心的有点嘶哑的声音，这两个人的语声随着雪地的寒风飘来，一个人滑倒时便中断，随后又立即一声声传来；因为他们正在专心致志地进行谈话。

工程师普勒克尔用命令的口气要求蒂弗林，要么搞积极向上的、带政治色彩的、革命的文学，要么就什么文学也别搞。正

当世界处在巨大变革之际去着意刻画一个濒死的社会的柔情缱绻，这有意义吗？这颗行星上阶级斗争如火如荼，你却在写疗养院诗歌，冬季疗养地诗歌？如果有朝一日有人问你："你在这段时期里干了些什么？"，你将何以作答？墙旮旯儿里的、散发着旧式香水味的、描写性爱的小玩意儿，纯粹是些赶时髦的、十年后便无法再让人理解的货色。人们对时代精神一窍不通。世界在燃烧，而人们观察到的却是小家畜式的内心的波动。要当作家，就要走在世界潮流的前头。否则就别当作家。作家必须创作出时代文献来。这就是他的作用。否则的话，他的存在就没有意义。

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身穿他那件有汗渍、不实用的皮茄克和作家蒂弗林在从加米施—帕滕基兴通向南方的那条马路上散步的当儿，提出了以上这些论点。他变得非常好斗，冲着蒂弗林先生的脸大声说出他的要求，多次滑倒，有时为躲避一乘迎面而来或从身后超越的雪橇而跳进路边泥泞的雪堆里。

蒂弗林仔细倾听他的话，让他把话说完，甚至在出现两次小小的间歇的时候，他都未曾乘机进行反驳。后来，他才字斟句酌，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是，那么阁下认为作家的作用就是记下时代文献，保存下这个时代里具有历史意义的、历史性的、本质的东西。可是阁下用什么尺度去衡量呢？譬如就他来讲吧，他并不那么骄矜自恃，以为自己在估价历史性事件的尺度是规范的。他当然认为先生的尺度更不规范。因为他完全受他的历史观所支配，他才不会去考虑，一个人是否就不会不落窠臼地去看待时代的运动要素。譬如他，蒂弗林，就感觉到，古老的亚洲文化和年轻而未开化的欧洲文化的碰撞，因交通便利而引起的新的民族大迁移及其所有伴随现象，它们比欧洲社会结构的大变动要重要得多。说是他不得不郑重其事地要求先生，不要从

任意的欧洲经济新秩序的角度，而是从这种新的民族大迁移和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看待这十年。说是他不得不郑重其事地要求他从这个角度，而且只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进行工作。

这一席话他是用他那闷声闷气、有点滑稽的嗓音说出来的，然而语气中却不乏坚定的信念。他本想补充说，正如阁下决不会接受这个非份的要求，他也决不会让别人来规定自己应从什么样的基本观点出发去规划自己的未来。他的世界观不对任何人，只对他自己有约束力。想否认他的这个个性，这是痴心妄为。就他个人而言，他没有那么狂妄，决不会认为自己对划时代事件的看法对别人也有约束力。让权贵、政治家、牧师、没有头脑的人去这样自命不凡好啦。

这就是他本想补充说的话。但是他没来得及说。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这个镇子的边上，这儿的街道很窄，一乘雪橇叮玲玲疾驰过来，蒂弗林来得及跳向一边，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则被挤进另一边一所家宅的大门里去了。当他们重新并排走在一起的时候，普勒克尔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不能把对方的废话听完，而是必须立即反驳这一派胡言。他讥消说，如果他接受先生的友好的要求，只从先生的相对性美学角度出发去进行工作的话，他是不会取得什么进展的。因为蒙老板俯允，他正在设计小汽车。如果他从中国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碰撞的角度做这件事，这对他屁好处也不会有的。顺便提及，他叫普勒克尔，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受雇于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但雇用期不长了。蒂弗林瓮声瓮气说，他叫蒂弗林。“哟，久仰大名”，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接口说，几乎是彬彬有礼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名字。随后他立即又用尖锐的嗓音继续说道，没有人要求他或蒂弗林先生对亚洲—欧洲问题发表意见。就他们

所处的地位而言，他也好，蒂弗林先生也罢，既推动不了什么，也阻碍不了什么。但是另一种立场，经济学的立场，这种立场对他们俩都颇有裨益。譬如他吧，就已经设计了给一般人用的汽车。说是他无法想象，蒂弗林就不可以也从这个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更轻松自如、更自由、更理智地从事写作。亚洲与欧洲的碰撞是美学茶话会上的一个题目。另一场斗争，经济斗争，则对每个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每时每刻，处处都存在。说是他们周围的人分成了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正在进行激烈搏斗。这是内战。这场内战是蒂弗林先生的天然的创作题材，他是无法怯懦地逃避的。当他的周围机关枪嗒嗒响着的时候，他是无法专心致志地去观赏中国瓷器的。“这里是罗德岛，您就在这儿跳吧！”他这样要求说。一个马车夫边摇脑袋边打量他，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个蠢货，真是个疯子”，而他却用刺耳的嗓音多次反复说：“这里是罗德岛，您就在这儿跳吧！”

蒂弗林本可以对此反驳几句的，诸如：他天生不是个好斗的人，他与大约四千万亚洲人有一种共同的性格；他无非就是在内心对大肆渲染的所谓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问题比对经济问题更感兴趣罢了，他不想在这里跳；可是他突然发现，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压根儿就不再理会他了。工程师那张瘦脸满脸怒色，气得扭歪了，他就带着这副脸部表情凝视着一乘朝他们迎面而来的雪橇。雪橇上坐着一位裹着裘皮大衣、身材魁梧的男子，此人彬彬有礼地向工程师点头致意，但见他头戴裘皮帽，丰满的脸上蓄着一部乌黑的小胡子。普勒克尔却并不答理，而是一直怀着那同样的满脸的憎恨盯着那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后来，当雪橇从身旁驶过的时候，他没好气儿地对蒂弗林说，他必须回去。这个鬼天气，即便白天开车回慕尼黑也够呛，可是已到了非回不可的时

候了。

在回饭店的路上，普勒克尔对向他们迎面走来的身穿时髦运动服的摩登女郎发表严厉、刻薄的评论。"街头卖淫，放荡婊子，"他神秘、猥亵地引用了一句诗，蒂弗林不知道，这是否是这位工程师昨天奇怪地随身带着的精装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里的一首，抑或是另一个普勒克尔喜爱的抒情诗人的一首诗。

普勒克尔把他的汽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这辆车本身就颜色难看，现在又很脏，因为他没洗过它。他从楼上房间里取来了他的行李，梳子，海绵，牙刷，用报纸包了起来。还有那本精装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雅克韦斯·蒂弗林期待着这位引起他强烈兴趣的年轻的工程师会建议在慕尼黑再次相会。但是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沉默不语，脸色阴沉，神情沮丧。他一边发动汽车，一边问自己，他开车到加米施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的设计方案，那普通型小汽车，他在这方面没有取得进展。连和约翰娜谈话他都没谈上。他没拿那一百英镑，他简直是其蠢无比；安妮完全有理由骂他。总而言之，他到加米施来，是为了给某个名叫冯·赖因德尔的先生演唱他的歌谣。而他带回家的，却是他的解聘书和那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过了好久，马达在严寒中才发动了起来。雅克韦斯·蒂弗林站在车旁，身穿他那灯笼裤，潇洒，优雅，以行家的口吻作些行车技术方面的说明；他经常在寒冷的街道上开车。马达终于发动起来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一边开动汽车，一边突然用尖锐、训斥的口吻对蒂弗林说，顺便提一下，连佛教也丝毫不比质朴的、科学论据尚还不够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高明。

蒂弗林心潮翻腾顺原路往回走，他喜滋滋，经过这场辩论心情爽快了。看见约翰娜·克赖恩坐在"杜鹃花"糕点甜食店里。

很乐意和她，和一个善于体察人意的伙伴，继续进行那场已中断了的与普勒克尔的谈话。他走进这家糕点铺。他迈着四方步径直向这位大个子姑娘走去，她容光焕发，穿一身灰色套服坐在那儿，敞开着灰色裘皮上衣，正在翻阅一份画报。

约翰娜就这样在杜鹃花藤蔓下，在吃掼奶油的小市民之间坐了一个多小时。她一小口一小口啜饮巧克力奶，觉得它不好吃；尽管如此，她那只杯子的底部却已经显现出路德维希·黑斯赖特尔父子南德陶瓷工厂那深受人们喜爱的龙胆和鼠曲草图案来了。她一边等候，一边机械地研究着这个图案的线条，反复翻阅着那几本同样的、乏味的画报。满怀着拜访王储获得成功的喜悦和终于把蒂弗林盼来的欣喜，她向他娓娓而谈。他漫不经心地听着，道了声："嗯，嗯"，对这位要求继承王位者说了几句温和的贬词；脑际萦回着他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谈话。当他看见她坐在那里，美丽，端庄，容光焕发，他顿时便觉得迫切需要把那个粗暴的年轻人在他心头搅起的这些想法以及那种种反对意见向她倾吐。"您明白这个小伙子的意思吗？"他说。"这个家伙生气勃勃，比他周围的同行强一百倍，却死死钻进一个牛角里。如果一个医生或法学家要求他只从医学或法学的角度去观察世界，那么，他也许会刮人家一记耳光的。如果一个国民经济学家要求他这样做，他就会同意。他不愿意领会，只有超然于阶级之外才有世界观。从外部去观察被禁锢在时髦的阶级观念里的人，这岂不是一种无比美妙的自由感觉吗？可这个小伙子却故作多情，把自己禁锢到那里面去了。"

约翰娜啜饮一口。"亲王真的会干预的，这肯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我进行了二十多次据认为是很重要的商谈，除了一些空泛的允诺以外，别的我什么也没有得到。现在

我心里终于踏实了。您明白吗，蒂弗林，这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您知道,"蒂弗林说,他把苦艾酒晃得冰块格格响,"如果这个人没有天赋,那么一切倒也就可以理解了。可是我看得出来，这个小子是有天赋的。蠢驴才会听凭这种时髦、懒散的理论摆布自己呢。我是不喜欢神经过敏的,可是您瞧,约翰娜，这使我感到激动不安。他说，他拒绝蹲坐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根被锯掉的树枝上。我,我对他说，我会感到满足的，如果一个人,一件事，一个观念增强我的生活意识的话。然后我再把它传给别人。可是这个小伙子却觉得这是资产阶级的，是靠不住的。他说他不会这样草率从事的。他必须先研究一下，看基础是否有承载未来的能力。这个小子。"

约翰娜曾热切期盼着蒂弗林的到来,等他等了好几个小时。其实自从到达加米施以来，她一直盼望着能和雅克韦斯·蒂弗林谈谈克吕格尔的情况，谈谈她的所作所为,因为她不知道,她那样做是否英勇，是否任性，是否愚蠢，是否正派。他什么也没察觉?他正在端详她,盯着她的脸对她说话呢。他没发现她是在向他自荐?只要他对她表示关心，她就会热烈拥抱他?他那么愚笨,竟毫无察觉?

是的,他愚不可及,因为他是作家。不是由于他一下子想不起来该怎样回答,便是由于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或是由于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他始终未能向普勒克尔作出答复。现在,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他都用严厉攻击的口吻向沉默不语、怏怏不乐、感到受辱的约翰娜表述。他找到了好的措辞、显然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起来了。话锋一转谈起他的写作计划来。向她讲述一本名叫《马克思和迪斯列里》的书,这是一本无情的、也许很

不公正的书，他不久将出版这本书。他叙述了这两个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经历了同样的事件的人。书中尽可能客观地阐述了发生在他们周围的那些历史事件，然后又描绘出，它们多么截然不同地反映在这两个人的头脑中。此外，他正在着手给电台写大型广播剧《末日审判》的初稿。一次不明显的上帝最后的审判调查所谓有声望人物的生平事迹。同一时代的各人物之间掀起了一场辩论，这些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是按其行为特性而言年龄却各不相同，一个人也许比另一个人年长三万岁。没有一个人肯认输，人人都坚信自己正确，人人都言之有理；随后便显示出，经这个《末日审判》一审讯，人人都显得不那么在理了。

蒂弗林讲述这个广播剧，讲得淋漓酣畅，语气中丝毫不带怀疑、不显平静，夹杂着许多对工程师普勒克尔的猛烈攻击，而他却还称这位工程师是他在这个娱乐场所遇到的唯一的一个有人的面孔的人。但是听他讲话的人却阴沉着脸。约翰娜对他的写作活动不感兴趣，而在平时她是会激情满腔地去倾听的。她望着他那双毛茸茸的手，觉得它们很难看。她望着他那张思考着的、皱成一团的脸，觉得它象一张丑角的丑脸。

她试图设身处地为他着想。男人可以把工作、事业和女人截然分开，事业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时便可把女人放到角落里去。事实就是如此，这一点她是知道的。但是她无法阻止她的上唇抿紧，无法阻止她的灰眼睛射出愤怒的光。

她对这个不关心她和她的成功的男人感到愤怒。她对自己感到愤怒，她居然偏偏对这个男人的关心与否很在意。她对自己、对他都感到愤怒，他们居然一起坐在这里，各人想着各自的心事。

她看见黑斯赖特尔先生同普福恩德勒先生一道走进"杜鹃花"糕点甜食店。她面带怒容、冷淡、有点幼稚的神色对蒂弗林道:"对不起,我不太懂得这些事情,"说罢便站起身,向黑斯赖特尔走去。此人从普菲斯泰勒那儿听说了她拜访亲王取得了成功,在此地四处寻找过她,这时便向她表示热烈祝贺。她撇下了蒂弗林,对此他感到骄傲,他向她倾注以信心、爱慕、热情、一切蒂弗林拒不给她的东西。于是她忘掉了陶瓷工厂的那些侏儒,那些蛤蟆菌,她不再感觉到黑斯赖特尔先生身上散发出那股酸溜溜的气味。

当她突然这么撇下他的时候,他先是愣住了。原来如此,她对他谈到了这个傻瓜的情况,她去找过这个人,而他却显然对此重视不够。他本来的确可以多关心她一点的。可是从前她不是已撇下过他一回了吗?他微微一笑,忘记她了。他说话说得身上暖和了,他不孤单:他和他的写作计划在一起。

普福恩德勒先生看见了这位正在动脑子想问题的人。很久以来,普福恩德勒先生就在酝酿一个计划,有朝一日要在慕尼黑推出一台大型歌舞剧来,当代人喜欢的那种歌舞剧。从商业角度看,这是胡闹;慕尼黑不是世界大都会,几乎连大城市也不是。但是另一方面却有着古老的艺术传统,著名的造型艺术方面的审美观:从这儿出发去提高在世界上到处都风行的歌舞剧的质量,这简直是奇思妙想。这个主意温暖着他的心。他从不断的通货膨胀中赚了许多钱,几个月来他一直犹豫不决,不知道他是该把这笔挣来的钱投入到这样一部改良歌舞剧中去呢,还是投入到一部耶稣受难电影中去。现在,当他看见蒂弗林坐在这里的时候,他便当机立断。他有这个嗅觉。他一眼便看出来了,这位蒂弗林正是他要找的人。这位超越国家的、潇洒的小

伙子是个合适的人选，冷静客观，却颇有奇思妙想。普福恩德勒先生朝他走去，请求允许他入座，给自己要了一份苦艾酒。和这位正在酝酿写作计划的蒂弗林谈了拟议中的歌舞剧。是的，正处在伤脑筋、有趣味的创作活动中的蒂弗林同意普福恩德勒先生的计划。搞一出歌舞剧，他有一个现成想法，而普福恩德勒这个人事业心强。他问普福恩德勒，这部歌舞剧是否可以带有政治色彩。普福恩德勒小心翼翼回答说，它也可以带有政治色彩。当然要适度。很一般的。面带微笑的蒂弗林按阿里斯托芬的一张蓝图构思一部歌舞剧，与普勒克尔的谈话继续对他产生影响。他建议由本地的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来主演这台晚会。普福恩德勒先生欣然同意：他，巴尔塔萨·希尔，聪明的蒂弗林，这会成为一出歌舞剧的两大台柱的。这下，柏林人就会相形见绌。蒂弗林想到了诸如"阶级斗争中的卡斯佩尔"这样的剧名。这不合普福恩德勒先生的意；他想到的是"到此为止"，他以为，人们可以把这个名字和女人的衣服联系在一起。但是他颇有经验，深知艺术家都希望别人认真对待自己的意见；于是，他建议一出歌舞剧用"阶级斗争中的卡斯佩尔或到此为止"两个剧名，心里盘算着，只要坚持不懈，他就能渐渐消去这个阶级斗争中的卡斯佩尔主题。他要了第二杯，第三杯苦艾酒，这第三杯不是给自己的。他试图把蒂弗林引上他所希望的轨道。蒂弗林看穿了他的意图，和和气气地把这些希望揉进了他的那块面团。在企业家普福恩德勒的陪同下离开"杜鹃花"甜食店，表示愿意写这部歌舞剧。

约翰娜为取悦黑斯赖特尔和他谈得异乎寻常地热乎、坦诚，这时望着那两位的背影，又沉默不语了。

22. 炼狱里的司机拉岑贝格尔

在这几个冬日里，正当柏林证券交易所里美元的汇率从186.75上升到220的时候，已故司机拉岑贝格尔曾承认自己在克吕格尔案件中发了假誓言的消息开始广为流传。已故司机拉岑贝格尔得不到安宁，虽然他的坟墓上据说立着那块极美的墓碑呢。这个遭厄运的人多次在他的遗孀克蕾丝蒂娅的梦中出现。寡妇克蕾丝蒂娅·拉岑贝格尔生于一个乡村小镇；她曾经常听传道士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传讲有关炼狱的情况，也见过形象地描绘犯了罪孽的人在炼狱里受煎熬的情景。但是在她梦中出现的已故的弗兰茨·克萨韦尔却并非这般模样，头发，睫毛，大髭须烤得焦焦的，油锅里的油嘶嘶地作响，红通通的皮肤上布满了水疱。他在烈火中未遭受伤害，两只苍白中透着红润的手却总是痛苦万状地那样伸着，叫人感到无名地恐惧。他用微弱、纤细、不自然的声音悲叹、哀泣，说是他当初宣了伪誓，所以现在必须在烈焰和硫磺中洗涤罪过，直到他的假证词被取消时为止。

遗孀克蕾丝蒂娅躺在床上，她浑身是冷汗，心惊肉跳。她可以和谁说说心里话呢？她那十四岁的女儿卡蒂善良，温和，开朗；有人带她到河边去玩，她便兴高采烈，她会带着可爱而又呆傻的笑容观看碧绿的伊萨尔河达数小时之久，当初她父亲有一回就曾嘴里喊着“再见啦，美丽的家乡”跳进了伊萨尔河。但是她头脑不太正常，爱胡思乱想，不适于用耳朵和心灵去接受寡妇克蕾丝蒂娅内心的痛苦。男孩路德维希，也不懂他母亲的忧伤。他

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鲁佩特·库茨纳尔，'真正德意志人'的领袖，让这个模样很俊、仪表堂堂的小伙子当上了他的司机，因为他的党日益兴旺发达，现在拨出一辆小汽车供他使用。每逢这辆全城都认得的灰色小卧车等候鲁佩特·库茨纳尔的时候，他，这个孩子，便坐在驾驶座上。他那位大师的一抹余辉照在他身上，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他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热烘烘地感受到了他和他的领袖的重要地位。虽然他还与他母亲同住一个寓所，但是只要她怯声怯气开始诉说她的忧愁，他便会充满了他父亲的那种使命感和英勇殉难精神，粗声恶语呵斥她，说是，敌人的阴谋诡计，犹太人和耶稣会教士的恶毒诬蔑把她弄得神魂颠倒了。他不加思索地把她的幻境说成是荒唐透顶的胡扯。神父对她说了相似的话，只不过就是，作为懂礼貌、有教养的人，他没使用"胡扯"这个通俗的词儿，而是用了"幻觉"这个科学术语。他称她为一个胆大妄为的人，因为她竟以为自己有天赋，问她，莫非她比他还聪明，还用盛气凌人的，带总结性的口吻说，做弥撒就足够了。

可是神父搞错了。做弥撒并不够。炼狱里的司机拉岑贝格尔得不到安宁。他令人毛骨悚然地在烈焰中出现，次数日益频繁，未遭受伤害，一尊红通通的蜡像，用纤细、不自然的声音一再重复着相同的话，也称他的遗孀为蠢女人，他从炼狱里伸出拳头，一如他活着时也曾做过的那样，猛击她的屁股。

他的供词不胫而走。某个名叫泽尔希迈尔的人经常出入盖斯花园饭店，此人是格施文特纳印刷厂的排字徒工，一个神情忧郁的小伙子。印刷厂的排字车间工长不喜欢他，欺侮他，虐待他。泽尔希迈尔把对工长的牢骚发泄到他排版的库茨纳尔报纸的内容上。用越来越带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它，当他终于被赶出格施

文特纳的这家企业时便到“狗肘子”找到了一份差使，“红色七人小组”还一直在那儿举行例会。原来“红色七人小组”换了个名字又复活了，它正在发展壮大；因为虽然镇压了议会暴动后进行了血腥清洗，虽然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共产党人的队伍中仍然一再为通货膨胀的阴影所笼罩。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的电器装配工本诺·莱希纳尔被认为是“红色七人小组”的最优秀人物，虽然他在党内不担任正式职务。这个人年轻，英俊，结实、红棕色脸上蓄着一部漂亮的短髭，不大声嚷嚷，不象别人那样盛气凌人。这位上巴伐利亚人还不到二十岁，然而他却沉着，冷静，严肃。当初“红色七人小组”里发生了那桩极其卑劣的弹钢琴事件，为此特别法庭判了他徒刑，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牢骚满腹的人。他在狱中反思这喧嚣的世界，广泛阅读，变得严肃了，稳重了。如果说他因为学弹钢琴就锒铛入狱的话，那么，这并不是个别人的罪责：根子在总体的社会结构上。骂街，敲桌子，这无济于事。他在“狗肘子”不经常开口，一旦说起话来，其它人都仔细倾听。许多人认为，如果说慕尼黑共产党人的活动颇有些内容的话，这要归功于这位年轻的本诺·莱希纳尔。

排字学徒泽尔希迈尔怀着奴性的忠诚紧紧追随在他的左右。他也告诉他，人们在盖斯花园对司机拉岑贝格尔的伪誓窃窃私议，都说了些什么。本诺·莱希纳尔注意地听着。他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是朋友，他知道，蹲监狱是什么滋味，乐意去帮助马丁·克吕格尔，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这位朋友。于是就和泽尔希迈尔一同去找寡妇克蕾丝蒂娅·拉岑贝格尔。

当已故的弗兰茨·克萨韦尔招致这两个人前来并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他当初的证词是假证词的时候，寡妇克蕾丝蒂娅听到

这一新警告，顿时便感觉到了一阵虔诚的寒颤，获得了顶住重压的力量。小莱希纳尔没有多费唇舌，他才说到由于这位司机的罪孽一个无辜的人现在正在坐牢，希望她能够尊重事实，帮助那个活着的人：她就已经泣不成声说道，是的，诸位先生说得对，已故的弗兰茨·克萨韦尔也曾向她承认他当初作了假证明。可惜的是，人们眼看就要从寡妇克蕾丝蒂娅手中拿到书面证明材料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小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正好回来。双方发生了争吵和殴斗，在这过程中，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咬掉了泽尔希迈尔同志的一块耳垂肉。

已故司机拉岑贝格尔所作的供词不胫而走。它从寡妇克蕾丝蒂娅传给了泽尔希迈尔同志和莱希纳尔同志之后，又传到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那儿。因为本诺·莱希纳尔把泽尔希迈尔同志一送进伊萨尔河左岸那家医院，便马上将此事通知了他的朋友，工程师普勒克尔。此人和本诺·莱希纳尔又将这一供词告知律师盖尔博士。盖尔博士狐疑不决。他使劲眨巴着眼睛，两次突然改变腔调，用响亮的、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解释说，重新审理一个案子，这终将是一桩艰难的事情，就此案来说几乎毫无希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67 条，复审提案的批准与否由法庭来裁定，而你要推翻的却正是这个法庭的一个判决。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由那个判决克吕格尔的巴伐利亚法庭来裁定。证人拉岑贝格尔由于对自己的证词起过誓，因此犯有蓄意或因疏忽而违反宣誓义务罪，这一点必须加以证明。但是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所说的证人被判决从而证实了那是伪誓的时候，法庭才承认那是伪誓。可惜证人拉岑贝格尔在作出一个这样的判决之前便已死了。两位先生是否以为，邦法院院长哈特尔先生，即便他可以予以支持，也会同意他们所告知他的情况，

承认这是具有充分法律效力的证据呢？无论如何也要过些时候才能收集完材料，以便从法律上充分论证这个提案。他由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去决定，是否现在就要把这个消息通知马丁和约翰娜·克吕格尔。

和那两个共产党人发生了那场殴斗之后，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最终离开了他母亲的寓所。寡妇克蕾丝蒂娅独自和她那个爱想入非非的女儿留了下来，给她带来慰藉的是亡夫的幽灵，他虽然还一直在烈焰中出现，但是不再悲叹和哀鸣，而是几乎带着一丝笑意了。她还不打算用文字来确认她作的口头证词，但是她并不简单加以拒绝了事，她拖延时日，给人许诺。

已故的拉岑贝格尔所作的供认不胫而走。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驱车去奥德斯贝格。

在此期间，高级参议弗尔奇对克吕格尔其人的态度变化无常。人们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便给予他优惠，随后又同样突然地取消了给他的这些优惠。导致这些变化的是变化无常的政治潮流。出于某种原因，在邦里居领导地位的教会党认为，和民族主义的党派结盟是适宜的。人们，尤其是弗劳赫尔部长，和装配工、现在是政论家鲁佩特·库茨纳尔的那个具有极端民族特性的党，和“真正德意志人”眉来眼去。但是由于这个党的那些大多数都非常年轻的领导人厚颜无耻，得寸进尺，因此人们，尤其是克伦克部长，便认为有时也要对他们表示冷淡。内阁里一有风吹草动，监狱长、高级参议弗尔奇便竖起耳朵仔细倾听，而每一个波动都会从对克吕格尔执行判决的事态中显现出来。克吕格尔则可从伙食、睡眠、新鲜空气的给予和取消、探监、书写机会上觉察到内阁风向的各种微小变化。

把他和莱昂哈德·伦克迈尔在一间狱室里关了一段时间

后，人们突然又将他单独监禁了。这就是那间他很熟悉的狱室，白便桶，预防结核病须知小册子，粘贴上去的记录累进判决执行情况附页上那个棕色斑点。一个在这段时期里被监禁在这间狱室里的犯人，在一个墙角落里，紧贴着墙脚跟，画了一幅图画，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小得简直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猥亵下流，另一个墙角上有一行祷文。

马丁·克吕格尔有许多空闲时间，他仔细观看那幅耶稣受难像，十五世纪那种模仿某些中世纪刻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的老一套工厂仿制品。他把它与画家格赖德勒的《耶稣受难像》对比，微笑了。这样倒也好，在这儿的是这件工厂产品，不是格赖德勒的画。他坐在凳子上，后来他来回走了半个小时。说也奇怪——不知这是优待，还是惩罚？人们没给他活儿干。他思绪平缓，均匀，心地恬淡、平和。

当人们重又把他的书写用具给他送来时，他简直喜出望外了。他早已不再需要《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的复制品。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都已经按原样复制出来。只有唯一的一位兄弟的脸他还没复制出来，他记得这张脸善良、既腼腆又倔强，然而他却依然觉得这张脸模糊不清。他很想看看这幅画，更想见见这位画家。可是即便现在这样，他也满意了，他不必在夜晚打电话。他知道，只要能侦察到这位画家的踪迹，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定会去跟踪追迹的。对他来说，这幅画意义重大，早已不止是一件艺术品了。他从对这幅画的强烈印象中汲取了力量，获得了内心平静，变得知足认命了。

可以象现在这样写点东西，这真是件赏心乐事。没有一个人期望他写文章，谁也不认真看待他写作，只有他自己很看重这一点。他往往整整一天只写唯一的一句话。这是件好事：有时间。

没有观点，没有思想，没有生命的东西一概不记录下来。赶走闪念，因为它们不通过栅栏，而只有在那栅栏的后面才有成熟的思想。此人坐在他那张凳子上，剪短了头发，身穿灰褐色外衣，脑海里萦绕着静谧而清晰的画像、人物、思想。在雪地上，在围墙里，在那六棵树之间踯躅。看着监狱长的那张干瘪、包打听样的脸。听着饶舌的伦克迈尔那连珠炮似的话语。吃。写。

哦，狱室里这些个完全无声的时辰，一切的一切平静，充满了未成形的思想，他可以将它们酝酿成熟，不慌不忙，巧妙而平和，有利于直观和印象。他坐在那儿，四肢放松，头脑放松，淡泊宁静。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给这片平静的内心带来了激动。因为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所说的有关已故司机的供认的话，尽管有看守在场很不方便，只好做些暗示，这些话一下又闯开了这间狱室，将这个穿灰褐色外衣的人抛回到他还在研究阿朗索·卡诺、17世纪加的斯一位时髦肖像画家的那个时期。使他深受震动。对于盖尔、普勒克尔、约翰娜向他讲述的力求开释他出狱的那些尝试，迄今他都是报之以一丝温和、茫然的微笑。那些话都从他耳旁滑走，一如水从油布雨衣上滑脱那样。而这个消息却突然撕开了他裹在自己身上的那层厚棉絮。忽然，他眼前又出现了生机，旅行，画像，大海，太阳，女人，成功，舞厅，建筑物，剧院，书籍。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对克吕格尔的平静冷漠寄予厚望，希望他会克服困难，改掉他这懒散，恢复他那固有的、严酷无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被此人那深沉、寡言少语的激动状态吓住了。不，克吕格尔还没准备就绪；要不然，这个肤浅的机会也就不会这样强烈地打动他的心弦了。有看守在场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反正讲话不方便，他干脆撇开话题，谈起为了找到画家兰

德霍尔策的那幅画，找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那幅画，他花费了很大力气。那位画家不叫兰德霍尔策，他只不过是躲藏在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的背后罢了。实际上他叫弗里茨·欧根·布伦德尔，是个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现在正在追踪这位布伦德尔工程师。他确信能找到他。

要在平时，这个消息会使马丁·克吕格尔内心非常激动；今天他对此无动于衷。他内心翻动着一股焦躁不安的情绪，以致普勒克尔竟希望，要是他没对他说过任何有关司机的供认的话就好了。近几周里的那种平和、安宁的心境不见了。他坐不住，他对他的手稿漠不关心。他来回踱步，脱下那件灰褐色囚衣，又将它穿上。他想到了约翰娜·克赖恩，感到无比愤慨，她在加米施好快活，而他却在这里蹲监狱。他觉得饭菜不好吃。为了遏制犯人的性欲，有人往菜肴里掺入苏打，这苏打的味道使他感到恶心。一阵肉体上的对约翰娜的渴求袭上他的心头，他觉得她出现在自己眼前，赤身裸体，感觉到她那双结实的大毛孔孩童手的触摸。他咬自己的胳臂，他厌恶自己的躯体，自己的邋遢相貌，自己身上的气味。他脸上露出从前的那种固有的冷酷神情。然后他又奇异地换上了茫然失措的老年人的一副憔悴的面容。他动笔给约翰娜写一封信，信里混杂着色欲、怨恨、柔情、辱骂。他坐在地上，咬指甲，诅咒司机拉岑贝格尔和工程师普勒克尔。这是他被监禁以来的最悲惨的一天。他撕碎了写给约翰娜·克赖恩的信。它通不过监狱长的检查，永远也不会发出去的。他计算着，他还得在监狱里待多长时间。还有许多个月，许许多多个星期，多得数不清的日子。这一夜他没睡觉。他仔细推敲给约翰娜的信的措辞。

第二天，他花费好几个小时琢磨信里那不多的几句话，把

那几句话写得可以通过监狱长的检查。高级参议弗尔奇读这封不平常的信的时候感到分外高兴，他那张兔嘴急促抖动。他把这封信读了好几遍，记住了信里的每句话，准备在他每周参加两次的邻镇的聚餐会上将其诵读，为当地的士绅们助兴。然后，他在信上盖上“不许可”的印戳，把它放进了档案袋里。

23. 梦 游 者

总的来说希望“粉盒”具有极其华贵和浓郁国际色彩的普福恩德勒先生，在某些日子里却特别注重地道的巴伐利亚情调。正如由于空气和水的特性的缘故，只有在慕尼黑才能酿造啤酒那样，由于人的特性的缘故，也只有在慕尼黑才能毫不矫揉造作地举行庆典，制造气氛，寻开心。这种地道、粗俗的慕尼黑艺术家节，普福恩德勒先生曾举办过多次。每次都为化装公布一个不同的口号，始终不拘形式，没有一个人会受到束缚，人人都可以尽情尽兴。

举办这类小型舞会的主意颇受欢迎。外地人积极参加。有关装饰布置方面的事务，普福恩德勒先生请画家格赖德勒和创作“斗牛图”的那位艺术家去主管，他们总是尽心尽力、兴致勃勃地去完成此项任务。普福恩德勒先生舍得花钱；举办这些节日舞会是他的心愿。他为此而特意从慕尼黑请来了小画家，手工艺人，各色“下里巴人”，年轻人，他们可以成为潇洒自如的滑稽角色。他自己掏腰包把他们弄到加米施来，为他们支付一切费用。

这一回的口号叫：梦游者。一个巧妙的口号。因为夜里什么不在游荡呀？谁想图省事，就干脆按那个年代里时兴的舞会风

尚，穿一身睡衣来好啦。

见鬼，艺术家先生们从“粉盒”中捞到什么好处了。那18世纪风格，上等的瓷砖贴面，这全部的豪华都到哪儿去了？今天，在一个富于艺术性的、吊着红绿灯笼的星空下，有一个占星学的实验室，一个巫婆舞广场，有乱舞的群魔，所谓的夜游神，还有猥亵的、天真而淫荡的女巫，给人以阴森可怖的感觉，还有一座炼狱，用飘动的黄色和红色纸蛇做成，令人毛骨悚然。冥府里有冥河和一条巧妙摇摆着的小船（当地人摆渡20马克，外国人10美分）。但是私人小赌场已变成一片月夜景色，荒凉优雅，奇异，富于浪漫色彩，装饰着结实牢固的巴伐利亚的标语条幅。但是如果人们想廉价而舒适地从这种种恐怖的景象中恢复过来的话，那么他只需到那家画家格赖德勒怀着特殊的情衷布置起来的啤酒馆里去就行了。巴伐利亚邦徽的蓝白相间方格布组成一个悦目的帐篷。上面有许多绿色图案，飘动着的三角旗，小旗帜。逗人乐的图画，亲切乐观的铭文使人心驰神往。

预定的开始时间过了一个小时之后，连“粉盒”里最僻静的角落也挤满了人。这景象不坏。并不缺乏一丝淡淡的放荡纵情氛围，普福恩德勒先生喜欢为比较有教养人安排这种环境。譬如那件黑色、高领、拖地长裙吧，它紧紧裹住英萨洛娃那瘦小、柔顺的身体，连最拘谨的人见了也不会觉得它有伤风化。可是，尽管如此，它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连这位对他的女舞蹈家及其手腕渐渐有所了解的企业家，他隆起的脑壳上那一对鼠眼居然也闪耀出淫荡和艳羡的光芒。这位冯·德尔迈尔和他的朋友穿有些坏名声的女士的服装，这种做法恰因其得体的举止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这样的化装服为数很少。基调仍还是粗俗、和善、快

活，巴伐利亚式的欢乐。

尽管普福恩德勒先生已经如愿以偿，但是，他仍然出奇地烦躁和粗暴。恰恰是对他所喜爱的人。譬如其中就有德鲁克赛斯先生，打击乐器和戏谑商品的发明者，此人已经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推出过划时代的新产品，譬如一卷卫生纸，撕纸的时候它会奏出流行乐曲《永远忠诚老实》和《心凉了》。普福恩德勒先生不能想象，严肃认真、讲求质量的庆典活动可以没有德鲁克赛斯先生的参加，所以曾要他为这次梦游者舞会设计几件会播放特别富有意义、出人意料的乐曲的装置。然而，当这个功勋卓著的发明家提出一个无伤大雅、蛮有道理的问题时，他竟让他碰了一鼻子灰。

普福恩德勒先生心里觉得别扭，这么多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出席他的舞会，有一个人却没来。尽管他感到为难，他还是尽心竭力，写了一封亲笔信特意邀请这个人。但是第五福音传教士上一回就没来，今天他也不来。这使普福恩德勒先生感到恼火。他厉声叱责茫然不知所措的发明家德鲁克赛斯。随后便自顾自骂骂咧咧，骂慢性子黑斯赖特尔先生还不来，还有那个胖女人冯·拉多尔尼夫人也没来。这帮坏蛋总是最不准时，他们的懒屁股可以坐一辈子。

当这两个人姗姗来迟地到来时，这才弄清楚，原来他们迟到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们曾指望这一回能把王储马克西米利安带来。谁知此人在最后一刻遇到意外情况，出门处理事务去了。“政治局势”，黑斯赖特尔先生烦冗、含糊、神秘地解释说。普福恩德勒先生听到的是，各左翼党派的领袖已在秘密会议上决定，要就剥夺前执政的王公们的财产问题进行公民投票，而亲王则在和罗滕坎普伯爵以及农学家比希勒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之后，当天深夜就去慕尼黑了。

普福恩德勒先生把黑斯赖特尔先生和他的女友领到他们的桌子跟前入座。他打量冯·拉多尔尼夫人。她领取的养老金不正在被剥夺财产之列吗？她岂不是左翼党派的这个决定的直接受害者？在脸上，她不露一丝痕迹。她坐在那儿，泰然自若，雍容华贵，备受敬仰，一头古铜色头发闪耀在大脸盘上方，丰满的胳臂裸露着，仪态万方，穿一件黑裙，一身珠光宝气。今天她扮演远东的黑夜女神。她参加谈话，安详而亲切地回答来自喧闹、欢乐的大厅里那众多的问候。

在内心，她充满惊恐。那剥夺财产法。她沉着冷静地经历了这场革命，心里对那些头脑简单的叛乱者满怀嘲讽，他们满足于改贴标签，他们这帮蠢货，他们不去触动真正的权力，不去触动财产。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他们突然要动真格的了。这可能吗？会有这样的事吗？想推翻这个所有制，推翻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德国。在巴伐利亚！仅仅转悠一下这个念头，就已经是大逆不道，狂妄已极。她体貌丰盈，自豪而庄严地坐着，回答着充满敬意的问候，谈笑风生，但是她内心十分空虚，十分茫然。莫非有一个人已经觉察到什么了？人们不是已经开始在咕咕哝哝了吗？她熟谙世情。不成功者为众人所抛弃，他们觉得这天经地义。

她打量坐在自己身边的黑斯赖特尔先生。他一身黑装，黑缎子齐膝短裤，长统黑袜，一件黑西装背心，高高围住了脖子，背心上有一颗大珍珠。他声言自己是地地道道的黑夜，尽量以他十分敬重的、在一百年前逝世的德国小说家E·T·A·霍夫曼的形象出现。看去就象一个胖墩墩的、高贵的幽灵。他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躁不安。她了解他，她知道，这并不是这帮白痴的这个无耻的政治行动的过错。他在寻找那个他迄今还未发现的

人。往常，她一向和和气气，愿意看到他开心快活；今天她却生气了。不是因为剥夺财产法，而是因为约翰娜·克赖恩而焦躁不安，他简直太不象话了。她坐在那里，神态自若，浑身珠光宝气。就在人们东张西望的当儿，她小心翼翼从古铜色头发上解下一件没插好的首饰，把她那张嘴唇结实、鼻子丰满的漂亮脸面转向普菲斯泰勒博士。此人俗气地在一身旧式燕尾服外面穿了一件威尼斯大衣，竭尽全力试图让他的习惯于穿粗呢短上衣和短皮裤子的肢体去适应这身礼仪服装。“您见过约翰娜·克赖恩太太了吗？”她问他。“您知道，她今晚来不来？”大家都惊诧不已。冯·拉多尔尼夫人和约翰娜夫人是朋友。如果说有什么人知道约翰娜今天的行止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冯·拉多尔尼夫人。此外，黑斯赖特尔先生还知道，她曾和约翰娜谈过她的化装服。那么这个险恶的问题用意何在呢？

普菲斯泰勒先是惊奇地沉默不语，费力而不解地望着冯·拉多尔尼夫人。“您和克吕格尔夫人是至交了，不是么？”冯·拉多尔尼夫人用她那低沉而洪亮的声音，断然说道。“您和她不是朋友吗？”普菲斯泰勒最后说道，此话说得有点愚蠢。“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她的朋友，”他边说，边寻衅地四下张望。卡塔琳娜始终面带着那不变的、安详的笑容，说是她又在一家美国报纸上读到一篇激烈攻击约翰娜的文章，说她的丈夫在坐牢，而她却在冬季疗养地寻欢作乐。她心平气和地补充说，她只是觉得，由于出现了这样的评论，她今天可能来不了了。

黑斯赖特尔先生坐在那儿，心里越发觉得不是滋味。卡塔琳娜要干什么？与不知个中缘由的普菲斯泰勒的对话只能有一个意图，这就是向他和别人表示她疏远约翰娜。也许这件事和这糟糕透顶的政局有关。如果卡塔琳娜有理由现在不继续采取

支持约翰娜的行动的话，为什么她要用如此乖张而不得体的方式来显示这一点呢？这不是她的一贯的做法。这是为了气他吗？他豪饮一口。"您忘记了，卡塔琳娜，"随后他便有些拿腔作势地说，说话时没拿眼睛看她，"克吕格尔夫人对您明确地说过她会来的。我要去看看，她来了没有，"他说，声音嘶哑，黯然的眼睛盯着卡塔琳娜。说罢，他站起身，颇有点儿吃力地走了。

不，那座有星空和众多红、绿月亮的大厅里显然没有约翰娜的人影。黑斯赖特尔先生向为数众多的包厢和一个个僻静的角落里张望。东躲西闪穿过跳舞的人群，身穿他那一身象征黑夜的黑色化装服，拿着他那根象牙手杖，灵巧的动作中带着一些迟钝，一个胖墩墩的、高贵的幽灵，忙忙碌碌，神情懊丧。自从他们多年同居以来第一次真正对卡塔琳娜感到恼怒。他从未听到过她这样尖嘴薄舌、话里带刺地讲过话。他思念约翰娜，他感觉到，他必须弥补对她犯下的一些过失。

他漫不经心地应答着许多人的问候，对他的化装服的戏谑。心不在焉地，用惯常的、常规的热情和众人一一握手。一直在寻觅着。他在女巫舞池里，在炼狱里寻找。在冥府，一个人拍他的肩膀，一个农民模样的男子，半裸体，身上缀着鲜花，农民脑壳上戴一个希奇古怪的花环，嘴上衔着一只口琴，手拿一把顶端冠以松球的扫帚柄，四周围着几个一丝不挂的廉价女郎。"你好，"这位男子说。此人便是画家格赖德勒。他自称是俄耳甫斯，冥界的俄耳甫斯[①]；他周围的郊区姑娘们，这些小丫头，今晚已变成仙女。画家格赖德勒表示，他内心感到无比愉快。他用口琴吹了几个节拍，为了突出狄俄倪索斯[②]式的狂欢气氛，边吹边用那根

① 俄耳甫斯(Orpheus)，古希腊神话中特制刻的歌手，是音乐和诗歌的发明者。爱妻被毒蛇咬伤致死，为了找回妻子，俄耳甫斯亲自到了冥界。

② 狄俄倪索斯(Dionysus)，古希腊植物神和酒神。

被称作梯耳索斯[1]的扫帚柄敲打他那几个女孩子的屁股。这个庆典的编排以及这乱哄哄的气氛正中画家格赖德勒的下怀。他在寻找自我麻醉的机会。他有忧愁。他难以维持这种讲排场的生活，这种符合一个艺术家的身份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生活。他已不能给陪伴他的年迈母亲的女人和司机按时支付薪俸了。他的旧作他已卖出；只还剩下几件作品，无关紧要的作品，不很成功的，次要的。经济在衰退。格赖德勒想不出什么新东西来。这瑰丽的生活对他不相宜。他那张起皱、狡黠的农民脸儿有时露出相当疲倦的神色。他是个宿命论者。命运坏了，命运好了。如果现在命运又要变坏了，那么以后又会变好的。他不相信他的画的质量好坏和成功与否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无论如何，眼下还过得去。为什么不加以充分利用呢？

冯·奥斯特纳黑教授与他结伴，这位教授穿一身西班牙大公式的黑礼服显得魁伟而华贵。格赖德勒受到称他为装饰师的克吕格尔的高度赞扬，所以格赖德勒的命运使他内心得到一种满足。半裸体的巴伐利亚俄耳甫斯带着淋巴性的市郊女郎和庄重的、穿黑丝绒装的巴伐利亚大公，他们坐到一起。大公把一个仙女抱到怀里，给她灌香槟，打听这位同行的创作计划。此人则悲叹市场不景气。鸡舍和耶稣受难像最走俏。说可是他却想作些与此完全不同的画。譬如，他想画一个巴伐利亚农民戏剧中的人物，象一个上费恩巴赫使徒那样的人物，既有村俗味儿，同时也有崇高——圣经的味儿。这融鸡舍和耶稣受难像于一体。说同行先生是否觉得，这非他莫属？巴尔塔萨·冯·奥斯特纳黑教授让仙女慢慢从怀里滑走，沉默不语。他暗自思忖，画家格

[1] 梯耳索斯(Thyrsus)，狄俄倪索斯和他的伴侣的神杖。

赖德勒当然会成功的，他了解他，这将会给他以新的推动。冯·奥斯特纳黑先生咽下一口食物，避而不答，喝酒，沉思。“是呀，戏剧”，他若有所思道。“我们巴伐利亚人始终都偏爱喜剧。”他想到了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可能具有的前景，这位现实主义者果真画了一个农民演员，画出了他的迟钝和振奋，画出了他对崇高的贫乏而热烈的想象。他小心谨慎地揩去那位醉酒的同行溅在大公的丝绒大衣上的口水。

这当儿，黑斯赖特尔先生继续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着，在穿化装服和不缀化装物的知名人士、冒险家、贵妇、大大小小的妓女们当中，在穿红色燕尾服、戴着鬼脸面具热得出汗的乐师、侍者们当中，在今天出足风头的职业男舞伴们当中，在发明家德鲁克赛斯的各种器械之间，在轻微的戏逗卖俏声、巴伐利亚的爽朗愉快的嘈杂声、北德的唠叨声中，在彩纸带、施拉默尔轻音乐①、千百种闪光饰物中，在短促的、带刺激性的女人喊叫声中，在歇斯底里和粗俗猥亵的嬉笑声中，他穿过整个布置得离奇古怪的“粉盒”继续寻找着。

当他终于找到约翰娜时，他心里感到一阵刺痛。她坐在那间小赌厅里，当初他就是在那里让她加入他的赌台的，这间赌厅如今表现月球上怪诞荒凉的景色。在那儿，在一个墙角儿，在一个特别僻静的角落里，在铭文：“地球上现在一片嘈杂，月亮上巴伐利亚的宁静笼罩”的下面。她就坐在那儿，而且和两个小伙子在一起，其中有一个黑斯赖特尔先生认识。因为此人就是陪审员冯·德尔迈尔，不可靠的冯·德尔迈尔，保险公司代理人，也是无数其它昏暗小商店的业主。另一个人长得象他，只不过大

① 流行于维也纳和南德的一种有民间风格的娱乐性四重奏音乐。

概年轻八岁，很年轻，有着同样的、挑衅性的、嘲讽的态度，同样的、明亮如水的眼睛。这就是说，这一对眼睛其实不一样。它们突然全神贯注，集中精神，炯炯有神。可是黑斯赖特尔先生在哪儿曾见过这双眼睛呢？

约翰娜怎么会和这些家伙坐到一起去的呢？她怎么会和他们一起笑，一起闲扯，和他们气味相投，听他们嘟嘟囔囔，看他们忸怩作态？象她这样一个姑娘。黑斯赖特尔先生贪婪地、象一个中学生那样迷醉地打量她那张宽阔的、坦诚的脸，内心的任何冲动都会在这张脸上显露出来。她是一个人，一个对自己的事情抱着坚定、狂热的信念的人。一个慕尼黑人，一个人们可以为之感到自豪的同乡。坚毅顽强，举止得体，恼怒起来不加掩饰，这愤怒不是一时冲动，是真情的流露。浓浓的眉毛，纤巧的头发，使那一对浓眉在宽阔的额头显得清澈明净。一双结实、大汗毛孔的孩子手。一双目光坚毅的长长的灰眼睛。她并不曾挖空心思试图把自己化装得惹人注目。那件未经装饰的黑色连衣裙一目了然地衬出她那匀称的、丰满而又不显肥胖的身材，显现出她那温暖的皮肤。黑斯赖特尔先生非常渴望握住她的手，让他那眯缝眼与她那明亮的目光相遇。但是一股对她的伴侣的恼怒情绪阻碍他这样去做。他决定从她的桌旁走过去。如果看见他时她露出喜悦的神色，那么他就就势在桌旁坐下。

她仅仅是懒洋洋、客客气气地向他点点头而已。他悻然从旁边走了过去。

是的，约翰娜·克赖恩喜欢和她那几个夸夸其谈的陪伴人闲谈。他们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小伙子，他们兴致勃勃，谈谈这，谈谈那，始终漫无边际。换一种情境，她大概不会觉得这两个暧昧的小伙子穿的放肆的酒吧女招待服装有什么好看的。但

是今天她对每一桩消闲解闷的事儿都感到高兴。孑身独处，这有好处；但是有时，譬如当报纸上一大堆污言秽语朝你泼来的时候，能和某个人说说话，这便是十分愉快的事了。没有许多尖锐的、公正的、令人不舒服的话。这是个梦游者的舞会：她和谁坐在一起，她要有什么顾虑吗？她喝饮料。她听那两个人志得意满的谈话，他们互相搂抱，男孩脸上略施了脂粉，形容猥亵。从他们的谈话中，不费什么力气便可把他们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性格勾画出来：年长一些的冯·德尔迈尔和小白脸蛋儿埃利希·博尔恩哈克，他们是在战壕里成为朋友的。他们叫分不开的人，也叫卡斯托耳和波卢克斯[1]。他们看穿了这场骗局。出于无聊，他们完成了英雄业绩。把什么信仰都丢弃了。俾斯麦，上帝，黑白红三色旗，列宁，民族利益，候鸟协会运动[2]，表现主义，阶级斗争：一切都是一样的谎言。吃，喝，嫖妓，逛逛夜总会，看看电影，开快车，一身剪裁得体的黑礼服，寻寻大人物的开心，一曲新舞，一首新歌，他们的友谊：这就是生活。除此以外人们所说的，无非是报刊官样文章。虽然相差八岁，他们看上去却很相像，高高的个儿，白净皮肤，没有清晰轮廓的、渐渐尖瘦的嘴脸。格奥尔格·冯·德尔迈尔会尖声大笑，埃利希·博尔恩哈克则会突然双眼射出犀利的目光。此外，他们就很少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一口气连续讲述一些鄙俗的小趣闻。他们自身，他们那一伙人，这慕尼黑市，这国家，这战争，这世界，在他们所讲的故事中，变成了一座空洞、淫乐、从事纯粹无意义活动的蚂蚁工厂。他们在每一分钟里互相出卖三次，而每人又都愿意为对方粉身碎骨、

---

① 卡斯托耳和波卢克斯系希腊神话中美妇勒达(Leda)之双生子。

② 候鸟协会：1901年由卡尔·菲舍尔创立的德国青年徒步旅行奖励会。

赴汤蹈火。他们身穿酒吧女招待衣服怪模怪样地搂抱在一起。无法想象，他们在生活中能彼此分离。他们忙不迭连声讲述着，一个人刚要张口，另一个人就说出了他想说的话。约翰娜坐在那儿，端庄，美丽，饶有兴趣，只是略微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情。

小伙子们突然谈起克吕格尔案件来了。带着某种冷漠的、下流而又友善的亲热口吻。约翰娜心里咯噔了一下。听这帮无赖用大口咀嚼、涎水四溅的臭嘴谈论她的事情，这实在很不文雅；但是她仍然坐着。她以大胆、深信不疑的目光注视着这伙懒散、堕落的青年人的脸。人居然会这么年轻，这么没有信仰。这层浅薄、粘稠的犬儒主义粘质上寸草不长，那儿什么也不能培植，不能培植情感，不能培植思想。埃利希·博尔恩哈克凝视着他那只薄皮嫩手上修过的、染了色的指甲说，自从盖尔博士先生经办这个案子以后，一开始便注定了，事情不可能会有什么结果。“您知道吗，”他突然说，一边用犀利的目光盯住约翰娜，“从证件上看，盖尔博士是我的父亲？”约翰娜大为惊异地望着这个小伙子的眼睛，以至冯·德尔迈尔先生忽然毫无顾忌地尖声大笑起来。无论如何，埃利希那细弱、讥讽的嗓音继续说道，盖尔博士曾出过一些钱供他上学。不过他本人并不相信这种父亲身份，他有一定的理由，可以完全不相信这种父亲身份。

可是现在够了。现在她想呼吸点新鲜空气。她不愿意再让别的什么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绪，她想离开这个愚蠢无聊的月亮风光区，现在她想和雅克韦斯·蒂弗林谈谈。

此人已经落入普福恩德勒先生之手。精力充沛、一心想当大型庆祝会组织者的普福恩德勒先生力求说服蒂弗林同意他的关于歌舞剧的想法，去掉激进的、带政治色彩的成份。一部天真烂漫、光彩夺目的、巧妙影射美国的基督受难电影倒也不坏；但

是现在他已经拿定主意要搞一场慕尼黑歌舞剧了。他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什么"阶级斗争中的卡斯佩尔"之类自然是胡扯。"到此为止"则相反，那儿有令人舒适的东西，有慕尼黑味儿，那里潺潺流淌着碧绿的伊萨尔河水，那里人们品尝着啤酒和肝肠。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是可以搞出一出精美绝伦的歌舞剧来的。把"到此为止"这个主题运用到女人服装上，人们还可以注进一种隐晦而又赏心的肉感。"筑巢，酿造，侃聊"，慕尼黑的这句旧裁决词可以给这出歌舞剧定下基调。普福恩德勒先生用慈父般的口吻规劝作家蒂弗林。此人不喜欢穿化装服。他那张皱巴巴，眯缝眼的狡黠脸庞端坐在一身地道的黑礼服和一只地道的浆硬衣领上。普福恩德勒先生则显得有些奇特。他把庆祝会招待员带子套在胖墩墩的胸脯上。隆起、机敏的脑壳上戴着一顶纸冠。深陷的小鼠眼一闪一闪，因为他喝酒了，今天喝了淡色、透亮的三月啤酒，而平时他却特别喜欢喝葡萄酒。英萨洛娃身穿细长而华丽的紧身、滑爽、高领连衣裙，恭顺中带着一股邪劲儿，她扭歪着身体，象冻僵了似地坐在他旁边。

普福恩德勒轻轻地拍拍蒂弗林的肩膀。象劝说一个病孩儿那样。说他应该放弃他那套政治滥言，写一个正派传统的歌舞剧。如果说谁堪当此任的话，此人就是他。说是他，普福恩德勒，他嗅得出来，他有这个嗅觉。艺术家必须超越党派之上，这已是老生常谈。"您别推三阻四啦，"他鼓励说。"您应该超脱于党派争斗之上。干吧。"英萨洛娃斜眼望着蒂弗林的光溜、皱巴的脸面，悄悄把身子挪离了普福恩德勒先生。蒂弗林回答说，他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他别无他图，只想利用这个大好机会让一位巴尔塔萨·希尔这样的喜剧演员置身于恰当的、很有用的、今天的形势之中，即置身于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中。说是在这里他

看到了一个合法大笑料的来源。普福恩德勒先生仍持怀疑态度。说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作为加演节目是很出色的。但是人们大可不必只给芥末，也可以给香肠嘛。一场歌舞剧的主要部分，压轴戏，是裸体姑娘，一场正经的慕尼黑歌舞剧也不例外。

正当普福恩德勒大谈美学的时候，舞厅里响起了美妙动听的法兰西舞曲。蒂弗林中断辩论，准备邀英萨洛娃跳舞。

但是这曲法兰西舞是集体舞，在德国的其它地方已不时兴。巴伐利亚把它保存了下来，它适应了那儿的居民的习俗，被看作是所有慕尼黑舞会上的重头。大家面对面站成长行，相互迎面走去，一边手拉着手。大家互相鞠躬，互相拥抱，紧紧搂抱着绕着自身疯狂转动。人们一边交叉两臂把妇女抬起来，一边放开嗓门大声喊叫。和对面的、旁边的女舞伴一起转动，旋转，吼叫着这只复杂舞蹈的口令。人们出汗，欢呼，眼睛闪亮。人们飞快旋转打圈，女人的大腿枕在交叉的胳臂上，女人的胳臂搂着颈项。人们接吻，拥抱，灌香槟酒，淹没在一个大型乐队的音乐声中。

这个舞没有一个巴伐利亚人不跳的。普福恩德勒先生本人并不把自己排除在外；他的纸冠戴得不很正，带子在他的肥胸脯上摇晃。但是隆起的脑壳上那一双鼠眼却闪着明亮和机敏的光芒，瞥了一眼那边的蒂弗林和英萨洛娃，她跳这只异样奇特的舞脸上现出有些惘然若失的神态。画家巴尔塔萨·冯·奥斯特纳黑以优美、有力的动作转动、旋转他的女舞伴，女网球运动员法茜·德·吕卡。许多双眼睛盯着这对著名的舞伴。这位女子网球健将在穿黑丝绒衣服的上层贵族的臂弯里显得分外娇美、大胆、淫荡。她是一朵兰花，一朵，如她所断言的，只在夜晚才开放

的兰花，不过这一点却为人们所普遍否认。她骄傲，快乐，不识羞耻，不时发出害怕或欣喜的小声喊叫，伸着深红色连衣裙上她那颗鹰钩鼻脑袋。黑斯赖特尔先生和冯·拉多尔尼夫人一起跳法兰西舞，两个人都相当沉默寡言，有点儿庄重，神思恍惚，例行公事。也有许多外国人参加跳舞，一心想正确跳出这些复杂的舞姿来，摇摇晃晃把妇女们举高，笨拙迟钝，但是埃利希·博尔恩哈克先生和冯·德尔迈尔先生身穿酒吧女侍服装，却满面春风，做着怪诞动作，露出自命不凡的笑容。邦法院院长哈特，这位雄心勃勃的法官，因克吕格尔案件而出了名，他也在跳舞。他富有，他习惯在他那幢加米施别墅里度周末。在这通货膨胀的年月，拿固定工资的公务员日子不好过，所以他邀请同事们一起过周末。今天他拉着他的三位客人来参加这梦游者舞会。这四位高级法官一起跳着法兰西舞；因为这是一只体面的舞蹈，是经过了美好的君主政体时代的考验的。普朗特尔博士，邦最高法院法官，每逢向人鞠躬时都说："白日劳作，晚上请客，"对方当即回答说："辛苦了，节日快乐。"邦最高法院院长哈特博士边跳舞边对他的女舞伴说，在这懒散的年代里，处处都讲迎合迁就，可是法院执法却必须要严。他们四个在最近几年里共判了别人2338年的监禁。

很强的音乐。叫喊。梦游者的欢呼。泼撒的酒。侍者在僻静的桌旁把香槟酒倒进冰桶，以提高酒价。炎热，凋谢的花。菜肴味，汗津津的男人，热烘烘的女人肉体，化开的脂粉。狂热弹奏的乐师。发明家德鲁克赛斯从各个角落里将他的乐器投入使用。在一张桌子旁边，孤零零，怀里抱着一只小兔，一边狂饮，一边独自唠唠叨叨，咧着嘴傻笑，用脚打着拍子，那是奥尔弗斯·格赖德勒。

蒂弗林蓦地看见约翰娜在自己眼前。她在他斜对面，正在和普菲斯泰勒跳舞。他不掩饰他的惊喜。自阿尔卑斯玫瑰咖啡馆那次交谈以来，他几乎一直未曾有机会见到约翰娜。当初他不明白，她究竟为什么生气。她大加渲染她受到王储接见，对此蠢举他没表现出多大兴趣。那么好吧，一次有趣的谈话中途而辍，而他当时是愿意继续与她谈下去的。因此就有充分的理由见怪她吗？他曾试图开导她。可是平素力求公正的约翰娜却拒绝进行一次比较有意义的谈话。“那就不谈了吧，”他耸耸肩膀说。他满脑子净是和工程师普勒克尔的那场争论，他的写作计划，为普福恩德勒创作歌舞剧，此外还要理清他的财务；他的哥哥要弄手腕，眼看就要夺走他应继承的全部遗产。他的生活给填得满满的。

现在，正当约翰娜站在他对面跳法兰西舞的时候，正当他按照这只舞的程式抱住她、感觉到她的身体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多么的想念她。现在他要清除前嫌，恢复旧情。难道他是个情郎？人们应该指责他爱面子、爱出风头？不，他根本不怕大脸盘、鼻子上方有三条皱纹的她再次让他碰钉子。他撇下他那位俄罗斯女舞伴，乘跳舞之机与约翰娜大转起圈子来。

法兰西舞在继续。人们正在跳那最后部分，音乐渐渐变弱，大家排成长排胳膊挽着胳膊，强音一奏起便迈着有力的行军步伐互相迎面走去。音乐狂吼。着黑丝绒装的大公式的奥斯特纳黑再也不显得老态。跳最后这部分舞时，他一直把他的女舞伴，深红色兰花法茜·德·吕卡，高高举起，绕着他的头转动这位双脚乱动、嬉笑喊叫、上气不接下气的女人，着了魔一般，青筋暴胀。一片拖长、不中断、欢呼的喊叫声笼罩大厅。约翰娜不再抗拒蒂弗林。她欣喜地感到那种等待的感觉正在消解，以往每逢想起蒂

弗林这个人她心头都有这种感觉。整个晚上她一直在等待他，其实自从与马克西米利安亲王进行那次谈话以来这种等待就从未中止过。她听任他跳完舞后把类萨洛娃撇在一边、与自己一起退回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

她坐下，因跳舞、炎热、庆祝活动、男人们尤其是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情绪亢奋。她心中丝毫没想起克吕格尔这个人来，既没想起四年前的愉快打趣的克吕格尔，也没想起铁窗后面脸色灰白的克吕格尔。她看见的是雅克韦斯·蒂弗林的睿智、皱皱巴巴的脑袋，他那向外突出的上颚，他的一双有力、长着浅红汗毛、有斑点的手，看见他身穿黑礼服优雅、潇洒、闲适然而却带着殷殷期望地坐在那里，渴望得到她。他那张光溜溜、丑角般的男孩脸竭力显出正直无伪的神态，只微微露出些讥讽。她离他很近，知道：现在她马上就可以对他说话了。

这时，那两个轻狂年轻人从一旁走过，脸上微微露出冷笑。

突然，所有这些早先有过的想法，一秒钟前还远在九霄云外，此刻蓦地又在脑际闪现：报刊流言，为争取马丁·克吕格尔、如今她的丈夫获释而进行的这场没有希望、没有尽期的斗争。这种心绪的骤变几乎看得见摸得着，血肉躯体似地一起坐在桌子旁边呢。就这样，与蒂弗林的联系突然中断，连平素不善于观察这类情绪波动的蒂弗林见了也大吃一惊，抬起头来。

其实她真巴不得和雅克韦斯·蒂弗林一同离去，随便去个什么地方，离开加米施，去一个大城市，去一个偏僻的、大雪围困的村庄，去他的房间里，上他的床；可是她现在却对他恶言恶语，硬是要惹恼他。这违反她的本意。可是她没有别的法子。那个一起坐在桌旁的无形躯体不容许她采取别的态度。

蒂弗林谈到了和他兄弟的遗产争端。这不滑稽吗，如果一

个人对周围所有的人都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性的意见，批评他们不会处世行事，批评国家秩序混乱，这不滑稽吗，她问，如果这个人在料理自己的事务时竟如此不中用？这不有点儿滑稽吗，如果一个对自己健全的理智十分自豪的人，到了已经为时已晚的时候才去过问自己的钱财？她没有个完。她感觉到，当她恶意攻击蒂弗林时，她的别的念头，譬如想到克吕格尔，想到此人有形无形也坐在桌旁，她的这个念头便会烟消云散。"从前，"她说，"当您稍加留心便可救出几十万的时候，您没去照管您的钱。现在您说别人没有处世能力。您自己干了什么了？如果说这不是摆绅士派头，那么，这便是欺骗，装腔作势，不管怎么说，比起别人所做的来，这不是更没见识吗？人家日子过得很难。他们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财产怎样因货币贬值而消损。您，蒂弗林，拥有外汇，您的日子比别人好过，可是您却做得比他们还蠢。别人有办法对付国家，您连您的兄弟都对付不了。您是个耍笔杆的，蒂弗林，一个假绅士，骄傲自大。做起最一般的具体事务来，每个出租车司机都比您强。"

蒂弗林先生仔细倾听着。他友好亲切、自我解嘲、迟迟疑疑地提出不同意见。他十分渴慕她，他恨不得揍她一顿，他非常恼恨她。她本人为自己的愚蠢恶毒话语而感到痛苦；但是她无法停止。相反，她开始用越来越刻薄的语言戏弄他。他也用更锋利的词语回敬她。他们剑拔弩张地坐着，互相窥视着对方的弱点，加以伤害。翻查着一方所知道的有关另一方的情况。不觉撞上了克吕格尔案件。原来蒂弗林很了解事态的发展，当然也清楚地知道，她已经嫁给克吕格尔。他嘲笑这种多愁善感的姿态。用她出于信赖而只告诉过他一个人的事情去攻击她。"我们不要自欺欺人，约翰娜·克赖恩，"他说，"对于您来说，殉道者克吕

格尔早已成了一个倒霉鬼，一个无关痛痒的人，一个不足挂齿的人，为了不致让自己丢脸出丑，您连他的笔迹都不敢分析。"没等她回答，他就叫来侍者，要了一杯香槟酒，说，他要和普福恩德勒先生谈话，付了款，站起来，把她和香槟酒撂在了一边。

这当儿，作家普菲斯泰勒博士面带愠色、全神贯注、心事重重地在大厅里走荡。和王储的谈话重新坚定了他对他的诚实正直的人民业已丧失殆尽的信念。可是现在王储却走了。一个如此诚实、坚定的人，可是人们仔细一看便发现，他身为王室成员却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和大家一样只替约翰娜讲了连篇空话。不公正发生了，大家容忍了它，大家庇护它，大家都在腐蚀。这个粗壮的汉子耷拉着沉重的、灰白透红的脑袋，漫无目标地在大厅里徘徊，燕尾服异样地罩在笨重的躯体上，威尼斯大衣滑稽可笑地披在他身上。他的矮胖而勤快的妻子忧心忡忡、关心备至地围着他转悠。他喘着粗气，他不喜欢这个舞会。回家他又不愿意。家里有各种男女人物木偶等着他去雕刻完毕呢。会完成它们的，当然，他有这个手艺；可是今天他却没有这个兴致。

他信步走进啤酒吧，来到奥尔弗斯·格赖德勒的桌旁。此人格格地笑，赞许地称普菲斯泰勒是巴伐利亚出卖舒适的高级零售商。指着四周墙上蓝白双色菱形装饰品。"蓝白是巴伐利亚色，"他坚定、有力、意味深长地说。两个人相互大肆吹捧了一番。画家格赖德勒对邻座先生推心置腹说，创作是多么乏味。普菲斯泰勒先生若有所思地点头表示同意。可是恰恰是这种同意撩拨着格赖德勒。他心绪骤变，脸色一沉，粗犷的农民脸上他那一对小眼睛闪着阴险、快活的光。他用冷漠而阴险的腔调小声说："您瞧，老兄，您必须考虑到，有两种效果：一种广度的，一种深度的。"这句话他反复讲了多次，十分固执，拍着大惑不解的

普菲斯泰勒的大腿，直拍到他完全地意气消沉下去。

可是画家格赖德勒上盥洗室去了。他晃晃悠悠地站着，他那身奥尔福斯服一片皱乱。双手扶住有意大利五针松球的扫帚柄，他呕吐了。在休息的时候，他向邦法院院长哈特唠叨。说是他知道，那些大亨们从来就不怎么喜欢他格赖德勒。但是现在他成功了，现在他应该舒舒服服过日子。蓝白是巴伐利亚色，金龟子拉绿屎。高级法庭的先生是一条高贵的狗，说是他现在还要和他、和兔崽子们一起喝香槟酒。哈特博士在一旁听着，他也有了几分醉意，富于哲理性、略带感伤地嘲笑这个共和时代的腐败堕落。"这简直不成体统"，他指摘画家说。

当蒂弗林撇下她时，约翰娜坐着没动，上嘴唇抿紧着，脸色苍白。她不是有意这样做的呀。她曾高兴地企盼这个晚上，心里满有把握，要借这个机会重新修复和蒂弗林的关系。如今她自己瞎胡闹把这一切全给砸了。而且他是对的。她厌恶她自己，因为她的行为简直愚不可及，她厌恶他，因为他做得对。试问她自己理财又理得怎么样？比他糊涂得多、乱糟糟得多。

正当她愤怒、懊悔、羞愧的当儿，一个衣着讲究、略显肥胖的幽灵悄然而至：黑斯赖特尔先生。当初他犯了一个错误，带她参观了南德陶瓷厂。他认识到这一点，知道这全是他的过错。现在她坐在这儿，显然心情压抑，需要安慰。这是弥补那个过错的好机会。他看见她这样坐着，顿时感到身上发热。他欣喜地感觉到，他对她的感情，胜于那种对一个女人的迅捷的追求，这种感情显得平静、从容不迫，就象他已经和一个所追求的女人睡过觉了那样。他已不再年轻了，一生中不断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他的感情冷漠了，均匀地冷漠了，以致他几乎不再指望哪一天还真会热起来。他真心实意地尽力关心她，体贴入微，小心谨慎。而她，

在听了蒂弗林的那一席尖锐、无情的话语之后，她愿意忍受他的烦琐和细致。他和蔼可亲，颇有滋味，也有点儿旧式的和怪诞式的风趣。

他对卡塔琳娜窝了一肚子火，她恶毒攻击约翰娜简直叫人无法理解。在这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他有一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的陌生感，对立感。他故意从她身边走过，用胳臂揽住约翰娜有意显示出亲热，带着特别执和的劲儿对她喁喁而谈。卡塔琳娜把这看在眼里。也看出，黑斯赖特尔的这次爱恋不是只涉及到这一个晚上的事情。她露出深沉的微笑，显出雍容华贵的神态，她露出苦涩的微笑，现出几乎是心满意足的神情。这么说来连保尔也背弃她了，连他也离开她了，因为她的养老金受到了威胁。这当然是无意识的，然而这却是避离正在倒运的人的自然本能。

法茜·德·吕卡和普菲斯泰勒加入到约翰娜和黑斯赖特尔一伙。法茜·德·吕卡心满意足。她那身兰花套服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体育运动，训练，对冠军称号的渴望占据了她的全部时间，使她无暇顾及她的女性特点。今天晚上她体味到了，只要她愿意她就能产生女人的效果。她那身刺激性的、有股说不出的性感味的艳丽服装奏效了。她不想走得更远；更远是有害的，她会不可收拾。

人们退回到月亮区，退回到普福恩德勒的僻静角落中的一个，就是约翰娜先前和那两个轻狂青年一起坐过的那个角落。在越来越放荡的夜游人当中，心情忧郁、对约翰娜特别温柔、情绪反常的普菲斯泰勒，心满意足的女子网球冠军，在黑斯赖特尔身边渐渐回心转意的约翰娜，对约翰娜的柔顺亲切大喜过望的黑斯赖特尔组成了一个安静的小团体。约翰娜并不怎么觉得月

亮区单调乏味。他们讲话不多；他们这样相聚在一起，觉得这样很好。

法茜·德·吕卡机械地转动收音机的按钮。人们听到，不知哪家电台刚播送完新闻。收音机里的声音谈到了一次大型会议，议会演说，解雇，谈到了一次火车车祸；随后播音员通知，说是律师盖尔博士已经提议重新审理克吕格尔案件，其依据是，有人证实，司机拉岑贝格尔曾多次说过，他在克吕格尔案件中所作的证词是假的。然后那声音讲述了一起路堤滑坡，一起飞机坠毁，讲述了不久即将提高邮资和铁路运费。

当那声音谈到克吕格尔案件时，约翰娜竖起耳朵听着。别人也一样。谁也不太清楚，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迄今一直持怀疑态度的盖尔博士现在如此郑重其事地向公众宣布这一申请，那么，这个申请必定大有希望，它是一个进步，一个成就，这一点大家都明白。约翰娜两颊绯红，面露喜色，稍稍站起。收音机还在继续广播，现在正在播送体育新闻，没有人注意听。法茜·德·吕卡，带着一种突然的、亲切的表情，向约翰娜伸出茶褐色的手；普菲斯泰勒如释重负般高呼："苍天有眼！终于取得了一个成功。"黑斯赖特尔郑重其事地表示同意。约翰娜完全站立起来。宽阔的脸激动异常，她站在那段有关月亮和巴伐利亚式宁静的铭文下，在画家格赖德勒的放荡、悠闲的月亮幽灵之间。她向其它人点点头，急匆匆离开这间小房间，宽脸盘上露出了喜色。现在一切都好了，现在她感到踏实了。一切都变了。她必须把这告诉蒂弗林。

可是此人已经在早些时候离去，回他的旅店去了。他一边脱着衣服，一边在考虑，他是否要再搬到山上森林边上那所小房子里去住。

这当儿，约翰娜在大厅里挤来拥去。寻找着。为这个新的、幸福的转折陶醉了。喜气洋洋。寻找着，一如黑斯赖特尔先生一个半小时前曾寻找过的那样，在占星术塔里找，在女巫舞池里找，在炼狱里找。直到她终于撞上了冯·拉多尔尼夫人。冯·拉多尔尼夫人正从容不迫地在和冯·奥斯特纳黑教授调情。约翰娜迫不及待把情况告诉她。除蒂弗林以外，卡塔娜琳是会对她的幸运最感高兴的人。约翰娜一迭连声地把她的好消息告诉她，话语不太连贯，实在叫人难以听明白。卡塔琳娜悟性快，听懂了，身着华丽艳服，一双眼睛盯着约翰娜，神态安详，目光好奇。说："哟，那我祝贺您。希望也会有个好结局。"说罢又向穿黑天鹅绒礼服的奥斯特纳黑转过身去。约翰娜望着她，她的宽大、光滑、褐色的脸微微颤动。"案件将重新审理，"她重复说，声音不大。"是啊，我听明白了，"冯·拉多尔尼夫人又说了一遍，响亮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耐烦。"希望有个好结局，"她重复道，显出特别关心的样子。"您说呢，亲爱的教授，"她对身着黑天鹅绒的教授说。

是的，冯·拉多尔尼夫人已经明白自己应采取什么策略，已经进入了阵地。她出身寒微，含辛茹苦熬出了头，这并不容易，她不愿意回想这段往事。现在她正春风得意，而人们却突然又要来抢走她的财产了。哦，她要进行反抗。她不是好咬人的女人，肯定不是的，她一直宽厚待人。可是，假如人们要抢走她的钱财，那就不能温良恭谦让了。现在所有属于这个抢钱集团的人都是她的敌人。马丁·克吕格尔是她的敌人，约翰娜是她的敌人。抢走她的退休金。她对约翰娜没有任何芥蒂。这就是说，严格地讲，这不是真的。自从今天晚上，自从方才黑斯赖特尔以这样的方式和约翰娜一道从她身旁走过以来，她就对她有所嫌

隙。谁想捞摸她的财物，谁就是她的敌人。她也要把这一点和保尔讲清楚。她尽可能避免出现不愉快的场面。她和保尔一直相处得很好，尽管他态度暧昧。但是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她要及时摸清情况。无论如何，对于克吕格尔案件的重新审理，她没有兴趣，绝对没有兴趣，我亲爱的！她喝搀和了红葡萄酒的香槟，友好地瞥了一眼大厅里喧闹得渐见疲倦的人们。

约翰娜不明白，冯·拉多尔尼夫人竟会丢下她不管。她没象平时那样抿紧厚嘴唇或者蹙一蹙额头。她后退两步，眼睛始终盯着那间厢座，慢慢转过身去，穿过大厅，步子有些蹒跚，目光呆滞，几乎晃晃悠悠，谁要是见了准会以为她喝得太多了；而黑斯赖特尔先生，则拿腔作势仍旧穿着他那身精致、略带鬼气的化装服，胆战心惊地在她身旁缓缓移步，怕她不定什么时候会跌倒在地上。

拟议重新审理的消息已经传播开来。黑斯赖特尔逢人便讲。对他的消息大家态度冷淡。冯·拉多尔尼夫人的态度影响了别人，人们神色尴尬地听着，带着冷漠的微笑，伴随着一声别别扭扭、无动于衷的“噢，噢，祝贺”。约翰娜感到痛苦。人们为什么冷眼看待她的成就，冷酷无情地怀疑它？起先大家都曾祝愿她马到成功的嘛。她迷惑不解，对周围这些怯懦、懒散、竭力做出兴高采烈样子的人深深感到厌恶。

黑斯赖特尔先生小声规劝她，小心翼翼，流露出一脸的同情、温情和欲念。跟随着她匆匆向出口处走去，没向任何人辞别。

然后，在看门人转动门扇送他们出去之后，约翰娜·克赖恩和黑斯赖特尔先生便在奇特的化装服上披上裘皮大衣，异样地站在了冰冷明澈的天空之下，空中是一钩宁静的弯月和寂静的

星星。

门口有雪橇。黑斯赖特尔先生突然想起一个主意。他一个劲儿地劝说她别马上回家去，而是乘雪橇出去欣赏一下宁静的夜色，在喧闹和污浊的庆祝会之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说得振振有词，一边还摆动着胳臂。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虚张声势：她一点头，便登上了雪橇。

在雪橇里他无微不至地照料她。她裹着大裘皮毯子，暖呼呼地坐着，思绪渐渐平息，心满意足于受到悉心照料。雪橇在雪地里无声地滑行，并不很快。半圆月均匀撒下的光辉下，群山无知觉地、古朴自然地伫立，在汹涌翻腾的“粉盒”之后显得分外平和宁静。温和、冷峭的寂静中，雪橇的无声的运动中，都流露出安宁平和之情。马屁股在赶雪橇者的宽背前均匀地升高。黑斯赖特尔先生缄默不语。他的半张开的圆嘴吐出一团团呵气。他在一旁用他那棕色、蒙翳的眼睛温情脉脉地望着这姑娘。

公路沿着一个峡谷、一条深壑，沿着魔鬼壑的上缘伸展出去。蜿蜒的道路从下面峡谷里穿引而过。护壁厚木板镶嵌在高耸、破裂的悬崖峭壁上的踏级、在岩石里凿出的、落水水花飞溅的隧道。现在一切都已冰冻，部分栏杆折断，冬季已经使穿越峡谷的这些险峻、蜿蜒的道路变得难以通行。但是这条沟壑仍应对外国人开放，已答应明天重新开放。现在一群群工人正在连夜干活，以确保已允诺的重新开放期限。他们吊在冰冻的岩石上，应急灯的灯光忽闪着，在光滑的岩石上干活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坠下崖去、粉身碎骨。一些人在别人扶持下，系着腰带悬在空中，另一些人站在铁镫上，捶打，敲击，加固，好让外国人次日在喝午餐穆哈咖啡和午茶时又可以安全通过这个奇妙的冰冻沟壑。

工人们向晚来的雪橇乘客挥手、欢呼，他们觉得，他们干这活理所当然。黑斯赖特尔先生按他们的习惯，用他们的方言欢声呼喊向他们回礼。他一边呼喊一边几乎是惶恐不安地在想，但愿约翰娜别在还没到格里佐之前就想折回去。她冷得发抖，感到疲倦，被希望、失望、经历搅得心乱如麻。他把她轻轻拽向自己身边。她就势把头靠在他的裘皮大衣上。他呼吸急促，感觉到心在跳。因她在身边，他不禁浮想联翩。他想到要大规模扩展他的企业，他要和约翰娜一起出一次公差，去参观法国南部的陶瓷工厂。德国通货膨胀的廉价劳动力，艺人和工匠，为他提供了向国外大量倾销商品的可能性。他将占领美国的西部。向每个农场主倾销他的慕尼黑陶器。他将输出"斗牛"系列的雕塑家的作品。拓展通俗产品的销路使他有可能生产严肃艺术品。路德维希·黑斯赖特尔南德陶器工厂将把它的势力范围从莫斯科扩展到纽约。

雪橇到达格里佐。车夫问，是否还要折回去。旅馆黑乎乎地座落在宽阔、覆盖着积雪的谷底。黑斯赖特尔瞥了一眼疲倦地靠在他裘皮大衣上的女人。他有些犹豫不定，却故作爽快、自然地对车夫说，他应该去按门铃。过了好几分钟，一个睡眼惺忪的伙计出来开门，怏怏不快，因为敢于按铃喊他出来的，竟不是持有高值钱币的美国人。黑斯赖特尔的一厚摞小费使他态度灵活了起来。是的，老爷和太太可以喝到热茶。约翰娜没有说一句同意或拒绝的话。大厅里出奇地沉寂，那伙计只拧亮了一部分电灯。他俩惘然若失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为着这大厅的宽敞和这黯淡的灯光而感到彼此休戚相关。长时间的乘坐雪橇之后，屋里暖和的空气令人舒适地融化着僵硬的肢体。不，再返回去没什么意思。黑斯赖特尔先生订房间，约翰娜望着他，神情疲

倦，并不抗拒，现在她显然清楚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茶来了，它适意地流贯身体。黑斯赖特尔先生热烈地说了一阵话；随后他便沉寂下来，他那一双眼睛愈加迷离模糊。约翰娜把这个坐在她身边的男人和脑子灵活、思想敏捷的蒂弗林进行比较。这个人出奇地古板，衣着讲究，悉心照料着她，热烈渴慕着她，行动迟钝、态度却温柔，一脑子迷迷糊糊的思想。“您觉得蒂弗林怎么样?”她突然问道。黑斯赖特尔先生简直吓了一跳，支吾其词地作了一个回答。约翰娜不依不饶。

结果表明，黑斯赖特尔先生不太喜欢蒂弗林先生。他躲躲闪闪，吞吞吐吐，不时挥动胳臂作补充说明。浑身出汗。最后终于委曲婉转说，他一直以为，约翰娜和蒂弗林相好?

相好？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相好呗。

他尴尬地坐在那儿，支支吾吾，意识到自己有过错。她突然对这位冒汗、暧昧的男子产生了同情。原来他还以为，她和另外那个人睡觉。可是他不露声色，谦卑恭顺，热心服务，高高兴兴地左右侍奉她，满足于待在她身边。一个有财有势的男士，情场上的宠儿。唯一的一个真正为她出过一点力的人。而且没有大事张扬，在她面前几乎羞羞答答。她忽然受感动了，甚至感到震惊。她不再去想那些侏儒和蛤蟆菌，那股酸不溜秋的气味消散了。她拿起他的那只胖乎乎、修得很整洁的手，用自己那粗毛孔的结实的手抚摩它。于是，这位身体壮实的男子开始浑身颤抖，完全说不出话来了。他们坐在这间灯光黯淡、极不舒适的客厅里，坐在一个角落里，客厅里不暖和，茶水淡淡的，没沏好。在这间客厅里，在跳了一夜的舞、生了一夜的闷气之后，身穿一身希奇古怪的化装服，在几乎二十个小时没合过眼

之后，已经快到近黄昏年龄的黑斯赖特尔先生感到青年人般的欣喜和迷惘，内心被他身旁的这个女人深深打动了。他愿意为这个青春妙龄、感情热烈、有一双勇敢、轻率的灰眼睛的女子作出牺牲，甚至必要时不惜放弃自己的舒适的生活。他感觉到了真正的激情，这是他这一生中的第三次，很年轻的时候他感觉过一次，后来第二次是在认识卡塔琳娜的时候。他感觉到：这是最后一次。他迷惘、感激、小心谨慎地回报她的触摸。旅馆杂役出现在门口，说，房间已经准备好，带他们上楼。他们登上一道长长的、铺着一条狭长、粗糙红地毯的楼梯。相互用目光匆匆道了一声晚安。杂役一走，她便容许他进入她的房间。

就在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稍稍考虑过歌舞剧“阶级斗争中的卡斯佩尔”之后在加米施的宫殿饭店里安然酣睡的当儿；就在克吕格尔在奥德斯贝格的他那间今夜空寂无梦的囚室里躺着的当儿；就在部长克伦克强壮、健康、心安理得地轻轻打鼾的当儿，就在盖尔律师扭曲着身子掀掉被子、将通红的脸在揉成一团的枕头上摩来擦去的当儿，就在普福恩德勒先生疲倦、心满意足、骂骂咧咧地核对他的出纳员们的结单的当儿；就在人们完成重新开放魔鬼壑的最后准备工作，就在主管工程师们十分庆幸于施工九天只发生两起事故、其中只有一起有人身伤亡的当儿；约翰娜·克赖恩-克吕格尔躺在酣睡的黑斯赖特尔的身旁。此人微微张开双唇，均匀地呼吸着，显出宁静、舒适、实际上是幸福的神态。她感到平静、懒散、满足。她仰卧着；她从唇齿间几乎无声地哼哼着。老是同样那几个旧式的节拍，不很和谐，不知疲倦，心满意足。怀着半模糊不清却又绝非不愉快的想法，也想到了克吕格尔和蒂弗林。

当一大清早格里佐邮政旅馆的侍女们被闹钟从睡梦中叫醒

并唉声叹气、骂骂咧咧起床的时候，黑斯赖特尔先生也伸了个懒腰，半睡半醒。闭着眼睛躺着，迷迷糊糊，幸福快活。他感到何等心满意足，而平时在温吞的享受之后他却总感到内心相当空虚，渴望好好睡上一觉，其实感到满意的仅仅是，如今这种半被认为是义务的享受又了结了。他微微抬起身子，小心翼翼，希望他不致搅扰约翰娜，仔细倾听这位睡幻的轻微呼吸声。不，这一回确实有点儿不同寻常。现在他比先前更清楚、更欣喜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爱她。一个高尚而愚蠢的词。但是这是对的。幸亏卡塔琳娜没有从中作梗。现在他要和约翰娜一起去作这次考察艺术和业务的重要旅行。他也要正确处理好她的案子。这个案子涉及到克吕格尔，而她，他微微一笑，她是跟这个人结了婚了的。

当过一会儿她醒来时，冬日的晨曦已经进入房间，她环顾四周，不感到迷惘，没有笑容，表情严肃，不觉羞愧。这样好。比和蒂弗林在一起好？也许。

黑斯赖特尔用胳臂搂着她的脖子，天色朦胧中，心里暖洋洋地在她身边，几乎打着呵欠问，克吕格尔这个人究竟发过假誓言没有。

约翰娜惊讶得屏住了呼吸。她没有对黑斯赖特尔发怒。那就是说，这个用胖乎乎的胳臂搂着她的男人，这个好心肠并且确实对她真诚相爱的人，从来就没相信过他的和她的事情。他为她出力，是因为她的身材、她的皮肤、她的声音中他的意。至于这个人，他正郑重其事、甚至带着热情为证明这个人无辜进行着斗争，至于这个人是否确实无辜，这对他来说是次要的。这个问题他是在搂抱了她一阵后打着呵欠问的。原来那些有势力的人以及他们的法官都是这样的人物。

嘿，他误解她的沉默了。"如果不想让我知道，"他用愉快的

声音安慰说，“这也没什么关系。”说罢他捏了她一把，把她紧紧抱住。

后来她想，即便是发了一个假誓言她照样也会保护马丁·克吕格尔。

黑斯赖特尔下楼去，给加米施打电话，要那边派人给他们送衣服到格里佐来。这当儿，约翰娜四下打量这间杂乱、不通空气、不舒适的旅馆房间。她想到了克吕格尔，比平时更亲切，更注重实际。现在她要更审慎地为他进行这场斗争，她要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圆满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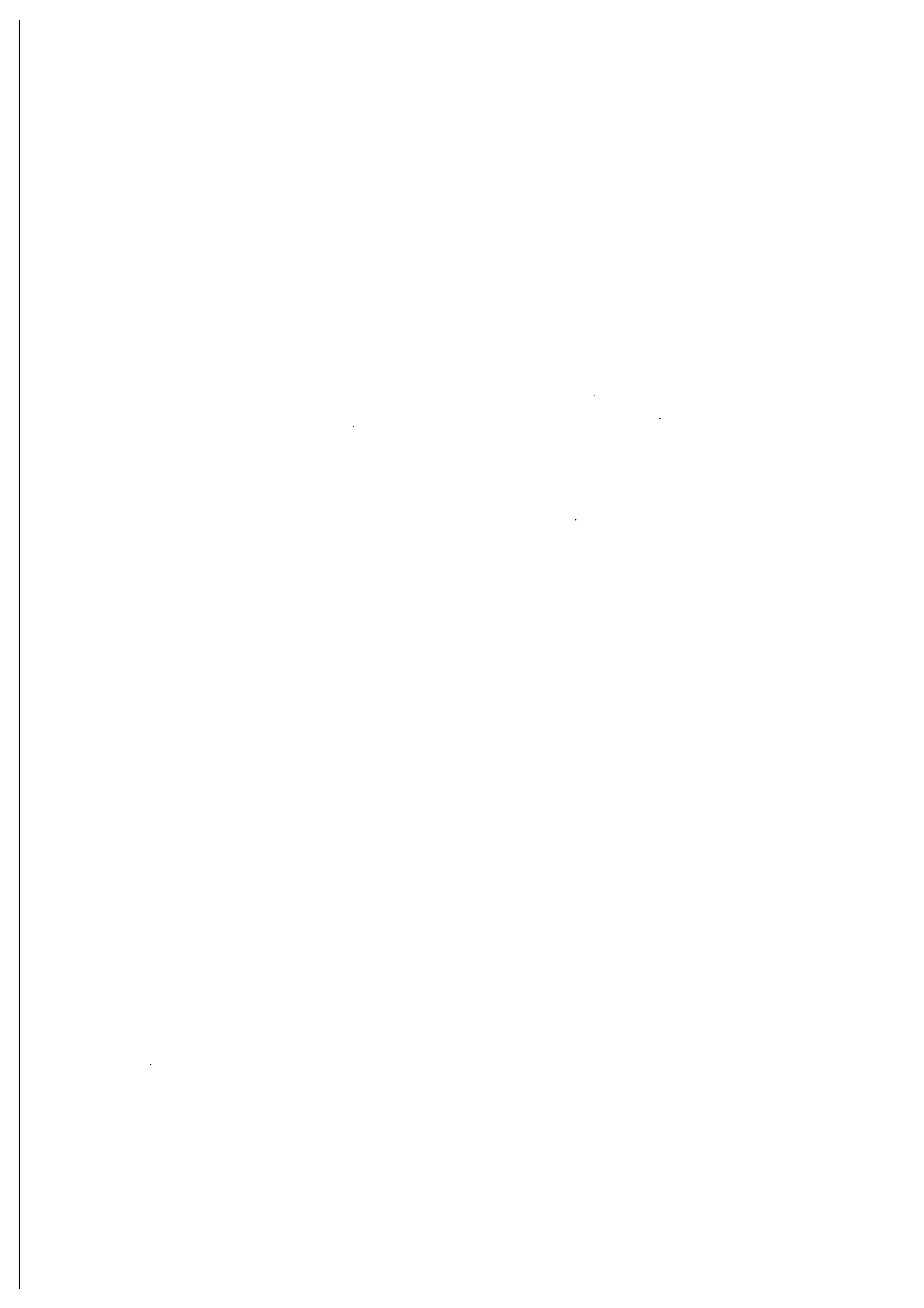
黑斯赖特尔回来了。他们吃早饭，等人把衣服送来。黑斯赖特尔冲着四处乱放的化装服饰微笑。约翰娜看都不看。她吃得无拘无束、津津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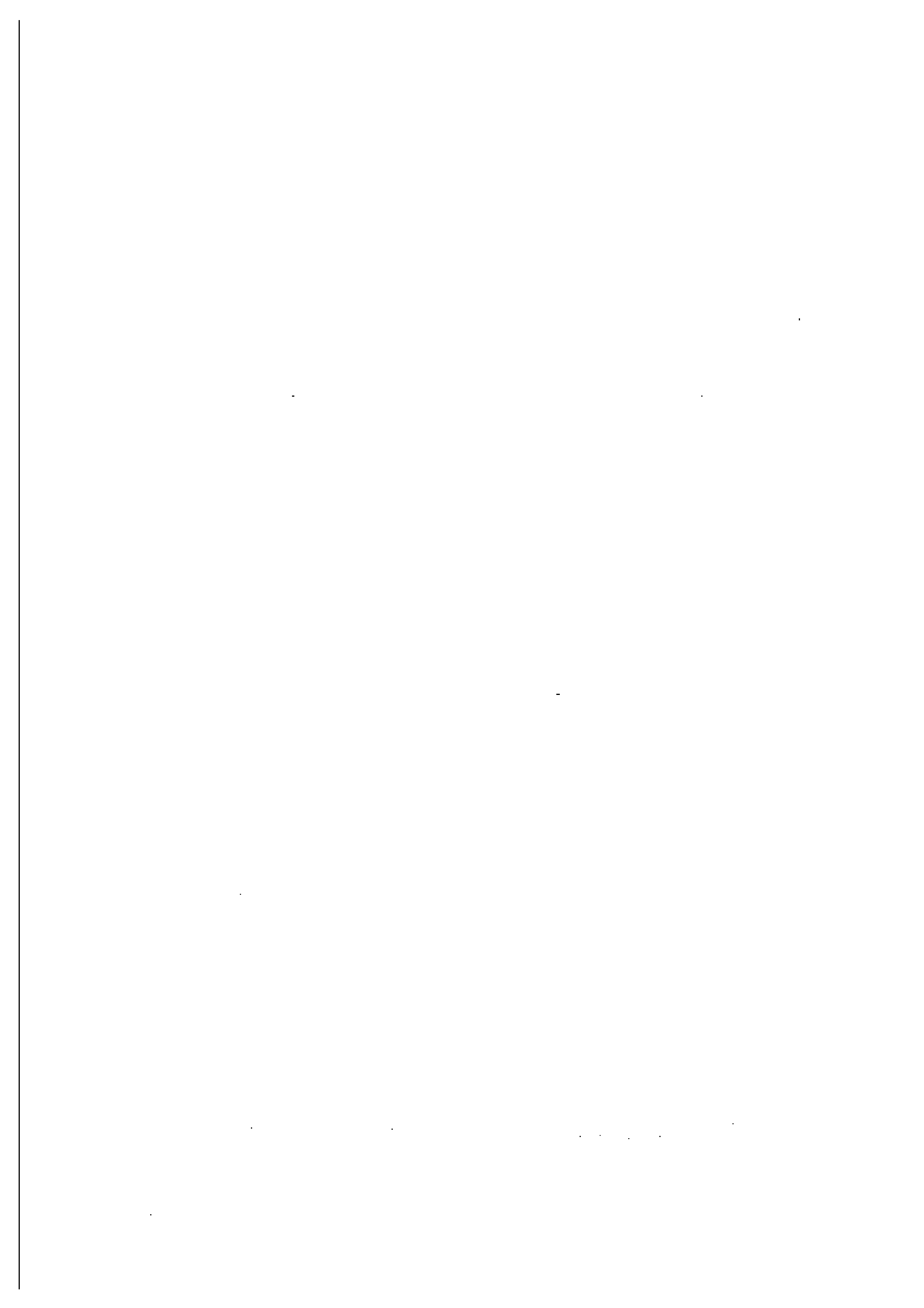
他一边抚摩着鬓脚胡须，一边滔滔不绝、转弯抹角地向她讲述他打算要作的旅行。说是市场行情看好，他想扩展他的业务。是时候了，他终于可以亲自去看一看，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外国陶瓷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他将先去巴黎。说是他相信，他补充说，没正眼看她，边说边小心翼翼将一小块黄油放在餐刀上，说是他相信，约翰娜在国外也可以为自己的事情比在慕尼黑取得更多的收获。譬如他听说，枢密顾问比希勒不久将去巴黎。在旅途中，这位巴伐利亚的秘密摄政者就不是那么难以接近了。最后他说，一边终于把那一小块黄油抹到面包上，他建议她和他一道去旅行。他沉默不语，心里忐忑不安地等待答复。

约翰娜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第 三 部

娱乐·体育·玩耍





1. 斗　牛

斗牛场的门票几乎在一星期前便售空，阳面的座位便宜，阴面的座位昂贵；人们从邦里四面八方前来观看上午的教会游行，傍晚的斗牛表演。这场斗牛表演是为了替国际红十字会募捐而举办的，节目单上注明斗牛士是蒙迪拉二世。此人已经获得最高级称号，西班牙高级斗牛士，是除国王以外最常被提到的人物。

画家格赖德勒虽然只会讲几句破碎的西班牙语，却兴致勃勃、信心十足地试图与他的邻座进行交谈。那邻座热烈回答。巴伐利亚人和西班牙人互相不甚了了，却彼此闲聊得十分起劲，打着手势，都因对方有浓厚兴趣而心满意足。画家格赖德勒对各种民间表演很有敏悟力，把这场斗牛表演视作为他的西班牙之行的高潮，而只要他的经济状况允许，他是愿意到西班牙来旅行的。人们已经向他讲述了许多关于诸如鲜血、撕开的马肚等等粗野蛮荒的事；他好奇地等待着，情绪十分高。

上午的教会游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受慕尼黑基督圣体节的熏陶，已是这方面的热心专门家，对所有细节都给予高度评价。在长长的行列中从他身旁走过的是穿沉甸甸的彩色服装的教士们；闪烁着未开化的华丽服饰的圣者们，他们站在展台上，由许多隐蔽的男子迈着兴奋、低沉的统一步伐抬着，身穿鼓鼓的制服的军官和公务员，教会神职人员，永无尽头的大教

堂珍宝，壮观的军人队伍。战马，军人，大炮。这一切都脚踩着抛撒在道路上的鲜花行进，头上是张在街道上空的帐篷式屋顶，保护他们免受太阳灼烤；两边是各家各户从窗口和阳台挂下来的毯子。画家格赖德勒在一旁观看。

现在是下午时分，成千上万游行参加者坐在斗牛场上，坐满了一排排向上伸向明亮天空的白色石级，把彩带顺栏杆垂挂下来，在过了一个香烟袅袅、洋溢着殉教和圣洁精神的上午之后怀着一睹为快的心情等待着观看公牛的鲜血，撕拉出来的马肠，被抛到空中、遭踏烂的斗牛士。小贩，喊卖啤酒，糖果，水果，节目单，扇子。广告条充斥着各条长凳。男人的灰色、大宽边、糕饼形状的毡礼帽，女人的五色斑斓的披肩。叫喊，期待，汗水，激动。

可是这时斗牛士们已经进入斗牛场。在一阵轻快的乐曲声中，他们快步上场，身穿彩色绣花短上衣。迅捷分布到光亮的沙地上。瞬间，公牛也到了。它愣住了，在黑暗中给圈了好几个钟头，如今在刺眼的灯光下面对着喧闹的人群，它向退缩的红布冲去。这当儿，那儿匹马，儿匹可怜的老马，被裹住了眼睛，由手持长矛、脚踩巨大马镫的骑士骑着，也上了场。只见那头公牛，黑乎乎，低着头，沉甸甸，用双角把那匹干瘪驽马挑起，慢得出奇地将它连同骑者一起扔了出去。这就发生在格赖德勒的眼皮底下，他坐在下面，紧靠着前面。他看见穿制服骑马斗牛士的那张粗犷的脸。一片轰隆和喀嚓声中，公牛将牛犄角钻进母驽的肚子，格赖德勒看见公牛来回搅动马肠，将犄角从马肚子里拔出来，带着血淋淋的马内脏，又插进去，再拔出来，天哪，这可就跟同僚先生的沙龙庸俗作品陶瓷系列“斗牛”不一样噢。将一万三千名观众攫住的兴奋情绪感染着巴伐利亚画家安德烈亚

斯·格赖德勒，也震撼着他的心。

被彩服小伙子们的布旗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公牛向一匹新带上场来的驽马转过身去。骑马者用矛从马身上扯下一块肉和黑皮。公牛撞倒驽马。驽马躺在血泊和污泥中颤抖，在驱策下又站起，费了很大的劲又被驱赶着向公牛走去，现在被它用犄角顶住，撕碎。骑马者一瘸一拐地走下场。驽马呻吟，嘶鸣，一再挣扎着要站起，最后由一个穿红上衣的人将其刺杀。

手拿三角彩旗短标枪的小伙子们列队站立在公牛前面。一个个动作灵巧，用喊声作弄、挑逗它。凑近它那咻咻地出着气的鼻孔，瞬间又避开，将彩带标枪钻进公牛身体，让它们插在牛身上。按每个动作的技巧不同，观众分别伴之以热烈掌声，或愤怒抗议。身上插满着痛苦难忍的彩色标枪，浑身鲜血流淌，公牛在斗牛场上奔跑，时而被一个，时而被另一个斗牛士挡住去路。它撞倒一个，把他撞伤，伤势不重。

这时，一个人单独走到省长包厢前面，摘下尖角帽。这就是杀公牛的斗牛士。这还不是蒙迪拉二世，不过他却也是一位有名望的斗牛士，收入丰厚。他挡住公牛。他左手拿红布，右手握马刀。他在极近的距离内用布引逗公牛，踮着脚尖，两腿并拢，松弛，冷静，只将上身转向一侧，使这头牲畜从他身旁扑空，又返回。他象用铁丝提拉木偶那样牵引那头愤怒的牲畜，稍有差池自己便会死于非命。每转一次身，一万三千名观众都报之以一阵狂暴掌声，而由于这些转身动作一个紧接着一个，转过来，转过去，间隔时间很短，所以巨大的斗牛场上便震荡着一阵阵短促、有节奏的掌声。

但是现在到了最后关头了。斗牛士站在公牛对面，剑平贴着面颊，瞄准着，小小个头，神情潇洒，肩膀绷紧。不知是他倒

霉，还是出了个差错：剑没有刺进心脏，那头牲畜抖落了剑。观众吹口哨，狂怒。

画家格赖德勒不理解观众的欢呼，不理解他们的愤怒；他的邻座试图向他解释刺中公牛的规则。画家格赖德勒不甚了了，但他随了大流。他也跟着大家一起激烈地号叫、吹口哨、欢呼。一如他的邻座，一如无数其余的人，斗牛士最后终于漂亮地刺杀公牛后绕场一周时，人们向他扔帽子，慕尼黑画家格赖德勒也把他那顶新买的西班牙帽抛进斗牛场，那顶帽子价值25比塞塔，合到1127马克。

第四场的公牛被喝了倒彩。它证明自己怯懦。这头牲畜在临终前竟卑劣地想平平静静地死去。它不理睬那洋洋得意的红布，不理睬那充满讥刺的呼喊。它是在科多巴附近的一家养育场，在水草丰茂、气候凉爽、地势平坦的平原上长大的，头顶上是辽阔的天空，空中仙鹤群集。它已经长大了，值3500比塞塔。如今它站立在成千上万人的中间，浑身插满彩带标枪，鲜血淋淋，低沉、痛苦地号叫着，尿液失控，渴望着死。它躲到木栅栏边上，它并不在意在场的人；甚至连人们抛掷在它颈背上的火药和火种也刺激不了这头牲畜。它不愿再到沙地上，再到阳光下去。它愿意待在栅栏边上，待在阴影里，在这里死去。

画家格赖德勒瞧着瞧着，陷入了沉思，狡黠有皱折的农民脸上因满腔同情而脸色苍白。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人们为什么吼叫，时而为公牛鼓劲，时而替斗牛士打气。他曾见过许多人死去，在床上，在战争中，在慕尼黑巷战中，在打架殴斗中。但是这种鲜血、沙子和阳光交织的场面，这种严格按规定进行的、无意义的格斗，这种惊心动魄、令人厌恶、为了取悦观众而制造死亡的景象，可怜的马死了，巨兽死了，也许这些潇洒挥剑的

男子中的某一个也会死去，这种令人恐惧且又极其真实的死亡景象比他见过的任何一种死亡更强烈地震撼着他那颗不平静的心。

他驱车经过夜色朦胧下热闹的街道返回旅馆。孩童们玩斗牛。一个孩子装公牛，低着头朝另一个挥动一块布的孩子冲去。但是公牛不同意斗牛士的姿势，揍了他一顿。画家格赖德勒坐在车里，阴沉着脸若有所思。“污七八糟，龌龊不堪！”他喃喃说，想起了他的同僚的陶瓷系列“斗牛”。永远铭刻在画家格赖德勒记忆中的，是那头真公牛的情景，躲到栅栏边上，漏着尿，不再理会人、剑、彩布，一心只想着在阴影下死去。

2. 一个巴伐利亚人在巴黎

约翰娜正在巴黎。等待着。枢密顾问比希勒的巴黎之行延期了。这位权势显赫的人物情绪变幻无常；他也喜欢让人捉摸不透他。谁也不知道他抵达的日子。

这期间，黑斯赖特尔先生煞有介事，参观工厂，参加会议，四处奔走。他想把各色人物都给她拉来，也许这一个或另一个会对她有用。可是她不信，宁愿常常独自一人待着。

她算是和黑斯赖特尔这个人交上朋友了。很难对这位慢条斯理、体贴入微的先生采取不礼貌态度。他殷勤周到，总是竭力设身处地替她着想。然而，有时候整个儿这个人，这是不公正的，也会惹她生气。他会真正体察一个人的感情吗？除了那次初夜以外，他还从未让她感受到这一点。

约翰娜在巴黎的日子过得平静、安宁、舒适。她憩息得好，

睡得香，晚上疲乏，早晨清新。尽管如此，她仍常常觉得，仿佛自己变成了蛹，仿佛这是生命前的状态，是生命处于睡眠状态。

她重新开始打起她那悠悠的网球来；在这茫然等待的日子里这也许是她最美好的时刻了。那时候打网球，都讲究速度，耐力，冷静，迅速把握形势。约翰娜有一个经过良好锻炼的身体，她也顽强，从容而迅速；可是她却不够敏捷，她知道，她永远当不了冠军，她也没有这个意愿。可以感觉到他的身体，他的力量，他的限度，这就足够了。练过球以后她精神焕发，心情愉快，会乐滋滋的干点蠢事开开小玩笑，如同在克吕格尔案件前的那段美好时光里那样。

黑斯赖特尔先生很想和她在一起度过这样的时刻，每当他看见这位高个儿姑娘，他总是感到骄傲，他居然还具有这么多的活力，这么多的幸福意识。卡塔琳娜是一个，他暗自思忖，方便舒适的女友，尽管如此，他却更喜欢约翰娜，他对自己的这一选择给予高度评价。

有一次法茜·德·吕卡参加巴黎网球比赛。德·吕卡夫人蜚声网坛，名噪一时，却喜欢与约翰娜交往。这位女子网球冠军极想跳出她那些歇斯底里崇拜者的圈子进入约翰娜的健康氛围之中。

比赛一结束约翰娜便来找法茜。法茜·德·吕卡刚才出场和一位美国女子网球选手进行了比赛，这个美国人是个优秀选手，但还不是那种会使法茜的胜利有丝毫问题的选手。这不是一场很重要的比赛，法茜也以悬殊的比分取得了胜利。但是当约翰娜比赛结束后看见女友筋疲力尽地躺在自己的更衣室里时，她吓了一跳。她一定是在比赛时间耗尽了全部精力，才会在赛后如此疲惫无力地瘫倒在地。她很喜欢法茜·德吕卡，在

一旁观看别人洗濯、摩擦、揉捏这个筋疲力尽的女人的棕色身体。假如女友面对一个厉害的竞争对手，那该如何是好呢，譬如面对那位年轻的意大利人？她迄今一直避免与此人相遇，虽然她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即使她战胜她，也难以想象她能保持这个称号达两年或三年以上。她再也赢不了球了，只会输球。这不是什么开心的事，二十九岁，出了名，却分明知道，这个用奋斗和清苦换来的荣誉只能是昙花一现。

法茜·德·吕卡继续叱咤在球场上。约翰娜留在巴黎，继续过着她那淡泊平静的日子。吃，喝，做梦，睡觉。

直到有一天，黑斯赖特尔先生得到消息，说是现在农业家比希勒终于到巴黎了。

要见到比希勒先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由一位秘书陪同。他到巴黎来是想找一个专科医生治他的失明症。人们知道，老头儿还一直希望能重见光明，但是人们猜想，他在巴黎也还另有公干，尽管这个说法遭到坚决否认。

巴伐利亚人并非总是觉得自己是德意志人。他们的第一个国王曾为法国人效过劳并且以他那位法国君主的名字给他的儿子，后来的路德维希一世国王取了名。他们的末代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直到临终臀部里还一直带着一颗来自巴伐利亚-普鲁士战争中的普鲁士子弹。那还是一百年刚刚出头一点点以前的事；为了也从人种学上论证公国应该加入拿破仑莱茵联盟，一个担任公职的巴伐利亚学者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说是按本质而言巴伐利亚人是凯尔特人，和法国的内在联系远甚于和普鲁士的。最近一段时期里，莱茵联盟计划重新冒头。为了从王国里榨取更多的油水，人们在小心翼翼考虑建立一个国家联合体，它将从法国经南德延伸至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虽然按照宪法外交

政策只可以由柏林来制定，可是法国不是在慕尼黑开设了一家自己的、傲气十足的领事馆吗？人们对枢密顾问究竟在巴黎搞什么名堂讳莫如深，可是却用谨慎威吓的口吻，几乎众口一词地向帝国忧心忡忡的代表们指出这次神秘的旅行。

这位盲人下榻的巴黎小旅馆的接待室接到了不放任何人入内、不给任何人通报的严格指示。那儿没听说过一个叫比希勒的先生。他不接待任何客人。在某些教会显贵的宫殿里他会晤了某些人物。人们也看见这个肥胖的男人在民族主义的领袖们的宅第当座上客，细声慢气吐出片言只语，粗声粗气地大笑，用他那两只青紫色、多结节的手将手杖钻进柔软的地毯里。

约翰娜等了好久，才从比希勒的秘书那儿得到消息，说是她可以在奥维利埃酒家见到他。她走进这家著名的餐馆。餐馆里挤满了人。走廊里，衣帽间前，来访者等着呼叫他们的号码以便入座。比希勒的桌旁有一把椅子是给约翰娜预订好的。这位肥胖的男子坐在那里，今天他那胖乎乎的方脑袋剃得干干净净，不显老；但是在姿势、服饰、举止上他显得懒散随便。他围着餐巾坐着，狼吞虎咽地吞食精心制作的鲜美菜肴。他的秘书给他喂食。菜汁从他的嘴唇和下巴滴落下来，他咂嘴，用紫红色的手指把食物塞进大嘴，咀嚼，吞食，发出或赞赏或不满的呼噜声。把葡萄酒泼撒着往喉咙里灌。服务员们侍立两旁，他们服务周到、训练有素，却也无法完全掩饰对这位饕餮的外国人的惊讶厌恶之情。

当秘书告诉他谁坐到他们桌旁来时，他先是口齿不清地叽咕了几声。约翰娜不知道他讲德语还是法语，后来才慢慢听明白，那是巴伐利亚方言。他气呼呼、断断续续地嘀咕、咒骂、喃喃。说是他已经知道她是谁。他当然知道。她找他究竟有什么

事呀?

约翰娜说，克伦克博士的法庭延搁重新审理她的丈夫马丁·克吕格尔一案。他们不拒绝她提出的申请，可是也不批准它。几个月以来他们仅限于审查申请而已。

她为什么来找他呢?他喃喃问。莫不是她相信报刊流言,以为他，一个老朽、眼瞎的农民,以为他很关心政治？各色各样的人都追踪他，如同看动物园里的一头动物那样观看他。约翰娜默不作声。这位老人令她感兴趣。他嗅闻着，仿佛他想用她的气味拼凑出一幅她的形象来似的。女人么，他说，就不应该干预政治。她说,这不是政治。她想重新获得这个男人,她的无辜身陷囹圄的丈夫。无辜！他一边嚼着一只鸟的骨头，一边讥讽说。这个人要是安静些就好了。那么他想必干过什么错事。他该做些什么呢？他是部长吗？司法与他有何相干？用一大口酒把那一大口食物送进肚里后,他一反常态，用亲切的口吻说,情况不算太糟。有人在折磨人，对此他并不以为然。还说他是个善良的基督徒，这是人所共知的。下一次大赦时赦免那些有罪的人，这完全符合他的本意。他要把这个意见公诸于世。前提是,有人愿意听他的。说是报上登着这类话,但是这种话因此也就不可信。

说罢他便埋下头。专心致志吃饭。从他嘴里再也掏不出一句关于马丁·克吕格尔的话来。就在秘书用餐巾给他擦嘴的当儿,约翰娜离席而去。

她暗自思忖，这个比希勒博士还真不赖。她没能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东西，这责任全在于她，全在于那种奇特的麻木不仁,全在于她心绪懒散。

3. 阶级斗争中的卡斯帕尔

就在普福恩德勒先生已经进来的当儿，雅克韦斯·蒂弗林对他的女秘书说："您别给我让这个普福恩德勒进来。您把他赶出去。我不要见他。"普福恩德勒不动声色，从口袋里掏出几页手稿说："您是一头猪猡，蒂弗林。您先做出全盘接受的样子，然后您就拿出这老套子破烂货来。""既然您已经如此明白无误地表述了您的意见，普福恩德勒，您可以走了，"蒂弗林说，女秘书正坐在打字机旁等他继续口授。"真是乱弹琴，"普福恩德勒怒声道，"您想得倒好。您没完没了瞎忙乎'阶级斗争中的卡斯帕尔'。'到此为止'在哪儿？如果您星期六以前不把'到此为止'交给我，我支付给您的款项就算我白扔了，脚本我另找别人来写。"说罢，他把手稿扔到桌上。蒂弗林镇定自若，继续口授着。普福恩德勒先生在一旁听了几句，把眉毛扬得老高，愣住了。"这根本就连'阶级斗争中的卡斯佩尔'也不是嘛，"他用坦诚、愤怒的声音说。"这根本就不是这场歌舞晚会，这压根儿就和这风马牛不相及。"他隆起的脑袋上那一对小鼠眼闪烁着愤怒的光。蒂弗林不作答。普福恩德勒先生还说了几句；末了，他认识到自己无能为力，便自找了个台阶："我会用一封挂号信把我的最后通牒给您寄来的。"

普福恩德勒先生离去后，雅克韦斯·蒂弗林露出顽皮的神色悄悄瞥了一眼女秘书，随口说道："从他的立场出发，他当然是对的，"说罢又继续口授。他所口授的，与歌舞晚会不相干，这一点普福恩德勒先生说对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是有关联

的。要做成功这篇文章，蒂弗林就必须理清几个理论问题的头绪。戏剧和艺术是否还有某种关系，这很值得怀疑。艺术究竟可不可以被看作是合乎人的尊严的活动，这并非肯定无疑。譬如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就怀疑这一点，尽管蒂弗林先生严辞批驳，可是疑虑却抓挠着他。他急于不断用新的论据去批驳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观点。他们经常辩论。

蒂弗林先生是一个热衷工作的人。客人来访，电话铃一小时响十次，四周象在邮局营业窗口前那样人来人往，这些都妨碍不了他。他这样干会不会有什么结果，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对产品并不在乎，写文章纯粹是因为喜欢写写弄弄、喜欢修修补补。他很想让阿里斯托芬活跃在当今死气沉沉的舞台上。这位诗人的机敏，从激情向粗鄙诙谐的急速过渡，他的主人公的可伸缩性，现在振振有词的原告瞬间就成了丑角，尤其是那松散的结构，可以添加任何情节，而不会有必须放弃基本构思之虞，这一切引起了他的兴趣。

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和工程师普勒克尔向他提供意见，作出鉴定，进行批驳。三个人坐在一起，工作着。喜剧演员通常沉默不语，脸色阴郁。有时他发出含糊不清、表示怀疑的声音。有时他摇晃大脑袋，他不作比这更清楚的肯定的表示。有时他恶狠狠地说："低级庸俗。"但是他重视蒂弗林的每一句话，十分关切地聚集他的全部思想。蒂弗林和普勒克尔对脚本的技巧可能性感兴趣，对效果，对结果不感兴趣。狂热的工程师，阴郁的演员，思想敏捷的作家象炼丹士那样坐在一起，策划于密室，思考着怎样从一个没有统一社会、没有统一宗教、没有统一生活方式的时代提炼出艺术来。

雅克韦斯·蒂弗林热情，坚毅，可是不讲究工作方法，一再

被诱入歧路。他同时写作《马克思和迪斯莱里》的最后定稿，广播剧《末日审判》提纲，歌舞剧脚本。他在他那间杂乱、设备现代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心情十分愉快。女秘书光洁明净，坐在打字机前等候着，一台留声机开着，他尖声口授，创作，对一则成功的笑话发出响亮的笑声。

创作是件乐事。一旦情节和人，一旦人们看见、思考、阅读、经历的一切都融进提纲之中，你便会感到飘飘然。甚至发生停滞、阻力时，有机整体上出现某种混乱时的那种愤怒、懊恼也是好事。一旦事情重上正轨，一旦证明：这个想法确实生气勃勃，可是也荆棘遍布，你便会感到满足。当一个个字母蜂拥到纸上，变成作品，清晰可见，你便会觉得坐在打字机前搞写作真了不起。洗澡时，吃饭时，读一张报纸时，在与人闲聊时，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突然想起一个主意，出乎意外，始料不及，你便会乐不可支。即便那种不太美妙的状态也是令人欣喜的，你呆在那儿，咒骂着，蜷缩成一团，因为你心想：这不行，我不能勉为其难。这儿这座山横卧在你面前，你上不去。你永远上不去。他们讥笑你，他们讥笑得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力不从心了。你是个半瓶醋。后来你攻读那些到底还是完成此任者的作品，你便又有沮丧、受刺激之感。他们的书里重现了这段经历过的生活，和你自己的生活混合在一起。你潜心研读令人振奋的老阿里斯托芬，象他那样哈哈大笑。当初他找到这个妙着，找到这个小小的窍门并用它克服了想必也是这样感觉到的困难，他就这样笑过。

比起这种创作的乐趣来，舒适安逸，女人、旅行算得了什么，商务上的、政治上的胜利算得了什么，成绩算得了什么？比起这位创造文字、形象、譬喻的人的这种真实十倍、在空间和时间

方面博大十倍的生活来，那显得多么可怜？

这个社会，这种社会制度真有些奇特，通常每得到一次享受，人们都得先付一大笔钱，而他的情况却不然，社会居然还付钱给替自己制造这种享受的人。假如人家不许他写作的话，他岂不是还得去从事最低贱的工作以便去支付可以从事写作的优待吗？

他直挺挺、一颤一颤地迈着大步在寓所里走来走去，在大街上闲逛，有皱折的脸上现出全神贯注、狡黠和愉快的神色，开着他的车进山，和工程师普勒克尔在伊萨尔河河谷深林里，在阿默尔湖畔散步。那段时间里他进行许多体育活动，他游泳，尽管年初时令水很冷，他强制他那辆小轿车在坑洼、陡峭的小路上行驶。他继续练习拳击，练习柔道。他那瘦削的腰杆儿变得更加灵活，胸部和肩膀更宽了。

他与每个人谈论他的创作。倾听每一个不同意见，比起所谓专家们的来，更喜欢倾听无拘无束地说出的意见。一种思想一旦明了，他便毅然决然抛弃费尽辛劳写成的章节。他那双长着棕红汗毛的手打着手势。他那张光溜、有皱折的脸闪烁出欢乐的光芒。

他试图向持嘲笑、怀疑态度的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说明，为什么他恰恰紧紧扣住慕尼黑这个题材。他看好这座傲慢的城市的这副傻相，不过他爱这座城市，也恰好正是爱它的这副样子。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之所以能经世纪而不衰，不正是因为他理智上摈斥他，感情上却向着他吗？蒂弗林对这个来自高原的人的种种陷缺了如指掌；但是他的心却向着他。他爱这个人，这个人只有他能加以实际应用的五官感觉，却不善于建立思想之间的联系。他喜欢这样性格的人，这种人在判断力上虽然落在

大多数别的白种人之后，但是却保持着更多动物般的抑制不住的本能。没错，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喜欢这个只是表面开化的刀耕火种时代的人，如果新事物想靠近他，这个人便会用牙齿和利爪抓住那已经得到的东西，满腹狐疑，发出沉闷的呼噜声。这位巴伐利亚高原的居民，他的这种局限于自我的特性不是很了不起吗？一如他把自己的毛病当作地区人种特性来颂扬。他怀着何等的自信称他那种隔代遗传的笨拙是宗法式的，他的粗鲁不善交际，他的那种由本能驱使的对一切新事物的狂怒是源自传统意识。真是美妙绝伦，他粗野好斗，自诩为巴伐利亚雄狮。蒂弗林绝没有嘲笑这些地区人种特征的意思。相反，他真巴不得把巴伐利亚高原连同所有在此生活、酗酒、奸淫、在教堂里跪拜、殴斗、把搞司法、政治、绘画、大搞狂欢和淫乱的人，把这个国家连同其山脉、河流、湖泊、连同其牲畜和人变成一个自然保护区呢。无论如何他也要用作家的笔触把这种生气勃勃、生动活泼的举止行为保存下去，使其发扬广大。他想藉助于喜剧演员希尔，在歌舞剧《阶级斗争中的卡斯帕尔》中用阿里斯托芬式形象直观的手法去表现它。

冯·拉多尔尼夫人对蒂弗林的创作的进展情况很感兴趣。每次到慕尼黑来，她决不错过拜访蒂弗林的机会，还曾硬拉着他去了几趟卢伊波布龙。她需要散散心，她需要普福恩德勒，歌舞晚会，蒂弗林。多年来她第一次真正不满意自己。当初在梦游者舞会上她举止失措、不讲礼貌。违犯了自己的考虑二十四个小时再把决定付诸实施的原则。同每一次一样，这一次的轻率行为也造成了不良后果。当初她胡思乱想些什么？马丁·克吕格尔是她的敌人，约翰娜是她的敌人？胡扯！事实不久就表明，情况并非象当初看起来的那样糟糕。至少在巴伐利亚人们没怎

么把剥夺贵族财产当回事。那儿给人留下印象的，充其量也只是有人指出了现已故世的末代国王利用其农副产品的方式，尤其指出他即便在战争期间也为他的奶制品谋取高价。百姓们希望他们的国王庄重威严。他们自己村俗，却觉得一个君主的村俗倾向是不光彩的，咒骂他贪求利润，嘲笑他是牛奶农民。但是尽管如此，为使剥夺贵族财产真正成为法律所必须的多数票将永远无法谋取到。卡塔琳娜听到那个消息便如此惊慌失措，这没有充分的理由嘛。她做了一件蠢事了。

此外，她惦记黑斯赖特尔的程度超出了自己的预料。她生气的是，她自己以异常愚蠢的举止把他推进了约翰娜的怀抱。

她没有把握，不知该怎样继续逆水行舟，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偶或写信给黑斯赖特尔谈及某个商务上的问题，语气亲切，不太热乎，不太冷漠，就仿佛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似的。长时间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她要不要也给约翰娜写信。只是因为她有做第一件蠢事时的那种感觉，她才迟疑不决，后来黑斯赖特尔寄来一封吞吞吐吐、支吾其辞、只谈商务的回信，她终于没给约翰娜写信。

表面上她过着和以往一样的生活。但是她感到自己在衰老，美丽、丰满的脸面上发现了棱角。她的神情愈显疲倦，有时她不再象从前那样理所当然地是中心人物。她不考虑，个中原因在于别人还是在于自己，人们是否已开始怀疑她的地位抑或她自己已开始怀疑了。不管怎么说，她喜欢和蒂弗林做伴。

他喜欢这位女士，她实实在在从一个正在沉沦的时代闯进他的时代。她接受别人侍奉时，她，一个真正的巴伐利亚女人把世界看成是她的牡蛎时的那种质朴自然令他感到愉快。她的判断也使他感到兴趣；这是整整一个阶层的判断，这个阶层固

然于了这场大战的极大蠢事，但是事先也为这个总算值得生存的时代奠定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让懊丧者去诅咒这个时代吧：以前的年代中他找不出一个更令他愿意在其中生活的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有时顺口安抚他，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里尽管人人社会地位平等，每个人的个人生存空间却不会受到限制，这番保证只不过稍稍减轻了一些他的疑虑罢了。

所以他乐意经常见到这位冷静、聪明的女士，不过却深信，她对晚会的意见只有有限的价值。偶尔他也谈到黑斯赖特尔和约翰娜。自以为机敏，没露出特殊的兴趣来。但是她却比他本人更清楚地察觉出，他多么惦记着约翰娜。她看出，只要他的工作一停下来，他便会无条件地重新投向约翰娜的怀抱。她试图把他拽向自己身边。他中她的意。遇有机会便把他交还给约翰娜，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换回黑斯赖特尔的交换物，也许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就这样，她坐在他身旁，身材丰满，紫铜色皮肤，显出友好关切的神色，内心进行着觉察不到的斗争，微笑着，并不感到幸福。

4. 养猫场规划

西格贝特·盖尔博士，两只薄皮显筋的手交叉在头下，身穿宽松、不整洁的便衣躺在铺一条破旧粗布套的沙发榻上。脸长胖了一些。他紧闭着双眼；他面带沉思用颌骨做着小小的、研磨动作，胡子没刮干净，面颊均匀地颤动着。家具空荡荡显得毫无生气；写字台上散乱地摆放着案卷、手稿、剪报，这张写字台比例失调很不实用，他一看心里就有气。

盖尔博士已经移交了几乎全部的律师事务，很少关心政务，足不出户。女管家阿格娜丝端给他什么，他便吃什么。他在撰写《自1918年停战至当代巴伐利亚邦不公正史》。通常在办理律师事务时的那种神经质的狂热，如今他都用在写这本书上了。他向自己许诺，一旦《不公正史》一书令自己满意地脱稿，他便要再次着手撰写《政治、法律、历史》，作为对自己的酬报。他已经把这份心爱的文稿放在写字台上方卷宗架的最高一格上，手都够不着。它从那儿俯视他，刺激着他。

他以极大的热情为《不公正史》搜集他经办过的案例。他不接电话，女管家阿格娜丝受委托不接待任何来访者。唯一的休息是读几页塔西图斯、马卡莱伊①。连报纸都堆在那儿没读，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了。他强使自己采用极平和的措辞，掩盖住内心的愤怒和激动。他用科学的方法揭示不公正和专制，用严密的逻辑。他知道，那些年里巴伐利亚的不公正只是德国以及全世界发生的不公正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他比任何别人都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不公正，他感受到了在这不公正背后他的敌人克伦克的那张残酷的大脸。在雪茄烟灰、不多几本书、一些电台音乐、一摞摞没开启的信、没碰过的报纸的包围中，他进行写作，费尽心力，专心致志。润色《自1918年停战至当代巴伐利亚邦不公正史》，使之成为一部叙述规范、平静的书。在大量材料中，克吕格尔案件微不足道，高山峻岭中的一个小土包，他没采用它。

对于女管家阿格娜丝来说，时光大好。这个乱蓬蓬、黄皮肤的干瘦女人悄悄地走来走去，唯唯诺诺、勤勤恳恳，尽量把事情

① 塔西图斯(Tacitus，55—120)，罗马历史学家；马卡莱伊(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

办得合他的心意。他耐心地接受了某种新秩序。她可以清扫房间，督促他按时吃饭了。她把这个人管制起来了。她高高兴兴地执行他的不许任何人打搅他的指示。把他隔离起来。已经是第二个礼拜了，除了偶尔向大街上投去一瞥外，他没见过任何人。女管家阿格娜丝把他的邮件业务也给包揽下来了。为他的开支操心。由于他坐在家里偷懒，不出去挣钱，她不得不绞尽脑汁。时世艰难，通货膨胀使积攒起来的钱化为乌有。已经要用三百马克兑换一美元了。那个时代里，家庭主妇含辛茹苦，竭力料理好无数事务以勉强维持生计。获得食品和别的生活必须品的机会微乎其微，要果断、审慎才能抓住。这个礼拜里没花掉的钱，到了下个礼拜也许只能买到一半的东西了。卖主拒不接受本地的贬值货币，许多商品得付外币才卖。为了替她的博士弄到好的食物，阿格娜丝好说歹说从乡下黑市商贩那儿购来昂贵的粮食，不断窥测着新的机会。这需要有强健的神经，组织才干，能当机立断，常备不懈。她也到交易所去为他搞投机；在她办理储蓄的小储蓄所的营业窗口，她那嘶哑、愤怒的声音令人可怕。

在做这些事时一刻也不能忽视了这位难侍候的盖尔博士。当她东奔西走采购，去银行，去猎取食物的时候，谁管电话，过道铃，谁料理那一应琐屑事务呢？

这当儿，律师正埋头于写作。他喜欢逻辑发展明确，思想展开结构紧扣。他崇尚那个用几何学方式显示伦理学的思想家。在他一生中，从未感到象现在这样幸福，他肩负着一项艺术使命，要这般去说明一个，十个，成千个案例，以便让目光迟钝的人也看清这个体制，这个令人厌恶的、欺骗人的制度，就是它把暴力、专制、利益、政治伪装成伦理、观念、基督教、法律、准

则。

他写着。微笑着。划掉一句多余的句子。字行齐线了吗？他检查。就在他默读着句子的当儿，过道铃响了。他没理会它，按原来的上下文关系，审阅文句。他把原句缩减到五个字，重新审读。过道铃不停地响着，铃声紧迫。当然啰，没有人照管他。阿格娜丝，这个邋里邋遢、疏忽失职的家伙，打扰他倒是没少打扰他，可是真用得着她的时候，她哪儿去啦？他唉声叹气、叽里咕噜，踢踢嗒嗒地走进暗黑的过道。开门。

吓得朝后退回。他面前站着一个年轻人，此人神态轻狂，红通通的嘴唇上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律师一时语塞。他觉得，仿佛突然之间全身的血液都涌进脑袋里了。他摇摇晃晃，张大着嘴，大口喘气，而那个小伙子则一直面带同样的笑容站在门口。"可以进来吗？"埃利希终于说道。律师退进门里。小伙子小心翼翼把门关上，没大声寒暄，跟随律师走进那间杂乱的房间。

环顾四周。看见的是书，杂乱无章，不舒适，寒酸、不起眼的家具。毫不掩饰他的鄙视。他这是第一次到这儿来。迄今为止一直是律师去看望他。小伙子来到他这里，这对盖尔博士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比《不公正史》还重要，比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重要。他现在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站着，这真是莫大的不幸。他常设想这个情景，经常设想过，他要对小伙子说些什么话，好话和丑话。可是现在一古脑儿都忘得一干二净。如今小伙子头一回到他这儿来，他便凄惨、痴呆、惶恐、无比可怜地站在人家的面前。

"我们不坐下？"埃利希终于说。"这里好象还坐得下嘛，"他投出带刺激性的轻蔑的一瞥补充说。"唔，"律师说。"这儿是

有点儿不太舒服，”他说，简直是在道歉：他还从来没有对一个来访者说过这样的话。小伙子坐在那儿，跷起二郎腿，一副花花公子模样。他已迅速攫取了谈话的主动权。他口齿伶俐，带北德大城市的口音，律师则谦卑、虚弱、笨拙地坐在他面前，坐在椅子的边缘上等待着。

“你觉得奇怪吧，我找上门来了，”埃利希终于谈到正题上来。“你可能会以为，我不怎么喜欢和你见面。在这儿就更不愿意了。”“这我知道，”盖尔博士说。“但是我可能会做成的这笔生意太招人喜欢了，所以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找上门来，好让你先预支给我几个钱。”说着，他讲开了一个离奇的蓝图，他想建一个养猫场，然后就做一本万利的猫皮生意。人们将用老鼠喂猫，四只老鼠就足以喂饱一只猫。而老鼠则用剥皮猫的尸体去喂。每只猫每年生十二只仔猫，老鼠的增长将比这快四倍。所以这养猫场靠自己维持生计，自动运转。猫吃老鼠，老鼠吃猫，企业家得猫皮。说是盖尔博士一定看得出来，这是一桩明白易懂的买卖。小伙子叙述这个计划，无拘无束，并不掩饰什么，简直是带着某种讥刺在突出计划的幼稚性和幻想性。这当儿，盖尔博士一直在打量小伙子的那两条插在裤筒里的二郎腿。因为他难得抬头大胆看一眼他的脸。不过那裤子却是结实的英国格子呢裤，熨得笔挺。律师暗自思忖，他大概从未穿过这样好的裤子。这条裤子虽然宽松，但是因为有熨成的裤线却仍然显得紧绷绷的。从裤筒里露出用一种精纺、暗色的贵重纱线织成的袜子。鞋子很合适，舒舒服服地紧贴在脚上。它们一定是按尺寸定做的。

盖尔博士，不修边幅，身子歪斜，避开小伙子的脸。他的目光溜开，搜索着地面。他不怎么留心听这个无耻而荒诞的设

想，在他面前翻腾出这个故事来是为了嘲笑他。他倒是在想，现在这小伙子坐在他面前，坐在他屋里，要他出钱，不顾一切，对此小伙子的母亲，对爱丽丝·博尔恩哈克会说些什么。他想到那高贵的姑娘爱丽丝，想到他怎样第一次和她见面，当初他刚考完大学毕业考试正在奥地利的湖畔度那几个礼拜的假期。当初他一定很轻松愉快，机智，急迫，充满了一种会迅速感染别人的活力。总的说来，他今天还觉得这是个谜，他怎么会能够这么迅速把这个高贵、美丽的姑娘吸引到自己身边来的。她充满朝气，滚圆、纤柔的肉体，紧绷绷的皮肤，一张漂亮、大胆、不很聪明的脸；每逢看见约翰娜，他往往不由自主地会想起她来。湖畔那些个温暖的夜晚，他们躺在一起，懒洋洋，喜滋滋，以空中的蚊子、沼泽地里的甲虫、蚂蚁给他们带来的不舒服感觉为乐事。那个当初在树林里和那姑娘躺在一起的果真是他吗？后来，麻烦来了，她怀孕了，犹豫不决，不知道她该不该将这胎儿怀足月。和她那严厉的资产阶级家庭发生争吵。后来她还是站在他一边，他高高兴兴地把他拥有的一小笔钱交给她。她怀疑，她要不要嫁给他。不愿意，对，最后还是不愿意。后来她就开始恨他，冷冷地嘲笑他的举动古怪离奇、漫不经心，嘲笑他眨巴眼睛。他面对这种日益增长的、恶毒的仇恨束手无策。他几次三番提议结婚均遭她轻蔑拒绝。最后，他的境遇开始好起来，她却偏偏不接受他给的钱了。搬迁到北德，与她的家庭结仇，不回复他的信。含辛茹苦，艰难度日。教育她的孩子从小憎恨盖尔这个人，憎恨这个犹太人，她曾爱过此人几个礼拜，后来她就象憎恶一头发臭、令人恶心的牲畜那样憎恶他。后来，兴许是因为腻味家里那清贫、困苦的生活，而且也不适宜上文科高中吧，小伙子年纪很小便自愿上了前线。母亲死于流感。小伙

子回来，心灵受到战争的创伤，轻浮，做不了任何严肃认真的工作。已故妇人的双亲勉强帮了他一点忙，后来便彻底甩掉了他。他，律师，向他提供帮助，日益恳切，却一再遭到拒绝。小伙子和这个讨人嫌的前线战友，和这个令人厌恶的冯·德尔迈尔打得火热，此人比他大八岁，长相却酷似他。律师和小伙子在第三次见面，试图帮他一把。母亲那深沉、莫名其妙的仇恨遗传给了他，一再冲着无可奈何的盖尔扑来。小伙子一而再，再而三次讥笑他，硬是对他隐瞒自己的行踪。

就在埃利希，一个年轻的废物，穿着熨得笔挺的裤子和非常合适的鞋，坐在他面前，讲述着愚蠢的养猫场设想的当儿，律师盖尔思索、回忆、回味着这一切。

盖尔博士突然问："冯·德尔迈尔先生也是合伙人吗?"埃利希用挑衅的口吻回答："是的，当然。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有，律师没有什么意见。他会有什么意见?

埃利希说，这养猫场只是他们想做的许多桩生意中的一桩。对于不是年迈体弱的老人，对于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来说，现在正是大好时光。假如这猫场告吹，那么他们就另起炉灶做那众多生意中的另一桩生意。譬如就有一系列一流的政治活动，它们迫切需要年轻、可靠的人参加。说是他有极好的关系网。他列举了几个人的名字。各种右派组织的首领，雇佣兵头头，诸如托尼·里德勒这类人物，地下社团和联合会的英雄人物。都是律师切齿痛恨的名字，可鄙，残暴成性，属于较低等人种的人，更接近兽类。唔，埃利希和他的朋友德尔迈尔跟所有这些人都有联系。某些政治性的事务。如果养猫场这件事泡汤，那么他就只好一头扎进这些事务中去了。他一边这么漫无边际的说着，一边望着律师，一副放肆、浅薄、奸刁的模样。律师则低头看着

地上。沉默不语。那模样，仿佛他没听似的。

小伙子突然说，他的时间不多。他请求律师作决定。他愿不愿意合伙办这项事业？

律师抬起头来。他隐隐约约记得，当初遭袭击时他觉得，他仿佛看见过保险公司代理人冯·德尔迈尔的那张轻浮的脸。他颤巍巍地站起。一瘸一拐地穿过房间。取来他的拐杖。又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拿来香烟。让小伙子吸烟。他踌躇片刻，又自己点烟抽起来。"你需要多少钱？"律师问。

小伙子提出一个并不过份可观的数目。律师趿拉着鞋走出去。小伙子留在房间里，抽烟，站起来，随便翻阅手稿，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可以听见外面有律师说话的声音以及另一个人的尖利、嘶哑、叫苦的声音，这个声音在苦苦劝说他。激烈、快速、轻声的谈话延续了很久。小伙子耳朵尖，能听懂几句。苦劝的声音说，如果他给这个不要脸的无赖钱，他就会使自己遭到不幸。这个人就会一再的来。说是反正家里也没钱了；盖尔博士一直就没干什么能来钱的活儿。还说她东拼西凑搞来了几个钱，好给律师弄点象样的饭菜吃。现在却要把钱白白往外扔。

老头儿回来时，带来了几张揉皱了的外国纸币以及一些德国货币。小伙子仔细观看那几张外币，小心翼翼把它们弄平，放进衣袋。说是律师投资投对了。他可千万别以为，这是帮了什么忙，就因此有权要求别人感恩图报。他这是和他做一笔买卖。一笔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当然也要担一点风险，现在哪儿没风险呀。说罢，他走了。

他刚一走，女管家阿格娜丝便破口大骂、叫苦不迭。律师坐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机械地拿起小伙子扔掉的那一截烟头，把它放进一只烟灰缸里。他觉得饿了。可是阿格娜丝不给

他拿吃的来，大概是在惩罚他吧。如此说来，他们在搞政治。克伦克对此负有责任。对此也负有责任。他又着手撰写《不公正史》。但是他坐在写字台前，头脑空空，身体疲惫，抽着烟，坐着，出现幻觉，没写作。

他让管家准备好一盆水，他已有好几天没洗澡了。他泡在热水里，全身放松。小伙子找上门来，这难道不是一个胜利？他想起孩子的母亲，想起爱丽丝·博尔恩哈克。不管怎么说，小伙子急需什么，他从来也不求助于她的父母，他总是来找他。他在热水里轻轻摇荡，微微一笑。这小伙子，他性情暴躁、举止粗野，整个儿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是这是社会造成的，这是克伦克的过错。无论如何，小伙子是找他来了嘛。

律师走出浴盆，慢慢穿上衣服，异常谨慎小心，令叫骂、埋怨的阿格娜丝惊讶不已。走进市里的一家饭店，走进普福恩德勒的饭店，好吃好喝了一顿。心情愉快地与几个熟人交谈。晚上喝着一瓶名贵葡萄酒读了一章塔西图斯，一章马卡莱伊。这一天可算是一个节日。

5．克伦克就是克伦克，货真价实的克伦克

克伦克送走了迪特拉姆先生，便舒展四肢，惬意地叽咕几声，用口哨吹出一段优美的古典旋律。这个谨小慎微的冯·迪特拉姆先生，按他的愿望改组过的新内阁的首脑，高贵、安静的罗滕坎普圈子里的贵族，他，克伦克让他干什么，他便干什

么。明天新内阁向邦议会作施政报告。现在他已对政府声明作过最后的润色，每个精细入微之处迪特拉姆都接受。他总算把事情给办妥了。与前任内阁首脑，与西格尔，与这个老糊涂确实没法再相处下去了。总是敲桌子，总是对普鲁士和帝国出言不逊，也不是个事儿。他确实长期感到不自在，他和一批什么样的畜生一起坐在部长席上呀。这下好了，他让幕后那些真正的、模糊不清的当权者去作出抉择，要么最终派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到前台来，要么把他也放弃了。这个新人，这个迪特拉姆也不见得有多么聪明。赖因德尔想出了这个主意，在辩论中抛出了这个名字。他不喜欢他，不喜欢这个第五福音传教士；此人完全是装腔作势，一副宽厚长者的样子，仿佛他自己就是圣父或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似的。不过再次让老迪特拉姆嘤嘤嗡嗡叫上一阵确实是个好主意。摄政王卢伊特波尔德在位期间他当过驻梵蒂冈的公使。他会悄声地去做克伦克以为该做的事的。

这件事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办成。和党内首脑们开会。与邦内不露头面的权贵们进行电话交谈。反来，复去，一笔艰难的幕后交易。这耗去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两个很想听的音乐会他都忍痛割爱了，连天气好时想开车出去兜半个小时风的时间也挤不出来。但是现在他已经大功告成，事情进展顺利。他对他们进行了报复。他不是好惹的，这一点那帮人现在算领教到了吧。克伦克就是克伦克，货真价实的克伦克。

现在刚九点。今天他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他要好好玩一玩，乐一乐。他微微一笑，一撇他那张结实的长嘴。他该把谁叫来当面训斥呢，是哈特还是弗劳赫尔？他披上粗呢雨衣，衔上烟斗，把那顶大毡帽扣在红棕色脑袋上。也许两个都训，弗劳赫尔

加上哈特。

这段短路他步行。不去蒂罗尔酒家，而是先去光顾一下煎香肠喇叭饭店。

大教堂脚下狭窄角落里的这家老字号比蒂罗尔酒家还昏暗、灯光黯淡。当克伦克打开饭店里面的玻璃门的时候，在这个低矮的房间里他看上去显得身材十分高大。他夹在老式模型和器皿之间，它们从天花板上吊下，几乎碰着他的脑袋了。他环顾四周；总要过了几秒钟才能在烟雾腾腾中看清人的脸。人们紧挨在一起坐着，就着和兰芹酸菜和小椒盐卷饼吃着油煎小香肠，喝啤酒。

对了，那儿正坐着他要找的那个人，邦法院院长哈特博士。显然，此人今天定会坐在那张固定餐桌旁边。那张餐桌上放着一尊古装吹喇叭者青铜像作为一种标志，手持一面小旗，算是宣告"已预定"。这位哈特博士和十来个同行坐在一起；克伦克很了解他们，那是上议院议长梅塞施米特和其它几位同事。部长发现，大家了解他在新内阁中的地位。习惯于受人尊敬的他，今天倍加受人敬重。他心满意足地看到，他们已经心领神会了。

他一边从煎香肠喇叭饭店的客人中间，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高级教师，报纸编辑，高级公务员，从几乎所有相互认识了几年的这些人中间挤过去，一边透过雾气察看着他那一桌的公务员们。他们的脸色不好看，神情沮丧，衣履破旧。这并不奇怪，薪水低得可怜，他们都有老婆和孩子，在通货膨胀的年代里大家衣食无着。有几个已快到退休年龄。战前他们极其受人尊敬，可望得到丰厚的退休金，安度晚年：现在煎香肠喇叭饭店里的一餐普通晚餐便是奢侈享受，他们不得不再三斟酌能买什么雪茄烟抽。而他们的工作量却日益增加。和一切坏事一样，

这也是这新的国家制度的过错。它败坏了社会风气，提高了犯罪率，谁来审理案子呢？他们。现在他们大家都有多于从前三四倍的案卷要处理；人人明天都要审理八、九个案子。就在大家靠拢给他腾出位置的当儿，克伦克脑海里转悠着这些案子的审理对象。今天晚上他们一定睡不安稳，会紧张地等待天亮，精心准备每一个姿势、每一个细小姿态、每一句话，恐惧不安地急于想看到那些审查、掂量、评判他们的行为的人的脸色和神态。他们不会想到这些人根本没有什么时间来过问他们的事，也没有什么兴趣去深入了解对他们唯命是从的人的内心世界。他的法官们，他们现在的日子真不好过，一个个都心事重重。一大堆工作，报酬低得可怜，而公众却还牢骚满腹，新闻界又愚蠢无聊。威信扫地。广大公众开始象从前对待刽子手那样来对待法官。

今天克伦克来到这张餐桌旁边，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是一种姿态。大家感到高兴。因为今天坐在这张餐桌旁的邦法院院长哈特博士，那位克吕格尔案件上精明能干的法官，从长远看来就不够精明能干了。他太自信，他栽跟头了。就栽在一个普通案件，栽在普法能施米特案件上。普法能施米特是上巴伐利亚一座小城市的皮革厂老板，由于他是共和党人，他的对手们指控他叛国、投机倒把、有梅毒、奸污少女，用凭空捏造的污蔑几乎把他推入绝境。普法能施米特提出起诉，没成功。对手的攻击有增无减。当小城的全体居民抵制他，向他吐唾沫的时候，工厂主不由自主采取了鲁莽行动。后来发生了暴力行为，破坏了国家治安，双方对簿公堂。正如好心的报刊用全国流行的狡黠语言所指出的，邦法院院长在法庭上把这位红色鞣革匠的皮狠狠地给鞣了一鞣。但是哈特博士干得太草率了，他的自信捉

弄了他。歪曲法律时，不可以犯司法程序上的错误的嘛。邦法院院长哈特在这方面是欠考虑的，在正式场合，克伦克不得不疏远他一点。私下里他却给他写了一封友好、诙谐的信，哈特也用风趣、和解的笔触回敬他一封。这样本来可以万事大吉了，可是在整个儿这起普法能施米特案件中哈特显然都没交好运。他忍不住发表了一篇谈话，他在这篇谈话中彬彬有礼、心领神会，然而基本上却是妄自尊大地嘲笑克伦克，引用他来信中的段落，很少遮盖。克伦克觉得这篇谈话很有意思，他没因此而感到恼火；但是他不能容忍牢骚，便用惩诫的方法警告他。他非正式地派人询问他，他是不是愿意改干行政管理；他请他负责那个主管赦免事务的部门，这个职位不久就会空出来。克伦克基本上不喜欢哈特，后者也不喜欢他。这两个男子之间的整个儿这档子事透着某种善意逗弄的味道，不过这种逗弄却并非完全没有危险。在最近这几天紧张、费尽周折的日子里，哈特事件对于克伦克来说是一种休养，现在他觉得，他已经圆满了结了这件事。反对党里那帮无理取闹的家伙已经被他给堵住了嘴巴，同时他也谴责了哈特；因为他处分他了嘛。但是他同时谴责了反对党，从而也堵住了哈特的嘴巴；因为这一处分看上去极象一次升迁。无论如何，在部里对邦法院院长作过官方警告之后克伦克以私人身份来煎香肠喇叭饭店聚餐，以便与以私人身份出现的哈特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这对外界来说是一种示威，对他本人来说则是一件赏心乐事。

可是当他现在坐在煎香肠喇叭饭店里的时候，这一下子就不是什么开心的事了。人们举起粗糙结实的啤酒杯，说："干杯，哈特！干杯，部长先生！"可是他们，他的部长们不称他的心意。邦法院院长哈特博士，他趾高气扬地坐在这里的这副模样也很

不合他的意，他简直毫无与他争斗的兴致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这个哈特，有个富有的外国老婆，有外币，在加米施有自己的别墅，放肆地显示自己不依赖他人，小有一点名气。自信是件好事；但是哈特太过份了。这种阿谀、圆滑、不识羞耻的妄自尊大，这种平和中透着讥诮的讽刺。不值得和这个家伙交往，他不应该把主管赦免事务的部门交给他的，他又得不断和他打交道。

克伦克的心凉了半截。他察看餐桌旁众人的脸。弗尔奇，这个兔嘴小子，他已经任命此人去主管奥德斯贝格监狱，此人当然是来窥测方向的啰。他也已经看出奥妙了。他们都纷纷出巢，来到城里，刺探情况。现在是他，克伦克在掌权，是他在掌舵，这个滋味他们尝到了。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这个问题果真就那么难以理解吗？虽然他没有大声呐喊、公开宣布，可是他的政策、他的纲领迄今为止不是已经够清楚的了吗？连一个比较高级一点的巴伐利亚公务员不出远门也会明白，现在不敲桌子了，现在吃点小亏，是为了将来好占大便宜。

有部长在场，有如此高高兴兴、冠冕堂皇受处分而升了官的哈特博士在场，这聚餐会顿时便活跃了起来。哈特博士没把自己被任命到部里当作秘密，克伦克也没有。事实表明，部长参加这一桌聚餐也证明，司法部装配了钢甲足以抵御任何愚蠢的攻击，在今天这个摇摇晃晃的国家里他们是唯一的一股坚固的、不可动摇的力量。时世艰难，他们，这些法官们，显得有点衣衫不整，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他们是独立自主的，不可调动的，只对他们自己的良心负责，可以开释和判罪，上镣铐和下镣铐。谁也奈何他们不得。那帮叛乱分子把这一点给忘了，那帮贱货，他们竟想靠作伪证和谋反来夺得一个新的国家。这帮蠢货，他

们没有触动他们，触动这些法官们，触动旧制度的这些最重要的柱石。人们爱怎么反克伦克，就怎么反好了；但是他是维护这些神圣权利的人。这表现在他处理哈特事件的方式上，这表现在现在他多么大模大样坐在他的这位遭诋毁的法官的身旁。这种感觉提高了这些上岁数的男人们的情绪，在匮乏清苦之中撑了他们的腰，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一时兴起，谈论起他们的大学生时代来。“干杯，施塔恩贝格湖舰队老海军上将！”一个人说，这勾起了一桩久已忘怀的青年时代的往事。“在奥贝朗岑和玛丽一起度假，”另一个对着他的微煎猪肉小香肠梦幻般地说，“这对我来说是十月节。”“干杯，小老弟！”第三个，一个老头儿，对一个年轻不了几岁的人说。他们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粗声粗气、七嘴八舌地说话，抹掉沾在胡子上的酒沫，又要了啤酒。也许，部长暗自思忖，他们心里希望，富有的哈特在今天这个自己的喜庆日子里会替他们付款的。

只有上议院议长安东·冯·梅塞施米特不和大家一起寻开心。他是一个好法学家，有点迟钝，慢性子。他相貌堂堂，红光光的大脸，脸上蓄着一部修剪得很整洁的老派络腮胡子，长着一双凸出的大眼睛，他严肃地仔细倾听着枢密顾问的讲述、四周的欢声笑语。在这个时代，他遭受到比别人更大的损失。他那原本殷实的家产受到货币贬值的耗损；为了给自己、给他的妻子搞到与身份相称的衣着，他已经不得不拍卖他收藏的巴伐利亚奇珍异宝中心爱的物件了。但是问题不在于这表面上的困难。问题在于：梅塞施米特夫妇脾气怪僻、生性耿直。上议院议长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战争饥荒年代觉得自己应该只吃规定配给的人中的一个；他的一个兄弟，路德维希·冯·梅塞施米特，一艘扫雷船的船长，殉难了，因为他被英国人俘虏后便一声不

吭地将他们的船驶进了一个他自己敷设的水雷区。安东·冯·梅塞施米特为巴伐利亚司法的现状忧心如焚。他觉得心里别扭。许多在司法上有充分的根据、但是却与简单的是非感相抵触的判决，正渐渐从普通人的保护机制变成牵连、陷害普通人的机制。司法部的整个运作情况令他感到忧虑。他真巴不得能辞去他的职务，和他的妻子一道，把玩把玩他的巴伐利亚古董，听听音乐，过一种平静安适的生活。但是他那种梅塞施米特式的责任感却不允许他那样做。

他在这个聚餐会上快活不起来。同事们戏弄傻呵呵的卡伦埃格的那种方式不合他的胃口。富有的、冷嘲热讽的哈特厚着脸皮明罚暗升不中他的心意。连克伦克他也见了就讨厌。此人有他的长处，毫无疑问，是一个聪明的、热爱祖国的人。他缺乏对这艰难时世的内心和谐平衡感。不，上议院议长梅塞施米特对这个晚餐会并不感到愉快。

克伦克觉得老梅塞施米特并不是最糟糕的人。他是个慢性子，一个地道的蠢物。不过他却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人们至少可以有时和他谈论谈论巴伐利亚古董。而其余那些人，纯粹是一帮无可指望的 、纸糊的蠢驴。现在他们已经又在谈论工资级别、煤炭价格了。这些琐事外加几条法律条款，这便是他们的世界了。克伦克热爱他的国家，热爱他的人民，但是对具体的个人他却是责人很严的，而今天他则是个地道的蔑视人类者。这个兔嘴，这个弗尔奇，他把奥德斯贝格监狱交给了这个人，此人怯生生地聆听他的每一句话，按他，克伦克的脸色，对克吕格尔或严管或放松。这个哈特，这只自负、卖俏的公鸡。这批地方法院院长和政府参议们，这些可怜的、令人厌烦地侈谈本行的家伙，这些荒诞不经的蠢货，他们的聚餐庆祝活动何等的

可怜巴巴。无穷的憎恶，不尽的厌倦涌上他的心头。连揶揄他们都不值得。不值得。真可惜了他这个晚上了。他突然大声打呵欠，毫无顾忌，说道："对不起，诸位，"说罢便噔噔噔地走了出去，头戴他那顶毡帽，把大家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今晚这一段时光算是白白给糟蹋了。但愿弗劳赫尔这件事会有意思一些。要不然，他干吗让这个讨厌的蠢货留在内阁里？真是的，他为什么就是没把他弄走呢？

其实他没有一个可以推心置腹谈谈自己的事务的人。凡是人是要有一个可以谈谈心的人的。他的妻子，干瘪、可怜的盖斯，不知道她在这几天里办成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她经受了什么磨难。抑或她有所知晓？最近这几天里她显得比平时更凄惶、虚弱、憔悴。他的儿子，西蒙。他很久没想起过这个小伙子来了。薇罗妮卡，孩子的母亲，这个女人替他经管他的贝希托采尔庄园，她守口如瓶，只字不提。但是他收到报告。从阿勒茨豪森银行，他已安插那孩子在那儿工作；也从别人那里得知，他干得不好，那孩子，他毫无用处，他简直是个没开化的野人。性情暴躁，接二连三地干蠢事。现在他竟然加入了库茨纳尔那一伙人的行列，加入了真正德意志人，加入了这帮傻瓜的组织。这长久不了的。还有，这孩子越长大，就越象他。也许应该多为他操点心。废话。没有人能向谁传授什么诀窍。每个人必须自己独自去干蠢事、摸索经验。如果这孩子变得象他，这不是最糟糕的事。那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份蛋糕切下来吃好啦。

他已经到达蒂罗尔酒店，终于到了一个看上去似乎可以让他得到满足的处所了。格赖德勒和奥斯特纳黑已先到一步。在一旁瞧着这两个人，这真是一件好玩的事儿。现在，格赖德勒在地方知名人士中已经有了一席之地，一种奇特的、紧密的友

谊把这位有代表性的、专攻艺术史的奥斯特纳黑教授和暴炒后迅速衰败的、《耶稣受难像》的画家联结在一起。这个有教养的人，在挑选女人方面很是挑剔，专画国际社交界贵妇人，居然容忍得下格赖德勒的那廉价的小妞儿及其各色粗俗的寻欢作乐的方式。格赖德勒感到受宠若惊。奥斯特纳黑与他就艺术问题进行长谈。别人感到难以听懂这个土里土气的人的那一套天花乱坠、莫名其妙的话，他听得懂。格赖德勒颇有主见，毫无疑问。在创作上具有与他自己相同的气质。他，奥斯特纳黑，止步不前了，格赖德勒却在继续创作。可是这位前革命者奥斯特纳黑却竖起耳朵，窥探对方在做什么，甚至还进而窥探对方想做什么。细细品味着。在对方变得犹豫、懒散的此时感受到了新的力量。把对方那众多零零碎碎的想法收集在一起。把自己的和对方的余渣刮到一处。如果奥斯特纳黑不东山再起的话，那就是活见鬼了。

克伦克和这两个人坐到一处。他猜到了奥斯特纳黑如此依赖这个粗俗汉子的原因。他心头痒痒，想看这位文雅的冯·奥斯特纳黑先生怎样支吾搪塞。他引诱无产阶级的格赖德勒说出令人难堪的话，而奥斯特纳黑则不得不勉强表示同意。他在一旁打边鼓唆使格赖德勒说出越来越粗野的话攻击党同伐异和空忙，而奥斯特纳黑则不得不出来打圆场，就仿佛这些话是直接冲着他来的似的。

吃完一碟小菜，克伦克才慢吞吞、乐呵呵地朝弗劳赫尔那边走去。此人正和奥贝朗岑选区的议员塞巴斯蒂安·卡斯特纳坐在一起。对于弗劳赫尔来说，与克伦克为敌已是生活中的必须，一如他的萝卜、他的啤酒、他的政治、他的小猎狗瓦尔德曼。他胆怯而又几乎是贪婪地窥视着，朝敌人走去。

他快快然问克伦克、他对将帅纪念堂这件蠢事有什么看法。据说那儿现在要立一个新的墓碑，一个纪念碑，而且这一回不是立在拥挤的纪念堂里，而是立在街上。由于这个原因，真正德意志人曾在那儿举行过示威游行，还把一个美国人揍了一顿，因为他长得象犹太人。和美国当局发生了不愉快的纠纷。弗劳赫尔觉得，在这件事上鲁佩特·库茨纳尔举止狂妄，他的要求太过份了，但可以理解。奥贝朗岑的议员谦恭地倾听他，倾听这位巴伐利亚利益的伟大倡导者讲话，狂热而又谦逊地附和他。克伦克却取笑库茨纳尔，取笑他爱出风头，讲话糟糕透顶。这是克伦克和弗劳赫尔之间的原则性矛盾之一。弗劳赫尔部长偏爱真正德意志人。克伦克部长用得着时就利用这个运动，但是认为，一旦这个库茨纳尔在他看来翘起尾巴来了，那么人们就得把他的尾巴摁下去。"我看，"他最后敲敲烟斗说，"有朝一日我们还得派人去检查一下他的身体，看看这个库茨纳尔有没有神经病。"

弗劳赫尔沉默了片刻，随后突然用极低的嗓门，盯住克伦克的眼睛说："您说吧，克伦克，"他说，"既然您老是揶揄我，您为什么还要让我留任政府职务呢？"他说话声音相当轻，但吐字清楚。在议员塞巴斯蒂安·卡斯特纳、在他的这位卑躬屈膝的追随者的面前，他不感到拘束。奥贝朗岑选区的这位议员猝不及防陷入了权贵们的争论之中，吓得他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这对他这样一个职务比较卑微的小人物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他站起来，反复结结巴巴地说："诸位大人请原谅，"说罢，迈着不稳的步子，假装上厕所去了。弗劳赫尔竭力伸长他那颗鼓胀的四方脑袋，紧紧盯住克伦克重复道："您为什么把我留在部里呢？"克伦克略欠一欠身，乜斜着眼睛，看了这个气鼓鼓的人一

眼说："您瞧，弗劳赫尔，这个问题有时我也问我自己。"弗劳赫尔说："克伦克，和您共事，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他气咻咻地把在他裤子上擦痒的小猎狗瓦尔德曼推到一边。克伦克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反复敲他的烟斗，回答说："但是对我来说，弗劳赫尔，这却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弗劳赫尔用多结节的手握住厚酒杯，寻思着一个能击中对方要害的回答。他看见他的硬袖口，是浆洗并刮净过的，这袖口蹭他的手腕。他想起这个糟糕的礼拜里的那种种恐惧以及他如何心乱如麻，反复考虑，拿不定主意。他想到，起先他听说，内阁即将改组，克伦克是策划者。开始时他不愿意相信。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真的。他忧心忡忡、满腔愤怒，因为他洒汗水、忍耻辱赢得的，现在又要付诸东流。后来他对克伦克恨之入骨。他考虑提出辞职；因为克伦克反正会把他赶下台的，还不如自己走呢。后来他又下不了这个狠心，而是等待克伦克出击。后来奇怪的是他偏偏受到照顾。他舒了一口气。可是后来正因为克伦克照顾他，他对克伦克的怒气与日俱增。他们经常互相揶揄，每次总是克伦克占上风；但是他们从未象这一回这样直截了当。由于弗劳赫尔深信自己是对的，由于他确实是在为一项有益的事业而奋斗，而克伦克却这般狂妄无礼，竟然玩世不恭地直言不讳，说他纯粹是为了自己寻开心才让一个他认为是不称职的人担任这个国家的这个最重要的职务，克伦克这样厚颜无耻，所以上帝必须庇佑他，让他想出几句话来杀杀对方的威风。他握住厚酒杯，凝视着已磨损的袖口，看着它硬梆梆从他那身剪裁得带小市民气的西服里露出来，迅速地、无可奈何而又竭尽全力地思索着，他可以说些什么。可是他没想起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话来，他只说了一句："您真是个不严肃的人。"口气中没有一丝恶意，倒是带着几分哀

怨。

克伦克作好了遭受恶意攻击的准备。奇怪的是，愚蠢、受蔑视的弗劳赫尔的这句平平淡淡的话竟刺痛了他。是的，弗劳赫尔也不会想出什么更妙的话来的。克伦克就是克伦克，货真价实的克伦克；他是司法部长，控制着巴伐利亚。他压根儿就不在乎弗劳赫尔怎么想他，这叫什么话呀：某人是个不严肃的人？可是现在他感到扫兴，无论如何也没有兴致去和弗劳赫尔斗嘴了。小猎狗瓦尔德曼打着呵欠。杯里的葡萄酒难看得象尿似的。克伦克发现，今晚在蒂罗尔酒店他也没什么油水可捞的了。

他离席而去。向前走了几步，怏怏不乐，走进普福恩德勒的卡巴莱餐馆。在冯·拉多尔尼夫人和雇佣兵首领托尼·里德勒男爵那儿坐下。啜饮着普福恩德勒让侍者端来的特别名贵的红葡萄酒便渐渐把弗劳赫尔忘在了脑后。他心神不定地看看舞台，喝酒，性情极其温和地和冯·拉多尔尼夫人不断争论，她言不由衷地故意声称贵族财产剥夺法有可能获胜。他一本正经地和普福恩德勒谈话，嘲弄托尼·里德勒给他的地下雇佣兵团穿运动服。

他向小舞台伸长着脑袋，象意外发现了一只大野兽似地突然神情专注地发问："这个女孩子是什么人？"那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在那儿上面跳舞，歪斜着恭顺、放荡的眼睛，飘移着独特的拖沓的舞步。"她今天情绪不佳，"普福恩德勒说。"我又得去好好说说她了。"冯·拉多尔尼夫人说："克伦克，其实您一定和我一样很关心财产剥夺法。甚至比我更关心。因为您是有功名心的。""她叫什么？"克伦克问。"那是英萨洛娃，"普福恩德勒说。"您从来听说过她？"没有，克伦克从未见过她。舞蹈在稀

疏的掌声中结束。人们谈论别的事。“她还出场吗?”过一会儿，克伦克问。“谁?”普福恩德勒说。“这个，这个，她叫什么，您的俄罗斯女人?”“不出场了，”普福恩德勒说。“可惜我们这儿必须在十二点关门。不过她还会去隔壁那家一点俱乐部。”“时髦的女人，嗯?”雇佣兵首领托尼·里德勒说，调皮、英俊的脸上绽出淫秽的笑容。克伦克和冯·拉多尔尼夫人说着话。过一会儿他对雇佣兵首领说：“如果您让冯·京特少校少在您的庄园上抛头露面，那您就是帮了我们大家、帮了您自己一个大忙。”“冯·京特少校?”托尼·里德勒反问。“如果我乐意的话，亲爱的克伦克，您怎么可以阻止京特露面呢?”他的棕色眼睛大胆地盯住他的脸，连眼白也泛出淡淡的棕色。“我们可以逮捕一个人，譬如由于他作伪证，”克伦克冷冷地说。里德勒男爵的那张冷酷的脸涨得通红。“我倒很想看一看，是否有人会逮捕京特并对他进行最后的审判，”他说。“您还到一点俱乐部里来吗?”冯·拉多尔尼夫人问。“是的，我来，”克伦克说。雇佣兵首领也加入他们一伙。

一点俱乐部和普福恩德勒的卡巴莱餐馆一样，也是一家灯光黯淡、四四方方的小酒店，主顾、歌舞演员、侍者也都是原班人马。英萨洛娃来到桌旁。“您不能跳得比这更懒洋洋的了吧?”普福恩德勒呵斥她。“您今天简直象一头猪。”“象谁?”英萨洛娃问。克伦克向她赞许地笑笑。“您是怎么对待您的雇员的，普福恩德勒，”他说。“我可是不得不进行干预啦。”“我今天身体不舒服，”英萨洛娃用不自然的、病恹恹的声音说。她用不拘礼节的审视的目光望着克伦克，旋即又转向雇佣兵头目，公然表示，此人更中她的意。克伦克仍然情绪愉快，风趣幽默，向俄罗斯女人大献殷勤，而她则略感好奇地听任他说恭维话，没有

笑容，神态相当冷漠。

在回家路上，克伦克也仍然轻松愉快。他愉快地拿定主意，要在下一次内阁会议上要求对库茨纳尔的运动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他愉快地决定，要更严密地盯住托尼·里德勒及其运动员协会，还有冯·京特少校和他的伪证。他早已就有这个打算了。

这当儿，弗劳赫尔也正在步行回家，人民代表塞巴斯蒂安·卡斯特纳陪伴着他。此人当初避退三舍在外面呆了一会儿，后来惊讶地发现弗劳赫尔独自一人坐在桌旁，小猎狗在打瞌睡。这会儿弗劳赫尔很快活，他显然已经把克伦克教训了一顿。奥贝朗岑选区的这位议员便请求恩准允许他送部长回家。不顾小猎狗纠缠不休，绕着他的脚跳来蹦去，他恭恭敬敬始终保持四分之一步的距离，跟在弗劳赫尔身后走着，心里喜滋滋的，这位诚实君子的过时观点战胜了克伦克的傲慢的改革狂热；他飘飘然意识到，明天可以心安理得回到山里去见他的选民了。

纽伦堡煎香肠酒店里，大家也已经散席。男士中有几个同路，他们结伴走一段较长的路，穿过英国公园去博根豪森。正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哈特替他们付了款。有部长给这位同事撑腰，给法官的冷酷无情撑腰，他们心顺气畅早把这艰难时世丢在了脑后，他们心里乐滋滋的。他们身穿体面的、有点磨损的西装穿行在夜色朦胧的公园里。他们不去想他们的妻子们第二天将付出多少辛劳去搞食品、维持一家的生计。他们也不去想次日早晨要审理的案子，不去想这些案子的审理对象，不去想他们中的四个所判处的那2358年监禁。他们只想到便帽、带子、啤酒、剑术馆、妓院，只想到他们幸福快乐的青年时代，他们信心十足，扯开正在老化的嗓门，唱一首拉丁语歌曲；趁他们还年

轻，他们要及时行乐；过了快乐的青年，过了闷闷不乐的老年，他们就入了黄土。那两个信奉新教的男士也一起唱这首歌，也不想一想，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已经付款加入了一个火葬协会。

6. 狗 面 模

与比希勒博士商谈后不多几天，约翰娜从歌剧院附近一家咖啡馆露天座旁边走过。这时，一个年轻人向她打招呼，站起身，落落大方地向她走过来。穿一身宽松、浅色衣裤，苍白、放肆、轻浮的脸上两片殷红的嘴唇耀人眼目。他请约翰娜陪他坐一会儿。她迟疑不决，随后她便在他身旁坐下。

原来埃利希·博尔恩哈克常住在巴黎，很熟悉这个城市。他还当过一回导游呢；他讲一口漂亮、流畅的法语。是不是要他带领她参观一下这个城市？说是他可以带她去看各种各样她平时肯定看不着的东西。他眯缝着眼睛望着她，露出猥琐的神态。“不过我当导游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笑道。“我现在做别的生意，相当复杂的生意。”尽管过着放荡的生活，他的脸乍看上去仍显得象个男孩。他急切邀请她到他寓所去看看。说是他在克拉马特有一处漂亮的、小小的寓所。他也有一辆汽车。他那儿确实不错，并非没有趣味。

她去了。埃利希·博尔恩哈克在克拉马特的几间小房间掩映在绿树丛中，陈设奢侈，小巧别致，杂乱。四周墙上挂着狗头石膏像，许多，各式各样：英国狗，哈叭狗，西班牙狗，各种各样的狗。埃利希·博尔恩哈克来回踱步，神态优雅，洒脱，脸上带着高傲的微笑，身上隐隐散发出一股干草和皮革的气味。她

没有奉承他，去询问那些奇异的狗面像。

他谈他的政治活动。“我可以让某些人身败名裂，”他说。他列举一些名字。他侃侃而谈，谈希望，谈可能会遇到的挫折。难道我们是同谋吗？约翰娜暗自思忖，对这个生僻的字竟会一下闯进她的脑子颇感惊讶。“我们本来是政治上的对手，”他说，“可是我宽宏大量。”他漫不经心、自鸣得意地向她亮了这个底。他想干什么？约翰娜心里在想。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

埃利希上下打量这个高个儿姑娘，略带做作地用细心保养的尖手指头夹着香烟。她并不雅致得令人兴奋，他想。我和劳蕾特在一起，那才是更好的一对呢。但是和她在床上滚一滚，这准保蛮有滋味。她有某种丰满的肉感。也许她易动感情。

“我的使命，”他说，“其实是富有吸引力的，如果说在这个无聊的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会富有吸引力的话。正人君子们也许会瞎扯，说这是间谍活动，夸夸其谈的人说这是私设公堂。我觉得穿什么化装服都无所谓。当间谍有什么不好？用智谋取胜人比取胜动物还困难呢。人们认为拳击运动员比斗牛士好。”

“您觉得冯·德尔迈尔先生怎么样？”他突然问。他觉得他棒极了。约翰娜回忆起，当初在加米施，这两个人怎样互相取笑。现在他热情洋溢地谈论他，而约翰娜则觉得他的态度是真诚的。“我们一起合伙做生意，”他说。“一个留在城里，另一个出门办事，大家轮流着干。我们有很多事务，不光是政治方面的。”他让她看左派报刊上的文章，这些文章激烈攻击警察在国会议员G谋杀案中侦破不力。G是一位左派议员，光天化日下在慕尼黑大街上遭谋杀，当局竟没有发现丝毫作案人的线索。报刊文章提供线索。他们声称，一位名叫冯·D的先生能提供情况。他们描述了冯·D先生，事情很清楚，他们是指冯·德尔迈

尔，以为他是杀人犯。

“您这话什么意思?”约翰娜问，额上蹙起三条皱纹。她猛地站起，把报纸扔到桌上，用愤怒的灰眼睛凝视着他。他依然坐着，调皮的孩子气的脸上露着洁白的牙齿，轻快地回答说：“打起仗来大家叫我们英雄，现在叫我们杀人犯。我觉得这不公平，不合逻辑。”说罢，他话锋一转，谈论他对巴黎的偏爱，谈论年青巴黎姑娘的性特点。

此人所说的这一切，表明他内心空虚，令约翰娜感到厌恶。她不再听他的，从打开的窗户眺望淡绿色的树，竭力思索着，她为什么到这儿来，她究竟为什么还不走呢。她感觉到，一段时期以来就有的晕眩感消失了。她恼怒这个人，被激怒了，清醒了。

当她又听他说话时，他正在讲狗被扣押事件。他讲得生动形象，插入一些挖苦话；但是他密切注视着约翰娜，目光锐利，炯炯有神，她从盖尔博士那儿见过这种目光。在德国，饥饿和苦难在增长，1 美元已经值 408 马克了。在慕尼黑，一个面包价格为 15.20 马克，一磅可可 58 马克，一件粗呢短上衣 1100 马克，一身普通男西服 925 至 3200 马克。许多人付不起养狗需交纳的税额。他们喜欢自己饲养的动物，可是他们到哪儿去弄这笔钱呢？他们要尽花招蒙骗扣押官，哭哭啼啼，苦苦哀求。埃利希·博尔恩哈克坐在他那把低矮的沙发椅里，他生气勃勃地讲着，他的香烟已经熄灭。他的话清晰地显示出那些阴郁、沉默、恶狠狠的男人，那些嚎哭的妇女和孩子，那些男孩，他们强忍住悲伤和愤怒。一张张贴着窗户的脸，目送着被人牵走的狗。妇女们几乎都说同样的那句话。“我们什么也不应该有，”她们漠然说，“人一穷，什么东西都会给人拖走。”有时他也曾经历过

这样的扣押行动。因为他也养狗。卖得出好价钱。这项业务的灵魂是冯·德尔迈尔先生。一个极好的人，真的。“哎！我说，我的报纸怎么了您了？”他面带狂妄的微笑凝视着约翰娜，从桌上拿起报道议员G被谋杀的报纸，小心折叠好，重新将它们锁了起来。给自己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我认识一些人，把他们的狗扣押了，他们心疼得什么似的。一场好戏，妙极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些家伙干吗不把他们的狗吃了呢。哦，我懂得这个理；因为我爱狗。”

他指着狗面模，讨论起他的制作方法来。面模是从活狗身上取下来的，当然是麻醉了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制作方法。用通常的方法不行，毛发碍事。“不是恰好因为眼睛是闭着的，这些面模才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吗？”他话锋一转谈起她的职业来。说是他觉得她似乎已不干这一行了。他曾想到过按人的职业去制作人的面模，他觉得这有意思。这和她的专业遥相呼应。这一定是笔好生意。老是照相，人们开始厌倦了。可以开设一个大办事处，给顾客制作面模，进行一种性格分析，根据面模和笔迹。不知她对开办这样的办事处有没有兴趣？

说是他已经又在作计划了。对了，他喜欢制订项目。也许这是无聊的战壕生活的一大收获。前线战士的生活，她没法想象，简直无聊透顶。有几个项目甚至终于已经实施了。比如这狗项目。他象个坏孩子那样开怀大笑。

约翰娜怀着矛盾的心理回家。他建议用车送她回巴黎，她拒绝了。整个儿这个花花公子遭她拒绝了。但是她无法阻止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一口白牙留在她的记忆里。谋杀议员G、扣押狗、极好的冯·德尔迈尔，带着雇佣来的小偷陪同旅游者参观巴黎夜景。淡淡的干草和皮革味。英国狗、哈叭狗、西班牙狗、小

猎狗、牧羊犬、长毛猎犬们的奇特的脸。

他第二次邀请她时，她拒绝了。第三次也拒绝了。第四次她在一家咖啡馆里遇见他。这一回他亲切而稳重。很少谈他自己的事情，当约翰娜谈到为克吕格尔所作的斗争时，他表现出理解和真正的关心。

此后不久，黑斯赖特尔便开始絮叨在饭店里起居诸多不便。饮食确实不坏，但是从长远看，住饭店有种种不方便。还说约翰娜太不会照管自己，象一个孩子，要有一个照料她的人。约翰娜望着他，没有作答。

自从晤见枢密顾问比希勒以来，她几乎再也没能够为克吕格尔做过什么事。她会晤过两、三次有影响的记者，但是她没能引起这些记者先生们的兴趣来。现在她注意到，她并没有出什么力气，人们在法国却开始对马丁·克吕格尔博士感兴趣了，对这个人，对他的命运，尤其对他的作品感兴趣了。这一兴趣是由艺术评论家扬·莱西勒的一篇长文引起的。约翰娜接受记者采访，克吕格尔的名字在巴黎报刊上频频出现。人们分析他的理论，翻译他的文章，一家有声望的出版社预告即将出版他的《西班牙绘画三论》。不知是谁激起了这股突发的关心的浪潮，并且还在推波助澜：这个人究竟是谁，约翰娜不得而知。黑斯赖特尔也不知道，他怏怏不乐，造成这一幸运的转变的并不是他。

过了两天，黑斯赖特尔再次絮叨完饭店里起居饮食不方便之后，便建议租一套房子，把阿梅茨里德姨妈请来。约翰娜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她觉得饭店舒服，她为摆脱掉了姨妈而感到高兴，不想叫她来。况且现在正值通货膨胀，巴黎的生活费用昂贵，她以为没有必要再招一个人来。黑斯赖特尔先生和颜悦色回答说，对此她大可不必担心，他的买卖兴旺发达。原来，他

已经租了一所房子并且已经给阿梅茨里德姨妈写过信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发生口角。黑斯赖特尔默默听着她的粗声粗气的话，带着温和的抗拒情绪。

不过，她暗自在想，她是不是应该离开他了。他为什么要让阿梅茨里德姨妈到巴黎来呢？她只字未曾向他提及她和埃利希·博尔恩哈克会面的事儿，不清楚他是否知道这位花花公子在巴黎。他嫉妒了？他想弄个督妇来监督她的行踪？他温和，和蔼可亲，但坚韧，如果事情涉及到他的切身利益，他会不择手段。她闻到了他工厂的那股酸不溜秋的味儿。

她在认真考虑，要不要重操旧业搞她的笔相学。她想起了花花公子的狗面模。他的建议一点儿也不蠢。他压根儿就不蠢，这个小伙子。面模这玩艺儿要实在得多，比起单调的、或多或少带点随意性的笔迹分析来具有全然不一样的可捉摸性。她思索着关于他那制作这种面模的方法，埃利希·博尔恩哈克都对她讲了些什么。他认为他的制作技术不难学会。

一个堕落的年轻小伙子。并非缺乏天赋。他讲到狗被扣押事件的时候，必定是真正动了感情的。她掏出他最近一次写给她的邀请便条。开始作分析。一眼就看出，这里的一切都清楚明了。她望着那轻飘、潦草的字迹。一个不稳定的、富于想象力的、没有责任心的、筋疲力尽的人。对谋杀议员所作的卑劣、下流、冷漠的影射。不稳定，能变化。最后那一回他说起话来显得象亲兄弟般乐于助人。平静，理智。比任何时候的黑斯赖特尔都清醒得多。莫不是果真遇到有承重能力的根基了？

她应不应该离开黑斯赖特尔呢？

黑斯赖特尔来了。他装作好象他们最近没拌过嘴似的。小心翼翼，温存亲切。戒除这种需经常受人照料的习惯，这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再次劳神费心地去挣钱，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有黑斯赖特尔，为克吕格尔而进行的这场斗争将更艰难。

就在已决定迁进一寓所并让阿梅茨里德姨妈来的时候，约翰娜在咖啡馆里遇见了埃利希·博尔恩哈克。他又表现出落落大方，有理智。当她谈到巴黎报刊对克吕格尔这个人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兴趣时，他说，他感到高兴，他促使莱西勒先生注意克吕格尔的书，他这样做做对了。约翰娜惊异地沉默不语，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可能吗，这位花花公子能影响这位著名的艺术评论家？他不再继续谈论这件事，仅此短短的、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而已。

当他们分手时，他和她约定，过几天他将用他那辆小汽车带她到海边去玩。回家路上她哼着小调，声音留在嘴唇和牙齿缝之间，几乎听不见，没有乐感，心情愉快。

7. 六棵树成一座花园

高级参议弗尔奇生性和蔼，对2478号囚犯从未有过什么过不去的地方。现在，由于有权有势的克伦克显然希望在执行刑罚的总体上推行一条比较温和的路线，弗尔奇让克吕格尔看到的那一线光明越发明亮了。他努力使他在监狱里日子过得轻松些。

自从艺术史家克吕格尔被巴黎新闻界发现以来，他收到的信件越来越多。都是些颇有意思的信件。每逢把信件交给他时，监狱长都要和他的这位犯人作较长时间的愉快交谈。祝愿他在专业上不断取得成就，询问他对这一个或那一个画家的看

法。哦，这个兔唇嘴可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专家，他有广泛的兴趣。他读克吕格尔的书。有一天，他请这位灰褐色皮肤的人给他在一本书上写一句题词。有时他也对马丁·克吕格尔收到的众多的女人来信会心地微微一笑。许多女人现在记起他来了，有外国的女性追随者们的来信，也有许多德国女人的来信，她们谈到她们曾和这位如今陷入不幸的辉煌的男子一起度过的时光，白日和夜晚。

灰褐皮肤的他彬彬有礼，乐意与监狱长进行交谈。“现在他又让人给缠住了，”在一次聚餐会上他对兴趣盎然的聚餐会友们，对牧师、镇长、教师、庄园主们说。大家对这个声名狼藉的人充满好奇。尤其是奥德斯贝格头面人物的妻子们。这位高级参议答应说，克吕格尔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他也许可以有机会让大家见见他。“只要正确对待他，他是个笑口常开的人，”他说。

是的，自从听到他的处境因克雷丝蒂娅·拉岑贝格尔太太的证词而得到改善的消息以来，马丁·克吕格尔变了。虽然律师指出，从申请重新审理到重新审理还有一段漫长的、很少能走到尽头的路，但是这再也不会使他退回到从前的那种抑郁苦闷状态中去了。他不再整天对着他的手稿沉思。他热忱地读他收到的信件，研究它们。也研读评论他的书的书评，象个仔细记录自己荣誉的记帐员，几乎背诵着不知哪一个耍笔杆的用生花妙笔撰写的评论他的文章。他翘首盼望邮件到来的时刻，这是他与外界的唯一联系。一有可能，他就和看守、和同监犯人、和监狱长谈论他收到的信，谈论那些女人，她们连续不休的书信追着他进了监狱，谈论他的成就和他在全世界的影响。

在这些人中，他和提供给他当放风伙伴的犯人，和莱昂哈德·伦克迈尔交谈最多。机灵、尖刻的伦克迈尔为同一个象克

吕格尔博士这样的大人物交往感到骄傲。他只称呼他博士，他自己的身价由于对方在监外引起的反响而提高了。哦，这个莱昂哈德·伦克迈尔，他这么年轻，他自己并非无名之辈。当初他不幸当了俘虏，向一个用手枪威胁他的敌方军官说了其实毫无价值的、有关一个炮兵连的阵地的情况。战争结束后在家乡无意中吐露出他的这些经历。被一个民族主义的上士告发，因出卖军事情报而被判十五年徒刑。如今战争罪行虽然已被赦免，但是巴伐利亚却规定寡廉鲜耻的战时犯罪行为不在赦免之列。巴伐利亚法庭硬说伦克迈尔有寡廉鲜耻的动机。由于这种事只有借助隐晦曲折的手段才有可能，所以这个案子引起了轰动。国会议员盖尔博士对此在议会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演说，全国的左派报纸愤慨已极，一桩对战争犯下的不法行为竟然在战争结束这么许多年之后还要受处罚。犯人伦克迈尔对这种愤慨情绪感到骄傲。知道人们正在广泛谈论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的生命力更加旺盛了。他贪婪地汲取精髓内容，神驰地陶醉于其中。他身材修长，金黄色头发，高高的额头，尖尖的鼻子，他的皮肤薄，透明，头发稀疏，整个儿就象个吸墨水纸糊成的人。他喋喋不休地向马丁·克吕格尔讲他的案子，热心，激昂，嗓音单调。要求马丁·克吕格尔承认他的案子有兴味。克吕格尔照办不误。他对这位饶舌的、爱出风头的人表示关心，在漫漫长夜里琢磨伦克迈尔叙述的情况，他作的估价，第二天便发表他的评论。作为回报，莱昂哈德·伦克迈尔虔诚而专心致志倾听博士讲他的故事。他们在院子里慢腾腾溜达，光彩照人的马丁·克吕格尔和苍白、可怜的伦克迈尔，他们相互同情，相互鼓励。这真是美好的时刻，他们一起一圈一圈绕着小院子散步，在阳光下，在嵌在墙上的六棵树之间。这六棵树成了一个园

圃。

马丁·克吕格尔在奥德斯贝格坐牢的时候，时令已过了夏季和秋季，冬季和春季，如今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夏季。约翰娜去过加米施，和他结了婚，现在和商务顾问黑斯赖特尔一道住在法国。设计了新型飞机，飞越过了大洋，现在人们可以通过波长把音乐和报告送进千家万户。发现了自然规律，社会学方面的规律，画了画，写了书，他自己写的书，内容已陈旧，自己已不熟悉，如今却正在占领法国、西班牙。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一大部份已归波兰所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卡尔皇帝作了一次悲喜剧性的尝试，企图夺回他的王国，结果死在马德拉群岛上。德意志帝国分裂的社会民主党各派又联合了起来。爱尔兰岛争得了自主权。德国和战胜它的国家在卡内斯，后来又在热亚那就战争赔款进行了会谈。英国对埃及的宗主国地位已被取消。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得到巩固，德国和苏联在拉巴洛签订了一项国家条约。马克继续贬值，几乎还不到其黄金价值的百分之一，随着货币的贬值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六千万德国人当中的五千五百万吃不饱、穿不暖，忍受着衣食的匮乏。

对于所有这些事情，马丁·克吕格尔知之甚少，只间接地感觉到了它们的影响。现在，在这孟夏之际，他从他自己旧有的光彩中又撷取了某些光泽。在那些日子，摆脱他的吸引力并非一件易事。他的欲念并不卑鄙，他的渴望并非不足取，能实现希望的信念激励着他。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十分关注。和颜悦色，才智横溢，笑口常开。他对自己命运的认可感染着，也鼓舞着其它人。这个灰褐肤色的人身上闪烁出某种光芒，这是大家都感受到了的：医生，看守，甚至还有穿天蓝色囚衣的犯人，他们的监禁期限象蓝天一样永无尽头，是被判终身监禁的人。

夜里这光泽当然就黯然失色了。夜晚一开始，人们就得趁天色还亮把衣服放在囚室门口。随后人们便穿一件刚刚可以遮住阴部的短衬衫躺在木板床上。狱中一个这样的夜晚长达十二个小时。如果白天很少活动，晚上是没法睡十二个小时的。午夜前的时光还好熬一些；因为尚听得见奥德斯贝格地区的响声，人的嘈杂声，一条狗的吠声，很远处传来的一台留声机或许收音机的格格声，一辆小汽车的卡嗒卡嗒声。此后便只听得见看守的声音了，一出单声调的"广播剧"。从这些声音中可以猜出个八九不离十：现在看守正坐到长凳上，现在他正在点燃烟斗，现在他的狗正在伸懒腰。这头畜牲马上就要入睡。它训练有素，是条好狗，就是嫌老了一点。啊哈，狗已经在打鼾了。现在一片寂静。到了冬天就盼夏天，夏天天亮得早，就会有虫子对着窗户嗡嗡叫。到了夏天就盼冬天，冬天就可以听暖气管道里的格格声。

如果完全寂静下来了，你便会痛苦不堪，你所做的工作，你所取得的成就，依恋你的女人们，全没了，只剩下一片印刷或手写文字的纸。人们曾拥有过如此美好的事儿。人们懊悔莫及，在拥有它们的时候，竟身在福中不知福。马丁·克吕格尔一旦重新获得自由，他就有机会去更好地享受它们。站在一幅画的前面，品味它的效果，要知道，人们可以把这种审美观传导给别人。在自己的漂亮的工作室里来回踱步，向一位俊俏可爱、通达明理的女秘书口授，她喜欢你遣造的每一句话。出门旅行，体味自己的名望带来的影响；因为你现在不单单是位大艺术史家，你还是个为你的艺术信仰受过苦难的殉道者。坐在一间漂亮的房间里，吃可口的饭菜，喝陈年的佳酿。和一个味儿可人、身段好看的女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睡觉。他沉浸在对这些事情的强烈欲望之中，想象着这些良辰美景。出大汗，咻咻地喘气。

在午夜以后的钟点里，万籁俱寂，性欲的冲动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这所房子里的所有的人都深受其苦。为了缓和肉欲，人们在食物中搀入苏打；这使饭菜味同嚼蜡，但是这无济于事。周围所有各囚室里情况都一样；马丁·克吕格尔每收到两个敲击暗号，其中就有一个谈及此事。为了发泄性欲，人们颇有些奇思妙想。用手帕、衣服碎片做成人体模型，权作女人。每一个装饰图案，甚至连字母也都变成性形态。在静静的夜晚，辗转反侧，人们想象出一个个女人的身形。从收到的信中，马丁·克吕格尔拼凑成写信女人的身体。一阵痉挛和情欲冲动下，种种性行为被扭歪了，被扩大成奇形怪状。在囚室的夜晚，昔日夜晚的种种乐趣在克吕格尔的眼前不断浮现。但是若干年前喝的水解不了今日的渴。

终于天亮了。现在还有四个，还有三个，还有两个小时，一天的监狱生活就要开始。啊，现在响起了尖利的钟声，现在一天开始了，现在好了。在一片轰隆哗啦声中，全部囚室的钢闩，一个接一个飞速拉开，回声震荡着空落落的石头过道，使隆隆声久久不绝于耳。以前，由死一般寂静的夜晚向哗啦啦的白天的这一突如其来、令人讨厌的过渡曾使他心烦意乱。现在他感到高兴，一天又开始了。是的，他几乎感到高兴，他还得继续苦苦思念他从前的欢乐。这样，当他获释时，他将会得到更大的快乐。

他觉得身体健壮，不认为监禁损害他的健康。起先，囚室里的污浊空气、便桶的臭气曾使他病倒。开始时有几次，当他从气味难闻的牢房里出来，走进空气新鲜的供放风用的院子时，他跌倒在内，昏迷了过去。现在，皮肤和肺都已经习惯了。他只是偶或觉得心脏不适。他向医生生动地描绘，他有一种怎样的

受巨大压迫的感觉，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却给人以一种灭顶之灾的感觉。费迪南德·格萨尔博士仔细倾听这番描述。他兼管这所监狱的医务，有自己的私人诊所，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监狱里的生活不怎么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一点他是知道的。高级参议弗尔奇的大多数"房客"先要抱怨一番身体不舒服，这一点他也并非不知道。人们习以为常了。他叩击、听诊克吕格尔，用亲切的、权威的专家口吻说，他没发现心脏有什么毛病。看看表，他还有急事。不过话说回来，他说，人已站在门口，万一心脏真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么，比起监外令人兴奋激动的生活来，奥德斯贝格对病人肯定更有好处。这句笑话令克吕格尔和医生都开怀大笑了起来。

如果说克吕格尔现在光彩熠熠的话，他给约翰娜的信却依旧苍白，没有热情。他非常渴望给她写信，写出他的本意来，情绪愉快，充满希望。可是没成功。他无法写好、监狱长也决不会放过的句子纷纷掺杂了进来。

现在，马丁·克吕格尔为一种激动不安的工作狂所攫住。《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已埋入他的心底，他也不再研究时髦画家阿朗索·卡诺。相反，现在他拿起在对西班牙人弗朗西斯柯·戈雅所作的一次重大研究时所做的笔记。他成功地搞到了有戈雅绘画和素描复制品的书籍。他汲取这个渴望生活、暴躁刚烈的人的故事，这个人熟谙教会的、战争的、司法的恐怖。他汲取这个西班牙人在老年耳聋但对生活的渴望不减当年时所梦想的、所构思的《梦幻和幻景》的精髓。他从画中看见戴上手铐和脚镣的囚犯，没头脑的"树懒①"，它们闭目塞耳，腰里却别

① 树懒：一种常栖于树上，性情迟钝懒散的动物。

着一把马刀，胸口带有盾形纹章。这位脾气古怪、态度狂暴的老人就用这些图画、素描、湿壁画画在他的寓所的墙上：从雾中升起、嚼食活人的巨人；已经在泥沼地里陷到齐膝深、还在用棍棒围着他们的界石互相厮打的农民；被激流冲走的狗。马德里街头革命党人被按军法枪毙，描写战场的画，描写监狱的画，描写疯人院的画。在马丁·克吕格尔之前，没有一个人象他这样，看到过这些画中这股巨大的叛逆精神。这些复制品帮助这个蹲监狱的人强烈十倍地重新唤起他的最初印象。他回忆起在他的记忆中已经熄灭多年的情感，回忆起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的展厅和小陈列室。回忆起他看那幅长着鬼魂般无表情大头针头眼睛的国王一家人的画时，小陈列室破损的地面板在他脚下发出嘎吱嘎吱声。他试图机械地照描这个西班牙人写在他的素描作品下面的题词。当他发觉，他日夜都这样干时，他吓了一跳。夜晚，他对空描绘这些题词，反复描摹这位西班牙人写在他的描写战争恐怖的铜版画下的那句题词"我看见了"。反复揣摩这个西班牙人的署名"虚无"，零乱的尸体画上的题词"你们天生就是这个命"。由于对叛逆产生了狂热的兴趣，性欲冲动消失了。就这样，他完全进入了戈雅字体的意境之中，以致它们渐渐挤走了他自己的字体，以致他竟然也用戈雅体写他的德语句子了。他的戈雅专著中的"还要多久？"这一章便是在那时写成的，这五个印张的散文迄今一直收在革命性的学校教科书里，用作标题的正是这位耳聋老人写在那幅密集着腐烂蚂蚁的巨大病痛脑袋画下面的那句话。

有一回高级参议弗尔奇请他念几段他写的文章给他听听。兔唇嘴听不大懂，但是他害怕了。他想禁止，他的嘴迅速上下运动，但是他怕丢自己的脸面，耸耸肩膀走了。

现在，约翰娜旅居国外，来看望马丁的人当中，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便是最亲近的人了。自从被解雇以来，这位年轻工程师变得更难相处了。克吕格尔最近的变化使他生气。克吕格尔此人一度已经扎下根基；现在他又飘浮到上面，在水面上劈劈啪啪踩水，轻松，自如，这个老艺术享受主义者，明摆着的才华却不去施展。命运把他抛进了监狱，明白无误地提醒他，命运最终将会把他推向深渊。可他松散，怠惰，他认命了。他蹲监狱竟还蹲胖了，蹲得容光焕发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紧逼他。对马丁·克吕格尔的所作所为横加挑剔，向他明确指出他称之为真正的问题的事，证明他懒惰。趾高气扬、神情傲慢的马丁·克吕格尔起先不愿意答理他；最后爱艺术的品性在他心中蠢蠢欲动。他为自己辩护、攻击普勒克尔。开始自己生气起来。"您之所以轻信共产主义，"有一次他对普勒克尔说，"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您天生就极少具有社会直觉。对别人是直觉，不言而喻，老生常谈，您却会感到意外，觉得它新鲜，是科学。您是一个可怜的人。您不会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您对别人没有同情心；所以您就企图用不自然的手法得到它。您坐在厚 10 倍于我的墙的后面，您是个病态的自我中心论者，您的孤独主义是一座比奥德斯贝格糟糕得多的监狱。况且您是个清教徒。您缺乏人体最重要的感觉器官：会享受的本能和一颗同情心。画家弗朗西斯"柯·戈雅，"他继续说，"因此此人最贴近他，当然是个革命者，然而这恰恰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富有同情心，更会享受。他身上没有一丁点儿今日共产党人的清教主义以及他们那种可怜的、虚假的伪科学的味道。"说罢，他把"还要多久"这一章念给他听。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气得脸煞白，因为他无法阻止这几页论戈雅的文章打动他的心坎。"您要干什么？"最后他说，带着浓厚的方

害腔，用他那深陷、火辣辣的眼睛充满憎恨地凝视着他。“对革命，对真正的戈雅，您屁也不懂。戈雅变成您的一碟美味可口的小菜，充其量可以供您品尝罢了。”

克吕格尔听罢哈哈大笑。他笑得那样爽朗和开心，看守惊异地抬起头来。这里很少有人这样笑的。“我的好小伙子，”灰褐色皮肤的那位说，“我的好小伙子。”说罢他又哈哈大笑，兴高采烈，拍拍他的肩膀。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则在探视时间还未结束便愤愤地离去了。

8．论 尊 严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压根儿就心气不顺。被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解雇后有劲没处使的懒散情绪对他的身心健康不利。作为生命的支柱，他必须有合适自己的工作，必须写写画画，搞他的设计工作。他怀念工厂里大量的辅助设施，没法适应他那张设备简陋的制图桌。他愤慨地投身于一场狂野的、多层裂变的活动之中，投身于党内讨论，与蒂弗林对其歌舞晚会的讥讽的辩论，对画家兰德霍尔策的新的、剧烈的调查。他还在创作一组叙事诗，用清晰、质朴的形象生动地描绘一个单个的人转变为一个群体的人的转变过程。所有这一切依然是真正意义的工作的补充而已。

他变得更容易激动，更容易发脾气。他不理解他的同时代人的观点和生活方式，和陌生人进行令人不愉快的讨论，在电车上，在咖啡馆里，与房东夫妇、与女佣闹纠纷。自己要求不高，对污浊的空气、蹩脚的饭菜很少介意，可是却不得不多次变换

住所，到哪儿也得不到安宁。他那种不近人情、独断专横的态度令许多人反感。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对这个奇特的人一见倾心，为他的一头长到额头下面的黑头发，为高弓的颧骨、为斜着向里凹陷的有激情的眼睛所吸引。譬如安妮·莱希纳尔现在就已经相随他两年了，虽然许多人看见这位干净利落的姑娘和这个邋遢、不修边幅的汉子在一起不免发笑。气色好、略显丰腴、衣着整洁的她，在加勃尔斯贝格街，在普勒克尔现在占用的工作室寓所，比在下卓场她自己以及她父亲的住所里更象个家庭主妇。调解他和房东、和别的房客、和供应商们的纠纷。尽量把他的几个房间布置得舒服一些，不顾他的反对将它们保持整洁。想方设法改变他那不修边幅的外表，尽管收效甚微。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性子急，索取很多，什么也不给予。安妮能理解他的好品德吗，能理解他着了魔似的自信和偏激的观点吗？能理解他的这种怨天尤人的情绪、鲁莽轻率的作风，他的这种搀和着粗俗和鲜明个性的特殊才干？反正她站在他一边。老莱希纳尔骂她，她的弟弟贝尼，虽然很喜欢普勒克尔，也显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她的女同事们揶揄他。她不离开她的令人不愉快的男友。她在一家大办事处当职员，她料理父亲的家务，她的日子填得满满的，尽管如此，她仍然挤得出时间去处理卡斯帕尔日常生活中繁琐讨嫌的事儿。

今天，七月里的这一天，温度计上升到33度，柏林的美元汇兑率升至527。傍晚时分，她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驱车到西姆湖去游泳。普勒克尔开着快车，好让一阵阵的强风吹掉暑气。他阴沉着脸，对他的女伴少言寡语。最近的政治事态开始严重败坏他在家乡逗留的兴致。帝国外交部长被民族主义分子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他的遭谋杀激起了各阶层民众的极大愤慨，致

使曾要求除掉这个可恨的人的各党派领袖们起初都低下了脑袋、闭上了嘴巴。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尤其在巴伐利亚，除掉这个犹太部长恰好正中下怀；他们毫不含糊地要求把其它不讨人喜欢的人也除掉。当帝国建议议会对现行国家形式和共和国的领导人采取保护措施时，巴伐利亚官方躲躲闪闪。后来的事态发展，抗议谋杀的民众集会遭到破坏，反抗议集会受到鼓励，外加颂扬谋杀者们的下流信件，凡此种种都令年轻工程师感到厌恶。他爱慕尼黑市，爱它的河，爱它的山，爱它的空气，爱它的技术博物馆，爱它的美术馆。但是他决定现在认真准备迁居俄国。

一辆大轿车向他这辆渐显破旧的小汽车迎面驶来；一看见是他，来者放慢了速度。安妮让他注意，车里的人显然有事找他。普勒克尔脸色更加阴沉，继续均匀快速前进，眼皮也没有抬一抬。不多几分钟后，那辆大轿车超过他，它显然马上就掉过头来了。横过来拦住他，使他不得不停车。从大轿车里出来一个穿白亚麻布风衣、身材魁梧、微胖、胖乎乎脸上长着乌黑小胡子的男人，迈着故作轻快的步伐朝普勒克尔走来。用响亮而浑厚的声音、带着甜甜的方言腔说，大家好久没见面，这回可真是逮住机会了，并请求介绍他，亲吻安妮的手。

沉默寡言的普勒克尔在脑海里转悠过的，冯·赖因德尔先生用清楚明白的语言说了个八九不离十。素来是个玩世不恭者，土生土长的上巴伐利亚通，尽管如此，他却对慕尼黑官方在对帝国外交部长遭谋杀及其影响作出反应时的那种顽固狭隘态度感到惊奇。他和蔼可亲地对他的前工程师说话，态度和蔼，还用胳臂搂着他的肩膀，安妮愉快地在一旁看着。

谈论政治。讨论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法国，它以没收生

产性典当物、夺取矿山、铁路、森林、土地相要挟，另一方面是与布尔什维克签订的拉巴洛条约。一个有一点责任感的工商界领导人心里没法轻松，虽然他个人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也干得不坏。最近他将不得不频频旅行，到纽约，到巴黎。下个礼拜肯定就要到莫斯科去。他问普勒克尔，他以为，拉巴洛条约的某些条款会有些什么影响。普勒克尔脸涨得通红。原来，他不了解这个俄罗斯条约的详细情况。赖因德尔生性随和，并不追究，问，普勒克尔先生愿不愿意一起去莫斯科。也许在那里他就可以开始搞他的普通型汽车。说是他考虑问题是认真的。没等答复，他便转身问安妮，她是否读过普勒克尔的叙事诗。很好的诗。说是普勒克尔曾朗诵这些诗给他听过。

普勒克尔，穿一件汗水沾湿的皮茄克，站在夕阳下灰蒙蒙的街上。赖因德尔建议带他去莫斯科，这使他的心怦然一动，这是一个大的诱惑。这位资本家偏爱他。他傻里傻气，竟没及早加以利用，而一般说来，他已经在自己身上把资产阶级的偏见，把诸如爱面子之类的庸俗习气彻底根除掉了呀，为什么他象个愚蠢、老朽的罗马人，偏偏向这个下流坯显示受伤害的尊严呢？如此不老练，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病态。接连好几个星期，他一直在胡乱琢磨，他怎样去莫斯科最方便。如果他现在不接受赖因德尔的这个建议，这简直就是犯罪。

这期间，赖因德尔已经摘下驾驶汽车时戴的大眼镜，他彬彬有礼冲着安妮微微一笑。真令人惊异，他长着一张又大、又白的脸盘。在报纸的照片上，这张脸显得自负，莫测，一副地道的大亨派头；但是近看，第五福音传教士却是个很随和的男士。他善于以温和谨慎的方式向人献殷勤，几乎不用言语。她知道，尽管穿一身便宜的夏装，她还是显得漂亮、优雅。他向她表示，

他喜欢她。她想，此人确实是无可争议的，一个无可非议的工商界领导人。她想，他必定很器重卡斯帕尔。她想，这个人身上有油水。她喜欢他，她为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感到骄傲。

又天南地北地聊了几句以后，第五福音传教士便问，普勒克尔先生意下如何，愿不愿意一起到俄国去。说是如果普勒克尔先生一起干，莫斯科之行就可以定下来了。他露出真诚中略带点讥刺的神色，望着普勒克尔的脸。普勒克尔心想：这只卑劣、蛊惑人心的狗，便生硬地说了声："不。"赖因德尔把他的胖脸转向他，和蔼可亲地说："恐怖的吸血鬼?"安妮急忙打圆场说，卡斯帕尔会认真考虑的。总不能在去克洛腾米尔的公路上要求一个人把车径直开到莫斯科去的嘛。她富有青春活力地笑了。在灼热的阳光下，白色便帽下她那张丰满的长着一双生气勃勃的眼睛的脸显得温暖而有力。赖因德尔说，好吧，好在还有几天时间；请普勒克尔先生星期六以前来电话。

第五福音传教士驱车离去后，安妮和声细语地责备普勒克尔，说他不该让这位大人物这样碰钉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普勒克尔心里感到温暖，赖因德尔当着安妮的面表示，他多么器重他。但是他作出阴郁、高傲的样子。说是只要他愿意，没有赖因德尔他也可以去莫斯科；这点能耐他还是有的。安妮聪明伶俐，没有纠缠不放。她知道，别看卡斯帕尔现在作出了不起的样子，她只需等待合适的时刻就行。况且，她还巴不得他不去莫斯科呢；可是他不该去当这样的大蠢蛋，去得罪赖因德尔。在这艰难时世里搞吃的搞穿的，这谈何容易。光是阶级觉悟和这辆破旧汽车也解决不了吃饭穿衣问题。有这么一个大亨做靠山，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在紧挨着山脚下的宁静、树林环绕的湖里游泳。普勒

克尔快活得象个孩子，他兴高采烈，高声贼叫，他们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在回家的路上，她小心翼翼又开始问他，他对莫斯科之行有什么打算。他没好气地回答说，这个问题他已经表态过了。她说，她实在不明白，他们都和赖因德尔有什么过不去的。只要贝尼自己愿意，他肯定不会丢掉在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的职务的。一定是他自找的。

普勒克尔抿紧又长又薄的嘴唇。他不知道本尼已经离开赖因德尔。怪哉，他只字未曾向他提及过。他感到恼火。这么不声不响的，这个贝尼。安妮继续说，贝尼已经这样了，卡斯帕尔总还是可以和赖因德尔谈谈的吧。普勒克尔蛮横地回答说，贝诺做的事，他自己明白。这一点她不懂。

当他们到达加勃尔斯贝格街时，没想到本尼·莱希纳尔竟等候在屋前。这位年轻的电器装配工虽然十分佩服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却不常来找他，估计到会在他这里遇见安妮，就更不会来了。不然，这两个人都会有一种奇特的拘束感。不过今天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谈。他接受安妮犹豫不定的邀请，一起上楼走进充当工作室的寓所。

她为见到兄弟感到高兴，问他，喝茶还是喝啤酒，和他愉快地交谈。普勒克尔沉默寡言。他感到刺痛，贝诺竟这样自信，对他只字未提被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解雇的事。主要是安妮在说话。她问，这新灯罩他喜欢不喜欢。咒骂这世道。又一次讲述父亲的境况。现在很难和他相处。自从卖掉那只闻名的圣人遗骨匣以来，他便整天和可疑的银行界人士、房地产经纪人、流氓无赖之类在一起鬼混，苦心经营那幢黄屋。但是这件事儿似乎搁浅了，那幢黄屋眼看要成泡影。他就只好守着他那一大堆纸币。

本尼感到苦恼，普勒克尔可能会以为他纠缠不休；但是他不愿意当着安妮的面谈。而安妮则还在继续说话，她不闭上嘴巴。时间一长，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便烦了。她总是老叨叨这几句话，他没好气儿地说。贝诺做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手势，说道，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普勒克尔同志谈。他是为这件事而来的。他沉默不语，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也不吭气。安妮见状便略感委屈地说，她可以到隔壁房间里去。两个人都没有阻拦她。

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单独在一起，本尼·莱希纳尔便告诉他，克伦克已经任命邦法院院长哈特博士为处理赦免事务的全权负责人，显然是作为对帝国保护法的答复。

他对通报的这个情况未加任何评论，耐心等待着，普勒克尔将说些什么。普勒克尔搅了搅茶；方才安妮在贝诺面前放了一杯啤酒，他一口还没喝，泡沫却已经全没了。克伦克任命了一个哈特这样保守的人物主管主要是赦免政治犯的部门，这是一种挑衅。这一任命对克吕格尔案件的进展将意味着什么，这一时还难以说清楚。奇怪的是，刑事诉讼法竟规定，一个案子是否重新审理，这要由宣布判决的那个法院来决定。现在哈特卸任了，这无论如何直接涉及到普勒克尔的朋友，这是明摆着的；所以贝诺才这样急着要通报这一情况。

然而普勒克尔却沉默不语，连道一声谢也没有。这条消息搅得他心里乱糟糟的。他由衷地希望，克吕格尔最终能被释放出狱。可是另一方面，虽然此人现在的处境促使他提高了一些认识，可是他苦头还没吃够。现在哈特给他制造点麻烦，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件好事。

电器装配工本尼·莱希纳尔很喜欢普勒克尔同志，所以对

他沉默不语并不见怪，也没去打扰他。但是当普勒克尔足有十分钟一声不吭，却站起来，来回踱步并且最后竟坐下画起图来的时候，本尼·莱希纳尔说道，据他所知，哈特是绅士俱乐部的成员，是赖因德尔的知交。也许普勒克尔同志能设法促使他和哈特谈一谈。可是普勒克尔却对这个建议表示不快。难道他就得老去碰这个该死的第五福音传教士吗？他恼怒地说：不，再一次去和他谈话我可不愿意了。这没有用处。

本尼·莱希纳尔走后，普勒克尔便坐在制图桌前绘制一张设计图。安妮又走进房间里来，沏茶。过了一会儿，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突然口气生硬地说，贝诺没有工作，这么下去可不行。他要和蒂弗林谈谈。贝诺可以去干剧场灯光照明；蒂弗林一定可以安排他去干普福恩德勒的歌舞晚会。安妮说，这敢情好啊。此外，她明智地克制住自己，没表露出想知道贝尼对他说了些什么的好奇心来。后来在晚上她问，赖因德尔究竟为什么被人叫作第五福音传教士。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不无苦涩地说：四部福音书都隐晦难懂，之所以会产生强烈的效果，恰好是因为缺少一部可以把一切解释清楚的第五福音书。所以说，四部福音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缺第五部。就这样，巴伐利亚政治中的一切奥秘也就昭然若揭了，假如人们不用推行这一政治的那些人的立场观点去解释它们的话。估计是由于这个原因，最后他充满憎恨地说，赖因德尔被人叫作第五福音传教士。安妮仔细倾听；她是否听明白了，这就不太清楚啦。

晚上晚些时候她还问，莫斯科的事不知卡斯帕尔是否考虑过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正言厉色说，现在他可是够了，他自己知道，他该干什么事。安妮发现，这正是她要他留下不走的最好的办法。她不争辩，打个呵欠，决定第二天再谈这件事。

9. 150个人肉娃娃和1个人

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挟着一只公文包来找雅克韦斯·蒂弗林，径直闯进他的房间，小声问："您是雅克韦斯·蒂弗林先生吗?"，这个难读的名字的音发得既吃力还带错。在桌子旁边坐下，从上衣胸前的里袋里掏出一枝自来水笔，开始默默地、拖沓地写了起来。蒂弗林先生在一旁看着他。接着，苍白脸的家伙说："我是法警，"边说边出示一份证件。蒂弗林先生点点头。苍白脸色家伙说："这是一张要您付款 24312 马克的单据。您愿意付吗?"——"为什么不呢?"蒂弗林说。"那就请吧，"苍白脸神情严肃地说。蒂弗林先生在各抽屉里翻寻，此时正是清晨时分，他穿一身宽松睡衣，他的女秘书还没来。他找到三张墨绿色美钞。"我怕这不够吧，"他说。不，这不够。今天美元的汇率是1美元兑 823 马克。"我看，我拿不出这笔钱来，"蒂弗林抱歉地说。"那我就只好扣押实物了，"来人说，笔录下几句话，用审视的目光环顾房间，问蒂弗林，这件或那件是否属于他所有，在好几件家具上贴上小标签。蒂弗林先生在一旁看着他，他那张无胡须、折皱的脸激烈颤动着，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请您放尊重些，"苍白脸边离去边厉声说。

蒂弗林先生把这次来访情况告诉他的女秘书，与她商谈他的财政状况。由于他和兄弟打官司输了，所以情况不妙。他并不感到害怕；他并不很在乎这些抵押品。他还拥有几样值钱的东西，还有他那辆小汽车呢。眼下，普福恩德勒支付的钱够他开销的。

普福恩德勒先生对蒂弗林的处境有所风闻，便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他用粗手指头在晚会脚本手稿上删来改去，阿里斯托芬悄然消失。卡斯佩尔，一个心地善良的丑角，必须只作愉快的戏谑不搞阶级斗争。

蒂弗林巴不得把这差使扔给普福恩德勒，专心致志地写广播剧《世界法庭》。可是他不是把歌舞晚会的形式称作当代最严肃的艺术样式了吗？现在人们给他提供实践他的这一观点的机会，他可以怯懦地临阵脱逃吗？仅仅完成脚本写作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将言语变成形象，搬上舞台，变成效果。他内心深处并不在乎成功还是不成功。可是在战争、政治、经济、戏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外是效果，不外是成功。涉足这一王国，就意味着承认这些比赛规则，就意味着承认成功这一价值标准。一场没有效果的舞台演出是一辆开动不起来的小汽车。将这么许多个月的大好时光耗费在一件不起作用的事情上，这是令人不愉快的。工程师普勒克尔着重强调这一立场，冷眼旁观。"我很想知道，"他一本正经、怀有恶意地说，"是普福恩德勒先生还是阿里斯托芬取得胜利。"蒂弗林自己已经不再对此感兴趣。

和普福恩德勒辩论时，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经常在场。他站立在一边，低垂着梨形大脑袋，哼儿哈儿的，阴郁，忧伤。他话不多，不着边际，不时叹气。问及到他的意见时，他总是："唔。嗯。我以为，我的朋友，事情难啊"如此等等。在他老妻面前，他大骂这帮蠢货对真正喜剧一窍不通；整个这件事就令人扫兴。当她问他，他为什么不甩掉这个包袱时，他咕哝几句令人不解的话。原来，他对蒂弗林所做的一切都十分注意；他已经看出，蒂弗林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艺术水准在那一整帮人之上。蒂弗林的许多评语、主意继续在他心头萦绕，启迪他的思想。他盘

算着，某些他现在断然摈弃的东西，将来在弥涅耳瓦厅里加以利用。另一方面他担心，晚会这件附属品将会耗去他的全部心智。他觉得蒂弗林太自信。他，希尔，对自己的故乡慕尼黑市也有许多不满之处，他对它横加挑剔，他的演出节目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批评。他这样做是可以的，他可以说自己的母亲是一头老母猪；别人说这话，他就会刮他一记耳光。蒂弗林明确、清楚地说了这话，他却没刮他耳光。这使他恼火。

当人们着手排演蒂弗林的脚本时，阻力增大，荒诞不经之事愈来愈多。普福恩德勒的同行们的女友纷纷受聘用，索要台词。冯·拉多尔尼夫人隐隐暗示，说是她本来就打算要参加演出，以支持蒂弗林，并请求得到台词。普福恩德勒想巴结对俄罗斯女人的兴趣有增无减的克伦克，便替英萨洛娃索取台词。不同的台词，新的台词，台词，台词，台词，画家、音乐家、裁缝、舞台设计，统统都索要台词。请求、恳求、威胁象潮水般涌来。蒂弗林先生将它们概括成一句话：非份要求。他用挑衅的口吻问每一个他与之打交道的人："您有什么非份要求？"和普福恩德勒的辩论越来越激烈，普福恩德勒通常总是得意洋洋地用一句话结束这种辩论："谁付钱？"

为了演出"到此为止"，普福恩德勒需要一百五十个裸体姑娘。整整一个星期，天天都有成批成批的姑娘被召到剧院里来，列队接受助理导演、助理舞美顾问、主管服装的女工艺美术师的检阅。一张张木偶似的脸上毫无表情，四肢呆板，一副拘谨刻板的神态，汗津津的，百无聊赖，女孩子们闲散等待着，吃吃地傻笑，讲着粗俗、猥亵的话，从一旁走过的男人都厚颜无耻地捏她们一把。其中有很年轻的女孩子。倘若她们在这儿受雇用，她们就跳出了自己的家，跳出了一间简陋的房间，这间房间

里塞满了人，充斥着难闻的气味，粗声骂语不绝于耳。成为晚会的年青女演员，就意味着自由，意味着天赐良机，得到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的入场券。有几个女孩子是和她们的母亲一起来的。她们不应该象她们的母亲那样，她们应该过上好日子，当上青年女演员。

但是这些年青的、充满希望的女孩子们也没有魅力。蒂弗林从来也不曾想到，女人的肌肤会显得如此卑贱，年青的肢体会显得如此乏味和吸墨水纸似地苍白。房间里弥漫着脂粉、汗水、肉体的气味。蒂弗林不禁回忆起他在战争期间经历过的新兵体格检查的情景。

平时，排练场上也密集着与蒂弗林以及他的作品略沾一点边的人：马戏演员，一群侏儒，一个带着一只弹钢琴狒狒的人。喜剧演员希尔露出不快、怀疑、批评的目光闲立在所有这些人的中间。他打量裸体姑娘们，对她们说："宝贝，您事成之后得多少报酬？"这正是喜剧演员希尔遵照蒂弗林的建议想让卡斯佩尔这个角色讲话时采用的那种口吻。卡斯佩尔对他周围人的经济状况感兴趣。他问每一个人："伙计，您事成之后拿多少钱？"有一回，他让人给他解释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点。那个人不厌其烦地解释，卡斯佩尔道了声："啊哈！"问："您事成之后拿多少钱？"末了说道，他要加入共产党。但是当他拿到钱以后，他用尖酸刻薄的口吻说道，钱到手后，那就让别人去当共产党吧。还有一回，他和另一个人一道扮演一头公牛和斗牛士角斗。在角斗中，公牛装出一副冷漠、固执的态度，卡斯佩尔和希尔整个晚上都乐意采取这一态度。斗牛士要杀死公牛，公牛问他："伙计，您事成之后拿多少钱？"排练这几场戏时，巴尔塔萨·希尔便精神抖擞起来。排练其它几场戏时，他通常都闷闷不乐、冥

颓不灵地闲立着，有气无力，顽固执拗，用自己的消极态度使他的搭档们的意志消沉。

排练愈向前进展，便愈清楚地显示出，普福恩德勒只让蒂弗林将他所针砭的内容中的一丁点儿揭示出来。其实，普福恩德勒的四十二场戏中，只有唯一的一场戏提供了蒂弗林想要的东西：那场卡斯佩尔——希尔扮演公牛的戏。手稿中和舞台上的这场戏，蒂弗林都喜欢。

此外，这一套配合混成的节目一天比一天更象当时流行的歌舞晚会，更象展示浮华虚饰、闪光织物、裸露肉体的无意义的陈列馆。蒂弗林度过了几个月美好、丰富多彩的时光。将自己的充沛精力倾注于这台晚会，他这样做不非常愚蠢吗？他想到了约翰娜。倘若他将这件事告诉她，她一定会在额头上蹙起她那三条皱纹来的。他真巴不得对她讲讲这件事。真荒唐，他们当初竟没碰到一起。他今天看见的是一百五十个人肉娃娃，只有她才是个人。最明智的做法是，他将这儿这件被搞糟了的事撂下。他应该给她写信？

但是他没写信。他却坐下来，润色斗牛这一场戏。

10. 巴伐利亚人简历

a）伊格纳茨·莫斯胡贝尔

伊格纳茨·莫斯胡贝尔，赖因莫欣根的农学家，出生于当地一对农学家夫妇家中，父亲叫米夏埃尔，母亲叫玛丽亚。他在赖因莫欣根上了七年学，学习阅读，也学了点书写。他服兵役，

然后就接管父亲的小田庄。在鼎盛时期，他拥有4匹马，开2张犁，1个妻子，4个婚生、3个非婚生孩子，一部圣经，1本教义问答手册，1本基督教农民历书，3幅圣徒画像，1幅印刷复制的油画，画的是国王路德维希二世，1张他自己服兵役时的照片，1台黄油离心分离器，7头猪，几件捕捉动物用的圈套和绳索，1本银行存折，3满箱通货膨胀时期钞票，为了保存一些这种通货膨胀期钱的实际价值而购置的24台缝纫机，2辆自行车，1台留声机。他掌握612个单词的词汇。他每年平均参加二十三次打架殴斗。他总计204次爬窗进入姑娘的闺房，14个姑娘或者妇人因他而堕胎。他受过9次伤，其中3次在私人住宅里被人用刀捅伤，2次在战争中被子弹打伤，4次在酒店里被大啤酒杯碎片砸伤。他每年脚浴9次，二次全身浴。他每年喝2137公升水、47812公升啤酒。他发了17次誓，其中9次故意发伪誓，他在发伪誓时弯曲左手的3个指头，按众所周知的意见，这解除了他对上帝和人类的责任。他有3个阴暗的时刻。第一个，他在战争期间得知，由于缺乏原料啤酒要冲淡，第二个，他被判处负担非婚生孩子巴尔塔萨·安岑厄尔的生活费，第三个，他感觉到死神的来临。他最喜欢的歌的头两句是："那儿山顶上/有巴伐利亚的军队。"192个人参加他的葬礼，因为他颇有声望，是乡管理处的委员。人们在他的墓旁演奏这首乐曲："我有一位伙伴。"也鸣了好几炮表示哀悼。由于一发小臼炮弹没打响，在吃丧葬宴时大家产生意见分歧，结果是一位送葬的宾客被截去了一只手臂，摘除了一根肋骨。

b）安东·冯·卡塞拉

安东·冯·卡塞拉，慕尼黑的一名少将，在王家宫廷侍童

学校接受教育。在一桩也有一位王室成员卷入、很快便停止调查的桃色丑闻中当了辩护证人，于是他便平步青云。他的语汇由412句话组成，他最喜欢的歌以这两行诗开头："冯·卢森堡伯爵／已把家当挥霍光。"他拥有1幅油画，画的是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斯·埃马努埃尔和土耳其人开战，还有1件复制品《奥瑟罗恳求苔丝狄蒙娜》，此外还有1幅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油画。他自诩自离开学校后从未读过一本书，喜欢引用两句名言："普鲁士人才不这么快就开枪呢"、"不是每一个姑娘都如此清白"。他读《慕尼黑报》、《军事周刊》和《米斯巴赫汇报》。他发过9次誓，其中9次是伪誓。他和一个维也纳轻歌剧女高音歌手私通。他用同样的话给他的妻子讲了2312遍，给他的女友讲了3114遍，总共12个关于慕尼黑王室一位亲王的趣闻轶事。当他的女友52岁去世时，他发觉，她满嘴都是假牙。这一发现使他失去心理平衡，他便很少遵守因肾脏有病而给他规定的特种饮食习惯，于是乎，因为是在战争期间嘛，便英勇战死了。706个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演奏的乐曲是："我有一个伙伴。"

c）约瑟夫·库夫米勒

约瑟夫·库夫米勒，英戈尔施塔特的啤酒运输马车夫，在家乡的一所国民小学上学，学习阅读，简单的书写知识，巴伐利亚国王们的排列顺序，1870—1871年德法战争各战役的精确日期。在他的寓所里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教皇皮乌斯给拿破仑加冕，另外还有一幅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画以及一张英戈尔施塔特啤酒厂的广告招贴画。他的词汇由724个单词组成。他最喜欢的歌开头一句歌词是："到班登去，找曼托阿去"，这首歌

曲唱的是蒂罗尔人民英雄安德烈亚斯·霍费尔，他被巴伐利亚人开枪打死了。他头戴一顶绿帽，身穿一件多纽扣的丝绒背心，平均每年运输6012000公升啤酒。战争期间他成功地卖掉了好几车皮属陆军行政部所有、规定供应给野战医院的烈性黑啤酒，款子进了他自已的腰包。于是，他便能够使他的女儿卡蒂和一个推销橡胶及石棉制品的皮包商结婚，让他的儿子学拉丁文，给儿子敞开了高级公务员生涯的大门。他喜欢玩纸牌，尤其爱玩一种叫杜洛克的纸牌游戏。玩的时候，他惯会一边出牌一边说些通俗、诙谐的习语，还常常压韵，诸如："有些人很想知道/卡拉勃利的母鸡怎样撒尿"，或者来几句普通的警句，凝结着民间智慧的格言，诸如："谁有，就有。"他发过9次誓，其中2次故意发伪誓，还弯曲了左手的3个指头。84个人参加他的葬礼。安葬时奏的乐曲是："我有一个伙伴。"他的女婿在葬礼上得了严重感冒，以致一大批橡胶和石棉制品他无法销售，这就使得他的为家庭添置一架钢琴的计划不得不推迟了将近3年。

d）约翰·玛丽亚·胡贝尔

约翰·玛丽亚·胡贝尔，慕尼黑的一名局长，读过4年小学和10年完全中学。他重读过一年。他的词汇量由1453个德语单词、103个拉丁语单词、22个法语单词、12个英语单词、1个俄语单词组成。他听过221场音乐会，看过17场戏，去过4118次教堂。他拥有1幅古老的版画，题材是蒂利进入燃烧的马格德堡，一幅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画，一具绿色的贝多芬死时的面型，一件复制品，佩斯通的一座寺庙。他爱吃的食品是一道用鸡蛋、黄油、面粉做的甜食，名叫萨尔茨堡面疙瘩。他喜欢的歌当中，有一首声称，生活无比美好，另一首，一首俄

罗斯民歌，歌唱一位老妈妈和她的红裙。他习惯在文化教育部里办公时哼唱这几首歌。他喜欢摘鼓收音机，喜欢巴伐利亚陶瓷工厂的产品，是巴伐利亚养兔协会的，也是巴伐利亚人民党的主席团成员。他喜欢用Schlapperdibix这个从一出古老的滑稽戏里摘引出来的词来表示惊讶。当他在通货膨胀期间从他父亲的尸体旁边醒来时，他经历了生平最艰难的内心冲突。当时出现的问题是，为了能让女儿结婚，他是否应该从他死去的父亲的嘴里将那几颗在货币贬值期间特别值钱的金牙拔出来。他发了7次誓，其中3次实质性伪誓。但是由于它们表面上无懈可击，他认为没有必要弯曲左手的指头。514人参加他的葬礼，演奏的乐曲是："我有一个伙伴。"

11. 杀人犯是这副模样吗？

盖尔博士给巴黎的约翰娜写信，准确地说明在克吕格尔案件上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也没发生。重新审理没有进展。盖尔博士认为，约翰娜从巴黎煽风点火，煽动报刊，刺激文明世界的公众舆论，比她在慕尼黑去疏通暗中使坏的处长们和邦法院院长们更有意义。

约翰娜生活在黑斯赖特尔身边，心情相当郁闷。五天以后，他们将搬进他租的小寓所去住。住寓所还是住饭店，阿梅庚里德姨妈来还是不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尽管如此，自从那次争吵以后，她与黑斯赖特尔先生之间最后的联系断了。

黑斯赖特尔先生心想：她如此不动声色，这有点不对头。再也不会发生让她生气的事儿，她也不再躁急不安。只不过是在

打网球的时候她的情绪还会高涨起来。她对她的球感兴趣，不对我感兴趣。

在这段时间里，黑斯赖特尔先生有许多项目要洽谈。他和法国企业家、和美国投资者谈判。他想到了赖因德尔，他想向他显示一下自己。可是他总是在最后一刻缩了回去。路德维希·黑斯赖特尔父子南德陶瓷工厂有坚实的根基，在它上面牢牢屹立着商务顾问保尔·黑斯赖特尔以及他那幢湖滨大道上的房子。适当地做几笔外国生意便足以使一个人不冒多大风险就发起来。倘若他参与这些新的大型活动，那么他就是一起在一条汹涌奔腾的江河里游泳。这很有吸引力，很想纵身跳进去，人们就可以不单在巴伐利亚，而且在广阔的天地里游泳了。但是安稳舒适的睡眠从此就没了。黑斯赖特尔先生煞有介事，认真考虑，临到作决断时又缩了回去，重新斟酌。眼下，唯一的结果依然还是，他的鬓角胡越来越短了。

有一回，黑斯赖特尔先生的一个高贵的慕尼黑绅士俱乐部的知交，卡普栖教团酿酒厂的枢密顾问来到巴黎。他谈起在慕尼黑发生的事情。邦法院院长哈特因他岳母的死而继承了许多外国货币，如今正春风得意，既在绅士俱乐部里，也在法庭上。韦泽曼将军在慕尼黑买了一幢房子，终于在那儿定居了下来，这就使这座城市变成了爱国运动的中心。第五福音传教士正在扩展业务；人们已经几乎感到害怕了，可见他名气有多大。市政府已经批准增拨一笔款项以装饰统帅纪念堂。普福恩德勒先生已经开始排练他那台大型歌舞晚会。

一股乡愁涌上黑斯赖特尔先生的心头。他思念他的宅舍，思念英国公园，蒂罗尔酒店，群山，普福恩德勒晚会排练。在他内心深处他主意已定，他决不拿他那有保障的慕尼黑生活去换

取一个这个广阔世界所提供的诱人而带风险的希望，这一点他自己当然是不承认的。如果说他仍还在远方坚持下去的话，那也是因为他认为，不忽视这个疯狂的通货膨胀时代的众多机遇，这是他的职责。他酝酿计划，召开会议，煞有介事，充满神秘地谈到即将来临的、影响深远的变化。如果人们已经不在大江河一起游泳了，那么，至少在岸边一起做做游泳动作，这也是令人兴奋的。

阿梅茨里德姨妈抵达前的两天，约翰娜和埃利希·博尔恩哈克如约到海边去玩了一次。这一天风和日丽，天气晴朗。这位轻浮少年，坐在他那辆小汽车的驾驶座上，神色男孩般地快乐开朗。她若有所思、心情愉快地坐在他旁边。他根本就不象表面上看去那样轻浮。驾驶汽车时他多么全神贯注，他多么不加矫饰、孩子般地追踪搜索一只松鼠。非常清楚：在加米施以及在巴黎他们最初几次见面时他向她显示出来的空虚和颓败，不过是故意而为罢了。在这方面进行干预，在这方面出点力，这有意义吗？存在为他创造一个新的、好的开端的可能性吗？

在他们行车期间，他只字不提他纷乱的过去，而在从前他是很喜欢拿它吹嘘一番的。但是当他们在海水清澈、旅游旺季前现在显得冷清的浴场那美丽海滩人行道上散步时，他突然用一种伪装的介于调皮、玩世不恭和忧郁之间的口吻说："我本来打算在巴黎再待两个礼拜，可惜现在没法再待下去了。"她感到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过一会儿她问。"我总不能把人家撇下不管嘛，"他显得明智而成熟地说。他讲述了一件错综复杂、令人讨厌的事情。说是如她所知，他和冯·德尔迈尔先生一起经营一家养狗场。主要业务是向美国出口。可是狗是敏感的动物，比许多人还敏感，他的这些娇贵的动物已有多次在横渡大

洋时中途死亡。所以他们是先给那些狗保了险的。这可以想见，冯·德尔迈尔先生是保险公司代理人。但是竞争对手却因他们的养狗场兴旺发达而恼火了，于是就不择手段。现在他们竟把冯·德尔迈尔先生告了，说他给狗超额保险，并且为了捞取高额赔偿金在装船前给狗吃了一种慢性毒药。

他侃侃而谈，讥讽，调皮，满不在乎，一如他的本性。约翰娜站住脚，注意倾听；他也站住脚，他们往外看着大海。清风徐徐吹拂，白色、可爱的波浪从浓绿色的水面上向他们跳跃过来。他们并不互相对视。约翰娜受到惊扰，情绪激动，抿紧上嘴唇。他继续往下讲。说是年轻人感到需要晚上有时到穿着时髦的人中间去走动走动，于是就被迫职业性地把狗毒死，这是令人感到尴尬的。说是他暂不讨论，这是时代还是个人品性的问题。

约翰娜站着，扁平、生动的鼻子上方蹙起三条清晰、垂直的皱纹。小伙子的这种愤慨中带着轻蔑、讥讽中带着感伤的语气。这股幽微的皮革和干草的气味。他忏悔时的这种病态的欢乐。离开这个流氓。把他撂下。

但是她没有离去。她反倒转眼向他望去，同时也将整个脑袋扭转过去，张开嘴巴，紧张、有点沙哑地问："谋杀议员G是怎么回事？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议员G？"埃利希·博尔恩哈克反问道。"坦白地说，我没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是养狗。这样的一位议员有看法，会讲话。他说：公正，人道，文明，和平主义。也许他甚至是在考虑一些问题。为什么他就不该讲话呢？可是如果他叫喊得太响，他就会妨碍别人，他就会叫人讨厌。如果您正在紧张工作，隔壁却有人在弹钢琴，也许您也会想叫弹钢琴的人安静的。"

"但是那些干这种勾当的人呢？"约翰娜说，始终是同样那

种干巴、平板的声音。

埃利希·博尔恩哈克露出会意的微笑，令人厌恶："这些所谓惨无人道的小伙子有时是很可爱的，真的。比起除掉一个肥胖、妄自尊大唠唠叨叨的人来，除掉一只良种狗，肯定需要有更大的决心。假定冯·德尔迈尔先生干掉了议员G和哈叭狗图斯内尔达，那么，我以为，与其说是议员，还不如说是哈叭狗图斯内尔达将会使他失去一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在恒河流域，"见约翰娜沉默不语，他便补充说，"有着比伊萨尔河畔更古老的文化。我以为，在恒河流域，有些人杀害某些动物，比杀害某些人的顾

约翰娜行走在这位步履轻松的人身旁，晕眩，几乎有要瘫痪的感觉。他那阵阵轻快话语涌进她的耳朵，起着一种感觉麻醉剂般的作用。徐徐清风吹拂，海面上微波荡漾。埃利希·波尔恩哈克侃侃而谈。说是这些政治谋杀案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一回，他应邀到基姆高的一座庄园去。在这之前不久，又有一位左翼党派的领袖被除掉了，所谓的凶手却没查出来。在那座庄园上，鬼知道是怎么回事，人们把他当作凶手了。这在那儿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年轻的女士都纷纷向他卖俏。他清楚地记得一次游湖时的情景。他和他的女伴一起驶进男人岛的芦苇丛里。倘若他不是一个坚决反对任何约束的人的话，他也就搞上一个好对象了；因为人家很有钱。况且还年轻、很可爱。

他们开车回去，约翰娜一路上沉默不语。一到巴黎，她便匆匆告辞而去。

第二天早晨她打网球时，对狗和那位已故男人的思念便渐渐淡忘。她觉得神清气爽，心情愉快。可是不多一会儿以后，小伙子的形象便由不得她的意志又闯入她的脑海。他那漫不经心

的姿态，他说话时那副故作满不在乎的模样。她觉得，仿佛四周的空气充满了那股淡淡的干草和皮革的气味。这小伙子想干什么？听了他的自白她该怎么办？他想向她推卸一部分责任？这天晚上她心不在焉，对黑斯赖特尔态度不好。

翌日，阿梅茨里德姨妈在多次通知了要来又没来之后，终于毅然决然地到了。她挺着颗男人般的大脑袋，拖着个肥胖的身躯，迈着坚定的步子巡视这窄小、安静的寓所，感到十分满意，他们到底把她接来了。约翰娜当初那样镇定自若地离她而去，这刺伤了她的心。现在清楚了，他们没有她还就是不行。可是人家没有这样表示。约翰娜并没有悔过之意，承认姨妈的存在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事，甚至是某种有时令人讨厌的事。和在慕尼黑一样，约翰娜不和她说知心话，而姨妈却是很乐意也在她的内心生活方面以忠告、行动、经验助她一臂之力的。阿梅茨里德太太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满足于安排安排约翰娜的伙食、挪动挪动家具之类的具体琐碎事务。

黑斯赖特尔熟谙世情，知道没有哪一种人际关系会热度始终如一的。然而约翰娜的这种不冷不热、客客气气的态度却刺伤了他的心。他在一家游艺俱乐部里结识了一个来自印度支那法属区来的、有异国风味的年青女子，一个可爱的、并不过分苛求的女孩子，他喜欢她的温柔和灵活可心的礼貌。他每两天看望她一次。他大概不是造访她的唯一的男人，不过他并不在乎这个。

不可避免地，人们在他的寓所里也风闻他有艳遇，约翰娜无动于衷。然而因约翰娜的沉默和冷漠而闷得发慌的阿梅茨里德姨妈却找到了一个大显神通的机会。她决定去质问这个异国女人。这可是件大事。她把黑斯赖特尔看作女婿一类的人。她

将结束和支那人搞的这场胡闹。

于是，有一天早晨，她出现在米楚丝女士的明亮的小寓所里。她在法语百科词典里查阅了所有用得着的词语，以便明白无误、坚定有力地把话对那个支那女人说清楚。一个彬彬有礼的女佣人请她稍等片刻，说是夫人正在洗澡，夫人将在五分钟后接待她。弗兰齐丝卡·阿梅茨里德太太身躯肥壮、神情坚毅，坐在这间雅致的小房间里，伸出她那短发男人般大脑袋，小心翼翼察看着各个角落，想窥测到什么可令她对这黄皮肤坏女人大光其火的东西。但是她什么也没发现，房间里的摆设规矩正经、干净利落。米楚丝夫人来了，温柔，端庄，有些惊讶。她乐意为这位情绪激动的女士效劳；可是她听不太懂她的话。终于她明白了。是关于那位可爱的胖先生的事。他出什么事了吗？他希望她去找他？事实证明，阿梅茨里德姨妈在百科词典里查阅到的全部词语在文静、轻松愉快的米楚丝夫人面前全都派不上用途。末了，阿梅茨里德太太便谈论食品和其它日常用品的价格，米楚丝夫人显得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为了不致两手空空地回去，姨妈要了女裁缝的地址，这位女裁缝给米楚丝夫人做的和服确实妩媚已极。她想劝约翰娜也做一件同样式样的和服。怀里揣着一张纸条，上面是米楚丝夫人用硕大、笨拙的儿童字体写的这个地址，阿梅茨里德太太在中午时分返回黑斯赖特尔的寓所。

12. 一位活在百姓心中的国王

教堂大门旁紫色大广告牌上用金色粗体字写着：只须一样，

拯救灵魂。许多人，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衣着讲究和衣衫褴褛的人，都响应这个号召。因为苦难是深重的。人们以提高了的价格把面包出售给破口大骂的顾客，这面包几乎还热着呢，价格却已经又涨上去了。一个小面包3马克，一公斤人造黄油440马克，理一次发80马克。教会利用这个匮乏和饥饿的时世，向广大教友的心灵发起一场总攻击，完成一项使命。整整一个月里，它投入了所有的布道牧师，展开了攻心战。

最受居民爱戴的是一位耶稣会神甫，一个年轻、漂亮的男子。从那张高贵而具有性格特征的脸上，发出训练有素的声音，这声音亲切、洪亮、娓娓动听、震撼人心。这种流畅的布道德语带有些许当地方言的腔调，使人听起来倍感亲切。许多人不得不到了教堂门前又回去，警察安抚了这群骂骂咧咧的人。现在，布道者的句句箴言传入忧虑满怀的家庭主妇的耳中，她们不知道，第二天的日子她们该怎么过，还传入普通领养老金者、普通的百姓们的耳中，他们凭借与农民的联系、靠着小镇做点小黑市交易而艰难度日。还传入苦不堪言的有固定工资收入者的耳中，他们盼望上帝在交易所行情方面给他们指点迷津，在今后十四天里帮他们度过难关。传入胖乎乎的中间商人的耳中，他们很乐意从他们那今天冲积起来、明天就会流散的利润中拿出一大部分来捐给教会，如果他们的利润得到巩固的话。传入年老、忠诚、忍饥挨饿的公务员们的耳中，增强着他们反抗这个新时代的斗志。这一大群拥挤、冒着夏天热汗的人专心致志、凝神肃穆地望着神甫的那张鼻子微微弯曲、褐色眼睛隆起的高贵、罗马式的脸。在炎热、汗气、香烟缭绕中，他们坐着，他们站着，他们充满着这座明亮、亲切的教堂。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简朴的白色布道坛和那位耶稣会神甫。因为此人是个训练有素的

布道者，作了充分的准备，对他的听众有着灵敏的嗅觉，仔细捕捉着每一个瞬间的情绪和每一个瞬间的效果。他搜寻一张张面孔，察看着效果。他留神不盯着一个人的眼睛看得太久；因为他知道，这会令人感到迷惘。他宁可用他凸起的眼睛盯着听众的前额或鼻子。

现在他满意地察看着一位个儿中等、衣着整洁的妇女宽大、漂亮的脸上那一副虔诚的神态。可是这个女人是蒂罗尔酒店的女出纳岑齐。她追求理想。她依旧冷落收入丰厚的男人，尽力接近贝尼，在正厅用餐的那个年轻人。此人现在不去"狗肘子"，而经常来光顾蒂罗尔酒店；但是她没能说动他到邻室雅座她服务的餐桌来用餐。他固执地待在那边那间较大的餐室里，压根儿就没怎么太留意她。不错，如今只要她可以外出，他便时常和她一起度过晚上的时光，看电影，听民歌手演唱，去别家馆子吃饭，她则可以顺便就营业情况作一番比较。也和她睡觉。不过这还远不是注定会以结婚和生儿育女而告终的那种默契、愉快的关系。这完全是贝尼那些可疑的煽动性观点的过错，是他和普勒克尔那个板桶、那个讨厌鬼的友谊的过错。不过眼下倒是出现了一线转机。贝尼和普勒克尔，他们日子不好过，他们被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解雇了。虽然贝尼声称，是他自己辞的职，但是她并不相信他的话。现在他在剧院干活，普福恩德勒的一项事业，一件没有把握的事。相反，她自己却境况不错。通过常来蒂罗尔酒店的一位小银行家的介绍，她广泛参加交易所活动，也参预她的某些顾客的贵重物品，他们的房产、商品、小汽车的交易活动。如果她做的生意继续象如今那样的红火，她就要向贝尼提供资助，让他到工业学院去把他的专业修完。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许多人都这样干。他脑袋瓜子灵。一如他

自己有时所说，他会发起来的。至于说他坐过牢，这只不过给她以一种特殊的刺激罢了；把这样一个人引上正轨，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尽管信共产主义，他却是个有情感的人。她看到自己在干了一天获益颇丰的工作之后和他一起待在一所舒适的四间一套的住宅里，晚上，读着《总汇报》，酒足饭饱，听着无线电节目广播。她会实现这个目标的。她是虔诚的，凝神静听着，上帝不会丢下一个善良的女天主教徒不管的。现在，当布道神甫突然用犀利的目光炯炯地望着她，她便无拘无束、谦卑恭顺地回看他，俨然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学生。

神甫现在谈到世人追求享乐，谈到世人的贪婪。为了哄抬物价，许多人囤积粮食，让别人挨饿。他们破坏当局公正、合理的措施，大放高利贷、中饱私囊。他列举通俗浅显的例子，它们证明，他对这些个激烈的战后年代里的就业机会，对他的听众们小市民式的贪婪、农民式的严酷了如指掌。现在他用他隆起的眼睛盯住一个老人的四方脑袋，此人正抬起头，朝他那漂亮、光洁的脸投来信任和赞同的目光。是的，部长弗兰茨·弗劳赫尔竖起他那毛茸茸的大耳朵非常虔诚地倾听神甫的布道。他觉得，仿佛神甫恰好是在对他讲话似的。克伦克曾对他说过，在一个世人正忙于重新组合社会、重新分配煤、石油、铁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在巴伐利亚也要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只知道和帝国争权夺利，违宪授予头衔，或者寻找借口，用邦政府的钱去支持真正德意志人危害国家的作战部队。现在，在耶稣会教士布道的时候，弗劳赫尔觉得克伦克的这些原则格外邪恶。帝国的条条大河都从南方流向北方，但是美因河从东流向西，多瑙河从西流向东。这样，上帝就清清楚楚划定了巴伐利亚和帝国之间的界线。但是克伦克却要跳出这个圈子，越

出上帝划定的界限。他，弗劳赫尔，克伦克，其余的人，他们在其位谋其职，他们应该捍卫巴伐利亚的利益。铁、煤、石油：这关系到巴伐利亚的荣誉，关系到上帝所喜爱的巴伐利亚的主权。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克伦克也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专横跋扈。他身体不太好，不得不时常卧病在床；某种疾病，某种慢性病正在耗损着他的身体。他，弗劳赫尔，火眼金睛，从克伦克的眼睛里看出他有病，克伦克什么也满不过他：大脑袋克伦克，他有病，他那种痴狂、过分、煞有介事的忙碌样子，那种该诅咒的、时髦的不知疲倦的工作态度，这些都使他自食其果；或许这也是他的放荡的生活方式所造成。上帝的指头指着他。无论如何，他行动不便，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干预，人们可以放手去干，不会经常受到他的监督。弗劳赫尔部长凝神望着耶稣会神甫的嘴，祈祷上帝使这个喜欢大叫大嚷的克伦克完全无法再为非作歹，并暗自发誓要尽量按照当地古老的传统习俗行事，破坏所有来自帝国的条令和计划。

现在，布道者话锋一转，谈论起代表这个时代特征的放荡不羁的情欲来，并且证明自己对这个放荡淫乱的领域并不比对别的领域更陌生。在他教区教友们的聚精会神、一片寂静声中，他谈到避孕这个败坏道德的陋习。说是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种种预防措施是深重的罪孽，每一个被用如此撒旦式的手段压制下去的灵魂将会大声疾呼要求对丧尽天良的父母施以地狱里的刑罚。他谈到某些妇女，她们出于邪恶的虚荣心，仅仅为了保护身段而犯下这种罪行，还谈到另外一些女人，她们犯此罪行是由于懒惰、出于怕受痛苦的邪恶心理。他谈到由于对上帝缺乏信任而犯此罪行的男人们，因为他们害怕贫困，并指示他们仿效上帝，是上帝养育着空中的鸟，滋润着地上的草。他描述说，结

婚如果是为了繁衍子孙后代，那么在主的眼里，履行婚姻义务便是令人满意的，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婚姻就会变成莫大的罪过。他生动、内行、感人地描绘出上帝对结婚妇人的、魔鬼对淫荡妇人的喜爱。

神甫曾指望他的这一部分布道内容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效果。当他在他现在盯住的脸上看到某种漠然的神态时，他失望了。神甫捕获住了一张虚伪的脸。因为在所有听众当中，也许恰好是拳击家阿洛伊斯·库茨纳尔对神甫的比喻最无动于衷，虽然他是最虔诚、最谦恭的人当中的一个。此人别有他图。在外表生活方面他能取得的，他都已经取得了：他是个一流的拳击家。可是这不够。他想得到灵机，过一种有精神寄托的生活。他的兄弟鲁佩特·库茨纳尔，这位领袖，他一帆风顺。他得到了灵机，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心中有他自己的德意志神祇。阿洛伊斯喜欢参加他的集会，深信不疑地、和其余好几千人一道，沉迷于兄弟的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的话语之中。看到兄弟带来光明照亮黑暗，看到整个慕尼黑渐渐地都在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这叫人心里感到热乎乎的。阿洛伊斯·库茨纳尔不嫉妒他的兄弟。哪怕放弃自己在拳击比赛场上的荣光也在所不惜。只要他也找到他自己的信念。他找呀找呀，可就是找不到。布道神甫方才所说的话，对他也没有任何裨益。女人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他的教练再三叮嘱他要清心寡欲，他觉得这不难做到；以后生活安定了，他便饥不择食地投入随便哪个女人的怀抱，轻易便可得到满足。他需要的，是别的什么东西。

最近他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一线光明。他在《祖国汇报》编辑部遇见了一个年轻人，此人和他作了一番交谈。后来他就和这个漂亮小伙子及一条确实高贵的狗下了馆子。这小伙子，某个

叫埃利希·博尔恩哈克的人，在那儿给他揭示了一个机会。他仅限于作些暗示，没怎么敞开谈。他兴许是还不怎么信赖阿洛伊斯，这可以理解。随后他派另一个人来找他，某个叫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的人，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年轻得令人生疑。完成这项小伙子们窥测已久的事业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也需要青春朝气。就阿洛伊斯所理解的而论，是这么一档子事，即某一个三十五年来一直使巴伐利亚老百姓坐立不安的谣言竟然是真的。这个谣传说，受到普遍爱戴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还活着。这位路德维希国王心中充满了帝国的君权感，把自己等同于法国的路易十四，在人迹难以到达的地方营造了昂贵、华丽的宫殿，资助了某些奇特的艺术经典之作，象法老一样避离民众，恰恰因此而激起了这些民众狂热的爱。当他最终故去的时候，民众不愿意相信。报刊，学校教科书都说，国王在精神错乱中投水自尽了，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湖里。可是民众却认为，这只是觊觎王位的敌手们的一种无稽之谈。围绕着死者编造出了越来越多的神话。说是，他的敌人们，以代理掌管国事的摄政王为首，把他秘密囚禁在一所牢房里。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在摄政王死后，在战争、革命之后还广为流传，在遭废黜的路德维希三世死后还广为流传。路德维希二世的高大身材，红润的面色，黑色卷平上须，一头鬈发，一双蓝眼睛，活在民众的想象之中。农民和小市民的房间里，处处都挂着国王的画像，穿紫袍和银鼬皮大衣的，穿笔挺制服的，穿银白色军装站在一条小船上的，和圣徒们的印刷复制油画挂在一起。阿洛伊斯·库茨纳尔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崇敬这位身材魁梧的国王；他时常站在一幅身材魁伟的国王的画像前思忖，这个维特斯巴赫本可以成为一名何等杰出的拳击家。他在自己的心中为他树了

一座纪念碑。他露出何等喜悦的神情，当小伙子们向他暗示说，哦，这位路德维希二世还活着，人们发现了其踪迹、找到了证据，知道他被囚禁在哪个地牢里。他不停地请求，一个劲儿央求，终于从迟疑不决的小伙子们的嘴里挤出来更多的内情。他获悉，在君主制度下，想让国王获得自由，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在上帝准许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政府执政之后，牢头们便受到良心的责备。现在人们可以设法去营救真正的国王了。一旦国王出现，受奴役的人民就会起来拥戴他，盼望他将他们从犹大的奴役下解救出来。国王老了，很老了，他蓄着一部浓密、飘垂的白胡子；他的眉毛是如此浓重，以致他必须用细银棍将其撑住，才能使它不垂挂到眼睛上来。现在，就如已说过的那样，解救他的尝试并非毫无希望。请他考虑一下，他是不是愿意参预这项事业；这项事业需要勇气、男人的力量、许多金钱。

这就是小伙子们向阿洛伊斯·库茨纳尔说明的情况。这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坎，从中他看到了他等待已久的内心的信念。那边布道坛上，耶稣会神甫布道讲到淫欲的罪恶，这当儿，阿洛伊斯·库茨纳尔却满怀炽热的情感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集中到上帝身上，谦恭地请求上帝，愿上帝赞赏他参预解放国王的行动，并且也许还要接受他为这项事业的成功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后来，布道结束，阿洛伊斯·库茨纳尔在沉思冥想中离开教堂。他梦幻般地、却仍有力地左捅右戳拥挤的人群。人们纷纷对布道发表自己的见解，大家的激动情绪并没有感染他。有几个人不同意布道者的话，噢，他们笼而统之地说他的讲道全是胡说八道，认为，与其讲些廉价的、虔诚的格言，还不如设法弄点便宜面包来呢。这招致虔诚的教徒们对那些不信上帝的人

以拳脚和匕首相见。警察终于平息了这场纷争。英萨洛娃也成了虔诚者们渲泄激动情绪的目标。她从英国公园散步回来，便不期而遇上了从教堂里出来的人群。她闪向墙根，腿脚迟缓地移动着步伐，在短裙下露出修长、漂亮的大腿。一个干瘪老太太挡住她的去路，张开没牙齿的嘴对她破口大骂，啐唾沫，问，她这个下流的臭婊子是不是家里根本就没有裙子。英萨洛娃莫名其妙，想施舍老太太几个钱，群众，尤其是妇女们，对她怒目而视，她好不容易逃脱躲进一辆汽车。

这当儿，拳击家阿洛伊斯·库茨纳尔，对这一切不理不睬，径直朝鲁姆福德大街走去，他和母亲一起住在那儿的一所简陋的房屋里。母亲干瘦、黄皮肤，一如高原上的许多捷克血统居民，对她的两个儿子充满着自豪和喜爱。她欣喜地读到她的儿子鲁佩特在重大政治活动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她的儿子阿洛伊斯在拳击场上的成就。但是她老眼昏花，身体被忧愁、无休止的劳作拖垮了，她的记忆力衰退，她混淆她那两个儿子的成就，再也区分不清楚上钩拳、波恩卡累、德意志血统论、按积分获胜、犹大和罗马、击倒对手。母亲做好了饭，阿洛伊斯便帮助她摆餐具、放上有南德陶瓷工厂著名的龙胆草和鼠曲草图案的盘子和碗。有土豆、蔬菜和腌肉，浓烈熏制过的肉。在那个食品匮乏的年月，这就是珍馐美味了，今天还来了一位亲戚，克萨韦尔舅舅，他总是从几公里外就闻到这类佳肴的味道。克萨韦尔舅舅曾是个家道殷实的商人。做过大学生用品的生意。徽章，帽子，剑术馆整套装置，还做过钟表垂饰和淫秽明信片生意。歇手时已经挣了一大笔钱。可是通货膨胀的大洪水把这笔钱冲刷得一干二净。克萨韦尔舅舅的才智无法与之匹敌。现在他煞有介事地积聚这些一钱不值的纸币，将它们分层堆放，捆缚

成扎。热心地奔走于各大学生联谊会之间，想用他那些高额面值的纸币做大生意。大学生对这老头儿习以为常，笑嘻嘻敷衍他，平时也爱和他开玩笑。他变得饕餮起来，狼吞虎咽，到手什么就吃什么。大学生们嬉皮笑脸拿他的白痴病寻开心，把残羹剩饭扔给他，让他叼着食物，他们狂叫，拍巴掌，看他和他们的狗争抢肉骨头。

库茨纳尔妈妈，克萨韦尔舅舅，拳击家阿洛伊斯，这三个人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吃熏肉和土豆、蔬菜。他们互相说话，但几乎谁也不听谁的，答话也只说半截儿。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克萨韦尔舅舅想着他明天将要做完的那几笔大买卖，库茨纳尔的妈妈想到多年前的一顿饭，那时也吃了熏肉。当初她的儿子鲁佩特还小，那会儿吃熏肉大家白等了他半天。原来，他从背后向一位同学伸出一条腿，使这位同学跌倒并摔成重伤，然后鲁佩特便逃之夭夭，没敢回家来。可是最后，他饿急了，还是回到家里来了。如今他已经是个魁伟男子汉，竟把法国人波恩卡累击倒在地。而拳击家阿洛伊斯则在盘算解救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行动方案。他们就这样坐在一起，从容不迫地说话，吃饭，一直吃到碗底和盘底都露出龙胆草和鼠曲草图案。

13. 巴伐利亚病人

作家洛伦茨·马泰依博士看望作家约瑟夫·普菲斯泰勒博士。后者得了一次中风，如今病体日益消瘦，他大概难以活过今年了。马泰依博士在途中苦苦思索，他那些身强力壮的巴伐利亚人从根本上来说多么缺乏抵抗力。生气勃勃的普菲斯泰勒

博士垮了，巨人般的克伦克也快了，他自己，马泰依，健康状况也并非最佳。

他看见普菲斯泰勒坐在一把旧的大座椅里，不顾天气炎热腿上裹着一条驼绒毯；淡红色的胡子，浓密的鬈发显得灰白、肮脏。马泰依博士竭力在自己那张爱咬人的狮子狗脸上挂出温良关切的神态，在自己粗鲁的语声中添加柔和同情的腔调。肥胖、忙碌的普菲斯泰勒太太走来走去，唠唠叨叨，要求增强她的希望，要求得到同情。普菲斯泰勒不喜欢这种沉闷的医院病房气氛。他对医生们说的话半信半疑。连聪明、机智的莫里茨·贝恩内依大夫，这位市里最可信赖的内科医生，他作的种种透彻的分析也骗不了他。使他感到震惊的，不是什么生理学上的东西。真正的原因——普菲斯泰勒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它，但是他感觉到它了，它存在着，尤其是在夜晚，当他独自一人冥思苦想的时候，真正的原因是这糟糕的认识，即直到他生命的第五十五个年头他都搞错了，在他的国家里到处都有不公正，这个世界压根儿就不象他对自己、对他的读者所唠叨的那样舒适愉快。

如果说马泰依温和克制的话，那么普菲斯泰勒则一反他身体健康时的常态而显得很好斗。他用有点沙哑的声音大声叫嚷，说他决不容许这种甘菊煎汁气味。他不要人家小心翼翼对待他。他写了一整个上午，口授了。他正在撰写他的回忆录，书名叫《光辉的一生》。决不会以伤感的态度来对待死亡。死和生是并立的，在众多现实中死是一个并非过份值得注意的现实。他讲了几个巴伐利亚农民临死时的滑稽故事，这些故事是他亲身经历过或是听人说过的。譬如其中有一个，他老是要打喷嚏。这真叫人为难，不过他的家人却已经习以为常了。他的八个子

孙惯爱数父亲打喷嚏的次数，42 次，44 次，45 次。这个人死的时候，普非斯泰勒在场。临终时这个农民也猛打了一阵喷嚏。四周站着家人。他们象往常那样数数；这一回父亲简直益发不可收了。他们禁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这也确实很滑稽，普非斯泰勒也禁不住跟着笑了起来。打完第 82 个喷嚏后，这位农民才在他家人的爽朗笑声中死去。

马泰依博士看到对方如此健谈，便不再拘谨，收回那副令人生厌、一本正经的温厚面孔。不久，这两个男子便又浸沉在一片惯常的粗陋咒骂声中了。马泰依博士认为，《光辉的一生》说不定会成为和普非斯泰勒的其它欺世秽作一样肮脏的货色。莫非普非斯泰勒也许会把这看作特别光辉灿烂：他没有使克吕格尔获释，所以还没有占有过约翰娜·克赖恩便不得不一命呜呼了？病人回答得生气勃勃，于是正好这时候又走进来的、忙忙碌碌的普非斯泰勒太太便对她丈夫完全康复充满了希望。但是马泰依博士一走，普非斯泰勒便又颓然倒下，显得十分疲乏，毫无“光辉的一生”的神气。

马泰依博士则相反，他离开这位仁兄后顿感精神为之一爽。又吐了一吐心头的恶气，发泄了一下心头的不满，这有好处。咦，谁在马路那边行走？对，只有英萨洛娃才身材这么苗条，走起路来这么快。他横穿过马路，急匆匆，引人注目，笨拙地竭力追上她。她用尖利的嗓门对他讲话，步子象往常一样急速，叫他简直没法赶上她。她有急事，她要去排练；在这之前她还想去看看克伦克部长，所说他病得不轻。马泰依博士想，他该不该送送她；他还没拿定主意，她便告辞了。他心头陡然对克伦克这个狗杂种升起了无名火。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巴伐利亚司法部长竟和一个女舞蹈家有私情，这个女舞蹈家或许还是个

女布尔什维克呢，他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他的情妇到自己家里去。人们必须教训一下这个克伦克。克伦克压根儿就不是合适的人选。他领导的政府，作风太温和。他对帝国的忠诚太不坚定，他的享受欲使他萎靡不振。

克伦克必须滚蛋。

他要和比希勒商谈一下，也要和绅士俱乐部里他的朋友们谈一谈。下一期马泰依的杂志上，克伦克将会读到一首非同一般的诗。

这时，英萨洛娃正步行去克伦克家。这一回，她按照时尚特别仔细地化妆了她的脸。平时，她涂的脂粉比较厚；但是她知道，克伦克不喜欢这样。她踽踽独行，面带微笑，几乎是迈着舞步走路，一副自我陶醉的模样，引得行人纷纷扭头看她，都以为她有神经病。其实她只不过是很轻松愉快、心满意足罢了；因为她怎样最终把克伦克拉了过去的，这件事她简直干得聪明已极。

她把他晾在一边晾了很久。后来，她终于愿意让他在某个晚上来，他却不肯在这个晚上赴约，而她则坚持要在这个晚上。本来她对克伦克就并不怎么在意；不过那个晚上倒过得还真开心、痛快。这个克伦克一旦兴奋起来，还真有两下。现在她也知道，他为什么拒绝那个晚上来赴约。他身体不舒服，盛夏天气着了凉，感觉到严重的肾脏病快要发作。他在她那儿过量饮酒、耗尽精力，这最终使他一病不起了。他其实是为她得的这场病，因为她坚持要在那个晚上。这颇令她感到得意。她觉得，现在他长期和她联系在一起了，她的这个聪明的做法使她觉得克伦克这个人分外亲切、可爱。

在克伦克府上，人们让她在一间大接待室里等候。四周摆

放着沉重、漂亮的家具，可是墙上的鹿角却破坏了它们的效果。少顷，一位女仆来转告克伦克太太的话说，部长先生不能接见她。连说明一下原因都没有。英萨洛娃坐在那儿一下傻了眼，女仆等着她离去。在楼梯上，她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她坐在送她去排练的汽车里，一边还象女学生般地啜泣着，一边就拿出粉盒、唇膏，涂重脂抹厚粉，动作快捷、机械。

这时，克伦克正躺在床上。正是上午时分，这时候他精神比较好。沉沉迷雾已经消退，这是一种极度虚弱和疲乏的感觉，他可以不费多大辛劳睁开眼皮了。当通报英萨洛娃来访时，他没有因为她现在登门来访而感觉到哪怕是片刻的快意。有的只是一腔怒火，恼怒当初他竟会屈从她那痴狂的脾气。他明显地感觉到了，他身体不舒服。可是当她在电话里娇声细语，口吻中带着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腔调时，他心头顿时涌起一股感伤的情怀。决心要向她显示自己是个男子汉。表现得象个中学生。现在他卧床不起，他自己愚蠢，罪有应得。现在他只好眼巴巴看着，他周围的那帮混帐家伙怎样利用他的因病而造成的消极被动情绪，暗中损害他。这一切全是这个俄罗斯女人的过错，这个婆娘。可是她和别人，譬如和托尼·里德勒，却一拍即合。所以，当通报这个俄罗斯女人来访时，他勃然大怒，大声叫喊，说这简直不象话，这个女人竟跟踪他跑到家里来了，应该把她赶出去。他出卖了她，他感到心满意足。克伦克太太，干瘦、矮小的盖斯，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对俄罗斯女人的来访和他的大发脾气一声不吭。克伦克不偷偷摸摸干这种事，这不是他的脾气，她当然已经听说过这个女布尔什维克，这个女人给她造成极大的痛苦。但是现在她依然不动声色，只不过她递柠檬水给他时，她那只灰白的手颤动着。对她来说，现在是好时

候。

把俄罗斯女人轰走以后，克伦克便虚弱而满意地躺着，胡思乱想起来。他想到部里他那间办公室，想到一次拟议中的与符腾堡同行的谈话，想到枢密顾问比希勒，想到他的儿子西蒙，这小伙子正在飞黄腾达。他很久没见到过他了。他本来是很乐意让儿子留在身边的。儿子也许不会象他妻子那样小心谨慎、关怀备至，但是他宁愿看到儿子迈着结实的双腿绕着他的床噔噔地行走，也不愿看到这个小心翼翼、奴颜卑膝的女人，他用愠怒的目光看着她。

这当儿，沉默寡言、目光敏锐的贝恩内依大夫来了。这个个儿矮小、衣着蹩脚的人没多说什么话便进行检查。重复他的老一套嘱咐：清淡的饮食，休息，不要激动，当克伦克气愤地反问，他怎么理解不要激动。医生冷冷地说，这不是他的事儿。部长问，这病还要拖多久，对此他也只耸了耸肩膀。医生走后，克伦克便为他今天上午还约见了两个人——阿谀而优雅的哈特以及狂妄、倔强的托尼·里德勒——而感到恼火。不是因为担心自己会情绪激动，他才感到恼火，而是他感到自己由于有病所以对付不了这些奸刁的对手。谢绝他们来访，显出他感觉到自己虚弱，这样做他也不愿意。

这会儿，哈特已坐在了他的床前，笑嘻嘻、乐滋滋地劝说他。当他谈到正题上来时，显出的厚颜无耻比部长想象的还要厉害。哈特好象是故意处处和他唱对台戏。他建议的每一项措施中，都清楚地显示出一种强烈地方主义倾向，矛头直指带有轻微克伦克色彩的政策。克伦克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这位内阁幕僚的这一席小心谨慎、转弯抹角的话。他苦苦思索：这个家伙究竟想干什么。譬如他为什么反对赦免克吕格尔？这本来是避免该案重

新审理的最简单不过的办法了嘛。受赦免的克吕格尔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完蛋了。哈特继续说着。病人殚精竭虑地思考着。啊哈，有了，现在他嗅出这只狐狸的味儿来了。此人期盼着，在他罹病期间内阁会改弦更张，重新大张旗鼓推行以前的政策，期盼着健康的弗劳赫尔擽走罹病的克伦克。他是在未雨绸缪，这个哈特先生，他是在及时作自我推销，说自己可以当继任人，可以当拍案的、捍卫巴伐利亚利益的司法部长。克伦克怒火中烧：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这个地步呢，我亲爱的。可是现在要韬光养晦，现在要聪明理智。他平心静气地倾听哈特的这一派胡言，就事论事、谨慎周到地作出回答。丝毫也不显露出他已经察觉出什么苗头。这是部长和他的幕僚之间的一次彬彬有礼、几乎是热情友好的谈话。

当哈特离他而去时，他已是相当的疲劳不堪。这个该死的俄罗斯女人。啊，现在需要安静。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至多只想山里的一片森林，想那里的候猎处。但是这一点他却做不到。因为现在托尼·里德勒男爵来了。爱国者党的那些小伙子们，他们变得极端狂妄无礼，他再也不能对此置若罔闻了。自从他患病以来，他们便在他头上拉屎撒尿。整个巴伐利亚的政治都让这场愚蠢的肾脏病给搅乱了套了。弗劳赫尔和他的宠儿，鲁佩特·库茨纳尔这个笨蛋，正蠢蠢欲动，跃跃欲试。

托尼·里德勒谈到上周六的一次狩猎活动；说是真可惜，克伦克没参加。克伦克啜饮柠檬水。他说，他心里很清楚，他的病对诸位先生来说真是何等及时。可是他们也别太过于自信，别得意忘形。说是看样子很可能他下个礼拜就又可以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执行公务了。万不得已时，也可以从这儿床上发指示嘛。他还想再说些什么，说些更强有力的话，但是他一句也想

不起来。这个该死的婆娘，这个英萨洛娃。这不公正嘛，他让她给折腾得肾脏病发作，而她却轻易就让里德勒上了她的床，这个家伙如今竟坐在这里嘲弄他。

托尼·里德勒说，他不明白，克伦克意图何在。说是每一个小孩都看得出，真正德意志人如今一帆风顺。整个慕尼黑，全邦，都跑到库茨纳尔那边去了。不过这样倒也好。现在要鸣金收兵，他不明白克伦克的这个策略。克伦克回答说，如果里德勒不明白这个策略的话，这原因并不在于这个策略。说是他向他重申，只有当他的体育协会不持军事挑衅性态度时，人们才会将它们看作体育协会。"什么叫：不持军事挑衅性态度？"里德勒男爵用慢条斯理、礼貌中带着讥刺的口吻问。"举例说吧，这就是：它们不在科勒霍夫举行检阅，"克伦克彬彬有礼地回答说。"至于冯·贡特少校，此人必须离开。""我不知道什么冯·贡特少校，"托尼·里德勒说，用充满憎恨的目光望着克伦克。"他必须在三天内离境，"克伦克命令道。"您去告诉他，我现在已研究过他的情况。您去告诉他，我认为他是个屎蛋。您去告诉他，假如不是为了这项美好的事业的话，我就不会让他离境了。请您向他转告我的这些话，并向他转达我的亲切的问候。"——"如果他不在三天之内离境，"托尼·里德勒嘲讽说，"您就让军队开进来。""是的，"病人一边半撑起身子一边说，"我就让军队开进来。""您确实病了，"托尼·里德勒说。

部长独自一人时，他恨英萨洛娃。他不怀疑，里德勒将会遣送少校离境。可是无论如何，他本应该采取完全不一样的态度的，本应该以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教训这个家伙的。这全是这个婆娘的过错。她那副轻手轻脚走路模样，她那双愚蠢的斜眼。后来，他身体十分虚弱，觉得自己犹如躺在软绵绵、暖融融的

云雾里，他又怀着好意想到他的妻子，干瘦、矮小的盖斯，想到他的庄园，怀着更大的好意想到他的儿子西蒙，这小伙子。也想到其实他还不如到他的贝希托采尔庄园去呢，去打猎，读书，让司法和英萨洛娃在这儿慕尼黑的臭污水坑里发臭、腐烂。

这时，托尼·里德勒正驱车到普福恩德勒的饭店去吃午饭。他暗自思忖：克伦克必须下台。他在慕尼黑说这话，他在科勒霍夫说这话。他对库茨纳尔说这话，他在绅士俱乐部里说这话。他写信到巴黎把这话告诉枢密顾问比希勒。

哈特也说："克伦克必须下台。"弗劳赫尔也这么说，另外还有许多人也这么说。

14. 约翰娜穿衣赴宴

年满二十六周岁的那天夜里，约翰娜·克赖恩没睡好觉。她关上敞开着的窗户上的百叶窗，也许是月光妨碍她了。不过原因不在于月光，关上了百叶窗她还是睡不着。她想到了她认识的那些人，她在巴黎打网球、游海滨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干什么呢。她想到了说话简洁、情绪愉快、思想敏锐的蒂弗林，现在正在排练他的晚会呢。要是他在这儿，给她讲讲这方面的事，那该有多好。他常常惹她生气、发怒，但是他在许多事情上是对的。她想到她的愚蠢无聊的母亲，心中颇有些反感。她想到了克吕格尔，她对他知之甚少；因为他那些模糊不清的信与其说是吐露了，还不如说是隐匿了他的真情。她想到局促不安的律师盖尔博士，想到他的敏锐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想到这里，她的思绪不禁滑向另外一个人，但是她把它们拽回，将它们包住。强

使自己把思绪从这个轻浮少年身上移开，由于这时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名字在她脑海升起，她便紧紧附着在此人的印像上。想起了他的许多往事。他向她讲述过，他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或诸如此类感伤的情怀把他引到了这条路上，绝对没有的事。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受人驱赶，漂泊不定，一味地干呀干呀，却没有找到可以立足的根基。看不清世界的面貌。历史，社会制度，周围的一切事物，如果人们试图按迄今沿用的范畴对其进行解释，它们便毫无意义。一旦他运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其进行观察，它们便好象自动井然有序了起来；因由显现，效果清楚；一个个齿轮互相衔接。就彷佛，迄今为止他一直想用缰绳和鞭子驾驶一辆汽车而不能将其开动一步，但是现在他懂汽车的驱动装置了。她想到，他向她解释这个道理时何等激昂慷慨，还想到他那粗鲁、笨拙的举止，她忍俊不禁。既然眼下无法入睡，她便索性开灯，拿起一本书来读。最近这几个星期她心情不愉快，便常常试图读书。但是她觉得当代的长篇小说内容空洞。它们以资产阶级社会的人生观，以它的传统习俗作为前提，大惊小怪、无病呻吟，直至一个人事业成功或遭受挫折，抑或直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睡觉。现在她搞来了一些探讨社会主义问题的书籍。对此，黑斯赖特尔先生报之以亲切的微笑。有人曾告诉过她，如果她懂得了剩余价值学说、资本积累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则，那么她就认识到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真正的规律。鲁尔区工人和达赖喇嘛，布列塔尼地区的渔民、德国的末代皇帝和广东的苦力，他们的命运都是由同样的、可以清楚看得出来的经济规律所决定的。“您懂得了这些规律，”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向她解释说，“您自己的行动就有了意义，有了准则，您

就可以认可或抗争您的命运。”

约翰娜读着一本巧妙、生动的书，它写世界上的收入分配、写阶级斗争、写人类一切事物对经济的依赖。但是这本书帮不了她的忙，并没有帮她看清她的事情，看清她的根和她的爱，看清她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享受和受到的诱惑。她的眼睛从书上移开，被包住的想象力突然破壳而出。埃利希轻浮，没有责任感，内心非常空虚。去充实这个人的空虚的内心，这可能吗？假如她着手这样去做的话，她的生活就有意义了？但是她马上就对自己说，这是骗人的话，她不愿意自欺欺人，这样一项任务是那类愚蠢长篇小说里逢场作戏的玩意儿。她无非就是想和这个人呆在一起，就是这么回事，和他躺在一起，和他睡觉。蒂弗林去了，他不写信。她对他态度既恶劣又愚蠢；他不写信，这可以理解。但是这真可惜。

明天是她的生日，黑斯赖特尔想和她一起去奥维利尔饭店吃晚饭。法茜·德·吕卡在巴黎，但是黑斯赖特尔坚持这个晚上他们要单独在一起。为什么她偏偏和他一起待在这儿？和随便哪个人在一起都比和他在一起好。她心头升起对黑斯赖特尔的无名怒火。她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工厂的那股酸不溜丢的味道，以致她竟站起来，将身子远远探出窗外观看夜色。她讨厌黑斯赖特尔，讨厌他的长胡子侏儒和巨型蛤蟆菌，也讨厌他的不冷不热的态度，他的繁文缛节、他的“斗牛”系列。

翌日晨，他们驱车去莫顿，他们在一个池塘附近名叫埃当·德·特里福斯的林子里散步，她与德·吕卡作了一次交谈。法茜用胳臂搂着她，这位身材苗条的鹰钩鼻妇人在结实、健壮的约翰娜身旁看上去就象个孩子。“总有一天，”她说，这就象是在回答一个没有提出的问题，“在今年，也许要到明年，我会丢掉

这个头衔。然后我还要参加一次比赛，也许还会交一次好运，或许也会遭到不幸。然后情况终于清楚，我不行了。”她说这话时心气平和。显然不是为了诉苦。

晚上，约翰娜很早就开始为和黑斯赖特尔赴晚宴而梳妆打扮。她左思右想，她该穿什么衣服，决定了，推翻，重新决定。洗澡时，她突然想起她的社会主义书籍中的一本，其中有一段话曾使她很生气。还穿着浴衣，她便查找这段话，没找到，便开始穿衣服。但是她心烦意乱，总想着那段话，她又查找。她身穿连裤内衣，坐着翻阅当时的一位名叫肖伯纳的大作家写的《知识妇女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指南》，上唇抿紧，鼻子上方蹙起三道皱纹。她找不到她想找的那段话。可是她津津有味地读上了另一段话："我认识一些天资聪颖、精力充沛的女人，她们坚信，通过令人信服的个人正直品格之具体发扬，世界就能得到改善，”她把这段话看作是针对自己说的。她耸耸肩膀，怀疑，究竟她对还是作家肖伯纳对。黑斯赖特尔让人打电话上来，问她是否已准备好。她穿衣服，不慌不忙。

她突然明白了。她正处在等待的时代，不能按别的方式生活，只能按现在这样的方式。这顿晚饭是肯定无疑的了，她正在为此而穿衣服；同样肯定无疑的是，将会发生一件事，一件公正、有意义的事，她对此作好了准备。

他们坐在著名的奥维利尔饭店的一间小包房里。黑斯赖特尔先生为约翰娜精心挑选了礼物，也极其细心地点了晚饭的各道菜肴。他们吃调味浓的、开胃的凉拌小菜，吃肉汤、鱼、贝类、家畜肉，吃野味和家禽肉，吃地上长的和树上结的果子，吃各道鸡蛋菜肴，喝加糖牛奶。这些菜肴是用在几个世纪中积累的艺术编排起来，费尽心机、精心制作的，其原料则是花很大力气从

世界的某些角落搜罗而来。黑斯赖特尔先生吃得不多，却吃得津津有味，他津津有味地喝着每上一道菜便换一次的葡萄酒。今晚他兴致勃勃，颇有些令人感到舒适、亲切的幽默感。约翰娜试图迎合他。她也快活，和蔼可亲。可是她心里却觉得越来越别扭。她想，这不公平；但是他身上的一切都惹她生气。他那身剪裁得体的礼服，他胖脸上的那张小嘴，他的袖口扣子，他的食欲，他那噜里噜苏的讲话方式。她谈论她在书上读到的事情。他宽大有气量，同意其中的许多观点，根据她的书本上的尖锐的论证，她对这种暧昧的妥协和解态度倍感恼火。她不露声色，依然彬彬有礼，取笑他说的玩笑话。可是黑斯赖特尔先生是个对情绪波动感觉敏锐的人，早已觉察到，这场两个人的节庆宴会没办成功。当他们分手时，他比平时更客气地吻她的手，两人都知道，他们之间完了。

此后的一个星期天，德国对贵族财产剥夺法进行表决。想让一项关于举行公民表决的提议得到通过，全体有选民中的一半就必须参加投票。现在，每次选举都表明，无论如何，大部分选民总是都呆在家里。反对剥夺的人带着原始的诡谲，唆使其追随者不参加投票，用这个简单的办法使贵族财产剥夺法遭受失败，尽管大多数德国人希望它成功。

星期一早晨，黑斯赖特尔先生和约翰娜从报上读到表决结果。他们不曾谈论这件事。

星期一中午，约翰娜收到盖尔博士的一封短信。信中说，由于邦法院院长哈特被任命为大赦司司长，马丁·克吕格尔的处境发生了变化。诚然，克伦克博士的另一名法官取代哈特来主管重新审理申请，这并不带来什么希望。不过，任命哈特博士到部里上任，此举毕竟使得一种新的、并不合他心意、却并非毫无

希望的手法有可能出现。说是他建议她，与他就这一可能性进行面谈。

就在她读信的当儿，她便知道，在这之前她就已经拿定主意要到慕尼黑去了。

她告诉黑斯赖特尔先生她要启程去慕尼黑，他客气地表示同意。说是他也想回去，大约八天以后。她回答说，她可不能等这么久。他礼貌周到地问，那么他可以给她办理哪天的车票。“后天的，”她毅然决然说。

他送她到车站。她从车厢窗户朝外看，饶有兴趣地看到，现在他的鬓角胡子几乎完全刮掉了。火车开动时，他还在站台上站了一小会儿。然后他重重地、满意地舒了口气，微微一笑，独自哼着那段约翰娜惯常几乎无声地从唇齿间发出的小调，有力地挥动他的象牙手杖，口袋里揣着冯·拉多尔尼夫人的一封令人欣喜的信，直奔米楚丝夫人住处。

15. 奥伯费恩巴赫的使徒戏剧

画家格赖德勒和冯·奥斯特纳黑教授一起坐在山村奥伯费恩巴赫的美式酒吧里，听着爵士乐，夹在几个蓄着一本正经的长胡子的当地人和许多慕尼黑人之间。优雅、装潢时髦的饭店里顾客暴满。因为尽管今年耶稣受难剧本身并不上演，而是只演一出练习剧，这个著名的耶稣受难村的名字还是吸引来了无数外国人。曾祖父辈的时候，这些巴伐利亚农民演戏是出于质朴的虔诚、出于对喜剧的由衷的喜爱。现在，这项质朴、庄严的活动已经变成为组织严密、有利可图的工业。它给村子带来

了一条铁路线，销售它的木雕产品的市场，排水工程，饭店。如今，在通货膨胀时期，参加这一质朴、庄严的活动就得支付高值的外国货币，对于奥伯费恩巴赫村民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

画家格赖德勒觉得这个圣洁的山村的空气十分清新。这群山，这清洁的环境，这些虔诚、精明的农民，他们平日也一头基督式的长头发、一脸飘垂的长胡子四处行走，穿轻便凉鞋，讲话时竭力带着庄重的书卷气，这一切非常适合他的口味。但是他希望得到比这里美式酒吧提供的更多的享受。看在上帝的份上！停止播放这种愚蠢的爵士音乐。奏起全邦流行的齐特尔琴三重奏来。罗库斯·戴森贝格必须跳舞。这应该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滑稽而令人敬畏。

罗库斯·戴森贝格平静、狡黠、愉快地等待着。他已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高高的个头、细长的身材，蓄着一部黑胡子，一头中间分开的、飘散的长发，一口金牙。一个隆起的鼻子，上方是深陷的深蓝色小眼睛，颇奇特地配着一对黑色眉毛。他穿轻便凉鞋，一件挺括的黑色上衣；因为他在戏里扮演一个庄严的角色，他扮演不认主的使徒彼得。

现在，经格赖德勒的策动，罗库斯·戴森贝格终于要在齐特尔琴伴奏下跳舞了。慢条斯里地脱下轻便凉鞋换上结实的、钉有钉子的鞋。跳全邦流行的踢踏舞，踢踢踏踏。跳跃，拍打臀部，跺脚。敲打鞋底。请来了女孩中的一个。围绕着她跳跃、跺脚、诱惑，而她则将胳臂高抬到头顶上方。他的狡黠、深陷的蓝眼睛闪耀出极其喜悦的光芒，他拍打臀部、敲打鞋底的当儿，他的使徒胡子飞舞，庄严的黑色长上衣怪诞地绕着他翻腾。他狂荡忘情、不识羞耻地跳着。大家都停止说话，定睛看着这位老

人，看他怎样癫狂、快活、放荡地来回踢踏。他转身离开他的女舞伴。就在她走回到她座位上去的当儿，他一边不停地跳着舞一边向一位优雅的外国女人靠近，鞠躬。这位女士腼腆地微微一笑，踌躇着。随后，她站起来，作容易掌握的旋转动作，身材欣长的使徒古里古怪地围着她跳舞。他似乎不知疲倦；他不断花样翻新。感觉迟钝的外国人在一旁看着他。

第二天，人们便坐在简陋的木板厅里，戏就在这个厅里演。戏演得很糟，生硬、干瘪，冗长拖沓，矫揉造作，拘泥死板。普福恩德勒先生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在这里，人们虽然还索取到极好的价格，而在教堂里，大家只要肯无偿地前来，人们便感到高兴了。但是当他放弃耶稣受难电影、决心搞歌舞晚会《到此为止》的时候，他便已经对形势有了正确的估计。越来越折磨人的厌烦情绪在蔓延着。弗劳赫尔部长很希望这出虔诚、通俗的戏好看，却越来越频繁地在领口和脖子间擦痒，连他也抑制不住不断增长的想打呵欠的欲望。惯于耍弄花招装出遵守纪律样子的王太子马克西米利安，使出浑身解数，以保持必要的有兴趣的面部表情。他保持着良好的姿势，坐在他的那些大人先生们的中间；然而，每隔五分钟，他就不得不使劲向上抬一抬眼皮，使它们不致沉下来，就得挺一挺肩膀。有些地方，人们不顾这宁静的气氛，开始悄悄地吃起东西来，试图悄悄舒展一下肢体以驱赶睡意。要是一只鸟，一只蝴蝶从舞台上空飞过，人们便可借此休养一下身体。

只是在车夫罗库斯·戴森贝格上场时，人们才仔细听。别人都是机械地照本宣读台词。演使徒彼得时，罗库斯·戴森贝格也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本色、激昂，深陷的蓝眼睛闪闪发光，常常张着一口金牙大笑，吸引住了大部分观众。由细木工师傅格

雷戈尔·基普弗贝格吃力而毫无表情地扮演的耶稣，对他说道：“今天夜里，你们大家都会生我的气。”可是彼得·戴森贝格却信心十足地回答说：“即使他们大家都生你的气，我也决不会这样做。”但是耶稣对他说：“真的，我告诉你：今天夜里，鸡叫以前，你将三次不认我。”可是车夫戴森贝格现在却走到身材稍显矮小的耶稣·基普弗贝格的跟前，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满面笑容地注视着他，极其坦诚地说：“你去吧。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他摇晃一头分开的长发，露出一口金牙对他真诚地一笑。所有听众都相信他的话，车夫戴森贝格也对自己的话坚信不疑。

但是耶稣·基普弗贝格被人粗暴地抓起来，带进大祭司的院里。车夫戴森贝格远远地跟着他，走进院里，和差役们坐在一起，看事情会闹成什么样子。可是事情闹得很糟，结果是人人都说：“他该死，”大家真的往他脸上吐唾沫，对他拳打脚踢。而车夫罗库斯·戴森贝格则坐在外面院子里，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走来对他说：“你也是同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车夫戴森贝格望着使女，他的一对小眼睛完全没有光亮了。他躲躲闪闪，抬起双肩，后又耷拉下来，再一次抬起双肩，最后说：“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说罢就想溜走。可是这时另一个使女看见他并对周围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这时，车夫戴森贝格再次抬起双肩，他生气、发誓、咒骂：“我简直不知道，你们都想干什么，你们这帮恶棍。我不认识这个人。”不多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说：“没错，你也是他们的同党。你的口音把你暴露了。”他却暴跳如雷，猛烈挥舞双臂，赌咒发誓说：“活见鬼，我不认识这个家伙。”

他刚说完，鸡就叫。

这时，大家都看到，彼得·戴森贝格是怎样想到了耶稣的话，想到耶稣曾对他说过："鸡叫之前，你将三次不认我。"大木板棚里的好几千人，他们仔细倾听。全场鸦雀无声，疲倦情绪一扫而光。他们只看见舞台上那个不认自己师傅的人。他们想不起他们曾遭受过的背叛，想不起曾进行过的背叛。只有拳击手阿洛伊斯·库茨纳尔想到了遭背叛、被囚禁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

但是在舞台上，使徒彼得·戴森贝格走过去，悲痛欲绝，放声大哭，无耻，真切，一如他头天晚上跳舞那样。

大多数人当天就各自回去了，奥斯特纳黑、格赖德勒以及他的小情人则留在奥伯费恩巴赫。因为格赖德勒想给彼得·戴森贝格画像。这位使徒应该坐着，一只手里拿着那只大碗，另一只手捋着胡子，心满意足，狡黠、深陷的小眼睛闪着光。车夫戴森贝格也同意。但是他要钱，而且要外币。起先，他要一美元，后来，格赖德勒破口大骂与他争吵不休，他就改要二美元。末了，奥斯特纳黑掏腰包，付了钱。"你们瞧，我亲爱的先生们，"使徒彼得喜洋洋坦诚道，露出一嘴金牙，脸上挂出亲切的微笑，"你得到了你要的钱，那就表明你的要价是合理的。"说罢，他便拿起他那只大碗，按要求的姿势坐好。他老老实实地叙述自己的身世。他是在马厩里长大的，爱他的马。小时候与马说过许多话，他懂它们的语言。由于耶稣基督小时候也和马厩和马槽打过交道，便以为自己受到上帝特殊恩宠。可惜的是，现在马车不时兴了。他虽然除马车外还添置了机动车辆，开车技术高超并且证明自己是个熟练的机械师；但是汽车库不如马槽神圣。此外，他不仅知道牲畜用的，而且也知道人用的软膏和饮料。压根儿就知道许多秘密。他蹦蹦跳跳，忙忙碌碌，煞有介事，叫

村里人感到无名恐惧。但是由于他虔诚并且是个熟悉圣经的行家，人们不能拿他怎么样。

他很快就开始和那小妞儿调起情来，那女孩也被他强烈地吸引住了。格赖德勒画速写的时候，他无拘无束地坐在那儿，完全不象给画家当模特，天真，机智，而且充满尊严。他讲述得很多，毫不隐晦。轻描淡写地讲述，战争期间他怎样设法为他的儿子们搞到轻松工作。他也讲述他的那些个女人。他显然很善于和女人交往。他也说，他不会再长期呆在乡下了。说是现在正是时候，现在，一个有天赋的艺术家在慕尼黑市是可以有所作为。

这当儿，格赖德勒正在给乡村使徒彼得画速写。画得无精打彩。头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他对被这狡猾的农民骗走二美元感到恼火，也对那小妞儿如此死不要脸地与这个笨蛋调情感到恼火。冯·奥斯特纳黑先生一再试图把他拽回到速写上来。出主意。格赖德勒通常都拒不接受，竭力以他自己那笨拙、难以理解的方式去说明，他究竟想干什么。他进行得并不成功。但是奥斯特纳黑仔细地听着，贪婪地看着。

格赖德勒变得越来越懒散。速写画得倒是不错，可是画得艰难之极。房间里太热，空气污浊，让人感到困倦。使徒彼得露出会心的微笑。是的，格赖德勒先生说得对。千万别太匆忙。如果是好作品的话，下个礼拜总会及时画完的。千万别让自己受这种时髦的飞快列车速度的感染。格赖德勒点点头，吹了几段口琴曲，带着那小妞儿走了。

奥斯特纳黑先生独自一人在村里散步，专心一意，认真思考着。他走上周围的小丘，再次走过罗库斯·戴森贝格的住宅。他记下他的精确地址，邀请这位得宠的人进城去拜访他。

16. 卡斯帕尔和斗牛士

雅克韦斯·蒂弗林从八月上午热烘烘的街上走进空气污浊而凉快的剧场。神经质地嗅了嗅这有腐烂气味的空气。长毛绒座位，镀金剥落的包厢栏杆，舞台框架上的石膏花饰，这一切在这间空落落的大厅里看上去多么丑陋。这气味多难闻。排练前景暗淡。他不去写他的《末日审判》，却在这些无聊的庸人中间，在平淡、困倦的喜剧演员们中间，在百无聊赖的姑娘们中间闲荡，她们在赤身裸体上披着破烂的大衣，阴郁、寒酸，懒洋洋地坐在那儿。他插手这件事，这真是荒谬极了。人们正在排练埃及国王这场戏。这位埃及国王的坟墓是不久前被人找到并打开的，那个时代的风格，尤其是妇女服装的式样，很快便流行开来。在埃及国王这场戏里，女孩子们侧身走过舞台，摆出庄重的姿势，埃及人的浮雕风格，用在小汽车、网球、足球、黑人舞蹈上，本来是会产生明显的效果的，倘若这些女孩子们的面孔不是毫无表情的话。古希腊罗马崇拜式的和现实的内容放肆、刺激地搀和在一起，由一种不坏的音乐箍紧着。但是普福恩德勒先生却以太高雅为由把蒂弗林的诗抹掉，现在是一位受欢迎的小歌剧剧本作者写的这些诗句，调皮，平庸，猥亵。这与蒂弗林有什么相干？

普福恩德勒先生用话筒大声说着什么，走上舞台，与导演争论，发出新的指示，将其推翻，又走到观众厅里他的照亮的操纵台前，用他那响亮、浑厚的嗓音骂人，这骂声从麦克风里传出来严重失真了。

在排练这几场戏的时候，他情绪欠佳。他有许多不愉快的事。譬如一只弹钢琴的狒狒据说得了肠绞痛了。普福恩德勒猜想，这是托辞，一定是到出价更高的别处表演去了；可是受辱的剧院医生声明自己不负驳斥狒狒主人所提供之兽医证明的责任。侏儒团的情况也相似。这个团他是以特别有利的条件聘到的。可是结果表明，该团之所以与他签订了如此廉价的合同，仅仅是因为他们被视作英国侏儒的不正当的竞争对手而未获英国劳工部批准入境。现在这个禁令已撤销，于是这些奸诈的侏儒们便试图用消极怠工的办法迫使普福恩德勒解除合同或者提高待遇。不过这一切仅仅抓着了他的表皮：令他深深感到苦恼并且不断折磨着他的，是他上了这个该死的蒂弗林的贼船了。他涉世颇深，如今真是个老笨蛋了，竟会直挺挺地上了这个劣货，上了这种艺术家气质的当的！搞一台艺术性的歌舞晚会，这个计划好是好，可是只能在柏林付诸实施，所以，如果它落空的话，那也全是他一昧偏爱慕尼黑的过错，这个道理他是不承认的。他具有粗犷的幽默感；没有一个人能把事情办得合他的心意，人人都提心吊胆，不定什么时候便会莫名其妙地挨他的呲儿。他看蒂弗林尤其不顺眼。

蒂弗林听了片刻普福恩德勒的牢骚，便走进食堂。在杂技演员、比安希尼第一的身旁坐下。他已经悄悄地、轻松自如地和此人成了朋友。杂技演员是个沉默寡言、处事颇有主见的人。他和一个很年轻的人合作，所有舞台上的人都知道：男孩子受喝彩，有本领的是另外那个人。比安希尼第一的这种技巧需要有多年的训练和罕见的天赋；男孩只不过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活木偶而已，要在不多几年里学会他的活儿。但是比安希尼对此并不介意。其实事情不都是这样的吗？不是几乎总是假冒

者获得成功吗？观众懂吗，从地上跳四、五个空翻跟头比从跳板上跳五十个难得多？观众连橡皮人、后脱臼、前脱臼之间的区别都不懂。精巧的动作只会使做这个动作的人和几位行家感到高兴。观众是看不明白的。这一由这位杂技演员的工作精确证明了的原理，使雅克韦斯·蒂弗林感到兴趣；因为在大多数领域里情形不也是这样吗？只不过是不能如此清楚地加以证明罢了。他关切地注视着，比安希尼第一怎样明明知道观众看不懂他的精巧动作，却仍然不断地试图使它们更精美。他显然并不嫉妒男孩，并不嫉妒他受到满堂喝彩。可是奇怪的是，他不和他说话，也不和他，而是和口技演员博布·里夏德共用更衣室。比安希尼第一和比安希尼第二之间的关系讳莫如深，难以洞察，按蒂弗林的意见颇有点哀怨痛楚的味道。

博布·里夏德，杂技演员的同用一个更衣室的伙伴，在他们旁边就座。他和比安希尼们相反，是个多言健谈的人，读过蒂弗林的书并且已经就此激烈、恭敬地和他争吵过一次。由于被选定当犹太教经师，他在策诺维茨以及在一所法语学校学过犹太教法典。后来加入了一个流动演出的马戏团，在团里当速画家成就卓著。有一次作画时把颜料弄到鼻子里，情况很严重，出现了严重的败血症。不得不进行的手术毁损了他的脸，尤其是鼻子，但也赋予他用这只不正常鼻子模仿各种乐器的能力。他使这种能力日臻完美，竟能模仿十四种乐器，从低音萨克斯管到各种弦乐器直至短笛，他那只不寻常的大鼻子都能模仿。他的艺术备受青睐，身价极高；他生活有着落，日子过得很好。他常常带着同一个节目旅行演出，不需要怎么练习。这许多空闲时间他都用来潜心研读犹太教神秘教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他把这两者奇妙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友好地和本诺·莱希纳尔

反复争论，这莱希纳尔是蒂弗林按照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愿望安插进来当晚会照明师的，此人那副一本正经探讨哲学的神态颇合他的心意。

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不去食堂，避开别人，和他的女伴一起坐在更衣室里，心情烦躁，抑郁不欢。真荒唐，他竟会受诱惑，离开他的弥涅耳瓦厅，卷进这桩愚蠢的事情，他不宜参预的嘛。在排练过程中，他在卡斯帕尔这个角色的身上还发现一些使他感兴趣的东西。蒂弗林没有简单地把卡斯帕尔画成一幅刺眼的漫画，而是赋予他以许多的同情和胜利的欢乐。卡斯帕尔有时挨打，但是更多的是他打别人。他打大家的脑袋，一直打到那些大亨们，那些聪明人躺倒在地、气绝身亡。而卡斯帕尔则糊里糊涂、自然而然、得意洋洋地幸存下来并直截了当地问："哥儿们，事成之后人家付您多少钱?"轻薄者，有必胜信心的人纷纷消逝；而卡斯帕尔却站住了脚，憨直，坚忍，恰恰由于他大智若愚、迟钝呆板而最后胜利了。喜剧演员希尔对这个人物的这种比喻功能一无所知，但是他感觉到，这个人物准确表现了他能表达的东西，高原居民的性格。他觉得演这个角色自己基本上是心情愉快的。可是他能从中汲取到的东西，他都已经榨取到了，他完全可以胜任愉快地在他自己的几场民歌手戏里来表现它们：不要蒂弗林。那儿，在弥涅耳瓦厅里，他独自一人，就不必与席希退勒的魔剧里的破烂货、与动物园里的畜生、与贪吃的女孩子和赤身裸体的婊子们为伍了。这全班人马都令他扫兴，引起他的猜疑。和嗅觉敏锐的普福恩德勒一样，他嗅到了失败和挫折的气味。决心甩掉这个角色。

这些真正的原因他当然是不承认的，不向他的女伴承认，也几乎不向自己承认。相反，他破口大骂，说是他的啤酒又没给

温合适，这领导竟然让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玩命，全然不顾他有胃病，还说如果他继续干下去，那就是大傻瓜了。一喝完啤酒，他便又闲立在走廊里，站在各布景之间，时不时地说声："喂，我的小姐，你别着急，"倔头倔脑地表现出如此明显的沮丧情绪，以致别人都忧心忡忡地问，他出什么事了。

当蒂弗林到观众厅里来的时候，人们正在排练"赤裸裸的真理"这一场戏。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在西藏买到了一尊神像，它有一个特性：只要有人撒谎，它就会动。而这一点却只有他一个人能察觉得出来。谎言说得越离奇，神像就动得越厉害。这位年轻人举行一次社交聚会，来的人相当多，人们相互交谈，这在这样的社交聚会上是寻常的事情。那尊神像颤动，移动，越动越快，越动越厉害，跳舞。这尊西藏女神像由冯·拉多尔尼夫人扮演。她泰然自若，演得从容自然。但是普福恩德勒不满意，吹毛求疵。卡塔琳娜保持镇定。蒂弗林看得出，费了多大的劲儿她才克制住自己。他知道，为什么普福恩德勒敢于对她无礼。那是因为，说来也怪，她似乎是唯一遭到财产剥夺法这段公案严重损害的人。公民投票是失败了，冯·拉多尔尼夫人不受干扰地仍然拥有她的卢伊波布龙庄园、她的年金；但是反对派报刊上的流言秽语对别人都徒然无效，在她身上却粘住了。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可是她的身上留下了污点。前宫廷侍从们，她社交圈里的人，她或多或少都曾为之效劳过的人，如今这些人对她冷眼相待。她风光不起来了，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普福恩德勒也感觉到了。将它流露出来。她演西藏女神演得不错。没有新闻界、社交界的闲言碎语，普福恩德勒先生也会觉得她好的。她知道这个，也知道，现在他觉得她坏，这不仅是一种恶意，而且也是一种信念。她经历过一些世事，知道世态炎

凉，她同意人们用更严厉的尺度来衡量不成功的人。普福恩德勒先生故意刁难。他那响亮的声音非常刺耳，就象从话筒里传出来一个巨大的婴儿的声音。冯·拉多尔尼夫人泰然自若地一再重新排练这场戏，直至普福恩德勒先生离开操纵台，走到舞台上，一脸怒容、用威胁的口吻小声说，他大概不得不删掉这场戏了。可是蒂弗林气愤地表示反对。他从幽暗的房间里尖声大叫，说是要删也得先删掉另外几场戏。普福恩德勒站在舞台上，在探照灯灯光照耀下，他把圆鼓鼓的脸转向暗处，正想叫嚷，却克制住自己，说，这件事以后再作定论吧。杂技演员比安希尼第一已在蒂弗林身旁坐下，这时悄悄说："您说得对，蒂弗林先生。"

蒂弗林不再说什么。对其它几场戏也不吭一声。普福恩德勒先生处处都掺进了水份。一移植到舞台上，一切听起来都温和、谨慎、没有力量。蒂弗林发现，他白白辛苦了一场。并不是失败使他恼火，他痛惜蹉跎这一年的岁月。也许工程师普勒克尔真的说对了，在这个时代里艺术是没有前途的。蒂弗林并不大声嚷嚷，不和普福恩德勒争吵，而普福恩德勒则心怀鬼胎——因为他分明知道，脚本本来有多好——排练每一场戏时都生怕作者会突然发作。可是蒂弗林只不过是越来越耷拉下肩膀而已。"您累了吧？"杂技演员比安希尼第一问。"您有什么话要说吗，蒂弗林先生？"普福恩德勒先生有时故作随意地问。没有，蒂弗林先生没什么要说的了。"您继续排练吧，"他说；也许今天他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嘶哑。

口技演员博布·里夏德正在讲一台歌舞晚会的轶事，这台晚会演了五百场。这五百场大家都挺过来了，只有大象没挺住，它在演出了第二百场之后便丧了命。

现在排练斗牛这一场戏，这是剩下的最后一点点体现了蒂弗林的计划和特色的东西了、蒂弗林把公牛变成了一个人，受追赶，沉闷阴郁，注定要灭亡，变成一个充满力量的人，并非不讨人喜欢，就是缺少点儿诡诈，而在那个时代没有它是难以生存的。裸体姑娘们现在成了女斗牛士。她们扛着梭镖、有颤毛的标枪，她们身穿绣花短上衣；从外衣下面撩拨人地露出迷人的裸乳。女演员克莱勒·霍尔茨是得胜的斗牛士。她要诵读的诗句写得很成功，平淡而狠意，连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和本诺·莱希纳尔也都很喜欢，克莱勒·霍尔茨带着巨大的热情诵读它们。枉然。普福恩德勒的谨慎把这一场戏也糟蹋了。政治色彩抹掉了，全部棱角磨平，全部妙趣荡然无存。留下的，是戏谑。人们忍俊不禁，是的。卡斯帕尔——希尔身穿布衣和纸衣扮演公牛，确实很滑稽，花样翻新，变化多端，幼稚可笑，感人，机灵，大智若愚，荒唐。普福恩德勒也是费尽心机，完成了一桩花哨的、尽管故作笨拙却仍不失逗人乐的事情。但是这是空忙，那既含而不露、却又清晰可见的内涵不见了。如今整台晚会已没有一丝蒂弗林的原意。

当这场戏接近尾声、蒂弗林虽不愤怒却疲惫不堪地要离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段音乐，一段短促、粗犷的进行曲，蒂弗林止步不走了。这段乐曲奇妙地融合着西班牙人和黑人的韵味，既有黑人的狂野又有西班牙人的优雅，晃晃荡荡，描绘着由优雅的姿势和对杀戮的兴致所组成的斗牛的魅力，和蒂弗林的解说词以及他的意图毫不相干；可是它却迥然不同于时下强烈、喧嚷的寻常音乐。舞台的样子变了，公牛的样子变了，姑娘们纤柔的肢体变得生气勃勃，举动象个人样，短促的音乐变得悠长、强烈起来。姑娘们的语声，她们那种普通的市井闲谈，变

成狂乱、优美的歌唱。骤然间，晚会又有了意义。两小节重重奏出的轻狂欢呼让人听得如醉如痴，使松弛的脊背挺直，改变了大腿的步态、心脏的跳动。

在观众厅的最后一排，身穿吉卜赛艺人服装，坐着那个谱写了这段乐曲的人，那位前革命者，此人现在是爱好音乐的小丑，当初曾宣告过音乐复制艺术家的自主性。他在汉堡圣保利区采集到了这段乐曲；一个由一位南国母亲所生的水手姑娘哇啦哇啦地独自唱着这些节拍。他巧妙地变换了一下节奏，把它改编成现在这个样子。晚会的另外两位作曲家，名字要印在节目单上的正式的作曲家，也斜着眼睛。这位前革命者露出轻蔑、快活的神色，坐在暗处。他知道，在五千个爵士乐队、三十万张唱片，以及电台的传播下，这段旋律将会在地球上飘荡一年之久，伴送几百万人上班工作。他过早地衰老、潦倒了。他因参加晚会音乐的创作而得到一笔微薄的酬金，他的日子将不会由于这段旋律的成功而好过一些。他并不因此而感到伤心。他微笑。他的音乐给大厅里所有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他不再会留下什么印象，而这正是他取得的胜利。

这场戏在欢乐轻快和普遍信赖的气氛中结束。刚一结束，便要重新再来一遍，大家欣然从命。可是这时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却不声不响、神色黯然地走到舞台前沿说，现在他要回家去。明天他也不来了，后天不来，彩排也不来。说是他病了。他一直说过，必须给他把啤酒温合适，现在他病了，他分明感觉到这病三两天里好不了，现在他要回家。舞台上的人不胜诧异，聚拢过来，托着纸牛屁股的那个人张大着嘴站着。大家神情紧张地望着普福恩德勒。此人边思索边缓步从跳板走上舞台，长时间地小声劝说巴尔塔萨·希尔。人们看到，希尔很少

誓话。他神情悲伤而执拗地听着普福恩德勒如簧之舌的不停唠叨，耸了耸肩膀。总是说这同一句话："噢，您瞧，在这方面我的世界观不一样"抑或"噢，我现在走。"他走了。

蒂弗林在一旁没有插话。他早就了解喜剧演员希尔的为人，他此举并不使蒂弗林感到意外。相反，他感到高兴，对他来说现在这件事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而对于普福恩德勒来说，这个解决办法几乎是正中下怀，尽管随着喜剧演员希尔的离去他失去了这台晚会的最好的台柱。现在可以肯定，"阶级斗争中的卡斯帕尔"这个愚蠢的名称必须删除；现在，"到此为止"命中注定留下了。还在他劝说喜剧演员希尔的当儿，他便已经给报纸打好了一条这样内容的简短消息的腹稿。他快言直入地责问还一直不知所措地在一旁站着的舞台监督，干吗还愣站着。说是当然要排练下一场戏。他咒骂，催促。改换舞台布景，工人、布景、演员、活动布景、乐师、各种穿白大衣的人，开始骚动起来。五分钟内下一场的舞台布景便安置完毕，这一场叫静物写生，戏中由裸体姑娘表现菜肴。她们已在等候，随时准备和着一段愚蠢无聊的音乐扭动腰枝招摇过舞台。一个姑娘背着龙虾螯作胳臂，另一个屁股上盖着巨大的野鸡毛，又有一个将牡蛎壳一开一合；此外，她们身上都一丝不挂。这全部活动都是为着一个目标，这就是这场戏结束时舞台成为一张巨大、诱人、摆好餐具的桌子，它由裸体女人和放大了的巨型美味佳肴组成。这是一场纯粹"到此为止"风格的戏，完全符合普福恩德勒先生的心意。舞台上一切准备就绪。"开排，"普福恩德勒先生说，舞台监督的铃声尖锐地响起。

这时，蒂弗林已经离去。懒洋洋打着呵欠，手里拿着帽子，任凭夏日微风吹拂着光溜的脸，他漫步穿过热烘烘的街道，漫

无目的。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他是满意的，并且已经又倾向于认为世道好了。他很惦记约翰娜。并非一定是因为他想和她睡觉，这就是说，这其实也是他所愿意的；但是首先他愿意和她朝夕相处。和她一道嘲骂，骂自己、骂别人。听她的观点，她的建议。真诚可靠，这句简单的老话倒挺适用，他暗自寻思。他想，要是现在约翰娜在他身旁行走，那该有多好。

约翰娜在这之前一天便已抵达慕尼黑。她坐在车窗关闭着的牌号为 ⅡA8763 的出租汽车里，刚刚从旁边驶过。可是这一点雅克韦斯·蒂弗林并不知道。

17. 与一个看不见的人商议

回到慕尼黑后的约翰娜，在她那间大房间里，在浅色的漂亮墙壁、华丽的家具、井然有序的书架之间，在笔相学仪器、大写字台、打字机之间来回踱步。在她的窗户下面，码头的那边，淡绿的伊萨河水欢快地流淌。

她避开她的慕尼黑熟人，专心工作。盖尔博士到北德去了，去柏林，去莱比锡，要在那边逗留几天；下个礼拜初他才回来。现在一个人独自待着，这有好处。她有一种特殊的回到家乡的感觉。利用社会关系办事是靠不住的，她本不应该热衷于此道。事情起始于黑斯赖特尔，最后竟还归结这位轻浮少年身上。不，这种温吞吞、脏兮兮的事她干不了，她简直喘不过气来。在整个儿这段时间里她不是一直在一种迷糊状态中迷迷登登地和黑斯赖特尔厮混吗？现在她又沐浴在清洁的空气中了。她打榧子，开心，微笑，她又很想试着工作。来单是大量的，她愿意的话，

足可以干3个月。

她的指甲还是月牙状；可是一工作起来她就没时间象在法国那样去修剪它们了。打字机损伤指甲和皮肤；费尽心思护养起来的乳白色光泽渐渐消失，指甲根上细嫩的皮肤变得粗糙。在社交生活中，她养成了交谈的习惯，养成了作出迅速、哪怕不怎么深刻的回答的习惯。现在她又故态复萌，往往过了长时间的间歇后才回答，突然旧话重提，会从半个小时以前中止的话题谈起，仿佛这半个小时她都没好好听别人讲话似的。就其服装而言，她也变成为从前的约翰娜了；因为她从法国带来的时髦服装在这座广大居民都带有乡村风味的城市里引人注目、惹人讨厌。

她工作。从前她等待由直觉作出判断。闪电般获得认识的那个危险的、既甜蜜又痛苦的瞬间是她的工作的报酬和顶峰。现在她所做的事则更辛苦，不那么有吸引力，却更诚实了。她觉得自己对人更富有洞察力了。

她就这样在慕尼黑生活过了六天，工作了六天，足不出户，心满意足。睡得好。第七天夜里她认识到，这样的生活只是一段毫无希望的弯路罢了，是逃避一张脸，她惧怕自己的命运。

她又给律师办公室打电话，这就象是给一个看不见的警告者付一笔分期付款的款项。是的，他刚刚回来。他异常殷勤、几乎是欣喜地答应立刻就与她商谈一次。

盖尔博士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他的事务所的业务活动。他承办许多案件，棘手的案件，赚钱，外国的、足价的钱。如果说他从来就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却对他承接的无数大案件摇起头来了。女管家阿格娜丝耗尽精力，苦不堪言。她心里一清二楚，知道这种杂乱忙碌

的状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在那个年轻人到这儿来的时候，那只跳蚤，那个吸血鬼，那个勒索钱财的家伙。就他自己而言，博士是向来不过问钱财的。现在他攒钱，抓钱，跑银行。自己却省吃俭用。复核，她为他的伙食，为他的穿衣开支了多少。女管家阿格娜丝脸色发黄，眼神迷乱，到处乱跑，蓬头垢面。向盖尔博士辞职。他不答话。

小伙子没再来过。盖尔博士跟他失去了联系了。心中蠢蠢欲动，直想委托一家侦探所进行调查，后又作罢。《不公正史》和《法律、政治、历史》的手稿并排放在一起，已经捆扎、系紧、整理好。手稿上落满了尘土。律师等待着。办理诉讼，大诉讼案。通货膨胀，今天有价值明天就会毫无价值的这种发疯似的变化，滋长着投机取巧的情绪，在所有权各个领域造成混乱和模糊，所以一个有经验的律师业务十分繁忙。在不多几个星期的时间里盖尔博士就富起来了。小伙子下回再来，他就不必小气了。他已经听说，出了一桩毒死狗的事件，这个冯·德尔迈尔与这件事有牵连。他的心收紧了，又舒展。也许小伙子现在会来，要求他帮助，以他那可爱的漫不经心、傲慢无礼、刺激性的方式。盖尔博士等待着。可是小伙子没出现，似乎失踪了。也许是，一定是因为他也与这桩投毒事件有瓜葛。这件事情上蒙着一层令人难堪的、叫人难以揣摩的色彩。他得不到任何准确的消息。当局似乎不清楚，它该掩饰还是大肆宣扬。政治搀和进来了。自从这位克伦克掌权以来，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都变得讳莫如深了。

盖尔博士不注意保养身体，抽烟很多，饮食无规律，睡眠很少。自从那次遭袭击以来，他一直蓄着一部略显红色的络腮胡子，他不再那样使劲眨眼，他的跛脚现象几乎全消失。他怀着

期盼的心情注视着克伦克的一举一动。起先，巴伐利亚邦虽然存在着较为健康的经济和秩序，与帝国的关系更合乎情理了，爱国者们的蠢事被阻止，夸夸其谈的集会避免了。但是好景不长，不幸的结局必定会随之而来。一个专制的、暴虐的世界，一个没有公正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不允许存在的。

当克伦克卧病不起时，他绷紧了每一根神经。先是三天，四天，后来便久卧不起，致使他的权势岌岌可危。律师敛迹凝神，蜷缩身体，以便伺机跃起，等待着时机。借助于诡辩术式的联想，他把克伦克的政府、狗中毒、他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克伦克的前途与埃利希有关。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涉及到埃利希。

他就是在这样的等待的氛围中接到了约翰娜打来的电话。这位巴伐利亚妇人曾一直令他回忆起爱丽丝·博尔恩哈克；现在，猛的一下，她的声音使包藏在内心的隐情蓦然升起。他与埃利希的事没有进展，这原因在于他的淡漠。他沉湎于撰写自己的理论著作而懈怠了许多个具体的不公正的案件。譬如克吕格尔案件。有关罪与罚的迷信观念在他心头作祟。由于他推动克吕格尔此人的案件不够有力，所以，理所当然，他在这孩子身上受到惩罚。

所以，约翰娜的电话对他来说犹如一个信号。他请她到他的私人住宅里来。她看见他面前摆着报纸、案卷、一只吃剩下一半食物的盘子，看见他坐在他的这间不舒适的房间里。小伙子曾经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如今坐着这位妇人。律师打量她，看到，她的坚强意志不那么坚强了，她的坚定信念不那么坚定了。他自己不象平时那样注重实际，他请求她允许自己抽烟，他们之间有隔阂。

约翰娜看见他那一双犀利的蓝眼睛，她的思想却总禁不住要滑向另一个人，她不得不强制自己想着她到这里来要办的事。她说，她曾试图利用他向她指出过的那些社会关系去施加影响。她和所有有关的人都谈过了。是的，她若有所思、不无苦涩地重复道，和所有有关的人，她想到了蒂弗林、普菲斯泰勒、司法部长海因洛德、冯·拉多尔尼夫人、王储马克西米利安、枢密顾问比希勒、艺术史家扬·莱西勒，想到了黑斯赖特尔，想到了那个轻浮少年。她抿紧嘴唇，沉默不语，陷入沉思。律师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低头看着地上。他瞥见她的大腿，结实的、穿浅色袜子的大腿，一双优质而结实的鞋，这鞋不如年轻商人埃利希·博尔恩哈克的鞋那样精致和优美。"可是这一切大概都无济于事，"过了一会儿他说。"对，一切都无济于事，"约翰娜回答说。

"您喜欢动物吗？"后来他突然问。"我憎恨狗和猫，"他说。"我不明白，人们怎么会愿意和这样的活物厮混。现在出了一件大案，"他不正眼看她，"一个毒死狗的案件。"约翰娜望着他的嘴，那嘴在浅红色胡子中间一张一合，象是个独立体，不属讲话人似的。"其中也掺杂着政治的动机，"盖尔律师说。约翰娜喘着气小声问："谋杀议员G？"律师脸煞白，向她一伸脑袋。"您怎么会想到这上头去的？"约翰娜一惊，少顷，略有所思道："也许仅仅是因为，我在一张报纸的同一版上读到了投毒案和议员G案件的消息。"——"噢？"律师问。"在哪张报上？"——"我记不清了，"约翰娜说。"我想，是在巴黎。"——"是的，"律师说，"当时您也在巴黎。"

他终于谈到克吕格尔案件。毫不含糊地向约翰娜说明，重新审理将会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他这样说也许是藉以安慰自

已吧。说是人们花费很大力气从拉岑贝格尔遗孀那儿诈取到的书面具结证词几乎毫无价值。这个畏惧的女人在要她以书面形式记录下她最初所作的清楚无误的口头陈述时附加了许多保留条件，于是，人们就很可以将已故司机坦白交代的话说成是一个刑事上对自己的言行不具责任能力的女人的梦中幻觉。说是他已经向约翰娜解释过，一般来说申请重新审理成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立法状况对此很不利，每迈出一步都会带来巨大困难，法定先决条件之证明困难重重，法庭极不情愿。他建议她读一读他的同行阿尔斯贝格的专著《误判和重新审理》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这是一部经典性著作，可惜迄今一直未曾对立法产生过影响。再者说了，如果重新审理后被宣告无罪，克吕格尔就可以要求政府赔偿他被非法开除公职所遭受的损失。为得到这样一种赔偿去和这个可诅咒的巴伐利亚国家斗，她是否以为这场斗争有取胜的希望呢，这个国家一边让自己的已遭谋杀的总理的遗孀为一份可怜巴巴的养老金提出诉讼，一边却承认，凶手是一家接受国家资助的公司的经理。

约翰娜额头上蹙起三道皱纹，手里拿着盖尔博士给她的律师阿尔斯贝格的那本大部头著作。是否邦法院院长哈特的离任就没什么影响呢，过了片刻她问。说是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盖尔博士当初曾向她解释说，按照刑事诉讼法上那条古里古怪的条款，由对该案作判决的同一个法庭来决定是否重新审理该案。那么，如果现在哈特走了，……

“您以为，”律师用强烈的讥刺口吻打断她，“哈特博士先生的继任会把误判归咎于他的权势显赫的前任吗？”他突然沉默不语，他的一双薄皮手颤抖，他似乎热得难受。尽管如此，然后他重新接茬说道，约翰娜看得出，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的心情是沉

重的，尽管如此，却正是哈特的这一卑鄙的调任，如他给她的信中所写的，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说是如果人们向哈特暗示，人们将撤回重新审理申请，那么，这样一拍马屁也许还能把他抓住。他现在主管着赦免司呢。放弃重新审理，放弃恢复名誉，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哈特的判决，于是他也许就会提议赦免。这是一桩侮辱人格的交易；可是如果约翰娜当真愿意的话，他将去探询哈特的口气。

约翰娜看得出，律师迫不得已出此下策，他内心非常痛苦。约翰娜思虑着。嗯，她究竟要干什么呢？起先她想进行斗争。也许如同律师希望不公正趴在地上被战胜一样，她也曾希望马丁会喜气洋洋地走出污泥浊水。难道现在她只希望马丁尽快获释就行了吗？她竭力从自己的记忆中搜索他的容貌、他的步态、他的双手。可是她的记忆力却难以驾驭，从前的马丁与灰褐色的马丁互相融和渗入。说真的，她很久没见过他了，她想象不出他的脸是什么样子。她愕然垂下眼睑。看见了她的双手。她突然感到羞愧，她的一双手在巴黎竟保养得这么好。"您一定清楚地知道，我也曾去过巴黎，"她突然执拗地说，却并不知道她说了这话。律师惊讶地抬起眼睛。约翰娜脸红了。"对不起，"她说。"赦免或恢复名誉，这件事我不必多加考虑。就我来说，我当然不希望马丁在那六棵树之间再坐两年。"她说，在那六棵树之间，而律师一听便清楚地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虽然他从未注意过奥德斯贝格的那六棵树。"我由衷的希望马丁能尽早被释放，"她明确、恳切地说。她用灰色大眼睛盯着他，整个脑袋随着眼睛一起转动。律师使劲眨眼，看起来几乎显得有点儿惘然若失的样子。"好吧，"他说，"那我就去和哈特司长谈谈。"——"我感谢您，"约翰娜说。"我完全理解您方才所说的

话，”她握了握他的手。

他们在一起站立了片刻，然后她才告辞而去，默默无言，两个人脑际萦绕着同样的想法。“在巴黎好吗?”末了，律师迟迟疑疑问道。“我觉得不好，”约翰娜回答，她拿起那本厚厚的法律书，走了。律师站在窗口目送她离去，小心翼翼，怕她回过头来时会看见自己。可是这纯属多此一举，她没有回头看。

两天以后，律师和一位委托人，一位乘通货膨胀之机在德国贱卖房屋和地产的捷克财主正行走在路德维希大街上。只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小汽车里向他们迎面驶来，年轻人优雅、轻浮，略微一招呼，亲亲密密，张开殷红的嘴唇微微一笑。律师话说了一半便停住，打嗝儿，使劲眨巴眼睛，转过身去，望着那辆汽车的背影。“您怎么了?”捷克来的先生惊诧问道；他们正在讨论复杂的法律问题，涉及到一大笔钱财。但是律师却神魂不定。前额上泛着红斑，他请求这位惊异、恼怒的外国人将讨论推迟到第二天。

18. 人各有志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坐在摆着一台破损小打字机的四方桌前，正在撰写《论马克思主义国家中艺术的功能》一文。文章进展不太顺利。不但是打字机上的E和X不对头，而且艺术在这个领域里的功能也很不清楚，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则虽然自以为自己的观点无懈可击，可是在表述它们的时候却总是遇到新的内在的矛盾。他清楚地知道，这种艺术功能是怎么回事，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清楚地看到了。因为他所思考的，都在他

的脑海里凝结成图像，而当他将这些图像移出脑海，譬如移植进叙事诗里时，那么，图像便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他用直截了当的话，用散文来表述他所思考的内容，那么图像便会模糊，便会不对头。这篇论述艺术的作用的文章反正写不好。

什么事都做不好。他回忆起最近与拉岑贝格尔遗孀的谈话。正因为他是冒着怒火离开了克吕格尔这个人的，所以他急于促成他获释。他已经竭尽全力，他与泽尔希迈尔同志和莱希纳尔同志一道，冒着触犯野小子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的危险，还曾经去找过好几次作过伪证的司机的遗孀。那是些令人不愉快的谈话。痴呆儿卡蒂惊慌而凶狠地从墙角傻看这几个男子，那妇人则一直重复老一套胡话。后来他发急并大声喊叫起来，这下那妇人便更犟了。按照盖尔博士的判断，他们费尽心机最后终于强令她落笔的书面证明材料派不了多大的用场。每逢他想为马丁·克吕格尔做点什么事，这事总告吹。他的大众汽车告吹了。莫斯科之行告吹了。一事无成，一切落空。自从他向赖因德尔摜纱帽以来，便事事碰壁。

他站起来，倒在沙发榻上。工作室里盛夏般地炎热。他出汗，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汽水，一饮而尽。又躺在沙发榻上，把双手交叉在瘦削、发红的脑袋后面，粗大的喉结高高隆起，细长的嘴唇紧紧抿住，缩小的眼睛向里凹陷。静卧时也浑身带刺儿，恶狠狠的。

当初他那篇论德国汽车制造业之缺陷的文章太温和了。现在他想起来了一些可用来阐述这个题目的漂亮的、有力得多的词句，可惜为时已晚。不管怎么说，他总算已经在一家拥有广大读者的柏林期刊上毫不含糊地阐述了他的意见。他用透彻的论据论证了由于战争德国的汽车工业是如何远远地被抛在了后

头。原因出在设计师身上。如果他们不顺从，不机智巧妙地把自己的想法转让给他们的上司，那么，一有矛盾，一旦提出加薪要求，他们就会丢掉饭碗，被派遣到前线去。打完仗一回来，他们发现好职业都让无能之辈给占了。充其量也就当上个试车员。处处是社会等级偏见，总工程师与试车员之间，后者与工人之间都有严格的社会地位距离。一种纯粹摆样子的人物掌权，沽名钓誉、捞取实惠：试车工程师。他出足风头，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在组织得极好的德国汽车制造工业中什么也不缺，只缺中心：设计师。到处在搞现代化，但是对整体的关键部位却不实行现代化。人们不重用少数有创造性的技师，却雇用无数平庸之辈，不生产少数畅销货，却生产大批一般产品。美国生产 117 个型号 2026000 辆汽车。德国生产 27000 辆汽车用了 152 个型号。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不愿意消释心头的怨气，找出此文发表后赖因德尔给他发来的电报："好极了。击中要害。欣悉您又愿意找我。回来吧，前嫌尽释。祝好。赖因德尔。"他读这电报，这电文他背诵得出来，他仔细、紧张地读胶粘带上用打字机打上的字母，仿佛他第一次读它似的。他当然没有对此作出回答，也没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譬如安妮一定会劝他接受的。会以其健全的理智缠磨他的。健全的理智是一件好事：但是赖因德尔是个不识羞耻的家伙。"恐怖的吸血鬼？"健全的理智属于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世界观的范畴，如同蛋黄属于鸡蛋一样；可是他一想到第五福音传教士的那张苍白的胖乎乎的脸，怒火和自尊便将他攫住，他的健全的理智便荡然无存。他把电报扔回抽屉，小心翼翼锁上。

他不想工作，也不想见到现在随时可能会来的安妮。他唯一有兴趣去干的事也许是进行一次寡言少语的、不愉快的谈话。

他动身去“狗肘子”，想在那儿见到本诺·莱希纳尔。

可是本诺·莱希纳尔今晚不来“狗肘子”。由于晚会排练结束得格外早，他便在安妮的办公室前等候，以便晚上与姐姐一起散散步，也许在外面随便什么地方和她一起吃一顿饭。他想单独和她谈一谈，不要普勒克尔同志参加。本尼并不介意普勒克尔同志最近比平时烦躁；但是对于似乎与他朝夕相处的安妮来说，有时这已是相当痛苦的了。她囿于狭隘小市民思想，不可能完全理解，什么是普勒克尔的真实品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同志。尽管如此她仍然爱他并与他和睦相处了这么久，这足见她是个正派本份的人。她理应受到感谢，受到鼓励。

安妮的办公室在北郊的一家工厂里。本尼站在夕阳下，等待着。五分钟后安妮准会来。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中，从和普勒克尔同志的谈话中，本诺·莱希纳尔学到，性方面的事是次要的，不触及人的本质。爱情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琐碎，这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捏造，目的是转移被剥削者对本质问题、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这在理论上当然是正确的，不过他总算也还懂得另一种观点。譬如假如女出纳员岑齐从他的生活中消失的话，他自己就会感到痛苦的。这岑齐小姐并非绝顶聪明；教她正确认识世界的立场观点，这毫无希望；但是她是可信赖的，她也讲求实际。如果他日子不好过，她一定会接济他的。

下班时间终于到了。当他邀请她一起到英国公园去并在那儿找个地方吃晚饭时，安妮当即表示同意。她姿态柔美，身穿浅色、轻薄连衣裙，在金黄色头发、身材魁梧的弟弟的身旁，缓步走进夏季的朦胧夜色之中。

本尼讲述着。干晚会舞台照明电工，他觉得心情舒畅。虽然在那儿干活乱糟糟的，忙闲不均，时而整天没什么事可干，时

而又整宵忙个不停，这不合他的口味。可是另一方面，他很有用武之地，照明技术十分落后，有一大堆问题。他也想出了一个诀窍，发明了某种崭新的技术；也许他将马上去申请专利。这工作颇有意思，什么也不会白忙乎的。真是难为了普勒克尔同志，替他找到了这份工作。

可不是吗，安妮不假思索地说。她从心眼里为卡斯帕尔感到自豪。可是在最近一段时期里，她继续说道，卡斯帕尔有点儿脾气烦躁。他有那么多的烦恼。现在，事情又上了正轨，她可以心平气和地来谈一谈了，她罗唆而愉快地向弟弟叙述与房东夫妇的许多次争吵，特别讲到某个叫巴贝特·芬的女人，她自称有一个卡斯帕尔的孩子，向他提出厚颜无耻的要求。他根本对付不了这个蠢女人，他只是把她的事写成了一首极妙的叙事诗。后来不得不由她安妮出来料理善后。末了，卡斯帕尔与她之间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来，尽管她对他十分钦佩，还是忍不住用略带讽刺的口吻表示惊讶说，一个连自己的事情都处理不好的人，竟如此自信地要断定，大家该怎么处世行事才对。卡斯帕尔很敏感，进行了一场关于她的世界观的激烈辩论。她没有屈服。说是她觉得，如果一个人声称有科学的共产主义，那么这不啻是一种胡思乱想，就仿佛一个人声称圣洁怀孕说或教皇从不犯错说是科学。这类东西人们可以信，人们也可以不信。她反正就是没有这种信仰。

本尼从容不迫，试图向她解释，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成为共产主义者并非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由于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状况对全体人民，当然也对他有益、有利、值得追求。安妮回答说，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无疑是个聪明人，是她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他一唱起他的歌谣来，她会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感觉。但是

他的信仰对她来说就是微不足道的嘛，在这方面她冥顽不灵。后来，她若有所思道，不仅她，而且弟弟以及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天才。可是他身上究竟有什么才智，这就无人知晓了。本尼也不知道。

安妮又高兴起来了，她总结性地说，主要的还是，干晚会这工作给本尼带来许多乐趣。说是他要去申请一份专利，这简直太妙了。他会发迹的。她竟脱口说出父亲最爱说的、全家人都铭记在心的这句话，他俩笑了。

姐弟俩现在安安静静，一起坐在一家荫凉的露天座啤酒馆里，在栗子树下，出神地望着前方，若有所思，想到了老头儿。饭菜平平常常，却贵得出奇。这是因为，美元又暴涨了。币值这个词儿，一年前还鲜为人知，今天在伊萨尔河两岸以至整个高原上已家喻户晓。不付外币，农民们什么也不卖。让城里人饿死。粮食投机商肠肥脑满，身穿崭新的、与他们的粗胖身材相配得体的西服招摇过市，用刚从帝国印刷厂印出来、散发着强烈气味的光滑棕色的一千马克纸币点燃雪茄烟。本尼说，到处都飘忽不定，面临着一场灾难。许多党内同志梦想出现一场运动，对，他们投奔真正德意志人，因为他们一直在嚷嚷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有某种现货可以供应，他们有领袖，他们的鲁佩特·库茨纳尔。本尼断言说，此人是个可悲的小丑，长着一只强壮的肺和一颗空空如也的脑袋。安妮对政治一窍不通。她亲眼目睹了，都是那五万人，先嚎啕大哭为被谋杀的革命领袖艾斯纳送葬，后来同样又嚎啕大哭参加被他推翻的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的葬礼。她说，慕尼黑人，他们都是好人，但是他们对政治都一窍不通。他们总得找出一个人来，他们就好说：就是这个人了。这完全是碰运气的事儿，他们恰好逮住谁就是谁。今天是艾斯

勒，犹太人，社会主义者，明天是库茨纳尔，真正德意志人，后天也许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王储。寨尼黑人，他们有点儿异想天开。人们为什么要忌妒他们这种品性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爱好嘛：她爱卡斯帕尔，本尼爱共产主义，父亲爱那所黄房子。

将健谈的安妮送到加勒尔斯贝格街，送到普勒克尔的工作室门口之后，本尼便回下草场的家里去。老卡耶坦·莱希纳尔见到儿子分外高兴，但不流露出来，却悻悻然说，儿子大驾光临，他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老头儿的境况不好。他和佩恩罗伊特、那幢黄房子的房主，和调停员们，和经纪人们，和合格的以及不合格的律师们打了好几个星期的交道，最后却让一个外国人硬是在他的鼻子底下把那所黄屋买走了。一个波兰犹太人。看来库茨纳尔和他的真正德意志人是对的。无论如何，他所说的话比本尼的那套废话、那套蠢话明白易懂。但是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过错还是犹太人的过错：卡耶坦·莱希纳尔的圣人遗骨匣不见了，那所黄房子他没到手，他的伟大理想，他的夙愿成了泡影。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考虑之后，他用他的旧家具店买下了下草场的这幢房子，现在他自己就住在这幢房子里。到土地登记局去，郑重其事，签署这笔交易的书面文件，这是某种补偿。但是紧接着，当他向房客们宣布这所房子已经易主，以新房东的身份向他们作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经历了第二次大失望。他们对这个消息态度冷淡，很不恭敬。他穿上了他那件长黑上衣，来巡视这四家租户的住房。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卡耶坦·莱希纳尔现在与从前有什么不一样了。三楼的房客曾说，既然现在他是房东，那么就请他让人来修理修理厕所吧；莱希纳尔回答说，请这位房客放尊重些，这位三楼房客，这只不要脸的狗最后竟把

莱希纳尔赶了出去。在他自己的房子里。但是当他去找律师要打官司时，律师却告诉莱希纳尔说，这场官司会旷日持久，而且没有把握打赢。因为在这卑劣的时代里，社会主义耗子正在从各个角落啃啮神圣的私人财产，房主们也就没什么权利了，说是莱希纳尔应该尽快加入已登记注册的房主协会。卡耶坦·莱希纳尔大发雷霆找本尼臭骂了一顿。一个普通房客在他莱希纳尔自己的房子里往他莱希纳尔脑袋上拉屎撒尿，这全是本尼和他那些正派规矩的同志们的过错。

在他加入的房主协会里，弥漫着一股普遍的恼怒情绪。房主们维修房屋的费用高于被帝国法律压低了的租金。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一切都颠三倒四的。你若一屁股坐在你的钱上，那是毫无用处的；钱会从你的屁股下面流走。卡耶坦·莱希纳尔老谋深算，做得机灵，不再手持现钱，买小银行家的股票，做投机生意。可是那只圣匣没了，拿美元来衡量，他的钱变得越来越少。尽管他是房主，可是他却似乎发不起来。一切全有股讨厌的只倒满四分之三升啤酒寒酸味儿。他曾希望，在他的保龄球俱乐部新一轮选举中，他能当选为第一主席。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尽管也捐了一面新的会旗，他们还是只让房主莱希纳尔当副职。

所以现在本尼一回到家，老卡耶坦便对他破口大骂。那些哥们儿，那些红狗子们，那些红鬼子们，这一切全是他们的过错。他骂安妮和普勒克尔，骂他是饭桶，说他要去找真正德意志人登记加入他们的党派。本尼用谨慎、简洁明了、有根有据的话回敬他。平时，恰恰这种有克制的话会激怒老头。可是今天，过了一会儿他就变得相当的温和了。他有一个秘密，这使他感到高兴。原来，眼睁睁看着他的钱日益迅速减少，他便买

了一张去荷兰的火车票，来回双程，有效期六十天。给那个荷兰人写了信，说是他想给那只匣子再拍张照片，供自己私人收藏用，荷兰人没有什么意见，只要莱希纳尔先生不将照片公开发表就行。口袋里揣着这封信，外加这张车票，还有证明下草场这幢房子属他所有的地籍册，他顿时感到有某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有一定收入的人，他可以纯粹为了玩耍而到荷兰去旅行一趟。所以，他只简短骂了几句便作罢，不一会儿便又和和气气的了。父亲和儿子喝啤酒吃“8”字形烘饼和萝卜，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

19. 幕后操纵者

在绅士俱乐部里，现在是邦司法部部长的哈特博士正在解释，为什么他与克伦克部长相反，不支持赦免克吕格尔博士，为什么他原则上主张对帝国政府采取一种更尖锐的方针，一种更符合真正德意志人精神的政策。

这位雄心勃勃的人潇洒地坐在有些粗鲁的男士们中间，时不时用白皙、保养得很好的手指抚摸一下老头，兴冲冲地阐述着他那令人信服的理由。

人人都知道，骄傲的哈特今天为什么如此热心地向他们解释他的政策。他指望当克伦克的继任呢。大多数人都同意，都赞许地、饶有兴致地注视他所作出的努力。许多人聆听他讲话，今天绅士俱乐部里挤满了人。过了一个闷热的下午之后终于下了一场雨；现在雨水均匀地从深灰色的夜空落下，凉飕飕地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懒懒散散过了一天之后，人们振奋精神地

坐着，说着自己的见解，也倾听别人的意见。

倾听哈特讲话的男士中，有第五福音传教士和《总汇报》主编索翁塔克博士。索翁塔克博士神经质地扯拉他的夹鼻眼镜绳，把它戴上，摘下，察看着赖因德尔的脸色。然而此人却把隆起的眼睛令人不快地死死盯住哈特，从他那完全平静的脸部表情中，索翁塔克博士既看不出同意也看不出反对。安静、优雅的冯·迪特拉姆先生也在哈特的听众中间。这位新上任的总理，他干得不坏，正在扎下虽不粗大、却坚韧的根子。很少听人说起他；他的朋友们惯于说，人们不谈论的总理便是最好的总理。善于辞令的哈特阐述他的立场的当儿，他也时不时悄没声地窥探着第五福音传教士的脸色。明摆着的，克伦克扶不住了。哈特知道这个底细，如今他讲起话来，就仿佛他已经坐在部长宝座上了似的。

当部长停下稍事休息时，第五福音传教士站起来，走到另一张桌子跟前。这儿人们也在谈论克伦克的病。真倒霉，这个克伦克。这么一个结实的汉子，刚刚掌权，就卧床不起了。人们讲轶事，嘲笑。这种幸灾乐祸触怒了参议院议长梅塞施米特，因为他是个正派人。他本人并不喜欢克伦克。可是，一旦一个人岌岌可危，众人便对他落井下石，这种做法是令人恶心的；仅仅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他太有才华了。这位仪表堂堂的男子在一旁听了一会儿这种平淡无力、吹毛求疵的背后议论，便抬起蓄着修饰得整洁的旧式络腮胡子、长着一双凸出眼睛的红润的脸孔，慢条斯理地从一个人身边走到另一个人身边。然后他开口说话，说克伦克很有音乐天赋。这话使人感到意外，不过它作为相反的论据倒也不难听。大家略带嘲讽、内心却颇感动地听着。冯·迪特拉姆先生也走过来。是赖因德尔把他吸引过来的。如

果此人对司法部新领导班子发表看法，那该有多好。

当梅塞施米特开始说话时，赖因德尔便把他的隆起的棕色眼睛转向这位老人。他在想，瞧！梅塞施米特是个正派人。他在想，真可惜，普勒克尔不一起到俄罗斯去。他在想，现在他也许可以暗示索翁塔克博士写信开释克吕格尔。他在想，这简直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譬如他自己，尽管都是慕尼黑人，却还如此喜欢慕尼黑这座城市。普勒克尔也很留恋慕尼黑，还有普福恩德勒，还有马泰依，还有克莱勒·霍尔茨女士，各种各样的人都留恋它，其中没有一个是笨蛋。

梅塞施米特已经停止说话，别人也都缄默不语。大家渐渐感到有些难堪，因为赖因德尔就这样坐在他们中间却始终一言不发。这个人反正就是个令人不愉快的人。是的，他出身于一个老慕尼黑人家庭；他一开口，满嘴都是方言，一种慕尼黑方言，伊萨尔河两岸没有比这更纯正的慕尼黑方言了。有人怀疑巴伐利亚南部的经济实力，慕尼黑人便会充满自豪地说："我们的第五福音传教士呢？"但是这位第五福音传教士，他却依然阴沉着脸色。他的外貌，他的思想，他的行为，都尽可能不带慕尼黑色彩，人们巴不得能看透他的真实面目。

第五福音传教士始终还没开口说话。现在，人们却听到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男人们愉快的说话声音，他们在那儿玩一种老式的杜洛克纸牌游戏，把纸牌使劲甩到桌子上，每管上一张牌就讲出一句精辟的格言。

现在，赖因德尔这一桌上，大家正在谈论真正德意志人。他们的运动，象气体，正在蔓延，他们已经在组建正规的军团，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操练。有参谋部，一个地地道道的总司令部。为首的当然是鲁佩特·库茨纳尔。人们普遍称他为领袖。信徒

们簇拥着他，男女老少，穷人富人，都想一睹这位救世主的风彩，带来了钱，带来了敬仰。方济各会托钵僧酿酒厂的枢密顾问丁哈德讲述，尤其是妇女们如何依恋库茨纳尔，她们如何倾心于他那张果断的脸、他那一头梳理整齐的头发、他那一撮小胡子。给这位枢密顾问留下特殊印象的是年迈的施珀勒将军夫人颤抖的声音，她保证说，她见到领袖的这一天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大家一致认为，在巴伐利亚从来不曾有过谁象鲁佩特·库茨纳尔这样受大众喜爱的。

冯·赖因德尔先生注意听了这一席象缓慢、整齐落下的雨水一样的连篇空话。这个丁哈德说得轻巧。因为举行库茨纳尔集会，方济各会托钵僧酿酒厂各大厅里挤满了人，啤酒消费总量不断上升。赖因德尔感到象是狂饮了一宵之后似的口内无味。他张开嘴：他可以在这些人面前也直截了当说出他的真实想法。也许这能帮助他克服这种单调乏味的感觉。

他解释说，整个儿年轻人为什么都跟着库茨纳尔跑，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要追求冒险奇遇，他们要扮演强盗和宪兵。他们感到高兴，有人供给他们玩具，他们得到一身制服，得到枪支和神秘的明信片。在那些明信片上，橡皮棍和枪支分别被说成是擦墨迹用橡皮和打火机。如果有人骗他们说，他们的游戏是爱国行为，会博得所有好心人的欢心，那么，人们便可随心所欲地指挥他们的行动。

枢密顾问丁哈德不无尖刻地说，可是库茨纳尔的追随者当中并非净是未成年的人。赖因德尔口气温和地承认说，在慕尼黑，其中也有许多成年人。也就是成年的小市民。从根本上看来，小市民一直渴望一个权威，渴望某个他可以虔诚服从的人。在内心深处，他从来也不是民主主义者。现在，随着他的钱币

的价值观的改变，他的民主外衣也正在完全消失。在日益增长的困苦中，库茨纳尔代表最后的支柱和堡垒，是小市民的偶像，是英雄，是光芒四射的领袖，人们是会狂喜地服从领袖的豪言壮语的。

冯·迪特拉姆小声、谨慎地问："如果通货膨胀停止，那么，您以为，真正德意志人就会完蛋？"第五福音传教士用苍白、丰盈的脸上他那一对隆起的眼睛盯住总理并友好地说："当然。但是只要德国重工业界不与国际重工业界达成协议，就没有哪届政府能制止通货膨胀。"大家都安静地、若有所思地倾听赖因德尔这一席亲切友好而又盛气凌人的话。"男爵先生，您认为慕尼黑是一座小市民的城市？"冯·迪特拉姆先生问。"慕尼黑，"赖因德尔答道，"慕尼黑及其半自耕农式的居民是小市民专政的合适的中心。"——"您所说的小市民是什么意思？"冯·迪特拉姆先生始终一样彬彬有礼地问，这当儿，人们听见淅沥雨声，听见隔壁房间一个玩杜洛克牌戏的人在说："真的，假不了。"——"小市民？"冯·赖因德尔先生若有所思地反问。他礼貌而骄矜地注视桌子四周的人。"请诸位设想，"他说，"一种世界观，具有这种世界观的人都是些有相当可靠的二百至一千金马克月收入的人。那些天生就具有接受这种世界观天赋的人，他们就是小市民。"他用他那隆起的眼睛依次打量在座的诸位男士。

他们屏息凝神，仔细倾听这一番谈话。他们保持完全沉默，雨淅沥淅沥的下着，隔壁房间里一个玩杜洛克牌戏的人在用口哨吹市赞歌，这是一首赞美舒适生活的曲子，它赞美这种舒适生活在慕尼黑永远不会停歇。即使在正常时期，在座的这些公务员、医生、前军官当中也几乎没有一个人月收入超过一千马克的。这个阔佬，这个可疑的家伙，他是在取笑他们？他说起活

来如此目空一切，真是捉摸不透他。"顺便说一句，我自己就给库茨纳尔钱，"他说，大家听了都感到高兴，他们现在不必愤然起来反驳了。他对露出笑容的迪特拉姆微微一笑。

此人以及主编索翁塔克暗暗舒了口气，如释重负。赖因德尔起码已经说出了某些可以捉摸的话了。如果他给库茨纳尔钱，那么他就是反对克伦克的，也就是同意轰他下台的。一个人开门见山问：克伦克无疑是个有才华的家伙，可是后来他怎么在巴伐利亚就不吃香了呢？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巴伐利亚哎。"我的先生们，这是由于，"赖因德尔说，"他不懂游戏规则。"——"什么游戏规则？"他们问。"要在巴伐利亚掌权，"赖因德尔说，"就必须懂得这些游戏规则。为了让民众激动起来，然后又平静下去，人们必须在巴伐利亚采取比别处更简单的手段。别处的人必须用曲线统治：在巴伐利亚用垂直线。"——"我以为，"冯·迪特拉姆突然以异常坚决的口吻说，"克伦克部长很了解这些游戏规则。"——"那他是要付出代价的，"赖因德尔和蔼可亲地说，"如果他不喜欢运用它们的话。"

引人深思的沉默。人们只听见隔壁杜洛克牌局啪嚓啪嚓的甩牌声以及从另外一桌传来的哈特那和蔼的、满怀胜利信心的声音。

当不多一会儿赖因德尔离席而去时，同桌有一个人问自己的邻座，这位先生究竟为什么被称为第五福音传教士。"因为他和第五部福音书一样多余，"被问的人含怒回答说，其它人纷纷表示同意。

这当儿，主编索翁塔克和总理轻步跟随在赖因德尔的左右到了门口，还想很快从他口中探听一下口气。"男爵先生，您读了我最近那篇论真正德意志人的社论了吗？"他急切地问。"亲

爱的索翁塔克，”赖因德尔露出亲切的笑容说，您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如果您干错了，就把您赶走。编辑决意把这当作一句玩笑话，微微一笑，退了回去。冯·迪特拉姆先生，现在和赖因德尔单独在一起，紧挨着他，问那位已经站在门口的人："男爵，您觉得哈特博士怎么样？一位可爱的先生，嗯？”——“是的，”赖因德尔冷冷地说，“有时还挺有趣。”——“万一克伦克博士久病不愈，您以为谁当继任合适？”赖因德尔从容地、几乎百无聊赖地扫视一下室内。“譬如参议院议长梅塞施米特，”他懒洋洋说。

说罢，他便悄然离去。他听到从他背后传来哈特那爽朗、自负的声音，此人不知道，他还没提出竞选，他的竞选资格就已经遭到否决了。总理若有所思、始终是殷勤、礼貌地目送这位幕后操纵人离去，这个人已经把哈特推倒，这个人愿意赦免克吕格尔，而克吕格尔却正是受到这个哈特的谴责，因为他招惹是非。

20. 论 谦 卑

女舞蹈演员奥尔加·英萨洛娃，身材瘦削，身穿极其柔软轻薄的衣裳，娇滴滴，坐在莫里茨·贝恩内依大夫的候诊室里。她翻阅已磨损的杂志，有彩色插图的刊物，关于人体健康的专业期刊，她时而被一幅肺及其各分枝彩色示意图吸引，时而又被一份杂志里的一位穿泳装带一条狗的女人画像所吸引。大夫预约她四点就诊；现在她已经等了一个小时，看样子，在她之前似乎还有两个病人要就诊。她已经想走了，这平淡无奇的房间、其它候诊者的急切、烦闷使她烦躁不安。但是她下不了这个决心，第

四次翻阅那几本杂志。

一段时间以来，女舞蹈演员英萨洛娃的健康不佳。可是她乐意听其自然，怕作认真的身体检查。在她的朋友们再三敦促下，她才终于坐在了可信赖的贝恩内依大夫的候诊室里。

贝恩内依大夫曾在一家国立医院里当过主治医师，在他那个专科里堪称一流，可敬、可怕、可爱。但是他行为古怪。给营养不良的无产者规定一种特殊饮食，要他们吃牡蛎、鱼子酱、嫩肉末、早熟蔬菜，严格禁止他们吃人造黄油和任何其它代用品。头一回，大家一笑置之，以为这是一种善意的玩笑。但是当他面部毫无表情地反复开出这样的处方，十次，一百次，人们才不得不加以过问。在质问下，贝恩内依大夫指出医学教科书在所提到的情况下就推荐这样的饮食，也指出同行们给富有的病人也惯于开这样的处方。当有人小心翼翼提醒他注意天意注定的收入上的差别时，他不带恶意并婉转地解释说，这与国民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也许也与神学家有关，但是医师有义务对不穿衣服、所以也就是不带钱包的病人进行检查。由于他坚持他的原则，人们就促使他放弃了他的职务。虽然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外加生性粗鲁，可是他却在大亨圈里有良好声誉，有许多找他求诊的人。

简短交谈之后，他毫不粗鲁，而是一本正经、彬彬有礼地告诉女舞蹈演员，她的病已经到了晚期，他认为最好是尽快住进一家肺结核疗养院。英萨洛娃慢慢穿上衣服，慢慢顺着沐浴在阳光中的街道往上走，面颊凹陷，神思恍惚，步履沉重。她处于一种甜蜜的昏迷状态之中，几乎心满意足，也许她现在大概快要死了，不管怎么说总可以放任一下自己了。

在剧院里，在排练时，她做出温顺、抑郁的样子。暗示：你

们要明白就好了！随后便不吭一声，对进一步的问题缄默不答。普福恩德勒要她别装腔作势，问她是不是在胡扯。最近这几天里，由于克伦克显然大势已去，他对她态度又粗暴起来了。英萨洛娃保持平静，谦卑，对谁也不谈自己的病情。

她决定只对克伦克谈这件事。可是当她来到部长府上时，她再次被拒之门外。这一次她没有发怒，她默默地忍受着。这样也好，让她去承受命运的打击吧，打击愈烈愈好。她对一切都同样报之以谦卑的微微一笑，这笑容与她的脸很相称。她给克伦克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动物园里的小猩猩被温存得过了头的猩猩妈妈压死了。这几天，每到傍晚时分她就去动物园，一直很喜欢那头可爱已极的小动物。它被压断了五根肋骨。她在信后写了一句附言，说是贝恩内依大夫已确诊她得了晚期骨结核。

克伦克卧病在床已是第四周了，他一直那样虚弱，处于轻度昏迷状态。他已经把可信赖的贝恩内依大夫赶走了，因为他讨厌他那种寡言少语、一本正经的态度。可是克伦克夫人却煞费苦心，终于把这位令人不快的医生又请了回来。这位大夫寡言少语，给病人开了他的传统病号饮食。大夫认为，主要是他的狂躁的心情将给他的康复造成困难，但是这话他没说出口来。克伦克很痛苦。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对他耍阴谋。倒霉透顶，只好这么躺着，眼睁睁看着这批下流坯毁他开创的一切事业，一脸奸笑、毫不费力地把他挤走，自己却无能为力。大家都想把他赶下台。老比希勒分明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知道他是推行巴伐利亚政策的最好人选，但是他想摆脱他，因为他使起来不够得心应手。至于马泰依，他是为这个女人、为英萨洛娃吃醋；这个老色鬼，我把她让给他就是了嘛。哈特有哈特的理由，托尼·里德勒有托尼·里德勒的理由。譬如王储马克西米利安不喜欢

他，因为他不够高雅。他是君主主义者，当然啰，他对王储没什么意见；但是他是个现实政治家，眼下不可能恢复维特斯巴赫家族的地位嘛。内心充满巴伐利亚式的高傲并喜欢嘲弄别人的他，只要与王储见面，便总忍不住要让王储感受到，现在轮不到马克西米利安，现在该轮到他克伦克了。他锋芒毕露，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大家都讨厌他，他们竭力想使他屈服。

一个星期前他曾暗暗对自己说，如果他不在八天内重返他的办公室，那么别人领先的距离就太大，他就全完了。这一个礼拜已经过完了。也许他的心还存希望，但是他的脑子却不抱任何希望了。

当他的心也停止希望时，他无可奈何躺在床上陷入极度的暴躁之中。他谁也不见，接连三天一句话也不说。呻吟，叽里咕噜，发出声嘶力竭、愤怒吼叫，把他的妻吓得脸煞白。

第四天，弗兰茨·弗劳赫尔部长来访，令他妻子感到惊讶的是，克伦克竟接待他。这位同事把他的小猎狗也带来了，怀着诚挚、同情的心情。克伦克不喜欢来这一套，立刻开门见山说，他现在一点也不了解情况，私下里问这位同行，现在司法部里哪位先生在掌大权。弗劳赫尔故作惊讶，闪烁其辞。估计是哈特吧，克伦克问。弗劳赫尔用手在脖子和衣领间揉擦。不，他终于说，他没有这个印象，不是哈特。据他了解，是梅塞施米特。

克伦克听罢哈哈大笑，尽管笑使他全身颤动、增加他的痛苦。笑了很久，笑哈特的如意算盘到底打错了。

可是弗劳赫尔误解了他的意思，好心地唠叨，劝同行先生别这样狂笑。说是这种天意的确可以让人反省、促人思索。起码他是这样理解的，说是他这一生曾两次病得不轻，卧病时间较长。克伦克让他说了一阵。但是当弗劳赫尔第三次使用"谦

卑”这个词时，他小声而毫不含糊地说：“您知道吗，弗劳赫尔，哪怕您以后当上总理也还是条癞皮狗。”说罢，他转过身去，文化部长无奈，只好带着他的小猎狗怏怏离去，对这种傲慢和耽于享乐直摇头。

21. 黑斯赖特尔先生在柏林用餐

黑斯赖特尔先生愉快地呼吸着慕尼黑总站的空气。不是连这儿的烟雾和烟子都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好闻吗？他存放好行李，走到外面广场上。高兴地用他那根象牙手杖嘚嘚地大声敲击石子路面。他穿外套，第二件大衣他没放进衣箱里，他把它搭在臂弯上。他既没让司机也没让别的什么人到车站来接他。他觉得乘电车回家挺新奇，便上了一节锃亮的蓝色车厢。悠然自得地嗅着巴伐利亚高原的空气。这些圆脑壳的人他喜欢，售票员的方言他喜欢。他轻轻碰一下坐在自己身旁的乘客，仅仅是为了能对他说一句：“喔唷，邻座先生。”

他在自己那所舒适、摆放着许多家具的房屋里到处走了走。屋里的这些家具都是一百年前，在所谓的比德迈尔时代制造的。桌子上摆放着许多奇特的装饰品，奇形怪状的假面具。各种首饰，一个泡在酒精里的胎儿，船只模型，一块鳄鱼头盖骨，一家前木偶剧院的木偶，奇异的乐器，也有刑具。四壁的上上下下都挂着平淡无奇的画，装在旧式的黑色和棕色镜框里的版画；连厕所也装饰着这样的版画，也有一把埃奥尔斯琴①，有人进出时

① 埃奥尔斯琴，又名风神琴，古希腊乐器，以风神埃奥尔斯命名，琴由风吹弦发出音响。

它都会发出美妙动听的音响。四周挂着无数慕尼黑古玩，巴伐利亚女式绣花女软帽，慕尼黑妇女一百年前戴过的用许多金线交织的头巾，建筑物模型，其中一个大型的教堂模型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那座被认为是城市标志的教堂，教堂的一些尖顶未完成，临时用一个顶罩接合。只有藏书、画的房间显得庄重、珍贵。

黑斯赖特尔先生在他的这幢心爱的房屋里走来走去，抚摸房门，家什，让他的画受可变光的照射，坐在他的舒适的沙发椅里，悠然自得。他穿上那件居家上衣，照镜子，照见了自己那张胖乎乎的脸，现在没有连鬓胡子，照见了他那张会享受的孩童小嘴。他放松四肢，大声打呵欠，兴高采烈，伸展他的胳臂。真是好极了，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重新占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具，自己的画，有埃奥尔斯琴的厕所。天下妙事莫过于回家，莫过于用自己那美好、愉快的过去重新充实自己。

晚上，黑斯赖特尔先生赴绅士俱乐部。他高兴地期待着，在国外旅居了较长一段时间后现在将与朋友和酒友们重逢，郑重其事地向他们叙述他旅居国外的观感，把慕尼黑市的本质与世界的本质相比较。在这种场合人们当然会对自己的故乡大发牢骚；但是正因为是久别重逢，所以这种牢骚基本上只不过是变相的热情赞扬而已。

起初，黑斯赖特尔先生果然在绅士俱乐部里觉得特别开心。后来却出现了一个始料不及的障碍。刚才他曾在街上碰到一队敲着鼓扛着一面鲜红旗帜的真正德意志人。仍还囿于外国观点的黑斯赖特尔先生觉得这些团体以及它们的活动很滑稽，便在绅士俱乐部里加以取笑。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与他谈话的对方，熟谙世情、和蔼可亲的哈特司长却绷着脸回答他说，不，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未敢苟同。令黑斯赖特尔先生尤感诧异的

是，连高雅的冯·迪特拉姆先生也悄然、坚决地拒绝他的无伤大雅的玩笑话，画家巴尔塔萨·冯·奥斯特纳黑竟丝毫也不觉得鲁佩特·库茨纳尔滑稽可笑。思德勒男爵直言不讳地说，谁觉得真正德意志人不合自己的心意，谁就不宜待在这个邦里，说话时他的脸露出不快、严峻的神色。黑斯赖特尔先生愕然问，克伦克部长对这些爱国者是什么态度。他感到吃惊，大家竟然认为克伦克先生的意见相当的无关紧要，对这位部长开些恶意的玩笑。这下黑斯赖特尔先生可傻了眼了。克伦克不再是南德的无可争辩的独裁者了？他失宠了？可怜的、狼狈不堪的黑斯赖特尔先生。他觉得在自己的家乡找不到头绪了。那支古老的市赞歌称颂说，只要伊萨尔河的绿水从市里流过，慕尼黑市的舒适安宁就不会中止。可是今天他觉得，这种舒适安宁有点不太对头。他早早的便回家。

步行一段路。当他从将帅纪念堂旁边走过时，他看到，人们正打算，这一回不是在纪念堂自身，而是在大街上建立一个骇人听闻的建筑物，一座笨重的纪念碑之类的东西。无论这座纪念碑的整体，还是它的艺术细部都还难以看清楚。这座纪念碑妨碍交通，唯有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他本想当天晚上就给冯·拉多尔尼夫人打电话的。现在他没这个兴致了。他拧亮了房间里的许多灯；然而，重新见到这些船只模型，这些女式绣花软帽，这埃奥尔斯琴，这些书籍，他却感到很是扫兴。

他恼怒地躺到床上，这是一张贵重木材做成的宽大、低矮的比德迈尔式床，有镀金外国人雕像装饰。回家后的这第一夜，他睡得不好。恼怒变愤怒，愤怒变行动欲。商务顾问黑斯赖特尔在他的比德迈尔式床上辗转反侧，他精力充沛，满脑子都是计

划。绅士俱乐部里那无聊的废话。他的扩大南德陶瓷工厂的法国规划。将帅纪念堂旁边那座新的骇人听闻的纪念碑。"斗牛图"系列，制造严肃的陶瓷艺术品。库茨纳尔，他的旗帜以及那一整套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他将再次显示他的充沛精力。慕尼黑先生们会惊呆的。不过，他一想到里德勒那张蛮横的脸，他就开始出汗。

翌日晨，他已经拿起话筒，就要给冯·拉多尔尼夫人打电话，却又把话筒撂下了。昨天晚上，那不平静的夜晚使他变得犹豫不定。这座城市里，风向变换快得出奇；他心中无底，不清楚他现在与冯·拉多尔尼夫人关系如何，宁可在会面之前先了解一下情况。

为此目的便和普福恩德勒先生共进午餐。此人有敏锐的嗅觉，是合适的人选。首先，他从他那儿获悉，克伦克彻底赌输了。普福恩德勒对此感到遗憾。如果是一个既有铁的手腕也有一些头脑的人物，不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傻瓜继续主持巴伐利亚事务，这对这台晚会，对普福恩德勒的其它事业，都是有好处的。但是作为一个未雨绸缪的商人，普福恩德勒已经为权力的更替作了准备，为库茨纳尔的爱国运动捐赠了旗帜、徽章、各种高级必需品。此外，普福恩德勒觉得克伦克并非完全没有过错。部长这样有身份的人本来是不应该为一个女人干出某些蠢事来的，如果黑斯赖特尔记得的话，这个女人就是有自信心的英萨洛娃。

然后，针对黑斯赖特尔的一个小心谨慎的问题，他向他说明冯·拉多尔尼夫人的处境。是的，她也失宠了。他说这话时语气坚定，令人信服。剥夺贵族财产法，人们就慕尼黑王室散布了许多闲言碎语，为什么偏偏她，这个最没有负担的人，至今仍

受到这种闲言碎语的伤害呢？由于离开家乡时间比较久了，黑斯赖特尔先生对他家乡的情况不甚了了。只不过，跟通常一样，卡塔琳娜的社会地位完蛋了。普福恩德勒先生表示赞许说，她是个聪明女人，她认命，甚至考虑搬迁，卖掉她的卢伊波布龙庄园。说是他只好劝她卖，尤其是如果她在晚会上演出成功的话。也许黑斯赖特尔先生对此感兴趣，那就可以和他一起买下卢伊波布龙，在那儿开一家公寓饭店，一家疗养院或诸如此类服务行业。

黑斯赖特尔先生给弄糊涂了。他的女友在幸运环境中的风云突变打动了他那颗慕尼黑人金子般的心。他很想径直去找卡塔琳娜，宽恕地将她紧紧搂在怀里，向她表示，商务顾问保尔·黑斯赖特尔是何等坚强的后盾和堡垒。但是他是个有经验的人，流露的情感已经够多的了，这一次不想感情用事。当他辞别普福恩德勒先生时，他自己也没想到，竟声称，由于业务繁忙，他不得不明天去柏林，至少在那里逗留一周。在柏林他可以静心思考对已经变化了的慕尼黑现状他应抱什么态度，避免过于匆忙地与冯·拉多尔尼夫人相遇，不过，这一点他几乎对自己都不承认。

由于他很久没去过柏林了，所以这座大城市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行驶在由市中心通往西城的街道上。莱纳街，动物园街，希切西街，选帝侯大街。他看见那川流不息的小汽车，象滔滔的江水滚滚而来，时而堵塞，时而继续奔流。自动停车信号，安全岛，警察，灯光信号，黄色，红色，黄色，绿色，他发现这些指挥交通的设施运转正常。他乘市郊火车漫无目的地行驶，驶过市中心停车场，那儿无数铁轨相会，一列列火车上下左右相交，你追我赶。他从地铁井道里出来，登上一处街面，

看到房屋，房屋，人，人，没有尽头。他穿行在那条长长的地道中，那地道在市中心地下伸展出去，总是充满了行色匆匆、忙忙碌碌的人群，大家急切想知道，在另一头是否可以乘上自己的衔接火车。他看到，这座城市的数百万居民不象他家乡的人那样悠闲站在街上各个角落里聊天，而是自然而然、急急忙忙、但并不煞有介事地去从事各自的工作。他看到人口拥挤的工人住宅区，晃晃悠悠的公共汽车，百货商店。巨大的、灯火辉煌的游乐宫，咖啡馆，电影院，剧院，十座，三十座，一百座，一千座，挤满了人。右翼激进分子的游行队伍，由警察护送，身穿风雨茄克，头戴便帽，手持旗帜，排成军列，人数众多。左翼激进分子的游行队伍，由警察护送，扛着统一的无产阶级俄罗斯共和国的标志，五角星，镰刀，锤子，没有尽头。他看到街道，它们从城里向外伸展，伸向四周众多的湖泊，伸向树木稀疏的、杂有大城市房屋的森林，各条道路中都挤满了人、车辆、公共汽车。这个易动感情的人，他津津有味地品味着这熙熙攘攘的、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大城市里这多彩纷呈的生活，它那广阔的区域，它的各种机构的精确运行。

晚上，他坐在西区一家豪华而不甚雅致的餐厅里，与千百个其它的人坐在一起。有琳琅满目的各色菜肴供应，烹调得并不精美，却也可口，既不便宜，也不贵，盛在各式精致的器皿里端上桌来。人们并不和侍应员多商议，人们吃，喝，付钱。上千个人在这里用餐，带着明确目的进食，没有乐趣。边闲谈，边谈着生意，边读着报纸，边狼吞虎咽，吃得没滋没味。黑斯赖特尔先生和一个陌生人同桌。他试图进行交谈。那位同桌就餐的人感到惊讶，答话简短，却并非不礼貌；不过黑斯赖特尔先生却看出，这里无法与同桌就餐的人进行真正愉快的交谈。他精神

恍惚地吃牡蛎、喝汤、吃煮鳗鱼，有人曾向他盛赞这煮鳗鱼是柏林风味名菜。一碟洋蓟。一大块多汁的烤牛肉。然后他吃乳酪冰镇掼奶油水果，喝穆哈咖啡。他看见人来人往。他想到这座城市的四百万人，他们白天目标明确、熟练在行地从事各自的工作，晚上则同样目标明确、却不太在行地消遣娱乐。他叹息着把他的慕尼黑与涌动着现代潮流的柏林进行比较。啊，文化都市慕尼黑和臃肿庞大的柏林，这种说法可惜是猜忌和胡扯。在他那颗胖乎乎、充满幻想的上巴伐利亚人脑袋里，地球上的这块地方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富于传奇的图画。它位于东经13°23′，北纬52°30′，海拔七十三米，原先由斯拉夫人在此定居，取名柏林，现在它地下有成百万的井筒、管道、电线、电缆，地上有无穷无尽的房屋和密集的人群，空中有天线、电线、灯光、无线电塔、飞机。他对这幅柏林图景赞叹不已，以致他虽然酒足饭饱，但是当迷迷糊糊抽着烟在大街上闲逛时，他对那众多的妓女连看都不看一眼，她们簇拥在这位大腹便便、显然很富有的外乡人的周围。

22. 约翰娜·克赖恩无端地笑

报上头版粗体黑字报道说，女子网球冠军法茜·德·吕卡已经用枪自杀，因为根据医生鉴定，她的三天前骨折的大腿再也不会完全恢复其功能。早晨，约翰娜身穿睡衣裤吃早饭时读到这条消息，她皱起额头，鼻子上方清楚地现出了三道皱纹。这则报道她没读第二遍。报道的全文已永远印入她的脑海，大字粗体，一个 e 字母有缺损。她重新折叠好报纸，把它整整齐齐放在

桌上。后来，这则刊登在报上的近在咫尺的死讯憋得她透不过气来。她猛然一挥手把报纸打下桌去。

她对法茜·德·吕卡有好感，此人则对她有好感，这个鹰钩鼻女人和她，她们彼此了解。其它人知道法茜·德·吕卡活动频繁、疲惫不堪，知道她为了振奋必要的活力以确保冠军头衔而付出的艰难辛苦，这些人可能会想，她走得适逢其时，还拥有这称号，走在不可避免的失望之前了。约翰娜则更清楚，她知道法茜·德·吕卡在胜利的喜悦中就已经感到失望了。她回忆起法茜·德·吕卡怎样对她讲述她已决心退役。她讲得平平淡淡，毫不做作，附带说的，仿佛是在谈一个无关紧要的旅行计划。当初她很喜欢这位女友。但是她并没有理解她的决心。

在寂寞和困倦中，她渴望听到一句人话，渴望说话并听人说话。可恶，一个人多孤独啊。要是她现在有马丁·克吕格尔在身边就好了。她的回忆一下子又变得清晰和热烈起来。但是如此直截了当、亲密无间地写信告诉他，她现在是什么心情，她还不可乱造，他的回信她将在三个星期后收到，谁知道感情会有多干巴。她离雅克韦斯·蒂弗林十分钟的路程，或许还要近些。这是胡来，是任性，她竟不让他知道自己的行踪。她打电话。接电话的是蒂弗林的女秘书，她说，蒂弗林先生五分钟前出门了，并问她是谁，是否要她转达什么话。而约翰娜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

在无可挽回的寂寞无聊中度过了一上午。她太懒散，无法穿戴得整整齐齐，太懒散，不能井然有序地进行思考。她试图工作，工作干不下去。

来了个不速之客，一个肥胖、活跃的女人：她的母亲，伊丽莎白·克赖恩·莱德勒太太。这位老太太东嗅嗅西闻闻，心怀

叵测，用鄙夷不屑、富于表情的目光打量这间凌乱不堪的房间，女儿的这一身邋遢、滑稽的晨装。若干年来她这是头一次来看约翰娜，并且是怀着高尚的意图而来的。在一部电影的启迪下，她决心同她和解。接连三天，一个下午接着一个下午，她频频喝咖啡，向她的女友们讲述她的这个决心。如今她坐在施泰因多夫街，坐在女儿的寓所里，目标明确，她神态坚毅，信念坚定，双下巴压着脖子，给人印象深刻。她张开圆圆的、长着一口小牙的嘴，用毅然决然的口吻对女儿喋喋不休地唠叨。女儿时不时将睡衣裹紧身体，伸手捋一捋头发不让它披下来，她暗自思忖，她从母亲的态度和语言上能猜度出什么。她知道，母亲的旺盛精力是假面具，后面暗藏着一个目光短浅、无病呻吟、囿于自我的女人，一辈子习惯于让别人照料自己。约翰娜·克赖恩并不厌恶、怀着几乎是自然科学式的兴趣用自己的灰眼睛打量母亲的脸和身材。她们俩之间有联系，有关系吗？她怀着清醒的好奇心研究这个喋喋不休、富态的女人。破天荒头一遭有意识地注意到，她怎样用一只手轻轻抵住大腿，她打量对方时怎样扭转整个脑袋。噢，她，约翰娜，有着完全相同的姿态。她与她一定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太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一定会越来越象她。以后有朝一日，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她也会这样坐着，心怀叵测，带着有些虚假的坚毅，带着个双下巴。

就在她转悠着这些念头的当儿，母亲的话没完没了不断向她涌来，无病呻吟，带攻击性，带着请求，唠叨着家庭意识，耻辱，阔道。她的日子究竟过得怎么样？无人照管，没有人照料家务。她应该离婚，嫁一个正派的男人。或者，如果她已经和一个象黑斯顿特尔这样的男人同居，那么她就得起码设法让他好好

关心照料她。瞧她到处乱跑的样子，还老留着长头发。这使她看上去衰老了十年。说是迫切需要有一个严肃认真的人来关心她。还说她上了年纪，有经验，脾气温和。愿意帮约翰娜一把。

妇人喋喋不休地说着，约翰娜越听越不是滋味。她为她、也为自己感到羞愧。老看着妇人的那张自信、宽阔的脸，这令人感到难堪，她不太知道，她该把目光投向何处，便稍稍垂下一点眼皮。她感到迫切需要安宁，分明感到一阵厌恶涌上心头。她突然一本正经地说：好啊，如果她的母亲愿意的话，那就请她有空就来坐坐吧。说罢她想，这女人现在该走了吧。可是莱德勒太太感到受辱了，她的一番好意竟受到如此蔑视。作为巴伐利亚高原的居民，她喜欢追求舞台效果；她感到恼火的是，这次登门拜访的过程如此平淡无奇，和促使她产生和解想法的那个电影场面完全不一样。又过了好一会儿，约翰娜才摆脱她。

这妇人一走，她筋疲力尽地坐着，压根儿就没火气。没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没处去说通情达理的话。如今连法茜·德·吕卡也去了。雅克韦斯·蒂弗林想必会感觉到，现在她多么需要他，如果他心里有她的话。

令她感到高兴的是，这时电话铃响起，打断了她的幽冥沉思。电话机里是埃里希·波尔恩哈克的声音。他提醒她，她在巴黎曾答应他，让他给她做一个面模。现在他将在这城里逗留好几个星期。她愿意什么时候来？约翰娜早就打算去会会他，已经拿定主意，决心要保持冷静，彻底拒绝他。他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他思想贫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如果说她自以为是要去摸清他的底细，那么，这不过是她自欺欺人罢了。可是现在，一听到电话里他的第一句话，她顿时便知道，她下那个决心也只是骗骗自己而已。她让他继续往下说，品味着他的声音，

尽管这声音在电话机里已经变音了。她的眼睛视而不见地盯着那张登有法茜·德·吕卡死讯的报纸，她的心以及她的全部感官都附着在电话机里的声音上。

当埃里希·波尔恩哈克讲完时，她毫不忸怩和勉强地说，她下午去他那儿。

现在已经作出决定。她几乎感到高兴。她在唇齿间哼唱，闻到了记忆中轻微的干草和皮革的气味。然后，没有多加思索，她便去理发店，仿佛她早就计划好了似的。她进背时尚留长发，这是越出常轨了，在这一点上她的母亲肯定是对的。而且埃里希也曾取笑过这种陈旧的执拗。她坐在明亮的理发厅里镀镍水龙头、器械、白色洗涤盆前，坐在身手敏捷、彬彬有礼穿工作服的男子和女孩们之间。电动推子那块冷丝丝的铁片在她脑袋四周移动，人们给她拿来镜子，让她可以从四面八方照见自己的头部。深褐色头发掉在围在她身上的白布上。她感到脑袋变凉变轻。

她想到了当着她的面以及与她进行的无数次有关性问题的谈话；因为那个时代喜欢高谈阔论这类问题。她也匆匆想起了她在许多年以前，在儿时经历的一件事，这件事难得阴森可怕、模糊不清地在她脑海浮现。她也想起了雅克书斯·蒂弗林的一句话：不渴而饮，无情绪而写作，无热情而和一个女人睡觉，这是近十年里三个最常见的恶习。她就这样浮想联翩地坐着，当有人问她，她是否也要修指甲，她这才抬起头来。不，她不想修指甲。现在，她那两只手上又都是大毛孔了，有点粗糙，指甲呈四角形，她就喜欢这样。

约翰娜步行去埃里希·博尔恩哈克那儿，她不掩饰情感，满怀渴求，不故作神秘，不觉得快活。她穿过海滨街，走过保尔·

黑斯赖特尔的家门口，却丝毫也没有想起黑斯赖特尔这个人。

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在施瓦宾区有一所漂亮的工作间寓所。不清楚，在这极度缺房的时代他是怎样把一幢如此舒适的寓所弄到手的。到处挂着狗面模，还有几幅画工精美的淫荡的画，一张费泽曼将军的署名照片，大大咧咧地给挂在了一具灵猩面模和一具叭喇狗面模之间，还有一幅有题辞的鲁佩特·库茨纳尔的画像。

对于约翰娜的到来，埃里希不加掩饰地、带着孩子气地显示出自己胜利的喜悦，顽皮而又略带傲慢地欣赏她的脑袋，说这一头短发显得更独具风韵了。他穿一件照军服样式制作的上衣，显得英俊、潇洒。他说，他现在很好。他的困难正在逐渐排除。对议员G再也没人去过问了，狗中毒事件也正在圆满解决之中。他的朋友冯·德尔迈尔已于昨天被保释出狱，而且他也要到这儿来，帮助他给她取面模。说是他从各方面都很感兴趣的爱国运动正在取得长足进展。这是一个清新活泼、生气勃勃、五彩缤纷的时代，象他这样聪明伶俐并且有点幽默感的人生活在这个时代会觉得舒服的。他忙碌地走来走去，热情招待她，接通电茶壶，露出殷红嘴唇间那一排洁白的牙齿。

冯·德尔迈尔先生来到。这两个人还有点沉浸在被保释出狱的事情之中，不象平时那样自命不凡，显出更富孩子气的样子，他们情绪愉快，接着，开始制作约翰娜的面模。这才发现，他们没准备好新制作方法所需的工具。约翰娜不反对人们采用传统方法。她必须用凡士林涂脸，躺在一张无靠背矮沙发上。他们把纸管插进她的鼻孔，请她闭上眼睛。迅速、熟练地将湿冷的物料涂抹在她的脸上。于是，她躺在石膏下，脸一动也不动，眼睛闭上，牙齿咬紧，迷迷糊糊。她想到了许多事情，一幕幕迅

速交替。她好象躺在坟墓里，上方是湿漉漉的泥土块，只凭着两根小纸管自己才不致窒息。她听见那两个人走来走去，小声说话，笑。她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他们一定是在讲猥亵的笑话。可是不对，现在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听见，他们在讲什么。德尔迈尔在讲——也许这是作为笑料讲给她听的——一个怪诞、可怕的故事，讲有一回他怎样给一个故世的演员制作面模。石膏模子从死者的脑袋上就是揭不下来，拼死命也揭不下来。石膏简直是长在一起，牢牢粘合住了。这是因为，德尔迈尔想把脖子，把喉结也制进面模。他揭了又揭，颌骨下端接合处象铁铸的一般。他猛一用劲终于把模子揭到手中。但是这一使劲他却把死者的下颌断裂了。死者舌头从喉咙里伸出来。从张开的大口里发出一声叹息声。冯·德尔迈尔先生在战争和革命中见过许多世面，但是这件事却真有点儿令人毛骨悚然。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事；积聚在气管里的空气从声门冲出来。

约翰娜被埋在石膏下，听这个故事，听小伙子们笑，执拗地对自己说：静静地躺着，别用光着的手做什么手势。他们真巴不得这样呢。她强迫自己不去听他们，一下子便离得远远的了，她的思想麻木了。她脸部上方的石膏变热，变沉重，令人窒息。两个年轻人的声音很远。如果她死去的话，还会有人来关心克吕格尔这个人的吧？现在人们向她俯下身，检查石膏料是否已变得足够的硬。她四周的黑暗呈现出许多颜色。轻浮小伙子的声音说，这声音不响，却带着吼声："还只需两分钟。"冯·德尔迈尔的高亢、尖利的笑声她也又听见了，现在很远，这小伙子的声音。突然，透过她周遭那杂色的黑暗，他的脸象在一所电影院的银幕上那样，迅速放大成巨大无比，向她逼近过来。站在她闭着的眼前，放肆，形容猥琐。

过了漫长的十分钟之后，人们取下她脸上的物料。她呼吸，坐起来，深呼吸。两个人挽起衬衫袖管忙碌着。她精神一振，便发现埃里希的这张真实的脸和石膏下面黑暗中她脑际出现的那张脸不一样。一张气色好、漂亮的男孩脸。她边洗脸，边考虑，脑袋四周的一点重物和黑暗怎么就足以改变世界。她都胡思乱想了些什么愚蠢的念头呀。生活是简单的；她把生活搞复杂了，这是她的过错。她喜欢埃里希·博尔恩哈克这个男孩，他也喜欢她。他是一个英俊少年，思想敏捷、活泼，战争经历使他变得有经验。现在她感到对他怀有一种自然的脉脉温情。

冯·德尔迈尔催促大家快去"盖斯花园"；说是小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在那儿等着呢。到"盖斯花园"去参加爱国党人们的聚会，这是很好玩的。约翰娜必须亲自去看看那儿的活动，小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帅极了。但是约翰娜渴望和埃里希单独待在一起。说，她累了。她很讨厌冯·德尔迈尔。就象儿时她渴望得到某种用糖和树胶做成的普通糖果，因为有损于健康而禁止她吃的所谓树胶蛇，现在她以同样的贪婪渴望得到轻浮的埃里希·博尔恩哈克。此人最后说：好吧，他先送约翰娜回家，然后再去"盖斯花园"找德尔迈尔和拉岑贝格尔。

约翰娜和小伙子在回家路上都沉默不语，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只说了不多几句话，她便带他上楼。

当他躺在她身畔时，她发出释然的叹息；她早就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她贪婪却并不快活地享有他。在他的怀抱里她一刻也没忘记，她的情人多么空虚和浅薄。

她如释重负、毫不害臊地躺在他身旁，他已经睡着了。睡着的这张漂亮、堕落的脸看起来颇有孩子气；从他那殷红的双唇微微呼出芬芳的气息。她想到，这座城市，这个邦里的大多数

人，甚至她同时代人中的大多数人，现在将何等义愤填膺地咒骂她，假如他们知道，正当马丁·克吕格尔在坐牢的时候，她却和这个小伙子躺在这里。她想到了她的女友法茜·德·吕卡的下场，一则有一个破损 e 字母的晨报的消息。她想到，这事儿真奇妙，她恰恰在这一天和这个浅薄者苟合。真奇妙，人们明知是泥潭却偏要往里跳，人这个两条腿的活物压根儿就奇妙无比，双脚站在污泥里，头顶着苍天，饥肠辘辘、欲火难平时只能将就些最平庸的思想，有一点面包下肚、欲望满足后思想和情感便立刻高贵而优雅地飘然直上云天。她用她那只大毛孔手抚摩睡者的头发，温柔多情而又怀着厌恶，在唇齿间几乎无声地哼唱着。他醒来，对她微笑，神态亲密，带一点顽童的淘气相。

由于他聪明而善解人意，所以不久他便发现，她对他的拥抱几乎无动于衷。这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试图用抚爱暖化她：她依然冷漠。用感伤的话：她笑了。他火气更大了，为了气她，他故意问，她是否有过许多男人。她注视他，一如一个成年人注视一个不听话的孩子，露出一种友好、会意的嘲弄态度，这种态度把他激怒了。他给她讲他的生活经历，讲某些大大小小的卑鄙、残忍的阴谋诡计。她无动于衷地回答说，这正和她想象的一样。他重新扑到她身上。她品味，回答他的爱抚。在委身于他的同时，她几乎毫不掩饰她的蔑视。

她躺在床上，他则终于站起来，以例行公事式的客气态度请求允许他抽一支烟，穿上衣服。告诉她，他和冯·德尔迈尔以及他十分喜欢的翩翩少年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一道，正在为实施一项计划而工作，这计划涉及已故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说是靠着他，人们在巴伐利亚可以获得和靠老弗里茨在北德获得的一样多的好处。还告诉她，他让一个蠢货为这个计划出血。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抽烟，一边穿衣。那个年代的时尚真烦琐、愚蠢。男人绕脖子扣上上浆亚麻领子，紧身、多余、不好看的衣服，装饰以缠绕费劲、毫无用途的带子，所谓的领带。埃里希·博尔恩哈克边熟练灵活地扣冒牌领子、打冒牌领带，边讲着要利用涉及已故国王的这项计划，约翰娜则神情严肃地注意倾听，用目光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一如绕着脖子扣领子这个习惯不可理解，几乎这个时代的全部习俗，外向的和内在的，都是不可理解的。譬如现在这个小伙子大概以为，他对她大获全胜，因为他和她睡了觉了。他占有过她了。占有某个人：一个多么愚蠢无聊的词儿。但是他对他的胜利似乎并非完全深信不疑。否则他就不会试图用已故国王的无聊故事来刺激她了。世界充满不理智和不可理喻的事情。在坐牢的克吕格尔这个人。浅薄的埃里希·博尔恩哈克，此人干掉了议员G、毒死了狗、和她睡了觉，现在他正在绕着一个浆硬亚麻领子打一条复杂的领带。女网球冠军法茜·德·吕卡，她摔断了大腿，然后就用一把手枪打死了自己。大企业家黑斯赖特尔，他真心实意、神魂颠倒地爱过她一夜，以他的“斗牛”系列聊以自慰而把蛤蟆齿、长胡子侏儒以及世界上的一切荒谬丢到脑后。这一切都同时出现在施泰因多夫街她的房间里。

小伙子突然听见约翰娜·克赖恩在笑，不禁感到纳闷、厌烦。她笑得声音不大不小，不是恶意的笑，但是也决不是善意的笑。他太自信了，并不以为这笑声是针对自己的，但是他心中却有一丝狐疑，他问，她笑什么。他没有得到答复。她不告诉他，她是为那许许多多毫无意义、令人痛苦的事情而笑，人们做这些事情，显然还认为它们充满意义、令人愉快，譬如她笑他们的性道德，笑他们的战争以及他们的司法。她不告诉他，她也

是笑自己，笑她现在对这个浅薄者已失去兴趣。

由于约翰娜一直不开口，小伙子不满意。他习惯于事后的爱抚，抑或眼泪、山盟海誓。约翰娜的这种严肃他觉得是感情冷漠，是一种侮辱。他感到失望。他曾期望得到热情，激荡的情感。如今这个女人表明自己是个冷酷的淫妇，她从他身上得到的比他从她身上得到的多。他觉得自己上当了。重新给自己点燃了一支香烟，给自己涂口红。由于显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女人的感情冷漠和麻木不仁的态度，最后他便说：噢，现在他要去"盖斯花园"了，还来得及，能见到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她没说一句挽留的话。他用口哨吹一段当时流行的黑人舞曲，匆匆告辞而去。

他一走，约翰娜第二次笑。这一次笑声轻松、爽朗。她打开窗户，让香烟味儿和轻微的干草和皮革味儿飘散出去。如今事情过去了，熬过去了，这是好事。她去淋浴，在喷溅的冷水下抽紧、伸展着身体。她好奇，渐觉神清气爽，尽情地让水从她的头上流下，如今头上的长发已剪掉。然后她回到她的卧室，从那张有破损 e 字母的报纸旁边走过，躺到床上，伸展四肢，侧过身去，蜷曲双腿，睡得香甜，没有做梦。

23. 战前父亲与战后儿子

盖尔博士的啤酒走了味了，他几乎一口也没喝。出于对店主的礼貌，他吃了几口他点的烤猪肉；再多就吃不下了。

律师收到大量委托，又被卷入现实政治之中，卷进无数事务之中，为案卷所压倒，二十四个小时中睡不足六小时的觉，现在

呆在“狗肘子”饭店度过他的某些个宝贵的夜晚。他身形瘦削，以难看的、不自然的姿势坐着，两只瘦小的手不停地乱动，坐在工人、工会干部、狂热无礼的文人之间，坐在这家令人讨厌的酒店里，这里烟雾缭绕，充斥着吵吵嚷嚷、不合逻辑的辩论。人们看得出，他竭力不将自己明显的不快表露出来。

只要酒店的门一开，他就抬眼看一看。是一丝微弱的、自己也不承认的希望把他引进这一使人感到不快的氛围之中。爱国党人们常常光临“狗肘子”，共产党人光顾“盖斯花园”，大家揶揄、挑逗，直至互相大打出手。在这种事情上显得特别突出的是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颇孚众望的拳击手阿洛伊斯·库茨纳尔也时不时神情忧郁地参加斗殴，他们的扈从中有两个带北德人口音的小伙子，一个叫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另一个叫冯·德尔迈尔。

这就是说，律师固执地、不愉快地泡“狗肘子”，喝不配口味的啤酒，吃不可口的饭菜，他心里抱着一丝极微弱的希望呢。尽管如此，当有一天他果真发现这小伙和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时，他却颇感到意外。奇怪的是保险公司代理人冯·德尔迈尔没来。埃里希·博尔恩哈克仪表堂堂地坐在这家烟雾迷漫的酒店里那张粗糙木头桌子旁边，坐在那把粗笨、破损的椅子上。人们揶揄他，威吓他，不过口吻中却不乏某种赞许的成份。他回答，两片殷红的嘴唇绽出调皮的微笑，露着挑衅的神情，今天显得特别好斗。他倒霉透了，这是很久以来没碰到过的事。这个约翰娜·克赖恩不是象抹衣服上的污秽那样把他给抹掉了吗？他都没能保护好德尔迈尔使其免遭不测。他苦口婆心劝说鲁佩特·库茨纳尔，说是只有把冯·德尔迈尔的事情变成自己的事情，党才能维护住自己的威望。现在倒好，冯·德尔迈尔刚刚

被释放，便重新受到威胁。在库炭纳尔的敦促下，哈特下令释放了冯·德尔迈尔。但是克伦克不同意，他大发雷霆，下令把案卷调到床头。也许在眼看就要下台的时候，他偏偏要利用这个案件向爱国党人们显示他还在台上。冯·德尔迈尔随时都可能重新被逮捕。埃里希窝了一肚子火和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坐在一起，气咻咻直想打架。律师目不转睛盯着小伙子，犹豫不决，不知道他是否该朝他那张桌子那边走去，心里分明知道，那样做的话，小伙子是会让他碰一鼻子灰的。

这小伙子想必是发现了律师在场，突然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如果说迄今为止他一直在给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煽风点火的话，那么现在，眼看就要动手，他却拦阻起他来了。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年轻司机尽管十分好斗，却对他言听计从。意料中的械斗没有发生。两人不久便离去，没有完成他们的既定计划，令大多数人感到扫兴。小伙子故意从律师的餐桌旁边走过，略一施礼，顺便给律师扔过去一句："明天我找你办一件业务上的事。"

第二天，盖尔博士没去办公室，向法律事务所请了病假。不接待任何人，电话也不接；女管家幸灾乐祸地把这告知打电话来的人。盖尔博士等待着。踢踢踢踢地走来走去，瘸得更厉害了。很久以来第一次拿起捆扎好的《法律、政治、历史》手稿来阅读。上午过去了，中午、下午过去了。律师开始清点他保存在家里的银行期票，一扎扎外国纸币。这是一大笔钱，对于那个时代的德国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律师数着，算着，又放回原处。等待着。门铃响。他正襟危坐。

与女管家一番口角后风风火火闯进来的，是他的办公室主任。他有要事相告，刻不容缓。他几乎没有为他私闯家宅说什

么请求原谅的话。格奥尔格·詹茨，慕尼黑第二选区社会民主党国民议会议员，汽车出事故遇难身亡，盖尔博士，名单上的第一替补者，成了国民议会的议员。

办公室主任一走，盖尔博士便呼气，眨眼，干打呃，怦怦心跳。这么说，事情已成定局。他将离开这沉沦、懒散的慕尼黑，投身于生机勃勃的柏林。既然他不自动这样做，命运便来推他。用暴力径直把他扔向按他的本性他理应去的地方。多年来他一直向往着柏林，期盼着国民议会中的这个席位，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只有柏林才是适合他驰骋的城市。他来回踱步，扑到矮沙发上，合上厚眼镜片后那薄薄的、发炎的眼皮，躺着，双手交叉着枕在脑后，驰骋想象。想象着，他怎样在全国最招眼的讲台上发言阐述巴伐利亚事务，他言辞锋利，咄咄逼人，处处激起巨大反响。然而，不管他多么执著、热烈，这个想法却温暖不了他的心。

律师仰面躺着，合上红眼皮，瘦削的指头放在脑后，突然既不想国民议会，也不想那个小伙子，也不想克伦克。他却想到了姑娘爱丽丝·博尔恩哈克，想到了奥地利的一个湖，想到了一条林中小路，有一次，他曾和她沿着那条路走过。他分明看见了那条蜿蜒曲折的路，看见视野怎样扩大，现在还出现一个湖湾，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村子。这个村庄的名字：这个村庄的名字叫什么来着？他还在苦苦搜索记忆，小伙子来了。

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坐下，开门见山，不绕弯子。“养猫场的事，”他说，“可惜失败了。这是因为你提供给我的款项实在少得可怜。拿着那么一点点钱是做不了什么买卖的。带一个连的士兵连拿破仑也没法进行战争。”律师小声说：“可惜我当时没更多的钱。今天我可以多给你点。”——“谢谢，”小伙子说。“今

天我不需要钱。现在有很显贵的人资助我，我在做别的、更有利可图的生意。”他沉默不语。这一回，他这么爽快，这么大大咧咧，颇有些装假的味道。这个备受宠爱的人显然羞于启齿，踌躇着不马上提出请求，这使律师颇受感动。“事情涉及到冯·德尔迈尔先生吧？”他提示他。

是的，事情涉及到冯·德尔迈尔先生。这案子有激化的危险。律师是否愿意接受此案呢？

盖尔博士准保事先预料到了类似的情况，思想上对此有所准备。这位冯·德尔迈尔是个愚蠢、思想贫乏、铤而走险的无赖；使他不能为非作歹，这是一件好事。律师不愿意接受这个案件。现在他有钱，愿意给小伙子钱。象他这样的机灵鬼，拿了这笔钱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是他得摆脱这个德尔迈尔。命中注定了不是他，而是另一个受指控。小伙子必须明白这个道理。他要和小伙子好好谈谈，他有许多话要对他讲，现在机会来了。

小伙子露出漠不关心的神态，不自然地坐在他面前。实际上，盖尔博士并不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但是他却分明看出，这副表情是假装出来的，这个轻狂、平庸的冯·德尔迈尔的命运对于这小伙子来说也许是世界上一切事物中唯一的一件并非是不关痛痒的事。律师看见小伙子的裤子，他的鞋，他的绑腿。嗯，今天他打了绑腿，这时兴了两个月了，可是奇怪的是，尽管据称他境遇良好，他的右绑腿上却缺了一个纽扣。律师把这一切全看在了眼里，他准备向小伙子说明理由，让他甩掉这个冯·德尔迈尔。可是他做不到，这话他说不出口。他反倒说，他是很乐意当这个冯·德尔迈尔的代理人的，昨天还能呢。可是现在议员鲁茨意外地死去，他必须到国民议会去当议员，现在不行了。这话听起来虚假，勉强，不可信，他自己听得出来，多么不

可信。

律师无法知道，今天他的这个答复深深刺痛了小伙子。埃里希认为，厄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情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他不再狂妄地相信，只要他愿意，他就能使每个人着魔，他认识到，他是贫乏的、微不足道的。在约翰娜·克赖恩身上的失败，无法替冯·德尔迈尔消灾去难。现在他连这个可怜兮兮的人也指使不动，没法让他按自己的意志去行事。

律师看见小伙子扭曲着脸，一副冷漠、轻蔑的神态。看见小伙子站起来，向门口走去。现在他要去了，现在立刻就去了，大概永远地去了。盖尔博士还想说什么，随便说几句，挽留住他，可是他的脑袋空空如也。一如人们在梦中寻觅某种一再滑脱的东西，他寻觅着一句句子，一句能挽留住他的话。然而还没等他找到什么，小伙子的脸便扭歪了，现出一副无比轻蔑的神态，他的眼睛变得十分明亮，射出讥诮的光，他用一种充满仇恨、丝毫也不冒昧鲁莽的男孩声音说："我本来就该想到，一旦人家真的要你帮忙，你准会拒绝。"眼看小伙子已经打开房门，律师沙哑着声音说："我没有拒绝，你让我考虑一下。让我考虑三天。"——"三天？"小伙子讥刺道。"干吗不一年呢？"——"再等二十四个小时，"律师小声请求。

次日一大早，他在一封客气的、几乎是谦恭的信里告诉小伙子，说是他感到抱歉，他迟疑不决；现在他同意当冯·德尔迈尔先生的代理人。但是就在同一天他就收到埃里希·博尔恩哈克的答复，说是不必劳他大驾了，冯·德尔迈尔先生不要他帮忙了。原来，部长奥托·克伦克鞭长莫及，没法插手德尔迈尔案件。他不得不递交了辞呈，现在看样子将由哈特来接管部务，此人将按爱国党人们的心意去清理德尔迈尔一案。埃里希的倒霉日子

过去了；他又恢复了活力，又有了资本，可以让老头儿碰一鼻子灰了。

律师盖尔博士这一天也没到他的事务所去。紧急的案子被搁置起来，委托人怒气冲冲。办公室主任找上门来，请他签字，一些事务必须处理。他说，由于盖尔博士在家里不会客，所以党内有人多次给事务所打来电话，请律师对是否接受空缺议席表态；说是他必须在短时期内对此发表正式声明。"您发表吧，"律师说，他似乎没注意听。"没有您的签字办不了这事，"办公室主任说，声音中带着责备。律师不回答。办公室主任小心翼翼把那张白纸折叠好，颇不以为然地离去。

24. 约翰娜·克赖恩游伊萨尔河

约翰娜坐车去奥德斯贝格监狱。她用有活力的、满意的灰色眼睛观看沿途平淡、乏味的景色，劳顿的长途行车并没有把她惹恼。巴黎，黑斯赖特尔先生，轻浮小伙，已经远远被抛在她的脑后，尽管流经的时光还很短促。她不懊悔，干脆就是忘记了。埃里希·博尔恩哈克，这是谁？那一夜之后他曾打过一次电话，她没理这个碴儿，几乎没有想起过他，连一丝儿想见他的愿望也从未有过。仿佛一项令人不快的、终于履行了的义务被她抛在了脑后似的。

在和轻浮小伙度过那一夜之前，她一想到与马丁·克吕格尔重逢，便感到不舒服，便推迟会面的时间。自旅居法国以来，她已经很久没见过马丁·克吕格尔。现在她去探望他，她内心很烦躁，对他的敌人怀着一腔怒火，对他怀着炽热的友情。

马丁·克吕格尔那张活生生的脸曾经常如同孩子一般地直接显露出喜怒哀乐的每一种情感。今天，当他看见她时，他的灰白、有点肿胀的脸上顿时闪出喜悦的光芒。见此情景，她禁不住心头涌上一股酸楚，她感到吃惊，她怎么会这么久没来探视他的。他身上再也没有一丝儿过份做作、多愁善感的影儿。早年的马丁以及麻木、阴郁的马丁均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一个新人已经出现，坦率，可爱，不做作，生气勃勃。

其实，他在奥德斯贝格监狱里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兔子嘴变得相当的神经过敏，探听风声，可又听不到什么风声。现在部里各级领导岗位上有许多变动，他的时间不多了，人们很容易就会把他忘掉的。拿十二级工资告退，真糟糕。哈特有权力，可是部里掌管具体事务的却是梅塞施密特。不明确，不明确。真正德意志人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影子内阁。可是谁能知道，这会有什么结局。政治气候变幻无常，兔唇嘴也随着它们一起变。

这种气候的每一个最微妙的说明，监狱长弗尔奇对内阁中力量分配的观点上的每一个微小的变化，马丁·克吕格尔都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不过，这场持续不断的战斗，这种来回反复，没有麻痹，而是振奋了他的精神。人们可以剥夺他的书，剥夺他的工作，可是剥夺不了他的思想、灵感。人们抢不走他心中的那幅越来越大、越来越广阔的叛逆者戈雅的画像。他活着。在监牢里比从前在这牢墙外活得更有生气、更丰富多彩。

现在，见到约翰娜，他不禁喜形于色。看到她的脸晒得黝黑，精神饱满，留了短发更显果敢，看到她的身段因参加各种体育运动而显得富有弹性。马丁·克吕格尔看到，约翰娜长得漂亮，并且把这话对她说了。她却脸红了。

他讲到他与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那场争论，面带微笑，神态亲切。自我解嘲地讲到那几个星期里，读来信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内容。当然，他不想刺伤约翰娜的自尊心，可是她却羞愧难言，她没有在信里多写一点生动活泼的内容。他讲到他的同狱囚犯们，讲到莱昂哈德·伦克迈尔，讲得亲切、生动、有趣。他不带激情地大谈画家弗朗西斯柯·戈雅。

他身体不坏，脸色灰白，但不再软弱无力。他的心脏确实有点毛病。他描述这种可怕的遭毁灭的感觉。它灰朦朦绕着一个人周身下沉，压碎一个人，挤压，捆缚。就仿佛许多台机器互相挤压，你就在中间，好象从内部僵住了似的。你可以呼气，但不能吸气。你跌跌撞撞，双臂高高举起，喘气。这延续很久。然后你恢复知觉，有人在你身边，于是你伸手抓他，抓住他。你感到惊讶，因为你听说，病情发作总共也只有几秒钟的工夫。另外那个人只看见，你脸如死灰，摇摇晃晃，也许摔倒。更为糟糕的是，你恢复知觉时，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如果你尝到了灭顶之灾的滋味后又回到了人间，那么你就需要某种有活气的东西。有一回他在半夜里发作；然后听到看守的脚步声，这意味着他得救了。他讲得如此生动，以致约翰娜仿佛如临其境了。他一共这样发作了四次。但是他不唉声叹气，不顾影自怜，他充满信心。

后来他说，现在他对《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已经没有什么印象。这使他感到悲伤。照片也好，从前他写的有关文章也罢，都无法帮助他获得这幅画的形象。不过他现在有他的戈雅。

最后，探视时间快结束的时候，约翰娜看到，她的身体使马丁激动不已。他两眼迷糊。他想说话，说不出话来，呼哧呼哧

地喘气，伸手摸她。她不往后缩，不躲避他。可是她却拼命弯曲空着的右臂，弯曲手指头，不得不强制自己，不向他表示厌恶。看守无动于衷地坐在一旁。在她离去的时候，马丁的情绪还没有平静下来。他好不容易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在回去的路上，约翰娜感到无比困惑。最后这几分钟她干脆一笔加以抹掉。她不愿意将克吕格尔这个人留在记忆中，他的脸与轻浮小伙的脸几乎毫无二致。一小时以前显示出来的他的这种变化引起她极大的不安。

使马丁·克吕格尔获释是一件她铁了心要将其进行到底的事情。然而她却从未自欺欺人地认为，她不是有时，不是常常觉得这个决心是个累赘。克吕格尔这个人已经失去了脸面，已经变成了物件，概念。如今他突然又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焕然一新，令人难忘。

令人难忘？从前的那个轻松愉快、富于想象力的小伙子在哪里？那个沉稳、灰褐色的男子在哪里？她对这个新马丁、对要与他结合的这个坚定决心有了一种善良、强烈的友情。

令人难忘？他那张最后几分钟里的贪婪的脸突然违反她的意愿，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令她困惑，激起她自己的贪欲。也许有朝一日她还会和他一道旅行，和他睡觉？她驱赶走这张脸。在火车的隆隆车轮声中听到了那平静、坚定的话语，听到了他相信自己短时期内便可重新获得自由的坚定信念。一如既往，这一次她本来也可以用热情得多、率直得多的口吻与他谈话的。她恨自己冷淡，恨自己笨拙。她对他说得实在太少了，时间短，她说话慢，嘴边没有合适的句子。她决心给马丁写一封长信，免得她的话语还没到他耳边便变苍白了。她在乘车途中便琢磨这封信怎么写，那样专心致志，以致与她同车厢的乘客们都饶有

兴趣地打量她。

这一天半夜，天快亮的时候，约翰娜从无梦的睡眠中惊醒，好象有人摸她了似的。房间里一片漆黑，约翰娜不知道，她置身何地。她躺在绝对的空虚之中，在空虚的宇宙中。她一下子到了这里，在一片广漠，一片黑暗，一片空虚之中，没有名字，与自我没有关联，没有前提，没有过去，没有责任。被抛了出去，重新被抛进一个陌生的世界。她知道，有论述空间和时间的博大精深的哲学。可是它们现在对她毫无用处。她完全依靠自己，完全是自由的。她在自由中冷得打哆嗦。她恐惧地感觉到她的生命的进程中断了，好比一条河突然断流，河水四溢。她由莫大的惊奇跌入无比的恐惧之中。她，孑然一身，一下子要承担起自己的生活重任。自己决定一切，独自一人。

她用力打开窗户。下面是码头，在灯光下空空荡荡，河水潺潺。她贪婪地将已有晨味的凉爽空气吸入肺中。

幼虫期结束了，她的生命重新交到了她的手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对她没有任何约束，不给她任何权利，不给任何人以反对她的权利。她愿不愿意为马丁战斗，这由她来决定。她可以进行选择。她选择了。她要战斗。

一大清早，她便穿上衣服，穿过空荡荡的、呈现出清晨异样景象的街道，向郊外走去。偶然发现一个简陋的游泳场。一个老人走来，打开泳场的门。仿佛长途跋涉就奔此目的而来似的，她走进游泳场，认认真真地穿上已破损的借来的泳衣，游到湍急、凉爽的河水中。她一生中还从未做过什么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现在，她把旧约翰娜彻底冲进伊萨尔河，丝毫也不予考虑，出于什么原因，为着什么目的。这是一个凉爽的、似要下雨的早晨，她依旧独自一人。游泳场老管理员丝毫不感惊讶。她乘

车回到城里，觉得神清气爽，胸有成竹，知道她要干什么，知道现在一切将会变得顺理成章。现在她要去找蒂弗林，然后与他共走一段美好的人生之路。她回到自己的寓所，这时的她已是她那个时代的一个成熟的、明白事理的妇女，没有过份的奢望，没有非份的要求，快活而严肃。

25. 发明家布伦德尔-兰德霍尔策的画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驱车去下坦豪森，内心感到平生少有的激动和紧张。他为即将到来的与画家弗兰茨·兰德霍尔策的会晤而穿戴得整整齐齐，也剃了胡子。自从他得知，这位兰德霍尔策画家，《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的作者，和因精神病而被隔离的铁路工程师弗里茨·欧根是同一个人，他就一直很想去拜访此人。

当他写他的叙事谣曲，写组诗，在组诗里他的每一首诗都成为一个大整体的细胞，这时候，一切都清清楚楚，形象和知识成为一体。但是真正的知识必须可以用寥寥数语来加以说明。人们必须可以对此进行讨论。只要他唱他的这些叙事谣曲，它们就会使听众着迷；但是一旦他唱完，那么，效果也就消失。人们可以漫无边际地进行辩论，没有一个人会因它们而变样的。在这个时代，艺术是否是一种有意义的、值得一个严肃的人去从事的活动，这越来越令人们怀疑。

在这些疑虑中，《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依然是唯一稳定的要素。这幅画的愤怒及其幽默，它的内在的价值，那种有如

身临其境的感觉，深深扣动了他的心弦。这样的绘画，其意义不可能不超出画布和颜色的范围。当他得知，这件作品如今正在俄罗斯东部某地展出，而作品的作者却呆在下坦豪森的疗养院，他既看到了希望也感觉到了威胁。他必须会见这个人，这一点至关重要。跟他谈话至关重要。走到哪儿，都是小石子和淅淅沥沥的声音。这里是一条清晰、坚实的路。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沿途所经之处景色单调。街道坑坑洼洼，年久失修。公文旅行了几个星期之久，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才获准去下坦豪森会客。对他的急性子来说，他进展得简直慢透了。

当他终于到达疗养院时，这个心急火燎的人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候。人们没有让他和画家兰德霍尔策会面，他让一个名叫迪村布龙大夫的人给缠住了。此人是第一助理医师，是个身材修长、步履蹒跚、四十开外的男子，金黄色头发，鞣成熟革般的皮肤，鹰钩鼻子，小下巴，凹凸不平的额头下长着一双水溶蓝色小眼睛。他侃侃告诫他，讲述着。闲扯精神病学理论、天才和精神错乱之间的边缘学科、汉斯·普林茨霍恩博士，此人在当时堪称这个领域里的首席专家。在别的时候，这类问题本来是会引起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兴趣的；可是今天他是来见画家兰德霍尔策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为数不多的他可以信赖的人物。精神病科医生喋喋不休，用讽刺的口吻闲扯。用他那只长长的、略呈红色的、有金黄色汗毛的手在一厚摞公文堆里翻寻，那里有医生们的鉴定意见，当局的报告，往来信件，病人的图画。

对隔离病人弗里茨·欧根·布伦德尔用兰德霍尔策的名字发表的画作，迪村布龙大夫似乎评价不高。《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这位善于辞令的人没有提及。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至少从医生的报告中了解到一些兰德霍尔策模糊不清的生活经历。这个如今四十七岁的人出身于巴登邦一个相当殷实的家庭。曾在一所理工大学当过编外讲师，潜心研究过用空中摄影照片绘制准确地图的问题。他自己掏钱进行这些试验，渐渐地耗掉了他的全部家当，放弃了他的讲师职务，在国营铁路局找了一个聊以糊口度日的绘图员的差事。战争期间他申报了一项发明的专利，按照他的意见这项发明将彻底变革大地测量的方法。然而这些专利却被军事当局以保护陆军为由冻结起来，布伦德尔-兰德霍尔策的仪器被没收。缔结和约后他又振奋精神，希望能实际使用他的发明。但是专利还没有解冻，别的技师们按他的发明的原则制成的仪器却面世了。许多人，军官、陆军文职人员，都偷看了他的被冻结的专利。他起诉。年复一年地起诉。落入并非无可指摘的金融家们的手中，卷进不正当的交易。他的奇特的言论，怪异的习惯性小动作，均引起了同事、熟人、上司的注意。他莫名其妙地会突然勃然大怒，令他们感到惊吓。他得到一年假期，他在严格的孤独中，在一所偏僻的小茅屋里，粗茶淡饭，度过了这一年假期。《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大概就是在那时候创作的，但是这一点医生没有提及。度假归来后，布伦德尔-兰德霍尔策拿出一幅奇特的漫画让大家传阅，一幅《末日审判》式的画。他那个科的科长、同事们在画面上清晰可见，扮演着猥亵和粗鄙的角色。受伤害的人爱护他，没有作出反应。他寄信给他们，他在这些信里用一种奇特的官方套话和民间打油诗的混合文体传唤他们出庭。最后，他在办公楼的黑板上张贴了一篇宣言，他在宣言中要求交通部长和司法部长举行一次公开讨论会，与他就原罪、专利事业和行车时刻表进行辩论。这时，对他的精神错乱就再也没有什么可

怀疑的了。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自从知道画家兰德霍尔策被隔离后，便不由得时不时想起那些广泛流传的恐怖故事，它们讲述各种各样身体完全健康的人怎样被呼风唤雨的人关进疯人院。他尤其摆脱不掉一则在慕尼黑广为传播的谣言，说反教会的、死在精神病院里的作家帕尼茨，一个很有才华的、不讨巴伐利亚官方人士喜欢的诗人，是含冤让人隔离起来的。现在，当迪村布龙大夫把画家兰德霍尔策的署名"弗里茨·欧根·布伦德尔，上帝总管兼海、陆军铁路总监"的宣言递给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时，普勒克尔不再怀疑，这个人遭隔离是事出有因。

医生讲述，打那以后，弗里茨·欧根·布伦德尔身上被追踪妄想的征兆日益增强。说是他大概以为，有人要把他从窗口扔出去，要毒死他，要藉助于电去替换他的胃酸、脊椎。今天，病人显出文静的精神分裂症征状，处在早期阶段，幸好这种病情发展缓慢。迪村布龙大夫站起来，迈开两条瘦长腿在白房间里来回踱步，用许多精神病学上的术语侃侃而谈。

他终于带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去见病人。工程师的嘴唇干燥，两膝发软，现在他就要去见这个人，他紧张得毛发森竖。

这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耷拉着脑袋，狐疑而阴郁地凝视着来者。当他们走近过去时，他不断向墙根退缩，把头发蓬乱的脑袋耷拉得更低。医生迅捷地并用满怀信心的口吻和他闲扯；但是这个人只用生硬的、相当响亮的声音作简短的、否定性的回答。当问到今天早晨他是否已感觉到疼痛，他突然大声嚷嚷起来。说是迪村布龙大夫明明知道，人们拿他作各种各样的试验，人们用电流搔他的脚心，刺激他的牙齿，通过遥控把尸体、呕吐物、烧酒的气味送进他的鼻子。人们用人工毁损了他的皮和

肉，几乎把他的皮肉都剥掉了。说是他把手一放到桌上，就觉得仿佛他在用裸骨抚摸木头。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几乎无法听懂他讲话的内容；他只是一个劲儿盯着他，把这个人的形象铭刻在心，瘦削的脸上长着乌黑、杂乱的胡子，多肉的鼻子，深陷、炽热、遭特别毁损的眼睛。

画家兰德霍尔策与开始时一样突然地停止了讲话，仔细打量起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来。目不转睛地注视他，从下往上，用他那双狂野、深陷、迷惘的眼睛，露出满腹狐疑。他突然站起，向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走去，贴近到他的身边。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不是一个胆小的人，然而他还是感觉到了想往后退缩的巨大渴望。但是他控制住自己，站住没动。“您本来也可以想象得出来的，年轻人，”画家兰德霍尔策尖锐的嗓音对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说。现在看得出，他的个头比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高得多，是个身材颀长的、晃晃荡荡的人。“这对您毫无损害，”他说，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则发现，他讲巴登方言。“我叫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年轻人说。“我是工程师。”病人站着停住了一会儿，紧挨着普勒克尔，近得他都闻到了他身上的强烈的气味，受到了他清晰的呼吸声的困扰。然后，画家兰德霍尔策突然转身离开他，一边几乎是爽朗愉快地说：“哦，您也是工程师，”说罢，便来回踱步。

医生认为，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在场似乎并没有引起特别激动的气氛。说是他以为，他可以让他和病人单独待在一起。大约一小时以后，看守将带领布伦德尔去散步。普勒克尔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伴他。说罢，他走了。

画家兰德霍尔策快步走到门口，从钥匙孔里望着大夫离去的背影，奔到窗口，做着驱赶邪魔的手势目送离去的人。然后，

在他断定医生终于已离去之后，他对普勒克尔微微一笑，露出满意、狡黠的神色，请他坐下。突然用他那响亮、生硬的声音开门见山说："年轻人，我在疯人院里，您也许感到奇怪吧？"受侮辱的人的阴险本来是会引起普勒克尔的同情，愤恨责难会激起他的义愤的；这种单刀直入的态度使他惊骇得毛骨悚然。"兰德霍尔策先生，您请讲，"他说。"我不叫兰德霍尔策，"此人厉声纠正说。"我叫弗里茨·欧根·布伦德尔，国有铁路工程师，空中测绘仪发明者，《粗鄙动物》的作者，拿撒勒①的拉撒路②，上帝的总督兼海、陆、空三军的铁路总监。被人类法庭七审判决可耻地骗走了他的发明。"他站起来，一摇一晃地穿过房间，露出狡黠的微笑："但是现在我躲进疯人院里逃生。这不容易，需要要弄许多欺骗手段。让人家通过电路将死尸味、病人味、屁味、悔恨驱进躯体，这自然也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现在我可以从容不迫地等待末日审判作出宣判。那时，就会用我的仪器进行测绘，无辜受害者便会得到昭雪。"他后退几步，把脑袋倾斜成不同的角度，从右，从左地打量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如同观看一幅画那样。说道："您这个人似乎还不错，您理应头脑正常起来。您不愿到下坦豪森来吧？这里您就象在飞机库里。您应该尝试一下。装病当然是件不容易的事。医生们多疑得很。接连好几年装文痴，这需要有毅力。精神分裂，感情上的矛盾心理。但是你会习惯的。你只需当心别产生自卑感。您说吧，您也许不认为我有精神病吧？您瞧。那么您自己呢？"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筋疲力尽，他思绪纷乱。有时他有一

---

① 拿撒勒(Nazareth)，巴勒斯坦城市名。

② 拉撒路(Lazarus)，新约故事中人物，耶稣曾使其从墓中复活。

种受一个轻薄的滑稽家愚弄的感觉。想象得出来吗，有人为了开一个玩笑竟会让人把自己在疯人院里关了许多年？

他拿出一份《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复制品来。“我请您向我介绍一些有关这幅画的情况，”他用有点儿沙哑的声音说。此人盯着他，目光匆促、尖锐、狐疑。“这不是一幅好画，”然后他以拒绝的口吻说。“这是不正常时期里产生的作品。请您把这幅画收起来吧！”他突然大声叫嚷。

“您可以拿几幅您从那以后所作的画给我看看吗？”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摆出异乎寻常的低三下四的态度请求道。他就象被切断了空气似地坐着，远离时空。他一直私下里自视很高。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疯子都比自己伟大，这使他心情感到沉重。

此人站起身，又贴近到现在是坐着的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跟前。“您想看我的画，”他说。“我提请您注意，这可并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事。我可以把人类的心室打开七千年。我指出，我已经把人类沉入抽水马桶。假如您是出于冷酷的好奇心来这儿的话，我完全有可能把您抛进厕所。那样的话，末日审判时您就前途渺茫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说：“我想在看您的画之前先点上我的烟斗。”这个回答显然中画家兰德霍尔策的意。就在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点燃烟斗的当儿，他摆弄背对着观者靠墙放着的那些画。他从柜里、箱子里取出几大包捆扎好的纸。也藉助一个复杂的机械装置取下几包挂在天花板上的纸。最后，他狡黠地举起指头，跪到地上，原来他在地板上一块木板下也藏着一捆画呢。看上去，似乎整个房间都浸透着画家兰德霍尔策的幻象。他把一包包的画全部并排分层堆放好，然后他坐下，丝毫也没有要解开绳结的意思。“您不想让我看看这些画

吗?"过了一会儿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说。画家兰德霍尔策调皮地示意他别着急,检查房门、窗户是否已关严。拿起画包转来转去。终于解开第一包的绳子。

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现在所看到的东西,他将毕生都铭刻在自己的记忆中。那是混杂在一堆杂乱的技术和几何图纸以及小模型中的各种绘画作品,用铅笔、毛笔、钢笔、木炭画成,油画,水彩画。其中也有雕塑品,雕自任意一块木头,雕自家具块,雕自咬过的面包。其中有些画,它们会被最多疑的人称为一个健康人的杰作,其中也有带狂乱、乖僻色彩的画。小型草图和大幅的油画。

《末 日 审 判》

这个纸夹,被称作《末日审判》。法官和被审判者互相融和渗入。画面上有刑具;同一个人时而是施刑的人,时而又是受刑的人;原告站立四周,脸面显然是肖像,许多张脸象假面具一样死板。施暴虐的刑具画得极其精确;已经计算好的公式,干干净净写在页边的空白上或一个角落里,外加使用说明。法官们端坐在上,身穿长袍。几个人的心室已经打开;心室里含有拧曲的法律条款,刑具,法规,几何公式。"人在变老,"就在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观看这些图画的当儿,画家兰德霍尔策神情忧伤地小声说。"我不再喜欢进行惩罚。但是不惩罚一切便会乱套。"

《创　　造》

然后,此人愉快地打开一只题名为《创造》的夹子。每一页纸上都画着一个正在大便的人。从其粪便中产生出各式各样的事物,城市和云彩,男人和机器,飞机,拿破仑皇帝,金字塔,一家

工厂，动物和植物，有一顶王冠的王位，莲花座上的佛像。那个正在大便的人饶有兴趣、严肃认真地观看，他的粪便正在生成着什么。当压抑的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抬眼向画家兰德霍尔策望去时，他有些傻里傻气地用绘画技术术语说："嗯，这好极了。也许应该多用一点蓝色。不过放在室内效果挺好。"

《军国主义》

接下去是一件木雕，全副武装，有各军种制服的成份，连头脑最简单的观众也一眼便能看出这象征"军国主义"。这件木雕上有四张脸，其中的两张是那场伟大战争中的统帅的，他们的名字叫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当时家喻户晓。四张脸都张开大嘴，毛发倒竖，眼睛凸出，吐出舌头。仇恨支配了作者的木刻刀。

《晚　餐》

然后，他面带微笑出示一幅背对着观者、靠在墙上的大油画。这是一幅类似《晚餐》一类的画，而且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它出自《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作者之手。但是画上有某种隐晦的东西；耶稣使徒们的牲畜，马可的狮子，路加的公牛，约翰的山雕，都在用餐。犹大也在画上两处出现，一左一右，一处敞开着心室、敞开着头颅，大脑的螺纹和沟痕都裸露着。"您瞧，"画家说，"这是幅正常的画。您身上带着的那幅，并不正常。但是如果您说真话，您就会进疯人院。只有在疯人院里您才可以说真话。所以每个明智的人都愿意进疯人院。"

《谦卑的动物》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没作答。他神思恍惚地坐着，他的烟

斗已经熄灭。画家兰德霍尔策突然又把这幅画翻转过去，开始迅速、熟练地把画卷又捆扎好。说道："噢，现在够了。人人都可以来看。现在我要刮胡子去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没请求，什么话也没说，一动也没动。事实证明，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此人过一会儿便说："我还想让您看一幅。"他掏摸出来一小块木头，一块扁平浅色桃花心木。上面是一幅极其简单的浮雕木刻，一头形状难以精确判断的动物，那颗硕大、扁平、宽阔的脑袋对着观看者，奇特的树叶状耳朵，短短的角头。两条前腿弯曲，以致看上去这头牲畜似乎跪着。"这是《谦卑的动物》，"此人说，"一头小鹿，笃信天主教。"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握住这块小木头。他略张开薄而长的嘴，用深陷的眼睛死死盯住浮雕。他就这样观看木头上这头跪着的动物，而那头跪着的动物则用它的大眼睛从木头上注视他，黯然，可怖，神秘而动人，从虚无中冒出，谦卑，实实在在。"当时我被打成了艺术家，"他说。

带着狡黠的微笑，他凝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达数分钟之久。"您看它不应该看得这么久，"最后他说。看到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迟疑不决地要把这块木头还给他，他轻描淡写地说："您可以把它带走。"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喜出望外，说："您想把它送给我？这件作品您愿意送给我？"——"是的，"他露出傲慢的满不在乎的神情重复说，"您就把它拿走吧。"

木雕《谦卑的动物》就放在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与画家兰德霍尔策之间的桌子上。旁边放着普勒克尔的烟斗。"您知道，"画家兰德霍尔策说，"我是我的命运之铁砧。您也可以给'谦卑的动物'标以这样的题目：'他的命运之铁砧'或'欺骗'。这是用一块沙发边角做的。"他说这些话时用他那种响亮、生硬的声

音，口吻中并不带有责难，更没有怨艾。年轻的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曾见过人悲惨地死去，在战争中、在革命期间，他根本不认为在所有可能的社会形态中这个社会是最好的，他并不认为人是善良的，他已经认命了。他懂得人情世故，并不喜欢多愁善感，但是这位患精神分裂症的铁路工程师弗里茨·欧根·布伦德尔向他解释《谦卑的动物》时的这种一本正经的样子，却使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不愉快的感觉。他想把这块木雕放进口袋。可是他伸手抓取的不是它而是他那只早已熄灭的烟斗，发出一种奇怪的响声，一种恼怒的打嗝儿的声音，笨手笨脚、颇费周折地重新点燃烟斗。然后，他才把这块木雕放进口袋。

《自 画 像》

画家兰德霍尔策仔细观察他的全部动作。当《谦卑的动物》消失在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口袋里的时候，他露出狡黠、满意的微笑，拿出一幅中等大小的彩笔画来。“这就是我现在的模样，”他说，把这页画持于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面前，带点儿炫耀，几乎象个尽量把其商品装饰得漂亮迷人的卖主。可是这是一幅《自画像》，色彩浓烈，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蓝色，脸部呈没有光泽的浅褐色。散乱的胡子、肥胖的鼻子的上方，一双深陷的眼睛斜视着观者，这目光暴躁、零乱、灼热、迷惘得离奇、狡猾。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自以为已经仔细打量过这个人；现在他愕然发现，他只看见了他的小部分。

就在画家兰德霍尔策将画持于他面前的当儿，看守前来领他们去散步。此人急忙将画收起，将纸包捆扎好，将它们重新放回原处。看守现出略显粗鲁的、职业性的友好态度，请他现在就去散步。但是此人拒绝了，变了，激动了，骂人。说是他不想

带着这样的心绪去散步。说是在同僚先生、在他的朋友的陪同下，在这种情况下出去散步，这是不体面的。说是他要求，体体面面地刮刮胡子。人们顺从他的意愿。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对画家兰德霍尔策称他为朋友和同僚感到非常自豪。理发师来时，他获准与看守一起留下。理发师来回摆弄画家兰德霍尔策的脑袋时，他高高兴兴地坐着，脸上带着狡黠的笑容，对这一套程序感到满心喜悦。大发弘论。他说，是的，他已经决定把胡子剃掉。变化是必要的，有好处。变化使人保持青春活力。每隔七年，身体上的全部细胞便更换一次。

散乱的头发掉到地上，汉子的蓬头变成了光头。理发师和看守惊诧不已地把目光从病人身上移到略显不自然地坐着的来访者的身上，互相递着眼色。画家兰德霍尔策要来一面镜子，照了照，看了看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点点头，诡谲地笑了笑，露出满意的神色。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傻乎乎、莫名其妙地在一旁坐着。看守、理发师和病人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而他却给蒙在了鼓里。最后，剃刀下汉子的脸光溜溜的显得焕然一新，他这才发现，这是他自己的那张脸。他吓得心惊胆战。是的，病人和他看上去象是双胞胎，这一点连看守和理发师的迟钝的眼睛也已看出来了。

画家兰德霍尔策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在下坦豪森的森林里散步。这是一片广阔、美丽的树林，地上长满厚厚的苔藓，他们不走小路而穿行于古老树木之间。“工程师同志，您来呀，”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在树根上绊了一下，患精神分裂症的发明家弗里茨·欧根·布伦德尔说，并搀扶他。

末了，他们在树墩上坐下，画家兰德霍尔策开始作画。他画两个完全一样的男人，坐在完全一样的树墩上，用一样激动、零

乱、特别迷惘的眼睛互相狡黠地睥睨。可是这两个男人却是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和工程师弗里茨·兰德霍尔策。他画画时一声没吭；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也沉默不语。看守躺在附近地上，读报，睡觉。画家兰德霍尔策画完画，调皮地说："你说了一次真话，人家就不相信你，人家倒还老是在撒谎呢。"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返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迷迷糊糊，象是在仓惶逃窜。他机械地驾驶汽车，机械地看路牌，不注意路是窄还是宽。他不知道，画家兰德霍尔策的艺术是善还是恶。他也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复仇。但是他知道一点，这就是：画家兰德霍尔策所画的所有这些人和物必定会这样继续生存下去，完全如他所画的那样。至于这些法官实际上是否正经人，他们是作为部长寿终正寝，令人敬仰呢，还是作为流氓和乞丐死于非命，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的真实的一生已经一劳永逸地被记录在下坦豪森疯人院捆扎好的纸包里那一张张画幅上了。

《西东同样人》

第二天，画家兰德霍尔策坚持要再刮一次胡子，这令所有的人感到非常惊讶。然后便长时间地、面带微笑地照镜子。在那幅作自林中的画幅的下面写上："西东同样人"。颇费了一番周折，弄来了一只结实的硬纸箱和一只信封，向迪村布龙大夫要来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地址，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将《西东同样人》包装好，把它寄给他的客人。然后，在下午，他字斟句酌地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

"1. 悬赏征答。国家是公正的基座。现悬赏333333德国马克，或33纸马克，征求一个答案：这个国家怎样才能具有透明度和相对性。违反者将受到九年至二十七年的惩处，如不提供

答案，将罚以三十三天自由活动。

2．官方规定。今后一切有案可查的真实的事均需写在黄色纸上，一切虚假的写在白色纸上。

适用于下坦豪森。

上帝的总督兼

水、陆军铁路总监

弗里茨·欧根·布伦德尔。"

他郑重其事地把这份宣言张贴在病房里。宣言是写在白色纸上的。

26．论无个性者的幸福

首场演出之前半个小时，办公室里以及舞台上笼罩着一片烦躁、绝望、紧张、忐忑不安、虚假不自然的幽默；多余的指示第一百次地重复着；出于不知哪一个荒唐的原因人们无端地陷入恐慌之中。这当儿，普福恩德勒先生一动不动站着，神色和蔼。在通宵达旦的彩排过程中，他还一直暴跳如雷，一直在破口大骂，粗野地把笨手笨脚的人轰走。现在，这样的烦躁情绪显然只会产生有害的结果，所以他本能地表现出狂热的乐观主义，向四周散布坚强的信心。俨然一个善良的大叔，给人以安慰和力量，他进进出出，从办公室到舞台，调解，抚慰，对沮丧者善意地取笑几句，对上了年纪的女主角克莱勒·霍尔茨的容貌假惺惺

表示真挚的赞赏，拍拍脸色苍白、浑身冒汗的作曲家的肩膀，拍拍几个女孩子的大腿，满口称赞他并不喜欢的照明师本诺·莱希纳尔的某些改进建议，与杂技演员们一道第一百次检查他们的器械的安全性能。所有他的这些动作看上去都是极其真诚、令人信服的。确实是真诚的。因为普福恩德勒先生把他的顾虑推到一边，忘记了他曾竭力抑制艺术、突出裸体和浮华虚饰。觉得自己不是商人，而是艺术事业的促进者。他不是在为艺术、为人民服务吗？尽管通货膨胀、政治危机不断，对娱乐的需求却并不比对面包的需求小一些。普福恩德勒深信，自己对于公众的重要并不亚于面包师或肉铺师傅。

然而就在他向各方面散发信任与希望的时候，他在内心深处分明知道，他是在自欺欺人。他看到，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一走，歌舞晚会"到此为止"已大伤元气。他本来可以不搞低级庸俗的作品，搞真正的艺术品的，这样甚至更有成功的把握，个人也会得到更大的满足。他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有灵敏的嗅觉：这场比赛还没开始就输了。

这当儿，剧场里渐渐坐满了人。来的是慕尼黑的圆脑壳男人们以及他们的穿得干干净净、有点儿胖乎乎的女人们；剧场里回荡着从容的、粗鲁的语声。画家格赖德勒带着一个女孩和优雅的冯·奥斯特纳黑先生一起来了。戴夹鼻眼镜的哈叭狗脸马泰依博士来了，国家剧院的几个身材魁梧的演员，还有绅士俱乐部里的某些个大亨来了。年愈花甲的冯·卡伦埃格教授也来了，大脖子上方伸着个尖脑袋；因为这台晚会曾被说成是艺术城市慕尼黑对物质至上的文化沙漠的柏林的冲击。不久前由于健康原因已经下野的部长奥托·克伦克也来了，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坐在二楼的一间包厢里，很惹人注意，脸色苍

白，带着明显的大病初愈的征状。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则坐在正厅一个靠边的座位上，不很招眼。他觉得自己现在正在交好运；他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他有些好奇地等待着，看谁将坐在他身旁这个空座位上；即便在这里他也一定会在邻座身上取得成功的。但是直到演出开始，他身旁的座位一直空着。人们看见胡子刮得不干不净的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衣着漂亮的安妮·莱希纳尔兴致勃勃地坐在他身旁。许多市民来了，穿着节日的盛装，充满着期望，裸体姑娘们的母亲们、舅父们、姨妈们、表兄弟们、未婚夫们。

就是面对着这些人，从前叫《卡斯佩尔在阶级斗争中》、现在叫《到此为止》的歌舞晚会开始了，这就是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为之耗去一大段美好时光、付出不少心血的那台戏。

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本人在演出开始后才姗姗来到剧场。他之所以还来，其实是因为，假如他不出席，这看上去就会恰似临阵脱逃。他来得情绪悻悻、没精打彩，深信演出必定失败。他早已作了总结，清清楚楚，毫不宽容，工程师普勒克尔把他损得够惨的了。什么是艺术？什么叫艺术品？一切艺术创作起源于表现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和摄取食物和进行繁殖的本能一样是人类生而固有的。也许大自然作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人可以把他的个人的经验与认识尽可能纯正地、出其不意地为全人类保存下来。他，雅克韦斯·蒂弗林，蹩脚而愚蠢地利用了自己的表现能力。没有经受住这个诱惑；为了塑造他想表现的东西，他不仅可以拥有纸和一台打字机，而且还可以拥有一幢大房屋和几百个人。放弃了美好的创作自主权，不比鲁佩特·库茨纳尔之流更聪明一些，任自己荒谬的欲望所驱使，以为可以利用这几百个人去寻求自己的乐趣。

他不到观众中间去，而是在后台东游西逛。大家神经紧张，他妨碍所有的人。最后，杂技演员比安希尼第一请他一同到他的更衣化装室去。蒂弗林与比安希尼第一以及口技演员博勃·里夏德一起在这间更衣化装室里待了很久，悠闲自得、从容不迫地进行交谈，忘记了在不多几公尺远的地方人们正在制作一件愚蠢的、给弄糟了的作品，当他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他是很依恋它的。

这期间，"到此为止"这台晚会正在非常缓慢、表面上却显得卓越、很成功地进行着。静物特写和埃及国王的场面已经演完，没有产生多大效果，行家们已经在嘀嘀咕咕，说这台晚会失败了。但是观众们心肠好，友好而耐心地等待着。哪怕从舞台上只传来一星半点儿的刺激，他们也会忘掉先前的空虚和烦闷，随时准备齐声欢呼。所以，赤裸裸的真理这一场便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观众们以暴风雨般的、充满喜悦的掌声欢迎冯·拉多尔尼夫人，这个高大、丰满的女人显然合他们的口味。正是由于她如此毫不在乎地展示她的丰满的肉体，所以她才让人喜欢，令人赞叹。

尽管如此，若没有发明家德鲁克赛斯的高音量乐器，这台晚会的头一个小时便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失败了。然而，当这些乐器开始奏乐的时候，当它们模拟哞哞叫的牛群、叽叽叫的猪群的时候，当它们制造狗吠声、汽车喇叭声、火车鸣笛声、风暴雷雨声、军队行军声的时候，当采诺维茨市的口技演员博布·里夏德模拟这些声音、几个声音故意模拟得不象样子的时候，当接下去整个儿振耳欲聋的嘈杂声汇合成交响乐式的声响的时候，以及当最后这声响变成歌唱碧绿伊萨尔河和舒适安宁永不停的慕尼黑市市歌的时候，当这首市歌在由这些难看已极的乐器乱

糟糟联合演出的一片前巴伐利亚国王赞歌声的烘托下达到高潮的时候，当裸体女孩子们飞快掠过的时候，蓝、白色布围在胸脯和腰间，挥舞着蓝白色巴伐利亚旗，当甚至还打出巨大的投影的时候，周围都是穹顶未完成的塔楼、肝肠、大啤酒杯和慕尼黑金德尔啤酒的穿僧侣服的象征图画，舞台背景上出现巴伐利亚狮子，这时候，第一个小时的失望情绪顿时一扫而光。巨大的、真挚的热情骤然爆发。观众们起立，和着赞歌的节拍，暴风雨般地热烈鼓掌。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露齿冷笑，本诺·莱希纳尔在高空照明师渡桥上微笑。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奸刁的幽默是源于蒂弗林，还是源出于普福恩德勒，抑或它是否压根儿就是故意安排的。蒂弗林自己在微笑。这会儿他才品出点味儿来，这有股他原先计划的那台歌舞晚会的味道。这些观众激动地一起唱着由猪叫和公牛叫以及长着畸形鼻子的口技演员共同合成的赞歌，这种带滑稽的响声在他们的心坎和声带中立刻将这训练有素的热情离奇地激发起来了。事实上，这些人是阿里斯托芬式的。

当发明家德鲁克赛斯的乐器奏起乐来的时候，奥托·克伦克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迄今为止，他一直颇有点失望地坐在这儿，比起周围那些生命力旺盛、体魄健壮的男子汉来脸色还显得相当苍白，黑礼服在这位大个头男子身上有点儿晃动。但是当舞台上人声嘈杂起来，当巴伐利亚狮子出现并受到欢呼的时候，这位前部长顿时便振奋起来。是的，这就是他想象中的他的民众的精神领域，现在他要在这个领域里营造自己的兴致，自己的欢乐。人们再也分辨不出舞台上的吼叫声和观众中间的吼叫声，人们不再知道，这只狮子是真诚的想法抑或是讽刺滑稽

作品，整个这场极妙的谐谑以及推出它时的那种献身精神，这些都是对的，是对头的。如果他在职的话，那么他就会忧心忡忡，也许甚至会闷闷不乐地冷眼旁观，他的慕尼黑人怎样遭到上帝的摒弃，沉迷于这粗鄙不堪的痴呆之中。现在他合适了。好，往下演吧。就这样演下去好啦。他会参加的。他会向一些人证明这一点的。“人们应该推开下坠的物体”，一位古典作家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这当儿，埃里希·博恩哈克身旁空着的座位也有人坐了。一位女士占了那个座位。这位女士是约翰娜。

轻浮小伙自那一夜以来再也没见过她的面。曾徒劳地打过一次电话。剧场领座员把她领到他身边时，他向她略一施礼，全无他惯有的那种轻狂相，他显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时不时就舞台上的演出向她发表简短的讥讽式的评论。由于约翰娜态度冷淡、很少答话，他也少说话，最后完全沉默不语。她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毕竟曾经占有过她；她想干什么？有身段比她更好的女人。更聪明、更火辣、更有风姿的女人。这些人并不给他制造麻烦，他可以随意选择。更何况，现在他正有福星高照。他在真正德意志人中的声望与日俱增。况且，老头儿还给他寄来了一张数目可观的外币支票。显然是作为一种和解的礼物，因为他曾想溜走，不愿出任冯·德尔迈尔的辩护律师。真是个贱骨头，这个老家伙。每踢他一脚，他都卑躬屈膝、逆来顺受。生活，这压根儿就是一桩滑稽的事情。和拳击手阿洛伊斯的这档子事也很滑稽，而且它还带来经济收益。也许有点儿危险，因为此人是鲁佩特·库茨纳尔的兄弟，但是好玩，而且简单已极。他又试图对约翰娜说几句。可是后者没注意听。这时舞台上恰好非常热闹。他从侧面打量她。一段时间里，他确实曾喜欢过她。

究竟为什么呢？她身上实在显不出有多少妩媚可爱之处。宽大的脸盘。扁平的鼻子。尽管她还极不自然地装出一副孤芳自赏的样子，可是她却曾经仅仅为了他把这一头头发剪短了。她在床上怎样装模作样，这个他也知道。跟她在一起还是没多久以前的事嘛。现在她想干什么？别人会骂，会愤慨。她装出一副自命清高、令人吃惊的无动于衷的模样。那好吧。他不会恼火的。

他非常恼火。

一旦他不招人注意，约翰娜还果真把她的这个邻座给忘掉了。她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雅克韦斯·蒂弗林身上了。她看到，舞台上正在演出什么节目，一股怒火在她胸中升起，这样的怒火她只感受过一次，是在克吕格尔诉讼案过程中，当时她在报上读到一则有关宣读已故少女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的信件的报道。当时雅克韦斯·蒂弗林曾热情洋溢地给她谈阿里斯托芬；她并没有真正懂得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但是他所追求的不可能就是这个，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干净的，在艺术上是规矩正派的，这一点她却是知道的。雅克韦斯·蒂弗林喜欢作出玩世不恭的姿态；然而在职业上他却非常洁身自好，他的作家的良心是他的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想必他强咽下了多少苦果，才不得已让他的美好的事业最后变成这么一个荒唐可笑的破烂货。她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他日子过得不舒心。他坐在这里苦心孤诣，而她却在和黑斯赖特尔以及她身边的这个人厮混，她真是干了一桩极大的蠢事。她心头不禁对这个皱巴脸、沙哑嗓门的男子涌起一股善良的、准确无误的情感。现在此人也许正站在不知哪一个包厢的后排或舞台的侧面谈笑风生，虽然他此时此刻一定没有说笑的情绪。就在这场令人作呕的闹场在舞台

上层层展开的当儿，就在卡塔琳娜欢庆她那讨厌的、愚蠢无聊的胜利的当儿，就在发明家德鲁克赛斯的乐器受到暴风雨般热烈欢呼的当儿，约翰娜突然看到她的道路轮廓已经勾出，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现在她要和蒂弗林在一起，要防止他第二次参与类似这台晚会这样的事。

这时，晚会正在缓慢地、顺利地继续进行。观众对喧闹的巴伐利亚狮子表现出的明白无误的热烈欢迎态度，使舞台上的人重新振作起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显示他们的技艺，竭力维护观众的热情，直至休息前的最后那个有成功把握的节目开始演出，直至那支短小、调皮的进行曲旋律响起。这支乐曲描绘出斗牛的魅力，它由优雅的姿态和对杀戮的兴致卑劣地组合而成。舞台上闪耀着对这个旋律的喜悦之情，感染着台下神情倦怠的观众，振奋起他们的精神，又返回去激励着舞台上的演员。女演员克莱勒·霍尔茨当即感受到了新的力量，女舞蹈家英萨洛娃精神为之一振。就连上面渡桥上的照明师本诺·莱希纳尔，满身污垢，戴着墨镜以免眼睛受探照灯光伤害，专心致志地从事着自己的极其缜密和精确的工作，就连他也一起哼唱这段旋律。在观众厅里看来显得绚烂多彩的东西，从他这儿上空渡桥上看去却是一个由木头、铁丝、纸板组成的笨重的家什，裸体女孩子们穿着一层令人倒胃口的脂粉做的衣裳，整个儿这场甜甜蜜蜜蹦蹦跳跳的舞蹈对这儿上空的他来说是一团尘雾，一堆肥肉，一股汗臭味。但是现在他也在欣赏这支调皮、轻快的乐曲。只要有这支短小的乐曲在，他的思想便会离开他的这份艰难的、基本上是无益的差事。他想到，终有一天这里也会爆发一场革命，当成千上万个人高唱国际歌的时候，他将用探照灯照亮各个大广场。

斗牛场面几乎和大音量乐器一样把观众吸引住了。在观众的一片欢呼喊叫声中，正式的作家们站在大舞台上，在他们四周，女斗牛士们一进一退，她们手拉着手，敞开的绣花短衫下裸露着乳房，一进一退 波浪式，排成三行。大幕升起，落下，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两位男士站在女孩子们的中间，她们胖乎乎，冒着汗，喜气洋洋，很少想到还有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第三者。

休息前的这一场挽救了第一部分的演出，使其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人们纷纷起立，略带着几分迟疑，咕哝几句赞赏的话。在四周站着的人群当中，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特别引人注目。他穿一身旧式的节日礼服，蓄着一缕缕浓密的络腮胡子，长着一双深陷的、闪着蓝光的小眼睛。他很快就真诚无伪地去接近奥斯特纳黑和格赖德勒。慕尼黑妙不可言，歌舞晚会非常出色，无可指摘，他感到鼓舞。是的，使徒彼得从奥伯费恩巴赫到慕尼黑来了，想暂且在此地待一些日子。冯·奥斯特纳黑先生知道这件事，因为使徒彼得事先曾拜访过他。但是罗库斯·戴森贝格是一条狡猾的狗。他发现，奥斯特纳黑不愿意让格赖德勒知道有关这次访问的事。他便明智地闭口不谈此事，在观众惊讶注视下，仅满足于用许多溢美之词表示自己对演出的激动心情。

克伦克一边与身边的幸灾乐祸者和心虚胆怯者态度自然地互相握手，一边向舞台走去。斗牛士进行曲使他心里感到了温暖。他看到一些场景，粗犷而壮丽，他要让他的呆滞的、忘恩负义的家乡看的正是这样的场景。他曾想扭转爱国运动的方向使之有利于他的家乡父老；可是他们却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把他轰下了台。现在他要让这场运动对着他们干。现在他自由了，谁也奈何不了他。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放屁了。他要放个臭屁，放

个大屁，把一些人窒息死，熏死。他们必须完蛋，他想到当地流行的这句古老的咒语，他想到了弗劳赫尔、哈特、托尼·里德勒以及他边走边和善地与之握手的许多人中的某些人。

他走上舞台，寻找英萨洛娃的更衣室。女舞蹈家在赤裸的身体上披了一件睡袍，显得娇嫩，弱不禁风，甜蜜而淫荡。处在首次上演的激动、兴奋状态中的她，也斜着眼睛看着这个巨人般的男子，面带忧伤、嘲讽，等着他开口说话。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脂粉、香水、女人肌肤的气味。她蜷曲作一团坐着，极显瘦小，他几乎把这一个小间完全占满了。他俯首用低沉的嗓音对她说话，用狂乱的棕色眼睛盯住她。竭力做出亲切可爱的样子。他谈，她在舞台上显得何等娇俏可爱，给这帮乡巴佬演出真是太可惜了，他们只配看粗俗的东西。见她总是沉默不语，他便重新摇唇鼓舌。说他感到高兴，现在终于有时间去做他内心真正十分关切的事情了。问她愿不愿意与他一道到他的贝希托采尔庄园去。说是他们可以去登山，去打猎，去散步，去划船。他设想这一定会很愉快的，过几天乡村生活肯定对她的身体有好处。他讲了相当长的时间。

英萨洛娃让他讲话，边在脸上涂胭脂，边从镜子里观察他。他眼看就要犯急了。克制住自己。她照镜子，卖弄风情，装出伤感的样子，用舌头舔一舔嘴角，睥睨他，摇摇头。她说，不。她已经写信告诉过他，她有病。她也倒楣，她的癖好和别人的总是不相匹配。她愿意要某人的时候，这个人却不愿意。人们把她当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一样对待。她不是这样的小孩。说是贝恩内伊大夫已经给她提出了一家英国疗养院的名字，她去那儿疗养十之八九能得救。在一间病房里，有一面完全是敞开的玻璃窗户，对着外面的草地、树木、光线、太阳，人们躺在这样的

病房里，几乎一动也不动，戴上护甲似的。不是若干星期，若干月，而是若干年。还需要有决心。她已经下定决心。她将穿皮着铁地躺着，只有两臂不戴护甲，枕头上的脑袋可以稍微活动活动。她说有人向她作了一番描绘，而她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病人怎样把这两条胳臂绝望地伸向空中，恳求医生和护理员拯救或了结自己的生命。她明明知道这一切，却仍然决定要去英国。

她几乎是幸灾乐祸地讲述这一席话，似乎是故意要气他。他默默地听她讲。她背对他坐着，一直在化她妆，在镜子里看他。看到，他病后身体很虚弱，脸色苍白，现在更是气得面如死灰。

他暗自思忖，这真卑鄙。这个臭婊子，她先是把他给折腾出一场病来，然后，等他病好了，从她身上他却毫无所获。他不相信她的话；但是他明白，现在完了。他想：好吧，这样更好。他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制订对付某些人的计划。不一定偏偏要和这个女人厮混嘛。他不是早就打算要去看他的儿子，看看西蒙，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他不断地抽他的烟斗，这显然搅得她心绪不宁。过一会儿他说，他只希望这次疗养真的对她有帮助。说是他必须体面大方地提请她注意，他不能担保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的感情不起变化。她只是微微一笑。他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当重新开始演出的铃声响起、他不得不离去的时候，便不禁感到非常气愤。她感到高兴。后来她暗自思忖，他显得多么苍白和潦倒，她后悔没惹他生更大的气。她回忆起很久以前她小时候便曾听说过的一句古老的咒语："愿埋你的泥土轻轻，让恶狗轻易把你挖出。"

休息过后，晚会的命运终于立刻并且快得惊人地一锤定了音。由于取消了卡斯佩尔·巴尔塔萨·希尔演出的节目，整台

晚会便失去了意义和主心骨，一切都土崩瓦解。观众百无聊赖，怏怏不乐地坐着；许多人退场。舞台上，在一片嘈杂、光亮和混乱中，人们当即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绝望。连只身一人在上面渡桥上、与观众毫无接触的本诺·莱希纳尔也感受到了这股情绪。他曾指望至少半年内工作可以有着落。如今下面舞台上演出失败，对他来说这就意味着，今后这几个月里他将生活无保障，他也许不得不依赖女出纳员岑齐的帮助。不，这资本主义的世界，它安排得不好，它愚蠢透顶。在上面渡桥上，在一团充满污垢、尘埃、汗臭的雾气中，他暗自在想，我用探照灯照它，照这个资产阶级的世界。他果然把他那好几千支光的灯光投射到下面列队准备演出终场的那些人的身上；只用艺术家勾画的小鼓作衣裳的女孩子们，装扮得稀奇古怪的侏儒们，杂技演员们，女演员克莱勒·霍尔茨，患肚腹绞痛正在康复中的狒狒。就在所有这些人组成五光十色的最后一批队伍向前挪动的当儿，灯光师本诺·莱希纳尔用口哨愤懑、轻蔑地向着吵吵闹闹的乐队吹出国际歌。他怔怔地独自吹着，愿全世界各国人民听到这个信号，起来进行这场最后的斗争。

阿洛伊斯·普福恩德勒先生板着脸、孤单单地站着。他明明清楚地认识到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却仍然以坚韧的乐观态度期待着。现在，在不多的几分钟里，他看见许多项计划正在沉没：海滨豪华饭店，慕尼黑狂欢节移植柏林。也包括他的最大胆、最心爱的计划，即便对最亲近的人他也都没谈起过它，可是迄今为止却一直把它牢牢铭记在心头，这就是修一条公路进山的计划。所有这一切都以晚会成功为先决条件，现在这一切全泡汤了。他阴沉着脸站在那儿；人们远远避开他的闪着凶光的鼠眼绕道而行。他分明知道，这全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可

是他硬是认为，这里舞台上每一个人的过错都比他大。他迈着尽可能富有男子汉气概的步伐，向孤身一人站着的蒂弗林走去，用他那响亮、浑厚的嗓音咬牙切齿地说："您用您的文学干的好事。我本应该相信我的鼻子的。"他忽闪着眼睛打量他，从脚到头，充满极度的鄙视，拂袖而去。

真叫奇怪，现在所有的人，包括信任他的那些人，都用厌恶的眼光看蒂弗林。他是他们的不幸的根由，他笼罩在一片仇恨、愤怒、轻蔑的氛围中。只有博布·里夏德，这位模仿乐器的口技演员，在快要登台演出终场的时候，走到他身旁，打量他，脸上皱起一团怀疑、优越感、同情，从他那个畸形大鼻子里吹笛子一般甜蜜、贤明地对他说道："这本来也不是您的本行嘛。"

雅克韦斯·蒂弗林对他的这句话不甚了了。他站在那儿，精神恍惚。他悉心倾听自己的心声并发现，他真的没有生气。对他来说，这件事其实两个月以前就已经了结了；令人气恼的只是，这件事竟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对外界、对公众作了这样的交代。他并不生气，他并不感到高兴；普福恩德勒的震怒也没有惹恼他，没有逗乐他。假如他仔细考查一下自己的心绪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他在等候。

蓦地约翰娜站在了他的身边，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他感到惊讶的只是，她的头发剪短了。她注视他。他变瘦了，脸上更皱巴了。显然他近来日子过得并不舒心。雅克韦斯·蒂弗林注视她，她令他赏心悦目，他顿时明白，他真愚蠢，竟这么长时间没给她写信。他们各自都认识到，对方蹉跎了一段岁月，如今正为可以开始过更美好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晚会还没有结束。约翰娜这么直截了当地在演出结束之前到舞台上来，这本来是件颇引人注目的事。但是他不问她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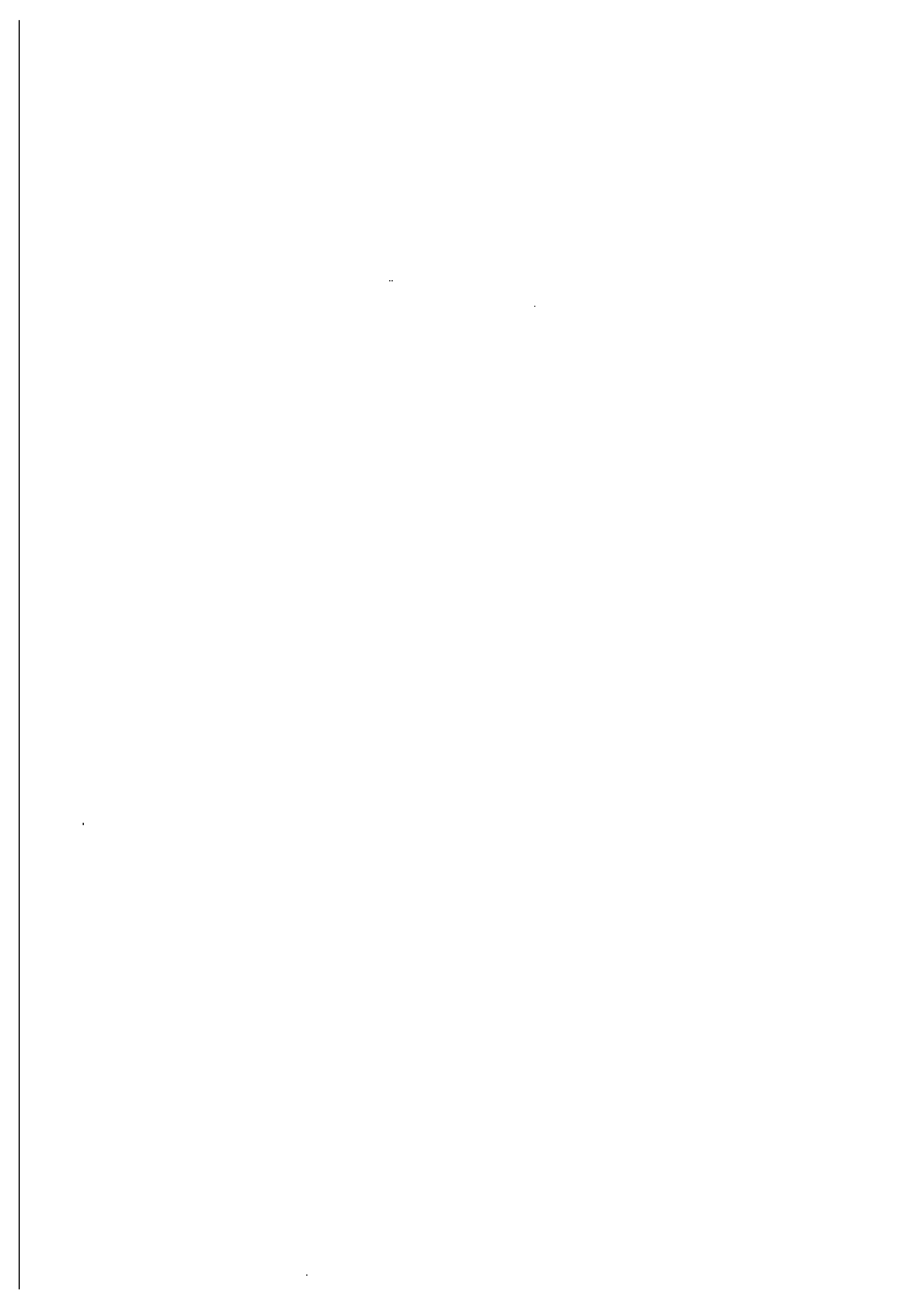
他愈加蹙起他的皱巴脸，半恼怒半开玩笑地说："您终于来了。您本来也可以早一点来的嘛。"说罢，没等晚会结束，虽遭众人反对，虽受众人蔑视，甚至还受到消防队员和舞台看守人员的冷眼，他们依然高高兴兴地离去了。

街道上空气清新、凉爽，他们无拘束地并排而行。"蒂弗林，您气色不太好看，"约翰娜说。"您应该到乡下去休息几天。"——"当然，"蒂弗林用他那沙哑嗓音说。"莫非您以为，这部杰作的演出我每场必看？"——"我们究竟去哪儿呀？"约翰娜问。"当然到我家去，"蒂弗林回答。"可是我饿得要命，"约翰娜说。"即使是在一个失败了的作家的家里也还会有点吃的东西的吧，"蒂弗林说。"根据种种迹象来看，您准会把这顿晚饭做好的，"他补充了一句。"蒂弗林，人们用不着多费心思，便能把您分析透，"约翰娜说。"您是什么人，一只瞎眼的母鸡光凭眼睛都看得出。"——"我是什么人呢？"蒂弗林问。"当然是个淘气鬼，"约翰娜答道。

就在他们边进行着这样的谈话边向他的寓所走去的时候，晚会"到此为止"结束了。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叫喊声和掌声不发自内心，毫无意义。只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一点，他站着，喊叫，觉得一切都了不起，跺脚，由衷地感到高兴。一个引人注目的男子，蓄着一部长长的、分成两部分的胡子，长着一对深陷、发光、狡黠、蓝色的小眼睛；罗库斯·戴森贝格，奥俏费恩巴赫的使徒彼得。

第 四 部

政治与经济



1. 奥尔洛夫号巡洋舰

柏林的其他影院这么早尚未开张或者只有很少几个观众，而在这里则拥塞着许多汽车、警察、围观者。影片《奥尔洛夫号巡洋舰》① 已经放过36遍，日映四场，三万六千柏林人看了这部电影，然而人们仍很激动，仿佛今天是第一次放映整个世界所期待的片子似的。

克伦克部长——坐在他四周的人都伸长了脖子——不想让自己感染上这种焦躁。他读到过：这是一部没有结构、没有女人，没有情节的影片，倾向代替了引人入胜的情节。如果已经到了柏林的话，当然要看看这样的东西。对于电影界的犹太人人为制造的那种轰动，他是不会受其蛊惑的。

几个节拍刺耳的音乐：杂乱，高强音；来自海军档案中的秘密文件；接着就是奥尔洛夫巡洋舰全体士兵因为食物匮乏而在奥得萨城前哗变。那么，好吧，他们就暴动吧。诸如此类早就不新鲜了。孩提时他曾激动地读过这类东西。对于成熟些的青年来说，这也是有趣的。克伦克部长讥讽地笑了。

船员的寝室，吊床一个挨着一个。一个军官在心神不宁地躺着的水兵四周到处窥探。就整体而言，影片并非没有才气：人们确实嗅到了房间里的污浊空气。外加低沉、压抑的音乐。

现在又是早晨。水兵们团团围住挂着一块肉的地方，他们厌恶地看着这一块肉。愈来愈多的人朝这里走来，不难立即闻

出肉有异味。这块肉的特写镜头：到处爬着蛆虫。看来人们受用的经常是这种肉。骂声不绝，这是不言而喻的。船医被找来，这是一个模样可怜的先生。他带上了他的夹鼻眼镜，尽职地检查肉块，找不出不能享用的理由。煮肉。船员拒绝喝肉汤。骂声。……琐碎的过程，朴实无华，平铺直叙。一块腐肉，水兵，军官，——看来没有特别有才能的军官，当然也没有特别坏的，都是些不温不火的料。我们在巴伐利亚差不多也没有更好的。引人注目的倒是：这个克伦克居然也被这些朴实的人们和事件所触动。

愤怒的情绪在船上增长着，人们不知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仅仅感到不会有好的结局。每个观众也感到了这一点。银幕上的先生们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这一情况，后来，他们不得不干预，最后采取断然措施。他们瞎了眼了吗？在战争最后一年，我们也曾感到危难临头，而且干预太晚。当然，当时我们并没有这种打击乐——这是一种可怕的音乐，它不放过任何人。这部混帐电影当然是必须加以禁止的。它极其狡黠地煽动情绪，真是可恶透顶。确实没有任何足够的理由，仅仅因为一块生虫的肉而废除纪律。想当年，我们在战争中所吞咽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亲爱的人们。虽说如此，克伦克并不袒护军官，而是同情水兵。

撞击的、瘆人的音乐持续不断，骚乱蔓延着。舰长命令船员在甲板上列队。他问道："谁对伙食有意见就站出来说一说。"踌躇，有几个人出列。一下子，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船员中的优秀分子、心怀不满分子和暴动首领就被划分开来。在后者与

---

① 这是一部苏联电影，由著名导演爱森斯坦导演，在我国译作《战舰波将金号》。

其他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又大又宽、危险的间距。这些军官都是鬼样机灵的小伙子，他们转眼间就将策划者、哗变者制服了。大部分船员害怕地站在一起。一小撮领头者被用一根绳捆绑在一个角落。他们站着，刚才还是张牙舞爪的，现在则可怜巴巴地发着抖，缩在一起。一块帆布已张开将他们盖住。这块帆布显现出了一串悲惨的、怪诞的动作。枪口已对准那个方向。冷漠、干巴巴的发令声，这时候在大队中有人张开嘴露出牙齿，传出叫喊声。开枪的命令下达，然而没有开枪，步枪没有打响。

一阵晕眩袭击了银幕上的人和银幕下的人。为什么人们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好了，他们奋然而起了，现在终于开始了。银幕下的人们则欢呼，他们朝着银幕上的人鼓掌。他们的鼓掌声搀和在残酷的、凯旋的、突出打击乐的、可怕的音乐声之中。这时，银幕上的人也开始各显神通对军官们进行疯狂围捕：从各种可笑的藏身之处把他们找出来；把他们抛出甲板，扔到风急浪高的海中。一个接着一个，其中也有那个一脸苦相的船医，紧跟着他的是他的夹鼻眼镜。

克伦克静静地坐着。这镜头使他透不过气来。他坐着，魁伟的男子汉象小老鼠般地安静。禁止这部电影是没有意义的。它存在着，充盈在人们呼吸的每口空气之中；存在于世界上。这是个另外的世界，否认这个另外的世界是愚蠢的。人们要观看这部影片，听这种音乐，而这种音乐也是无法禁止的。

旗帜取下来了，一面新的旗帜在桅杆上高高飘扬，这是一面红旗。沸扬的欢呼声。水兵们担当起军官的职责，机器并不因此而运转得坏一些。在红旗下，军舰驶入敖得萨市的港口。

市民们畏怯地看到了这面红旗，张大了嘴，幸灾乐祸。人们呼吸加快，欢呼雀跃。他们朝挂着红旗的军舰走来，一开始三

三两两，后来越来越多。全城致哀一个被击毙的水兵，他的尸体被送上了岸。全城聚集在挂红旗军舰四周的小船上。市民们给水兵带去了自己也并不够吃的粮食。

克伦克变得烦躁起来。其他人会不吭声吗？其他人会轻易地容忍这一切吗？一般来说他完全不是站在其他人的一边，他实在是思想太活跃，他完全被这整个事件的热情吸引住了。可是他感到不安，这个十分真实的事件因这个失误开始变得不真实起来了。他感到不安，这不对头了。

然而看吧！这一切都对头。其他人，他们来了。他们并没有无所事事，现在他们出现了。

出现一道楼梯，一道大而宽的楼梯，没有尽头。在楼梯上，人民排着没有尽头的长队表达他们对哗变者的同情。然而人民的同情持续时间并不长久，因为在楼梯上还有他们——其他人。哥萨克军人的散兵线，他们走下楼梯，手拿步枪。他们虽走得很慢，却具有威慑力并势不可挡，他们封锁了整个宽阔的楼梯。人群中有了反应。他们走得更快、他们在奔、他们飞跑、他们飞快地逃跑。有些人没有觉察到什么，懵懵懂懂，反应迟钝，受了伤。于是又出现了士兵的马靴，一步步走下楼梯，很大，很慢，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观众看到从枪筒里冒出一缕青烟。现在人群在楼梯上不再是奔跑，而是尽大腿和肺脏之能冲了下来。有些人却是滚下来的。现在已不是他们的愿望使他们滚下来，也不是他们的大腿和肺脏使然，而是由于重力的法则，惯性的法则；因为他们已经死亡。一再闪现哥萨克皮靴均匀的踏步；一再闪现人群的向下滚动、辖辘。刚才还在推童车的一位妇人，已不再推车，她已消失，谁也不知道她在何方，而童车则还继续着自己的路程，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第六级、第十级台阶……

直到最终停住。之后出现的又是哥萨克马靴，非常大，走得非常慢。

与此同时，在海上的人们也不是无所事事地待着。有人招来了其他军舰——庞大而威风凛凛。它们包围了奥尔洛夫。对于挂着红旗的军舰来说，一场战斗在所难免。它巨大的、镜子般光滑的炮筒正在向上、向下进行着调整，就象威严的独角兽；测定器的指针也在作大幅度的摆动。四周纷纷逼近过来的是从事毁灭的铁甲，强大的机体、每个细部经过精心设计的机体。奥尔洛夫号也朝这些舰只驶去。这是些与奥尔洛夫号相仿等级的舰只。它们驱赶，包围它，力量六倍、八倍、十倍于它。要冲出去是没有指望的。奥尔洛夫号的火炮压不过它们的火炮。奥尔洛夫号无法取胜，它只能自己去死，找上几个一块去死。无论是在银幕上或在银幕前看这些舰只如何缓慢地把奥尔洛夫号包围在中间均是极为沉闷而紧张的。

这时已被判决的军舰打出了信号。小小的、五颜六色的旗帜升上又降下。奥尔洛夫号用旗语表示："弟兄们，不要开炮！"它慢慢向它的驱赶者靠近并打旗语："不要开炮！"现在可以听到银幕前观众沉重的呼吸。等待几乎是难以忍受的。"不要开炮！"这是柏林电影院里八百观众全心全意所希冀、请求、愿望的。部长克伦克是个温顺、平和的人吗？很难说他是这样的人。如果有人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会因此开怀大笑。他是一个粗犷、桀骜不驯、好斗的人，没有什么温情柔意。然而当哗变者的军舰朝着对方炮弹已上膛的大炮驶去时，他在想什么？他也以他的狂放心意希望："不要开炮！"

当追击舰队允许奥尔洛夫号通过包围圈时，当它未受伤害驶入中立的海港时，喜悦是巨大而振奋人心的。

克伦克部长离开影院时，肩上搭着粗呢大衣，在硕大的头颅上戴着毡毛礼帽。当他从窄而暗的影院走到亮而又宽的大街上时，他完全恍惚惘然了。这是怎么回事？也许他也不会命令向哗变者开火？这怎么可能呢？象他那样的人会希望“不要开火”？事情就是如此，人们可以禁止某事，然而它还存在着，对此视而不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一个橱窗玻璃上他看到了他的脸，脸上露出了从未见过的束手无策的表情，他看来像一头在陷阱中的野兽。怎么啦？他的脸完全变形了，他笑了，有点困惑。他向一辆汽车招了招手，敲了敲他的烟斗，点燃了烟。他的脸又恢复了通常的表情：粗野、愉快而自以为是。

2. 岩　羊

巴伐利亚前司法部长克伦克一个人靠在冷餐台旁，看着参加帝国总统啤酒晚会的许多人的酬酢。自从他卸任以来，无论对人与事，还是对柏林市和慕尼黑市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如果柏林声称，德国的其他部分感到巴伐利亚是一个包袱，有碍帝国作用的发挥和前进，那么过去他只把它看成是一种无聊的闲话，将它看作是损害南方对手的信誉；现在他震惊而非常清楚地看出：对于柏林来说，巴伐利亚邦的确是一个落后的、倔强的孩子，人们必须在一次艰难、充满危险的旅途中拉着这孩子一起前进。

他靠在冷餐台旁，机械地把一个又一个小面包塞进嘴里。他刚刚卸任就开始与真正德意志人妥协，这是件好事吗？象他

这样一个人把自己贬降为爱国党人的代理人，人们对此无不惊讶万分。用什么来应付爱国党人，他就象自命不凡的柏林人那样知道得一清二楚。精神激奋的鲁佩特·库茨纳尔不是奥尔良的圣女，他是一个有才能的组织者，一个出色的说大话者，然而他天生就是一头自我膨胀的牛。爱国党人的另一个台柱弗泽曼将军由于在战争中败北而变得颇为神经质。当前在欧洲上演的大型悲剧中（从战争爆发迄今已八年有余），真正德意志人扮演了可笑的角色。这一切就象梨干清汤那样对他来说是一清二楚的。虽说如此，虽说以前他与之斗争过，然而这个爱国党人的运动也确曾吸引过他。况且他已多次体验过：在政治上，相信直觉要比相信理智强。

当然罗，无官一身轻。他还从未当过现在这样说一不二的独裁者。如果他以库茨纳尔来自我炫耀的话，那么后者就应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象弗泽曼将军那样统治欲强烈的人，虽说也在短时间内表现了他的愤愤不平，临了也只得屈从库茨纳尔的每一个建议。令人厌恶的托尼·里德勒被挤到墙边，无足轻重，一副可怜相。诸如此类的事使他的心感到好受些，特别是当他以前的同事看到他突然站在爱国党人中，他们那种巨大的恐惧心理对他来说真是美妙极了。这些无赖，这些背后下刀子、把他一脚踢开的家伙。他想到了一句巴伐利亚的咒语：让他们家破人亡！一首序曲的前几小节在他的心中鸣响：这是一个伟大的德国音乐家为一部伟大的英国剧本而谱写的，极其扣人心弦，伴以轻轻的、有间歇的鼓点。他已长久没有听到和想到这音乐了，然而在近几个星期里，他一再听它。命运攸关的鼓点，与这部剧本相匹配的音乐引出了戏剧故事。这是部描写古罗马一位伟大英雄的剧本。他有才气，然而却妄自尊大，被民众所推翻、满腹

怨恨地引退，后又给祖国引来灾难。

他把第五只小面包塞进嘴里，凝视着热闹的大厅。因为他在所有这些人那里不受欢迎，所以他们都把他看成是一个满腹牢骚的人，看成是巴伐利亚的一个诸如卡提利纳[①]的人物。他将成为一个谋反者、一个白痴、一个纵火犯。也许对于他所挚爱的巴伐利亚邦来说，把他逼成一个谋反者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也许他孤注一掷的话，事情会有转机，而他会因祸得福。

尽管如此，此刻他诉诸于历史仍毫无意义。在这里他为库茨纳尔而向北方工业界乞求。向这帮无赖谄媚难道这就是给一个象他那样的男人的任务吗？聪明的做法也许是在贝希托采尔呆上三个月，打打猎、看上几本好书。就近好好观察、管教一下他的儿子西蒙，这对自己不会有什么损失。

奥托·克伦克突然振奋起来，目标明确地迈步向前，穿过大厅，仿佛他要向某人通知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似的。是的，在另一头角落里坐着一位寂寞的先生，心不在焉，郁郁寡欢。当高大的克伦克朝他走来时，他吃了一惊。然而他也振作起来。他戴着厚厚镜片的眼镜，用尖锐的、非常警觉的、有力的目光注视着来者。

强健的克伦克在瘦小的盖尔博士身旁坐下，后者并没有努力去掩饰他神经质般的激动，而是摆动着他的双手、眨着他的双眼。克伦克开始侃侃而谈。议员先生喜欢柏林吗？是否预料会在这里碰到他？他——克伦克期待着盖尔博士先生在这里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巴伐利亚的司法界。

克伦克这句话确实触到了一个痛处。在柏林，盖尔博士确

---

①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卡提利纳）（公元前108左右—前62）——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反对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策划者。

实是引人注目地温顺。他在全体大会和各种委员会上的陈述是软弱无力的。著名的律师看来象是一个草包。自从他离开慕尼黑之后，他处于某种瘫痪状况，他的讲演听起来象背书，单调、干巴而没有锐气。

律师注视着他的对手。克伦克尽管装出精力充沛的样子，然而看起来气色仍然欠佳。粗呢大衣在他身上直晃荡。他的硕大、干瘪的头颅瘦骨嶙峋。律师心情复杂地清楚地看到了每一个微小羸弱的迹象。当他获悉克伦克已经转到爱国党方面他感到震惊。克伦克不笨，克伦克热爱他的巴伐利亚邦。准是疾病、官职的丢失使这个人大失常态了，所以现在他才会牺牲巴伐利亚的利益，去当一个可笑的政党的党魁。坐在对面的这个对手如此大伤元气，对此盖尔博士内心深感痛苦。

克伦克大不一样了。他整天都未能摆脱他那种令人厌恶的昏昏沉沉的状态。通常，他在内心深处是习惯做事稳当的。而目前柏林混乱的政策产生了成堆的问题。这个极其理性的柏林让他在内心深处尝到了由此而产生的种种苦涩。对于一个从巴伐利亚来的乡巴佬来说，穿梭于自作聪明的柏林人之间并不是一件美差。这是因为要装扮成一个深思熟虑、和蔼可亲的人是很痛苦和非常累人的。然而在这里，他在这个人面前很快就感到游刃有余了。他的敌手就坐在这里。此时此刻他是强大的；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却是令人可怜地羸弱，人们当然是做得对的，如果人们采取与这儿这个人的立场完全相反的立场的话。

他开始说道："您知道吗，盖尔博士，人们对您离开慕尼黑普遍表示遗憾，要出庭面对如您的格伦讷和维宁厄尔先生这样的小人物，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在人们的手指头还没有真正点到前，他们就已经垮了。非常遗憾，我们不再拥有您。"

律师自己也为此感到遗憾。他想念这个可诅咒的城市，不仅因为他不得不把小伙子留在那里，还有他的对手克伦克：自他到柏林以来，他还失去了其他许多东西。即使一个人对令人厌恶的事情也会很快适应，到了星期天上午他往往仍然巴不得到蒂罗尔酒店去，以便可以满怀憎恶地与朋友和对手呆在一起。

他曾很希望与克伦克有一次会面，并且想好了要回敬他的话语。然而在一个失败者面前，他却又说不出这些话。他回答得很软弱。他说，在那里有很多人可以替代他。他还说，自从库茨纳尔先生在慕尼黑亮相以来，城市涌进了新的人流。打那以后，在帝国其他部分不再能够维持下去的、一切腐朽的东西纷纷涌向慕尼黑。他们寄希望于巴伐利亚缺乏判断力。通常情况下，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繁衍的植物品种在伊萨河畔扎下了根。这是不无道理的：看来巴伐利亚的土地为这种植物施足了肥料。

克伦克想到了弗泽曼，感到盖尔说的也不算怎么错。然而他也感到，对方表达得软弱无力，并不高屋建瓴。他并没有进一步对此作出剖析。相反他这个失败者却以显而易见的冲动向对手暴露了他唯一软弱的地方。他站了起来并说道，现在大家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尽管人们各自代表着尖锐对立的政治立场，却能彼此很好相处，这一点是令人高兴的。他作为一个不担任公职的人闲适地观察着政界。在爱国党人中有时他碰到一位年青的先生。据他所知，他与国会议员盖尔的关系颇为密切。团体就是这样一再重新组合的。

克伦克说这番话时，盖尔博士感到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觉得，仿佛心脏上冲，堵住了他的嘴似的。原来是这方面刮来的风。原来他们，这位对手和小伙子，联合起来一齐来对付他了。在这同时，他内心蠢蠢欲动，很想问问克伦克，小伙子现

在情况怎样。然而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这个欲望，他也克制住了要让对手品尝他自己倒台滋味的欲望，他既没有提问也没有骂人。他只是一直注视着克伦克，看着他说话。当他再一次听到他说话时，克伦克已转了话题，谈起了其他的一些事情。克伦克谈起了孩子，谈起了儿子们。他谈到人们在遗传问题上如何陷入了没有把握的状况，而科学所给予人的肯定的东西又是如此之少。这个问题从感情上分析是非常简单的。人们就是希望传宗接代。人们很难想象，如何一下子自己会不再存在。因此他们在他们的孩子那里寻找自己，因此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象自己。克伦克把他那大而硬的头颅朝律师那单薄、紧张晃动的头靠了靠，压低了他低沉的声音机密地说：真奇怪，恰恰是这个年青的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在爱国党人中是最出类拔萃的。他说这一点时并没有包含敌意。在这之后，他说到自己的儿子，小伙子西蒙，说是他也没有什么出息。然而他在这里，这倒是件好事。

尔后他很快就站了起来，打算离开。他还颇平心静气地说：“此外，盖尔博士，您知道吗，我在任的日子只要多八天，我就要赦免您的大名鼎鼎的克吕格尔博士？”仍坐着的律师看着那个男人、那个庞然大物。他看出对方并没有说谎，也没有任何理由要说谎。真遗憾，他的对手不能更长久地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很可惜，他没有跟他讲他本该与他讲的许多话。很遗憾，他不能使他从这一最后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在这之后，克伦克说了声晚安，离开了。这样，不期而遇的会面就结束了。

在这之后的几天中，克伦克与一些银行家与工业家开会，真正德意志人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资助。这不是令人愉快的时刻。这些先生们大谈祖国、大谈德意志风格，还谈论道德的更

新。然而克伦克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之所以给爱国党人金钱，是因为他们企图排除赤色分子、扶植白色组织。当事情进行到要掏钱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不再寄希望于信念，他们就要求得到担保；因为他们付了钱，所以真正德意志人就要为他们建立一个真正可靠的后盾，以便他们与工人的要求作斗争。克伦克并不在乎道德箴言的谈论或就分支组织办公室和军事联盟费用的讨价还价。他烦恼地看到：这些先生们怎样偏偏热心地打听赖因德尔对爱国党人运动的态度。克伦克不喜欢第五福音书传教士。有时他有这样的印象，就仿佛他以至整个党均遭到赖因德尔的嘲弄。他不安地看到，这个人的影响是如何举足轻重。

在柏林，克伦克不能抱怨没有取得成绩，他的有影响力的、不拘礼节的待人方式给工业界的先生们留下了印象。但是有时他也看到，他们如何把祖国和利润交织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的道德观念，并真诚地相信这一点。每当这种时刻，常常有一种孤独的、无聊的感觉向他袭来，令他不寒而栗。他记起，有一次他如何站在一只被击毙的野山羊面前，这是一种稀有的野兽。当时是一位豪放的客人鼓动他射击的。这些野山羊是些奇妙的、古老的兽类，不打算驯服，所以注定要灭绝或成为动物园中的一种存在。它们的生活是一种高傲、隐居的生活。它们专往险峻的岩壁上爬，谜一样地沉着而有把握。它们毫不在乎严寒。它们寻找最高点，在那里它们象雕塑一样地站立着：孤独、纹丝不动。即使是耳朵受冻，它们也毫不理会。它们好斗，只有在非常小的时候，它们才是驯服的。长大了，它们变得阴沉、怀有敌意而冷峻。它们变得极为倔犟，任何饲养员都对付不了它们。当前部长克伦克与工业界的先生们谈判时，这些先生们是一心一意、目标明确、善于交际、会算计的，简言之是爱国党

人式的；而他则想起了他在意大利那边的阿尔卑斯山上所射杀的那样一只野山羊。

克伦克坐飞机回慕尼黑。从空中俯瞰地面景色，他感到：就整个地面而言，人们居住的地方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人们所看到的是田野、森林、河流，就如同千万年历来所呈现的那样。人类那么看重的城市，从天上看只不过是广袤空间的一个斑点。尽管现在有大城市、工业、进步，社会变化之类，设想一千年前也有人在这样的高空往下观察，那么他所看到的地面并不比现在看到的有多少不同。

当飞越多瑙河时，他想，也许某些种类的生物随着时间的流逝注定要变得驯服和有所开化。然而能否说，一只狼比一只狗落后？他倘若生下来就是野山羊，那么他反正不想成为一只乖乖的、引人开心的家山羊的。他不惜冻伤耳朵，也要使自已保持为一只野山羊。他也要把西蒙喂养成野山羊。

3. 乡间生活

人们躺在沿着山坡向上延伸的树林中，躺在棕色和红色的树叶上，斜下方是湖，头顶上透过树枝是明亮的天空。这个秋天在巴伐利亚高地上是持续的好天气，接连好几天都是晴空无云，风和日丽。人们在辽阔清澈的湖面四处游泳。在颇为凉快的沐浴之后，为了暖和身子，他们就伸展四肢，在阳光下奔跑。在很大的果园里，他们坐在放有食物、饮料的桌子旁。在湖的对面就是那个宁静的大村庄，在南边逶迤着群山细长、尖利的轮廓。在西北方向不到一小时的汽车路程，就是那个有七十万人

口的城市。那里的人为挣钱而忙碌奔波着，挣到的钱他们当天就要花出去，以便很快地还能搞到一点吃的和穿的。因为一个美元已经能换1665马克，100磅土豆值1100马克，最蹩脚的冬大衣的价钱也不低于1270马克。在这里，价格的翻滚是那样混乱、毫无章法，把人们的脑子全都弄乱了。住房极为便宜。从慕尼黑到柏林653公里路程的火车票只值少得可怜的几个钱，用这些钱只能买八磅苹果。三间一套的住房一个月的房租只能买15磅苹果。懒散地躺在湖边的人能够想象到下面的情况吗？离这里不足一小时路程的人们互相争夺报纸，用焦灼的眼光，看一看他们的财产在今天要比昨天能够多值多少钱？

约翰娜和雅克韦斯·蒂弗林很少想这方面的事情。在首场式以后，蒂弗林马上就向约翰娜建议，与他一起在一个乡间什么地方度秋假。约翰娜没作任何迟疑就答应了。当她上车坐在蒂弗林身旁时，并没有问到哪里去，这样，他们就驱车到了明净而安静的阿默尔湖畔。他的一本著作在边界的另一边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并给他带来足够的外币，能够在钞票贬值的德国舒服地过好几个月。

城市如处在热病之中，而他们则与世隔绝、过着宁静的日子。他们租下了湖垂别墅。蒂弗林颇有兴味地揶揄这个安逸的名称，说是别墅，其实只是一所简单、腾空的房子。他们有自己的一段湖岸、沐浴小屋、划艇和一个大果园。在普福恩德勒的剧院那里令人厌恶的工作之后，蒂弗林愉快而又起劲地投入了广播剧《末日审判》的创作。为此，他需要材料，聚敛、积累材料。让约翰娜参与他的创作活动，给自己、给她都带来了麻烦。他以书呆子式的热情整理所搜集的书信、报纸、传记和文化史方面的文献。他必须非常熟悉所谓的现实，包括目击者的报告、

一切与那个现实有关的东西。为了获得极微量的一点镭，人们不是需要大量的原料吗？为了蒸馏出略有高度的现实，他需要极为大量的、原始的、没有经过筛选的现实素材。

约翰娜惊异地看到，他几乎没有使用调查得来的材料，有时甚至取其相反的方面。这使她非常生气，她问道：为什么他要改动每个人都知道的细节，让人觉得他这样改动简直是独断专横、令人发指呢？为什么他让处在尚没有收音机时期的人听收音机？他很熟悉司法部部长克伦克的长相，而偏要杜撰一个普雷宁格部长并取而代之。蒂弗林很有兴致地眨着眼睛，看着前方远山的轮廓。"你看到棕色的墙吗？""当然！"约翰娜回答道。"你还看到前方的几个山峰吗？""在这里看不到山峰。"她回答并感到惊奇。"然而如果走出四十公里的话，你就能把山峰拍摄下来。"他讲道。"而棕色墙在离那么远的情况下就拍不到，因为它被挡住了。我不想把第二年或第三年的细节拍摄下来，而是要画一幅整个十年间的图画。我今天改动依据文献是真实的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在50年之后，甚至也许在20年之后就会变得不真实。在法庭所承认的真实和历史真实之间是有区别的。尽管在第三年尚未出现无线电广播，然而也许在20年内对于我们所处的这段历史来说，广播就是对头和必然的。你懂了吗，我为什么把实际存在的克伦克部长换成我所杜撰的部长普雷宁格？""不懂！"约翰娜答道。

除此之外，对于约翰娜来说，现在是大好时光。面对这个男子的坚韧的、严肃而愉快的工作，她从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所做的事有意义吗？有用吗？对谁有用？总之，将有把握做成这件事，就象某种动物构筑它的巢穴那样有把握。有一次她问道：他究竟能从她约翰娜的现实中提炼出怎样的更有高度的现实？

他们紧挨着躺在伸向湖中的浮码头上，躺在明亮的阳光下。他眨着眼，看着她。他暴露的脸庞已变成赤褐色，这使得他的短而稀的头发愈加发亮。他嚷道，他懒得回答。由于她坚持，他说：他已经知道，他该如何用她的命运给她编织一个更高的现实。他又从侧面瞟了她一眼。她没有回答，看着自己的指甲，这些指甲早就不再发出光泽、呈圆月形；而是呈方形、表面粗糙。

这也许是由于蒂弗林教她开汽车造成的。在哄笑中，她积极而目标明确地从事这项新颖的体育运动。在其他闲暇时间，他们划船、爬山、穿树林，驾车深入山区，在已经相当凉的湖水中游泳。约翰娜很少输给蒂弗林，有两至三次在耐力方面甚至超过了他。

一天，蒂弗林出乎意料地突然中断广播剧《末日审判》的写作，而开始一项新的工作。几乎有一个星期他集中而专注地从事这项新工作。约翰娜没有问他在写什么；而他也一反健谈的常态保持沉默。有时即使是吃饭的时候，他看起来也是吓人地阴郁和神秘。她几乎害怕起他的工作劲头来了，她是非常爱他的。

然后在第六天上，在湖面的船上，如同他们在16个月前第一次郊游时所做的那样，他给她读了他所写的东西。这次却是一篇关于克吕格尔案件的文章。这篇文章由于对这一诉讼和它的来历的清楚叙述，由于对那个时期惊人落后的司法的冷静和鞭辟入里的描述，直到今天还有典型意义。他给这篇文章加上了哲学家康德的警句：法律和道德并不处于任何关联之中。由这篇文章开始话题就转到克吕格尔其人和他的命运。蒂弗林对马丁·克吕格尔的评价并不比他以前所作的更为友好。他对他

的著作和本人都没有好感。大可不必悲天悯人。然而对于他来说，帮助克吕格尔恰恰是不言而喻的事。他从嗓门里挤出声音道，他不喜欢大话，不喜欢谈论激情和社会感情之类。为了自己能在平和中生存，他个人需要某种清白。他的社会主义是从家里开始的。约翰娜重新开始说话，她感到迷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不能理解她所爱的这个男人：为什么在没有人请求的情况下，他保证将帮助他的竞争者克吕格尔出狱？他又开始讲话了："把自己说成是合乎道德的，这是任何一个痞子在经过少许练习之后都做得到的。在我自己和世界面前，对于我的实践来说，我与其要自己合乎道德，毋宁要使自己做个正派的人。"

约翰娜究竟在最近什么时候想起马丁·克吕格尔？昨天？前天？无论如何，在与蒂弗林交谈之后，她写了一批信：给律师勒文毛尔的(盖尔到柏林去后他接了这个案子)，给盖尔本人的，给普菲斯泰勒的，还有给马克西米利安亲王的。律师勒文毛尔在他的复信中，事无巨细地列数了克吕格尔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对于重新开庭有利和不利的情况，共计十一页打字纸。但她从中所能得出的，只是表明事情没有进展。律师盖尔在一般政治情况的背景下，剖析了克吕格尔一案所处的地位。他的信汪洋洒洒，并带有字斟句酌的讽刺笔调，充满着乐观精神，在逻辑上也很谨严。然而从他后加上手写的几行中，约翰娜无须多加考虑就能看出，这是漫不经心写出的一封信。王位继承人办公室的信来得很晚，而且是一封客气、敷衍的信。倒是普菲斯泰勒博士详尽而安慰人地给她一封手写的信，尽管这对于他这个病人来说显然是很吃力的。在信中，他驰骋于普遍性之中，同时紧紧抓住不放的希望是，人也许真是高贵、乐于助人和善良

的。

蒂弗林在国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他的荣誉越多，他的钱也愈多。他送给约翰娜一辆专用汽车。

有时，约翰娜想，她与蒂弗林要有一个孩子该多好！她想与他谈这件事，她准备开口。然而他什么也没有觉察到，于是她也就不再张口。

他们过着相当简单的生活。蒂弗林放他的女管家去度假了。一个贪睡的、不爱说话的当地农村姑娘为他们料理家务。有一天，这位姑娘开了口，说她怀上了孩子。她说，对方那个家伙肯定会逃避责任，他准会否认一切。她还说，在城里有个医生，当地的女孩子处在这种情况都到他那里去。他收费少，不费任何周折就能打掉私怀的孩子。在当时，对于人工流产有严格的惩罚规定。工业界的大亨们，大帝国理想的拥护者们都认为尽可能地提高出生率是有利的。他们毫不考虑头脑清醒者的警告，用一切手段阻止出生率的下降。那些为了健康的原因或为了不陷入贫困而不想使孩子降生的妇女，就得偷偷行事。为了应付法律，当然最需要的还是钱。打杂女工问约翰娜是否能借点钱给她。

在一次工作休息的时候，约翰娜与蒂弗林颇同情地紧急谈了这件事。本来他应当察觉，她还想与他谈其它事情，谈他们自己的事情。然而他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只是认为，对一个打杂女工的蠢相还没有熟悉，就得去认识另一个，这真是令人扫兴的事情。说着，他递过几张给那女孩的墨绿色的美元。然后，他们又投入了广播剧《末日审判》的创作。

4. 老巴伐利亚邦

老巴伐利亚邦并不是一个富裕的邦国。邦内有四个山脉的遗迹。这就成了许多灾难的原因。现在土地已经安静下来，不再有地震。然而自然宝藏如煤、泥灰岩就陷入大地深处而无法利用。

老巴伐利亚邦地区是地球上一段顽固而别扭的线条。在地质上的新生代它就横亘在两个世界的界线上，它是一个中间插入物：与北部世界相分离，与南部世界也没有完全相连。

该邦有高地、平原、山脉、湖泊和河流。它的天空是多姿多彩的，它的空气使一切颜色更为鲜艳。请看它的地形如何由阿尔卑斯山绵延到多瑙河畔，这是世界上一个美丽的、值得一看的地段。

该邦的居民自古以来就是农民，对城市怀有敌意。他们热爱他们的土地，他们是坚韧而有力的，他们敏于观察而疏于判断。他们并不要求很多，然而他们对所拥有的东西是会用手、用牙齿、用脚牢牢捍卫的。他们在思想上默守成规，不愿为未来作什么建树，他们舒服地沉浸在粗俗的享受之中。他们爱昨天、满意今天、恨明天。他们给他们的村落取上好听、生动的名字。他们喜爱各种形式的实用艺术，他们津津乐道于多彩的服装、节日活动、喜剧演出，爱好华丽的教堂、列队行进、大吃豪饮、大规模的打架斗殴。他们也爱爬山打猎。平时，他们喜欢安静。如同过去那样地生活很适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对一切新的东西都抱怀疑态度。

这个农民之邦的中心是慕尼黑城。这是个农村式的城市，只有少许工业。那里有一个人数不多的自由派贵族和大资产者阶层，无产阶级的人数也不多，大量的是小市民，他们与农民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很美，那里的王公们用丰富的艺术收藏以及上乘的建筑装点了它，它拥有众多优雅的宫殿、既亲切又威严的教堂。在那里有许多绿地，有许多惬意地面向河流和山脉的大啤酒园。在漂亮的店铺里出售过去时代的产品，有古老漂亮的家具，各式各样有情趣的小摆设。城市在经济上的基础是啤酒业、精炼工业、工艺品、银行业、木材、谷物和南方水果交易。它生产上乘的手工艺品和世界上最好的啤酒。此外，它为工业的运作所提供的材料却是极少的。有创新意识的人离开了故土。慕尼黑城里就涌进了许多农民的次子和幼子，按照传统习俗，他们没有继承权。自从王朝倒台以来，封建贵族也渐渐隐退，诸如阿尔科-瓦莱家族、厄廷根-瓦勒施泰因家族、卡斯特尔-卡斯特尔家族、波申格尔家族和特林家族。有钱的人很少。在一万个居民中只有一个人的财产达到或超过一百万。此外，城市自身在肉体和感情上过着一种喧嚣而无所顾忌的生活。城市自得其乐，它的格言是：筑巢、酿造、侃聊。

四百年前，历史学家约翰·图尔迈尔（习惯称做阿韦蒂努斯）谈到他的老巴伐利亚同乡时说，他们勉为其难地生活，服从命运，乐意待在家里，很少旅行。他们喝得很多，孩子生得也不少。与征战相比较，他们更重视耕耘和畜牧。他们并不友好且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他们不重视商业活动，因而商业也很少。一个普通的巴伐利亚人做他想做的事：没日没夜地坐着喝啤酒、喊叫、唱歌、跳舞。他们喜爱大刀、殴斗器械。他们所举行的婚礼规模大而又放荡不羁。做丧事、吃丧饭、参加教堂年市对他

们来说是体面的事情，人人都不肯放过。二十世纪的乡土历史学家德贝尔证实，巴伐利亚人并不具有产生细腻、优雅爱情的品性。相反，在平静的语言、平静的外表下潜伏着一种爱好粗暴、武力的倾向，爱好粗俗肉体享受的倾向。他们闭关自守，对外乡人有排外情绪。

从古至今，巴伐利亚人最需要的是他们的安宁。在二十世纪，人们却不再让他们继续安宁下去。以往用农业的剩余他们就足够购买舒适、要求不高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突然一下子他们的生产被说成是低效率的，人家还说用机器和聪明的办法可以更好地耕种农田。以往他们需要两个人干的活，现在只需要一个人。交通发展了，运输便利了。旁人向他们证明，不妨从富饶之邦进口粮食，那里由于用更聪明的方法种田，那里的粮食品质更好且更为便宜。骤然间不再是别人有求与他们，而是他们有求与别人。

巴伐利亚人骂娘了，这是怎么回事？事情历来都是如此，为什么现在一下子就不行了？他们不想接受，然而当今情况却变得不同了。农田里的庄稼长得象以前一样，然而农田却变得不那么可靠了。收入已不敷使用了。令人费解的是，人们必须一再紧缩开支：别人有的，自己不能有；自己想拥有的，不能拥有；以前用农业丰饶的收成可以换来的，现在也换不来了。他们离不开其他人，他们需要其他人。他们不得不跑遍整个帝国去抱怨、去发牢骚。所有人都坐在农舍、坐在村里、坐在小城镇里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不挨饿不得不迁移到城市、到工业部门去。整个理智告诉大家，即使是这种强差人意的状况也不再能维持下去。在工业化的中欧，停滞的、以农业为本的巴伐利亚只不过占了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如同汽车

使马车成为多余那样，高效的世界谷物业也使巴伐利亚农业成为多余。只是在战争的情况下，帝国考虑到自我供应，才通过对进口谷物征高关税和其他的补贴来维持无赢利、昂贵的粮食生产。然而战争是一种正处在死亡过程中的陈腐的方法。从这一考虑出发，已经有人提出，各国要取消关税，要目标更明确地从事经济活动，在欧洲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的产业结构。如果这些目标都达到了的话，那么德国就要开放它的边境海关，这样一来，巴伐利亚的农业就要完蛋了。巴伐利亚人就将失去他们的农民品性、他们的面貌特征，他们就必定会变成为普通人。

巴伐利亚人牢骚满腹，他们不想展望遥远的将来，试问一个更具明智的欧洲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想如同以前那样地生活：在他们美丽的邦国，喝得醉气醺醺且大声喧哗，带那么一点艺术、带一点音乐，有肉、有啤酒、有女人。时不时有节日可以欢庆，在礼拜天则来一场殴斗。他们对过去那样的生活感到满意。外来户不该打扰他们的安宁，这些狡猾的家伙、讨厌的普鲁士人、于巴如熏制过的猴子们。

然而外来户却使他们不得安宁。从远方的海洋运来了大批量的鱼，还从大洋彼岸运来了冻肉，就仿佛这里什么都不够吃似的。汽车来了，工厂也有了，飞机呼啸着穿越他们绚烂的天空。第一条铁路已经爬过这里最高的山脉中的一座。当他们尚在迟疑之际，从奥地利那边过来的铁路已经爬过他们最高的山峰——祖格峰。这里河流的水也被转换成电力。细长的长距离输送电杆在晃动，闪着银灰色的光芒，它象装饰品那样闪光，在明净的天空中延伸着。他们的漂亮而阴郁的瓦尔兴湖由于一项大工程而受到污损。这项工程就是为了使电灯发光、驱动车辆。邦国的面貌大大改观了。

通货膨胀使农民喘了一口气。对于农民来说，并不会象城里人那样因此而使他们的财产烟消云散。他们抵押土地，而借的债可以用贬值的货币偿还。食品的价格就象战争中饥饿年份那样往上涨。农民利用了这种疯狂的年代。他们有大把的钱，他们也大把地花钱。他们中的一些人花钱比农民历来花钱的方式更为高贵。农民格赖因德尔贝格从恩格夏尔金肮脏的乡村小道驱车到慕尼黑去。他的车是华贵的轿车外加穿着仆役制服的司机。他自己在车里则穿着天鹅绒背心，戴着缀有羚羊毛帽饰的绿色礼帽。魏尔海姆的乳酪作坊主伊尔贝克拥有一群名为天琴星座的名贵马匹。在这里什么也不缺；有“乡村痞子”、“班科”；有纯种的母马，它们都以花的名称呼之，有马驹“蒂塔尼亚”和“美满如意”。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没有汽车，在马厩里没有名贵赛马就象缺了什么似的。

然而在通货膨胀得来的一切好处之中，老巴伐利亚人也感到了，这一切并不对头。当然有许多人绝不想接受这个事实，他们闭上眼睛，握起拳头，就仿佛时间不会星移斗转似的。然而也有许多人觉察到他们传统的经济模式已走到尽头。他们独特的邦国是太昂贵了，他们必须适应帝国的总体状况，他们已不再能维持他们的政治、文化的特殊状况。出于直觉，他们成了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感到，在战时，只有在考虑供给的情况下，德国农民才能支持下去。出于直觉，他们——斯拉夫和拉丁血统的混血儿——才成了日耳曼种族的维护者；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最好地在更有前途的、外来的浪荡者面前保卫土著农民的利益。

他们没有很多哲学玄想，然而他们意识到了，尽管有这一切，他们却是能够按照千余年来的传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最

后一代人。这种抑郁的认识使得他们对通货膨胀没有感到什么真正的快乐。在饱餐之后打嗝的场合；或从一个风骚女人的床上爬起来之际；或在一次粗野殴斗之后，关节在嘎嘎作响的时候；有人会没有任何由头深沉地说："这群绞了毛的羊，这群笨蛋！"

5．人们欢乐的七个阶段

由于雅克韦斯·蒂弗林在他的创作中啃到一处难啃的地方，又不想随即放下工作，故而约翰娜单独驾车在巴伐利亚邦内兜风。她到处乱跑，见到森林、湖泊、河流外加在背景上总离不开的山脉。房舍、庭院、村镇多姿多彩地、干净利索地散落在各处。巴伐利亚是美丽的。

约翰娜与蒂弗林送给她的娇小、灵巧的汽车溶为一体。她可以非常有把握不加考虑地驾驭汽车的操纵杆，就象驾驭自已的四肢那样。这个邦国是美丽的，然而这也是一个艰难的邦国，它的土地没有一处是一马平川，总是上坡、下坡，冬天很长，夏天很短，空气却是新鲜、浓烈的。这个青年女子约翰娜·克赖恩的肺脏、肌肉生就是巴伐利亚人，这里带有山上白雪气息的新鲜熏风，它的忽上忽下的地形都很配她的胃口。

蒂弗林也很配她的胃口。当然与他相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不是一个熟谙人情世故者，他甚至是一个极不切合实际的人。他不会看人，他出了许多的错。然而，如果他做错了什么事，他也不固执己见。他会说："已经35岁了，还是这么一头蠢驴。"千人千面。有的人有时明明不对却要坚持自己是对的。对

此他大惑不解。之后他就对此人采用一种刺激性的做法好意地却不留情面地去揶揄他。而对方对他的显然不是恶意的但却尖刻、泼辣的话语并不总是有心情去听的。有的时候，别人就会碰到他这种康德式的处事方式。

倘若她与他谈起她想要一个孩子时，他必定会使自己的面孔皱得更厉害，把鼻子弄得歪斜而滑稽。要从他嘴里掏出他究竟想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这显然是很难的。纵然她有勇气与他谈这件事，谈话也许会成为对人口政策或诸如此类理论的讨论。

与马丁·克吕格尔进行这样的谈话要容易得多。他很能体察情绪。如果要想从他那里听到干脆的"是"或者"不"的回答，或者明确地要这样做或那样做，他不会让对方感到他是优柔寡断的。

与克吕格尔在一起时，她感到很合得来。她与他一起旅行过，共同分享喜悦、分担忧愁。她与保尔·黑斯赖特尔也一起外出旅行过。而象现在那样与一个男人，与雅克韦斯·蒂弗林共同生活：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吃饭、同床共寝、同在一个屋顶下，这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个雅克韦斯，她真不知该如何说他。他常常上他兄弟的大当、受他的欺骗。现在，有一整天了，他却根本没有觉察到，她急切地想与他谈这件事情。这么一个呆子！然而对她来说，这个男人的意见要比其他任何人的意见都重要。

在凯伦，她开车登上了一座小山。在那里蓦地一下子显得阔了。她原本熟悉这里的远眺景色，她经常到这里来。然而每次她都感到惊异：山脉是怎样一下子就接近靠拢起来呢？山脉巍巍而立，深褐色，更高处则是闪光的白色。在它们的身躯之上

则是邻山轮廓的鲜明投影、强烈的光柱。这里山峰叠嶂，山旁有山，山后有山，层层叠叠，逶迤延伸至蒂罗尔，越过了意大利边境。

约翰娜在小山顶上作了停留，她靠在汽车上，眺望着巍峨地呈现在她面前的峭拔群峰。不，不能想象，没有雅克韦斯·蒂弗林，她又该如何一个人单独生活。所有这一切将要告终，这是不可能的。爱是个愚蠢的字眼。倘若她跟他说，她爱他，那么他肯定会以不愉快的方式皱起眉头。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她只会直截了当地说：她爱他。

她想起当他躺在床上象鹳似的抬起一条腿的样子是多么可笑。他的脸象一个孩子，从这张脸上丝毫也看不出他已颇有阅历，好思考种种问题。她把他与其他跟自己睡过觉的男人作了比较。他的有力、长毛的胸脯，他的窄腰，他的难看、可笑的脸，这张脸有时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也是皱着的。一个怪男人、笨男人、丑男人，他同时也是世上最英俊、最聪明、最可爱的男人。真见鬼！她的愿望，看来只有等他自己对此大彻大悟了！

一个人单独在这里山上待一会，这真是妙不可言。在山区开汽车兜风的时间已经过去。天气开始转冷，再说道路迂回曲折，路也保养得并不特别好，只有爱故乡的人才在这种路上行驶。

约翰娜下了车，踏了一阵子步，腿脚就此暖和了起来。当她在慕尼黑附近的游泳池，或在绿色的伊萨河中游泳时，一切事情还是那么简单。而今她心情很好，然而事情却并非那样简单了。如果克吕格尔从奥德斯贝格归来，事情将会怎样呢？在她受冻麻木的鼻子上突然出现了多道皱纹。如果她从未碰到过那轻浮小伙，那该多么好啊。如果她从未与马丁·克吕格尔……那

该多好啊！

她这样想是否心眼不正？她不能继续在这样寒冷的地方怀着如此受折磨的心境再待下去了。良心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们要纯化自己的欲望，最好是将这些欲望从暗处挪到光天化日之下，并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欲望。她的看法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以前与某一男人曾有过什么纠葛的话，那么这与现在完全没有关系。现在马丁蹲在奥德斯贝格也与此完全无关。每个小时都有它自己的法则。以前是坏的事情，如果她现在这样做的话，那就成了好的事情。她学习起来总是那么艰辛，然而一旦学了，就记得很牢。在世界上，有的人是大器晚成的。雅克韦斯认为，即使为美好事物所作斗争也会有可能使一个人变坏。这原本就是一项为克吕格尔所进行的斗争，抑或是为了蒂弗林？她永不会从蒂弗林这个男人那里、从他极其执着的工作那里走开。

有一回，马丁向她谈起人们欢乐的七个阶梯。当时在一个公园里，阴雨绵绵，他坐在一只木制雕塑动物身上向她作了解释。在第三阶梯上站着女人们，对她来说则是站着男人们。再高一层阶梯则是成就。再上面则是朋友——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和她。对她来说，是他？不，并非是他，不言而喻应是蒂弗林。然而最上面一层则是他的工作。对于蒂弗林来说，必定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情况要比在马丁那里肯定得多。她并没有什么工作，没有什么要为之献身的工作。对于她来说，在最高阶梯上的就是蒂弗林。

从前的事情是有点不堪回首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她不想与之纠缠不清。她将尽可能地为马丁做所有的事。她还要做得更多，她要坦诚。她一想起那六棵树就感到不寒而栗。然而，如果马丁从奥德斯贝格出来，他该如何生活？苦苦思索这些

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对此，她只会凭借她的直觉。这也适用于她的工作。用其他方式做她的工作就不会有什么成果。如果过去的事情不曾发生过，人们可以从头开始，那该多么好啊！

蒂弗林是不会理解她的疑虑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迄今为止她从未因为处在困境中而对什么事情后悔过；现在她过得很好，难道她反倒要后悔吗？

这位年青的巴伐利亚女子现在就这样站在她的故土腹地。她把帽子拿了下来，轻风惬意地吹抚她的头颅。她有一个男人正在坐牢，又与另一个她爱着的男人共同生活，并想给他生一个孩子，却又不敢讲出来。她感到自己的处境并不简单。

突然她感到肚子饿极了。她知道离这里约20分钟汽车路程有个带有不错观景平台的饭馆。她上了车，开走了。

在老驿站饭馆里坐着车夫、农民。他们玩着杜洛克，不慌不忙地交谈、闲适而喧哗。约翰娜为自己订了一份浓浓的肝脾汤、煎小牛肉、土豆色拉和一大杯啤酒，吃着、喝着。

6. 美元觊觎巴伐利亚

美元分为银币和纸币两种。在银币上有压铸的自由女神头像，上方用拉丁文写着："众归于一"。背面则是一只老鹰，上方用英文写着："我们信赖上帝。"下方则标明："一美元"。有时在自由女神的下方也印有"我们信赖上帝"。在老鹰的上方印有"众归于一"。美元纸币则颇为窄长，一面是绿色，另一面则是黑色。在纸币上印有华盛顿总统或者林肯总统、格兰特总统。在这上面间或也印有老鹰画像，有段时间也出现过穿着老式服装

的一位男子的画像。他在船上挽着他的伙伴们，眼睛仰视着天空，很显然这是哥伦布，是他刚刚发现美洲时的情况。这种美元是现阶段最坚挺的货币，它的价值稳如磐石。

丹尼尔·华盛顿·波特先生就拥有大量这样的美元。在美国，人们称他为远见丹尼，因为他做生意着眼于长远。在欧洲，他被称为加利福尼亚猛犸。然而他自己的性状绝不象猛犸，他是一个人，自身并没有多少特殊的地方和秘密。在各地他都乐意合作，不是一个煞风景的人。只不过他尽量躲开记者。他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对人和各个国家有兴趣、对艺术和政治游戏感兴趣，当然，首先是对由于工业发展而引起的土地变化状况感兴趣。

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在地球的许多地方，土地变得不可靠起来。尽管土地还象从前那样产出谷物，然而它带给土地耕耘者的不再是温饱和满意。土地只要有很少一点人耕种就够了。机器取代了人和牲畜的力量。由于当地农民的失败或由于生产费用过于高昂，人们就通过多种途径从外面输入粮食，比较起来，这更加轻而易举。人们的视野开阔了，人们以愈来愈快的速度在地球上驰骋，更清楚地看到本地人的弱点，远方人的长处。他们企图把有用的外国制度和生活习惯拿过来为己所用。一次新的民族大迁移开始了，与一千五百年前的那次民族大迁移相比，它没有那样令人震撼，没有那样血腥；然而却更持久、更有力。如果说定居的农民过去鄙夷游牧者、漫游者、漂泊者的话，那么，现在必定是适应快速时代的这类灵活的人掌握了星球的命运。定居不变的类型——农民却丧失了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劳动、他们的作用、他们的运作方式都大大贬值了。

对于这一切，远见丹尼都颇感兴趣。他寻觅着：在什么地

方这类变化最为显著？他以前做的第一桩大买卖是小麦生意。不仅是这桩买卖，还有小麦本身也把他吸引住了。他到处旅行，在办公室、在工厂的大厅、在田野上与许多人交谈。有时他取出一个本子并在上面记点什么。有时他取出这个本子，经过一段时间安静而起劲的计算，就作出提议，把他一部分美元投入赌博之中。他是一位修长的先生，近视眼，戴着厚厚的镜片。在硕大、多肉的鼻子下是薄薄的嘴唇，从中露出的牙齿则很大。他随意坐下，衣服很宽松，嘴里叼着烟斗，眼睛留意地瞟着四方。他懂得别人的玩笑，自已也乐意开开玩笑。他也直言不讳，毫不拘泥地道出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通常都有很好的理由。

这次，远见丹尼来自东方。他去看了看俄国，那里是白人世界里最后、最大的农民蓄积地。那里的一些人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进行的试验引起了他的兴趣。在那里他看到了：地底下有油；土地上有面包、水果、葡萄、牲畜；山里有金属；茅舍、屋宇里有人；河湖里有鱼。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没有充分加以利用。加利福尼亚猛犸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告诉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他的观点。他准备往他们的企业投入美元。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听着他的意见，他们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他们。他们提出条件，他也提出条件。他拿出他的笔记本，计算着。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很谨慎，波特先生也很谨慎，故而成交的项目很少。

现在正在归途中，他有了时间，加利福尼亚猛犸要看看巴伐利亚邦。他在那里有个从青年时期就熟悉的人，某个冯·赖因德尔先生。他了解他，而赖因德尔先生也准备着，陪他看看该邦。

冯·赖因德尔先生收到这位美国人的电报后，陷入了沉思

之中。丹尼尔·华盛顿·波特并不声名显赫，人们没有读到过多少关于他的东西，在报纸上也很少看到他的照片，然而冯·赖因德尔先生坚信，这个不抛头露面的人是决定战争还是和平，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让俄国、印度、中国的试验不受干扰进行下去的那三百人中的一个。

在收到电报之后，冯·赖因德尔先生就与冯·格吕贝尔先生通了电话。这位枢密顾问塞巴斯蒂安·冯·格吕贝尔先生是一位将巴伐利亚山脉中的水力转变为电流的人物。他坚韧而静悄悄地工作着，卓有成效。他也以同样的坚韧工作建造着他的慕尼黑技术博物馆。冯·赖因德尔先生制造生产汽车、报刊、船舶、旅馆；开采铁和煤；为自己购进绘画和女人，享受着人生，享受着珍奇佳肴和艺术。他经常是舆论界议论的对象。而冯·格吕贝尔先生则目不旁视地专注于他的博物馆和电力事业。人们几乎听不到关于他的什么事情。两个人物很少有共同的东西。然而有一点他们则是共同的：他们手里都掌握着权势，他们都爱他们的邦国巴伐利亚。而且他们两人都同样明白：这个德国行省巴伐利亚连同它的人、它的牲畜、它的村庄、它的城市、以及森林、田野……一切的一切都注定要从根本上有所转变，而且是在极短的期限内。帝国的经济、欧洲的经济都要求这一点。赖因德尔和格吕贝尔都爱他们邦国洋溢着的那种农民气息，然而他们就该眼睁睁地看着：外乡人纷至沓来，把必不可少的工业硬塞给这个行省吗？与其让外乡人来干，倒不如由他们自己来推动不可阻挡的发展。这样，他们两人就致力于从内部使巴伐利亚工业化的事业：赖因德尔用他的汽车，格吕贝尔则用他的电力。

赖因德尔在收到美国人的电报之后，他因而就跟冯·格吕

贝尔先生通电话。他聪明绝顶，不会不意识到，这位格吕贝尔办成的事至少不比他少，因为在巴伐利亚，此人的电气化要比他的机械化重要。电气化使巴伐利亚摆脱了对德国其他部分生产的煤的依赖，使巴伐利亚向前迈进到经济更为发达的省份行列之中。在这过程中，冯·格吕贝尔先生建树颇多。从表面上看，巴伐利亚尚停滞于一个二流农业省份，然而富于探索精神的这个美国人看到了正是在中欧这块地方隐藏着许多潜能。当然人们在路途中如果看到了值得庆贺的东西，那么他就会因此而受到激励。赖因德尔是一个很好的巴伐利亚人，他不会眼看着由于格吕贝尔的不出场而危及这位猛犸的访问所提供的重大机遇。

赖因德尔与远见丹尼共进午餐。他们两位——穿着随便的大牙先生与肥胖而苍白的先生坐在普福恩德勒的饭馆里。他们心情很好，饭菜丰盛，他们喝着、笑着。慕尼黑城里的人们对经济上的事情知道得不多。有这么一个或两个人也许会从大牙齿看出这个男的是美国人，然而要是有谁说在第五福音传教士的圈子里的这位不显眼的先生要比诸如鲁佩特·库茨纳尔对慕尼黑城的命运更有发言权的话，全城就会对这个蠢人的梦呓报之以哄堂大笑。

两位男子汉陷入回忆之中。很久以前，他们曾在一起作过多次旅行。有一次他们在海上共同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在塞尔维亚的民间游艺节期间，他们合住一个帐篷有整整的一星期时间。他们已有很久没有见面了。远见丹尼想的是，这个赖因德尔胖得太邪乎，绝没有过去他那种洒脱的劲头了。赖因德尔则想的是，当时这个波特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一个好伙伴。现今他则成了典型的美元掮客。

然而当赖因德尔、格吕贝尔和猛犸周游全邦时，当他们请他看了耕地、飘亮的房舍和慢条斯理的人们，看了山脉的美丽、水的力量之后，情况表明了，远见丹尼依然是一个有特色的人。他安然地记着笔记，他经常让停车，所停的地方往往是两位巴伐利亚先生觉得绝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他颇为饶舌而且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仔细地观看他们请他看的东西，他更仔细地观看他们欲图向他掩盖的东西。他与乡间的人们交谈，如果他不懂的话，那么他就二次、三次地发问。他是一个聪明人。赖因德尔和格吕贝尔必定非常乐意窥探他的笔记，更乐意窥探他的思想。令人扫兴的是，人们抵挡不住他的诚实。假若人们问他，他就给与周到、坦率的答复。他所回答的内容必定是确实想过的，然而，很显然他也隐瞒了许多他所想过的东西。最后，赖因德尔放弃作进一步努力，而仅仅局限于观景。已是中午时分，他饿了，他让汽车停在一个简陋的饭铺前。冯·格吕贝尔颇为惊讶，第五福音传教士却坚持要在这里用餐。原来他看到在饭铺里坐着一个车夫，在他前面放着一道用面粉和肝泥混合做成的，叫作肝丸子的菜肴。很快他对此产生了兴趣。四个人——他们三个和汽车司机坐了下来，享用这种肝丸子。

两天后，第五福音传教士为波特先生举行了一个小型晚会。他考虑了很久：这个好奇的美国人见识过那么多的人和国家，该把哪些人请来与他共进晚餐呢？最后他请了冯·格吕贝尔、普福恩德勒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诸先生。要拉来普勒克尔是不容易的。最近，赖因德尔计划在尼施尼诺夫格勒建一个汽车工厂，谈判一开始进行得还不坏。不过他最后并没有以这个计划为借口去拉普勒克尔参加晚会，而是绕了圈子通过他的女朋友、演员克莱勒·霍尔茨邀请的。按照她的说法，普勒克尔准保能

在近处很好地观察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猛犸。

那天晚上，一开始气氛并不那么融洽。普勒克尔为了掩饰自己心里的不踏实，摆出一副极冷淡的面孔。普福恩德勒最初由于赖因德尔的邀请而受宠若惊，很快他就嗅出了，他只不过是被当作马戏场上某种跑龙套的角色介绍给美元掮客。连第五福音传教士本人也没有象平时那样镇定自若。对付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也许不算很困难；可是这里有两个呢：心里不踏实的普勒克尔和心里不踏实的丹尼。

只有枢密顾问克吕格尔倒颇为怡然自得。美元掮客是个理智的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会在前景看好的巴伐利亚邦投资。他参观了格吕贝尔的技术博物馆，他懂得这些设施，知道其中的甘苦，明白克服困难的不易。

这个美国人觉得塞巴斯蒂安·冯·格吕贝尔这个人不错。他是一个巴伐利亚人同时又是世界公民。他是一种典型。人们只须使他与他自己颇看重的、可笑的固守家乡的思想分道扬镳，他就将成为该邦这类人物的楷模。这是些狡黠、顽强的人物，他们的固执在今天已成为可笑的迂腐。然而这种特点必定也能被理智地转化为有益的、有利可图的特点。他们健康的利己主义、他们的慢条斯理、他们的从容不迫，所有这一切都能为人们带来赢利。不能只把这些品性仅仅施展在农耕和畜牧方面。人们曾经低估了祖卢人和其他非洲部落人；今天表明，他们是能够大加利用的人。这个格吕贝尔汉子的例子就表明了，只要使巴伐利亚人理智起来，人们就能使他们做成很大的事情。

人们就坐的这间房间装饰很花哨，位于卡罗琳广场的整幢房子装饰也很花哨。在房间里挂着赖因德尔父亲的肖像，这是过去年代慕尼黑的画师用最能显示的笔法画出的。这个美国人

认为，许多他的美国老乡对此一定颇为满意，然而就赖因德尔自己而言，并不喜欢在房间里如此装饰性地挂上他父亲。他所喜爱的是锋芒毕露的艺术、用手可以触摸的、现实的艺术。他的谈话还表明，他听说过马丁·克吕格尔，他甚至还读过作家蒂弗林写的一本书。

波特先生舒服地裹在他宽松的衣服里面，不断地笑着。假如他听不懂某句巴伐利亚俚语时，就让详细地给他解释。他感到自在。有一次他问普勒克尔，为什么他亲爱的朋友赖因德尔在本地被称为第五福音传教士。普勒克尔尖刻地回答道：人们这么叫，也许因为在他心目中已经有了第五福音书，将阐述如何把邻居的女人、毛驴、汽车占为己有的训示。波特先生说："谢谢，现在我理解了。"格吕贝尔先生不由得大笑起来了。

普福恩德勒先生谈起，他作出极大的牺牲力图为这个蒂弗林的剧本上演铺平道路。与波特先生一样，他也十分看重蒂弗林。他与波特先生同样认为，慕尼黑只有作为旅游观光城市、艺术城市才有前途。他对一些事情有预感。多年来他致力于组织娱乐活动——具有伟大艺术价值的娱乐活动。为此，他与蒂弗林一起共同搞了他创作剧目的演出。很遗憾，演出并不顺利。慕尼黑确实没有发展到足够的地步。为了促使附近的乡民来观看演出、今天晚上他让广播电台转播演出。波特先生对此颇感兴趣，于是打开了收音机。

从收音机里传出演出《到此为止》一剧的对话和歌声，正在演第二场。由于只有台词和音乐，没有实景，因而所有这一切都显得颇为单薄。在美国人面前他们几乎不好意思起来。然而美国人兴致却很高，仔细倾听着，请人解释其中的几个词，联想着剧情。如此这般，他这个从大洋彼岸来到阿尔卑斯山区农

民之邦的人，仅仅靠着调动没有先入之见的，共通的人的理智就从蒂弗林的曲折、愤世嫉俗和隐晦的文字中接近、抓住了他的本意。对于他来说，仿佛又出现了某种阿里斯托芬的情调。而后演播剧目由《到此为止》变为《阶级斗争中的卡斯佩尔》。

普福恩德勒真不知自己该笑还是该哭。一个想法老缠绕着他：假若他懂得了蒂弗林的意图的话，他也许真能把演出成功地张罗起来。普勒克尔怀着阴沉而急切的心情，倾听美国人对剧情意义的解释。尽管他对该剧持极其否定的态度，然而这时他突然一下子清楚而真切地看出蒂弗林有着一种怎样热情的、人道主义的理性信仰。

现在出现的是斗牛场面；出现了那个行进的场面，听到了那首放肆的曲调。如同在成千上万巴伐利亚高原的房舍里的情况那样，在赖因德尔别墅的那间装饰花哨的房间里情况也是如此：这首小曲吸引住了听众、深入到他们的心田里。这首小曲使共产党人更加共产主义化；使真正德意志人更加爱国；使罪犯更加罪恶；使虔诚者更加虔诚；使纵欲者更加纵欲。这样的作用也发生在普勒克尔身上，他更加狂热地紧紧追随莫斯科。至于普福恩德勒先生则静静地发了一个神圣的誓言：他将使慕尼黑重新成为象过去那样的国际艺术城市。而远见丹尼则自上餐桌以来第一次从嘴里拿出烟斗，站了起来，并且走近广播喇叭。这看起来颇为可笑，使人想起了那张著名的招贴画：画上一只狗倾听从扬声器中传出的主人声音。然而美国人却满脸带笑并说：“这首曲子我在克里姆林宫进行我最重要的谈判时听到过。这就是雅克韦尔·蒂弗林的作品吧？”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感到一阵刺痛。他当然知道，在莫斯科，人们并不仅仅只研究和传播纯洁的学说，他们时而还要谈

论饮食男女，听象刚才的斗牛进行曲那样的粗俗音乐。然而他还是感到，在一个俄国领导人和一个美国大投资者就这个马克思主义国家重要问题进行谈判的场合，作为陪衬播放这首放肆的小曲，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不得体的做法。于是他急切地问道："您在克里姆林宫跟谁会谈了？"猛犸重又把烟斗放在齿间，平静而好奇地注视着这位年青工程师干瘦的脸：突出的颧骨，深陷、激情的眼睛。他接着说："我没有听懂您的意思。"普勒克尔又粗鲁地、一字一顿地重复一遍："您与谁进行了谈判？"美国人吐出了五至六个人的姓名，这都是普勒克尔最为敬重、最光辉的名字。然后他似乎是毫不介意地继续谈起了俄国。年青工程师看出，这个美国人不仅极了解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情况、了解这个国家和那里的人，而且他也熟悉他们的学说。这使普勒克尔颇感意外大吃一惊：难道会有这种情况，谁理解了这种学说，却会不拥护这种学说？很显然，美元掮客是颇为自信的，他凌驾于拥护或反对的态度之上。尽管他懂得这种学说，他仍然从理智出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种学说。普勒克尔激动地与他争论起来，多次粗鲁地问："您懂吗？"而情况是：猛犸所不懂的只是土语俚词。其他人静静地倾听着，有的时候，普勒克尔的狂热是颇有感染力的，而美国人则从嘴里吐出不冷不热的话语来迎击他。

在演出完毕之后，女演员霍尔茨也到这里来了。普福恩德勒提议她唱斗牛歌，她拒绝了。她说这里既没有伴奏也没有合唱队。她也倾听着普勒克尔和美国人之间的争执，轻轻地用手抓住了年轻的工程师。她想听他吟唱他的那首叙事诗。自从他见到画家兰德霍尔策之后，他就没有再唱它了。他迟疑着，在他心中既有强烈的歌唱的愿望，也有一种强烈的不乐意唱的情

绪。她寻终没能使池唱起来。在他心目中，他把说服美国人看得很重要，听了他的诗歌也许会产生比亲眼目睹现实的俄国都大的效果。纵使美元掮客能相信马克思、列宁——哪怕是几分钟也好啊！除那次在加米施听过外，第五福音传教士就再也没有听到这首叙事诗了，因此他现在也很想听。象以前一样，普勒克尔响亮地、富有感染力和虔诚地背诵他的诗歌。这是关于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前所未有的诗歌：风趣而辛辣，取材于大城市的群众民间，字里行间洋溢着放肆佻㑆，毫无顾忌、情趣盎然。这次朗读中有一部分是新的创作，比原来的更好、更尖锐，而且普勒克尔吟唱得丝毫不减当初，非常投入。但是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诗句今天没有打动听众的心扉，这也许是由于远见丹尼在场的缘故。他嘴里衔着烟斗，怀着好奇心、充分予以理解地、一动不动地倾听着。当普勒克尔把吉他放在一旁时，有一小段时间尴尬的沉默。尔后美国人轻轻鼓起了掌并说道："非常好，我感谢您。"

又过了一会，他提出，如果霍尔茨太太不打算唱歌的话，那么是否就可以放斗牛进行曲的唱片。经过寻找，放开了唱片。丹尼尔·华盛顿·波特先生，这个决定地球上是战争还是和平、瘟疫还是健康、饱食还是饥饿的三百人中的一个，随着这一旋律的奏起与演员霍尔茨一起迈开了舞步。

其他四个人沉默地注视着。格吕贝尔先生考虑的是，美国人是否会在这个美丽的邦国和在他的发电厂投资若干美元。他盼着，美国人能继续向他提出问题。然而波特先生却问，作家蒂弗林是否住在慕尼黑。他希望认识他，与他交谈。他对赖因德尔说："就象与您交谈一样，老伙伴，完全开诚布公。"而第五福音传教士却不知道，此公是否是在取笑他。

7. 晚上好，老鼠！

当监狱长弗尔奇失望地获悉谁成了克伦克的继任者时，马丁·克吕格尔最难熬的九个月也就开始了。在哈特领导下，兔唇嘴准能升迁。而今梅塞施米特得到了这个位子，他长期的指望、艰辛的努力就又一次付之东流。在上司面前，长期来他习惯了奴颜卑膝，察颜观色、投其所好。而今，弗尔奇第一次丧失了耐心。他要起来抗争，他要转向准政府、转向真正的政府、转向真正德意志人。

克吕格尔从兔唇嘴没有说明理由就禁止他写字一事，看出了此人的新政治态度。于是在2478号囚犯和监狱长之间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斗争。马丁知道，在弗尔奇开到薪俸八级之前，这场斗争是不会结束的。要是在过去，克吕格尔很快就会处于劣势。他会克制不住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心和嘴。现今，叛逆者戈雅的画深深影响了他。他将诉诸于无懈可击的方式，他变得聪明起来了。是的，他是一个聪明的叛逆者，坚定而执着，不感情用事。在狱中他已度过16个月。他学会了避让、学会了能屈能伸、学会了坚韧。

在克吕格尔坐牢期间，已经过了第二个夏天、第二个秋天，现在冬天又开始了。在这期间，德国外交部长被暗杀，墨索里尼成了意大利的主子。土耳其人打败了希腊。爱尔兰共和国赢得了公认的宪法。法国由于它的经济无法与德国的经济相协调，威胁要占领莱茵省作为抵押。在这期间，许多德国人成了百万马克的拥有者，然而并非变成了百万富翁，因为如果你有一

百万马克的话，只等于拥有 125 美元。

所有这一切事件都没有对光滑四方脸马丁·克吕格尔有什么影响。然而他自身却有了变化。一开始他大吵大闹；而后又变得安静了，深陷在自我之中且萎靡不振；再后来他又出色而精神焕发地投入了工作；现在的他则冷漠而坚韧。他的心脏病发作过，除此之外，他的健康还不坏。他已经习惯永远是同样味道的吃食：大多是干菜，豌豆、棍豆、扁豆、大麦片粥、盐煮土豆，永远千篇一律，淡而无味，这一切之中都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苏打味道。他这个过去十分讲究干净的人对四周环境的肮脏和他自己的肮脏已习以为常，对白便桶的恶臭和公共设施所散发出的可怕的腐味已司空见惯。为了不让他人用这些来折磨他，他已适应了这种环境。为了不使身体垮下来，他自行发明了一套体操。

很快，弗尔奇就一个接一个地取消了早先对他的优待。他又再度只能每三个星期收到一封信。来访被禁止。在放风时间，在那六棵树之间已不再有人与他说话。莱昂哈德·伦克迈尔已从他的视野里消失。再也没有人称他为博士了。现在他不再埋头于叛逆者戈雅，而是糊糊纸袋，以及整理麻线、铺麻袋。这些麻袋散发着恶心的、令人窒息的气味。他单独拘禁的状况被严格加以监视，甚至他在理发匠——一个囚犯那里理发时，也有两个狱吏站在旁边，以阻止他们说话。然而现在他变得狡黠起来，知道通过敲击和其他联系方式与犯人们保持联系。

尽管弗尔奇有意激他这么做，他也决不在他面前发脾气。对于这一切的刁难，他镇定处之。因为不这样的话，就会招来惩罚。他克制住自己脾气的爆发，专留着在单独拘禁的寂寞中受用。

当马丁在散步时，不时有好奇者从走廊的窗户往下张望。兔唇嘴已不再有迟疑，他向他餐桌的邻座女士们，展示他的有名的犯人。就象动物园的看守展示一只珍奇动物那样，他列举他的囚犯的引人注目之处。马丁·克吕格尔没有抗争。他早已超脱于尊严这种感情之外。他斜睨着窗旁的人们。她们有乳房，她们有大腿，她们是女人。他已有好几个月没有看到女人了。

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没有性生活。他从所有牢房听到的都是表示同样欲望的呻吟，这种欲望并不因混合着苏打的饮食而有所减弱。所有敲击联系中的一半是谈男女之间的事情的。为了平息自己的情欲，他们还有不少狡猾的发明创造。他们用手帕、碎布做出妇女的替代物。手巧的人还用生面团、肥肉、头发做出淫秽物件，并用此进行交易。在无尽的夜里，克吕格尔已经千百次地看到同样的、充满情欲的脸。按她的裸体画，他设想着已死去的女孩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的形象。他是一头怎样的蠢驴，竟然没有要她。他想起了戈雅，想起了裸体的玛雅和穿衣的玛雅。有一次他听到了从奥德斯贝格镇上远远地传来、不很清晰的音乐旋律，他想这是从留声机或收音机里传出的。他听出了这是约翰娜在他面前经常哼唱的那首老歌。这时，一种不能忍受的、强烈的占有约翰娜的冲动袭击了他全身他把约翰娜的肉体与海德尔的裸体画相比较。在他的心目中，那位西班牙人玛雅与约翰娜的形象搀和混合在一起了。他咬着自己的手臂、自己的腿，强烈地渴望着在肉体上占有她。

当他夜间躺在木板床上时，他看到牢房天花板上由外面电灯投入的、带铁栏窗户的清晰投影。他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用戈雅的字迹在空间构写出词语和短句。就象照相那样，他在铁栏的投影上写着他的忽现忽隐的投影字。他写约翰娜的名字、

他自己的名字以至弗尔奇的名字。在牢房的天花板上，他也用此法作些猥亵的小画。他用投影字写出了温柔和智慧的东西，然而更多的则是咒骂、下流话和刻薄的话。

他非常仔细地注视着重新开审的各个阶段。当他获悉对梅塞施米特的任命时，他由于这个陌生的、从未听说过的名字而唤起了新的希望。梅塞施米特[①]，一个少见的名字。他为谁锻造刀子？为他，克吕格尔；还是为了那些逼迫他的人们？他掂量、权衡、思索着。他一定要知道有关他的前途的任何细微变化。他总是耽心，旁人会忘掉什么事情。他相信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他信任约翰娜，然而他总害怕她会错过一个机会，而他自己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总之，在奥德斯贝格待着、坐监狱的只有他一个人。不管他人如何友好、如何爱他，如何同情坐牢、同情所受痛苦，然而同情总不如自己亲身所受痛苦那样有切肤之痛。

他紧张地期待着约翰娜的探望。监狱当局会最大限度地限制这次探监。在最好的情况下，探望如规定的那样持续半小时；或者也许会借口监管人员不足缩为二十分钟，甚至仅仅只给十分钟。他计算着离下次探望还有多少时间。他努力回想着，上次探监时约翰娜的一举一动，准备着要向她提出的问题，斟酌着措辞，以使监管人员从中挑不出什么毛病。三个月共计2208个小时，而这中间只有半小时、甚至更短的一点时间才是探监时间，这是多么宝贵的时间啊！它本该延长、扩充到整个2208小时之中。每一秒钟都不能白白放过，要充分利用这次探监，要考虑好一开始说些什么，决不能因为激动而白白浪费了这段时

① 梅塞施米特(Messerschmidt)在德文中有锻刀者的意思。

间。

到时候，约翰娜真的来了。她坐在那里是那么年青、洋溢着青春活力，用她的真实的、有力的声音说着话。他仔细地考虑他要跟她说的话，想象着她的回答。她作出了回答，这是很好的、真诚的回答。在这间屋子里的是她的声音、她的乐于助人、她的结实而宽大的脸庞。然而这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没有色彩。她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一切就变得越不真实。最真实的东西存在于她到来之前。他的心曾充满着紧张的喜悦，现今却象一只空袋子那样萎缩了。

约翰娜没有把心思完全集中在他身上。不，她不想用蒂弗林式的那种清醒、冷静来观察马丁的苦难。蒂弗林说，要为马丁做能做的一切，这显然是对的。然而她想给予马丁的要比他所要求的更多。她带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这里。然而此刻她与他相对而坐，她说话时却没有了那种冲动，有的只是那种不痛不痒的友情。她感到自己的不是：在这很短的时间里不能完全、集中地想着马丁。她却想起了蒂弗林跟她讲过的话：他可以向她证明，即使为善而进行的斗争也可能使人变坏。她克制住自己，没有可笑地向马丁提问：人是否可以通过苦难变得更为善良。

突然，她仅仅只能机械地用耳朵听到他最后说的话，就仿佛有块石头一下击中了她似的。克吕格尔说："有人在外面说，斗争和苦难使人更趋完善，这在自由的天地里也许是如此。"他说这句话时很平静，他说"在自由的天地里"时那种平淡的声音拍动了她的心弦。一下子，蒂弗林消失了，一切其他的东西消失了，她的心完全在马丁那里。一下子，她心中有了许多重要的话要跟他不断地说下去。然而探监的时间已经到了。她已经没

有时间感到绝望。她刚才的可笑想法浪费了时间。马丁·克吕格尔空落落、失望地坐在那里。他曾为此仔细地作了准备，虽说探监时间尚未完全结束，而他现在却已经耗尽了他的精力。

当天夜里，他为没能有效地利用约翰娜前来探视的时间而大发脾气。哦，这个可怕的夜晚，它的恼怒、它的无力、它的情欲、它的懊悔。

这样的夜晚继续降临。克吕格尔开始害怕夜晚了。还有多长？在牢房的孤寂之中，他令人意外地大声发问：还有多长？他把这句话译成他所掌握的各种语言。还有多长？他用戈雅的字体在夜色投影铁栅的栅条上写着。

在同样的一个夜里，一只老鼠有一次拜访了他。他想起了关于一个傻子的古老故事和传说：庞巴都夫人让人把他关了起来，因为她认为他触犯了她。这个傻子以后讲述，他如何在他的洞窟中（一定要比马丁现在这个牢房更糟）驯养老鼠。在第二个夜里，他害怕而又紧张地等待着老鼠的拜访。他把他的剩饭撒在一旁。他注视着，老鼠来了。他说："晚安，老鼠。"他看着，老鼠并不跑掉。从那次开始，老鼠又来了若干次。克吕格尔则跟老鼠说话。他跟老鼠讲述他过去的风光，讲述他与监狱长弗尔奇的斗争，讲他的悲观失望和他的希望。他问老鼠：还要多长时间？对于他来说，老鼠是一种安慰，给了他极大的解脱。之后鼠洞被发现、被堵住。克吕格尔又形影相吊了。

8. 就在果树开花之前

约在近一百年前，德国考古学家施利曼在古城特洛伊地区

从事考古挖掘，他挖出了已失传的许多东西。其中有成百纺织锭锤。引起这位德国研究者注意的是在这上面一再出现的同样的标志：一个带钩的十字。这是流传在全世界的一个标志。黄色人种把它作为吉祥的标志，印度人把它作为性的象征。可是海因里希·施利曼却不知道这一点。他去请教一位名叫厄米尔·比尔诺弗的法国考古学家有关这种奇特十字的意义。比尔诺弗先生是一个有想象力的、爱开玩笑的人，他使这位轻信的德国人相信，古雅利安人为了点燃他们的圣火，他们使用这种象征女性体态的带钩十字形态的东西作为钻火的底座。轻信的施利曼相信了这位爱开玩笑的比尔诺弗所说的话。他把带钩十字说成是典型的雅利安现象。德国的爱国党人们把这种解释当作他们的种族理论的基础，并把印度的这种生殖象征奉为他们的神圣标志。一个莱比锡商人生产上面印有带钩十字、四周写有"雅利安血统/高贵的财富"的剪贴标签。

他的生意不错。青年学生把这种标签收集在他们的纪念册里。一些小商人也凑热闹地在他们的信封上印上了这种标志。爱国的装饰用品商人也由此获得灵感，往市场上抛出带钩十字状的领带夹。爱国的人种学家给这些理论加上了人种学、美学的意义。以往，这种标志只有在日本和中国的赌场、或在有许多手和脚的印度神的庙宇中方能看到。随着真正德意志人的兴起，在慕尼黑，除了主教堂尚未完工的、象罩子似的圆顶之外，除了装扮成僧侣的孩子之外，这种标志就成了该城最家喻户晓的特征①。

真正德意志人的血红大旗上有这个标志。巴伐利亚高原的

① 作为纳粹标志的卐字带钩方向与东方文化中卍字带钩的方向不同，这一点作者没有注意到。

居民在墙上、特别是在厕所墙上画上这个标志。已经制造出带有这个标志的徽章、戒指。有人还把这标志作为文身的图案。在这个标志下，慕尼黑人前往参加鲁佩特·库茨纳尔的集会。因为每逢星期一先在卡普栖教团啤酒厂，然后在三、四个其他啤酒厂巨大的啤酒厅里，领袖向人民讲话。

流传的说法似乎越来越肯定：爱国党人马上就要起事。从一个星期一到另一个星期一，人们期待着库茨纳尔发话说出准备的日子。愈来愈多的群众涌向他的集会，星期一官吏和职员们强烈要求早下班，以便能占到一个位子，谁也不想错过宣布自由之日的场景。

在一辆开往卡普栖教团啤酒厂的蓝色有轨电车上，挤着前往听库茨纳尔讲演的人群。这中间有旧家具商卡耶坦·莱希纳尔。他去过荷兰，又见到了他的圣匣。荷兰人请他吃饭。饭菜很好、很丰盛，只是莱希纳尔因为侍者在旁边感到拘束，此外，刀叉不顺手，他吃得不多。这之后他骂荷兰人、骂其吝啬不让他吃饱。然而无论如何他还是给圣匣照了相，照片照得很好。他站在这张照片前，他的心里就充满着温情。他对政府极为恼怒，一则是政府使他与圣匣各分东西，二则是政府容忍一个加利西亚犹太人抢先他一步在他的鼻子底下买走了黄房子。于是他倒戈向库茨纳尔那边去了，相信领袖会为他报仇并使他来日步步高升。

他走下电车时，有人猛地撞了一下，此人表示歉意："唷，老伙计！"这是豪特泽内德尔。莱希纳尔恨他这个在下草场的房客；两人之间的官司还没有打完，这是因为当时豪特泽内德尔将他这个房东从三层楼推了下来。现在他们站在一起、挤在一块儿，共同往前簇拥着。他们继续往前挤了一段，身不由己、毫无办法，然而他们最终被共同冲到大厅里、冲到一张桌子旁。他

们不得不勉强地打招呼、搭话。

离开会足足还有半小时，然而大厅里已坐满了。在烟雾的屏障之中游荡着留着胡子的、象西红柿般通红的头颅和灰色的陶制大啤酒杯。报贩叫卖着："快看《祖国报》被查禁的一期！"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局时而查禁报刊，却并不注意自己查禁令的执行情况。在场者从容不迫地等着，一面不时地骂着政府的不公。譬如特蕾泽·豪特泽内德尔太太就切身体会到了新制度的不公。一位流动推销员以分期付款方式向她推销了一台阿波罗吸尘器。而后又有一位流动推销员来了，他向她兜售另一种胜利牌的吸尘器，也是分期付款，价钱要便宜些。他跟她说，他要跟前一个推销员商量安排好退第一种吸尘器的事情，然而他并没有去做，这样她就要为两台吸尘器付款。豪特泽内德尔先生从早到晚在森德林漆布厂做工。他声称，他根本不想为了她的愚蠢胡闹而牺牲四个月的工资。他还说，她整个儿是一个蠢货，并提出要与她离婚。豪特泽内德尔太太自己则寻死觅活要去投伊萨河。如此这般就产生了一个复杂的诉讼。律师们谈到了虚构事实，谈到了家务处置权等不一而足。整个事情最后以谁也不满的、不痛不痒的调解而告终。于是，豪特泽内德尔先生和太太，以至"阿波罗"和"胜利"厂家的推销商均由于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不满，而转向真正德意志人。当人们在等着领袖大驾光临时，许多人谈起了类似的令人厌恶的遭遇。所有人都在骂，马克的价值日甚一日地、令人厌恶地急剧下降。所有人都把这一切归咎于犹太人和政府。所有人都期待着库茨纳尔把他们从中解救出来。前政府督察官埃辛格尔是一位有洁癖的先生。在这个糟糕的年头，要使身躯和心灵，住宅和衣着保持清洁是颇为不易的。他是一个平和的人。即使政府行使权力并非

师出有名，他也倾向于服从。有一次他的太太并没有象往常那样在厕所里装上消过毒的手纸卷，而是塞上了报纸，他的忍耐一下子消失了，他投向库茨纳尔。泥瓦匠领班布鲁克讷有三个儿子在战争中被打死：一个在索姆河，另一个在埃纳河，第三个在瓦兹河；而第四个儿子则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失踪。教堂对于骂声不绝的老人除了说说上帝降爱于普天之下外，没有其他的安慰。泥瓦匠领班布鲁克讷倒是在库茨纳尔那里得到了更好的慰藉。枢密官的太太伯拉特尽管由于她所不喜欢的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的亡故而摆脱了她；然而这之后的房客也做种种不得体的事情。他们喧闹，常有不三不四的人来访，他们违约在房里用电炉做饭。难道一个规矩的寡妇要容忍这些吗？是的，她不得不容忍。一提起伤天害理的房客保护法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希望领袖能够理顺规矩。约瑟夫·法伊希廷格先生是卢伊特波尔德高级文科中学的教师。一次，他并没有在施塔胡斯、而是在伊萨门广场倒车，他打算在那里买点东西。由于他没有按规定按最直接的路线转车而受罚。他在自尊之中过了四十二年，而在现今的政府的统治下，他却因为在伊萨门广场买了两个蓝色练习本而受罚。他投到库茨纳尔那里去了。

烟雾愈来愈浓，汗气和热气愈来愈重，灰色陶制大啤酒杯越发模糊，滚圆的头颅更为通红。旧家具商莱希纳尔更是频频掏出他那团成一团的手帕。在旗帜的伴随下，在极其热烈的欢呼声中，鲁佩特·库茨纳尔终于进入了会场。他高扬着他那经过精心梳理、左右分缝的脑袋，在音量很大的铜管乐中行进着。

他谈到凡尔赛和平的耻辱，谈到法国人普恩加来① 厚颜无

---

① 普恩加来(1860－1934)，曾任法国总统、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力图分割德国(1923年占领鲁尔)，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

耻的刀笔吏伎俩，谈到国际阴谋，谈到共济会成员和犹太教法典。他所谈到的，并非闻所未闻的事情，然而通过方言的粗犷、语调的铿锵有力，这些话却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他以非常佩服和崇敬的声调谈到了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谈到他如何勇敢地征服了罗马城和亚平宁半岛。他高呼："墨索里尼付诸实施的精神也应成为巴伐利亚人光辉的榜样。"他还嘲讽了帝国政府并预言要进军柏林，描绘了如何使业已腐朽的这个城市兵不血刃地落入真正德意志人的手中，因为谁胆敢藐视前进中的人民的真正儿子就已是大不敬。当他谈到将向柏林进军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期待着他将宣布一个确切的日子。卡耶坦·莱希纳尔为了不打扰会场，屏住了气不再擤鼻涕。只是领袖并没有象美元行情显示那样表达得如此明确、清楚。他讲得颇有抒情色彩。他一面指着带有外国情调标志的旗帜，一面嚷道："就在果树开花之前，这些旗帜将大有用武之地。"

就在果树开花之前。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允诺。人们惊诧而幸福地听着。鲁佩特·库茨纳尔宏亮的声音、他的有感染力的表情扣动了他们的心弦。这时他们不由得忘记了：他们的若干有价证券已变得毫无价值，这将危及他们安度晚年。这个人是怎样了不起地知道用言词把他们的梦境表达出来。他的双手是怎样在空中大幅度地挥舞、用劲敲击着讲台、有力地伸展着。当然，有时他也带有讽刺意味地模仿着当时通俗幽默报刊所提炼出来的犹太人的典型动作。他们迷恋于他的姿势。如果他们要把酒杯放在桌子上，他们就一反往日手重的习惯，特别小心地轻放，为的是不让声响淹没了这有价值的报告中的每一句话。有时领袖提高声音，听众据此就能感到现在该是鼓掌的时候了。他利用震耳欲聋鼓掌所形成的讲话间歇，擦擦额头上的汗水，拿起

啤酒杯（也是用夸张的动作），大口地喝着。

有一次他谈到可悲的柏林现政府，它对于人民正义的愤怒除了颁布非常法外，拿不出什么其他的武器。他叫道：“如果我们真正德意志人掌权的话，我们决不需要什么非常法。”“那么你们会怎样做？”一个低沉而宏亮的声音中间插问道。鲁佩特·库茨纳尔停顿了一会，然后他向悄无声息、情绪紧张的大厅低声而又带着梦幻般的微笑说道：“我们将合法地将我们的对手吊死。”

然而，真正德意志人只占全体居民的4%，34%的人中立，对立方面要占到62%。

大厅里的所有人现在都笑了起来，都象领袖那样——沉思般地微笑。他们看到他们的对手吊在绞架或树上，伸出蓝褐色的舌头。莱希纳尔看到那个购进黄房子的加利西亚人吊在那里。豪特泽内德尔太太看到两个销售吸尘器的推销商人吊在那里；而他们两人又看到她吊在那里。所有人都满足地、大口地用灰色大陶杯子喝着啤酒。

罗库斯·戴森贝格也看到若干人——上费恩巴赫村公所的成员吊在树上。他们从鼻尖底下偷走了他在宗教庆典中所担当的角色。这些骗子手、这些孬种。他看到他们吊在那里，并感到从现在这样的仪式中汲取了力量。在上费恩巴赫，他也一再跟犹大提出内行的建议。是的，使徒彼得已经迁居到慕尼黑。他的内心感受是相当灵验的。这位先知在他的村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而他则要在这个时期，在城里为先知做些什么。他放弃了他的可爱的马匹，在慕尼黑创建了一个修车房。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那么他与发动机也能进行对话。发动机也是上帝的创造。尽管处在萧条时期，修车房的营业却还不错，因

为罗库斯·戴森贝格在爱国党人中颇得人心，是该党的一个支柱，是与平原保持联系的一个称职的联络员。

鲁佩特·库茨纳尔继续大声地作着他的讲演。他对烟雾和热浪毫不介意，他的肺挺得住。他的肺象机器那样可靠。领袖对他的肺——党的宝贵财富养护得非常精心。只要他讲演，宫廷演员康拉德·施托尔青总是场场必到。三十年前他扮演过罗密欧——戏剧家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个人物；扮演过斐迪南·冯·瓦尔特——戏剧家、诗人席勒剧中的一个人物。他的演出曾轰动慕尼黑。十五年前他转而只演特定角色。如今他只从事培养年青演员的工作。一种幸运的缘份使政治家库茨纳尔与艺术家施托尔青互相联系起来。在一百二十年前，一个著名的法国领导人和一个名叫塔尔玛的演员不是一起工作、互相切磋吗？康拉德·施托尔青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他这个伟大的学生。教他如何走进一个坐满人的地方：要不动声色、要自然，不为成千注视的目光所动。教他如何威严地步入会场：要首先抬脚尖，而不是先抬脚后跟。教他如何控制自己的呼吸，如何通过字母R的发音而使整个发言清晰起来。教他如何在走路时体现出艺术、美的尊严。老人对学生的才能和持之以恒的勤奋高兴得心花怒放。每天，不管如何忙，他都要与这位演员在一起共同练习。领袖已经能够前后连续八小时讲演而不感到精疲力竭，而且不出什么大错。老人罗马人般的头颅颇引人注目。每当领袖作报告时，他就坐在那里，注视着领袖气息的掌握、字母R的发音；注意着他的举手投足、他喝水的动作、他说话时的神态是否美、是否有尊严。

他感到他的学生已无可挑剔。尽管烟雾缭绕，库茨纳尔的声音照样清晰地传了过来。一切都很顺当，一切效果都出来了。

刚才其间提出真正德意志人将如何处置他们的对手这一问题的，就是这位演员本人。事先他与库茨纳尔研究了该如何回答：首先要有一段富有效果的停顿，然后是沉思般的微笑。当他二十五年前扮演戏剧家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个角色——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时就如此这般地微笑过。微笑出来了，它的效果与二十五年前完全一样。

领袖还要在其他三个啤酒大厅讲演：在施帕滕啤酒窖、慕尼黑金德尔啤酒窖和阿尔茨贝格啤酒窖。他还要进军三次，陪伴他的是他的五光十色的铜管乐队、大喝啤酒和大叫大喊。这位演员还要连续三次在中间提出问题。而鲁佩特·库茨纳尔还要如此这般地微笑三次，就象施托尔青在慕尼黑王家剧院的舞台上扮演哈姆莱特那样地微笑。当他指着标有卐的旗帜时，还要作三次预言："就在果树开花之前，人们就要进军柏林。""就在果树开花之前"这既带威慑力、又兼引诱、蛊惑人心的话语传到一万二千慕尼黑人的耳朵。"就在果树开花之前"这话语已深入到一万二千慕尼黑人的心中。

9. 慕尼黑城市史

在那些年头，用来对付政敌的最惯用的手段之一就是谋杀。杀害政敌的时尚首先在德国、意大利、俄国和巴尔干半岛风行。在德国，右翼政党的拥护者在用精神武器应付不了左派领导人的情况下，就最喜欢借助于谋杀。

在慕尼黑，为驳斥左派政党的观点，最爱用的一种方法就是谋害宣传这些观点的人。战争最后一年十一月七日慕尼黑革命

的领导人是一个名叫库尔特·艾斯纳的人。他是一个在柏林出生的犹太作家。这个艾斯纳当了巴伐利亚的邦总理。在他整顿了秩序以后，他却在第二年的二月二十一日被一个名叫格拉夫·阿尔科的年青少尉击毙(据教会报纸的报道)。事情发生在艾斯纳前往议院的路上，他正准备递交他的辞呈。士兵们围住了为艾斯纳的鲜血所染红的路石，用饰有花朵的步枪堆起了一个金字塔。许多人哭了。五万慕尼黑人将凶手押到了墓地。八个月之后，凶手几乎无人不晓。他被判了死刑，随后又被减刑，在要塞监禁。在监禁期间，他作为缓刑中的罪犯白天就在兰茨贝格附近的一个农场里干事。当局甚至提供飞机供他使用。经过很短一段时间，他就被任命在一家由国家资助的公司里担任领导职务。

由于艾斯纳被谋杀，在慕尼黑一个左翼政府执掌了政权，它随后又被保守派用武力推翻。当节节进逼的保守派士兵杀害红军战俘的消息传开后，作为报复，红色部队在慕尼黑未经审判就枪毙了六名民族主义的图勒协会会员，他们是因为伪造红色政府的印章而被逮捕的，此外还枪毙了其他四名囚犯。而随后进入慕尼黑的保守的政府军这方面，在所谓的解放城市之际，按照官方的数字，在该城就杀了五百四十七人。社会主义者则声明这个数字被大大缩小了。据他们的记载，这个数字约在八百十二至一千七百四十八之间。政府军士兵阵亡三十八人。按照官方的说法，在慕尼黑的战斗中，有一百八十四个平民意外遇难。大量被击毙、被殴打至死或因意外事故致死者的财物和衣服被掳掠一空。

这之后的一年，在柏林，以一个名叫卡普的人为首的右派政府执掌了政权。这次右派暴动就象一年前巴伐利亚左派暴动

那样遭到了失败。对于右派暴动中官方确定的七百零五名暴动分子判刑一共加起来为五年。对于巴伐利亚左派暴动，官方共确定了一百十二名暴动分子。对他们共判了四百八十年八个月徒刑，外加两例死刑。经法庭审判的巴伐利亚左派暴动的参与者数目相对来说比较小，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在战斗中被击毙、被打死或死于意外事故。而右派暴动的参加者在攫取政权时没有人死亡。

保守派解放慕尼黑时遇难的人当中也有社会主义者古斯塔夫·兰道尔。他是他那个时代资格最老的作家之一。关于他是如何死的，有目击者的许多报告。和平主义作家兰道尔是在慕尼黑市郊被捕的，先是被送到施塔恩贝格的地方法院，而后又被人用卡车经福尔斯滕里德尔公园送到慕尼黑附近的施塔德尔海姆监狱。在施塔德尔海姆，他与其他囚犯一起被押解到一群士兵的中间。作家对军国主义发表了几句评论，从左的和右的方面抨击了军国主义。之后，士兵们就殴打兰道尔，一个名叫冯·加格恩的少校用马鞭柄打他的脸。一个姓名不详的士兵和另一个名叫迪格勒的士兵随即用手枪从背后向他射击，他应声倒在了地上。由于他还在抽搐，有人就把他踩死了。当他的朋友找到尸体时，他的上衣、裤子、皮靴、大衣和手表都不见了。加格恩少校被慕尼黑地方法院判处罚款三百马克即四十八金马克。开枪并把手表据为己有的士兵迪格勒，由于开枪是奉上级命令行事，被弗赖堡军事法庭宣布撤销打死人的控告而无罪释放；由于手表一事被判五星期监禁，这刑期已在拘留所服满。他在杀害了兰道尔之后晋升为士官。

一个名叫卡尔·霍尔恩博士的人，数学和物理学教授，被两个保守派士兵逮捕，然后得到一张通行证，说是这次逮捕弄错

了。另一天，他再次被两个武装人员逮捕，被带到司令部办公室，一个正在值勤的丁格尔少尉未经审问随口说了句“押送施塔德尔海姆”，就让三个士兵把他押送走了。他徒劳地试图出示他的通行证。在前往施塔德尔海姆的途中，在一片草地上，押送人员从背后开枪把他打死。几个小时后，他的妻子和九岁的儿子找到了横卧在人行道上的尸体。鞋，带链条和悬饰的怀表，口袋里的东西不翼而飞。并没有对少尉和有关士兵进行审讯。未亡人向国家提出的要求遭到邦法院和邦高级法院的拒绝，理由是，意外死亡者是社会主义暴乱者圈子里的人，因而由于自身的原因间接引起了士兵的越轨行为。

格奥尔格·克林和他的女儿玛丽·克林志愿为左派部队从事救护工作。玛丽·克林被送往临时军事法庭，被宣告无罪，本来第二天就要释放。当她的父亲前往释放处去接她时，她却被转送到施塔德尔海姆去了。在那里她被当作射击的靶子。士兵首先射她的膝关节，而后是她的小腿肚、大腿，最后是她的头颅。由于有关此案的档案材料已经丢失，故而没有进行审讯。

保守的吕措夫志愿军团的部队进逼到慕尼黑近郊的小镇佩尔拉赫时，他们从床上抓来12个工人。这些工人有的无党派，有的是左翼社会主义者，没有人参加过战斗，在他们那里也没有搜出任何武器。佩尔拉赫酒店老板想派人给被捕者送咖啡，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不再需要咖啡了。被捕者苦苦哀求保住他们的性命，却无济于事，他们被推到酒店地窖的煤堆上，两个或三个捆在一起，分批枪毙。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和证件被夺走。并没有对肇事者进行审讯。他们留下的十二位妻子和三十五个孩子所提出的请求为帝国经济法庭所拒绝。

关于对某个来自慕尼黑附近施塔恩贝格的名叫施洛伊辛格

的业已计划好、却未曾执行的处决，所有当事人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施洛伊辛格与其他二十余名青年人一起被押送去刑场。在他们前面行驶着一辆装有漂白粉和碳粉的灰色大车子。他们到了一片草地上，这片草地的尽头是铁路路堤。在百米之外，黑压压地站着许多好奇观看的人。死到临头的人背靠着路堤，士兵们与他们相距约八米。在最后一刻，他们中的一个人冲出了士兵的包围圈。先是开枪，而后士兵也追了过去。逃命者在极大的恐惧驱使下飞一般地奔向沼泽地，他击倒了一个迎面站着的人，躲进高高的芦苇丛里。在现场指挥的军官大为恼火，便命令这位"叛乱首领"施洛伊辛格在自己被处决前必须在一旁观看这样的处决是如何进行的。他想把头转向一边，可是在他左面和右面都有左轮手枪顶着他的太阳穴：他不得不观看，他的同志们是如何一个个象麻袋似地倒下去的。可是现在就要轮到他被处决的时候了，一个人气喘吁吁跑了过来，他在远处就使出全身力气挥舞着手里的一张白纸：镇长有令。军官读纸条，懊丧地命令把施洛伊辛格押回监狱。自那天以后，他头发变白并得了神经病；而其他人都死了。

二十一名保守党派的成员也丢了性命。某个天主教教友会在慕尼黑解放后不久开会讨论教友会上演一出圣剧的问题。不知是怎么回事，也许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告发集会带有布尔什维克倾向。在这之后，一个名叫冯·阿尔特-祖特尔海姆的上尉派人把教友们抓了起来。他们被带到卡罗琳广场，这是一个美丽、高雅、宁静的广场。那里有座三十二米高的方锥形石塔，它是为纪念在拿破仑远征俄国期间阵亡的三万巴伐利亚人而建的。这三万人就是对拿破仑把巴伐利亚晋升为王国所提供的回报。二十一个天主教教友中的五个在方锥塔的正面被枪杀，其

余的人则被带到一个地窖里。在那里，士兵们着手处决那些被抓来的人，竟扭歪了枪上的一把刺刀。遭枪击的人中有一人后脑勺缺了一半，所有人的值钱东西都不见了，一个人的鼻子被踩扁了。士兵们在尸体上跳着一种当时很时髦的黑人舞。之后，他们报告完成了“枪毙二十一个布尔什维克分子”的任务。遇害者的姓名为：J·拉亨迈尔、J·施塔德勒、F·阿德勒、J·巴赫胡贝尔、S·巴拉特、A·布辛格尔、J·费舍尔、M·费舍尔、F·格拉曼、M·格林鲍尔、J·哈姆贝格、J·克拉普夫、J·朗格、B·皮希勒、P·普拉赫特尔、L·鲁特、K·扎姆贝格、F·舍恩贝格尔、A·施塔德勒、F·施特格和K·维默尔。因为这次遇难的人都是些执政的天主教党人士，那些制造这一不幸事件的士兵中有几个被判了长期徒刑。而对卫戍部队的负责军官们则没有进行起诉。

在这一系列的不幸事件之后，慕尼黑市的市歌还象以前那样唱道：只要伊萨河碧波还在城里流淌，舒适的生活就不会停止。

10. 隐　身　帽

前部长克伦克打电话请求赖因德尔与他会面。对此冯·赖因德尔先生用带刺激性的冷漠语调回答道：如果他在按摩师在场的情况下接待他的话，希望克伦克不会把这看成是不客气的表现，他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克伦克对此人的放肆既恼火、又很钦佩。他回答说：“请不必拘礼，老兄！”

第二天早晨，他徒步抄近路前往赖因德尔位于卡罗琳广场

边的住所。他对自己没有因赖因德尔的放肆而作出过激反应颇为自得。真正德意志人需要钱。最重要的是，他要在这个家伙那里搞到钱。拜访要收效，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然而这位第五福音传教士确实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家伙。他这种表面闪闪发光的睿智、这种欢快嬉笑的纨袴式精神。外加他还是一个西巴利斯人。总之，他是一个相当难对付的主顾、是个地地道道的巴伐利亚老油子。然而，他会让这家伙就范的。

现在克伦克的自我感觉绝对良好。他在柏林逗留期间产生的迟疑早已不复存在。一回到慕尼黑，他就开足马力将他的全部狡黠和谋略奉献给真正德意志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他用这种方法干得得心应手。在公开场合就让库茨纳尔抛头露面站在前台好了。此人了不起的肺脏、不知疲倦的嘴巴是党的最好武器。而他则有他的组织才能，这件事必须留给他来干。就是弗泽曼将军、农民领袖托尼·里德勒也放心地继续让克伦克处理所有军事方面的事情。他已为外表的东西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权力的外表对于他来说已无足轻重，他需要的是真正的权力。他已拥有这种权力。他制定方针、提供思想。

他在绅士俱乐部与他的老对手和老同事聚会时那种情形表明，他们把他看成是真正的领袖。看到迪特拉姆、弗劳赫尔、哈特，看到他们如何变得惴惴不安起来，看到他们如何汗颜地带着拘谨的微笑努力围着他献殷勤，这真是妙不可言。迪特拉姆已小心地暗示：克伦克的健康已令人高兴地恢复得如此之好，据此，如若出现梅塞施米特不再能干下去的情况，大家是否能够期望尊敬的同事先生再度出山。

是的，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当克伦克想起内阁的先生们，他不由得满意地笑了起来。这已经成了一个原则，即从

暗处进行统治，要留在幕后。聪明的教会人士已经这样做了，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奥托·克伦克并不是笨伯，他也放弃场面上的东西。即使赖因德尔要在厕所里接见他，他也毫不介意。他得到人们回报的时机终将会到来。

就在按摩师在赖因德尔身上东捏西揉的当儿，他不无善意地向克伦克解释说，就工业界投给他们的大量金钱而言，爱国党人并没有得到足够巧妙的引导。如果人们考虑到意大利为工业界的金钱作了什么的话，那么库茨纳尔先生就大为逊色了。"大大逊色！"他一面说着，一面由于按摩师有力的手法而舒服地哼哼着。

克伦克说，这原因就在于，虽说该党在人民中得到大量拥护者，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人同情真正德意志人，而在有影响的人物当中却只有很少几个人有勇气公开表白自己拥护他们。譬如赖因德尔先生在慕尼黑的代言人宗塔格主编为爱国党人鼓劲打气的那种气势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而冯·赖因德尔先生的北德报纸则偏偏要用"黑、红、鸡屎"色彩，而不用爱国主义色彩写文章，这不令人奇怪吗？在巴伐利亚，黑红鸡屎色这种说法通常是指黑、红、金色，是帝国国旗的颜色。冯·赖因德尔耸了耸肩；这个动作非常令人注目，因为当时他正俯卧在那里。他说，聪明人要把握风向。在慕尼黑获得发展的，在柏林则并不意味着也会得到发展。人们一定要嗅觉灵敏，知道在那里该造个氮肥厂还是修个疗养院。

两位先生笑了起来，连按摩师也谦恭地一起笑了起来。然而在内心，克伦克对赖因德尔说明他的原则的这种轻慢方式感到恼怒。克伦克这个威风的男人现在穿着他的粗呢上衣，紧靠在床架旁，虽占了很大空间却坐在一只纤巧的长毛绒凳子上。

在墙上，用空虚的色迷迷眼光往下注视的是“勒达和天鹅”，这是慕尼黑画家伦巴赫根据意大利大师的画所作的临摹画。巴伐利亚的气候，克伦克故意误解第五福音传教士的这个双关比喻回答道，无论如何是非常适合爱国党运动的发展的。“这就奇怪了，”赖因德尔说，他的后背上涂着油膏，在茨韦尔芬克尔先生手指的揉搓下开始发红，“如果人们考虑到，你们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又是怎样完全和我们的本性背道而驰。”克伦克对此感到愕然，赖因德尔竟以模范的巴伐利亚人自居。

“我们巴伐利亚人，”他用他的深沉的男低音慢条斯里说，“支持民族主义，因为这是挖赤色分子墙脚的最好办法。如果我们强化倾向爱国党人的那部分人，我们就会使革命阶层四分五裂。”按摩师茨韦尔芬克尔对故作艰深地宣布雪是白的这种做法，不禁暗暗感到好笑。因为巨头们出于对社会主义者的仇恨才支持真正德意志人，这一点甚至连他也知道了。“对罗，”赖因德尔以恩人自居、颇为自得地说着，同时他又把头转到一边，这样，他的圆鼓鼓的眼睛就从下面注视着克伦克。“对罗，”他又大言不惭地以不容置辩的口吻重复了一遍。“为了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夺取民众，所以我们支持库茨纳尔。”

谈到正事时，他说，他非常乐意为诸位先生们去弄钱。他希望，他能够成功地促使某些组织资助真正德意志人。克伦克紧紧追问一句，难道他本人不……。

不，第五福音传教士并不想自己出钱给克伦克先生，给他的党。他突然半抬起身躯，按摩师吓了一跳，不由得往后退了退。白皙、结实、因涂油膏而发光的男人和赤褐色、粗壮的男人彼此对视着。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为克伦克的事业，赖因德尔不会出钱，他会不会最终同意允许抬出他的名字？这位结实

而体胖的先生带着柔和、善意的揶揄口吻说："请不妨想一想，克伦克，您作为一个优秀真正德意志人，一定研究过德意志古老传说。在这过程中，您一定会想到，这些美丽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之所以获得成功，往往要感谢某种带魔法的器械，它能使身体隐而不见，这就是隐身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贵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把这称为北方的阴谋。作为一个现代的金融家，我却要说，你们的德意志古老传说的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理性的原则，这个原则到今天还保持着它的价值。巩特尔如果没有隐身帽的话就永远得不到布伦希尔特。[1] 如果我可以以大喻小的话，那么我要说，我如果没有隐身帽的话，我也不会得到有些东西。一切做得漂亮的事情都是不动声色、不唠叨、不露山水的。这永远是一个生活准则。如果我的观察不错的话，您本人最近以来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为什么您却要我有不同的做法呢？"

在这一点上，第五福音传教士是对的。他——克伦克是留在幕后，而把库茨纳尔推到前面，还有弗泽曼——这就象一个现代化的旅馆挂着一个当作标志的、刻有白公牛的白铁皮招牌那样。他从来没有作为党员登记过。真恶心，赖因德尔又说对了。只能放弃要这个家伙清楚地说出自己是红的还是白的那种做法。他赞同，然而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这个不想让人说出姓名的先生，仍旧俯卧在那里，显出非常舒服的样子，又把背朝着克伦克，茨韦尔芬克尔先生还一个劲地揉捏着他的后背。看来要使他的脸再转过来是没有希望了。

当克伦克离开第五福音传教士时，他得到了一个允诺：就

---

[1] 这里引用的是德意志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故事。巩特尔和布伦希尔特是这部史诗中的两个人物。

在当天，一个组织将用一个听起来很普通、不承担义务的名字给他寄去一张大额支票，这是资助真正德意志人的。克伦克会不会为这次的资助者又只是一个匿名组织、而不是赖因德尔而恼火？当他在很大的楼梯间往下走时，他的内心当然在咒骂着。他走过一张名为《行将就木的阿莱廷诺》的巨大油画。这幅画描绘了一个被花圈围绕、装饰得很好的老人。在这幅光彩的画中，他被众多的妓女包围着。一个爱炫耀、浮华的人，他不禁这样想。如同他跟有些人一再说的那样，他向来把真正德意志人看成是一帮极其愚蠢、无聊的乌合之众，他当然有他的理由。他，克伦克恰恰要为这样一个烂摊子、这样一个政党工作。如果年轻一点的话，人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卷入这种肮脏的旋流之中——仅仅因为他还那么强壮。他想把他的儿子西蒙这小子接到慕尼黑来。他在阿勒茨豪森大肆鼓噪，为自己的父亲、为库茨纳尔兴奋不已。他可以这样、应该这样，他很年轻。年轻人就有这样的特权，去做蠢人。

除了这个想法，克伦克对赖因德尔把他的支票扔在脚下这点并不介意。从根本上来说，由于赖因德尔是对的，故而克伦克对他从未感到厌恶。从他那里你——奥托·克伦克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他这样想。他又想起了隐身帽。他的情绪更为高涨了。他想：那一天终究会到来。在他的内心深处又响起了那首乐曲轻轻的鼓点。

11. 北欧的思想

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在真正德意志人的秘书处忘我地工作

着。外界政治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合法的官方机构越来越羸弱，爱国党人则越来越强大。据库茨纳尔的说法，在果树开花之前，他就将接管政权。在这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不管是克伦克还是库茨纳尔都不会去干琐碎的事情，那些事情全要靠埃里希去完成。

各式各样的人在爱国党人的总部进进出出，譬如，其中就有罗库斯·戴森贝格，他是来报帐的。他仍然象以前那样蓄着梳成一绺绺的、杂色的胡子。他的发式仍旧是中分的、飘拂的长发。他照例穿着庄严的黑色袍子。在真正德意志人的了不起的把戏中，他非常兴奋地担当了使徒的角色。他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特别是在农村。现今农民过得不错，他们用因通货膨胀而贬值的钱抵了债，他们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个削瘦的男人转着狡黠的小眼睛跟农民们讲述着真正德意志人将通过取消犹太人的高利贷资本而使现今令人满意的状况永远继续下去。他的说教既通达世情又有激情。他的出场给人留下了印象。他在哪里开展工作，那里登记入党的人数就上升。然而神圣的鼓动家并不便宜。他下乡要报销高额费用。他出租。卖给该党的车辆要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贵。埃里希·博尔恩哈克眼开眼闭，只从事情的手续上着眼，这里或那里减去一点他报销的数额。党的帐房花销开支着。德国工业界、若干国外的团体并不吝啬。对狡猾的圣人抄肥自搂，埃里希听之任之。

到这儿来的还有巴尔塔萨·冯·奥斯特纳黑教授。吸引他的是爱国党人运动的壮观的外表：旗帜、制服、军威、带有异国色彩的象征生殖的标徽、库茨纳尔的魁伟的外观仪态、他的铿锵有力的话语。他用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把库茨纳尔画成一幅画像，这是一张领袖的画像，它将用来装饰埃达联盟的集会大

厅。

经常出现在爱国党秘书处的还有普福恩德勒先生。他本来是抱怀疑态度的，然而自真正德意志人举行节庆游行以来，他的态度就变了。他现在的格言是：没有爱国主义就没有欢乐，没有欢乐就没有爱国主义。现今他期待着举行一个盛大的正式使用新旗的庆典，在这个庆典上但愿他能负责庆典大街的布置并指挥游行队伍。

在总部的工作结束之后，埃里希就驱车前往库茨纳尔的私人住宅。一旦他不再与其他人有什么事要谈的话，他的新鲜劲就很快消失了。他就会蹲在那里，极为沮丧。他咒骂一切与他的朋友德尔迈尔有关的事都不顺利。毒狗的事又再度翻了出来，总是不得安宁。讨厌的梅塞施米特死抱住他的毫不通融的法律。恰恰在这个案子上他又较上了牛劲。最近他重又把德尔迈尔关了起来。他对德尔迈尔毫不放松。埃里希之所以在党内担起如此繁重的工作，首先就是因为期待库茨纳尔和弗泽曼帮他把他的朋友从监狱里弄出来。本来事情已经有了很大进展。这个案子已经开始变为关系到党的脸面，关系到真正德意志人和它的在部里的最后一个对手之间力量较量的问题。

在库茨纳尔的前厅里坐着的是女秘书英萨洛娃。这个羸弱的俄国女人并没有听从值得信赖的伯诺伊斯大夫的建议：到英国疗养院去进行黑尔德氏新鲜空气静卧治疗。相反，她在参加了一次库茨纳尔报告会之后，对库茨纳尔崇拜得五体投地，于是要求在党内做些工作。自感得意的领袖就召她作他的私人秘书。这样，她如今就坐在他那里，一天比一天消瘦、一天比一天病重、纤弱。她编织着小小的阴谋，对此感到颇为自得。

埃里希要求她想办法能使他单独与库茨纳尔——而且是马

上——谈半小时，不管他现在多么忙甚至正在同时处理十件事情。谈话要不受干扰，不接电话、不接电报。埃里希决心为德尔迈尔的事情作最后一次努力。他一定要促使库茨纳尔在最近一次每月聚会上谴责对这个案件的处理，他一定要促使库茨纳尔把释放德尔迈尔当作他自己的事情。

英萨洛娃并没有马上让他进去。她对埃里希·博尔恩哈克颇有好感，也喜欢与他挑逗打趣，乐意成全他的愿望。然而领袖负担过重，况且一个重要的大人物曾经说过，从柏林来的重要电话随时都会打过来。她颇感为难。埃里希催促着、坚持着。她就让他去见库茨纳尔了。

埃里希善于掌握这个人，会迎合他的心意，把他捏在手心里。他非常巧妙地向领袖灌输若干想法，使得领袖以为这些想法本来无非就是他自己的想法。政府重新逮捕德尔迈尔的唯一理由就在于通过此举使爱国党人运动失去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台柱。而政府要罗织这个有贡献的人的罪行只有在可恶的、形式主义的罗马法的帮助下才能成功。罗马法是僧侣和犹太人强加给德国人民的东西。任何一个没有先入之见的人，只要看一看德尔迈尔的脸就能看出他是无罪的。他的唯一的罪过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毒狗！恰恰是这个男人！这是僧侣政府所做的最厚颜无耻的事情。故而拯救德尔迈尔就成了与党的名誉相关的问题。他看着领袖如何听懂了他陈述的关键。库茨纳尔的像假面具一样，呆板、空洞的脸又活泼了起来，表情又丰富起来，就仿佛他已经在演说似的。当埃里希离去时，他得到领袖要在星期一谈德尔迈尔一案的允诺。埃里希还相信，库茨纳尔将用他——埃里希的陈述做出一盘效果出色的拼盘。

埃利希·博尔恩哈克这个青年所处的境况不是很好吗？在

这样一个时期，他的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很贫困，他却有钱、有声望，女孩子们围着他转。他看起来情绪很好，已经不那么年轻、不显得轻浮了。他经历过战争和其他许多不愉快的事，他是一个经过磨炼的人。他有九死一生的经历。他已经闻过了世间的各种恶臭，他还会怕什么事情呢？如今他要把他的朋友格奥尔格从监狱里弄出来，这不过是几周时间的问题。如果说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人有理由说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话，那么——真见鬼——这个人就是他。

然而他的自我感觉并不怎样。他的日子过得枯燥而乏味。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盼着社交。而在社交场合，他又感到厌烦。骑马不能使他高兴起来，金钱、生意、与拳击手阿洛伊斯在一起的乐趣都不能使他高兴起来。即使把格奥尔格从监狱里弄出来，他是否就会满意？甚至对这一点他都是抱怀疑态度的。每天早晨起来，他都有一种喝了一夜的可怕的劣质烧酒或与没有意思的女人同床共眠之后那样的感觉。库茨纳尔对他言听计从，这又有什么意思？英萨洛娃对他做媚眼又有什么意思？至于党内蠢笨的年青人、女人们对他怎样想，这对于他来说，就更完全是无所谓的了。

这样的情绪是荒谬的。他的行为就象一个举止独特的电影明星。

这一切是从那个该诅咒的婊子约翰娜·克赖恩的笑声开始的。不。这一切也许是在他读到耶格尔教授的儿子由于对父亲确定无疑的非纯雅利安血统感到惭愧而开枪自杀时开始的。

父子关系、血缘关系。科学对于血缘作出了什么结论呢？什么也没有。人们从不会知道已有的品性是否是从遗传得来的。有关血统这一研究对象的整个科学仅仅处于开始阶段。人

们能够区分四种血型，还知道在欧洲A型血的人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在亚洲，则是另一已知血型占了很大的比例。至于更多的有关血统和种族之间关系的情况，人们就不知道了。人们不知道其他两种血型的分布情况，不知道周围环境对此所作出的影响，不知道在某一天空下一定血统构成的选择变异构成过程。埃里希·博尔恩哈克找遍了有关血型划分对于种族构成意义的材料，钻研了东格恩、瓦尔特·沙伊德和希施费尔德的著作，翻遍了全部众多的文献。结论：人类有四种血型，如此而已。

对于爱国党人来说，事情就简单多了：什么地方科学认识不足以说明问题，他们就依赖于感情。法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创立了下述学说：北欧人、日耳曼人是天生的世界主人。他们经常使用的概念是：高度文明、统治民族、南方民族、东方民族。到处都凭借感觉对事情的优劣作出评判。就象孩子在海边用沙子垒城堡那样，一个广为传播的神话就这样形成了。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坚实的科学根据。如果人们对其稍深入一点进行考察的话，那么这种北欧思想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讹诈。从来没有一种科学的标准能够依据人的血液、脑子、才能等方面的特征来划分种族。

尽管如此，有的犹太人却因为他们不是雅利安人而牺牲了。年青的大学生耶格尔开枪自杀，因为他的父亲是非纯雅利安血统。

他，埃里希与大多数真正德意志人比起来，他的头发更金黄，他的眼睛更湛蓝。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中的许多人肯定为了拥有象他那样的蓝眼睛和黄头发而不惜以美元购买。如果事情取决于身体的外部标志的话，那么他就有两处表明他是北欧人。把这样的身体外部标志当作造物创造的前提条件是多么可

笑啊！这样的主张除了提出如此这般的身体外部标志外，提不出任何其他东西。然而，恰恰是这样的主张却能提出一个看起来如此理性的理论。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创造精神、英雄的恨和爱或其他一切被概括为北欧思想标志的东西在棕色人种和黄色人种那里不是同样存在吗？这一切在太平洋畔、印度洋畔不是与大西洋畔一样同样在发展吗？

真见鬼，恰恰是因为这个理论摈弃逻辑依赖信仰反倒吸引了他。在心里充满着北欧思想、充满着英雄信仰，这是多么令人神往啊！以往人们感到神秘的东西，现在这种神秘感将烟消云散。如果把人分成两类，那么一切问题解决起来就简单多了：一类是英雄、统治民族，其本性就决定要去剥夺他人；另一类则是胆小鬼、奴隶，注定要受剥削。

他有朝气，有胆略，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个赏心悦目的人物。显而易见，他是属于创造了世界高度文明的统治民族的。手脚动个不停、神经质的盖尔绝不是他的父亲。他极其蔑视这个被他母亲用善良的、北欧诡计欺骗过的老头。

不管怎么说，彻底澄清事情的真相，这总是符合人们的心愿的。有时他也意识到他的某种姿势、某种小的动作，他同样也在老头那里看到过。这也许是一种习惯、一种模仿。在他和老头之间必须作出认真的测试。科尼斯堡的涅格迈斯特教授发明了一种分段光度计。人们可以用这种器械捕捉到最细微的血液反应。如果人们把两个人的血清混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混浊液或透明液。借助分段光度计人们可以看出混浊的程度，得出混浊或透明程度的曲线。在单位时间内，有血缘关系的被测者的血清混合物是透明的；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血清混合物则表现出相反的情况。据此就可以证明若干东西。问题是他

如何能做到让老头也到科尼斯堡去作这种血液测试呢？

象英萨洛娃那样的女人倾心于他；然而这个约翰娜·克赖恩却嘲笑。当盖尔的儿子是令人恶心的。她是一个典型的巴伐利亚女人。正统的种族理论学者并不把巴伐利亚人看成是纯粹的北欧人。这些学者说，他们有着圆圆的头颅是阿尔卑斯人，从本质上说属迪纳拉种族，兼有罗马人和索布人的混血血统。

大学生耶格尔自杀了，因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

他如果在党内说盖尔博士是他的父亲，那么人们就将窃窃私语，他本人得到的回答将是哄堂大笑。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看起来颇有军人风度的青年人会有这样的父亲。人们会取笑他，善意地，粗野地。

有一天他在他的住所举行了一次聚会。人们戴着狗面具，喝着酒、开着玩笑。埃里希·博尔恩哈克为了取悦大家，在留声机上放了依地语[1]歌曲的唱片。人们大笑起来，然而一会儿大家就又感到无聊了。最后，其他人早已玩别的去了，埃里希一个人还在听这些唱片。这是些多愁善感的歌曲，感情炽热、令人陶醉。这些歌曲有的表达了思念母亲的感情，有的为微不足道的快乐而欢呼雀跃，有的则为在大屠杀中被害者大声疾呼。

克伦克来的时候已很晚了，他的来临当然是一种极大的赏光。当他听说，埃里希举行了依地音乐晚会之后，他大笑了起来，他要求埃里希也给他放这些唱片。克伦克再度要求时，埃里希因要外出而拒绝了他。

在这之后的星期一，鲁佩特·库茨纳尔在他的集会上谈了德尔迈尔一案。这一天他的情绪很好。他详尽地描述官方对付

---

① 依地语即犹太德语，指中欧和东欧各国犹太人通行的一种中古高地德语、希伯来语、罗曼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

真正德意志人运动的卑劣手法。他们用这种手法试图夺走他们运动里的重要一员。在德国监狱中关着许多无辜的人，马丁·克吕格尔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报纸每天都报道错误的判决，这引起大多数民众的愤怒。然而当库茨纳尔对这种臭名远扬的不公表示愤慨时，他的数千听众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想到报纸报道中所提到的被判刑者。当库茨纳尔对滥判无辜义愤填膺之时，象旧家具商莱希纳尔就没有想到克吕格尔这个人，虽说当时他在陪审员的房间里压根就没有相信克吕格尔有罪。对于他们所有的人来说，迫害无辜就集中体现在格奥尔格·冯·德尔迈尔的身上。在大厅里，领袖的发言铿锵有力，会场里群情激愤，他们发出嘘声、发出对梅森施米特部长的威胁。当保险公司经纪人冯·德尔迈尔的画像出现在银幕上时，鲁佩特·库茨纳尔做出夸张的姿势大声地说："请看他的样子，这样的人难道会去毒狗吗？"这时，众人跳了起来，他们愤怒地用灰色陶制大啤酒杯猛击木桌，众口一词地叫着："不！"带钩十字旗这时在德尔迈尔的像前低垂。十五年前，宫廷演员康拉德·施托尔青就是如此这般地给罗马人看了凯尤斯·尤利乌斯·恺撒的尸体的。当时他在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剧中扮演了马克·安东尼的角色。

当晚在其他三个集会上，鲁佩特·库茨纳尔都谈了德尔迈尔。他谈到了德意志忠贞、德意志权利、德意志伙伴友情，用颇有份量的话语鞭挞了对手的嘲讽。他们欲图把一个德意志血统的男子弄垮，诬陷他要把如此忠诚的动物——狗除掉，又是掀起了三次同仇敌忾的高潮，又是那带有异国色彩的生殖象征的旗帜低垂在德尔迈尔的画像前。

埃里希参加了所有的集会，他的心脏急剧跳动。他几乎热爱库茨纳尔了。

12. 聪明也好，愚笨也罢：我的故乡城市

对大城市的五光十色和变化多端颇为迷恋的、敏感的黑斯赖特尔先生长时间留在柏林。然而渐渐地这种急剧、快节奏的生活开始破坏他的情绪。整天与没有趣味的人们在一起谈判、算帐，老是陷在事务之中，这对于一个有文化、在英国公园旁有一所别墅的人来说是索然无味的。他愈来愈想念他的慕尼黑、想念路德维希大街、蒂罗尔酒店、想念他的位于施瓦宾的房子、想念伊萨河、山脉、想念那里的绅士俱乐部。如果说以往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他感到他的同乡冷漠的话，那么现今他感到他们是哲学沉思般地冷静。对于他来说，他们的习惯已成了不加掩饰的天性，他们在判断方面的缺陷则成了浪漫和诗意。

他与一个矮小的柏林女演员有了同居关系。然而她也染上了城市的紧张习气。她的每一天都充斥着追逐金钱、寻求各种关系、设法往上爬、争取多演角色等等事情，总之，她自己成天也扮演着一个角色。她留给他的时间很少；而他为了自己生活中的小事也丧失了她的理解和爱情。一天晚上，当她又因为某种职业上的小事而离开他时，他在柏林这些日子积聚的怨气就一齐向他袭来。为了至少能听到慕尼黑的声息，他到安哈尔特尔火车站有车发往慕尼黑的站台去。当一列火车驶离站台时，他突然一下子意识到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紧迫的事情是什么。平静的冯·拉多尔尼夫人的形象在他的面前显现，她的吸引力愈来愈大。

到现在这么晚了他才悟到这一点。使慕尼黑城与这位道地慕尼黑女人之间的事情重上正轨，终止这种愚蠢的断绝往来的做法，这全都取决于他了。他径直跑回办公室，为自己订了一张明晚的卧铺票。他要马上着手这件事，以男子汉的气概保护卡塔琳娜免遭蠢笨城市的侵犯。

自他回到德国之后，他一直没与卡塔琳娜通过任何音讯。现在他也将什么也不告诉她，他打算给她来个出其不意。他抚摸着十四天来重又留起来的小胡子。他要投入全部力量，为争得卡塔琳娜而奋斗。当他在次日晚上坐车出发时，对他跃跃欲试的劲头来说，卧铺车厢的地方显然是太小了。伴着车轮的节奏他思忖：当胸中升起了勇气时，这会迸发出多少力量啊！为了入睡，他不得不服用安眠药。

次日晚，他走进普福恩德勒的剧院，观看《到此为止》一剧。虽然报纸上对该剧的报道不怎么样，他看后却觉得该剧相当不错。他对模仿乐器的口技演员博布·里夏特和德鲁克赛斯的喧闹拟音报以会心的大笑。自从法国旅行归来后，他就习惯带着象牙手杖进剧院，此时他激动地用手杖敲击地面。斗牛场面把他也卷进高声欢呼之中。就内心感觉而言，“裸露的真相”这一场使他的心浸润在温暖之中。他不由得象青年人那样地激动，他回味他的女友卡塔琳娜那冷艳的肉体，想起佛兰德的大师鲁本斯的某些绘画。

休息时，他到冯·拉多尔尼夫人的更衣化装室去拜访她。他看到她时，她穿着藏族女神的服装，正在匆忙地吞食小牛肉香肠。他摆出一副礼节性问候的姿态，虽说这种姿态不能使他尽兴，然而现在还是这样做为好。他愉快地注视着就在近旁、丰满红润、看起来很高兴的女人。卡塔琳娜颇为聪明，她掩饰着

自己的惊喜，她在问候他时既无责备、也没有欢呼，就仿佛昨天晚上才和睦地离开她那样。一种温暖的、家乡的感情向他袭来。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远路、绕道柏林。忘掉约翰娜、忘掉巴黎的奥尔维利尔饭店、忘掉在法国南部的陶瓷厂、忘掉米特苏太太！也忘掉在柏林的各种办公室里所进行的谈判、在库尔菲尔斯腾达姆所进行的买卖吧！一切都走开吧、都随这个女人的气息吹走吧！她一边吃着小牛肉香肠，一边用她贯有的、安静而友好的方式与他交谈着。

普福恩德勒先生听说黑斯赖特尔回来了。散场之后，三人就共进晚餐，气氛颇为融洽。黑斯赖特尔先生把普福恩德尔先生富有情调的餐厅与在柏林的大食堂作了对比。在那里人们充其量也不过能用并不精心加以烹调的饭菜填饱肚子而已，而绝不是享受。两位先生骂开了柏林，而卡塔琳娜则间或也平静地说上几句。在黑斯赖特尔多肉的、把一切都诉诸于印象的上巴伐利亚脑袋里，大城市的浪漫画面已黯然失色了。然而大城市原本曾以它在地下的成百万线路、管道、管子；以它在地上的无穷无尽的房屋和密集的人群；以它在天空中的天线、光柱和飞机给他深刻的印象。现在他抱怨北方佬、抱怨他们的冷漠、他们的不讲关系、抱怨他们匆忙而清醒地做生意。他还抱怨他们地方的景色：沙丘，松树，可怜巴巴、破烂而肮脏的水池，他们还夸张地称之为湖。普福恩德勒先生起劲地附和着。与此相反，慕尼黑四周的景色是多么壮观啊！那是真正的山、真正的湖。这时，普福恩德勒把话题引到卢伊波布龙的田庄上面来。卡塔琳娜曾有意出售卢伊波布龙，在这里他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并谈起他的计划，他打算租下那里的田庄。这时，冯·拉多尔尼夫人则不动声色。原来如此？她是否确实作过这样的表示？她

已经记不起来了。对于这样一个计划黑斯赖特尔也大摇其头。普福恩德勒先生就赶紧把话题转到演出上来，说冯·拉多尔尼夫人的演技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由于商务顾问黑斯赖特尔表示懊悔，并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归来，而使卡塔琳娜争得了面子。她又小心翼翼地恢复了她昔日所拥有的地位。

晚饭之后，黑斯赖特尔先生与卡塔琳娜一起坐车前往位于湖滨大街的他的别墅。在那里，他们两人随即就和解了，没有对过去提一个字。到此刻，黑斯赖特尔先生方感到实实在在回到了故里。由于他现在与善解人意的女友在一起，故而他的这所美丽房子的舒适程度就陡然增加了十余倍。在这幸运的和解之夜，舰船模型、木偶、鳄鱼头盖骨、刑具、小摆设……他对所有这一切都从内心深处感到非常亲切。就是风神琴现在发出的声音也与以往不同，因为它的声音今天也在一个女友的耳朵里鸣响。

黑斯赖特尔先生毫不留恋地想起了约翰娜。他已经好久没有想起她了。巴黎，约翰娜，这曾经是个好时光，然而也只是一个情节、一个插曲而已。比较起来，他与卡塔琳娜的关系更为紧密、更血肉相连。在后一关系中，没有象他与约翰娜关系之间那种会突然出现、料想不到的裂痕。然而黑斯赖特尔先生有气度，知道诚实行事。不言而喻，在将来，他也会替马丁·克吕格尔说话。他不是那种已经答应人家，而又半途变卦、置之不顾的人。

在宽大舒服的、雕着异国人物的黑檀木床上，身旁睡着卡塔琳娜，他满意地想着这些事情。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使命就在于既保持为慕尼黑人，同时又成为世界公民。他将使南德的陶瓷业发展为享有世界声誉的行业。为此，他已经作了一切

准备，现在他要等的只是一个准确的时刻了。他将涉足海外，也许他也将为俄国生产实用陶瓷。为什么俄国人就不会对龙胆或雪绒花样式表示欣赏呢？然而他生活的中心则是慕尼黑城。这个故乡城市在许多事情上愚不可言，虽说如此，最后它总是碰对了。无论如何，生活的价值就在于生活在慕尼黑。黑斯赖特尔先生伸了伸身子，舒服地喘着气。聪明也好，愚蠢也罢：好歹是我的故乡城市，他暗自思忖。

第二天他漫步在大街上，欣赏、重新端详着大街。他看到城市要比他记忆中的还要漂亮，明亮、干净，一切就象刚刚洗过那样。当然，作为一个在世界上走过的人，他也没有放过存在的斑点。他站在统帅纪念堂旁并注视着：统帅蒂利和弗雷德、两只作怒吼状态的狮子、巨大的肌肉发达的裸体塑像群、硕大的铭文碑上面写着：主，赐给我们自由！还有花圈和金属牌，上面记着在战争中丧失的地区。在大街当中，阻碍交通的笨重纪念碑在这期间已经揭幕。黑斯赖特尔先生围着它绕了一个圈子，一边考虑着该如何措辞方能最好地表明他对同乡愚蠢做法的愤怒。他终于找到了一种说法："他们将美丽的建筑杀风景地变为展示军事梦呓的商场。"这种说法发泄了他郁积在心里的怨气。

随即他看出了：他的城市完全是老样子。他痛苦地看到了，要使他的女友卡塔琳娜恢复到以前的地位是多么困难。他想，恰恰现在是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关键时刻，恰恰要现在去做或者不去做。此外，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和她结婚。她很聪明，她不去催促他、不去鼓励他，而是等待着。

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同乡的这种可笑的、沙文主义的黩武情绪并不是一时的情绪：它已经根深蒂固。在大街上、在绅士俱乐部，不管走到哪里，这种无聊的想法都在生根开花。人们彼

此神秘地咬耳低语：就在果树开花之前。人们象密谋造反那样传播着来自埃达同盟的消息：军事准备工作是怎样完满地向前发展着。黑斯赖特尔先生是一个自由派城市贵族，他与周围农村很少联系，故而绝对不会懂得为什么他的同乡一夜之间由追随军国主义而变为投向带钩十字。

他使慕尼黑人既保持为慕尼黑人又同时是世界公民的计划，在当前很显然碰到了困难。他并不因此放弃这个计划。然而他是圆滑的。他不会再这样愚蠢，过早地张嘴说些什么，不会过早地耗尽精力，不会用头去撞墙。重要的是要耐心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就象他为南德陶瓷业的发展等待一个适当的时间那样，如果到了给这种疯狂的带钩十字运动迎头痛击的时刻，那么他也会参与其间的。到果树开花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会表明自己的态度的，然而重要的是要在一个正确的时刻。

目前，他总还要享受故乡的舒适。聪明也好愚笨也罢：我的故乡城市。

13．手　　套

黑斯赖特尔先生并非是唯一不狂热崇拜库茨纳尔的人。

真正德意志人发觉顽固的对手是社会民主党人。以巴伐利亚人的执拗，以真诚的不屈精神，他们顶住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优柔寡断的安布罗斯·格伦讷和约瑟夫·维宁厄尔变得坚定、果断。他们在党的报纸上撰写勇敢、观点明确的文章，他们指名道姓地列举事实，用文件证明业已存在、发展的无法律状态，在邦议会上斥责政府幸灾乐祸式的麻木不仁。他们参加针对爱

国党人的街头抗议。这一切都需要勇气。这是因为，当爱国党人袭击对手时，官方括不知耻地视而不见并公开站在他们一边。而当社会民主党人游行时，绿衣警察就从旗手手中夺走带有共和国颜色的旗帜，折断旗杆、撕破旗面。在主火车站地区、将帅纪念堂前，真正德意志人组织了不少小分队，追逐、寻衅、迫害一切看起来不象爱国党人的人。医院里因此塞满了受伤的人。社会民主党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起来抗争。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斗争。警察夺走他们的武器；爱国党人的棍棒、橡皮棒、手枪、和打火机，警察统统给他们留下。

老而狡黠的格吕贝尔，他的一生都以巴伐利亚式的坚韧不拔致力于使他的慕尼黑与整个发展潮流相结合，如今他对城市的堕落愤怒异常。从巴黎一无所获归来的比希勒博士认为爱国党人运动是无聊乏味的普鲁士的那一套，他对此感到很厌恶。他认真考虑着，他是否应亲自进入内阁，以便结束这场胡闹。马泰依博士看到他的同乡如此顽愚也被激怒了，再加上那个俄国女人、那个贱妇跑到那帮无赖那里去了。他于是就在他的杂志上写了愤怒的诗篇。

画《耶稣受难像》的画家在任何场合都表明自己是库茨纳尔的对头。他——格赖德勒愈来愈潦倒了。他的画布越用越便宜。他的母亲早已回到农村去了。他自己有时也有回到农民中去的念头，然而他仍留在城市里。他短暂的光辉时期唯一给他留下的是他的墨绿色的汽车。现在已成了一辆老掉牙的车子，破烂、油漆剥落，而且邋遢。画家格赖德勒想要他的朋友奥斯特纳黑与他在一起聚一聚时，他就强使后者与他一起乘坐、出现在这辆可笑的车子里。自从巴尔塔萨·奥斯特纳黑教授画了他的《乡村使徒彼得》之后，他就处在上升的鼎盛时期。他无疑会进

入一个新的创作时期。对于他这个有头有脸的先生来说，坐在格赖德勒的这种破烂罐头匣里面在城里兜来兜去，确实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他想借点钱给他去油漆一下汽车。他却碰了钉子。格赖德勒曾怀着恶意看着《乡村使徒彼得》是怎样完成的，先前他还懒洋洋地不以为然地把该画的草图放在一边。他的幽默现在变得非常尖刻。他从没有对《乡村使徒彼得》说过一句明确的评语。他只局限于说些恶意的暗示。而这些暗示是在说笑取闹之中说出的，是针对奥斯特纳黑的爱国党人的倾向的。教授宁愿听公开的粗暴漫骂。对一句表面上轻描淡写地说出、骨子里非常险恶的话，要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绅士风度，这是非常难的。然而奥斯特纳黑仍然没有摆脱格赖德勒。比恶毒的比喻更令奥斯特纳黑揪心的是，格赖德勒一再提到他正在创作一件秘密作品。此人确实不赖，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奥斯特纳黑宁死也要弄明白，格赖德勒一再重新开始的创作究竟是怎样一件伟大的绘画作品。然而格赖德勒却成了一个守口如瓶的人，拒绝把已经画好的部份拿出来看看。他反而有时从侧面、有时从前面、从后面意味深长地看着奥斯特纳黑，而且还带着那种得到满足的恶意笑声。

如果说有谁最明确、最有力地表达了反对爱国党人的意向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安东·梅塞施米特——新任司法部长。在公开的演讲里，他恼怒地宣称：在这个国家里规矩人的生命已不再受到保障。老的、民主的慕尼黑把自己整个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简朴、诚实、知道自己讲话份量的人的身上。如果不是他的话，那么还有谁能成功地驱散这种愚蠢的梦呓呢？当他从大街上走过时，许多他不认识的人都向他脱帽表示致敬。这不象库茨纳尔的那帮人，当看到领袖的灰色汽车时，就大叫“万

岁”。而对海塞施米特脱帽致敬的人则把身子转向他、目送他远去，同时在他们的心里升起了希望。因为有不少人痛苦地看到了，城市怎样被拖向野蛮、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然而在城市里也还坐着来自早先年代的、安详、有人情味的人们。他们画画、写作、搜集各种物品，欣赏风景、建筑、欣赏国家美术馆的藏品。他们看到城市崩溃，就象看到一个活人行将就木那样痛苦。

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认为，人民大声疾呼，他大声疾呼的时刻到来了。至于要大声疾呼些什么，则并不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这种大声疾呼必定是给人深刻印象的，无论如何不是为库茨纳尔效劳的。在排练《到此为止》之前他也许会拥护库茨纳尔。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被装进了蒂弗林的思想而已。他仍是同一个人，然而却又成了另一个人了，变得更敏锐、更深沉了。他不仅是自己在演出，而是与整个城市、与一切在城里还存在着的善良的东西在一起演出。

在这种情况下，巴尔塔萨·希尔与他的女搭档一起合作了一个短剧：《手套——并非席勒所作》。他构想了下面的情节：他非常高兴而得意地来到他的女友蕾茜那里，因为他给她弄到了非常宝贵的东西，现在他就去送给她：两张参加埃达同盟晚会的入场券。每一个在礼堂里的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埃达同盟是一个贵族俱乐部，他们的成员构成了真正德意志人的精华。在这个俱乐部里，鲁佩特·库茨纳尔作他最精采的报告。在这里详细地说明计划中的向柏林进军的细节。听众在事前就可以借助于想象中的激动场面欣赏到就在果树开花之前会发生什么。就象公众所了解的那样，许多秘密决定、争论或自我吹嘘都是在埃达同盟的会议上作出的。许多人强烈要求参加埃达同盟的晚会。然而这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喜剧演员巴尔塔萨·

希尔把自己设想为一个卑微的、无所事事的人。他在街上搞到了参加埃达同盟晚会的入场券，他就想与他的女友蕾茜一起前往参加。领袖鲁佩特·库茨纳尔将在那里亲切地亲自作一个报告。这是一件大事。当巴尔塔萨·希尔和他的女友蕾茜为参加晚会而颇费周折地在穿衣装束方面作准备时，他们同时也想象着马上就要到来的享受。喜剧演员希尔一直到前天才第一次在领袖灰色轿车里看到库茨纳尔：他戴着一顶圆顶毡帽，把浅咖啡色的手套很有风度地拿在一只手里。蕾茜梦想着库茨纳尔先生在今天晚上也许会戴着手套讲演，因为今天的集会是一次高雅的集会。喜剧演员希尔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不戴手套更为舒服。蕾茜坚持自己的想法；喜剧演员希尔也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剧烈的争执发展着，随即演变为世界观的争论。他们谈起高度文明、北欧思想、谈起了犹太国和罗马。巴尔塔萨·希尔深深思索着，如果一个人喜欢一个象蕾茜这样的纯洁的基督徒姑娘而不喜欢一个加利西亚老头儿，这个人是否就已经是反犹主义者。由于这种讨巧的谄媚，蕾茜的态度有所缓和，放下了领袖的浅咖啡手套这个话题，忙她的梳妆打扮去了。然而当谈起她晚上要穿什么衣服时，他们又争起了手套问题。争论又重新展开：库茨纳尔先生究竟带不带手套，如果带的话，将是怎样的手套。已经到了晚上，埃达同盟的聚会已开始了半小时。而喜剧演员希尔和蕾茜还没有完全穿好衣服、还深深地陷在他们的越来越激烈的争论中。虽然对解决问题毫无裨益，他们仍彼此攻击起对方性格和私人生活的缺点。希尔对蕾茜的执拗感到非常痛心，就开始殴打她，而她则撕破了他的上衣和领带，她的衬衣也破了，她喘着气，开始补起衣服来。晚间的时光眼看就要过去。如果他们还想在果树开花前赶到的话，总得设法启

程。无论如何他们需要叫一辆汽车。在车里他们又重新争论起来。司机由于他的乘客喊叫声的刺激，把汽车撞到什么上面，蕾茜被碎玻璃划伤。他们流着血，蓬头垢面地终于抵达了埃达同盟开会的场所。然而会议正巧结束，喜剧演员希尔和蕾茜刚刚能加入到对领袖的灰色汽车大呼“万岁”的情绪激昂的人群之中。他们问与会者，库茨纳尔在演讲时究竟有没有戴着浅咖啡手套。被问者个个都努力作出回忆状。一个认为：对，戴着手套；另一个则答：不，没戴手套。他们各自都坚持自己的观点。第三个、第四、第十个都参加了进来。于是就形成了大规模的殴斗。当一个犹太人走过此地时，这场殴斗刚刚结束。双方在一点上达成一致：这个犹太人是引起这场殴斗的罪魁祸首，必须痛打他一顿。

观众们热烈欢呼。他们中的大多数有着沉重的、现实的忧虑。他们只能小口地喝着他们的啤酒，无钱再吃面包和香肠。此外，他们的这口啤酒还将一天天地变少。然而舞台上的这个男人是属于他们的，有着与他们同样的感情，说着他们的语言。象他那样，他们也慢慢地得出他们的结论。对于他们来说，得出怎样的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一旦作出了结论，那么他们就将固执地坚持下来，他们就不会改变。舞台上这个男人有着梨形的头颅、瘦瘦的，他的动作冷漠而缓慢，他的眼睛是那么哀伤。他们一看到这个男人，就向他打开了心扉。“总之，我想说，他确曾戴过手套，”舞台上的男人这样说，他们所有人也就这样说。

诡计多端的拟音器工厂主、发明家德鲁克赛斯也在人群里。他有若干疑虑。尽管他在普福恩德勒主持的剧中获得了巨大成绩；而爱国党人运动也需要他的拟音器，以便集会和游行中造声

势、宣扬他们的目标。尽管如此，他并不赞成真正德意志人。他害怕他们会破坏狂欢节，狂欢节可是普遍使用他的产品的最佳时机。他并没有考虑很久，究竟是拥护还是反对爱国党人。就象周围的人那样，他很快为最初的印象所左右，为喜剧演员希尔而无比的振奋和激动。

成千小市民、手工艺人、画师、大学生笑得全身晃动。老枢密顾问卡伦埃格也在场。他是爱国党人的强烈反对者。只要有机会他总要说，严格说来，为罗马人所称颂和害怕的条顿精神，并不是指德意志战争精神，而是指法兰西热情，因为条顿人就是古代法兰西人。自此之后，真正德意志人就肆意攻击他，他们甚至不惜与贬低他那部关于象的著作的人结成统一战线。老人恼怒地指出，这是出于嫉妒，这个字眼早在塔西陀的著作中就出现了，塔西陀把该词用在日耳曼人身上。枢密顾问卡伦埃格从此对爱国党人恨之入骨。现在他从喉咙深处发出对这些芸芸众生的古怪的、带有口臭的嘲笑声。

观众中也有一些爱国党人的打手，他们都是埃达同盟的成员，其中包括埃里希·博尔恩哈克，也包括杀害第一届革命巴伐利亚总理的那个人。由于埃里希·博尔恩哈克以青年的喜悦之情给喜剧演员希尔鼓掌，故而库茨纳尔的朋友们也尽情发泄他们的欢乐并狂热地与其他人一起鼓掌。

黑斯赖特尔先生对《手套》一剧也极为着迷。他认为这就是最佳状态的慕尼黑，没有歇斯底里的喊叫，不动声色的观察、不动声色的拒绝。这就是一些带有慕尼黑特殊味道的东西，一些全世界都能予以肯定的、积极的东西。冯·拉多尔尼夫人由于演出而未能前往观看，他就向她描述了喜剧演员希尔的天才，在她面前模仿希尔。冯·拉多尔尼夫人倾听着他的叙述。她想起

了排练《阶级斗争中的卡斯佩尔》的情况，她认为这种所谓特殊的、带慕尼黑味的东西本来是在瑞士西部人蒂弗林那里成长起来的。不过她这个人很知趣，她现在不打算破坏黑斯赖特尔的兴致。她小心地用她的清脆的声音劝他不要由于他的反对爱国党人的态度而引人注目。如果他听她的劝告，很好；如果不听，由于他忠于他的原则而招到损失，那么这也许也不是一件坏事。一个垮掉的黑斯赖特尔在她的手里就等于一个蜡块。

整个慕尼黑都在观看《手套》。马泰依博士跟病入膏肓的普菲斯泰勒讲述了巴尔塔萨·希尔的新剧。现在他每天都到普菲斯泰勒那里去。忙碌的普菲斯泰勒太太请求他这样做。因为与马泰依的争吵是唯一使病人兴奋的事情。当马泰依看到，他亲爱的敌人对希尔的短剧有那么大的兴趣时，他克服了许多困难说动了喜剧演员到普菲斯泰勒的住所，在他的病房为他作了演出。那里只有三个人：极度衰弱的普菲斯泰勒、他的太太和长着叭儿狗脸形的马泰依。在他们三个人面前，希尔和他的女搭档演出了《手套——并非席勒所作》一剧。平时，巴尔塔萨·希尔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总会感到极不适应。这一次在这里演出却要比晚上发挥得还要好。

普菲斯泰勒的脸上放光了。对他来说，喜剧演员希尔就是一幅真正的慕尼黑的市井图，而且他还看到了，他的可爱的城市毕竟还没有那么愚蠢，象他的对手所声称的那样，让任何无聊的家伙来作弄它。他难以挪动身体，他难以说话，他难以精力集中；然而人们看到，他这个半瘫者是怀着多么巨大的内心喜悦在听演员的每一个小的声音、注视他的每一个细微姿势。演员走了，他又与马泰依剧烈地争执起来。

第二天早晨他为他的著作《充满阳光的生活历程》口授了两

个小时，然后他经受了最后一次中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由他的巴伐利于亚邦受到真正德意志人的糟踏而死去的。在普菲斯泰勒葬礼的那天，鲁佩特·库茨纳尔宣称：伟大的作家逝世了，这是因为他对犹太人毁坏他的祖国的行径感到无能为力。

14. 人 口 政 策

约翰娜依恋着蒂弗林，与他相见恨晚，以往她从未在一个人那里感到如此的喜悦。她与蒂弗林一起工作。他们之间是一种明智、幸福的联系。

然而在这中间也有严酷的阴影，这是她想起奥德斯贝格的时刻。蒂弗林有时也说起克吕格尔，冷静地把该人的命运放在一个更大的关联中加以考察。当他从那么遥远的地方、从云朵里去观察克吕格尔的时候，她就象被抓挠了那样。她有一种习惯：有时在很长的间歇之后她方有所反应、作出回答；故而在她探监很久之后，他的痛苦才完全进入她的意识。现在在她的脑海中愈来愈清晰地再现了在监中的那二十分钟。她看到了马丁·克吕格尔惶惶不安、迟钝的眼睛；看到了他的跃跃欲试、吃力的努力：要跟她说的比允许他说的东西更多；她还看到这种努力是如何孤立无助。她听到他说："有人在外面说，斗争和苦难使人更趋完善，这在自由的天地里也许是如此。"她听得非常仔细，还记得当时他是如何讲在自由的天地里这几个词的。这里包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一个盲人就是这样来讲光线的。光线如今只存在于他的记忆中，而不会再有什么实际意义。她让自己沉浸在回忆之中，把他当时讲的所有的话都过了一遍，反复

揣摩它的意思，从而悟出了它的实际含意。她看出了，当时他所讲的这些话很显然事先经过长期的斟酌，以便她能懂得他的意思。她还看出了，当时她的表现颇为迟钝，而他则非常在乎，为此懊恼不已。她埋怨自己、为自己现在的幸福而感到惭愧，她后悔。

瞎说。她不感到惭愧、不后悔。她以诚相待，做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能做的一切。难道就因为另一个人不幸坐牢，她就不该有幸福了吗？一想起马丁她就感到不安，这是一种阴暗、陈旧的观点。如果他知道了这种心理负担，那么他自己也会惊奇的。人们只要正确看待，可笑的负咎感就会消失。

蒂弗林和她朝夕相处，他是那么愉快、有活力、睿智。他从没有感到她会承受着这种愚蠢的压力。为了摆脱这种压力，她就有了双重的理由希望为他生个孩子。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的这个愿望。

一有机会，他就跟她讲解他在人口政策方面的观点。人们已经习惯于讽刺贬低教师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学说；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弗朗茨·奥本海默就曾说过，将人口增长和食物减少联系在一起，这完全是不符合逻辑的。不过他雅克韦斯·蒂弗林则认为，人们总有一天将不得不对这种轻蔑谴责进行修正。仅仅是由于较好的卫生条件和较低的死亡率，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已人口过剩。在中国的三分之二地区，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可供开垦的土地。穿过稻田的道路几乎没有宽于九十厘米的。而农民们还在啃咬这窄窄的小径，直到下面已挖空的石子路面塌下去方肯罢休。甚至在疆域辽阔的俄国，由于苏联的性道德并不限制生育，故而人们担心在第三代就会有土地匮乏的问题。然而工业界领袖、帝国主义的政客们却到

处吵吵嚷嚷地要求增加人口。为了他们的目标，生命必须大大过剩，必须非常便宜。实际上，确实已很便宜。例如只要有人准备资助一次越洋飞行、一个志愿兵团或其他的什么，那么，这个人马上就会被人群水泄不通地围起来。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为了一点点钱或短暂的名声而甘愿付出他们的生命。在三年前柏林巷战时，蒂弗林就亲眼看到过，饥饿的女人为了争得价值约二至三马克的马肉而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冒着枪林弹雨立即朝刚倒下的马匹冲去。国家自身也不惜去做一切能够压低生命市场价格的事情。国家的司法作出了杀戮的判决；对政治谋杀则几乎不作任何惩罚。国家骄纵冒牌的爱国主义，国家颂扬国防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埋葬了生命价值的观念。如果说国家对业已存在着的生命估价很低的话，那么它却反倒更其强调要保卫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处在萌芽状态的生命。这样一种立法从表面上看是不合逻辑的，而实际上情况却不是如此。恰恰是为了使商品维持在较低的价格上，国家才坚持强制生育，而不是阻止生育。

约翰娜不爱听这类理论。有一次她直截了当地问蒂弗林，他个人想不想要孩子。他更厉害地皱了皱他的有褶皱、没胡子的脸。他眨眼看着她。然后他用带斑点的、有力的双手扳住她的双肩，把她转过来，他盯住她的脸。过一会，他愉快而大声地笑了起来，松开了她，说："不，我个人绝对没有要孩子的需要。"

第二天用早餐时，他试图严肃地向她说清楚，为什么他不想要孩子。他向她解释，一切艺术都植根于自我表现的需要。这种表现的需要也许是人的一种原始本能，之所以给人以这种本能，目的是为了种族而使每个人的经验和生活感受得以保存下来。从根本上而言，这种表现的需要和传宗接代的需要是同

样的东西。与带普遍性的东西相比，约翰娜更乐意听一些个人的、具体的东西。

几天之后，蒂弗林高兴地告知约翰娜，丹尼尔·W·波特先生星期四将到湖滨别墅拜访他们。女演员克莱勒·霍尔茨为这次会面牵了线搭了桥。蒂弗林把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猛犸看作是一个对世界拥有广博知识的人。此外，他特别擅长有条有理地、客观地考虑问题。他兴奋地向约翰娜谈论了这位美国人。他高兴地期待着这次访问。

约翰娜不喜欢那个她必须与旁人分享蒂弗林的时刻。她总还是存着希望，在某个时刻她会有足够的勇气、找到恰当的词汇，捅破在蒂弗林和她之间的最后一道玻璃墙。他已经写完了那篇关于克吕格尔一案的随笔文章。他也跟她谈过了他对上帝、对世界、对她和对自己的看法，完全是非常清楚明确的观点，一环紧扣一环，均是能够把握的句子、能够把握的思想。她所说的是某种与此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不太清楚，难以用言词表达，它在雅克韦斯一个接一个紧紧相扣的思想之间没有位置。然而事情必须如此，把这种无法表达的东西从她那里传递到蒂弗林那里，这必须成为可能。

美国人要来访使她很沮丧。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她却仍没有和蒂弗林谈确乎是最最重要的事。而现在这个美国人来了，抢走了她一天的时间。

如果人们从另一角度考虑的话，那么波特先生是一个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雅克韦斯说，他与巴伐利亚政府也有业务往来，也许他能为马丁做些事情。

她对这类交谈并没有多少好感。她已经作了那么多类似的交谈。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过，她的激奋、她的愤慨会促成

某些事情；而现今她去作这样的交谈，主要是出于职责，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交谈前她就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将会如何。她将与这个波特先生谈此事，波特先生，一个聪明的先生，将会聪明地倾听她的诉说。而后他会说：他将视情况而定做什么事情。他会把事情记在心里。如果他能对一个无罪的人做点什么的话，他将会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将与主管部门谈这件事。然而事实上，第二天他就会把全部事情置于脑后。最令人恼火的是：求助者呐喊、盲目四处出击，然而这一切对于人类巨大而无限的麻木不仁却毫无影响。今天你喊叫了，也许也有许多人在听着。然而明天他们将这一切全忘掉了。他们现在需做的事太多了。如果你与他们说话，他们则想着下一个要与他们说话的人。而一旦你从他们面前消失，那么他们就从记忆中一笔勾销了你的声音和你的事情。

她必须有那么一次，她必须终究有那么一次，找到那么一个人，她不必对这个人小心翼翼，不必用许多精心策划的手段去拉拢他。必须有那么一回，出现那么一个人，她可以对这个人大声呵斥，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她可以控告这个人，他竟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她必须对着一个人的自知有罪的、可憎的脸大骂，那些对此有罪责的人是混蛋，那些有能力帮助、却听之任之的人也是混蛋！

这样去呵斥这个美国人当然也许没有什么意思。她一定要尽力控制自己。她必须与蒂弗林认真商量一下，她同美国人最好说些什么、用怎样的方式说。这将会是一种折磨；因为她忍无可忍，无法再长时间合乎逻辑地用条理分明的思想来讨论克吕格尔案件。

星期一蒂弗林告诉她，美国人星期四来。星期二律师勒文

毛尔从慕尼黑打电话给她说司法部长梅塞施米特准备在星期四接见她。因此耽误了与美国人的会面，这当然并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向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控告一桩巴伐利亚的不公正事件，比向一个美国人控告肯定要更适宜一些。

至少，她可以不必再和雅克韦斯·蒂弗林再一次谈论马丁·克吕格尔。当时他给她阐述他的人口理论的时候，她就不耐烦地捏起了拳头。她迷恋这个男人雅克韦斯，她爱他，她钦佩他；然而一旦他理智地谈起马丁·克吕格尔时，她就感到无法忍受。

部长安东·冯·梅塞施米特现今是直接对马丁·克吕格尔命运负责的人。她将面对的就是这个人。也许她会将她的整个怒气倾泻在此人面前。如果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的话，那么她的一个愤怒的眼神也许就足够使他感到自己渺小而变得肯倾听他人的申诉。

星期三晚上，她顺便对蒂弗林说，她明天要到慕尼黑去。这使蒂弗林感到遗憾。他对她因此不能认识美国人表示惋惜。他问，她是开车去还是坐火车。她等着他会问，她到城里去干什么。然而他并没有问，而她也没有把事由告诉他。他很想知道，然而当别人不想告诉他时，他不会去盘问。

星期四，天气阴沉沉的而且多雾。她坐火车到慕尼黑去，她非常兴奋，全身蓄积着愤怒和活力。

15. 记住面包房伙计

在电话和文卷之间，在以前克伦克坐的椅子上，这个星期四

坐着司法部长安东·冯·梅塞施米特。在约翰娜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在他前面站着的是第三检察官——约翰·施特拉塞尔，他报告着关于宪兵队军曹班策尔的案件。非法的里德勒联盟成员在操练之后归家，他们在享用了免费的里德勒啤酒之后途中袭击了忠于宪法的组织"帝国阵线"的一支队伍。他们打死一人、打伤九人。而他们自己由于与对方的情况不同，有武装，故而当场只伤了两人。这是一次破坏邦内和平的事件。于是就开始了一场诉讼，在这场诉讼中要弄清，谁是攻击者、谁是被攻击者。当然，公布的调查结果，果然不出人们所料：罪责在忠于宪法而不满巴伐利亚政府的帝国阵线一方。令人费解的是，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前面提到的宪兵队军曹班策尔宣誓发表证词说，里德勒联盟的人是进攻者。他怎么会相信：自己的主观感受能力甚于信任官方的鉴别人的能力？这一点不仅他所有的同事、他的妻子、后来也许他自己也都是解释不清的。当然人们把他的证言撇到一边。然而人们不能白白地、不加惩罚地放过他：自他作了这样的陈述之后，宪兵队军曹班策尔在与里德勒的庄园相邻的小城镇科尔贝霍夫便一直遭到诋毁。一天晚上他住宅的电灯泡坏了，于是他从他的警卫室拿来了灯泡，把灯泡旋进插座。这样，他的命运最终就降临到他头上。他把一件公务上使用的物品挪作私用，第三检查官约翰·施特拉塞尔起诉他偷窃，认为军曹的第二天就想送回一只灯泡的说法完全象他说帝国阵线是正当防卫的证词一样，是极不可信的。于是这个不听话的官吏就被毁掉了前程。然而却发生了未曾遇料的事情。宪兵队军曹预感到肯定要受判刑、坐牢、解职，就朝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也许是为了使妻子和孩子至少有退职金可拿。左派报纸攻击这个案子，而现在检察官施特拉塞尔正就此事向他的最高上

级作报告。

检察官是一个年纪较轻、性情古怪的男子，有两处深深的疤痕，所谓的剑伤疤痕。这是那个时期的德国大学生在练习用武器交锋时习惯为对方留下的伤疤，这种交锋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双方留下伤口。部长梅塞施米特是一个年老的、性情古怪的男子，身上也留下了这样的剑伤疤痕。检察官认为，他的使命就在于，超越法律的界限去拯救这个古老的国家；而部长则坚持一桩诉讼案件只能按照成文法规加以审理的这个过时的原则。

部长激动起来。他坚信，如果宪兵队军曹没有前面的事由的话，那么施特拉塞尔就不会提出公诉。老人忧虑地瞪大了他的眼睛，他的脸由花白胡子那儿开始涨得通红。检察官的脸也变了颜色，他的剑伤疤痕也变得更明显了，然而他克制住了自己，他不想被卷到愚蠢的旋涡中去。当然他也并没有低声下气。他知道，老笨蛋尽管可以向他发火：在德尔迈尔的案子以外再加上施特拉塞尔的案子，他吃不下也得兜着走。他坐的交椅本来就够摇晃的，这个梅塞施米特，就在果树开花之前，他就该打点行装了；就在果树开花之前，他就可以在他的住宅门上挂上部长的牌子了。

部长越说越激烈，而检察官施特拉塞尔则越来越沉默寡言。他几乎感到无聊了，他自己也感到了他是多么有恃无恐。当他看到一句题词时，他努力克制着不笑出声来。原来这个题词是用大号字体写的，是梅塞施米特让人装在他的写字台的上方。这个题词、这个可笑的题词，将受到全邦的嘲笑。这个题词是意大利文的，写着：记住面包房伙计。这个面包房伙计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被威尼斯共和国法官不公正地判处死刑。自此之后，只要威尼斯共和国存在着，在每次审判前就总是指定一个人向

法官高呼：记住面包房伙计。

冯·梅塞施米特先生清楚地看到了此人的目光。他对这个家伙在想什么知道得一清二楚。而当他允许他离去时，他就感到，他的激动是不值得的。如果他动不了这个无赖的毫毛的话，那么他这样做对事又有何裨益？真是于事无补。现今到处是无政府状态、到处是恣意横行。人们对混乱和无秩序毫无办法。因为这并非是个别情况，而是普遍情况。

检察官离开时，他已没有怒气。他只是拭了拭桌子，就仿佛他要擦去灰尘似的。他推了推桌子上的文件，腾出了一块地方，把沉重的头颅支在发红而又多毛的双手上，眼睛茫然地望着前方。他当审判委员会主任时，就看到若干他不满意的事情。然而反对党报刊对信任危机的叫嚷，对腐朽的、业已政治化的司法的叫嚷，他以前是不以为然的。把它看作是巴伐利亚式的、没有边际的夸张套话。然而现在从司法部长这个位置出发，他看到了：报刊上所登的一切要远远落在事实后面。警察机构掌握在真正德意志人的手中。警察局长本人就向一个里德勒的小头目提供了一份假护照，此人由于刑事罪而正为帝国所通缉。巴伐利亚古老的打架斗殴的乐趣正在野蛮地发泄着。每天都发生对和平居民的袭击。在英戈尔施塔特、在帕骚，爱国党的暴徒殴打为官方正式证明其身份的外国外交官。库茨纳尔周围的小伙子对谁看不顺眼，谁就要遭殃。刑满释放者和判刑者所到之处所受到的尊敬远比所受到的蔑视多。谋杀、骚动，每一暴力行为和寻衅滋事均是爱国党人所为，均未判刑。

正直的梅塞施米特从不放松自己。只要能做到，他就努力安排。故而他睡觉的时间很少。他对他所喜爱的巴伐利亚珍品收藏至今也很少看上一眼。他让他的太太选出一些藏品变卖，

以便在表面上保持一种符合水准的生活。

他有许多烦心的事。他知道，为什么事情那么难办，他为什么对付不了他的官吏们。他的法官们、他的检察官们办错了事；然而他们感到自己是对的。他自己就不得不经常与这种诱惑作斗争。军队没有顶住，军队没有保持秩序。他们法官就是这个美好、古老国家的最后捍卫者了。安东·冯·梅塞施米特已经渐渐有了洞察力；他的法官们依然是瞎子。他们捍卫的是老的、死去的躯壳，他们反对的则是早就从这中间迸发出来的、新的生活。

不，他们不让他的主张得以贯彻。他已意识到，他在他的岗位上已坚持不到这种荒谬状态结束的时候了。他的精力在为应付他的同事、他的官吏的没完没了的小型争战中消耗殆尽。在这中间，这个哈特就以颇令人信服的理由建议赦免显而易见的流氓和无赖。梅塞施米特对法律原原本本的理解在高贵、冷峻的先生的灵活辩证法面前破碎了。有关安东·梅塞施米特是一个正直的人的传言不胫而走。于是在邦内就产生了一种对他极敬佩的情绪，于是来了无数的求助者和喊冤者。部长知道，这些诉状要从政党的角度加以审查；然而一个人怎么才能应付那么多的事情呢？他纯朴的心因现今帝国内、首先是巴伐利亚发生的事而痛苦万分。他认为，这一切就如同战争和失败所带来的不幸那样是极为深刻和灾难性的。

距克吕格尔太太来访尚有二十分钟时间，他就处理案卷，他做这一切都极仔细、写得非常明确清楚，以使下面没有口实歪曲或从中作梗。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细心的事情，大海中之一滴。然而人们被摆在哪里，就在哪里尽他的职守。这是一种敢死队的工作。在这个世纪，我们梅塞施米特一类的人都从事着

敢死队员的工作。他的兄弟当时在"伊丽莎白女皇"号上就是在一个敢死队的岗位：他让船朝他自己布下的水雷驶去。

在这案卷中就有弗泽曼将军无聊的故事。他违反纪律，故意寻衅地穿起军服。爱国党人看笑话地等着，看当局敢不敢惩罚将军。

要惩罚。然而其他的事情却更为紧迫。在一饭桌上，梅塞施米特正好坐在弗泽曼将军的对面。一个侍者大概对将军有什么地方没有侍候周全，将军就对他大声斥责，坐在那里怒气冲冲地瞪着眼睛看这个胆怯、匆匆离去的侍者。在这种场合，梅塞施米特可以说是第一次看到将军的眼睛。他看到了在将军的眼睛里有某种显而易见的表情。他看到了这个多年来德国的主宰者、对成百上千万人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这个硬拖着整个世界继续进行这场早就见分晓的战争的人。这个弗泽曼将军是疯了。象他那样的眼睛只有动物园内因关久而疯狂的水牛才有，这种水牛要射杀处理掉。毫无疑问，现在坐着的这个人，他的眼睛呆看着侍者，他的眼睛是那样疲惫、是那样带着寻衅的光、那样的狂热，他的眼睛恰恰就是那种水牛的眼睛。司法部长梅塞施米特在毫无置疑地看到这一切时，吓了一跳，他的膝盖在发抖，他绛紫色的脸由花白络腮胡子那里开始泛起一阵苍白。这个人曾经是个英雄；曾几何时，大概是在战争结束前，他变成了一个疯子。德国在它的决定性的时刻选了一个疯子作它的首脑，而且在崩溃之后也并没有把这个疯子赶走或者关起来。现在这个疯子坐在那里，坐在他——梅塞施米特的慕尼黑。这个疯子与另一个脑力也不属上乘的人策划阴谋。这两个人成了德国其他部分人嘲笑的对象，却是他的巴伐利亚邦的首领。

老人考虑着他的这些认识，叹息着。他又想起了他中学时

代写过的东西：卡利古拉和尼罗。他的官吏们大概会嘲笑他的比喻。他们把老的国家看得很重，然而他们对老的事情却知之甚少。学问现在已不再受到尊重。他，梅塞施米特经常想起他的中学时代。当时他学习很用功、很吃力，因为他汲取知识的速度很慢。然而一旦学习了，他就牢牢掌握住了。现在他还能引证有关的拉丁文文献。他的官吏们则只能听着，他们的拉丁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安东·梅塞施米特凝视着写字台上方的题词。好吧，他们嘲笑这个题词。刚才那个白痴笑了，因为梅塞施米特提醒自己注意现代的面包房伙计。也许他自己确实是可笑的，也许他自己就是个大白痴。

他钻研着他的文卷。文卷中有关于真正德意志人为德尔迈尔一案举行集会消息的剪报。这些消息吸引了他。释放这个卑劣的冯·德尔迈尔的提议为他所驳回。然而现在这帮流氓放肆起来、越来越放肆了。他们要把这个家伙的卑劣的保险骗局弄成一件国家大事。他们以他们的要求纠缠他、纠缠预审法官和检察官。他们给他寄来了愚蠢的匿名信，恐吓他：他现在是写遗嘱的时候了。当然完全不排除，他们真会那么干。瘟疫途经巴伐利亚，美丽的巴伐利亚邦就会染上瘟疫。一旦染上瘟疫，全邦各处就无一幸免。他在内阁的同事们就因为害怕而象黄油那样软。小心谨慎的迪特拉姆急切地问道：待气氛缓和一点时，将德尔迈尔从狱中释放是否确实是适当的？弗劳赫尔则直截了当地咒骂道：有这么几个发疯的杂种是否就要把巴伐利亚搞乱？然而梅塞施米特并不想让他们称心如意。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是随波逐流的。他决不放跑这个流氓。

电话响了，有人告知他，克吕格尔太太来了。是的，现在他

该接见这个克吕格尔太太，这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个案子在议会上足足重复讨论了十次，在报刊上重复了百余次。他应当为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贡献时间、力量和精神吗？有多少悬而未决、要求马上处理的事情。克吕格尔一案已经完成、已经了结。只是这个女人到处奔走、到处告状说她男人是含冤坐牢。

当约翰娜进来，站在他对面、责问他时，司法部长梅塞施米特坐在椅子上就是这样想的。

她看着在他桌子上方的这条引人注目的格言。她听说过此事，然而她已理不出头绪，该如何理解在这里挂着的这条格言。

她开始讲话。当她开始讲话时，眼前最清晰地浮现的不是这里司法部的现实情景，而是她在奥德斯贝格最后一次探监的情况。马丁·克吕格尔比当时、比在湖滨别墅所回忆的更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她面前，出现在这里——部长的办公室里。她重又清晰地听到了他是怎样讲：在自由的天地里。

她讲着，她并没有吼叫。那种她期待的苦涩的解脱时刻还没有到来。然而她随即感到了，他听她讲述她的怨恨并没有象对待一个可怜的精神病人犯病那样。他和蔼地听着，带着一点不耐烦。她讲得很长，他倾听着、他显然没有去想他本可以给她的回答，就象帝国司法部长当时为应付她那样去做。她能够对他讲进话去，她知道她的声音进了他的耳朵、进了他的心里。

冯·梅塞施米特先生从他这方面作了准备，去听漫无节制的抱怨、寻衅式的暴跳如雷。说克吕格尔是放浪不羁的人，这点是肯定的；然而说他无罪的可能性则是很小的。约翰娜是那样尖刻地抱怨监狱长弗尔奇，然而他却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官吏。这个女人说的肯定是极为夸张的。当她说起法律上的事情时，听起来就仿佛刚从律师那里死记硬背地学来似的。然而，当她

就这样坐在这里，就这样用她厉害的嘴信马由缰地讲开来，他方感到这是自然的。从这个女子身上散发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和一种健康的野性。谁是对的？是那个当时对克吕格尔判刑的哈特——一个出色的法律工作者；还是这个约翰娜·克吕格尔太太，一个不是非常遵循逻辑、说话随便的人？老人疲惫、凸出的眼睛遇上了来访者勇敢的、灰褐色的眼睛。他看着这位巴伐利亚姑娘。她降临这个世界，是为了做有意义的事情，是为了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她降生下来，并非是为了与巴伐利亚司法界周旋——这种司法机器没有比他更熟悉的了。她就坐在他前面，说着死记硬背学来的东西，她为美术馆馆长克吕格尔而奋斗，他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他在国家美术馆挂上成问题的绘画，并且由于伪证而被判刑。她真不容易啊！

冯·梅塞施米特先生让她讲下去，几乎没有打断她，还让她重复讲了一些东西，他也记了一些笔记。当他开始讲话时，他并没有讲她害怕听到的笼统空泛的东西。而是跟她说，她将在两个月内得到是否重新开庭的最终决定。约翰娜率直地看着他的眼睛，连整个头颅也随着转了过去。她带着怀疑回答道，主管重新开庭的邦法院院长曾拒绝告诉她一个明确的日期。他解释道，他不能使自己束缚于某个时间。“在两个月内您将得到决定通知。”冯·梅塞施米特先生激烈地强调说。他还激愤地补充说：“就在果树开花之前”。他又点了点头。约翰娜本来还想问些什么，然而他的激愤、他的点头对她来说起了安定作用，并且是一种巨大的证实，她就不再说什么了。

老人和约翰娜沉默地坐了一会。沉默的时间比刚才说话的时间更加意味深长。约翰娜希望有那么一次，那么唯一的一次如此这般地沉默着和说着话——与雅克韦斯·蒂弗林在一起。

当她离开时，她几乎感到有必要安慰一下老人了。

冯·梅塞施米特先生让监狱长弗尔奇来一下，兔唇嘴带来了许多案卷，他恭敬谦顺，为满意地回答每个问题作了准备。部长说得很少、很慢；而监狱长则回答得很多很快。冯·梅塞施米特先生看着弗尔奇的小胡子如何起劲地东晃西晃，一边想着，恰恰是这个人负责使克吕格尔成为社会正常的一员，这是多么滑稽可笑啊！由于他对弗尔奇的陈述很少能插上嘴，故而他最后只是说，他很看重在奥德斯贝格监狱实施的特别人道的管理。他简短地解释了这一点，他几乎是请求般地又说了一遍。兔唇嘴还是那样谦逊、恭顺。他看到了他已经预感到的东西：这个毫无理由坐在这把交椅上的老家伙的日子已经不长了。他——兔唇嘴则将自己的希望完完全全寄托在爱国党人和他们的人哈特的身上。他以恭顺的态度、惯有的热情告辞；而心里却惬意地想着梅塞施米特想舔他的屁股。他跑去告诉司长哈特谈话的情况，外加几条有趣的解释。

16. 关 于 公 正

在这同时，丹尼尔·W·波特先生正躺在湖滨别墅一张破旧摇动安乐椅里。雅克韦斯·蒂弗林想着在这一天进行有趣的辩论，故而也请来了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普勒克尔正在大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或以极不舒服的姿势坐在墙角里。

在前一天，波特先生与真正德意志人有一次交锋。他讲述这次交锋的情况，心情开朗。慕尼黑的三K党，他说道，显然是由

不懂得如果一场比赛已经决定胜负也就不能再从头开始的年轻男子组成的。他们赢得了一系列的战役，然而却没有看到，从整体上看，他们在战争中打败了。在慢慢地、无可指责的点数之后，他们总是要求重新开始拳击。这里说的是在接受明确无误的事实真相方面的一种极端无知。就他所知的人脑结构知识而言，这种在判断力上的缺欠可以归因于韦尼克氏第二言语中枢的萎缩。

蒂弗林认为，白种人的文明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那时日耳曼野蛮人闯进了希腊—罗马文明之中。今天人们在经过近四百年那种文明的点缀之后，也许将面临新的威胁：缺乏开化的人又将闯入文明人所创造的成就之中。这种野蛮状态的一个阶段即是爱国党人运动。在地球的各个地方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会因体育而影响他们杀人的天性。有人提出要将这样一些人始终置于医疗监护之下，然而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试问，譬如说在库茨纳尔的集会上，心理医生的监护又在哪里呢？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机灵地对答道：那些人的愤怒完全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朽而引起的。当然这种愤怒的方向是错误的。另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把腐朽作为普遍现象来反对的人；另一种则是懦弱地忍受这一切、试图用坐而论道的方式去对付它的人。对于人类的发展前者的作用要比后者大得多。

猛犸舒适地坐在大安乐椅上，他的眼睛穿过厚镜片狡黠而愉快地注视着。他的大鼻子闻嗅着。他把他的烟斗放在他的大牙间。他间或也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些什么。他对着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说，反抗、革命精神是因为肚皮问题。通货膨胀、挨饿的德国并不等于全世界。相反，所有统计资料都能证明，绝大

部分的白种人世界都能吃饱饭。即使是挨饿的人，我的年青朋友请不妨想想，也不会老是挨饿，而只是暂时的。有三种人：吃饱饭的人、挨饿的人和贪得无厌的人。他不能理解，如果政治仅仅为挨饿的人服务，那又如何能促进人类的发展呢？

美国人说了这一类以及诸如此类的似是而非的话，这些观点得到蒂弗林的热烈响应。只是普勒克尔阴沉地坐在那里，看来他们非常乐意指点他，然而他却想起了画家兰德霍尔策，他还觉得不值得去理会他们不值一驳的陈词滥调。

吃午饭时，他们谈起了巴伐利亚高地的人民，谈起巴伐利亚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局限性。巴伐利亚人蹲在他们的山前，已落在邻国发展的后面。他们固执、并非心甘情愿地酿成了祸害。他们为了肌肉发达、肺脏强大和头脑简单而甘愿作出任何冒险。他们俩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然而无论是蒂弗林还是波特对人类这一特殊的群体都有很多好感。蒂弗林热爱他与之共同生活的人民。如果仅仅只有冷静的认识，而没有对所描写的事物倾注爱和恨的话，那么蒂弗林就无法活下去。他这个非常聪明的人以他真正作家的热情爱着他的笨拙的、缺乏判断力、迟钝的巴伐利亚人。而美国人则从他这方面、从猎奇的角度对这些笨拙的人的独一无二性、对他们粗俗地很快就能打成一片（随即可能变成怨恨）以及对他们徐缓的、使人感到舒服的粗犷均很看重。他甚至想在他们这里投资，使得这个邦能够通过借贷而向前迈进。当然他并没有看到高原有多少工业化的机会。对于他来说，慕尼黑和它周围地区将来的希望就在于一个大的工业地区之中，即在中欧地区之中成为一个惬意的休养场所，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欢快的老人城市和中欧的疗养地。

在谈话过程中，蒂弗林问波特先生，他如何解释在国外人

们对德国人很少有好感。这个美国人认为，他本人很喜欢德国人。当然他在与德国人进行的业务交往中并没有留下好印象。蒂弗林问，那又是为什么？美国人不愿具体回答，只是说任何概括都将把事情搞糟。由于蒂弗林强烈请求，最终波特先生在作很多斟酌之后讲述了他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合伙者经营作风的区别。他可以信任他的英国合作者的一个口头保证。他很难从法国人那里得到一个签字，而一旦他得到了签字，那么他就可以放心了。而在他的德国伙伴那里，在多数情况下，他特别容易得到签字，然而如果以后的经营不好，那么他们就会在已签字的情况下作出种种诡辩，并用各种各样的名目来解释非常明确的契约条文。由于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脸色变了，他又赶紧重复道，他并不想把这些情况说成是普遍的情况。

蒂弗林会心地笑了：恰恰是这个国际主义者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讨厌人家说他的同胞商人有什么不规矩的品性。他认为，许多德国人不想看到已作出的签字具有约束力，这是由于他们过高地估计战争精神。战争精神是很难与法律和逻辑相协调的。譬如说有一首从中世纪传下来的、得到高度评价的德国诗篇《希尔德布兰特和哈杜布兰特》。它写一个父亲碰到了他的儿子，却不跟儿子说他是谁。他们于是从纯粹的英雄气概出发，彼此开始扭打、撕杀并置对方于死地。譬如说，一部分大学生至今还坚持把希尔德布兰特和哈杜布兰特作为他们的榜样。他们出于纯粹的战争精神互相砍伤、刺伤以便留下疤痕。这种生活类型的人从本性出发就反对纸上的东西能胜过一门大炮。他们一再叫嚷：通过战争决定一切。如果他们失败了，就要求新的战争，一直到他们获胜为止。这种类型的人为数不少，然而他们在德国的影响却在下降。波特先生想来不会因这些人的叫嚣而

受到迷惑。

听到这里，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再也忍耐不住了。如此硬梆梆的话语平时他是为他的同胞们准备的：这位瑞士西部人和美元掮客刚才如此放肆地所说的话，在他看来显得过份了。他愤怒地指出，波特先生所说德国人缺乏道德，这完全是把事情弄颠倒了。恰恰相反，他们有太多的道德，这正是非常愚蠢的。统治阶层总是利用被统治者讲道德来掌握控制他们，一再用伦理道德上的说教来使他们屈服、就范。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公民会象德国人民那样围着伦理道德上的顾忌打转转。其他人在眼前看到一条直路，而德国人民由于这种道德的顾忌把路弄得曲曲弯弯。德国人掀起的革命还未真正开始，他们马上就要刹车、停止革命，因为他们一定要首先考虑，他们这样做究竟是否公正。

普勒克尔先生这样讲了一遍，非常偏激。蒂弗林先生和波特先生不禁面面相觑。他们没有发出笑声，因为他们保持着礼节。临了，蒂弗林先生以谨慎的、话中有话的随和口吻说道：他不想冒犯普勒克尔先生和他的祖国，然而他以最好的愿望都看不出下面我说的那种谋略是符合道德的：现今国家和工业界通过通货膨胀把所有的钱都弄到自己的帐房里。蒂弗林先生自己也感到他的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在这样说的时候就想到了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会满有理由地反驳：这种谋略不是出自人民，而恰恰是出自一小撮统治者。然而却发生了罕见的情景：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这个往常对于资本的无耻阴谋总是冷嘲热讽的人，现在这同一个工程师却突然捍卫起这种阴谋了。他说，要研究在冰川时期之后冰川的融化是否做得公正，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其他两个人都惊讶地沉默着。过了

一会儿，猛犸缓和而若有所思地说："通货膨胀是一种并不完全公正的买卖，然而这是一种获利甚丰的买卖。如果我在你们的财政部长的位置上，我也会这样去做。"

这时，三个人都不由得笑了起来。工程师心里感到颇为惭愧并决定写一首关于公正的叙事诗。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在下午很早的时候就走了。其他两个人也没有试图留他。他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他的天地并不大，蒂弗林和美国人的胸襟则要豁达些。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暴躁的人离开之后，大房间里显得特别空旷。两个留下的人的交谈显得没有生气。过了一会，蒂弗林说："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又过了一会儿，美国人懒懒地说："我为此人感到遗憾。"

又过了一段时间，波特先生和蒂弗林先生就在初冬的阳光下在湖畔散步。远见丹尼谈起蒂弗林的剧本。蒂弗林跟他说明了他原先的意图，美国人理解、赞同也预见到这些说法。美国人认为，爱国党人运动、这整个的战争思想对于他来说，是原始人的最后颤动。在他眼前一再浮现可以作为戏剧或作为电影的一个场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批人毁坏了他们的工具并转而使用青铜工具。蒂弗林感到这个想法并不坏，然而他微笑着说，在《阶级斗争中的卡斯佩尔》一剧中已很难加进这些情节。波特先生含着烟斗，没有看他，提议道：既然如此，他就该为纽约写一个阿里斯托芬式的歌舞剧。他本人很乐意参与其间。蒂弗林有很多书本知识，而他也许在了解各种人的性格方面略胜一筹。他附带说，他很乐意开始这项工作。

感到惊奇的蒂弗林问，他对这样一出歌舞剧有什么指望？即使这个剧本成功了，这样的事情也是很难令人理解的。远见

丹尼拿出笔记本，静静地算了一会，然后他回答道：这是他的兴趣所在，这完全是认真的。他邀请蒂弗林到美国去。蒂弗林若有所思地回答道，他要考虑一下。

再度回到湖垂别墅后，猛犸向他讲述，他与冯·格吕贝尔就巴伐利亚迅速电气化所需的一笔信贷进行了谈判。在这些日子里，一个相对较小的数额对于一个小邦来说就是意义重大的。他说，“您可以就一个相对来说较小的数额得到各种各样的让步。”蒂弗林眨了眨眼睛，没有吭声。当波特先生早就转入其他话题时，蒂弗林问：“您要求我的巴伐利亚作出让步了吗？”波特先生回答：“我不知道该提出什么要求。”

“我倒是有一件事要求巴伐利亚政府。”蒂弗林先生小心试探地说道。他想的是巴伐利亚政府在格吕贝尔的企业中有很大的股份。波特先生问道：“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吗？”“不是大事，”蒂弗林回答道，“只是要求赦免一个我认为无辜的人。”波特先生说，“以后我们要谈此事。”“请到美国来，蒂弗林先生。”他第二次提出请求。“我想，我会来的，”蒂弗林回答。

在美国人离开之后不久，约翰娜也与梅塞施米特谈话后归来。她感到蒂弗林情绪不错。他对猛犸很满意，他很高兴能到美国去，高兴马丁·克吕格尔有了获赦免的可能性。

他考虑是否该跟约翰娜讲马丁·克吕格尔有了新希望。不，她已经受够了失望。只有在他的希望抓得住摸得着时，他方跟她讲。他走在沉默的约翰娜旁边，他在一旁向她眨着眼睛，淘气而有朝气。他用他的假嗓子高兴地跟她说些什么。

她生他的气，因为他显然没有作过努力，没有为马丁·克吕格尔的事去求猛犸。他本应感到她是多么希望他这样去做。他爱她，然而可悲的是，尽管他走在她身旁，却不知道她有什么

愿望。

17. 普勒克尔焚烧《谦卑的动物》

本诺·莱希纳尔面临一个不舒服的抉择。女出纳员岑齐有一个机会弄到一个生意不错的电器工场。她想买下这个工场，而本诺就该主管这个工场。她挣钱不少，她把她的钱都集中在一起。考虑到如今是这样的坏年景，她真可算是一个富有者了。现在她已经受够了蒂罗尔酒店，她不想再当出纳。她的健康状况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她是平足，她又必须象其他的女同事一样工作，故而她由于她的职业而吃足苦头，她的脚愈来愈感到疼痛。现在她想结婚、想生活有保障、想生一个合法的孩子。象买这么个工场的机会决不会出现第二次。她曾为本诺花了钱，让他到工业大学学习有用的东西。现在她想结束这一切。现在她想为本诺购买这个工场并同他结婚。

本诺知道岑齐的话是认真的。她坚持要结婚这真令人反感。他不乐意给自己套上这种小市民的、形式的东西，况且当时所有关于婚姻的立法都是极为无聊的。另一方面，按照他的脾气，他喜欢与一个他所信任的人住在一起。现在要经常听老人的唠叨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他很高兴有一个理由离开他搬到别处去住。岑齐想生一个孩子，这倒是一件不坏的事。在世上传宗接代，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将经历一个幸福的年代，在一个无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里生活，这一切当然极有意义，为此值得去忍受市民婚姻的无聊谎言。

站在彼得贝格户籍登记处，穿着黑色的礼服，旁边站着的岑

齐身披白纱，这当然是相当令人恶心的。普勒克尔同志和其他人将会取笑他，他们这样做当然完全有道理。

即使他接受了婚礼和婚姻，岑齐的第二个要求，让她购进工场，而自己来当老板，这比到彼得贝格更使他烦恼。

他只要有那么一个固定工作、有一个牢靠的位置，岑齐也就会缓和、平息下来。譬如说，他在国家剧院的临时位置能变成长期工作的话。在国家剧院他们对他很重视。他在《到此为止》一剧中的表现颇引人注目。他们也随即接受了他。按惯例，国家剧院首要的任务是上演瓦格纳的歌剧，这是因为他的歌剧以扣人心弦的方式迎合了当时成为一种时尚的、民族主义浪漫派潮流。当年浪漫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想为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在慕尼黑盖一所节庆歌剧院时，慕尼黑城把此事说成是异想天开，并把音乐家赶走了。现在，在五十年之后，当这位瓦格纳的声誉如日升中天之时，慕尼黑城的种种做法给人以错觉，就仿佛瓦格纳是该城所发现似的。该城为其地方主义的利益而提出对他的艺术拥有权利。该城在一个有影响的戏剧界人士主持下，通过某种地皮交易筹措资金，为瓦格纳建了一所节庆歌剧院。瓦格纳的歌剧要求有一个精心安排的布景体系。慕尼黑人喜欢看既华丽又五光十色的戏剧场面。而《到此为止》一剧的灯光效果对于瓦格纳节庆歌剧院来说恰恰是最需要的。国家剧院的灯光部主管在普福恩德勒的剧场看到了令他非常着迷的东西，于是他把机灵的本诺·莱希纳尔拉来作助手。尽管此人对本诺很看重，然而他却没有多大希望象岑齐所期待的那样在巴伐利亚邦剧院得到一个固定的工作。那里的人很保守。在那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老的宫廷歌唱家和宫廷演员。他们兴许偶尔会允许在一个共产党人的参与下给他们打打灯光，然而要长期这样做就不

行了。不，在那里他不会得到为岑齐而争取的长期工作合同的。

本诺·莱希纳尔该怎么办呢？岑齐催逼着他要在三周内向户籍登记处登记预约结婚。购买工场的事情也不能拖在这个日期之后。在这段时间内本诺必须作出抉择。如果他说“不”的话，那么对不起，事情就算告吹。她还有三个可供进一步选择的对象。她留在蒂罗尔酒店的时间到冬季结束时为止。在果树开花前，她要到彼得贝格户籍登记处正式办结婚手续，当然新郎绝不会是个无所事事的人。

这是一件令人挠头的事。本诺·莱希纳尔打算与一个人好好谈谈此事，此人的判断将对他有所帮助。于是他到加贝尔大街找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去了。

他见到普勒克尔时，那里的气氛并不适宜从容地共同商量这件事情。因为那里几天前发生了一件从本质上说只不过是很幼稚的事情。虽说如此，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仍没有从这事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安妮站在一个玻璃橱窗前看一件冬大衣。这件大衣很贵而且显然要比显示出来的质量要差。然而现在天气很冷，她需要有一件大衣。她很明显地在橱窗前多站了一些时间，于是就有一个陌生人跑来问她，什么东西使她那么感兴趣。陌生人很客气、很惹人喜欢。她对他颇感满意，看来他对她也很满意。他们谈起了价格。他说他是外国人，有瑞士法郎。有十五瑞士法郎就能买这件大衣了。这位先生愿意以很低的兑换率换给她十五瑞士法郎。这种兑换率只有这样漂亮的女孩子才能得到。然而当安妮·莱希纳尔在买这件看起来很不错的大衣时，刚才从那位殷勤的先生那里换来的瑞士法郎被店主看出是假的。不悦的店主于是叫来了警察。在警察分局呆

了不愉快的若干小时之后，安妮方被她的骂骂咧咧的父亲领走。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听说事情的前因后果后，骂得比老莱希纳尔还凶。这件事对安妮来说损失确实太大了。而他卡斯帕尔平时则故作轻松，卡斯帕尔装成是一位高贵的先生，卡斯帕尔颇为漂亮地拒绝了第五福音传教士所提供的机遇。然而总要有人为房租和吃饭操心。用一万二千马克换十五瑞士法郎对赖因德尔来说根本不值一提；然而对安妮·莱希纳尔来说就是一件冬大衣以及二百小时的挨冻、淋雨、感冒。如果她终于上当受骗的话，那也是由于卡斯帕尔并没有给她许多机会去学习识别钞票。

卡斯帕尔非常漂亮地作了答复。然而安妮所说的，不外是已经长期笼罩在他心头的事，尽管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令他烦恼的是：她不再能保持她活泼、开朗的仪态。她有时显得颇为憔悴。显而易见她吃得太少，没有钱去买衣服。她没有抱怨，然而就是象他那样笨拙的观察者也已看出了她穿着捉襟见肘。他不再能够保持他的清高了。他为他有一种个人爱好而骄傲，他为写关于个人和大众的叙事诗而忙忙碌碌，这就是他的个人爱好。再过两个月他就三十岁了，要放弃这些爱好正好是个时机。他非常漂亮地拒绝了赖因德尔提供的要他到莫斯科去的建议。如果现在他又想做什么事的话，他就必须再找赖因德尔。这正是一件令人非常不舒服的事情。

就在这种很糟的气氛中，本诺·莱希纳尔又插进了他自己忧虑操心的事。本诺很快就看出，今天与卡斯帕尔谈不进话去。于是他就坐在那里，支支吾吾词不达意地说些一般的话题。卡斯帕尔今天也非常焦躁，故而别人最好让他一个人说话。他把所有的东西都骂遍了，他又大谈理论，这些理论与其说是正确

的，不如说是偏激的。

本诺吓了一跳，赶紧避开了理论的话题。当他想把话题转到他自己的事情上时，普勒克尔同志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在这里普勒克尔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埋怨自己而不是埋怨本诺：他不想听什么关于个人命运的话，个人冲突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不想个人的命运，他想把自己溶入大众之中。这些话从一个粗暴、有棱角的人嘴里吐出来显得很特别。此时，本诺·莱希纳尔把这些话看成是纯粹的唱高调；要在平时那么他肯定会随声附和的。而当普勒克尔试图把气氛缓和些时，本诺却变得难以对付而且变得沉默不言了。

两个沉默的男人听到爱说话的安妮来到时，彼此都松了口气。比卡斯帕尔会察颜观色的她马上就看出了，弟弟有什么不痛快的事。于是她提出，她想和弟弟去看一次父亲。姐弟俩就动身到下草场去了。本诺·莱希纳尔现在跟安妮而不是跟普勒克尔谈起了他的烦恼。她衷心地赞赏女出纳岑齐如此坚决地迫使自己的兄弟进行选择。这对于本诺来说不是件坏事：在这不稳定的年头有人迫使他去选择有把握的东西。她极为急迫地劝他结婚，并讲了许多话。她期待着成为他未来孩子的教母。

在这种时刻，她也跟他讲了她的体己话。她已经怀上了卡斯帕尔的孩子。然而她还没有跟卡斯帕尔讲此事。他尽管在其他方面都很聪明，然而在这方面却是一个束手无策的人。故而她宁愿自己不声不响地到医生那里去把胎儿堕掉。就她而言，倒宁愿把孩子生下来。然而谁来抚养孩子并在这个倒霉的年头把他带大？世界是个令人厌恶的地方，充斥着通货膨胀和奇事丑闻，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完蛋的话，就都必须相信这一点。然而现在又外加一个困难。以前人们介绍给她的一个医生有着金

子般的心，他甚至最后会免收可怜女子的诊费。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受到卑鄙的竞争者的告发。又因为他是赤色分子、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被关进了监狱。她现在就不得不到一个大腹便便的医生那里去，他友好而且和善，然而他要外币。正因为如此她现在如此狼狈，又加上了这次大衣事件。

本尼倾听着。他讲得很少。他心中不由得极敬佩一个女子如此勇敢地处理、了结自己的事情。而安妮则从侧面愉快地观察弟弟：他的头发有好长时间没有理了。她暗喜他已经有了络腮胡子的雏形，这使他更象老莱希纳尔了。

他们到了下草场。卡耶坦·莱希纳尔让人整修了房子。然而在整修房子方面他没有象料理他的旧家具那样顺手。新刷上的油漆显得并不怎么妥贴，不过这所以前看起来有些破旧的房子现在要好看多了。老头很高兴，能同时看到他们俩。他骂现在的人不知廉耻。自从他投入到真正德意志人怀抱后，他有了变化，变得更蛮横自大了。过去，如果他说他还会往上爬，听起来象是为他以前没有做出什么业绩而道歉。然而近来，他会直截了当、大言不惭地说出这句话。他在心里希望，爱国党人运动会帮他将黄房子搞回来。是的，如果我们为了民族的更新、为了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国而与荷兰宣战的话，那么他也许甚至能够迫使荷兰人、那个吝啬鬼交出圣匣。卡耶坦·莱希纳尔自从加入到库茨纳尔的喧嚣之中后，已经变得忘乎所以了。旁人已不再能跟他讲进话去，而他却要别人跟他讲话。他每天入睡前，都要在脑子里训斥一顿本尼、红色的狗、赤色分子。老头有肿大的脖子、大络腮胡子；而儿子的络腮胡子则小了一圈。他们两人坐在一起。儿子耐心地听老头骂个够。他绝不提彼得贝格连同那带山墙的户籍登记处，过一会他总会得到他的安静。

普勒克尔事后后悔他对本诺·莱希纳尔幼稚的盛气凌人。虽说他讲的东西没有错，但说话的方式则是不成功和夸张的。实际上，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在他的个性方面遭到了挫折。他打算摆脱这种个性，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他要摆脱总想鹤立鸡群的想法，去掉这种习惯。

本尼是带着情理之中的愤怒离开他的，这一点使他不安。他拿出他的叙事诗组诗，并试图作一首新的《关于贫困》。在他的诗歌中，他的思想要比在他的散文中表现得理智。在散文中，他必须非常详尽地陈述、解释他的思想。在湖滨别墅他在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猛犸面前扮演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傻瓜角色。猛犸把他当成了小孩子，这有他的道理。猛犸不笨，笨的是他当时所说的话。然而《关于公正》这首诗却是成功的。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拿起了他的班卓琴，轻轻地随意拨动着。只有伴着音乐，他的诗句方能从脑中涌现。叙事诗《关于贫困》也作成了。

他自言自语地吟着诗句。他对自己的诗作很满意。他在自己很大的工作间里用刺耳的声音吟唱着叙事诗《关于贫困》。他是一个心气很高的人。自他在美元捐客面前遭到挫折后，他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演唱他的叙事诗，连在安妮面前也不唱。再说，他的一些事情还对安妮保守着秘密。

他轻轻地、机灵地走到一只锁得严严实实的抽屉旁，打开了它，又看了看房门，把门插上，神情完全就象兰德霍尔策那样。他从抽屉里取出《西东同样人》这幅画、《关于真理的宣言》的稿子和木刻《谦卑的动物》。

他注视着这些东西：绘画、木刻和文稿。他非常温柔地带着热情和兴趣注视着这些东西。他的眼光又越过这些东西看着他

的绘画桌，桌上放着草图——他从事技术工作的设计。他高声地笑了，带着轻蔑。他又一次用尖尖的声音唱起了刚刚写就的《关于贫困》。他一个人唱着，声音很大还带着挑衅的口吻。他又一次对这部诗作感到非常满意。

这是他的乐趣。这是怎么回事呢？老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迄今为止还是最好的定义：艺术的意义在于消除恐惧和怜悯。心理分析是没落的资产阶级寻求寄托的一种方式。这个老亚里士多德对心理分析理解得太多太棒了。艺术是消除、摆脱某些危险冲动(诸如恐惧、怜悯和内疚)的一种最舒服的途径。一种狡猾、舒服和奸诈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太狡猾、太奸诈和太资产阶级化了吗？

人本来就是一头猪。说得对：现在不是可以享受复杂的私人生活的时候。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现在已不吃香了。然而恰恰在这种时候他呵斥了这个可怜的本诺·莱希纳尔，说私人冲突是没有意思的；而他自己则固守着他自己的性格特征。他用阴沉、深陷的眼睛看着西东同样人阴沉、深陷的眼睛。看着他的棱角分明的鼻子、硕大的喉结、突出的颧骨。

是的，艺术是一种用来摆脱自己激情的最为廉价的方法。老柏拉图，他当然是一个高贵者、一个高级贵族，他同时也是一只狡猾的狗。他早就知道为什么要把诗人从他的国家放逐出去。没有比通过艺术来真正摆脱对社会的责任更便宜的事情了。这种方法实在是太廉价了，我的亲爱的。善的冲动、斗争兴趣、激愤、杀人的欲望、恶心、良知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不舒服的。然而恰恰为此目的，它们存在着，让人不得安宁。通过艺术来发泄欲望，这对于某些人来说似乎是合适的，然而事情远非那样简单。冲动还将运用到实际中去：用在阶级斗争上。

不，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先生，您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您要求他人放弃私人生活。您自己放弃尊严了吗？您服从赖因德尔先生了吗？您到俄国去吗？您倒好，一个人呆在紧锁的房间里，这真可说是最高程度的私人生活了！您写叙事诗、搞艺术、欣赏艺术，是谁允许您这样做的？

这一点也许马丁·克吕格尔博士能够做到，因为他正在坐牢，处在一种不自在的景况之中。或者被疯人院收容的人，如画家兰德霍尔策也许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与马丁·克吕格尔的妻子一同住在湖滨别墅，他写了广播剧《末日审判》，锦上添花地又挣了大笔美元。真见鬼，世上竟有这样舒服的猪！

他绝对不想成为蒂弗林那样的作家。

他坐在他的E、X两个字母始终打不出来的打字机旁，打下了如下的内容：

"致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进军令

——12月19日提出

1. 您必须到资本家安德烈亚斯·赖因德尔那里去，用一切手段设法使他将您作为主任设计师派往尼施尼诺夫格勒。

2. 您必须千方百计努力，首先是通过上述提到的资本家赖因德尔的帮助使监禁者马丁·克吕格尔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3. 您必须问女孩子安妮·莱希纳尔：她是否愿意入党并和您一起到俄国去。"

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打下这些字句的时候，他并没有记起：有一次他在场时，他所憎恨的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曾

用一张明信片说明了某些美学原则。

他打开了铁炉子——安妮在离开前，预先添上了燃料——往炉子里先是投进了叙事诗的手稿，然后是画家兰德霍尔策的《宣言》，接着是名为《两东同样人》的那张画，最后则是木刻《谦卑的动物》。做完这一切之后，他看也没看这些东西是如何焚烧的。他坐到他的大画桌旁，开始做他的设计工作了。

18. 他爬在他牢笼的栏杆上

奥德斯贝格监狱原先是一所修道院。修道院的饭堂现在成了教堂。在圣诞节晚上，囚犯们坐在长凳上，唱了歌。监狱长讲了话。在一棵圣诞树上有点燃的蜡烛。在教堂后面站着奥德斯贝格当地的居民，大部分是妇女和女孩子们。穿着褐色囚衣的人们眼馋地看着她们，他们非常兴奋有这样难得的机会能够看看女人。监狱长的讲话淡而无味，歌也唱得很难听，圣诞树和树上的蜡烛也都显得很寒酸。然而囚犯们感动了，许多人哭了。马丁·克吕格尔也感动了。以后，他为自己当时的感动而惭愧。晚饭时比平时多了一块干酪。这是瑞士干酪，结实而营养丰富。马丁·克吕格尔一口一口地尝着，连碎屑也不放过。

他的状况并不好。他在写有关革命者戈雅的东西之时，也正是他感觉最好的时候。他本人的革命是与一个权限不大的监狱长所进行的无聊斗争，折磨人、没有希望。

时间一长，他总不能把每件事都处理得毫无闪失。有一次兔唇嘴成功地找到惩罚的由头。他跟他公事公办地口授了惩罚决定，非常简短、几乎就象军令一样。他的鼻毛抖动着，他洋洋

自得地欣赏着他的胜利。就在这时，马丁·克吕格尔抬起了手、打了他的脸。这是出了气，然而却是要付出代价的。监狱长比他的囚犯聪明，他克制住了自己，决定把克吕格尔的打人行为当作歇斯底里的发作，把他关到制服狂躁囚犯的小牢里。

狂躁囚犯小牢位于监狱的地窖内，是一个非常窄小的笼子。马丁·克吕格尔被逼脱去衣服，只允许穿着衬衣。看守推他下去，推下了几个滑溜的台阶。一股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这股臭味来自以前监禁在这里的人所拉下的粪便。现在是下午，然而这下面是漆黑一片。他探手探脚，想摸索一下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却碰到了铁棍、墙。他感到地面潮湿，而且不平，有无数小洞。他的衬衣很短，寒冷使他身体发僵，于是他站了起来想动一动，寒气袭来就象尖刀一样。当看守把他关进这个小牢时，大概是下午四点。几小时之后，他已不知道究竟是夜晚还是白天。恶臭他也闻不到了。在他的笼子里有许多老鼠，然而此刻克吕格尔已没有与它们交谈的雅兴了。他躺了下来，但愿能冻死！他曾听说过，冻死是一种很好的死法。然而他不能保持躺着的姿势，老鼠老在打扰他。也许还因为饿，故而他老不能入睡。他叫喊起来，看守或许是没有听见或许是不想听。过了一阵，他就只能苦苦哀求了。又过了若干时刻，看守给他扔下了一块垫子，也扔下一些面包。

有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他只知道这是在夜里，他挨饿受冻，恶臭弥漫、老鼠成堆。他已经怀念起他过去的牢房了。有一次他突然想起，他是在中欧，而且是在二十世纪。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世纪和地球的这块土地比以往的时代和原始丛林的民族不知要好了多少。他回想起他看到的那些吊在铁丝网上的人，想起那些被煤气毒死的人，想起那些被

慕尼黑的解放者用枪托殴打致死的人。这些人的遭遇比自己还惨，他试图用这样的想象来宽慰自己。然而这并不符合实情。他们的遭遇并不能算比他的还惨。他想起了中世纪的一个诗人的诗句，他的名字叫阿利格埃里·但丁。他用他的诗句描绘了地狱、饿死的人、烧死的人。他以前却曾嘲笑过这位诗人的原始想像力。在这之后，他又站了起来、摇晃着。在严寒的侵袭下，他的整个肢体像散了架那样，他感到极度虚弱。在黑暗的笼子里，他打算做他以往习惯做的体操练习。要这样做就得忍受疼痛，他不得不一点点地抬起或往下压某个身体部位。最终，他精疲力竭地倒下了。过了一会，他睡着了。

他醒了，他的感觉并不坏。他对自己如此羸弱感到满意。他快乐地听着老鼠走步的声音。只有一件事在折磨着他：那位但丁的一句诗句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他说："但丁是14世纪意大利文学家。"他说："不生出来是最好的。"他说："还要多久？"他以为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都很大。然而实际上，他的声音很低，连老鼠都听不到。他尝试把他认识的所有人的脸容都在他的脑中过一遍。他为他们编了号码；但是他知道：一些人的脸他没想起来。所编号码也会张冠李戴。他又试图回忆他的工作间的细节，工作间的整体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然而某些细节他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这一点使他感到恼怒。令人惊叹的是，在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如此这般相邻相杂地存在着。这个世界是如此之小，四万公里该有多远？想到下面的情况不禁会使人感叹：现在，就在这一时刻，在世界上也许可能有某个人正在读他的言论、读他有关色彩细微差别的观点。而在这同一时刻，他本人却躺在这里，任凭老鼠在他身上爬来爬去。

他躺在这里，这无关紧要。法官判他坐牢，这无关紧要。有

人把他推到这里，让他遭受十种埃及式的折磨，让他挨饿、遭昆虫叮咬，让他呆在阴暗的环境之中，这无关紧要。然而糟糕的是，外面的人来来往往走着，他们知道这里的事情，却依然容忍它发生。糟糕的是，人们考虑着成百万的事情却不考虑他。报纸报道政客的讲演、绘画的色彩、轮船的快捷、网球的球艺，却不报道他的情况。他浑身瘫软地躺着，呼吸着笼子里的恶浊空气，对约翰娜充满着憎恨。

他不知道，自看守给他扔下垫子和面包之后已过了多长时间。有一次，他突然害怕起来。他几乎因害怕而死去，他怕人家已经把他忘掉了。有一回在一个地下的洞穴里，在翁特贝格。这洞穴很深，有许多分岔小路，洞壁很陡。越往前走越冷，死一般的寂静。那次他是和一个熟人一块去的，没有导游，这样做是非常轻率的。如果手电筒里电用完了的话，就会完蛋。电池里的电果然用完了，他突然感到仿佛脚底下没有了土地，他当时的那种恐惧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他的熟人又抓住了他，其间几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然而他却感到这一刹那是那样没完没了地漫长。当时他开始发抖了。现在，那种同样的令人窒息的恐惧又向他袭来：看守把他忘了。他将在老鼠堆中、在以前关在这里的人的粪上，穿着他那过短的衬衣——悲惨地死去。

监狱长把他关在这个笼子里，在那里他一共度过了三十六个小时。

当格萨尔大夫过后为他作检查时，大夫颇为高兴地感到他非常安静。他既不诉苦，而且又非常客气、合情合理地回答了问题。他也为大夫和蔼的声音所感染。大夫开玩笑道："我们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这对我们挺合适的。不过我们的身体已有了小

小的不适之处。”克吕格尔以冷漠的眼光看着他，静静地说：“是的，大夫，小小的不适之处我们已经有了。我将离开这里，而您必须总呆在这里。”

这个缓缓道出、显然没有恶意的说法触动了格萨尔大夫。因为他不喜欢呆在奥德斯贝格。本来他想在大学奔他的前程。自他上大学以来，他就开始对不同人种的血型差异进行了深入而充满激情的研究，他的两篇论文在有关学科的书中被提及。他曾相信过，现在到了可以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某些血液的特征可以作为鉴定人种的依据。然而他的试验毫无结果，他的认识是错误的。他和他的同时代人都不能以某个人的血液来断定他属于哪个人种。情况总是如此，他总是比其他人更接近目标。如果说有一个人会成功的话，那么这个人必定是他。在这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他母亲的破产，他与一个有影响的教授的女儿解除婚约。后一件事使他丢掉了在研究项目中的位置，这样他就不得不放弃了他的研究。现今，这个变老的单身汉就呆在奥德斯贝格这个地方。他有一个私人诊所，那里的工作引不起他的任何兴趣；至于担任狱医，对他来说也是例行公事味同嚼蜡。每个工作日十四个小时，这种无聊的工作任何其他人都能完成，却阻碍了他去完成只落在他一个人头上的使命。

格萨尔并不把他的苦恼发泄在他的病人身上。他并不喜欢门诊工作，然而他也不是一个坏医生。他的目光敏锐，手很灵巧。他友善地尽到他的职责。只是他在监狱的工作使人变得麻木不仁。格萨尔大夫习惯相信囚犯的叙述。他们中有那么多不听话的、脾气乖戾的。但他对他们也颇和蔼，跟他们说话。然而如果他们仍固执己见的话，他也会粗暴起来的。

当克吕格尔被送到这个监狱时，他随即象对其他所有囚犯那样检查了他的血液。该人的外表总体上看是凯尔特人，却带有少量的犹太人血统，按他的理论此人的血型应当是A型。当平和的格萨尔大夫最后令人恼怒地查出他的血型是AB型时，他并没有生他的气。当克吕格尔向他诉说感到心脏疼痛时，大夫也并不气恼他，给他听诊，没发现什么毛病，安慰了他几句。没有理由大惊小怪，按照他的经验，这类人是非常皮实的。当克吕格尔为此第二次找大夫时，他第二次耐心地给他听诊，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当克吕格尔第三次再去时，大夫变得很不高兴。2478号囚犯想在他的协助下过上舒服的日子，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为此他总要找一个更好的借口。心脏衰弱？这是用得最多的、最司空见惯的借口。发作是在夜里，在单独监禁时，没有证人？当然事情只能如此。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这位病人从不会发作。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多了。克吕格尔博士先生这样做很显然是为了想让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观察是否患有胸闷症。然而在这里他要失算了。我们不想被他的心脏故事牵着鼻子走。在坐了十六个月监狱后，人是会变得垂头丧气的。如果到我们这里来的人过去过着非常好的日子，那么他们会感到我们这里的生活是有点斯巴达式。他们会出现某种变化：神经性的肠胃不适、消化功能障碍、浮肿，然后是消瘦、面呈菜色。这一切都不值得大惊小怪。胸闷症？如果迁就了他的话，那么人人就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了！

大夫对这个犯人虽说有些不信任，却并非没有帮助他的意思。现在经过在狂躁囚犯小牢36小时的监禁后，克吕格尔对大夫说，他会离开这里，而格萨尔大夫却不会离开这里。这句话击中了大夫最敏感的地方。然而他却没有怪罪这个衰弱的人，

相反他却给他开了外加的饮食和让他停止劳动一些时间的条子。

只是紧接着克吕格尔又重新诉说新近的一次心脏病发作，说起他对于绝对毁灭的那种可怕的感觉、说起摆脱这种状况时自己的恐惧感觉，说起自己一个人是如何孤立无援。他还说起心脏病发作愈来愈频繁、间隔愈来愈短。他紧急请求大夫安排让人给装一个铃或其他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在紧急情况时叫人。他害怕，总会有那么一次他会挺不过来。这时，费迪南德·格萨尔大夫尽管作了很大努力却不再能保持他的和蔼态度。于是他就直截了当地斥责马丁·克吕格尔是个弄虚作假的装病者。

然而，马丁·克吕格尔并没有装病。

不过，他从狂躁囚犯小牢出来后一段时间里，在他和监狱长之间倒出现了某种形式的停火。当再度出现类似弗尔奇激怒他的情况时，马丁也努力克制住，不再丧失理智。

为了听到他自己的声音，他经常自言自语。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为的是让在走廊里的看守找不到告发的口实。如果他知道在走廊里值班的是一个好心眼的看守时，他就放声朗诵。他最喜欢朗读的是有关戈雅书籍中的章节。在夜间，他则花上数小时时间任凭他的复仇梦想驰骋。他梦见慕尼黑全城都被投了毒，全城的人和动物都不能幸免。他给自己描绘了细节、描绘了成堆的亡故者、中毒者。古老的传说、历史故事在他的心里时隐时现。按照这些传说和故事，倘若在慕尼黑城里能找出五个正人君子的话，上帝就会收回他的惩罚。然而在城里找不出五个正人君子。他已经在这座城市住了这么久，想必他已碰到过这样的五个君子中的一个！现在他小心地与上帝就正人君子的数目问题讨价还价。他希望上帝能象他以前曾做过的那样提高

最低限额的正人君子的数目：在城里能找出十个君子上帝方宽容这座城市。上帝是仁慈的、上帝是有远见的。上帝同意了。现在这个讨厌的城市完蛋了！在这座城里找不出十个正人君子。这一点他是有把握的。

这次约翰娜来探望他时，她要比他心情紧迫。他并没有想好要跟她说什么。重新审判、终止刑期、特赦……这些问题他日夜都在考虑。虽说他体弱，但却是坚韧的，然而他并不抱什么期望。当然以前曾有过这种情况：重新审判、特赦。世上也有大海，人们可乘轮船或坐飞机渡海。宇宙中也有名叫火星那样的行星，说不定人们在哪一天也会抵达那里。而他？他有他的小牢：二米宽、四米长。至于火星、大街、女人、海洋、重新审判之类对于他的小牢来说都在遥远的彼岸。他跟约翰娜说得很清楚、很安静。从没有找不到恰当词语的时候。对她急迫的、忧心忡忡的问题他立即作出清楚、详尽的回答。他谈到了他的病情、谈到了那种毁灭的感觉、那种令人窒息、压抑的疼痛。他还谈到了医生没有查出什么毛病。也许这确实是一种幻觉。他也谈到，他为发泄怒气，打了监狱长的耳光。一个理智的人很少会这样做的，因为，一时的痛快远远抵消不了报复的漫长和严厉。然而约翰娜却不相信那种毁灭的感觉仅仅是一种幻觉。她看着他的浅褐色囚衣。这一次她马上就直接盯着他看，这样她就不需要事后靠回忆来挖掘出他的形象了。现在她清楚感觉到，并不是马丁·克吕格尔错了，而是医生弄错了。她从没有感觉到这里有什么险恶的用心。她只是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可怕的失误。她现在考虑的是，她该如何弥补、改正这种过失。能否想象：当马丁心脏病发作时，她会是幸福的？当马丁与毁灭奋斗时，她正躺在蒂弗林的身旁？

她必须与兔唇嘴交锋，她必须到医生那里去。必须安排一个专门医生来会诊。她必须给盖尔写信。她必须立即马上跟梅塞施米特部长再进行一次谈话。在这里，一个人被消耗磨碎，他除了她之外没有其他人的保护。情况非常清楚，她也清楚地看到了：他每况愈下，他愈益走向崩溃。她把这一切都很快地、匆忙地想了一遍，衡量、斟酌上千种其他的可能性：拜访一些医生、上书五位幕后的摄政者。她不能想象，涉及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涉及远离政治的疾病问题，还有谁会说个不字。

在这同时，马丁·克吕格尔继续叙述着。他细致入微地详细讲述他心脏病发作的情况，就象他以前描述绘画那样细腻。约翰娜注视着他的嘴唇，那个曾经是非常丰满的嘴唇；她看着他的舌头，上面有一层白苔；看着他的牙齿，那在没有血色的齿龈映衬下的黄牙；看着他的浓眉，现在带着斑驳杂色挂在黯淡无神的眼睛上方。他说："你知道，事情就是如此。"他讲述他心脏病发作一共大概用了两分钟，对于约翰娜来说是一段漫长的时刻。

她没有能够与医生交谈，只是与监狱长谈了谈。他非常冷静地面对她的谩骂，只是客气地请求她克制自己，当她提到部长梅塞施米特时，他也保持着冷静。

在蒂弗林面前，约翰娜则大发脾气，还骂了他。她用粗鲁的话语说，象他这样一个汉子竟然会如此心平气和地眼瞅着一个无辜的人遭受折磨、慢性谋杀。蒂弗林非常注意地倾听着，还让她重复她叙述的一些内容，点着头。然后他开始记笔记，完全象那个美国人那样。他从美国人那里学来了这一习惯。

约翰娜恨那个美国人。

19. 无形的牢笼

自约翰娜向蒂弗林讲述马丁·克吕格尔病情的那次谈话以来，数月来笼罩在湖滨别墅的那种仿佛永远存在的幸福的安稳感就消失了。蒂弗林就象交易所的经纪人那样、象那个美国人那样记着他的笔记。他说话时老提到她很讨厌的那个美国人。雅克韦斯是不是甚至还微笑了？是的，他微笑了。如果她作了一些考虑之后，她本可以说，那个为克吕格尔一案写出炽热辛辣文章的人，竟然会对马丁·克吕格尔的痛苦报之以微笑，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然而约翰娜没有多加考虑。她只看见这张嘴不加掩饰地微笑的情景。

她不再跟蒂弗林谈论马丁。她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始了一项孜孜不倦的、积极的、急躁而目标并不明确的活动。她向世界各地寄发信函，她多次写措辞激烈的信给在柏林的律师盖尔，还给他打去了催促的电报。

她与冯·梅塞施米特先生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她看到老人时，再一次感到安宁，他给她带来了一种安全感。冯·梅塞施米特先生用他慢条斯理的方式跟她说，他将马上派人去调查狱医和克吕格尔心脏病的情况。他还补充道："我曾经跟您说过，在果树开花前您就能得到有关重新审判的决定，重新审理或终止刑期。我说了，在两个月之内，从现在算起还有四十八天。我梅塞施米特先生并没有忘掉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约翰娜都没有跟蒂弗林讲。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共用书桌、同床共寝、一块儿工作、一起运动、一起休息调

养。他近来的情绪很高。广播剧《末日审判》差不多是完美无缺的。这出剧首先将在纽约广播。《末日审判》是成功的。约翰娜感到这一点，她感到从这部作品中散发出的力量。然而对此她没有任何喜悦。

任何逻辑都不顶用：那种荒唐的负咎感就象疾病附身那样，无法摆脱。它纠缠着她。这种负咎感有时轻些、有时重些，却无法彻底摆脱。这种可笑的压抑感总是伴随着自己。她所想所做的都无不与之相碰撞。这种负咎感使她仿佛呆在笼子里那样。这仅仅因为她是那样幸福地与蒂弗林在一起；而另一位则生着病，处境极为艰难。以往，她曾说过宽慰自己的很漂亮的话：在奥德斯贝格的这个男人的心是血肉之躯的一部分，由血、肌肉、组织和血管所组成。并不因为她爱还是不爱蒂弗林这个男人的心就跳动得好些或坏些。这一点是对的，这一点却又是不对的。一如既往：只要那一位的这件事情没有了结，她与蒂弗林在一起就快活不起来。她和蒂弗林在一起再也快活不起来了。自从蒂弗林对克吕格尔的苦难报之以微笑以来，她与他的共同生活中就永远有了一条裂痕。

现在这段时间内，她如此深切、设身处地般感受到这种苦难，就仿佛她就是克吕格尔似的。她坐在那里，用手托着头。她是大脸盘，鼻子扁而略有点鼓胀。她细长、阴沉的眼睛凝视前方，光滑的前额上形成了皱折。她坐在湖滨别墅里，仿佛坐在她从未见过的位于奥德斯贝格的小牢里似的。他就是马丁·克吕格尔。她感受到他对兔唇嘴的憎恨、感受到他对慕尼黑城、对巴伐利亚邦的憎恨。她感到她的心在卵石之间被挤碎。她有一种压抑、窒息的毁灭感觉。她完全就是他。高原的许多人拥有这种在理智的模糊朦胧之中所呈现的感觉之光，拥有把自己完全

变成另一个人的瞬间。

蒂弗林和约翰娜并肩漫步，兴致勃勃地用他的沙哑嗓音侃侃而谈。广播剧《末日审判》不是大获成功了吗？他扬扬得意。在国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钱来了，这对那个时期的德国来说是很大一笔钱。她有什么愿望吗？他该为她买这所房子、这座森林、这个湖泊吗？他与猛犸交换着电报和信函。已经定下来，他将在数日内乘“加利福尼亚”号邮船赴美。他跟约翰娜说了出发的日子，还告诉她，他在德累斯顿银行开了一个美元账户供她使用。他跟她说，他非常兴奋地期待着为猛犸演出该剧，非常兴奋地期待着看到美国以及与猛犸本人见面。他不断调皮地从侧面注视着她；他愈来愈频繁地微笑着。他补充道：“关于克吕格尔的文章马上也会发表，”他微笑着。

在出发前的最后几天，他很健谈。他谈到关于世界、关于上帝的许多愉快的事情、许多令人深思的事情。然而他却没有说一句关于与她有关的事，她极其想听到的事，或者关于马丁·克吕格尔；关于他的归期，他对她也只字未提。他没有告诉她特赦克吕格尔的事情进行得颇为顺利。枢密顾问冯·格吕贝尔把波特先生在这方面的要求向财政部和巴伐利亚邦银行董事会作了暗示。起初，那里的人很惊异，不过在说了几句关于这个邦里的司法是独立的这一类冠冕堂皇的话之后，他们就表示将把这一要求转达给有关方面。在美国逗留期间，雅克韦斯·蒂弗林也打算为此事常去催催猛犸。事情办得很顺利，对此，他很高兴。当他想到，一旦约翰娜知道情况她会多么高兴，他会不禁微笑起来。然而只有在他得到巴伐利亚政府不容置疑的表态后，他才会告诉她。

在临行前的最后几天，约翰娜显得冷静而愉快。她曾收到

她母亲的一封长信。在通货膨胀愈益严重的年头，屠户勒德雷尔的生意愈来愈好。他又买下了四个新铺子。克莱恩-勒德雷尔太太对不听规劝的女儿颇感伤心。勒德雷尔先生是他所在的那个城区真正德意志人区委的负责人。他的继女曾指责抨击他。克莱恩-勒德雷尔太太再次伸出和解的手：女儿应当跟那个蹲大牢的离婚，应当与这个不务正业者结束关系。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母亲将为她提供栖身之地。

有一天，她的姨妈阿梅茨里德意外地出现在湖滨别墅。约翰娜高兴地看到这个肥胖的女人吃力地来到这里。她的男人般的头颅非常强健，她说着泛泛的、不容反驳的至理名言。蒂弗林暗暗好笑。姨妈逼着要与约翰娜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约翰娜感到疲惫，然而仍很高兴有一个了解她的人与她交谈。姨妈认为，约翰娜已为马丁·克吕格尔做了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所做的一切。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做够了。她该申请离婚，然后和这个蒂弗林结婚。这个蒂弗林虽说有点象跳动不定的跳蚤，然而约翰娜将在她姨妈的帮助下管好他的钱款收入。如果约翰娜觉得合适的话，姨妈她就与蒂弗林挑明此事，好不让他就此逃到美国去。

雅克韦斯·蒂弗林要到汉堡去搭乘"加利福尼亚号"邮船。在他出发前两天，约翰娜担忧地、非常清楚地设想了雅克韦斯走后将是什么情况：宽敞的湖滨别墅将显得非常空荡、非常寂静。他走后她是否搬到慕尼黑，住在施泰因多夫大街她姨妈阿梅茨里德那里？她一定要重新捡起她的笔相学。她是否终究要开始研读马丁·克吕格尔的著作？

梅塞施米特不会忘掉他的诺言，他曾在慕尼黑跟她说过这一点。当时他说还有四十八天，现在又过去了五天。离蒂弗林出

发时还有四十一天。倘若克吕格尔从奥德斯贝格放了出来，而蒂弗林还没有回来，那该怎么办？雅克韦斯现在不该外出旅行。他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他并没有意识到。

与她相比较，乡间生活在他身上发生了更为显著的作用。他气色很好、肩膀有力、臀部结实。他的轮廓鲜明、有摺皱的脸经风吹日晒变黑了。他从侧面看着她，微笑着。她感觉他在暗自发笑。他用他的沙哑嗓音闲聊着。他容光焕发，喜气洋洋地出发了，而把她留在她的笼子里面。

20. 鲁 尔 河

一月九日赔款委员会认定，德国没有遵守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它赔偿义务的条款。委员会认为德国蓄意拖欠交付木材和煤炭。拖欠额为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五。为此，法国总理普恩加来向鲁尔地区派遣了一个以首席工程师科斯特为首的技术专家委员会，以便以合适的方式重新补上这一拖欠。为了保护工程师们的安全，同时派遣了军队，全副武装，开始时有61389人，七个法国师，二个比利时师，总司令是德古特将军。一月十一日晨九点三十分，法国的先头部队抵达埃森市。一月十五日占领格尔森基尔欣和波鸿，一月十六日占领多特蒙德和赫尔登。法国士兵占领了普鲁士国有矿山和帝国银行分支机构。诸如蒂森、施平德勒、滕格尔曼、维斯滕霍费尔、克斯滕等大企业的老板和总经理们，因拒交赔偿煤炭而被捕。

鲁尔是德国最富的地区，在它的地下蕴藏着数量极为可观

的煤和铁。在这片土地上，分布着众多设计极为巧妙的企业，组织管理工作极为出色。为了开发煤铁，有一个稠密、安排精巧的铁路网供运输之用。德国是一个工业国，而鲁尔地区是工业的心脏。谁掌握了鲁尔地区，谁就掌握了德国的心脏。

然而只有心脏在跳动，掌握控制这一心脏才有价值。由于在世界大战中遭受失败，德国政府已无军事力量可言。德国政府就号召当地民众实行消极抵抗，要这个人口稠密区的官府、交通运输部门的官员抵制占领军的命令。政府代表、市长、银行、铁路部门的领导人因而被捕、被驱逐。占领军试图自己维持铁路运输，景况不佳。军用列车互相对撞，不少士兵因此而丧生。被激怒的军队就用严厉的手段对付示威游行者和可疑者，开了枪，很多人受伤，一些人被打死。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发生谋杀法国人事件的那些城市被处以高额罚款。二月初，八百公里铁路线已完全堵塞。火车头、路轨在生锈。运不出去的煤越堆越多。堆积如山的煤向西边延伸扩展着，因为为了防止自燃，煤堆的高度受到限制。

在古老的巴伐利亚，知道鲁尔河流域情况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只把这个事件当作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疾病。因此当地报纸的任务是颇为艰巨的：要给巴伐利亚人解释清楚，鲁尔是一条河流。它流经的地区是发达的工业区，现在他们完全有理由因为这一事件而义愤填膺。实际上，他们后来也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斗争精神。

占领鲁尔区事件使得参加真正德意志人组织的人大量增加。许多雇佣兵和冒险者感到时来运转：由于战争留下的后果，这些人还在帝国范围内到处流浪，近几个月他们已感到日子不好混、透不过气来；现在好了，可以大大松一口气了。到处都在

谈论与法国开战、谈论解放战争。老的军事团体、志愿兵团、地方兵团、社会秩序维持会、"守卫狼"以及其他不管叫什么名称的类似团体都纷纷联合起来。募集人员走遍全邦，搜罗失业者和好逸恶劳者，把他们编入志愿兵团。一批批这样的人以鲁尔流亡者的面目出现，瞒过当局的耳目，在全邦运来送去。他们跟铁道检查人员开玩笑。譬如一批乘一列专列行驶在邦里的武装人员有一份这样的行车许可证："430 名 10 岁以上的儿童"。

真正德意志人财源茂盛。工业界并不吝啬，他们要一箭双雕：既把爱国党人运动作为他们与工人要求抗衡的后援力量；又把该运动当作他们所欢迎的、向政府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此外，也有许多狂热的拥护者、激愤的爱国者捐钱。譬如维特尔斯巴赫亲王的一个仆人偷了一笔很大的钱款。在审讯他时，他说赃款中的相当部分他已捐赠给爱国党的帐房。也有从国外来的捐款。人们在法国并非不乐意看到爱国党人这种疯狂的复仇精神。这不正是证明了有必要取得担保、把抵押品掌握在自己手里吗？

鲁佩特·库茨纳尔在他的讲演中把帝国政府倡议的全民统一阵线说成是臭不可闻的、是一种大骗局。只有行动方能取得胜利。在人们攘外与法国人斗争之前，必先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安内。只要消灭了内部敌人，德国就必定重新成为世界大国。最最紧迫的任务是清算十一月事件的流氓。要毫不手软地、同仇敌忾地完成这个任务。不伦不类的措施必须停止执行。消极抵抗是无稽之谈。一定要来一次西西里晚祷①。夸夸其谈的革

① 这里指1282年复活节翌日在西西里岛巴勒莫地方以晚祷钟声为信号驱杀法国人的事件。

命必须靠边。必须实行民众裁决，这种裁决只有两种判决：释放或死刑。必须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要扣押敌方的监督人员当人质。祖国翻天覆地的更新指日可待，就在果树开花之前，这种更新就会开始。人民站起来了，风暴已经掀起。

下面的喽罗们把他的话传得更邪乎：部长们的头将滚落在沙中。只要不是在每一个街灯灯柱上都挂上一个红色十一月事件的猪猡，他们就决不罢休。他们将好好收拾柏林的犹太人政府。

伴随着歌声和军乐声，真正德意志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模大样地进行着示威游行。当然在这里有许多非常年青的人，甚至连十二岁的小学生加入行列也没有受到冲锋队的阻拦。在队伍中也有许多流浪汉、衣衫褴褛的人。尽管当局对这一切都非常温和，然而在梅塞施米特部长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抓那么一个、两个人，并且由于对财产的严重侵犯而对他们判了刑。就数量和装备而言，库茨纳尔的部队都是不容蔑视的。领袖检阅部队。他靠在他的汽车上，眼睛没有任何表示地让众人在他面前列队通过。他把双臂交叉在胸前，惟妙惟肖地重现康拉德·施托尔青在扮演法国剧作家斯克里布的喜剧《皇帝的命令》中拿破仑那样的姿势。

席卷全邦的喧嚣：就在果树开花之前。在慕尼黑城里出现了愈来愈多的背上背着绿色袋子，即所谓旅行背包的人，他们头上戴着饰有胡刷般的山羊毛束即所谓雄羚羊毛束的帽子：想举行一次第二次"解放慕尼黑"行动的市郊农民。

在施塔胡斯聚集着激动地进行争辩的人群。"就在果树开花之前"爱国党人大喊大叫并殴打任何一个看起来象对头的人。在从施里尔湖到米斯巴赫的大道上走着两个年青的手工工人，

他们唱着："两朵红玫瑰，一个温柔的吻"。迎面走来的爱国党人则高呼："就在果树开花之前"并打了他们一顿，因为他们的唱词被听成"两条红裤子，斯巴达克同盟"。

对手并非总是静默无声的。有时装备精良的爱国党人也会挨打。在奥地利，工人们搜查了一旅客列车。车上坐着前往维也纳他的党徒那里去的弗泽曼。将军不得不在他车厢的厕所里度过不舒服的若干小时。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议会、在邦议会上、在他们的党刊上大声疾呼反对这种无法制的状况，然而没有多少成就。孤立的梅塞施米特不时会采取一个针对进行叛乱的爱国党人的严厉措施。整个内阁犹豫不定。库茨纳尔已经多次宣布要进行叛乱，然而到果树开花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在这个时期内，他是反对赤色分子的最好武器。

在此期间，大众的贫困加剧了。鲁尔地区的瘫痪是妨碍整个帝国机制运转的一大故障。在农村，人们却并没有背债，由于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而生活得愈益阔绰。越来越多的农民有了汽车和赛马。然而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在挨饿。面包变得就象战时的面包那样有损健康。患肠胃病的人大量增加。在学校里，孩子们不吃早饭就去上课。上着课就有学生晕了过去。结核病在蔓延。邦议会批准用于防治结核病的款项只是防治口蹄疫款项的一百二十分之一。婴儿的死亡率在上升。年青的母亲们由于不得不从事职业劳动，而被迫放弃哺乳自己的婴儿。又重新出现了把洞穴当住所，把报纸当床单，把硬纸盒当童床的现象。这是个寒冷的冬季。在鲁尔河旁，越来越多的地面上堆着越堆越高的煤，煤堆上还落下雪花。而德国一大部分地区的人在未生炉火的房间里受冻。一美元值 30815 马克，一个小面包卖 75 马克，一磅面包 700 马克，一磅糖 1300 马克，工资

却照旧未动。慕尼黑红衣主教宣称，物价飞涨、进行食品投机倒把如今要比当年伯利恒地方发生的谋杀孩童，圣经中所记载的最坏的饥馑惨状更能引起人们的愤怒。

真正德意志人给他们的官兵们穿上暖和、结实的服装，给他们吃质高量多的食物。他们高唱：

"夜里我睡在相好的床上，
白天我揍犹太人让他叫爹叫娘，
我就这样过得舒服而滋润，
愿黑白红旗到处飘扬！"

他们高唱：

"他们休想笼络拉拢我们，
就是给我们的鞋底抹上鱼子酱，
我们也不买犹太人的帐，
犹太共和国快快滚到一旁！"

他们高唱：

"今天在东，明天在西，
当兵的到哪里都不亏待自己的肚皮。"

21. 黑斯赖特尔先生在弗利欣根和哈尔维希两地之间就餐

安德烈亚斯·冯·赖因德尔显得年轻多了。他那鼓起的褐色眼睛不再显得那样傲慢和冷峻。他健壮有力的步伐显得不那么做作了。自从法国人占领鲁尔地区以来，生意兴旺发达，充满紧张和活力，就象他所钟爱的伟大、感人的绘画。这究竟是什

么：资本主义？一个词儿、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数字，在它背后没有任何东西。现在，这个词突然显得有血有肉了。马克的崩溃现在突然被证明是一种有预见的策略，尽管这个主意不是哪个牟取暴利者所能杜撰出来的。通过这种策略，工业和农业一下子摆脱了它们的债务；通过这种策略，国家(它是工业和农业的象征)一下子摆脱了它的债务。这是资本主义自身在翻筋斗。马克崩溃在平时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就是内行的国民经济学家也只能借助辅助概念方能把握它，现在它显现得一清二楚了：马路上的普通人用肉眼也看清楚了它的真实面目。

第五福音传教士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制度比之于譬如他的朋友波特先生所理解的，就是画家彼得·保尔·鲁本斯的一幅油画比之于一本几何学教科书中的一幅插图。冯·赖因德尔先生在自己酷爱绘画的头脑中看见了一个硕大的、翻转乱动的东西，一座活动的山，这座山不断长出新的火山口、赘瘤、凸崖，这座山翻着跟头滚过各大行星的上空。

看着这个野性的、不断喷发的创造物在增长，象热带的原始森林，真是美妙极了。第五福音传教士愉快地扭动他那张白皙的有乌黑胡子的脸。被这座山所埋葬的是小市民，无产者；而大亨们的生意、他的生意则从未这样红火过。

整个儿事情的进展完全是自动的。人们只要伸出手来，于是手里就装满了金子。当然在西部，企业、工厂都停了工，然而所有的损失将由帝国补偿。为了使鲁尔的工业能够维持下去，国家发放大笔信贷，以后则只要用无价值的钞票偿还。这是赠送。金钱源源进入为数不多的矿井、矿山、高炉、采矿场主人的腰包。幸运的赖因德尔，他及时地保住了自己的份额。人们要用清醒的头脑来处置金钱，要使钱不断地流动起来变为新的产

业、新的工厂、新的田庄。用这些钱可以干什么呢？人们可以购买德国的一个邦，而且，钱并不会因此而变少。如果说鲁尔的同事们坐点小牢的话，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坐牢；祖国给殉道者优厚的报偿。

第五福音传教士真是生逢其时。他总是在旅行，去巴黎、去伦敦、去柏林和布拉格。现在要做的事情是重新安排划分欧洲的经济行省。政客们在讲演，他们是从经济界大亨的办公室里现学来的。在会场上，冯·赖因德尔先生则默默坐在会议桌旁。

当他在慕尼黑时，他就大把地撒钱。他不作声地给真正德意志人送给养、服装、装备。当鲁佩特·库茨纳尔的汽车与第五福音传教士的汽车交错而过时，前者总是让放慢车速，脱帽致敬。一个大人物以军人兼大学生式的礼节向另一个大人物致敬。

通过若干渠道，黑斯赖特尔先生也得到了政府给予鲁尔工业的信贷。财产占有的纷争突然巨浪般地向他袭来。在卢伊波布龙，在他的湖滨大街的别墅里，他有力地挥动着胳臂来回踱着步，向冯·拉多尔尼夫人讲述出乎意料、不能掌握的种种事情。他隐秘地暗示，他是如何参与信贷发放的工作的。卡塔琳娜保持冷静，说得很少。她说，最好的做法无疑是保住这种意外的运气，不要使这种运气同样突然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保尔·黑斯赖特尔笑了，这是一个给他的绅士俱乐部里的同伴们的建议。他们一得到这样的一份幸运，便把它化作可靠的外币储存起来。然而一个保尔·黑斯赖特尔是不会这么简简单单给外币的。在他的内心深处响起了路德维希一世的诗句："一个皇家商人，只要勇气在他的胸中升腾，他就……"。那些充满想象力的、伟大绘画也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中间特别

是那幅描绘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名叫富格尔或威尔塞的大商人的画，在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对它无比崇拜，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之中。画中那个大商人身着天鹅绒服装，漫不经心地面对站着的一个皇帝，让人把这个皇帝的撕碎的期票投入壁炉。

这幅画是诱人的．然而也是危险的。黑斯赖特尔先生感到这种危险。他出身于一个历来讲究稳妥的世家。有时他非常乐意把他的幸运和他的计划展现在约翰娜面前。恰恰是因为她救助那个倒霉蛋克吕格尔的浪漫行为，使得这个约翰娜·克赖恩显现出令人喜爱的爱憎分明和敢作敢为的品格。如果她在场的话，那么人们就能更好地看到，彼岸是多么邻近或多么遥远。

黑斯赖特尔先生站在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的自画像前。这个女人以茫然同时又是紧张的表情注视着他，她以不知所措和动人的方式伸长着她的脖子。当时他坚持向他的同胞们表明，他决非一个等闲人物。他现在也将这样做。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是朝岸边做着游泳动作的话：那么现在他要跳进洪流中奋力搏击。

他不厌其烦、用了许多形象的词语把南德路德维希·黑斯赖特尔父子陶瓷公司的经理们、作家马泰依、设计斗牛系列作品的艺术家、普福恩德勒先生、冯·拉多尔尼夫人、一些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召到湖滨大街来吃晚饭。他考虑了很久是否也该邀请约翰娜。既然他迈出这一大步，她在场这一点是重要的。他极其友好而盛情地给她写了一封信，邀请她参加晚宴。

所有人都来了，唯有约翰娜没有来。

黑斯赖特尔先生不动声色地把这个不祥之兆掩埋在他心灵的深处。他的其他的朋友们都围着他，他含糊不清地、大声地作了一个讲演。在这之后，他一边有力地挥动着手臂，一边走

到他办公室那漂亮的毕德麦耶尔风格的写字台旁。那儿放着一份契约证书。这是约翰娜与他一起旅行时他所签下的，涉及与一个南法工厂合并的问题。当时黑斯赖特尔先生用鹅毛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数百年前，声势显赫的大商人雅各布·富格尔也是用这种鹅毛笔工作的。

晚饭后，单独同冯·拉多尔尼夫人呆在一起的时候，他在他寓所放满航船模型、各种摆设、可爱的小物件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在她面前摆出一副经济界权威的架势。他的业务现在已不局限在巴伐利亚，已具有国际性的规模。他鹤立于这里慕尼黑的蠢人之上，因为他们缺乏想象力。由于旁边没有其他人，他在卡塔琳娜面前酣畅淋漓地讲述他上巴伐利亚浪漫主义头脑中所想象的一切复杂纷繁的事情。她静静地倾听着。她在卢伊波布龙的产业需要有资本去发展、需要现代化。黑斯赖特尔先生第一次向她暗示，他可以提供一笔款项。然而她不接受赠款。帝国在向鲁尔工业贷款时提出了条件，只有在同样的条件下，她方接受款项。

黑斯赖特尔先生确实有许多业务，这些业务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精力。然而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因此耽误他作一个慕尼黑好市民的职责。譬如说真正德意志人计划在它的授旗典礼之际在奥德昂广场上竖起领袖鲁佩特·库茨纳尔巨大的木质立式雕像，还要从上到下用铁钉固定。除了他——保尔·黑斯赖特尔外，还有谁能阻止此事呢？在慕尼黑将举办盛大的民间演出——《森德林谋杀之夜》。这是普福恩德勒先生为替代因困难时期而暂停的狂欢节活动而计划演出的。除了他还有谁能把这种设想变为现实呢？在今天晚上他就能设想，冯·拉多尔尼夫人扮演的巴伐利亚女神演出的情景：她穿着雪白的戏装、手臂

大部分裸露着，坐在由狮子牵引的车子上。

黑斯赖特尔先生就这样在他对慕尼黑的关心和他的国际业务之间穿梭往还。在业务方面，时下黑森的陶瓷厂黑塔股份有限公司正在转让股份，他有可能拥有多数股份，然而为此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因为黑塔是一家老厂，声誉卓著。黑斯赖特尔先生颇为犹豫，考虑着他是否值得作那么大的投入。南德陶瓷公司他的同事们则劝阻他作这样的投资，态度坚决。他们认为，黑塔艺术在国外的声誉是牢固的；在德国国内，虽说人们对它的产品都有所了解，却买不起那样贵的东西。就在此时，伦敦有一个名叫柯炎·兰的先生表示他对该计划有兴趣。兰先生并不拒绝与黑斯赖特尔先生合作经营这个项目。

经过若干次电报往来，黑斯赖特尔先生决定到伦敦去跑一趟。于是，他就坐上了火车。他的连鬓胡子并不显得太短，身上裹着一件宽大、浅灰色的厚呢大衣，头上戴着一顶旅行便帽。此刻，他心里充满着自己是多么重要这样的自豪感。遗憾的是身旁没有熟人，不能在此时此刻畅谈他大展宏图的各种业务项目。

然而在从弗利欣根到哈尔维希的轮船上他碰到了谁？是的，那苍白而肉鼓鼓的脸加上浓密黑而又亮的髭须，此人就是第五福音传教士。黑斯赖特尔先生带着颇为满意的心情想到，恰恰是这个自高自大的家伙看到了：其他人也能从事国际商贸。他该跟赖因德尔说话吗？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老乡、老熟人应当坐在一起。然而黑斯赖特尔先生迟疑着，他有他的自尊心。

他看到，冯·赖因德尔先生却向他走来了。他绝没有几次象在绅士俱乐部的那样，对他视而不见，而是摇着他的手，显而

易见是非常高兴在这里碰到他。他根本不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妄自尊大、自视甚高的人。

他们俩在一起吃了早饭。在法国人和英国人中间听到巴伐利亚乡音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这是一次愉悦的航行。黑斯赖特尔先生用颇具文彩的词语谈论了政治、艺术、工业，还谈论了慕尼黑和世界。很显然，第五福音传教士对他颇有好感。譬如说黑斯赖特尔先生谈起了我们慕尼黑人在将帅纪念堂那里所干的糟糕的事情。他把这种努力说成是一种杀风景的做法：把美丽的建筑搞成展示军事梦想的商号。在这当儿赖因德尔举起了杯子，向他祝酒并开心地笑了起来。黑斯赖特尔先生重又有了这样的感觉：赖因德尔有一种异常的外表，谁在他旁边，谁也因此而显得特别起来。然而我的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征。关键在于：旁人可以和赖因德尔说进话去。而黑斯赖特尔先生正在说着话。很显然，在这两个经济界领袖人物之间已有了谅解。

过了一会，冯·赖因德尔先生客气地问："您是到伦敦去做生意吧？"黑斯赖特尔先生想：您猜对了，先生。并非只有在报纸的商贸版天天提到的大亨才做生意；世上也有其他人，他们也在自我扩展、发展业务。在这种时期，我们这些人也并没有懒惰地呆在一旁。然而这些想法他没有说出来。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是的，他是去做生意。当时赖因德尔没有讲话，黑斯赖特尔又信任地补充道，在可能的情况下他想与柯茨·兰先生共同购进黑塔公司的多数股权。

冯·赖因德尔先生认识柯茨·兰先生，这是一个好人、一个可靠的先生，但是有点太慎重、太小心。黑塔公司，是的，它生产漂亮的瓷器、昂贵的瓷器。冯·赖因德尔梦幻般地微笑着补充

道：为了使大量的瓷器不破碎，必须要精致地包装、衬上软垫。

这个家伙又使用了他习惯的表达方式，已经开始有点放肆了。也许他认为，我没有被软垫好好地保护起来吧？这一点我恰恰要显示给他看。我就是要购进黑塔公司，即使那个愚蠢的英国人不干我也要干。

英国人不准备与其合作。从达姆施塔特来了电报，股份持有者在催促。黑斯赖特尔先生在心里哼唱着："一个皇家商人，只要勇气在他的胸中升腾，他就……"。他发出了购买的指令。

他得意地回到了慕尼黑。他顺便跟冯·拉多尔尼夫人、普福恩德勒先生、他在绅士俱乐部时的心腹朋友们讲述了他在海轮上碰到了第五福音传教士。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根本不象大家所说的那样妄自尊大。当然他——黑斯赖特尔先生有着更大的胆量。拉多尔尼夫人听说，现今黑斯赖特尔先生已经掌握了黑塔公司，对此她颇为担忧。当普福恩德勒先生获悉此事时，他也沉默了好一会，用他发光的鼠眼上下看着黑斯赖特尔先生。在这种眼光的注视下，黑斯赖特尔先生不由得想起了约翰娜·克赖恩。普福恩德勒先生并没有说什么，他只是对黑斯赖特尔先生表示祝贺。

马克继续不断贬值，美元则扶摇直上。大企业在狼吞虎咽、在拼命觅食、拼命苦干苦挣。然而它们对一切都难以消化、应付。黑塔公司兴盛发展，南德陶瓷公司兴旺发达。山脉愈益疯狂地翻着跟斗，洪流愈益声势显赫地席卷大地。黑斯赖特尔先生跳下去了，他做着他的游泳动作。看，洪流驮载着他，他游着。

22. 棱 角 分 明

对克伦克来说，占领鲁尔地区在他内心起了极大的平衡作用。现在不是清楚地表明，一切关于和解和谈判的漂亮言词全都是废话和欺骗？为了缺少这区区的1.5%，敌人采取了这闻所未闻的武力行动。他身上总是带着一张照片：一群向埃森进逼的法国兵。他们傲慢地团团围靠在他们的装甲车前，双手插在兜里，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情。他们是胜利者、是生杀予夺被征服者的统治者。这是一张令人激奋的照片，这张照片使他和其他人的心情激荡。

现在他毫不掩饰地将他全部热情的力量投入到为党工作之中。消极抵抗，这是一种愚蠢的、自陷困境的纸上谈兵，这是一个手足无措的内阁的杰作。这个柏林政府将由于它的可怜巴巴的怯懦而分崩离析。现在他相信要从慕尼黑发难对帝国进行更新。于是他开足马力，一个人抵三个人那样地工作，同时他又没有失去对事实的冷静观察。对于沸腾的民众的心灵来说，就在果树开花之前是一种抒情的说法。而真正起事则必须在经济和政治形势提供51%胜利保障的情况下开始。他的任务就在于敏锐地注视着这个起事的时刻。

克伦克颇为走运。这个高大的巴伐利亚男人有一股特殊的魅力，这一点连他的敌人也感到了。即使对他妻子，那个羸弱的母羊，他也是待之以亲热的骂骂咧咧。他顺便又重新征服了英萨洛娃。在她身上他又看到了使领袖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又一个手段。这次但愿不再出现肾病之类的事情从中作梗。他也

把儿子西蒙召到慕尼黑，让他在真正德意志人的指挥部作些事情。西蒙·施陶达赫尔用敬佩的眼光注视着他的父亲。在他新的工作岗位上，他经常与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和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会面。他们三个成了亲密的朋友并经常在一起厮混。

然后出现了泽尔希迈尔同志的那个事件，这次事件使西蒙·施陶达赫尔一下子成了青年爱国党人中一个最有名的领导人。一天晚上，在海德豪森游泳池，西蒙·施陶达赫尔发现一个年青人左臂上纹着爱国党人的印度式生殖标记，右臂上纹着共产党人的标志：锤子和镰刀。在爱国党人中有许多人以前是共产党人。这个人过去起劲地自信他信仰的持久性。尽管人们将按他的世界观而不是以他的肤色来认识他，然而他终究不得不带着纹图到处跑。西蒙对他说了几句挖苦、嘲弄的话。这时情况表明：这个纹花的人根本不是从左转到右，而是相反。于是西蒙便觉得他臭不可闻，对他火冒三丈。他仔细盘问这个家伙，此人却一直不知悔改，于是西蒙就多次把他摁到水里。西蒙·施陶达赫尔要么不干，要干，他就要大干一场。泽尔希迈尔同志虽说是共产党的游泳协会"红色湖鬼"的成员，与西蒙·施陶达赫尔相比，他就不是对手了，没有几个回合他就败下阵来，而且受了伤。他被送往伊萨河左岸的医院。在那个医院里，由于他的世界观他已经吃过一次苦头了：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在以前曾撕下他的耳垂。当情况表明，战友施陶达赫尔和战友拉岑贝格尔所对付的都是同一个倒霉蛋时，在爱国党人中引起了哄笑。这是在艰难时期发生的快活的插曲。因为，即使在阴霾时刻，德意志气质也不会丧失对幽默的健康感觉；故而连领袖本人也在卡普栖教团啤酒节的星期一报告会上提到了把人摁下水的插曲。他用他响亮的声音叫道，所有的叛徒和胆小鬼都

要象这个人那样被摁到水里去。官方对此也感到颇为好笑。当勒文毛尔博士批准对施陶达赫尔起诉时，检察院则依据排字帮工泽尔希迈尔以前就打架斗殴、这一次又负有罪责的事实决定向病人发出传票。

克伦克为他儿子，为他的好小子开怀大笑。这是一个可以与他在一起创立国家的小伙子。他邀请他到家里去。在家中，西蒙坐在大而华丽的家具和鹿角之间。他是鲜灵、充满活力、从未失败过的，与老头十分相象。克伦克的妻子想避开，然而没有成功，因为部长先生毫不感到拘束。他骄傲地把他一表人材的孩子介绍给她。羸弱的女人紧张地坐在两个高大的男人之间。

不管他走到哪里，克伦克都显得很友好而且快活。他为埃里希·博尔恩哈克感到惋惜，后者总是那样神情沮丧地东奔西忙。库茨纳尔关于德尔迈尔一案的讲演非常精彩，尽管这些讲演震动了空气，却并没有震动固执己见的梅塞施米特。他顽固不化。真正德意志人为德尔迈尔的事情所派遣的人员他一次也没有接见。尽管如此，埃里希知道，库茨纳尔是在释放他朋友的事情上唯一能说得上话的人。然而又该如何能够使领袖有进一步的动作呢？在遭到攻击的情况下，这个自命不凡的人会平添无穷干劲。然而如果第一次没成，他就很难有兴趣去第二次从事同样的事情。如果埃里希不能拿出确凿证据的话，那么领袖尽管措词强硬，也会避免与这样一个令人头疼的对手如梅塞施米特再度纠缠在一起。埃里希问克伦克，为了使领袖能为此而奋斗到底，他该做些什么？

克伦克考虑着。过了一会，他说，能对领袖施加影响的不是效劳而是荣誉。埃里希必须在爱国党人中获取荣誉。埃里希又

问道："该如何在爱国党人那里获取荣誉呢?"克伦克回答："通过一项闪光的行动。"由于埃里希看来似乎尚未真正理解这一点，克伦克就跟他解释：这样一种行动，并不在乎它是否有益，也不在乎它是否明智，而仅仅在乎它是某种闪光的东西。这可能是完全愚蠢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它必须是闪光的。最好是在黑暗中闪光。这样一种行动必须是冒险的行动，必须是危险的、有着北欧风范的、英雄的行动，简言之，黑暗中的闪光。

埃里希·博尔恩哈克表示感谢。他思索计划着一项在黑暗中闪光的行动。

23. 卡　列　班[①]

使女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出生在离慕尼黑不远的乡间。她是一个小农的女儿。半大不小的时候她就逃出她的贫苦家庭来到城里，受雇当使女。她很早就跟男人们有了关系。在这方面一开始她是好奇、性情温和、轻信、多愁善感的。有一次她生了一个死婴。第二个孩子在出生后不久也死了。由于她的经历她变得机灵起来。她记下了所有和她有关系的男人，诸如："阿尔方斯·格施特纳尔，布特尔梅尔歇大街141号，7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一起，地点：英国公园。"她对她的这种狡黠颇为自豪。她作为一对艺术家夫妇的女佣人搬迁到北德。在那里她换了好几家人家，而后到了克勒克纳家帮佣。当她来到这个家庭时，克勒克纳先生是上校。不久之后他升官了。在高级军官家做事她

---

① 卡列班，莎士比亚的喜剧《暴风雨》中的人物，是个半人半妖的角色。

感到惬意，他的尖利、生硬的命令声使她的心灵感到舒畅。在他面前，她完全是顺从的，象在教堂里那样低眉顺眼。

战争期间，她为将军夫人做家务。战争失败后的几星期内，克勒克纳将军就象弗泽曼将军那样感到不安。弗泽曼迁到慕尼黑时，克勒克纳也跟着来了，因为他极其尊重他的朋友。这样家庭女佣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就回到慕尼黑。她现在已不是年轻人了，差不多已经三十六岁了。她很高兴在经过一长段时间之后，重新听到熟悉的、家乡的口音。她听得懂其他人所说的话，其他人也听懂她的话。男人们也理解她，她丰满、活泼开朗、顺从。

真正德意志人的许多头目在克勒克纳将军那里进进出出。他们在交谈时随意、毫无戒备。在男仆面前人们照谈秘密不误，至于在忠诚、顺从的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面前更是毫不顾忌了。在这些场合他们谈了组织的情况、起事的计划、口令、进军的计划、武器仓库……。女仆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听不进这些东西，即使听的话也一句听不懂。

在这期间，有个年龄约三十岁的肉铺伙计向她大献殷勤。这是一个粗壮的小伙子。看来他非常爱她。星期天他带她出去，他们保持关系的时间比她与其他情人之间来往的时间长。她感到幸福。遗憾的是，他们会面的次数很少。每两个星期的星期日她方可出去；平时要会几分钟的面、不受干扰地呆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现今将军寓所里的事非常多。将军夫人到外地旅行去了。如果确切知道什么时候有谁来访，那么他们在夜间就可以有一、二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为了与阿玛利亚约好下次幽会的时间，肉铺伙计事先就需知道，这些来访者什么时候再来。阿玛利亚消息很灵通。这样他们就能很好地安排幽会

了。

真正德意志人注意到，在左派圈子里人们知道得很清楚，谁与克勒克纳将军往来，什么时候举行集会。这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将军可以接见他想见的任何人。要紧的是在将军的寓所肯定出了个叛徒。叛徒一词在真正德意志人圈子里经常使用。他们之中的浪漫主义协会小团体在一篇文章写道：叛徒必须受秘密法庭审判。秘密法庭是德国中世纪的一种机构、一种团体，它旨在用一种快速的、符合民间风俗的审判来代替没有多大作用的、繁琐的、官方的审判。爱国党人的潮流又使这种机构重新复活。然而他们还把若干描写印第安人状况的书和惊险读物作为榜样，对这种机构作出新的解释，把它变成一个荒诞、阴森的机构。这个机构可以依据一个无足轻重的上级的命令处决一切它所不满的人。由于真正德意志人这种阴森恐怖的判决，数百人被断送了性命。不知什么原因，爱国党人中有人对女佣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产生了怀疑，认为她要对在将军寓所所泄露的秘密负责。有一次在将军处聚会不久，有人向官府告发了一个秘密武器库。情况非常紧急，党在警察局的内线，使出浑身解数才为党救出这批武器。于是秘密刑庭就当即判处女佣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死刑。人们一开始并没有惊扰将军。有人看到这个女佣与一个属于共产党的肉铺伙计在一起，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然而若干被秘密刑庭处决的人的消失，引起了轰动。左派报纸发表了愤怒的文章，官方则要真正德意志人注意，他们绝不会长久地袖手旁观。于是，执行对女佣的判决就是一项冒险行动。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在这里看到了自己有可能从事一项在黑暗中闪光的行动。他接受了任务，他要秘密地干掉这个女佣，

也要对所有的叛徒们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克勒克纳将军养着好几条狗。女佣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要常常外出遛狗。再说，对于一个好奇而饶舌的人来说，总能以完成本身的工作为借口，找机会上街。将军住在一个别墅区里，一个安静、高贵的街区。每所房子都有庭院，互不相连。街道并不热闹，故而出现一个人就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最近几天，阿玛利亚注意到有一个穿着司机皮茄克的漂亮小伙子。只要她到街上去，就总看见他站在那里。然后在她前后徘徊，很显然是由于畏缩而不敢与她搭话。当她鼓励地冲着他笑时，他终于开了口。他粗野而殷勤，有点不知所措。与这里通常做法相反，他一开始没有马上动手动脚，而是又让时间过去了若干天，在这几天里什么也没发生。女佣感到这种做法颇有骑士风度。对于这个在爱情方面很显然没有经验的毛头小伙子她几乎有了一种母亲般的爱怜。虽说肉铺伙计警告过她，这个家伙是库茨纳尔一帮的无耻之徒，要她当心，从那里出来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不相信这个癞皮狗与她套近乎会没有什么企图，而究竟是什么企图也许她连做梦也想不到。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把肉铺伙计的这种说法只看成是一种嫉妒的表现。她很高兴她总是能够吸引多情的男人。当穿皮茄克的年轻人请她在第二天晚上与他一起乘汽车到施塔恩贝格去玩时，她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遗憾的是，汽车里还有其他人。皮茄克，他名叫路德维希，看起来象表示歉意似的：他带来了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为他搞到了汽车，他们也有兴致去兜风。其中一个朋友是一个特别高雅的人，几乎象公子哥儿了，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人。另一个则并不怎么称阿玛利亚的心，他的块头很大，一副心不在焉的样

手。在互相介绍时，阿玛利亚的脸显得红扑扑的，高雅者吻了她的手；另一个则只是勉强地看了她一下，略微点了一下头。

他们出发时，已是很晚了。当时刮着南风，他们几乎感觉不到现在是十二月了。大部分雪已经融化。两个朋友坐在前面，阿玛利亚和路德维希坐在后座。这是一辆漂亮的汽车，阿玛利亚为路德维希、为这次兜风感到非常自豪。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事都令她满意，其他的人也坐在车里。路德维希并不是那种放肆的、死皮赖脸地纠缠的人，这当然很好，然而总该多开些口、多说些话啊！前面两个人当然更加沉默寡言。车开得很慢、朝南驶去。汽车越过城郊的森德林镇、朝着萧瑟、空旷和没有游人的福斯滕里德公园驶去。

是的，坐在前面的人，正在开车的埃里希·博尔恩哈克，还有拳击手阿洛伊斯·库茨纳尔，他们彼此没什么话好说的。因为一切都已说过了，拳击手麻木地看着汽车的大灯照亮的那段路。他在十二月的夜晚里浑身冒汗；燥热风① 使人感到喘不过气来。他很高兴，现在眼前终于有了一项明确的行动，某种考虑得很周到的行动。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事情拖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他的年轻朋友们议论纷纷，并做出如何如何行动的表示，然而老国王仍一直被卑鄙而无耻地监禁着。当埃里希请求拳击手阿洛伊斯在干掉一个叛徒的行动中帮他时，拳击手马上答应了。虽然人们尚不清楚个中原因，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国王被监禁，他们所有人都应当是有罪的，当然整个叛徒黑帮都是有罪的。无论如何总要作出些事情，人们终于需要库茨纳尔——阿洛伊斯，需要他的力量，他的双手了。能掐死一个人、

① 指阿尔卑斯山北部盆地特有的一种燥热风。

能榨出一个人的殷红的汁液，这令人舒坦，令人愉快。

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小姐这当儿坐在她的路德维希的旁边，她把她的手伸到他的手中，然而他的反应并不对头。他总是那样畏缩。今天他更其沉默寡言，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他想到了他的父亲。他想起他还是孩子时如何与他的父亲乘车经过这片森林。当时他没有买车票，是去赶哄供国王狩猎的野猪的。当然这一切阿玛利亚都不会知道。她说："真扫兴，还有陌生人在这里。"他支吾搪塞地说："圈子大一点才热闹。""也对，"她说，"不过这总归让人扫兴。"在这个晚上，在这个刮着使人不舒服、令人全身骨节都痒痒的燥热风的晚上，养护得很好的大街上空空荡荡。在路上，他们的车几乎没有碰到一辆汽车，没有碰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现在汽车在守林人住房后面拐到一条小路上。由于雪在融化，这条小路变得很软。汽车摇晃着、泥浆四溅。"你们要把汽车开到哪里去?"女佣问道。路德维希说："我想我们要到施塔恩贝格去，这里是一条近路。"女佣问："汽车能开过去吗?"汽车显然开不过去，因为汽车已经停住了。坐在前面的两人下了车。"怎么啦?"女佣问道。"我早就告诉先生们了，我们在这里已不能继续前进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前进"，那个块头很大、心不在焉的人说。阿玛利亚对他愈来愈不满意了。另一人根本就不说话。"好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女佣又发问了。"如果我们想到施塔恩贝格，我们是不是该退回去?""什么？到施塔恩贝格去!"拳击手一边说着，一边恶狠狠地想着那个湖。据说他的国王就是在那里跳了湖。"全体下车，女士、先生们!"那个风度翩翩的人现在愉快地叫道。"您将会看到，小姐，这里更加僻静。""是的，这里更加合适。"这时她的路德维希也附和道。女佣束手无策地看着四周，她说：

“什么更加合适。我感到这里极不舒服。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脏，人们该坐在什么地方呢？谁要只往前走一步，鞋上就会粘满污泥和水。”高雅者说：“我在这里有所小屋，约五分钟的距离。”同时撅起红红的嘴唇笑着，还露出雪白的牙齿。“我预先准备了小小的晚餐，如果小姐肯赏光的话，我将非常高兴。”他用他湛蓝、勾人心魂的眼睛非常放肆和露骨挑逗地看着她。阿玛利亚由于他的骑士风度已经有一半同意了，她还犹豫地看着路德维希。她在这时已是忸怩作态多于怀疑、考虑了。路德维希说：“好吧，现在出发。我们不扭扭捏捏。”他随即就下了车。她跟着他，走在滑溜的雪上，忸怩作态地叫着，生气地说：“在这种天气作这种消遣简直是糟糕透顶。”

高雅者和路德维希把她拉到中间，并把手臂伸了过来，大块头踏着步在后面跟着。他们就这样走在通往森林的小径上。深色的云朵很快地彼此相随飘来；柔和、温暖的风从右面、左面一阵阵地吹来。一轮又窄又弯的月亮斜挂在树梢上。脚底下，雪在融化、流淌，到处都非常滑。随处都是坑坑洼洼，在坑里消融着的雪显现出白色的闪亮、也显现出肮脏。要是出现一处较大的坑，路德维希和高雅者就更有力地抓住女佣，帮她摆过这处不舒服的地方，这一切本来都是很有意思的。“先生们的肌肉真有劲！”阿玛利亚赞扬地说。“但是五分钟已经过去，这里离这位先生的别墅还远吗？”“不，这里离那里已不远了。”高雅者说。

小径已完全消失了，他们必须横着穿过矮树丛。阿玛利亚说：“这里已没有路了！”他们两人把她高高举起、托着她，她不时被树的枝杈刮划，本来这是一种游戏：如此这般在暖风中、靠着男人有力的臂膀托着、举着通过树林。她又说：“这根本不是什么路。您自己以后该怎样到您的别墅去？”高雅者回答：“只要

有别墅就必定有路。”同时他还略抬起了脸向她笑着。她的路德维希与怎样有教养的人来往啊！

自他们穿越矮树丛以来，大块头就不再在后面踏着他沉重的脚步，而是走在前面。他当开道者扳下、拉住枝杈。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对这整个事情已开始感到无聊了。呼呼的暖风几乎就象手臂弯里的这个蠢女人的嘎嘎声一样搅得他心烦。与他相反，拳击手阿洛伊斯没有在意这暖风。他心里充满了模糊的行动喜悦感。

他们走到一处林中空地。两位男人放下了女佣。“这就是您的别墅吗?”她开玩笑地问着。男人们没有说话。她又讲开了：“对了，你们是否感到我越来越重了？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喘一会气了?”拳击手吼了一声：“马上就有另一个人要喘气了。”女佣问道：“您这是什么意思?”这时谁也没有搭腔，而是不愉快地随意站在四处。路德维希从他的皮茄克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并念道：“女佣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泄露了爱国党的秘密。叛徒必须受秘密法庭审判。”阿玛利亚注视着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她把这看成是玩笑，但她也感觉到这不是什么有意思的玩笑。此外，这里又湿又脏。如果人们不马上到干的地方去的话，那么明天就要得重感冒。“我认为我们现在要么马上能到您的别墅去或者到施塔恩贝格去。这风吹得人肚子都饿了。”拳击手阿洛伊斯对这种玩世不恭颇为愤怒。他说，而且是头头是道地说：“一个人死到临头不能那样不思悔改。”——“您这位朋友，您真会开玩笑，”阿玛利亚边说边不知所措地四下张望寻找别人，然而别人却并没有正眼看她。故而她已看不到其他人的目光了。她看到的一个人的面孔便是阿洛伊斯·库茨纳尔的面孔，现在他正朝她走来。在她还没来得及叫喊，准确地说是在她还没有

来得及害怕的时候，便用一个铁的大马掌猛击了她一下。这个马掌是他近来作为吉祥物随身带着的。然后他在她的旁边跪下，很快地念着祷文，祈盼上帝给他力量彻底结果她的性命，把她掐死了。

她就这样躺在烂泥和融化着的雪中。为了这次汽车兜风她穿上了星期日穿的衣服，她穿着一条在当时时兴的很短的短裙。裙子朝上卷了起来，在膝盖上方可以看到露出的一小段肉，再上面是一条粗劣的白裤子。丰满的腿插在过于纤巧的鞋子里。帽子滑落在地上。她的脸色灰暗，头发很硬且剪得很短，舌头伸了出来。

埃里希抽着烟，用一只脚踢掉另一只脚上的泥巴。他给自己定的期限是最长不超过十四天，在这之前事情必须要有个眉目。在这之前，他必须使格奥尔格获释。突然他用冷漠的眼光很快地扫了死者一眼。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满意地想着，事情进行得很快，他能够非常舒服地在十点半回到普福恩德勒的饭店，在那里接他的主人鲁佩特·库茨纳尔。拳击手阿洛伊斯弄掉膝盖上的雪和烂泥。他嘟哝着："他们所有人都要象这样报销，这些歹徒。"在尸体的旁边，他扒开雪挖了一个坑埋下了一根小树枝。在树枝上他放上了一张大纸条，在纸条上极其拙劣地画上了一只黑手并写着："叛徒们，小心你们的脑袋！"他这样做，完全是照章行事。因为规章上写着："叛徒必须予以处决，并且要留下痕迹，这个痕迹要明确无误地表明行动的动机。"

路德维希·拉岑贝格尔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事情不能那样简单地了结。"他拿出了判决书，这是打字机打的。他用判决书换下了拳击手放在小树枝上的标语。然而拳击手认为这样做并不对头，因为苍白无力的打字机字体不能对他的行动及行动意

义作出形象的说明。他坚持，画着黑手的那张纸条必须留在这里。埃里希·博尔恩哈克于是建议这两样东西都应该留在这里。大家都同意这样做并付诸实施。

24. 深夜写信

尽管当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很剧烈，然而女佣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被杀仍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警察局的报告却仅局限于发现尸体的简短报道。大多数慕尼黑的报纸发了消息，却没有评论。在回答询问时，警察局解释道，作案者在尸体旁放了一张标语，显然是为了转移视线、掩盖真正的作案动机。看来，该案属私人纠葛的情况居多。死者与许多男人有来往，因此可以推测有人引诱她出来，以便对她进行掠夺。肉铺伙计被拘捕若干天，因为近来人们经常看到他们在一起。慕尼黑左翼报刊却顽固地坚持，这个案子的起因纯粹是政治原因。柏林的报刊也抓住了这个案子，并发表了激烈的文章。文章指出，这项谋杀的印第安人式愚蠢的外在形式已证据确凿地表明，爱国党人是主谋。文章还激动地提出要求：如果巴伐利亚对此无能为力的话，帝国就要介入，去制止血腥的不法行为。已宣布了要就巴伐利亚事项进行一次质询，列举了演说者盖尔博士的名字。

在爱国党人的圈子里，人们都知道埃里希·博尔恩哈克是执行者。他们觉得，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非常有气势。处死这个蠢女人并没有很多好说的；然而警告舆论界、清楚地告诉它：事情是我们做的，这就需要有气魄。因为警察象现

在那样默不作声，这在开始时绝对不是有约在先的。

在周围敬佩的窃窃私语中，埃里希认为他的期望很快就能实现了。他与西蒙·施陶达赫尔在英国公园骑马。他非常神气地出现在党的秘书处。英萨洛娃半张着嘴、用眼睛审视着他，显得恭顺而充满着欲求。

当他获悉，盖尔博士要作质询时，不由得从内心深处满足地笑了起来。他的行动击中了老头，这个行动真是棒。他晚上呆在家里，对战友们的敬仰已经感到厌烦了。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着德尔迈尔、弗泽曼、库茨纳尔的照片，这些照片挂在狗形面模的旁边。找个机会他可以把英萨洛娃的假面模搞来。为什么他却没有把那个约翰娜·克赖恩的假面模挂上呢？是为了谨慎吗？愚蠢的多愁善感。

他把那个面模拿了过来、来回看着，端详着这只白色的面模。这一宽宽的、呆板的面孔引人注目地是那样的严厉。当时他摘下她戴着的面模时，她还是一副贞洁女人的面孔。过了一会她就不再是这副面孔了。当她那样傻乎乎地笑着，当她舒展地抬起她的眼睫毛时，他已占有了她。

如果她知道了，他是干掉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的那个人，对此她会作何表示？当初，国会议员G遭暗杀事件似乎曾激怒了她。对这类事情大多数人都非常敏感。另一方面，如果你仔细观看这个面模的话，你会吃惊得说不出话来的，这个女人竟会轻意让你钻到她的床上。

闭着眼睛的面模总使人产生错误的结论。在这个白色面模前，人们很难理解，约翰娜·克赖恩如何可能跟一个名叫黑斯赖特尔的先生在巴黎逛来逛去，不知她是如何来应付他的。也许由于克吕格尔一案的震动使她脱离了轨道。如果现在她睁开她

的眼睛，那么她也许能看到，世界是怎样发展的。他能使他的格奥尔格出狱；她能使她的克吕格尔出狱吗？谁有理由笑？是她还是他？如果她当时与他的关系保持得长一点的话，那么他也许会为她把克吕格尔弄出来。人必须有这种诀窍。

这是一张巴伐利亚人的脸，有着通常的斯拉夫特征。谁也不会产生这个约翰娜·克赖恩的父亲也许是一个犹太人这样的念头的。

他不想给在柏林的国会议员盖尔博士写封信，是他宣布要就福斯滕里德尔森林中发生的事件提出质询的呀？

想写就写吧。

他坐了下来。他动笔写信。他的信写得很长。他抬头朝上看的话，他就看到了白色面模。有的时候，他划掉一个词，他微笑着，他很高兴。这封信他写了好几遍，字斟句酌，是封写得极佳的信。他真是非常乐意做这样的事情。他坐了整整两个小时——一个人在这深夜里。把信纸叠起来前，他大声地读了一遍。在他写地址时，在他舔贴邮票、在他把信投入信筒时，他一再回味着信的内容精髓。

第二天他包上了面模，把它寄给约翰娜·克赖恩。他觉得，仿佛白色的面模会把他信中的词句吸收过去并把它告知这个约翰娜似的。他一想到约翰娜收到包裹时会是怎样的情景，他就不由得微笑起来了。

25. C+M+B

安东·梅塞施米特又再度尝试把自己的主张贯彻下去。他

非常警觉，威逼着他的下级官吏追查在慕尼黑郊区树林里发生的事件。多少年来，这种丑恶的秘密法庭不法行为似乎已销声匿迹；然而现在这群疯狗又重新开始了。干这种坏事玷污了森林的名声，却谁也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在报纸的地方新闻版上只登出了七行字的小消息。他们认为这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四个或五个邪恶的年轻人弄死了一个性情温和、淫荡的蠢女人。这个女人看来也谈不上与背叛爱国党有什么关系，这一点也是一清二楚的。梅塞施米特愤怒地咆哮着，他不想让企图掩盖这次谋杀的人阴谋得逞，他决不容忍这件事。

在随后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他把这件事提了出来，要求其他部门支持，特别是要求司法和警察之间有更好的合作。就他的这个部门的工作而言，他准备为抓获凶手提出高额悬赏。这些年头，在巴伐利亚要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合时宜的，目前这个时刻则更加不合时宜。占领鲁尔地区在较安稳的民众中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在这样的时刻，仅仅是为了这样区区小事如谋杀这个使女之类，而不惜危及民族的团结，这差不多可以说已到了犯罪的边缘了。真正德意志人手里掌握着所有王牌。如果在这种时刻，在他们和合法的政权之间挑起一场力量的较量，这无疑是愚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内阁的所有先生们都持这种观点。他们或者委婉地表达了这种观点，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出。一向从容不迫的冯·迪特拉姆先生这次也说得干脆有力。他们中的好几个人都同时劝说梅塞施米特。只有一个人不说话，他就是弗劳赫尔。

梅塞施米特倾听着这一切。他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在这一时刻，他的同事们对法国总理普恩加来的兴趣要比对死去的女佣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的兴趣大得多。当然，恰恰要在这个

时刻取得他们支持并不是聪明的做法。然而，梅塞施米特却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他的可笑之处。现在他身穿那件长长的黑色外套坐在那里。绛紫色的脸颊连同他的浓密、灰白而肮脏的胡子都在抖动着。嵌在大眼袋上的眼睛有点放肆地看了这个人又看那个人，然后长时间注视着弗劳赫尔硕大的头颅，后者不为所动，不说一句话。梅塞施米特开始说话了，他的声音嘶哑：“诸位先生，我没有想到会这样，然而我本来是应该想到会这样的。你们完全是对的，这仅仅是一桩不起眼的谋杀。当然，《总汇报》完全是有道理的：只有七行篇幅报道了此事，而用四百行报道了真正德意志人的集会，在第二天早晨又用四百行、晚上再用四百行报道这种集会。我们这里曾发生若干谋杀事件，对这些事件曾做过很多报道。然而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转变。你们是对的：这是一次普通的谋杀。如果我们在祖国艰难的时刻去操办这种案子的话，这是幼稚可笑的。然而请注意，我的先生们，现在我不想掩饰这次普通的谋杀。我让人作了一个统计，请诸位先生放心，我不会发表这个统计数字的，它仅供在我们内部了解情况之用。在最近两年内，真正德意志人一共犯下 3208 件罪行。如果要按照法律行事的话，那么就有 849 件罪行须提交法院审判。”他是坐着讲这些话的，现在他一下子站了起来，看了这个又看另一个，压低声音说：“849 起案件。然而实际上只审理了 92 起。其中，最多只对 60 至 70 件案件进行审判，然而这一切都毫无成果。真正德意志人杀人、偷盗，把一切都搞乱了，使人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守法、什么是违法。他们在纪念碑上抹油漆。如果他们喝醉了，他们就到犹太人公墓去折腾，在墓碑上呕吐。你们也许把我说成是多愁善感。然而当我想起这些墓碑时，我就不能入睡。他们用他们的粪便玷污墓地。随后

他们都留下了留言条。而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再掩饰这件普通的谋杀。我决不掩饰！"他一下子叫了起来，用手拍着桌子。

在这间位于普罗梅纳德广场旁、有着雅致古朴家具的房间里笼罩着一片尴尬的寂静。冯·迪特拉姆先生刚从柏林参加邦总理会议归来，内阁成员到这里来，本来只是听一下他有关柏林印象的报告，并作出若干一般性的、面向全国的决议。在这种场合却冒出这个让人不舒服的梅塞施米特用这些故事来发难。大家面面相觑，冯·迪特拉姆低声咳嗽，所有人的脸都显得很尴尬。只有弗劳赫尔边摸着脖子和领子，一边微微笑着。

梅塞施米特看到了他的微笑，梅塞施米特不再继续慷慨陈词，他的双肩无力地搭拉下来。

于是根据预定日程，对若干一般性的、全国性问题作出表态的决议。三天之后，内阁进行了改组。不言而喻，恰好是冯·梅塞施米特自动退出了内阁。令人惊异的是，与他一起自动退出的还有沉稳的冯·迪特拉姆先生。改组内阁的任务委托给了弗兰茨·弗劳赫尔博士。

在确认他辞职的当天晚上，冯·梅塞施米特先生来到了绅士俱乐部。与他的目光相遇的人沉默不语，没有什么真正的谈话。众人微露笑容、悄悄耳语。他清楚地听到："记住面包房伙计！"他知道，他非常孤立。不少人把他看成是老态龙钟，然而又是固执己见的毛头小伙子，虽然他因此而危及了国家，却仍抱残守缺、冥顽不化。当他现在看到，大家如何唾弃他，他心里却感到十分难过。

他坐在一个大皮椅上，他感到椅子比以前显得空荡了。由于他的大胡子很少修整，他的脸显得干瘦而凌乱，显现出不健康的红颜色。他的双眼肿胀而黯淡无神。他拿了一张报纸，却

没有读报。他心里充满了苦涩。他想："就象一只用旧的拖鞋那样被扔了出来。"他瞟了四周的人一眼。哈特厚颜无耻地微微笑着，是的，这个家伙看到他自己诸事顺利。弗劳赫尔坐在那里，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小眼睛里露出得意的眼光。本来绅士俱乐部是不准带狗的；在他的身旁却躺着正在伸懒腰的小猎狗瓦尔德曼。现在弗劳赫尔能够这样做。对于兰茨胡特地方王家公证人的一个办事员的第四个儿子来说，他已做得够辉煌的了。在他的旁边坐着的是他的忠实朋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纳，奥贝朗岑地方的议员，他们起劲地说着什么。梅塞施米特孤零零地蹲在那里，就好象特地把他的硕大头颅提供给周围的人欣赏似的。他心里充斥着满足和苦涩。他已尽到他的责任。如果他现在与这整个的烂摊子没有关系，可以在他的巴伐利亚珍品之中徜徉的话，那该是多么好啊！自去年春季以来，他就没有去过国家博物馆，在那里收集着多少他所喜爱的珍品啊！他想"保持尊严的恬静"，他又想到"从长计议"。只是他自我宽慰的想法很快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在他周围的各种放肆的、幸灾乐祸的脸。

现在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他身材魁梧，行动却很有力，轻捷。一直到现在他总是表现出很赞赏梅塞施米特。今天他莫非会……？

看他朝他走来了。他坐到他旁边。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看他是如何走进来的。议员卡斯特纳中断了他的谈话。就是小猎狗瓦尔德曼也变得不安起来了。

赖因德尔注视着憔悴的梅塞施米特。就在前不久，他们所有人都在这里骂克伦克。不，老人当时没有心领神会，当时他反倒称赞起克伦克的鉴赏力来。因为否则的话他就不会使他成为司法部长了。今天所有人都拍克伦克的马屁。在这里还会不

会有一个人会说梅塞施米特对巴伐利亚的装饰品有鉴赏力呢?

赖因德尔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是如何推倒老人的。知道老人自己是如何把工作搞糟、使工作无法开展下去；知道他如何用双手去搬走粪堆的，如何解决了一个问题，十个问题又接踵而来。赖因德尔知道所有这一切：人们如何认真地接受指令，又如何为官僚主义者所破坏。现在老人退下来了。他赖因德尔将不干预新内阁的组成。谁成为新部长，谁就将成为风中的稻草人。

而他自己则坐在形成风源的地方。他的生意极好，就象凯旋般地成功。他好意地、满含同情地看着梅塞施米特，激动地跟他谈着有关巴伐利亚装饰品，并建议他从他的收藏中拿出一些做交换买卖。在这方面，赖因德尔的成绩卓著。很显然，第五福音传教士的话使他振奋起来。其他人嫉妒地朝这里张望。在他回家时，只有一件事还使他放不下来：他没有将克吕格尔的事做完。

第二天，弗兰茨·弗劳赫尔博士打电话给克伦克博士，把司法部交他支配。他觉得这完全是一种真诚、自我克制的、真正基督教精神的行为。他以这样高贵的方式回报了他的对手。然而这个轻佻的人是怎样回答的呢？他说：“我坐在一张大而舒服的安乐椅上，弗劳赫尔，难道我要用它来换成你们的在司法部的椅形马桶吗？我并不这样想。”接着，他笑了，那是他那种放怀、舒心的大笑。然而弗劳赫尔却感到这种笑声是如何可憎、如此亵渎感情，这种笑声刺耳地钻进他长毛的耳朵。他赶紧把电话听筒象扔烫手东西那样扔回叉簧上。

如一般预料的那样，哈特博士得到了司法部长的位置。弗劳赫尔把他原来的那个部给了塞巴斯蒂安·卡斯特纳，奥贝朗岑选区的议员，他的恭顺的拥护者。

毋庸否认，如此这般之后，内阁有了更加一致的姿态，而且

能够顺利地进行工作。许多人松了一口气：坚定的、巴伐利亚人弗劳赫尔替代了小心谨慎的迪特拉姆；圆滑、看风使舵的哈特代替了执拗、不顺从的梅塞施米特。

弗劳赫尔博士的内阁得到任命之后，他来到规模不大的毕德麦耶尔黄宫，他将在这里办公。当时是晚上，只有门卫在那里。弗劳赫尔博士在他将来的办公室里。他一个人和小猎狗瓦尔德曼在里面坐了好长一阵子。他心里充满了使命感：他既谦卑又自豪。他拿了一长截粉笔。虽说神圣三王来朝节已过，但完成一项虔诚的习俗却不会有什么损害。他拿着粉笔在他办公室门的上方小心地写上了：C+M+B。这是神圣三王卡斯帕尔、梅耳希奥和巴尔塔萨姓名的开头字母。他还用年份的数字围上了这三个字母。新总理在这使命开始的庄重时刻也向阿尔特廷的圣母许愿：要到那里去做一次朝圣。在她的祭坛保存着巴伐利亚诸国王的心脏。在他的脑海中虔诚地浮现了下述神圣场景：他的教堂，在那里有恩惠和奇迹，给心灵以养料；他的工厂，那里生产钾肥，给祖国的土地以养料。

他的情绪很放松，他需要音乐。在这个时刻，广播电台通常会播出音乐。弗劳赫尔并不迷信，然而他总是热衷于对他所听到的东西——如果对他有利的话——加上象征的意义。他打开了收音机，进入他长着毛的耳朵的是深沉、动听的女声歌声，在非常和谐的钟声和提琴的伴奏下这歌声显得非常圣洁。她所唱的歌他是知道的，这是德国一著名古典大师的作品：

“你快快来吧，
盼望的时刻已来临，
快快开始吧，

盼望的日子已来临!”

弗劳赫尔大幅度摆动着身子、倾听着，凝神聆听着，他心里充满着对上帝、对自己的信任。

真正德意志人的示威游行者在下面从旁走过。领事馆受到警察阵容强大的保护，人们采取措施，不让他们去找外国外交官的麻烦。现在他们和平地示威游行穿过普罗梅纳德广场到盖斯花园饭馆去。

他们唱着他们的歌曲：

“你们工人和无赖们，日子过得怎样？
你们要碰到里德尔纵队情况又会怎样？
里德尔纵队嫉恶如仇毫不容情地向你们开枪，
你们这些工人猪猡，快为自己哭泣悲伤！”

26. 约翰娜·克赖恩和她的面模

约翰娜最初在报纸上看到内阁改组的消息时，并没有马上领悟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她感到头脑有些发木，仿佛有什么东西捶打着她的头似的。她又看了第二遍、第三遍。在这之后，她方才看出了：这个老梅塞施米特，这个看起来象牢靠的老式纪念碑的他被他们抛弃了。就是他也用漂亮的辞令来欺骗她！

她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关于梅塞施米特答应的、看起来很有把握的对克吕格尔终止刑期或重新审判一事她并没有跟马丁讲。看来，他是受不了这种反复的打击的。

这个老头儿，他吃不消了，他甩手不干了。假如他还在位的话，那么他肯定会遵守他的诺言。现在距他所说的时间还差二十六天。他本来是可以坚持完这段时间再甩手的。她不能甩手，这是不允许的。

她在施泰因多夫大街的大房间里走来走去。在桌子上总是放着一张无聊的报纸，总想告诉她什么。她不该读报。她得到的坏消息，都是报纸塞给她的。克吕格尔官司的坏的转折，社会上对她所作的造谣中伤，谋杀国会议员G，法茜·德·吕卡之死，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散发着报纸的臭味。如果说内阁改组仅仅涉及到一个人，涉及到梅塞施米特、涉及到克伦克，或者甚至涉及到海因洛德，那么她还能作出应对。问题是，在这中间总有什么看不清的东西：内阁改组、政治形势、司法、国家，都是些完全看不清的东西。一个妇人该如何应付这一切呢？

突然一下子，她把满腔怒气狠狠地发泄在蒂弗林身上。他不该把她一个人撇在这里。他不该对她有过高的期望，让她一个人应付所有这一切事情。

她应付自己的事情则显得游刃有余。蒂弗林给她留下的美元她没有去动用。她的职业工作进展顺利。她有很多外国主顾。这几乎是一种讽刺：她日子过得很好。

她——一个高大、强健的姑娘就这样蹲在她的宽敞的房间里。她的书籍、她的笔相学的全套设备都在这个房间里。阿梅茨里德姨妈来来回回在周围走动着。如果根基牢靠的话，总是令人高兴的事情。蒂弗林的根基就非常牢靠。报纸上登满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姨妈催促她与蒂弗林结婚。姨妈她会把事情办成功的。如果姨妈少说点这方面内容的话，那么真要谢天谢地了！蒂弗林自己写来的信简短、快乐、亲切。他来信都是写湖

滨别墅、阿默尔湖的地址。她的回信则写得干巴而简略。她现在住在慕尼黑，所有这些他似乎都没有在脑子里过一下。他已买下了湖滨别墅。他在信中写道："这是给你的一个很好的窝。"这是他给她一个人留下的一件与两人有关、共同的东西。

几天后，约翰娜收到了一个沉重的包裹，包裹里装的是她的面模。寄件人没有署名。她已有很长时间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轻浮小伙了。她把面模放在桌子上，这是一种简单的、石膏模子的面模，没有刷上或染上油漆、色彩，是本色的，因此显出所有细孔和细微之处。约翰娜坐在面模前面，直勾勾地注视着面模。它是宽平、有力的，由于偏平的鼻子和闭拢的双眼而显得非常静穆，就象一块泥土那样。不，这并不是她的脸。也许她死的时候会是这副模样。如果她看起来真是这样的话，——她正在寻找着合适的词汇——如果她看起来是如此这般索然无味的话，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男人来追她呢？

如果在数百年后，有一个研究者来解释这个面模的话，那么他也许会说：这是古巴伐利亚的一个年轻女农民，生活年代约在二十世纪初。她跟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吗？她比其他人更重要吗？她有了这样一副普通的面孔，怎能要求别人唯她的命令是从、跟着她走呢？

她这么一个孤零零的女孩子，有了这么一副普通的面孔怎能站起来对付整个巴伐利亚呢？这一点只有非常狡黠、诡计多端的人才能做到。她从不能与官方的巴伐利亚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她永远只能站在暗处。有权利或者没有权利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事情的关键在于：能使刑期终止或得到特赦。她当时的第一个声明就是非常愚蠢的。当时盖尔博士听凭她自己去做，他是非常聪明的。

人们与之斗争的是一台看不见的机器，这是一种可恶的、阴险的机械装置，它总是左闪右避，人们从不能把它抓住。人们自已将疲惫、将瘫痪，而机器则从不会瘫痪。一边只有她一个人；在另一边则是整个巨大的、隐蔽的官僚机器。每一次都没有跟她说“不”；他们都很客气，即使她当时脾气很暴躁。他们并不拒绝，只是他们需要研究的时间，他们需要考虑，他们需要调查。

人们已不再相信她。站在那里的显然是一个发脾气的女人，她无事生非、无端寻衅。

梅塞施米特本该再坚持这二十六天，这样，到时候她就坐车去奥德斯贝格，也许是普勒克尔的车子。普勒克尔肯定会送她去的。她已经设想过那时的情景：她是怎样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在奥德斯贝格监狱的大门口等着马丁。

不，她的外表绝不象假面模那样愚钝。谁曾经说过，即使为一项善的事业而奋斗也能够使一个人变坏。然而象面模那样愚钝和枯燥无味则是从来没有过的，绝不可能！她从旧报纸上翻出一张速写，那是描绘当时她站在审判团前的情景，是《柏林画报》的画家画的。这幅画记载了她是怎样站在那里的，她如何在检察官面前转过脸去的，她的目光是怎样充满愤怒。当然，这种姿态是做了极大的夸张的。然而无论如何，与本人比较，这幅画中所画的她比这个死气沉沉的白色面模要象得多。

当时她真是愤怒异常，然而很遗憾，这种愤怒持续不到两年。她不能把她的愤怒放在一旁，在需要的时候就能随即再拿出来。每一次她都必须重新发动，而这却是愈来愈困难了。

她需要一个能帮助她的人，然而绝不是律师勒文毛尔、绝不是诡计多端的人、不是一个好好先生。她去找卡斯帕尔·普勒

克尔。

她感到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比以往更沉默寡言了。但当他一旦了解到，现在由于内阁的改组，为马丁·克吕格尔所作的一切努力再度泡汤时，他一下子激动起来。就象枪声的回声那样，他立即回答：是的，人们必须去做些什么。他的反应如此之快，就仿佛他专门等着她提出要求似的。他走到电话机旁，要了巴伐利亚汽车工厂，请第五福音传教士听电话。他在打电话时显得很急促。当经理奥托告诉他，冯·赖因德尔先生确已外出旅行时，他方平静下来。约翰娜当时没有注意到，他是怎样深感松了一口气。

但是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并不把事情抛在一边。他去拜访寡妇拉岑贝格尔。自事情发生以来，许多人试图把拉岑贝格尔太太含糊的宣誓证言弄得自圆其说、比较巧妙，从而使挑剔的法官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然而克蕾丝蒂娅·拉岑贝格尔太太不是那么容易就能驾驭的。她的弗兰茨·克萨韦尔当然一直还没有完全从炼狱中摆脱出来；她害怕她的儿子路德维希远比害怕死者为甚，因为死者在她的帮助下终究愈来愈向极乐世界靠拢。这一次这个妇人又变化说法、寻找推托之词。只是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不让她安静。善意劝说或威胁没有达到目的，内心斗争没有达到目的，用比路德维希的不正当手段更不正当的手段就会奏效。胆小、敏感的孩子卡蒂开始大声啼哭，她非常害怕这个样子凶暴的非常粗鲁、大声说话的人。寡妇拉岑贝格尔太太不得不打开水龙头，以使小女孩安静下来。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并不罢休。当卡蒂哇啦哇啦唱起什么，自来水从龙头里哗哗流出时，他逼迫寡妇拉岑贝格尔太太在一个声明上签字，这个声明要比寡妇以往的证言更明确、更清楚。

27. 律师盖尔在呼喊

女管家阿格娜丝穿着长长的、拖地的裙子，趿着鞋，不停歇地在住宅里走来走去。这个住宅是她为盖尔博士在柏林租下的。这是在一所位于内城边缘房子里的若干大而空荡、阴暗的房间。这里距无产阶级的北城很近。盖尔在这里的家具看起来比在慕尼黑的更不舒服、更没有章法。这个黄脸妇人对柏林很满意。空荡、阴暗的住宅很适合她，因为它非常之大。因为她非常乐意与这所房子众多的住客饶舌，这使她感到非常舒服。此外，隔二所房子有一个银行分理处，在那里她可以做做生意。

一开始，她害怕律师将在柏林发展、飞黄腾达。她坚信，只要他想做，他就能做到。最初也曾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仿佛他想这样做似的。人们以极大的期望接待了他。他在帝国议会的首次登场产生了很好的、非常显著的效果，口碑颇佳。但是以后他又陷入以前曾出现过的那种奇怪的呆板状态。现在他远离国会、远离新闻报刊。成天他都呆在家里，有时也在他的两部文稿《不公正史》和《政治、法律、历史》中找些章节看看。之后他又徘徊在无产阶级北城的大街上。他在大街上呆好几个小时，对熙来攘往的人群却连看都不看。有时他消失在一个小酒店，饥饿地然而却没有滋味地吞下一根瘦肉灌肠和土豆色拉。女管家阿格娜丝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止工作的：这是在帝国议会议长的啤酒晚会之后。

使国会议员盖尔的名字再度出现在所有的报纸上的是那个令人扫兴的事件。然而评论却变成令人不快的评论了。一次，

盖尔博士到一个啤酒馆去。他一个人坐在一张木桌旁，他正随意在桌子上画着什么。邻桌的两个人正在进行一场极富政治色彩的、有关一般爱国主义方面的谈话。盖尔博士不由自主地听着，或许他也曾多次朝那里张望。总之过了一会，两个先生中的一个突然走到他这里，用吼叫着的声音嚷起来，整个酒馆肯定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禁止有人这样傲慢地眨着眼看他。盖尔博士相当含糊地作了回答：他并非有意要得罪他。此人坚持要求道歉，盖尔博士的情绪也激动起来。他们于是互相激烈地打起了嘴仗。这个先生表明身份，说他是帝国保险机构的官员。他绝不会就此罢休。盖尔博士对动用了议员豁免权才拯救了自己这一点颇感惭愧。于是打起了一场是否侮辱了他人的官司：帝国保险机构的这位先生在酒桌上进行了一次不怀恶意的谈话。国会议员盖尔博士却用带有刺激性的、挖苦人的眨眼睛来取笑他。盖尔博士用医生的鉴定来证明：他眨眼并不带有侮辱人的意图，而是由于某一神经的病态变化的结果。他被宣告无罪。司法界的报刊坚持要对这一案件作详尽的报道。自此之后，只要一提起国会议员盖尔的名字人们就不由得感到好笑。

女管家阿格娜丝对在柏林发生的这些事件并不介意。一个受到屈辱、无人照管、精力衰竭的盖尔博士对她来说倒更合适。然而当他收到某封信之后，他在最近几天的所作所为就太过分了，连她也感到非常不安。

这封信是和其他邮件一起来的。女管家把信函交给盖尔博士之后，她就到厨房准备晚饭去了。她突然听到从她主人的房间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吼叫。吼叫持续着，他继续刺耳地尖叫着，一直没有中断。当她奔到房间里时，她看到她的主人是如何站在门柱旁，象一只野兽或一个遭殴打的孩子那样咆哮嚎叫着，他

的头则机械地撞向门柱。

于是这个眼明手快的妇人就窥视这封引起如此效果的信。这封信来自慕尼黑，信的内容并不一目了然，而且署名只写了一个“E”。尽管如此，黄脸婆马上猜出了他是谁，就是那个恶棍、吸血鬼！虽说她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达出，他写这封信目的究竟是什么；然而她却相当清楚地感到了，这里说的是什么事情，她也理解为什么盖尔议员要吼叫。这位E先生在信中写到：他从报上读到，盖尔博士将就女佣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被害事件为题，代表社会民主党方面提出质询。对他来说，柏林政府要做什么，完全是无所谓的。他在慕尼黑感到非常安全。因为他是个有话直说的人，故而他想告诉议员先生下述情况：盖尔博士给予他——写信人的若干钱钞已用于该次行动之中。他——E认为这些钱用得极有价值。他另起一行继续写道：他感到，盖尔博士一定会认为这样用钱很糟糕。他——E不能设想观点不同的人会属于同一血统。然而很遗憾，现在只有非常少的方法能够最终澄清这类问题。有一种方法却能在某些前提下，对问题作出可靠的澄清。他给盖尔博士说明柯尼斯堡桑格迈斯特教授的实验步骤，并要求他去柯尼斯堡做这个血液检查。

这是女管家阿格娜丝所看到的信上所写的内容。没有这里表述得这么清楚、这么简洁；但是她却已经看出了，这里涉及到什么问题。这大概也就是盖尔博士为什么吼叫的原因。

自他收到这封信的那天起，女管家阿格娜丝看到她的主人出现了重大变化。一直到现今，盖尔博士总是表现得很勇敢：无论如何他从未胆怯过。即使那时在慕尼黑，在帮克吕格尔打官司时有人对他进行暗杀，他也没有因此神经过敏；除了受的小伤使他走路有点瘸之外，并没有产生其他严重后果，他挺了

过来。如今，在事情过去好几个月之后，他突然一下子又害怕起暗杀来了！有一回，阿格娜丝看到他站在前厅门前。在门前，他脸色发灰，膝盖在发抖，手拿钥匙找不到钥匙孔。他感觉仿佛后面跟着一个人，这个人现在正要打他一闷棍。有一次在半夜，他按铃让阿格娜丝到他的卧室去。他躺在那里，大汗淋漓。她不得不与他在一起在整个住宅里搜寻。他不知从什么地方获悉：部长克伦克已偷偷潜入他的住所。

盖尔博士没有回答那封来自慕尼黑的信。质询暂时也还没进行。他使自己镇定下来，胆战心惊的状况有所缓和。他又振作起精神。

他开始拼命工作。他参加党的会议，收集报刊，积累材料并加以挑选整理。他和他的在慕尼黑的政界朋友通电话、给他们打电报。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就巴伐利亚的事件作了质询。质询并不是以谋杀女佣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为出发点，而是把所谓的森德林战役作为突破口。

当时，真正德意志人的武装纵队在巴伐利亚到处游荡。他们活动的借口是"建立秩序"。他们对不欢迎的人、对内部敌人进行大清算、进行即决裁判。有这样一个武装纵队，它的头头是中校韦贝尔、上尉米勒和厄斯特赖歇尔。在瓦尔兴湖发电厂，那里的工人为了抵御真正德意志人的突然袭击，组建了无产阶级百人团。这个武装纵队正要前往那里进行惩罚。自行车队、医疗队已经出发前往瓦尔兴湖镇。然而当讨伐出征的主力正要在慕尼黑的伊萨塔尔车站登上事先准备好的特别列车时，车站人员拒绝运送全副武装的人员。已经集中起来的真正德意志人失望了，极想发泄他们的行动欲望，便洗劫了慕尼黑南部的工人区森德林、塔尔基尔欣、布鲁德尔米尔地段、诺伊霍芬、上费

尔德。他们封锁了街道，要求居民关上所有的窗户。他们占领了房子的入口处、爬上了屋顶，建起军事据点。他们逼使有轨电车停驶，在视野所及范围内到处胡乱放枪。特别严重的是，这个区域伊萨河上的铁制人行小桥因遭射击而起了火。警察因没有力量进行干预都原地呆在他们值班的地方。当前去增援的警力抵达时，这个武装纵队的头头声称，武装的真正德意志人就是来维持治安的应急警察。爱国党人大模大样地撤走了。官方所做的不过是逮捕了那个地区的几个贫民，并以破坏国家和平为理由对这几个人提出起诉。

当时，帝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时刻：鲁尔地区局势动荡，货币贬值，对重工业的统制，欲图用武力镇压帝国所不喜欢的萨克森和图林根红色政权的计划，这一切都是燃眉之急。与此相比，那个可笑的森德林战役又算什么呢？当然，真正德意志人的武装有一部分是来自帝国国防军的库存。帝国故而完全有正当的理由对此进行干预。然而在那几个月期间，在巴伐利亚不是发生了许多更为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事端吗？再说，巴伐利亚邦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对帝国所采取的那种推一推动一动、目无帝国政府的态度不是早就司空见惯了吗？大家都知道这个行省是如何不听话，在那里违反宪法、没有法制的状况有多严重而且没有加以制止！对这些问题帝国议会每两个月都要辩论一次，对此人们已感到麻木了。人们对质询已经不感兴趣。社会民主党对此也不抱多大希望；否则的话，它就不会派盖尔博士——这个几乎成了笑柄的人物当发言人了。

当盖尔博士走上讲台时，并没有一瘸一拐。他的眼睛也没有眨个没完。他的手不再抖动，他的声音充满了力量。现在他是站在帝国议会的讲台上，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他站在这个巨

大、过于古色古香地装饰的大厅里，他向整个德国的耳朵说话。

他描述了森德林战役的情况。他以数字说明爱国党人军事组织的力量、他们的武器装备情况。紧接着他以他写作《不公正史》那样的风格——按事件列数了真正德意志人所为暴力事件中最重要的、未受惩罚的事件。他一一点到了遭袭击的街上行人、强行驱散的集会、受伤和被谋害的对立派议员、遭侮辱的帝国、遭粗野辱骂的帝国总统、被焚烧的帝国旗帜。他列出了一个个日期、一个个数字。他说得尖锐泼辣，把握住自己的发言不落入空洞的泛泛而谈的俗套之中。

当他刚开始发言时，大厅里的人相当少。在场的这些人也在私下交谈。新闻记者在打呵欠。共产党人和爱国党人开玩笑地发出呼声，打断讲话，戏弄发言人。现在大厅坐满了，不再有人说话了，新闻记者睡意全无！如果中间有谁喊出什么的话，已不再是什么玩笑了。为了能听得清楚些，有许多议员都往前挤。在右边的座位，一个矮个老人探出头来，他把他的双手撑在桌子上，有好几分钟他就这样紧张地保持着这种姿式，倾听着。

盖尔博士在举例时，没有谈谋杀女佣桑德胡贝尔的事。他也没有提部长克伦克的名字。他在报告中列举的许多事件都是由克伦克策划组织的。他直截了当的描述鞭辟入里，深深感染了听众。他说这些话时没有看在他面前的议员的脸，也没有看大厅的虚张声势的豪华。在他眼前闪现的是一片树林和两个人的脸，一个脸有着雪白的牙齿、红红的嘴唇；另一个人的脸是一张很大的、赤褐色的、假笑的脸，嘴角老是叼着一只烟斗。

在帝国议会的演说是盖尔博士对埃里希·博尔恩哈克的唯一回答。此外，他还寄了钱。因为盖尔预计，早晚那一天总会来

临。到那时，即使在巴伐利亚，对谋杀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之类的事也决不会听之任之不受惩罚。到那时，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就会需要钱用，好溜之大吉，跑到国外去。

28. 天上的标志

在这期间，慕尼黑城愈来愈显得躁动不安。一美元已经换到24613马克。一磅肉3500马克，一大杯啤酒1020马克。在农民中已有愈来愈多的人有钱买汽车、买赛马；而城里人的状况则每况愈下。结核病，儿童的死亡增加了。以往喝四分之三升啤酒的养老金领取者现在连四分之一升啤酒也喝不起。挨着饿他们在大啤酒厅里转来转去。以往他们在晚上舒服地呆在那里喝啤酒，现今他们在拾面包皮、奶酪皮、喝别人剩下的啤酒。他们枯竭的心气需要用希望和谣言来填充。每天都有新的话题，他们谈论帝国政府即将对巴伐利亚采取的措施，谈论萨克森和图林根的战争装备。谈得最多的是鲁尔地区的暴力行为。大大加以颂扬的是恐怖行动。鲁尔地区的德国活动分子通过恐怖行动与外国占领者作斗争。有一个德国人把一列火车弄出轨，法国人把他枪毙了。另一边就为他举行了盛大、庄严的追悼会。许多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许多社团也加上了他的姓名。他的名字老挂在真正德意志人和所谓鲁尔流亡者的嘴边。他们在慕尼黑袭击毁坏了一家左派报刊的建筑物。在咄咄逼人的讲演中，库茨纳尔要求政府必须以这个鲁尔人为榜样，要使整个民族都进入一种疯狂的高度兴奋状态之中。在每个路灯灯柱上都要挂一个绞死的十一月罪犯。在受冻挨饿的肉体中，心灵在燃烧、在

沸腾！

施塔胡斯是个热闹的广场。它在上次革命期间就成了街道政治活动中心；现今人们则更是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举行晚间聚会。演讲者热心地免费为大家讲解着政治形势。在冬季将要结束之际，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在激动而愤怒的人群上方，在暗红晚霞映衬的天空上出现了一个飞行器。在热闹的广场上方兜了几个圈子之后，它在晚间的天空上画了一个标志，一个由烟柱构成的大大的标志。它重复了一次又一次，这是真正德意志人的标志——印度人生殖象征标志。成千上万的人瞪大了他们虔诚的眼睛，在奇迹面前目瞪口呆。他们的脸由于激动而发白。他们仰起了头，惊喜地凝视着天空。一个背着大背袋、戴着绿帽子的人过了半分钟之后才把张开的嘴又合起来。然后，他才对身旁的人说："奇迹。"

讲演者以双倍的劲头努力揭示在天空中出现的标志所预示的精神力量。一个干瘦的人站在一辆汽车的车顶上朝下面的人群说着话。他吸引了很多人。他的头发分开散在庄严的黑袍上方，他不时用手卷着他的斑白胡子。他的小眼睛是一种非常蓝的颜色，显得很真诚，却又闪着狡黠的光。他的鼻子隆起，他装着金牙的嘴不时开合着。在兴趣极大的听众前，他引人入胜地讲述着。他讲，有一回他如何处在一种假死状态中，医院里的大夫们如何已写下了他的死亡证明。努斯鲍姆教授如何奇迹似地正好赶到。教授赶紧压摸、摇撼、晃动他的全身。后来情况表明，他还活着。努斯鲍姆教授所做的，也正是领袖——库茨纳尔要做的。不过教授以我为对象，库茨纳尔的对象是德国人民，他摇动着德国人民。德国人民也只是处在假死状态，然而在果树开花之前，德国人民又将再度复活。

大多数人为天上的标志所吸引，所刺激，都在虔诚地听着。拳击手阿洛伊斯·库茨纳尔也在他们之中。他对戴森贝格很满意，他给他留下了印象，然而他也没给他带来真的解脱。

拳击手阿洛伊斯愈来愈感到感情压抑。他不再到盖斯花园饭馆去。前不久，那里所作的亵渎神的讲演使他感到厌恶。他回忆起他在童年时代令人不快的一幕：他的哥哥鲁佩特如何在受圣餐时吐出了圣饼并把它塞在口袋里。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被中学开除。自战争以来，他鲁佩特就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了。他在他的演说中也谈到主的精神，不过是以他那种特别的方式发议论的。他不象过去年代那样动不动就骂人。前段时间他故态复萌又象幼时那样破口大骂起来，他的追随者也鹦鹉学舌地模仿他的风格演讲。阿洛伊斯在"盖斯花园"已感到颇不舒服。他现在宁愿到梅茨格啤酒馆去。位于伊姆塔尔大街的这家酒馆是慕尼黑竞技运动员碰头的地方。在嘹亮的铜管乐旋律伴奏下，年轻的小伙子们正在练习摔交和举重。阿洛伊斯坐在那里，把双手搁在椅子的扶手上，透过烟斗的烟雾看新人训练，还不时不阴不阳地吼出一句表示赞许或表示不以为然的话。在角落的墙上挂着施泰埃尔-汉斯的纪念物。此人是他的伟大的前辈。他的肌肉极其发达，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在裸露、宽阔的胸前挂着无数勋章。看到这些图片，阿洛伊斯·库茨纳尔非常兴奋，图片描绘施泰埃尔-汉斯怎样将一个吊在单杠上的男人以及一辆有三个人骑着的自行车高高举起。在铁制的散步拐杖前，在四十八磅重的烟叶盒前，在巴伐利亚的前海格立斯所使用的这些物品前，他的心情激动起来。此人正是救出国王的理想人选。

然而现在他已躺在城南公墓里。阿洛伊斯一个人就无法完成这个伟大任务了。在这样一项事业中，人们本不在乎钱。然

而如果这项事业老是象现在这样下去的话，那么他就要破产了。事情毫无进展。通货膨胀使他也象其他人那样失去了积蓄。他的艺术也不再为他带来什么，更年轻、更灵巧的人已替代了他。重要的是脑子要快。有时为了排解忧愁，拳击手就来到王宫的庭院，站在那块黑色巨石面前。这块巨石有链条锁着。它是一个明证：巴伐利亚公爵克里斯托夫曾将这块沉重的石头扔得很高很远。他梦幻地站在这块证明体育能力的巨石面前。维特尔斯巴赫尔家族是善良的君王。有时，他会突发奇想：说不定人们会把国王安置在王宫里。也许年老、不幸的统治者会想到：就在非常近的近旁，有一个他的忠心耿耿的臣民非常乐意为他效劳。

阿洛伊斯今天晚上也到梅茨格啤酒馆去。风转了方向，现在吹的是南风，它带来的是最初的春天气息。然而吹到身上还是直透关节。风也使雪变得柔软了，这样街上满是半融的污雪。污雪一个劲直往鞋里钻。阿洛伊斯嘴里骂骂咧咧，脚步沉重地穿过潮湿的街道。他终于到了梅茨格啤酒馆，他发现那里正在搞庆祝活动。几个年轻人在举重方面取得了很好成绩，大家兴高采烈。在浓浓的烟雾中，伴着有力的掌声一个装假肢的人在铜管乐的伴奏下跳起了踢跶舞。他跳得非常地道。然而阿洛伊斯·库茨纳尔却怎么也无法使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他的铁哥们也没把他留住，他很早就离开了。

他没有回家，而是来到邻近的一个警察署。在那里他要见警官，他声称，他就是杀害女佣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的人。警官仔细打量着他。脸形对他来说有点熟悉。他隐约地感到此人与鲁佩特·库茨纳尔有某种联系。他立即紧张起来，这是一种棘手的事情。他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起来：他该如何尽快从中摆脱

出来呢？他考虑他究竟该跟上司通电话，还是直接跟内政部、跟真正德意志人的指挥部联系，抑或把他送到埃格尔芬救助中心去？在考虑的当儿，他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半站起身子、目光锐利地看着阿洛伊斯·库茨纳尔："那么您有身份证吗？"阿洛伊斯·库茨纳尔颇为胆怯。他寻找着、找遍了全身。不，他没有身份证。"什么？"警官嚷道，"连身份证都没有？那么谁都可以想到这里就到这里来了。"阿洛伊斯走了出来，心里颇感惭愧。他意识到象他那样一厢情愿设想的便宜事是没有的。

29. 果树开花

奥托·克伦克这个好厨师正在察看这道菜肴：怒火满腔的人民心灵是否已经到了火候。菜已经好了。时间已经到了。为起事，他所需要的51%的把握已经有了。

在绅士俱乐部，在一个人数较多的熟人圈里，他碰到了第五福音传教士。有人谈到，民众中沸腾的热气必定会导致爆炸；真正德意志人的耐心已到了尽头。象通常那样，赖因德尔没有吭声。他若有所思，露出梦幻般的神态，略带着微笑，用他那鼓出的眼睛从这个人看到那个人。克伦克这个并不胆小的人也不禁感到他的微笑非常瘆人。克伦克并不清楚了解，鲁尔事件对经济有多大程度的影响。然而他凭直觉已能预感到：德国重工业与法国重工业正准备走联合的道路。它们一旦联合起来，那么鲁尔事件就会一下子化为乌有，那么真正德意志人就会坐失良机，那51%的把握也会烟消云散，赖因德尔也不会为进军柏林奏起进行曲。

第二天，克伦克与库茨纳尔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他变得非常急迫。他说，人们谈论、宣布解放的日子已经够多、够响亮的了。不用很久对城市的封锁将产生效果。农民不愿为贬值的钞票而向城里输送食物。人们还能指望着什么呢？有盛大授旗仪式的真正德意志人的党代表大会，特别是库茨纳尔如此大力鼓吹的授旗典礼，正好是起事的最佳时机。如果到时候仍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话，那么群众就无法忍受这种失望。时间已经到了。果树开花指日可待。人们不能退缩，而一定要敢于挺身而出。

库茨纳尔注意地倾听着他的话。当克伦克说话时，他经常认同地点着头。然而当克伦克催促时，他却令人注目地显出不紧不慢甚至是无精打采的样子。本来，他自己就是想在这次党代表大会期间行动的。为此，他也曾大吹大擂过。现在他不想这样做了。有鉴于此，业已宣布的授旗典礼仅仅只作为某种形式的总演习。对于他的变化他寻找着政治上的理由。虽然他自己不承认，真正的原因是其他的事由。

真正的原因是在那天晚上在鲁姆福德大街库茨纳尔母亲那里。领袖并没有因现在的社会地位而改变他的习惯。他非常尊敬他年迈的母亲。他非常神气地坐在他的灰色汽车前座回了家；然后他完全象个普通人那样蹲在桌子边，蹲在她身旁，周围还有阿洛伊斯，当然也有神神捣捣的叔叔克萨韦尔，他象孩子那样说个没完没了。老太太习惯于象在教堂里那样一脸虔诚听着她儿子长篇大论地讲他的使命、讲他个人作为领袖的职责。有时她又会把他的成绩和阿洛伊斯在拳击中所取得的成绩混为一谈。对此，鲁佩特·库茨纳尔也并不怪她，她毕竟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了。但就在那天晚上，在鲁佩特作了长篇大论之后正略

事休息并准备离开时，她突然伤心地号哭起来。她号啕大哭，显得很憔悴、脸色蜡黄。她蜷缩着蹲在那里，从她扁平的斯拉夫型鼻子里流出很多鼻涕，流得到处都是。问她干吗哭？她不作回答。当鲁佩特终于要走时，并说一位领袖是一个非常忙的人，她拦住他的去路，开始讲起话来，声音安详得象牧师布道：一个人这样自负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说是她已经看见他在施塔德尔海姆监狱里了，看见大家把尿盆子往她儿子身上泼。说是法国人普恩加来是一个真正的魔鬼和疯狗；他已经处决了那么多的人。不把她的儿子处决了，他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老太太喋喋不休说个不完，鲁佩特变得已经有点恼怒了。他抓起了一只盘子、一只漂亮的瓷盘子上面有龙胆紫和雪绒花图案，他把这只盘子扔到地上，高叫："我要把犹大和罗马打个粉碎，就象这只盘子那样。"说完他就离开房间、坐着他的灰色轿车走了。阿洛伊斯眼看着东西摔破好心痛，他拣起了碎片，费劲地把盘子拼合了起来。

虽说领袖凯旋般地乘车走了，然而老太太的不停哭泣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情绪。不是其他的领袖人物也曾有过感情脆弱的时候的吗？譬如不知是拿破仑，还是凯撒，就忍受不住鸡叫。无论如何，老太太的警告和她的各种表情深深地印在领袖脑海中。他需要振奋，他需要得到赞许，在他周围的轻微怀疑就使他感到心烦。

当克伦克现在催着他确定一个日子时，领袖强烈地感到有必要推迟起跳的时刻。他大谈特谈，内部敌人怎样一天比一天衰败；说是人们只须再等若干星期，到时候连孩子都能把敌人打倒在地。他跟克伦克单独谈话所说的与他在一次盛大的民众大会上所说的毫无区别。克伦克不想听泛泛空谈。敌人正在分

崩离析，彻底粉碎他们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一切他早就知道了。现在他需要的是细节。他需要明确地知道，在哪个时辰哪个纵队要占领哪座建筑物。要把谁抓起来、要枪毙谁。哪些人将组成经过革新的帝国政府。库茨纳尔回避了这些问题。克伦克紧逼着。克伦克说话如湍湍急流；库茨纳尔则如瀑布落地。对于两个男人的声音和大幅度的动作来说，这个房间显得太小了。克伦克的声音共鸣很足，库茨纳尔的带鼻音的声音极为响亮。当克伦克不停地要求其说出精确的细节时，库茨纳尔极为严肃和神秘地指了指他写字台的抽屉。他说，在这里在这抽屉里放着已制订完成的、包括所有细微末节的有关新帝国的计划。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拿出来。克伦克不相信，然而现在此人露出如此不容置疑的样子，他就不敢把他的怀疑诉诸于语言了。他最后争取到的东西是：在授旗仪式那天，一切都要做得象真的起事那样。

克伦克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希望：一旦起事确实真正准备好了，那么到时候他就将迫使窝囊的库茨纳尔发出起事的信号。一切在公开场合不便露面的武装人员将事先为授旗典礼调到慕尼黑城里来。帝国国防军是同情真正德意志人的，他们答应为真正德意志人的民团提供住处、提供炮火支援。小城罗森海姆作为战略后方和阵地将增建工事。授旗仪式的前一天晚上在慕尼黑将举行十四个大型民众大会。到处都将挂出大幅红色标语。普福恩德勒和德鲁克赛斯将使出浑身解数赋予解放的日子一个威严的外表形式。

新总理弗兰茨·弗劳赫尔博士坐在他漂亮的毕德麦耶尔黄宫里。他蜷缩着、掂量着形势的发展。他是内阁中为真正德意志人作辩护的第一人。同时，他还看到了：他们确实也是非常有

用的。他们剪除红色分子，在与柏林的较量中他们是非常好的进行威胁和施加压力的要挟物。他们的库茨纳尔是一个出色的吹鼓手。然而他又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库茨纳尔又如何开始无视他的地位，拼命壮大发展自己的组织。弗劳赫尔对此并不感到害怕。他不怕真正德意志人。他们愈壮大，他就愈感到安全。他想到库茨纳尔盛气凌人的涂着头油的、头发中分的头颅；上帝使法老的心变得冷酷无情，他暗自思忖，并使他失去理智。

当库茨纳尔宣布举行他的党代表大会和盛大的授旗仪式的时候，当鲜红的标语邀请人们参加十四个群众大会的时候，当从农村、甚至从北德来的声援者源源而来的时候，弗劳赫尔感到他大显身手的日子到了。现在较量的时刻来到了！老伙计，您就开始让您的果树开花吧。您的果树准会开花，我的亲爱的：然而这一切看起来却稍稍会变点样子，稍稍不同于您膨胀头脑所设想的情景。部长弗劳赫尔接受了挑战。他的政府与真正德意志人顶牛了：他禁止任何在露天召开的集会。

这是一个冷静的大胆行动。在一切公开场合真正德意志人都表示：授旗仪式将不顾这一切照常进行；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禁令。看来，这一次一场厮杀、一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事态却表明，主站在弗劳赫尔一边。主让自己的身影在他上方闪光并且把一张王牌交到他的手中。主让一封来自旧金山的电报飘落在他的桌子上。这封电报报告了在冯·格吕贝尔和加利福尼亚农业银行一个代表之间进行的谈判已获成功。银行已答应在美国为格吕贝尔的发电厂提供一大笔贷款。巴伐利亚邦在这些发电厂拥有很多股份。在德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刻，这无疑是巴伐利亚邦取得的极为光彩的成就。背后有这样的成就作后盾，政府就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他召开了一次部长会议。他不想让他的部长先生们知道与美国签约的事情。除了财政部长外，谁也不知道签约已有把握。他坐在这里，他的脸象谜一样，他让部长们先讲。多数人对作出决定性的行动很害怕。这时部长塞巴斯蒂安·卡斯特纳站了起来。他说，在这一危险的形势下，最最重要的是统一的领导。有一个人必须完全承担起全部的职责。这个人必须是一个有魄力、经受过考验的人。他一边说着，一边奴颜卑膝地看着弗劳赫尔。

弗劳赫尔感到惊奇，因为他也没有跟忠诚的卡斯特纳提过他手中的王牌。有这么一个能够如此深入地体察自己心情的走卒真是不错。卡斯特纳看着他的嘴，其他六个人坐在那里也充满期待地等着他说话。他慢慢地颇有气势地站了起来。他把他的四方脸转向东又转向西，看了这个又看另一个。

他解释说：政府已经对库茨纳尔先生和他的追随者们表现出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现在，真正德意志人却在所有公开场合都以动用武力相威胁。他们还声称，被禁止的授旗仪式将照旧举行。如果情况确是如此的话，那么政府就可放开手脚想动用多少就动用多少军队和警察。政府可以开枪。如果他们的头头站在最前面的话，那么军警就会把他打死。然而第一颗子弹所引出的将是血流成河。而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政府将拭目以待。他弗劳赫尔认为，有这样一点已经足够了。他认为，政府应该开枪，政府倒要看看，在开了第一枪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提议，政府应宣布巴伐利亚处于紧急状态。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纳脸上闪光。这正是他朝思暮盼地希望弗劳赫尔所采取的行动。哈特的脸作了个怪相，表明了他的否定的态度，财政部长狡猾地观察着。农业部长、内政部长、福利部长和贸易部长都窘迫地缩在他们的坐位上、都被这个可怕

的要求——作出决断弄得尴尬万分。有人小心翼翼地说话，有的人提出异议，有人道出了疑虑。

弗劳赫尔仔细倾听了这一切。然后他告知大家，他已征求了枢密顾问比希勒尔、贝希特斯加登红衣大主教的意见。实际上他把美国来电一事也告知了幕后的统治者。他如实告诉他的幕僚们说，这几个高层人物都同意他的建议。所有人都变得若有所思。

最后弗劳赫尔要求表决，他建议的措施以五票赞成、哈特的唯一的一票反对票和两票弃权得以通过。政府依据帝国宪法第48条第4款和巴伐利亚宪章第64条宣布位于莱茵河右岸的巴伐利亚进入紧急状态。弗兰茨·弗劳赫尔博士被任命为紧急状态政府最高长官。

30．弗兰茨·弗劳赫尔盼望的时刻

第二天，鲁佩特·库茨纳尔驱车前往毕德麦耶尔黄宫。政府用如此冷静而有力的语言说话使库茨纳尔在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他的年迈的母亲是对的，他本该按自己内心感觉办事，而不该顺从了一意孤行的克伦克。现在他必须在外交上作些尝试。他必须计划一场战略撤退，至少不能使他的骄傲的带钩十字旗变成破布片和可笑的儿童玩具。

政府最高长官弗劳赫尔接见了他。在两位政治家之间进行了一场安静的、可以说是客气的谈话。库茨纳尔是恭顺和低声下气的。他承认，他的手下人走得确实太远了，他特别责备了克伦克博士。他庄严地宣称，他从没有想到使用武力。陶醉在胜利之中的弗劳赫尔大度地批准已宣布的十四个大会中有七

个可以举行。然而他不批准在露天举行大规模、公开的授旗仪式。库茨纳尔庄严地强调表示，他以他个人的全部人格和名誉保证，授旗仪式将做得无可指责。权威总要象权威的样子，弗劳赫尔坚持这一点。就这一点他严肃地、象老师那样讲给领袖听。然而库茨纳尔却听不进去。他一再说着相同的话，请求、威胁、哀求。他在说了一句特别动人的话之后，突然跪了下来，同时把双臂略微抬高了一点。他跪着请求弗劳赫尔成全他的授旗仪式。康拉德·施托尔青在皇家剧院的舞台上就是如此这般地跪在国王菲利普二世面前向国王请求恩准思想自由的。他扮演的是德国剧作家席勒的一个剧本中的人物——波沙侯爵。

当瘦长的库茨纳尔先生如此这般地突然跪在他面前时，弗劳赫尔博士感到惊讶。迄今为止他只有在教堂里才看到过跪着的人们。这幅图画颇为奇特：他坐在这里；而那个穿着雅致、按制服剪裁的运动服的、身材颀长的先生则跪在他面前，表情谦卑、面对他的大鼻孔。这时在写字台底下的小猎狗不安地向前爬。弗劳赫尔嚷道："你，瓦尔德曼，快回去！"在政府最高长官的心里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他已制服了这个人，这个不臣服于主所规定的秩序的人。库茨纳尔身上粘满灰尘，跪在他面前。弗劳赫尔对克伦克没有在这里，看不到这种场面而感到遗憾。然而至少现在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卡斯特纳部长。库茨纳尔赶紧站了起来，拂去裤子上的灰尘。然而已经晚了！现在至少有了一个证人，他也看到了弗劳赫尔胜利的场景。

"好吧，我的——库茨纳尔先生，"弗劳赫尔生硬、呆板地说着，又打起了官腔。"我感到非常遗憾，您的请求中的这一点不能予以批准。"他说完又补充道："我想，部长先生一定也同意我的观点。"他看着卡斯特纳，塞巴斯蒂安·卡斯特纳忙不迭地

点着头。库茨纳尔准备走了，已经没有什么好谈了。然而一声不吭就走，不。“我担心，”他说，“此刻有人给德国播下了一颗坏的种子。”他冷不防行了一个军礼，踏步走了出去。他在最后这句话里加进了悲哀、威胁和尊严。然而倘若演员施托尔青在场的话也会承认，他的退场并不光彩夺目。

弗劳赫尔在获得胜利后，表现得很温和。他甚至禁止自由思想家协会举办的由一个著名研究者讲述《新几内亚土著人的万物有灵论》，以免可能刺激真正德意志人的神经。

下午，奥托·克伦克出现在毕德麦耶尔黄宫。他并没有预约接见，然而弗劳赫尔立即接见了他。他问：“我能够为您做什么吗？我的同事？”克伦克说：“弗劳赫尔，或者我必须称呼政府最高长官先生，我想，您的了不起的公告，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我们乐意让您有一个新头衔，政府最高长官先生；然而在实际事务上，我们感到很遗憾，您却没有权限。党代表大会照常进行，授旗仪式照常进行。”克伦克穿着他的粗呢上衣，转动着他褐色、咄咄逼人的眼睛，大模大样地坐了下来。四方脸的弗劳赫尔虽说个子不矮，在克伦克面前蜷缩着却显得很小。克伦克准备好了，弗劳赫尔会随即反驳，他很高兴他能这样做。然而弗劳赫尔用手在脖子和领口之间来回揉搓着，此外再也没有其他反应。他的呆滞、布满充血血管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情绪激动的对手。他提供给他司法部的位置，然而这个轻佻的人没有去打送过来的左脸颊。“今天早上您的先生库茨纳尔到我这里来了，”他得意地压低刺耳的噪音说。“他向我请求的事情完全和您一样。不过，克伦克，任何事情都有界限，我不能超出这个界限，即使有人向我下跪请求这件事。”

“谁下跪请求了？”克伦克扯开了他的大嗓门。克伦克的声音

充满咄咄逼人的味道，获胜的弗劳赫尔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害怕。他想起了他画在门上的C+M+B，想起了他的使命。他颇男子气概地说道："有段时间您经常劝人要有节制。""不要转话题，弗劳赫尔！"克伦克声色俱厉地说道。"有人向您下跪请求什么了？"

"是的，有人为求我向我下跪了！"弗劳赫尔作出了回答。"主在我的面前把这个妄自尊大的家伙投进尘埃之中。我是父亲般的慈爱，然而我没有批准他的授旗仪式。"

克伦克的内心掀起了狂潮。这个库茨纳尔、这个白痴、这个脓包。他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弗劳赫尔继续说："然而我们之间的关系将是兄弟之间的关系。"他又恢复了他素有的礼贤下士式的架势。"您总不会拆我的台吧？"弗劳赫尔感到危险已经过去了。他柔声地说："我象兄弟般地对待您。也许您还记得我曾向您提供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位置。我是您的一个好邻居。"

"那么授旗仪式可以进行了？"克伦克直接而决断地问道。

"不，"弗劳赫尔说得更直截了当。而现在，尽管他愿意仍然从容不迫地坐着，他却再也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得意扬扬，咄咄逼人。

克伦克仍旧坐在那里，他说，"授旗仪式将照常进行。"弗劳赫尔则说："我很难相信这一点。我倒觉得，大家都会好好考虑考虑。跟您的库茨纳尔在一起，您将无法做到继续举行授旗仪式。"他说话时非常安静、若有所思，还带着一丝微笑。

"弗劳赫尔您这样放肆地谈论着事情，您手里肯定握有什么王牌。"克伦克说。他紧张地等着对方将怎样回答。他下了决心，如果对方激动起来，如果对方下逐客令的话，那么他就将铤而走险，不顾一切地行动起来，不管蠢货库茨纳尔说些什么。

然而弗劳赫尔没有任何表示。弗劳赫尔保持心平气和。他显得非常平静，这也影响了克伦克——血液从他头部消退了。弗劳赫尔只说了句："也许我手里有一张王牌。"

他盯着他的对手，而对手也盯着他看。克伦克尽管怒气冲天，然而他也看到了，弗劳赫尔并非是在说空话。现在他也站了起来。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弗劳赫尔，小声而带有威胁口吻地说道："您是个自大狂。想当初我把您留在官位上，这反倒使您成了一个自大狂！"

弗劳赫尔没有作回答。今天是他的好日子，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离开他的骄傲的、虔诚的宁静。克伦克走了，对手那越来越小的脚步声使他在他的心灵中听到了在钟声和提琴伴奏下的低沉的女低音：

"你快快来吧，
盼望的时刻已来临，
快快开始吧，
盼望的日子已来临！"

克伦克因气愤而脸色煞白，他驱车去找库茨纳尔。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现在不揭竿而起的话，如果没有了授旗仪式的话，那么对于真正德意志人来说，就不再有任何机会了。也许弗劳赫尔的嚣张与涉及到鲁尔地区某一恶毒的阴谋诡计有着某种联系。当他想起第五福音传教士那干酪般苍白的脸，他的心里就重新充满了怒气。他从赖因德尔的脸上已经看出了，他只是想戏弄他们。这位工业界的显贵，他只想利用爱国党人。这就象当年罗马的统帅让人在他的公牛屁股

后面点上火令其冲锋陷阵、吓退敌人那样。然而如果有人让爱国党人闹事的话，那么爱国党人也许不会保持鲁尔区先生们所希望的那种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某些人也许会经历一些令自己大惊失色的事。高贵的先生，欺骗人者必自遭欺骗。

然而前提仍然是：现在人们必须揭竿而起。这个可恶的库茨纳尔。日日夜夜他总是夸夸其谈。然而到了关键时刻，他却闭上了嘴、吓得屁滚尿流。现在，恰恰是现在他必须开口讲话！他凭什么得到如此高额的报酬？他凭什么当了领袖？他带着满腹怒气来到库茨纳尔那里。

然而库茨纳尔固执己见。由于怯懦，在弗劳赫尔面前他显得软弱无力而且受尽了气；现在他把气撒在克伦克身上表现出对克伦克歇斯底里的愤恨。在普罗梅纳德广场他在对手面前曾是那样双膝发软；然而他在席勒大街他的总部却表现得非常强硬。克伦克威胁他将依靠自己的力量起事。库茨纳尔笑了起来。他知道，党要没有了他就将瘫痪。克伦克声称，今天他就要扔下他为党所做的工作。库茨纳尔耸了耸肩。然后他就开始规劝克伦克。他说，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威胁。他非常尊敬克伦克，不愿意看到会丧失他。他请求，说好话、挽留着。他说，党的各级领导都意识到，现在不是起事的合适时刻。即便是弗泽曼将军也同意把起事的时间往后推。克伦克仍旧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的威胁并不是空话，他跟库茨纳尔谈到他退党的问题。他放弃了与党有关的所有这一切。和这个可怜的歇斯底里的人已无法共事。他决定搬到贝希托采尔去住。于是大家都同意推迟起事的时间，只是这其中没有克伦克。他以他的低音愤怒地用拉丁语说了一句："您走您的阳关道，施佩尔林加走它的独木桥！"由于库茨纳尔对拉丁文和历史知之甚少，他就跟他解释：

在西里西亚晚祷大屠杀时，只有小镇施佩尔林加拒绝这么做。自此以后小镇的城门上就挂起写有这句拉丁文的城徽。

在同一天，克伦克就驱车到贝希托采尔去了。库茨纳尔于是就决定推迟起事日期，然而并不中断起事的准备。他决意在授旗仪式那天进行总演习。

到了那一天，整个城市处在大规模的运动状态之中。有一万人的党的第一团处于戒备状态。真正德意志人的配有手榴弹和机关枪的诸纵队穿越整个城市。建立了无线电发报站，飞机也作好了起飞准备。炮兵连已将十二厘米口径轻型野战炮口对准了工人们举行集会的诸广场。在街上，到处都是爱国党人列队行进的队伍。在位于蒂福利游乐区附近的英国公园里，一个兵力为三千人的纵队已作好行动准备。爱国党人的主力已经推进到上维森费尔德。到早晨八点他们已经掌握了帝国国防军的大炮和机枪，这些武器是国防军拱手相送的。

然而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是一阵转瞬即逝的风。这一点巴伐利亚政府和爱国党的诸头目都知道得一样清楚。内阁从外面调来了帝国国防军。这些从外地来的部队保卫公共建筑、切断从上维森费尔德进城的道路，这样就只有维尔姆运河保持畅通。上午八点慕尼黑的帝国国防军拒绝向爱国党人提供任何武器。警察查封了由特尔茨开往慕尼黑的奥伯兰特志愿兵团的一支炮兵。在警察办公的位于埃特大街的红院内，战争机器运转得相当蹊跷，对此，老百姓百思不得其解地颇感惊异。

在内城，真正德意志人的部队极尽胡闹之能事。布吕歇尔和罗斯巴赫志愿兵团的一个纵队抢走了工人的红旗，将其烧毁。他们举着燃烧着的旗帜，在鼓乐的伴奏下，走过了几条大街。另一支队伍抓住了两个工人，把他们反绑着，强迫他们在队伍前面

走过路德维希大街。工人协会的鼓也被抢走、毁坏。此外，爱国党人就没有取得更多的胜利了。他们的主力无所事事地在蒂福利和上维森费尔德附近呆着。他们等待、叫喊，偶尔也叫两声万岁。已是中午时分了，他们野炊煮饭。太阳下山时，他们仍呆在那里。他们喊两声万岁、百无聊赖地等在那里，情绪已变得很消沉了。下午四点，他们顺着帝国国防军准予通行的街道撤退了。毫无成就可言。果树开花的日子已经到来，然而解放的日子却没有降临。

政府怀着幸灾乐祸的宽宏大量宣布，由于禁令公布得很晚，故而政府准备部分承担爱国党人为准备他们的授旗仪式所花费用。准备工作是由大手笔普福恩德勒先生负责，花费肯定小不了。

在一次集会上，领袖鲁佩特·库茨纳尔谈了形势。他宣称，总演习成绩辉煌。党代表大会成绩卓著。党代会造了声势，影响已传到国外。在这次讲演之后，克伦克给库茨纳尔寄来了一张色彩鲜艳的法国明信片。在明信片上有只小狗，它在路灯柱子旁、一大摊水前分开了它的腿。下面用法文写着："请记住这一切都是我之所为！"克伦克考虑得很周到，为领袖把这句话译成了德文。

31. 一 线 光 明

在一封信中，盖尔博士向约翰娜解释，为什么他在他的关于巴伐利亚事务的国会发言中没有提及克吕格尔案件。前不久蒂弗林发表了他的那篇文章。盖尔写道，在这篇尖锐、冷嘲热讽的

文章发表之后，在同时代人中似乎已没有必要再对克吕格尔一案说三道四了。在信的附言中，盖尔告诉约翰娜，前不久他碰到了司法部前部长克伦克，他跟他说，如果他在职的时间略微长一点的话，他一定会把克吕格尔从奥德斯贝格监狱放出来。在信的最后，盖尔博士亲笔补上了一句："为了公正的缘故，我必须告诉您，克伦克博士的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可信的。克伦克博士走得太早了，梅塞施米特走得也太早了。您确实运气不佳，约翰娜·克赖恩！"

约翰娜久久地坐在这封信前，紧张地思考着，额上起了皱纹。她读了盖尔的发言，读了蒂弗林的散文，还大声地读出了声。盖尔的发言是很出色。就克吕格尔一案所能说的，没有比蒂弗林的文章说得更尖锐、更冷峻、更激情了。如果这两个人这样做还没有成果的话，那么她还能用什么来说服世界呢？

透过地板从楼下传来了留声机放的音乐：广播剧《到此为止》的插曲《斗牛士之歌》。真的，她没有运气。这决非为她的无能找推托，因为即使像蒂弗林那样的雄辩文章，也仍然没有奏效。有人说，运气因人而异。那么为什么雅克韦斯写这首讨厌的斗牛士之歌有了运气，而不是写这篇文章有了运气？

对她来说这篇文章是唯一拥有巨大光辉力量的东西。如果她需要激励的话，如果她要重新振作的话，那么她就只需要再听一下这些冷峻、鞭辟入里的话语。她就会回忆起，当时在湖畔他是怎样中断《最后审判》的写作；他是怎样神秘地投入该文的写作之中；在湖上的小船上他是如何给她读这篇文章的。如果她看不到，他一个人给与她的要比所有其他人给与她的总和还要多，那么她就是一只愚蠢的母牛。

她回想起，当她跟他讲述马丁的疾病时，他如何做了怪相。

当时他为什么那样麻木不仁？然而她现在领悟了，终于领悟了。现在正是时候。她走来走去，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因为她已经领悟到这一点。她渴望见到蒂弗林，思念着他的有力的、淡红的、毛茸茸的手，向往着他的光光的、多皱的、滑稽的脸。她在嘴唇和牙齿间哼着什么，几乎连听都听不见。她的变化很大，连姨妈阿梅茨里德都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非常起劲地和她谈着雅克韦斯·蒂弗林，谈着他的成就。

第二天她收到蒂弗林的电报，在电报中他告诉她，由于波特先生出于友好的关心，将给巴伐利亚电气化事业提供一笔贷款，巴伐利亚政府准备对克吕格尔实行特赦。他将在最长不超过三个月的期限内获释。

约翰娜欢呼着、跳着。她还骂了姨妈，因为她高兴的程度不够。她在留声机上放开了《斗牛士之歌》。

雅克韦斯·蒂弗林的电报是多么高尚，在电报中没有一个字讲他的功劳，只是讲了令人高兴的事实。这就是幸运，对吗？这是一种偶然情况，对吗？雅克韦斯丝毫也没有对此作出贡献，对吗？约翰娜的整个身心都为蒂弗林这个男人而骄傲。

她跟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通了电话，却并不等着听他的回答。她给马丁发了电报，虽然她知道狱方在收到部长的正式批准之前决不会给他看她的电报。她跟律师勒文毛尔通了电话，要他马上给她安排一次与克吕格尔的会面。勒文毛尔律师对此尚一无所知。他显得非常高兴，然而也带一点酸溜溜的情绪，因为事情不是他办成的。

在夜里，约翰娜探索着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和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她什么也不做，那么事情的结果仍然会如此。为什么马丁将获得自由？因为一个美国人

对雅克韦斯很满意。也就是说与事情本身没有关系。他将获得自由，因为美国人很喜欢这首斗牛士之歌。蒂弗林曾经跟她非常清楚明白地解释过：没有这首斗牛士之歌他就几乎没有可能与波特先生会面。这就是说，黑斯赖特尔、盖尔、海因洛德、梅塞施米特、克伦克、普菲斯泰勒、卡塔琳娜、轻浮小伙埃里希、马克西米利安亲王、勒克莱尔先生所有这些人所做的一切或者都没有做的一切都是完全没有用的，只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即使是雅克韦斯的热辣辣的文章对事情来说也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某个人几个节拍的音乐，她连这个人的名字都叫不上。

不，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元掮客拿钱给巴伐利亚政府。

然而如果没有这几个节拍的音乐他也许也不会给钱。

这种种想法在她脑中盘旋、纠缠。这对于她来说是过于复杂了。她必须与蒂弗林谈论此事。

现在已不再能说雅克韦斯没有运气了。一个像他那样的男人在这种与国家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总要比一个像她那样相貌平平的女人获胜来得合理些。如果人们继续这样思考下去的话，那么可以说，蒂弗林写这个愚蠢的广播剧是有意义的，而且这首无聊的斗牛士之歌也是有它的意义的。而幸运敌而是因人而异的。

她以前在夜间曾设想过：她等在通往奥德斯贝格的光秃秃的道路上，现在这将成为现实。她应当给马丁带套西服去吗？三个月后是夏季，而他正好可以穿这套灰色西服。当时他就是穿着这套西服去奥德斯贝格监狱的。他出狱后，情况究竟怎样呢？在慕尼黑，他们所有人都必定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只要库茨纳尔和带钩十字在慕尼黑行动，只要他们天天惹是生非，制造

袭击事件，那么他就不可能留在那里。她将与他外出旅行。

然而雅克韦斯该怎么办呢？他在电报中一句也没有提他回来的事。如果马丁出来了，而雅克韦斯还没有回来，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如若雅克韦斯回来时，恰逢她与马丁到外地去，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马丁现在获释出来了，她究竟该怎么办呢？他是她的障碍。

当她发现她正在转悠这个念头时，她不禁吓了一跳。她立即重又压下了这个念头。她高兴见到马丁。她起劲地、有点不自然地考虑着，她该如何帮助他轻松愉快地作为这个从囚犯到自由的过渡。

可是，尽管这个念头很快又被压下去了，她却曾轻转悠过它，它曾经进入她的意识。事后她也不否认，她曾有过这样的念头。

32. 脚 下 无 根

约翰娜本来不必为下述担忧所折磨：克吕格尔获释后，该怎么办？因为克吕格尔没有出狱。

在约翰娜收到蒂弗林电报的同一天夜里，马丁也无法入睡。他躺在他的木板床上，他听着这所大房子周围刮起的南风风声，在房子的通风口、管道、烟囱无处没有风声。

马丁·克吕格尔最倒霉的日子过去了。哈特博士刚得到部长的位置，兔唇嘴就得到升迁的允诺，对此他已经巴望了很长时间了。他在自己兴奋高兴之余也让他的“休养人”分享喜悦。马

丁·克吕格尔重又获得若干他从前有过的优惠待遇。

在六棵树之间散步时，现在他又有了新的难友：钟表匠特里普谢讷。他颇不走运：克伦克在任时拒绝了他的减刑申请。他的脸带着孩子气的无忧无虑，头发很厚、灰白，他平静、严肃地顺从了他的命运。胡戈·特里普谢讷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越狱大王已经不想越狱了，不想让报纸读者因读到一则越狱消息而获得消遣。他现在宁愿把他全部的、坚韧的生命力投入到摆弄钟表上。他很满意人们能随意支使他干这干那。当他在庭院里踱来踱去的时候，这个面色红润的男子旁边走着的则是满头灰白的克吕格尔，他试图向后者解释，这有多大的乐趣，将小轮子，小发条，小轮齿如此这般地装在一起，彼此天衣无缝地联在一起、一个安在另一个的上面……。要是这么一只老掉牙的、生锈的、破损的钟经过你的摆弄又走了起来，好家伙，那么你就会感到，你是活着的。如果这只钟的指针走动着，滴答滴答地发出响声、当当地报时，而在一旁的人的手却不会因兴奋而颤抖，没有用耳朵和心灵去欣赏它：那么他就连畜生也不如。他讲述着，他当时在明斯特的时候如何修好了钟楼的大钟，这只大钟如何在经历四百年的锈蚀之后经他的手又走动了起来，好家伙，这种工作使一个人的人生充满意义。查理大帝能维护世界的秩序，却不能养护好他的钟表，不管他如何为此辛勤工作也不行。而特里普谢讷则可以在这方面为他效劳。如果政府人员从特里普谢讷的工作中能学到一些东西的话，那么整个帝国就会改观。世界要有秩序。然而，如果你的表坏了的话，那么也就没有秩序了。当然，我们大家都容易气馁沮丧，因为我们人的本性都是这样的。然而如果你要能在你身后留下点什么你做过的东西，它将长久发挥作用，那么，这说明你在主要方面是对头

的。马丁·克吕格尔在钟表匠旁边走着、倾听着、点着头。

已经是春天了。南风也给奥德斯贝格带来了一丝意大利的气息。还在冬天的时候，民俗博物馆交给特里普谢讷一只古老、引人注目的大怀表，他正在修这只表。他习惯给他所有的表都取一个名字，这只怀表叫克拉拉。克拉拉讨厌地顽固反抗着，然而他总会征服她的。“就在果树开花之前”他说着，笑了起来。克吕格尔从旁边看着他的难友：能想象他比自己年长二十岁吗？

克吕格尔躺在那里，无法入睡。暖气烧得太热。过了午夜之后室内不显得那么热了。然而这个时刻几乎同样是无法忍受的：从奥德斯贝格镇上传来轻轻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在这个季节，那里的人们都习惯于到深夜也不睡觉。

特里普谢讷将征服、修好克拉拉这块怀表。“这是有意义的工作，伙计！”这恰恰是没有意义的，伙计，如果你修好了一百万只坏表，你又得到了什么呢？当你按照你的表计算着：现在是一分钟，你又知道什么呢？你知道吗，一分钟究竟有多长？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您肯定知道，特里普谢讷先生，问题的关键是时间有相对性。

譬如说我的工作是写书，有这些或那些人看我的书，然后他们就据此作出判断，应如何评价这个或那个画家。也许他们看我的书之后作出错误的判断。特里普谢讷先生，您也该知道，您修的表究竟准还是不准，完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如果他获释的话，他会干什么呢？他会继续写书吗？想到这一点他就感到恶心。如果这里不是这么闷热的话，他宁愿永远蹲在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也许可以到俄国去。然而如果现在有个人说：你到莫斯科去吧，坐一夜火车、再坐一夜，然后你就能看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了。他将会非常厌恶此事。

他也可以到马德里去，到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去。然而戈雅的画该怎么办？这些画是画布上的一摊颜色，这些画将变成一堆毫无价值的东西。他将不和他过去的任何事情相衔接。如果他出去的话他将成为什么呢？他将在半空中飘浮。飘浮这是他现今捕获到的最美丽的词汇中的一个。他清晰地想象到了，他如何在空中飘浮，他笑了。

对了，还有这个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他说话总是信心十足。也许他是对的。然而这与他有什么相干？他飘浮在空中。而后是这个女孩子，她名叫约翰娜·克赖恩，她是一个丰腴的姑娘，身上的肉长得太多了一点。她的脸长得很宽，脚也很大，手上的毛孔也很粗。她说话也是那样坚决。然而她也没有因此做成什么事。到现在他还一直蹲在这里，虽说她已经说了许多语气肯定的大话了。他不该受她谈话的影响。他不该与她在一起浪费那么多的时光。当他想到为了这个约翰娜·克赖恩，他白白放过了多少女人时，感到自己真是个傻瓜。她又有什么呢？

天气很热，他感到自己的心跳，他感到了自己的呼吸。他拼命努力去想数以千计的事情。即使他们不提前放他出去，这也是他蹲在奥德斯贝格的最后两个春季。漫长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他已经能够很好地数日子了。如果剩下的日子不足五百天的话，那么数起来就是很方便的了。

他很得意，他一下子又想起好几个他在狂躁囚犯小牢怎么也想不起来的姓名。当时他没有能有条理编制所有他认识的人的号码，现在他已能编得非常有条不紊了。他编排的顺序是：和他睡过觉的女人；本可跟他睡觉的女人。他给她们都打了分，分成两类：漂亮可爱的和差强人意的，因为美、漂亮就是一切。而现在，即使是差强人意的一类，只要他能够拥有，那么他宁愿

放弃余生。

只有一个女人不在这里面。他为跟她睡过觉而感到后悔。他太讨厌她了。一旦他出狱，他绝不瞧她，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一阵轻而低沉的敲击声由暖气管道这一通道传了过来。特里普谢讷发言了。他很高兴。民俗博物馆的表走起来了。怀表克拉拉滴滴答答走起来了。

嗯，很好，祝贺您。然而表走起来究竟又为什么呢？

他回忆起，他第一次是如何全身燥热、有意识地渴求着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女佣，一个胖胖的、金黄头发的女孩子。他盯着她看，清楚地看着她的每个动作，看她如何蹲在炉子前面，看着她的紧紧包着屁股的裙子。真是不可思议，为了这个约翰娜·克赖恩，他错过了多少好事。

象现在这样他所以感到极不舒服，是因为天气很热。他的肚子又痛起来了。今天吃了什么？汤并不比往常差，干菜也象往常一样。本该到了对这一切都适应的时候了。他该好好教训教训他的肠胃。过一会就没有这样燥热了。他已好久没有犯病了。他不想让他的心脏出毛病。情况不允许如此。十二点之后气温就将变得完全可以忍受了 他爬了起来，喘息着，横膈膜、胸部在起伏着。

在他耳中感到一阵音乐的声音。也许是下面奥德斯贝格的人放的音乐，然而声音是如此含糊不清。不再能听到什么总是令人遗憾的。他哼起了那个曾在他耳畔鸣响的旋律，他哼哼的方法是从约翰娜那里学来的：在嘴唇和牙齿间哼哼。他把节拍变成了某种古老通俗流行歌曲的节拍。他们在奥德斯贝格放的是《斗牛士之歌》。然而声音传到他的牢房就已很不清楚，而那首歌的旋律他又不熟悉。

他走来走去，做呼吸练习，做轻便的体操动作。现在气温已降了点。还有427天。当然他会熬过这427天。如果一个人已经熬过了669天的话，那么他对度过这短一点的时间就决不会含糊。不言而喻，第一年要比现在糟糕十倍。现在他已训练有素了。他们休想再次把他关到狂躁囚犯小牢里。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在他身上发生。总而言之算他走运。坐镇这儿的不是比兔唇嘴更坏的人。

不到西班牙去吗？在这里他给自己胡编乱说了多少事情啊！只要他一出狱，他就坐上赶得及的第一架飞机。他不善于管理自己的财务，然而他肯定有足够的钱去旅行。约翰娜会给他拿来足够的钱。他要去好好看一下戈雅的画。木条地板会嘎嘎作响，然而他根本不会去听。他将沉浸陶醉在戈雅的事迹之中。他已写下的东西，都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还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中加以润色、加以完成。还有427天，669天已经过去。427∶669，这两个数字之间是怎样的比例关系？他颇费周折地进行了计算，总是算不对，得不出答案。他用手指把这两个数字写在床铺上。如果习惯这种做法的话，也许对计算有些用处。

今天到现在还是那么令人讨厌地闷热。平时到这个时光气温早就降下去了。这个约翰娜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如果有什么事不对头的话，她会多么不加掩饰地大发脾气啊。真的，要是没有约翰娜他决不会去写戈雅。坐牢的时间肯定不会再持续427天。约翰娜会为此奔走的。譬如说他如果在八月三十一日获释的话，那么这两个数字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完全不同了。照此算来，他已坐过的天数占了整个时间的多大比例呢？他于是又开始计算了。

看守坐在走廊里。他走路时左脚比右脚有力，这是波科尔

尼。今天波科尔尼值夜班。马丁·克吕格尔听着他打呵欠、把报纸翻来翻去。波科尔尼已经很老了，他们不久就会让他退休。波科尔尼是个老而又迟钝的人，他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

当初那个金发女佣蹲在炉子前时，他刚刚十四岁。他的戈雅著作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关于斗牛的章节。这部分他必须整个地加以改写。不，当时他还不到十四岁。

不是心脏，不知是什么地方作祟使他感到十分难受。现在他要能吐就一定会使自己舒服些。他把手抬了起来。他手撑着地，匍匐着踉踉跄跄地走向便桶，他左右前后摇晃着就象一个喝醉酒的人。主啊，到便桶的路程真是漫长。总也到不了那里，有三秒钟或427天？现在他想用特里普谢讷的表了。时间，你的尖刺在哪里？特里普谢讷，你的表在哪里？我以前曾说三道四过，请别介意。现在好些了，我已经够到了便桶。在这之后我就不必整夜忍受恶臭了。

不是心脏、不是心脏、不是心脏出了毛病。我绝不说这是心脏出了毛病。还只有427天，如果事情弄得好，那么就只有27天左右。现在不舒服，最多不过是辛苦和太累的缘故。我的牙齿活动得那么厉害；这倒是引人注目的。但是要列入我编号的人我都想出来了。凭记忆编出一套目录是很困难的。然而我做到了这一点。

您看，特里普谢讷先生，现在我也到了便桶跟前。我一定会挺过来的。我现在却什么也吐不出来，这一点够让人遗憾的，我将坐在便桶上，并休息一会。如果不舒服，那是辛苦和太累的缘故。呼吸，安静，呼吸，均匀地呼吸，横膈膜、胸部要均匀起伏。这不是心脏出了毛病。吸气，闭嘴，呼气，张嘴。这不是心脏出了毛病，要均匀。我绝不说这是心脏出了毛病。我要挺过去。横膈

膜、胸部。吸气、呼气。吸、呼。要均匀。

他的上身和头部在来回晃动。真有意思：头的影子在上面挡住了栅栏格子的投影，现在又不挡住了。669:427，究竟是多少还一直没有算对。他必须重算。他要把这一切弄得清清楚楚。如果他对情况不明的话，他在目前这样的处境下又怎能做些事情呢？他算着。他在窗户的投影上写着数字。他写着、用那苍白的手写着。怎么啦？苍白的手？完全是其他的毛病，活该！医生是对的：他的心脏没有什么毛病。有毛病的不是心脏。

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他写着：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他又写了一遍：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所有的错都在她一人身上。从任何角度来讲都是如此。如果他不把她的画挂在美术馆，什么事也不会有。如果他不在她的无聊官司中作证的话，一切都会平安无事。所有的错都在她。再说他一次也没有占有过她。这完完全全是荒谬透顶的，他一次也没有占有过她。他一次也没有占有过她，他干吗在这里坐在这臭气熏天的便桶上？他不由得怒气冲天，他就是这样一个大傻瓜，他就是这样一个铁铸的有八只角的蠢货。他从未占有过她。蠢、蠢、真是太蠢了！

这是马丁·克吕格尔用言词表达出来的最后想法。然后他从便桶上站了起来。奄奄一息。也许他想叫人，叫看守波科尔尼或其他什么人。他只是把手抬高、手掌向上。然后他突然向前斜着倒了下去，便桶也被碰倒了。

便桶倒下时发出了声响。看守波科尔尼竖起耳朵听着，但是他很迟钝，再说又没有继续发出声响，他又打了下呵欠，坐在那里没有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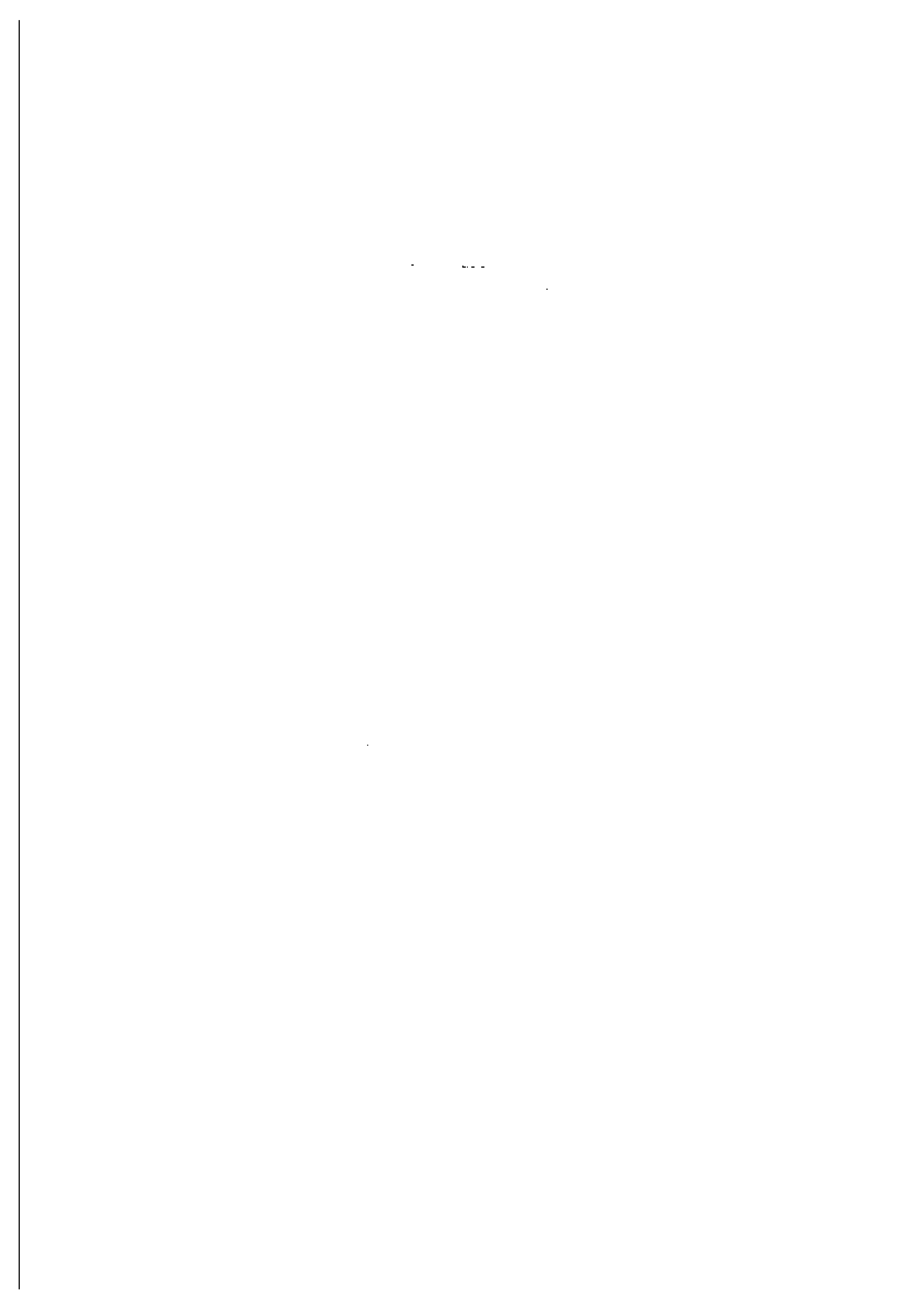
克吕格尔躺在那里，穿着衬衫，手往前伸着。便桶里的粪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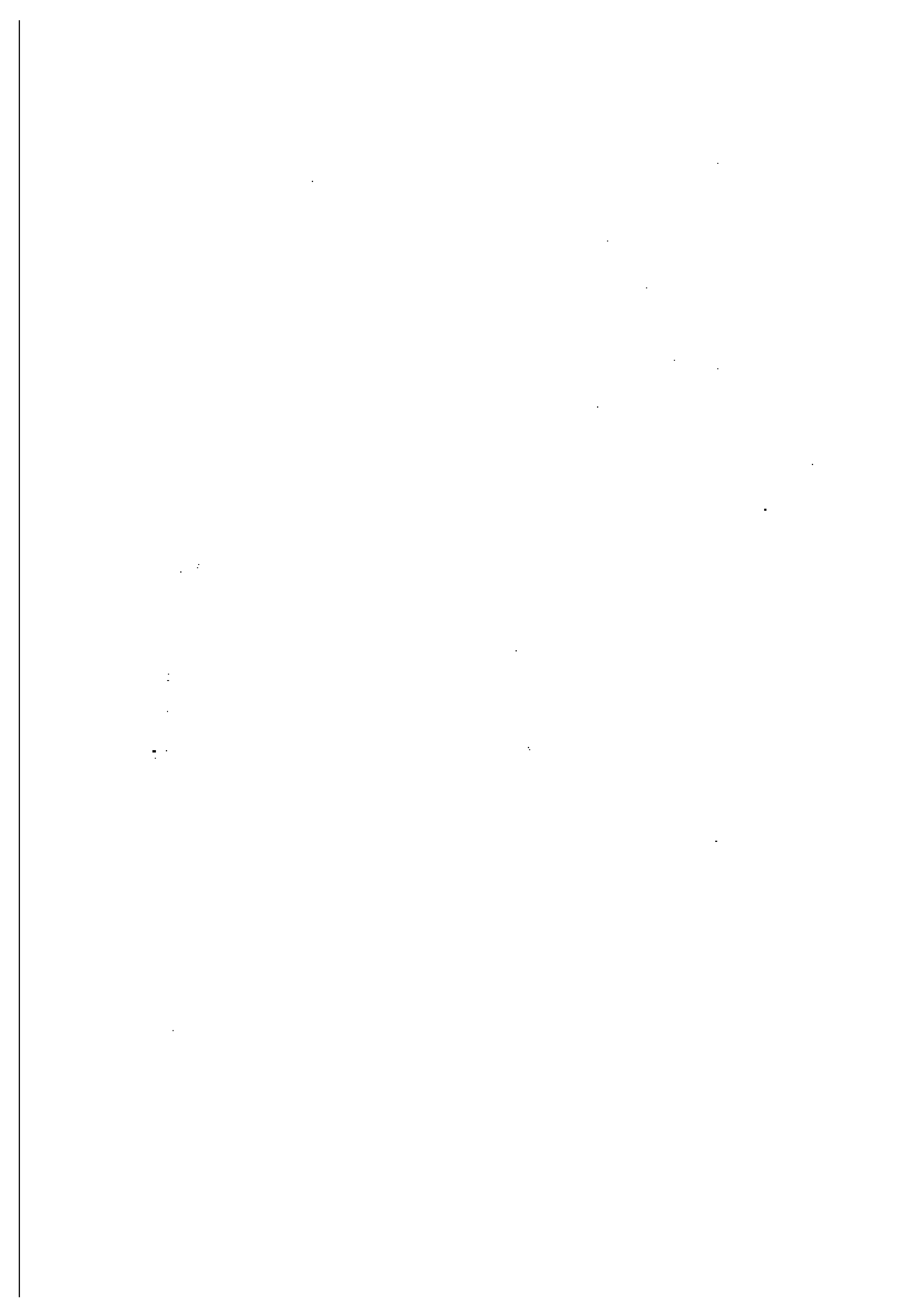
在他周围的地上慢慢地流淌着。他停止了呼吸。

有一个流言在传播着，也许是来自美国：克吕格尔不久就将获释。这条流言使许多人又重新对他有了兴趣。艺术史家撰写关于他和他的观点的文章。女人们又拿出以前他写给她们的信。绘画爱好者又读起他的著述。一个在部里工作的科长绞尽脑汁考虑能以什么最佳形式告知这恩赦的消息。许多人则对马丁·克吕格尔的命运、他的历史和他的观点作出种种思考。许多纸片、许多电讯在地球上奔来跑去，充斥着关于他的报道、猜测、人们对他的看法以及他未来的生活。而在这同时，他已全身冰凉地躺在奥德斯贝格这间黑暗的牢房里，双臂无力地、有点可笑地向前伸展着；全身、四周都是便桶翻倒流出的粪便。

第五部

成 功





1. 极 地 探 险

十四岁的北方少年阅读有关极地研究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和他的同伙在极地食物匮乏的情景，他们数星期来如何仅靠在一个遗弃的印第安人宿地找到的骨头来维持生命，后来他们连自己的皮鞋也吃掉了。在少年读者的心里燃起了强烈的愿望：在卓有成效地克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辉煌地去建功立业。他是一个性格孤僻的男孩子。他没跟任何人讲过他的企图、打算，他开始狂热地进行训练，他在最大的限度内刻苦砥砺着他的肌肉、他的精神。在他所住的城市附近有一块高地。冬天，从没有人活着穿越过这块高地。他二十一岁时，在一月份穿越了这块高地。由于他始终如一的坚韧使他克服了饥饿、度过了彻骨严寒的一夜。那个夜晚，他睡在一个雪洞里精疲力竭，由于严寒，那个雪洞变成了冰洞。

他靠着坚韧不拔和好的方法积累着一个极地研究者所必须的一切知识，海洋方面和气象方面的知识。在通过了国家考试之后，他给自己选择了条件最艰苦的海洋，以便学习航海学和在冰上跋涉的大大小小的艺术。在忍饥挨饿、坏血病的年月，他变成了一个硬心肠的、沉默寡言的人。他把他的知识和经验心存猜疑地锁在他的脑中，就象锁在银行的保险柜里那样。他不喜欢与人交往，不信任他人，只相信自己。

在银钱事项上他无所顾忌，他拉到了一笔进行第一次独立

考察旅行的经费。他横越了近极地从未有人涉足的一段海洋。他的西北横越旅行花去了他三年时间的辛劳，他成功了。所有在他以前在这方面所作尝试都失败了，全世界都赞扬他的圆满成功。他对自己的成功更是大吹大擂。他不知疲倦地提出新的行动计划，他开出了精确的清单，标明他的成就要比他以前的和同时代的人大不少。

在他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他出发到北极去。另一个人比他走得早些。于是他当即决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要到南极去。然而到南极的路上也已有了一个人。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竞争开始了。北方佬冷静地计算着，动用了他积累的、作了很好整理的经验。在竞争对手那里，在准备工作方面有什么纰漏？他应怎样避免？他找到了一个纰漏，对手的一个纰漏。对手带去的是马；而他则信任他的狗的耐久力和狗肉的营养，狗既是运输手段又是营养食物。对手和他的矮种马在半路上就死去了。而他则凯旋而归。他对失败并已死去的对手表示极大的敬意，同时又不忘向世界讲明白：对手的错误在于使用矮种马，这个错误导致了他的死亡。他自己之所以获得成功，归功于他想到了用狗。这是功劳，而不是运气。

在这之后不久，他产生他这一生中的一个伟大的设想，用一种新的、更好的运输手段来征服极地：飞机。这一理想的实施，他为下次极地之行争取飞艇的努力，使得他与一个南方人碰到了一起。这个北方人由于他的成功变得心肠更硬、更加高傲，成天牢骚满腹，骂骂咧咧、喜怒无常。他的脸上皱纹又多又深，就象一棵古老的油橄榄树，他的嘴已发歪。即使是他自己的母亲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值得人去爱的男人。大多数人他都看不顺眼，他对一些人则是恨之入骨。世上没有他所爱的人，他要求所

有人都要无条件地相信他的权威。现在和他在一块工作的南方人则完全与他相反：令人喜爱、随机应变、轻浮、孩子般地乐天、好大喜功、永不服输。

好动、可爱的南方佬和呆板、牢骚满腹的北方佬互相窥探。两人都感到对方不合自己的心意。他们两人从头到脚都充满着狂热的功名心，他们两人都很傲慢、无所顾忌。在谈判的时候他们就冲突开了。然而只有一条通往极地、通往荣誉的道路，这条道路要北方佬来指引；然而只有一架飞往极地的飞艇，掌握它的是建造者南方佬。南方佬设计了这架飞艇，他是一个很好的飞行员。北方佬进行过通往西北的旅行，他熟悉北冰洋和南冰洋。在望不到头的冰上航行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从未穿过雪鞋的人真是极大的冒险；在飞越不熟悉的一个极小的错误就意味着死亡的荒野时让一个从未飞过的人导航，这真是极大的冒险。相同的离了他就不行，相同的目的，把两个极不相同的人连在了一起。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不想分享成功。每个人都在琢磨着如何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把对方的功劳据为己有。

好，请看，飞艇达到了它的目的，它飞越了北极。

那么成绩究竟应归于谁？

北方佬首先有了探险的想法，确定了探险的路线并为此作了准备。他已经对极地研究作了三十年艰苦、方法对头的工作。而南方佬在半年前除了知道极地很冷之外，一无所知。现在这个从事辅助工作的助手凭什么反倒要想占有荣誉的一部分，甚至荣誉的最大部分？北方佬怒气冲天地把南方佬说成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不可靠的、象女人那样神经质的花花公子，这样的人还想成为大人物真是异想天开。全世界倾听北方佬的陈述，肯定了他的说法，然而这次他得到的却是勉为其难的赞赏。在这同

时，世界改变了自己的做法。它不再资助他，不给他提供进行新的探险的可能性。当然这些麻烦也是他自找的。他过于迂腐、过于拘泥。他对出现的任何情况都从原则考虑，排除任何偶然性。为此他付出了代价，非常沉重的代价。人们现在应付他的通常做法是：给予高傲、郁郁寡欢的人并非心悦诚服的荣誉；却不给任何资助使其能够进行新的探险。

南方佬则有更多的幸运。他嘲笑北方佬，这个阴沉、让人无法容忍、病态、极端自私的蠢货。他想把探险的荣誉全归他自己吗？我的上帝，这真好笑。每个孩子都会看到，飞越极地毫无疑问是飞行员的功劳。北方佬除了知道发动机会响之外，对发动机一无所知。人们耳朵里灌满了南方佬对北方佬的嘲讽。他得到全世界的同情，他身上有某种闪光的东西。

他懂得在任何情况下炫耀自己。他上次曾借口怕超重不准北方佬携带皮衣上飞艇，而他自己则悄悄地带上了自己的制服，他是他邦里的军官。在北冰洋的边缘，当飞艇回到文明世界，探险队穿着很普通的衣服走下飞艇时，南方人穿着光闪闪的制服突然出现。在欢迎人群中的小姑娘把她的鲜花不是献给不修边幅、衣着皱皱巴巴的北方佬，而是献给了神气非凡的军官。

不仅是小姑娘的心，而且他的邦国兴奋的心都飞向他。他飞黄腾达，很年轻就当上了将军。由于他计划一次新的极地飞行。他的邦立即为他建造了一架他所希望的飞艇，二十五米高，一百十五米长，一万九千立方米瓦斯空间，四个吊舱。所带燃料足够使用七十五小时，发动机的功率为七百二十马力。除此之外，南方人就没有非常仔细地作准备了。他没有用很多时间去钻研关于雪、冰和冬季的科学。他不是已经拥有了比以往前往极地更加先进的运载工具？精选的人员、最好的机械设备？他

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运气上。

仪仗队、钟声、音乐。他的飞艇起飞了。他将分三阶段抵达北极。现在进入最后、最关键的一段旅程。通过无线电通话，他向竖起耳朵倾听的世界报告，现在他位于前往北极的道路上。现在穿越格陵兰岛，已穿过格陵兰。他通过无线电台宣布二十分钟后他将抵达北极。

他抵达了北极。怀着胜利的喜悦整整两个小时他盘旋在渴望已久的、白色的荒原上。留声机放着他的邦国的国歌。他的邦国的旗帜、教皇所授予的十字架被挂了出来。通过无线电他向他的国王和教皇、他的邦国的统治者报告，在上帝的帮助下，他抵达了北极。万岁，他的邦国。

北方佬坐在他城市中的接收站，这个接收站能很好接收无线电信号。他的眼睛比平时还呆滞，歪嘴显得更歪。他听着无线电接收器传出的信息、共同经历着发生的事情：他的竞争对手、这个遭他蔑视的饭桶如何抵达了北极，如何在北极上空盘旋，受到万人尊敬，成为世界的宠儿。他自己在这方面在数不清的年头里作出了无数艰苦努力、度过了无数有生命危险的夜晚。现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劳而无功的、他的荣誉也烟消云散。他的竞争对手在作了很少的准备之后轻飘飘象艺术家那样笑了一笑、鞠一个躬就完成了他为此而奋斗了一辈子的事情。

噢，要是飞艇是他的。他将以怎样的细致精神、以怎样的敏锐和方法来准备探险啊！他的对手、他的竞争对手即使作为飞行员也是漫不经心的。他憎恶地看到了这一切，他非常清楚、明白地知道这一切。他的对手的飞行是轻率的，犯罪般地轻率：越过那些冰块却没有关于冰层的准确知识。然而他的对手真运气！他的对手有一张全世界都满意的脸蛋，拥有了不起的飞艇，

了不起的机器，了不起的设备。他徒有资格；他的对手则有飞艇、有运气。

在接收站里，他坐着、仔细地听着。他够男子汉气概的，从头到尾倾听了他所看不起的人的幸运。对手的电台报告返航的消息。一切都非常顺利，当然喽。飞艇上平安无事。来了点雾，雾更大了，现在是浓雾迷漫。当然也可能会作些夸张，他对手的报务员会这样做的。顶风，能见度很差。这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我的小伙子，这没有什么关系。你有你的漫不经心、你的盲目的乐观、你的运气。你肯定会安全抵达地面。我听着，我等在这里，一直到你回来。他坐着，等在那里，他要充分地咀嚼他遭受的痛苦。

而现在怎么啦？困难越积越多。升降舵情况不正常。飞艇在雾中航行。一架发动机发生故障。无线电报务员仍旧报告着：艇内平安无事。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报告了。

北方佬自昨晚以来就呆在接收站里。现在已是第二天早晨了。接收站的值班人员已经第三次换班了。他由于长时间的等待而全身发僵，他没有饿的感觉，他蹲在这里，等待着这样的消息：竞争对手已安全返回。

已经是中午了，仍旧没有消息。也许他仍飞在雾中，也许他已紧急着陆，也许无线电坏了。不管情况如何，看来今天他的对手是回不来了。北方佬站了起来，由于长久地蹲坐，身体显得僵硬和弯腰曲背，他回家了。

到第三天，情况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南方佬带了七十五小时的燃料，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十小时、六十小时、六十五小时。飞艇正常飞行的时间已经过去。

又过了若干白天、若干夜晚。仍旧不见南方佬踪影。现在，在活着的人中间，只有北方佬是唯一乘飞艇越过冰海作过探险

的人了。

又是若干白天、若干夜晚。忽然从空中收到了南方佬的一个信息。他的飞艇爆炸了，他本人和他探险队中的几个人在距北角一百八十公里的一块浮冰上。

全世界于是产生了一种热切的愿望：还有可能救出此人吗？他还能坚持多久？冰块会裂开吗？他有食物吗？他会沉没吗？于是派出了船和飞机。

北方人的那个邦注视着健在的这个北方人，整个世界注视着他。他的邦的政府要求他援救遭受空难者。如果不是他的话，那么还有谁能拯救失踪的人呢？

他习惯于细致入微地作准备，习惯于经过长久的计算方才选定等候有利的时刻。他现在所建树的一切，都归功于他的谨慎处事，而不是什么运气。现在他不得不坐着紧急调来的、为他使用的临时凑合地改装的飞机仓促上阵。他的名声使他有责任勉为其难地这样做。就算他把这些人救到他的飞机上，这也是一次令人恼怒的胜利，因为这些被救的人、失败的人均自视甚高：或者要和他平起平坐、或者把自己看得比他还高。他宣布自己已准备就绪。摄影记者在他上飞机时拍了照片：嘴巴歪着、目光严峻，这完全同以前一样。

这是他的最后一张照片。他没有把他的竞争对手救上他的飞机。他没有回来。

归来的则是他的竞争对手。

南方佬经受了艰苦的日子。他坐在漂浮的冰块上，腿已摔断，死亡随时会降临。在他四周的他的同伙把他看成是引起这场灾难的祸首。他们中唯一有过极地经验的人已经死去。此人与另外两个人出发准备穿越冰川抵达大陆，他在途中冻死或饿

死了，或者被他的同伴吃掉了，这谁都不知道。然而人们知道的是：南方佬抢在他的伙伴之前让人救他——队长在其他人之前获救。人们还知道北方佬之死和其他八个人的死亡都是他的过错。获救者之所以获救要感谢一个国家的破冰船，这个国家在文化和政治上是他们祖国的死对头。

南方佬是第一个坐他自己设计、建造和驾驶的飞艇在空中飞越过北冰洋的人。几个星期前，他还受到世界的热烈欢呼，远远超出了他应得的奖赏，远远超出了对北方佬的任何一次欢呼。现在全世界都向他吐唾沫。现在他是一个胆小鬼、他的国家的耻辱、一个可笑而使人愤怒的蠢货。

北方佬死了，他为了救南方佬而死去。南方佬活着，他是驾驶飞艇飞越北冰洋唯一活着的人。然而北方佬却是一个伟大的人；而他则是一个可笑的人，连他自己的国家也抛弃他。

2. 死者应该保持沉默

清晨七点，囚犯特里普谢讷和伦克迈尔被一个显然很惊惶的看守叫到监狱长弗尔奇那里去。兔唇嘴用他的小而又残缺的牙齿来回咬着嘴唇，外露的鼻毛颤悠着。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们的同伴马丁·克吕格尔昨天夜里已平静地死去。"莱昂哈德·伦克迈尔傻乎乎地睁大了明亮的眼睛。胡戈·特里普谢讷说："他走得那么快，真太出乎意料了。没有多久前他还祝贺我征服了怀表克拉拉呢。"莱昂哈德·伦克迈尔则说："他早就诉说他的身体不好了。"胡戈·特里普谢讷证实道："对，克吕格尔的身体从来就没有太好过。"

他们的这种说法使得呆在墙角的一个人不由得略微动了一下。他们没有看到此人。他是格萨尔医生。狱方把他从床上叫了起来，他能做的事就只剩下证实2478号囚犯已死亡这件事了。现在他缩在弗尔奇的办公室，没有刮胡子、头发很乱、背心的扣子也没扣，领带胡乱地打在脖子上。

克吕格尔的同伴说起此事时，并没有怀着恶意去指责医生。对这一点，弗尔奇颇感满意。然而在一大盆苦涩中，这不过是唯一的一滴甜味而已。他已达到的级别是八级。本来要不了几个星期，他就能交出这个讨厌的监狱长差使调到慕尼黑去。他为自己设想了今后的安排：先在城里，在高级的职位上干那么一至两年，然后安享晚年，特级官吏的尊严和养老金将为他锦上添花。现在这一切又再度发生了问题。据说，已作出了特赦克吕格尔的决定，而且在很短的期限内就将付诸实施。真是太倒霉了，这个老兄偏偏在他的治疗下死去。他感到，在这偌大建筑物的每一角落都存在着针对他的、偷偷向他袭来的贬损、指责、愤慨、幸灾乐祸和恶狠狠的诅咒。这里充斥着的就是如此这般令人一筹莫展、乱七八糟的倒霉事情，在这里呆着的还有这个蠢货格萨尔。他愤怒地斜视了医生一眼，只是跟他说了很少的片言只语，满含愤怒和讥讽。他说："看来这个克吕格尔不是什么装病者。"这句话他重复了不下四五遍。

死者躺在他的板床上，没有刮胡子，一只手悬在床边。弗尔奇在作了视察之后，对这种安排表示不满。他说尸体可以放在牢房里。在那里，由于四周非常寂静，这对于死者来说，无疑增加了肃穆的气氛，不过要盖上一条令人满意的毯子。死者应安顿得好些，要给他刮胡子。监狱的理发师、一个囚犯干起了这个营生。他是个胆小鬼，战战兢兢地在尸体前打转转，已答应他这

周吃饭时有啤酒可喝。他为了靠近死者另一边面颊而略微动了一下死者的头，这时死者喉咙开始发出轻轻的声音。理发师吓得脸色煞白，剃须刀也掉到地上，赶紧走开了。经过很长时间的劝说，他方继续为死者修面，同时还得有个人陪着一直到他干完。

监狱当局是用电报通知约翰娜的。她中午时分赶到。她站在牢房里，一个人与死者待在一起。她宽阔的头颅猛地冲向他，她凝神注视着他。在他和她之间还有若干事情需澄清。她知道，如果她现在无法做到的话，就永远无法澄清这些事情了。这样她将终生蹲在一只无形的牢笼里。她更加靠近木床，专注地看着他的脸，露在红毯子外的是蜡黄的脸。虽说脸很光，有人很仔细地给修了面。然而情景并不因此有很大改观，死者面容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柔和。真见鬼，脸仍然没有变成安详的脸。她马上看出，她很难就这些事情与这个男人理出什么头绪来了。

迄今为止每逢她想象他的那间从来不许她去看的囚室是什么样子，她总觉得那里一定是冷冰冰的。出乎她的意料，那里非常热。是的，那里有暖气，暖气管道发出声响。她观察了一下房间，非常仔细：小小的窗，前面有铁栏，五根竖的、两根横的。墙是淡绿色，靠近天花板的部分又刷成了白色。可以看出有些地方钉了钉子，后来又把钉子拔走了。她还看到了温度计，经常说起的白色便桶。在屋角上则放了四本书。她取了其中的一本，机械地翻着。桌上有一小片面包，来打扫的囚徒没敢把它弄走。约翰娜把面包拿到了手里，面包非常干。

22个月，670天，她在汽车上非常仔细地计算着马丁在这里度过的日子。在这670天中，他肯定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的，充分利用了这个窄小牢房的每一个立方厘米。她在这里仅仅呆了一分钟之后就感到这个牢房非常压抑。马丁非常渴望看到新

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好看。如果他不是每天都能看到一样新东西的话，他能够活下去吗？

作为一个一流的艺术史家，人们将为他做遗容蜡模。然而她根本不要遗容蜡模就能想象出他的面容。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马丁脸上的每一个毛孔。他的头发剪得很短，然而人们可以看到，头发很不光滑，染得很差劲，是那种没有光泽的黑色。多肉的鼻子可笑地突了出来，显得很大、颜色蜡黄，鼻沿的两道皱纹很深。嘴象道狭缝。他结实的脸在死后显得松软。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象，他对一切都无法感觉了。宽宽的前额显得很可怕，头发挡住了前额的很大一部分。这是一张严峻的脸。死者极有主见。

那里必须是眼睛。如果他脸上的生动的灰眼睛睁开的话，那么一切马上就改观了。她作了极大的努力，在回忆中寻求以前的马丁，他是个好谈论、好讨论、好争论的人。她回忆起种种动人的场景。然而这个爱嚷嚷的、体贴人的马丁已经完完全全离开——走了，留下的只是僵硬的、灰黄、可怕的面膜。她凝视着面膜、向面膜靠近。面膜也向她走来，沉重、热切、令人压抑；就象当时涂在她脸上各处的湿石膏那样。一种麻木、凝固的感觉向她袭来，她还仿佛有一种欠了一大笔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的感觉。在她心中不由得升起了一种冷峻的怒火。她决不允许人们为他制一个遗容蜡模。灰黄的脸容务必从世界上消失。她将让人把他连同他的脸容一块烧掉。然而她知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到这张灰黄的、严峻的脸向她袭来，遮住她的眼睛、堵住她的嘴和鼻子。

她的脑子飞快运转着，考虑她以往是否有一种可能性、任何一种可能性，早点告诉马丁：他将不必在这个绿色的、象棺材似

的牢房里坚持426天；告诉他还只要有那么一点点耐心就行了。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有的，她曾经有这样一个机会：只要她的意愿更强烈些，只要她不那么骄傲和执拗。在蒂弗林到美国去之前，她只要及时地跟他谈一下此事就可以了。当时马丁跟她讲述他的情况时，她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这本该跟蒂弗林讲清楚。错的不是蒂弗林，而完全、全部是她。

人死不能复生。克吕格尔这个人已殁了。重新审理已不可能。受谴责的是约翰娜·克赖恩。

在这之后，在办公室里，弗尔奇和格萨尔对她进行劝说。医生告诉她，心绞痛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会事先发现，即使事先发现了，也没有治疗药物。约翰娜冷漠、默不作声地站在这两个男人面前。她全身充斥着冷峻的怒气，她的灰色眼睛暗淡无光，她的牙齿咬住了嘴唇。在这嘎嘎作响的汽车里往这里跑了很长一段路程之后，她才清醒地意识到：要决不退让、要集中精力。弗尔奇为了摆脱尴尬的局面不断地说着话，说着在这种场合应当说的、安慰的话，又用不同的措词重复着这相同的内容。他说，死者留下了大量文稿、留下了范围广泛的文字创作。格萨尔大夫又从理论上讲了若干有关心绞痛的情况。约翰娜坚持着一言不发，谁说话，她就直盯着他的眼睛。约翰娜对所有的问题都不作回答，就仿佛说了那么多话的两位先生什么都没有说似的。最后，她说：她的愿望是，希望尽快将尸体运出监狱。她也要求可以从牢房里把留下的面包片带走。当她离开时，两位先生松了一大口气。

艺术史家克吕格尔之死在国外引起了令人难堪的轰动。舆论界认为，在德国监狱内由于狱医的不负责任而导致有名望的人在狱中死去的事情，已经多次发生。人权委员会告发格萨尔

医生过失杀人，其他左翼政党团体也参加了进来。奥德斯贝格的全体同狱犯人都拒绝接受该医生的诊治。格萨尔本人也提出了诉讼。为了迅速平息众说纷纭，检察院立即安排了验尸。验尸报告指出，囚犯克吕格尔的死因，即使是有经验的医生也无法事先发现，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检察官停止了诉讼。

巴伐利亚政府对抗议泰然处之。它已习惯于因为它的司法机器不完善而提出的谴责。与加利福尼亚农业银行的协议已经草签。从文件的角度，一切都已没有问题。司法部长哈特高兴异常。由于这笔美国贷款他几乎被迫对他自己判刑的人实行特赦。现在这一判决被上苍，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天意本身批准了。

这是上帝的旨意，当时作出这一判决的人民法院的陪审员如文科中学教员法伊希廷格和手套经营商迪尔莫泽尔也这样想。他们回想起被告克吕格尔在他的法官们的面前是怎样的放肆、难以驾驭啊。心脏病，邮递员科尔泰西暗自思忖并在心里盘算着，有多少个邮递员通过爬楼梯摆脱了心脏病。

约翰娜打算对死者实行火葬的想法遇到了困难。教会机构依据圣经并得到国家的支持要求对死者土葬，而不是火化。于是人们要求约翰娜或者提交死者本人的书面决定；或者提交至少两个证人经宣誓的证言：他们亲耳听到马丁·克吕格尔本人明确说过他希望他的尸体给予火化。尽管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从没有听死者说过有关这方面的任何一句话，但他马上给约翰娜开出了她想要的证言。约翰娜还能求谁呢？约翰娜当即给保尔·黑斯赖特尔打了一个电话。黑斯赖特尔先生对不幸的消息感到震惊。他曾经介入过马丁·克吕格尔的事情。她如此突然和扫兴地离他而去，对他来说是他个人的挫折。现在约翰娜来

向他求助，他感到欣慰。他对马丁·克吕格尔只是初交，故而谈不上会听到克吕格尔讲他希望如何安葬的任何一句话。然而他没有任何迟疑，签署了一份须宣誓的证词。

各左派组织要求参加克吕格尔的葬礼，本国和国外的许多博物馆和艺术协会也报名准备参加。而慕尼黑美术馆、美术学院、官方的诸协会均没有表示参加。警察局长发表了一个通告声称，他决不允许把送葬变成一次示威游行。根据部里负责官员的一次谈话，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死人应该保持沉默。"

约翰娜在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和姨妈阿梅茨里德的陪同下坐车到城东公墓去。街上的人戴着黑纱。警察加强了上岗的警力，他们严密注视着路德维希桥、科尔纳里桥、赖兴巴赫桥以及所有通向公墓的马路。

约翰娜站在公墓的大厅里，一袭黑装，苍白的脸上表情呆滞，她用牙齿咬住了上唇。人们在这大房子里挤着。约翰娜看着各种脸，各种花圈，又是各种脸，各种花圈。她僵硬、木讷地站在那里。人们致辞、放下花圈。约翰娜看着各种各样的人、听着致辞。她总是同样保持僵硬、不动的姿势。如果他们看了她的宽阔、呆滞的脸，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他就躺在那里，四周都是鲜花，花贩做了好生意。许多著名人物致辞，他们的致辞也许花了很大的劲进行推敲。他们谈了许多关于死者的重要地位、他的著作、他的成就等方面的话。也谈到一些他的悲惨的结局。然而他们没有谈他所遭到的不公，因为这是禁止的。"死者应该保持沉默"。有人曾这样规定过。约翰娜站在那里，她看着、听着；她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进。死人应该保持沉默。这使她悲愤异常。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有人

竟能作出这样的规定。这是一件使人恼火的事，要改变这种状况。她紧张地思考着，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犹如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得了一项任务，他不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他必须完成它，他试了一千种办法，然后试了第一千零一种办法，就这样，就在人们致辞、献花圈的当儿，约翰娜开动脑筋，反复思虑，绞尽脑汁，琢磨着怎么才能让这个死人开口说话。

人们在致辞、放下花圈、唱着哀歌。约翰娜想："这是一件极不简单的任务，肯定极为艰巨。然而我一定要做到、要完成。"花圈、致辞。她下决心："我一定要办成此事。"死者将不会保持沉默。她将证明这一点，她将指着哈特先生、弗劳赫尔先生的鼻子给他们证明这一点。

当灵柩被抬出去、聚集的人走散开去时，约翰娜看到格萨尔大夫和监狱长弗尔奇也在场。是的，这两位先生，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自信和无辜的感觉，他们到这里来想表明：他们知道怎样恰如其分地行事。他们在克吕格尔活着时，他们为他所做的比职责所规定的要多。当他的尸体马上要变成灰的时刻，他们不想避而不来。

对马丁的死，约翰娜有过失。她什么也没有掩盖。当她与死者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在灰黄的脸容面前承认了这一点。她不想否认这一点，她将由此得出教训。然而这个卑鄙的弗尔奇明明知道克吕格尔的病情，她及时地把这一点告诉了他。就是这个人今天来到这里，真是恬不知耻！她已经克制了很长时间，现在她不想再继续克制下去。她径直走向这两位先生，她戴着黑色的帽子、没有面纱，脸色惨白。她盯着格萨尔大夫看了一会，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她又盯着兔唇嘴，逼视他的眼睛，声音不大却十分清楚地说："您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弗尔奇先生。"周围

站着很多人，他们看着她、倾听着。兔唇嘴不知所措。约翰娜接着说："您最好闭嘴！"她再次清楚地、让人听得非常明白地重复了一遍："您是一个无赖，弗尔奇先生。"

3. 德国心态

如果美国人在俄国少待四个星期，如果他早四个星期与雅克韦斯谈话的话，那么这就足以使马丁·克吕格尔仍活在世上并出狱获得自由。如果雅克韦斯在出发前跟她谈起他的计划的话，那么这也足以使马丁获得自由，如果马丁在美术馆没有挂出这个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的画的话，如果法国人没有占领鲁尔地区的话，如果库茨纳尔周围的蠢驴没有建立他们的准政府的话，如果克伦克部长没有倒台的话，如果梅塞施米特部长不是早了二十六天离职的话，如果在这么多的事件中，哪怕只有一件不曾发生的话，那么这就足够了，马丁就将永远获得自由。在发生了这么多的幸运和不幸的事情之后，怎不令人感到茫然呢？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于事无补的。然而如果她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么那些以后对马丁有所帮助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不过仅仅是由于他自己的力量持续不到那个时刻，这些有利情况才帮不了他的忙。不，仅仅是由于她才使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激情。然而另一方面，在整个事情还没有演变成闹剧时，她不是早就警告他：他不该和这个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往来？她已经有了正确的预感，而他的感觉则很迟钝。

约翰娜在她失眠之夜与死去的克吕格尔争执着。她站在窄

小的牢房里，暖气管发出响声，她想得到灰黄脸的回答。她说服呆滞的男人，她想得到证实：她对他可怜的结局没有过错。然而灰黄脸一动也不动，它凝固在这相同沉重的寂静之中。

这不是他的过错，也不是她的过错。情况是：每个行动，不管是炽热的或温和的，不管是反对行动者的本性或者出自他的本性，所有这种行动都是盲目的，是轮赌三十六个数目中的一个。这是一种不可预见的偶然性，人们不知道这种行动究竟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

约翰娜所做的一切既不能说是好的，也不能说是坏的。这一切都是中性的，无关紧要的，毫无成果的。事情究竟是做了还是没有去做，都不会引起什么变化。她东跑西颠周旋在司法官吏、法官和检察官之间，视情况讲了真话，视情况说了谎。她寻找着这该诅咒的社会关系。如果某事显得有益，她却反倒陷进了泥潭之中，她在公开和幕后的统治者前面抗争着、恳求着；她做了能做的一切事情。然而机器更加强大，机器在继续运转着。另一方面，由于雅克韦斯为普福恩德勒先生写了一个剧本，由于一个她不知其名的音乐家为该剧谱写了一首流行歌曲，又由于美元掮客在周游旅行中对这首流行歌曲产生了兴趣，由于他对雅克韦斯的谈吐感到满意，而这个雅克韦斯又由于喜欢她宽阔的脸和她扁平的鼻子，就由于这一切——马丁差一点将获释出狱。当然只是差那么一点点，几乎获得自由。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美国人，这个雅克韦斯，他们没费多大劲，只动了动一个小手指头，取得的成绩却比她好几个月目标明确的努力、奔波所做到的要多得多。这一切是如此杂乱无章地连在一起，谁还能从中理出头绪、找准方向呢？何谓倒霉，何谓运气？过错又从何谈起呢？

然而还有过错可言！有这样一种登记簿，在这上面并不登记成功或者失败，而是登记某个人在诉诸某项行动时投入的力量、努力。聪明人可以说：马丁·克吕格尔死了，因为监狱条件太差，因为监狱管理人员太野蛮。聪明人可以说：马丁·克吕格尔死了，这是因为他血液的成份、他心脏的状况不佳，而不是其它什么原因。她却认定：如果她在促使释放马丁的行动中投入更多的力量、有更坚定的意志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死。

在此期间，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已坐上了一艘大型油轮从美国返回。在他出发前不久，他得到马丁·克吕格尔去世的消息。不久之后，他就能对此事件就命运、偶然性和获得成功三方面作出自己的考察。

雅克韦斯·蒂弗林重新浏览了一遍他写的有关马丁·克吕格尔的那篇文章，重温了他自己所说的内容，他揭露了克吕格尔的命运与当时社会条件之间的共同联系，然而并没有深刻地剖析两者之间联系的纽带。在马丁·克吕格尔去世之后，他现在不需要从文章中删去什么内容。他感到他以克吕格尔为对象进行细致研究的做法也是无可指责的。此人从未获得他的好感。他们彼此的命运曾有过相同的地方，对此他并没有逃避。他试图以体面的方式分开这种不受欢迎的关系。他对死者采取了诚实的做法。

无济于事的、没有结果的苦思冥想是违反他的习惯的。尽管如此，克吕格尔已成定局、无法改变的命运现在却使他感到压抑。就如同约翰娜·克赖恩那样，他在夜里也不由自主地与马丁·克吕格尔展开了争辩。他在死者面前为自己辩护，用充分的理由跟他解释：人们为他做了能做的一切。

当雅克韦斯·蒂弗林从美国归来时，已经四十岁，看起来却

只有三十岁。他生气勃勃、轻松愉快、高高兴兴。他看到了新事物，他见识了新问题、新困难，他训练了他的头脑、心脏和四肢。他在银行里有大笔款项、被认为是当代有代表性的作家。他越洋过海归来，心里装满了憧憬和今后大干一番的计划。他冷静地期待着：什么东西会首先成熟？他心里充满着对欧洲、巴伐利亚，对约翰娜·克赖恩的热切期待。

唯一令人沮丧的是克吕格尔一案的结局令人意外。对于他来说，普遍的东西和极其个人的东西令人恼怒地缠绕在一起。当猛犸向巴伐利亚政府提出释放马丁·克吕格尔的要求时，他对命运所爱好的这些特殊做法感到很好笑。如果说，他在这方面先前对约翰娜什么也没有说的话，那么这是因为他做事向来如此：在把庄稼真正收回家之前，他决不大声张扬收了庄稼。然而这也许更多地是由于虚荣。他曾高兴过；回去后可以扮演一个微笑着的、和蔼的叔叔这样的角色。这个叔叔只要轻轻把手一挥，一切困难就愉快地迎刃而解。这种带来意外惊喜的设想当然完全实现不了了。现在也无法否认曾经有过这种设想了，他真是活该如此。

然而在克吕格尔身上发生的事则并不是该当如此的。这使他感到愤怒。在看来是无意义的事物背后必定有某种意义。相信某种天意是一种惬意的做法，人们可以把天意称之为上帝或经济规律。这是一座原始森林，每个人必须自己开辟自己的道路来穿过它。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发现不了其他人已声称看到的道路。他只能依靠他自己寻找目标的本领。只有他的鼻子才能帮助他，黑格尔先生、马克思先生的好建议帮不了他什么忙。

恰恰是因为克吕格尔案件在表面上看来毫无章法才使他心里感到特别抓挠。差一点，他的意愿就会实现，克吕格尔就将出

狱。他只要略微克制一下他的自视甚高的癖好并及时地告知约翰娜这方面的情况，那么克吕格尔也许还能看到自由的天空。总结这整个过程的意义使他感到痛苦：这种失之交臂、功亏一篑完全就象猜纵横填字字谜时所有其他字母都猜出来了，仅仅因为一个字母未猜出而前功尽弃那样，心里那么不是滋味！克吕格尔是在哪里失足遭此大劫的呢？是心绞痛？是那个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的画？是在政治上？是因为社会的种种联系？在二千三百年前人们也许会以此为题材写一个命运悲剧。指出克吕格尔是经济关系的牺牲品，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出平庸的命运悲剧而已。

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就这样越洋过海，他获得了无数荣誉和若干新的认识，同时又有若干问题极大地困扰了他，克吕格尔案子不愉快的结局纠缠着他。他坐了七天七夜轮船，在汉堡登陆，又坐火车经过低地、山脉、河流，越过莱茵河、越过多瑙河，抵达老巴伐利亚邦，站到约翰娜·克赖恩面前。而当他看到她时，他马上就意识到，他的冥思苦想并不科学。克吕格尔之死并非意味着克吕格尔一案的终结。他还意识到，克吕格尔之死与他个人很有关系。

约翰娜站在他的面前，地点是位于施泰因多夫大街的她的大房间里。她只不过几个月没有看到他，然而她感到仿佛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她看着他的消瘦、皱纹很多的脸，看着他结实的大牙和突出的下巴。她非常爱这个男人。他用他有力、带雀斑的双手握住了她的双手。他用他的假嗓愉快地跟她说着什么。他高兴地发现，她的头发又变长了。她是否打算扎发髻呢？好，这非常适合她，这非常好。他们兴奋地谈论着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情况。看起来仿佛在这段时间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然

而在这期间，在实际上他差一点就会使马丁·克吕格尔获得自由；马丁·克吕格尔却在这期间死了。约翰娜则知道，尽管她非常倾心这个男人，尽管她的心理障碍傻里傻气、如云雾缥缈，她却再也不能和他睡觉了。

五十年前，德国哲学家尼采教导说，心理状态简直可以说是衡量一个民族纯洁或不纯洁的尺度。在德国，在心理上诸事物的不纯洁已体现在本能上。雅克韦斯·蒂弗林非常好地领悟了这句话。一个哲学家所阐述的东西，也许会使一些人感到恼火；然而如果谁拥有理性，把事实当作事实来理解，那么他就会把这一点当作行为的准则。

雅克韦斯·蒂弗林看清了约翰娜目前所处的状况。她说："真遗憾，你在行前没有跟我讲明情况。"她是对的。他犯了一个错误。这是他的责任：跟她讲明情况，更好地洞悉了解她，更好地认识她。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本该知道，她在单独度过的数月中所遭受的痛苦和打击。他本该知道，由于他自鸣得意的沉默对克吕格尔产生了多么恶劣的后果。他犯了一个错误。当她现在说，真遗憾，他当时没有把事情讲明白时，他没有试图详细地跟她解释他的理由。他只是简单地说："是的，非常遗憾。"

他意识到，这个女人现在感情上的负担是多么沉重，没有任何明确的话语，没有任何理智的考虑可以使她摆脱这种感情上的困境。她站在他的面前，沉闷而固执，就象她的故乡巴伐利亚那样。

一块厚实、没有意义的石头隔在她和他的中间。她把这块石头推过来了，纯粹是错觉，毫无意义。可是这帮不了他的忙。一种行为不见得仅仅因为它不合逻辑就一定不正确。它也不见得因为有自身的逻辑就永远正确。他总是只从自身、只从自己

的认识出发考虑问题。这是错误的。石头已隔在他们中间。这是他的错。他不抱怨。

4. 最后的著作

约翰娜从奥德斯贝格监狱的管理处取出马丁·克吕格尔的手稿。这是几大捆手稿，还有本子、一改再改的纸页、撕下的纸条、记录、速记本，这一切都很难分类筛选。约翰娜请求雅克韦斯·蒂弗林与一个行家一起编辑整理这部遗稿。蒂弗林想拉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参加这项工作。

两个男人就象当初写作广播剧时那样坐在一起，只不过争论比当时还激烈。作家蒂弗林对写这些东西的人不感兴趣，只对所写的内容感兴趣。已故马丁·克吕格尔很聪明地在他才能范围内颇有分寸地进行了创作。有关戈雅的热情而带有反叛色彩的论述相得益彰地补充上了论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一篇写得冷静温和、透着睿智的文章。在片断残稿中所显现的才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永远不会变成一部完整的著作了。有的时候，一个平庸的人可能比才能高出一筹的人在某些方面所达到的成就还要高些。马丁·克吕格尔就是这种幸运的、小有才能的人。他找到了合适的盘子，把他的每一滴葡萄酒都收在他的盘子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蒂弗林尝试整理、润色克吕格尔的遗稿。

工程师卡斯佩尔·普勒克尔从本性上就非常讨厌这一类理论。一部作品的成功不应当首先归功于它的作者，而应当归功于产生这部作品的时代。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并不是取决于一

个人是否有才能完成这部作品。关键是时代、是经济和社会关系。譬如对他来说，那篇关于《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文章只不过一种雕虫小技，他更乐意把这篇文章完全抽掉。画家兰德霍尔策的全部作品以及他的实际情况表明了：在今天，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艺术观将把人引向何方！它导致了性格的分裂、精神分裂、最后它使人发疯要送到精神病院去。对于普勒克尔来说，问题不在于马丁·克吕格尔的作品完整与否。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从这堆手稿中突出、强调叛逆的东西、革命的精神。在克吕格尔生命的最后时刻，正是这种革命的精神使他振奋起来。有人不是说克吕格尔死得安详平和吗？然而在实际上，他死时受尽了折磨，淹没在粪便和血泊之中。他是一个叛逆者。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他最佳的作品不是《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而是有关戈雅的论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完全同意《试论戈雅》一文的观点。按他的看法，这个《试论》还不够好，文章颇失策地写得太华丽了。而革命并不是华丽光彩的。革命是一项艰巨、斗争激烈的事业，它不能一蹴而就，毋须多愁善感。尽管如此，论述戈雅的文章不失为叛逆者的作品，它表明了马丁·克吕格尔一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体现出他的本质。如果说普勒克尔在蒂弗林面前为戈雅一文而大声叫好，如果说他试图摈弃文中虚幻的华丽而显现本质的东西，那么这对他自己来说就意味着是某种方式的自我惩罚、重新完善。他在以前却不能在这方面对克吕格尔有所帮助，使其有所突破。这是他的失败，他的无能为力。现在他就退而求其次，至少要对克吕格尔遗下的文稿原原本本地按照作者本人的设想加以安排。

这就需要他的自我克制。在他的眼前一再清楚地浮现出死

者的形象，听到他如何指责自己。死者生前曾经说过他缺少最重要的器官组织：缺少从事享受的感官和一颗同情和体贴人的心。至今他的耳朵里仍鸣响着死者说话的声音。在监狱的探视室，死者跟他读着他写的章节，并问道，"还有多久?"另一次，克吕格尔开心地嘲笑他，这一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今天他仍与死者抗争，与其辩论，愤怒地进行指责。这是谎言，他不是清教徒。死者不知道，他为了压下自己的多愁善感代之以明晰、硬邦邦的理性付出了多大代价啊！每当他读着克吕格尔闪光、华丽的文句，每当蒂弗林手里拿着写有一句铿锵有力格言的稿纸向他靠近时，他就感到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要去拯救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是能更好地进行战斗的。然而他克制住自己，没有抓起他的投枪，没有写叙事诗。

他对蒂弗林十分不满。他承认他的才能，然而他颇为恰当地称作家蒂弗林是走向灭亡的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普勒克尔对一切看起来像功成名就的人有着极度的不信任。如果一个人成功地写了一部作品，那么这个人一开始就值得怀疑。蒂弗林由于他的成功而早已臭名昭著。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只有为统治阶级效劳的东西、为保障和增加他们利润服务的东西方能获得成功。他承认，蒂弗林并不是自觉地为增加他们的利润而写他的书；然而他却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受他们的企图所支配。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资本主义通过他宣扬资本主义，对他掌握的真知灼见则加以压制。他不可能摆脱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他是腐朽、浅薄、轻佻的欧洲的代表人物；而普勒克尔不久就要离开欧洲，加入到创建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事业中去。

蒂弗林通过跟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打趣的办法，通过半开

玩笑、半认真的格言把他吸引过来。一次他们又争论开了。蒂弗林说，普勒克尔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了这个样子完全在于他个人的气质。普勒克尔对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从心底感到厌烦。于是他粗暴地冲雅克韦斯·蒂弗林尖叫起来，蒂弗林也以吼叫回敬了他。不过，只过了一会儿，他们就又重新投入工作，对一些具体细节问题很快取得共识。

约翰娜静静地坐在那里，一会儿看着这个，一会儿看着那个。雅克韦斯就马丁的著述所说的见解也许是对的。然而，当普勒克尔激动起来时，在她面前不由得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马丁的面庞。如同以往那样，两个男人的争论、蒂弗林的认识与普勒克尔叛逆精神之间的冲突都推动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给马丁·克吕格尔的遗稿颇有价值地补充上他以前所写的东西，这使这部著作的脉络更加清楚了。

约翰娜看到了这部著作产生的各个阶段。手稿上马丁的字迹开始时是那么雄浑有力，以后就显得愈来愈凌乱了；手稿与他相联系，也与他们共同的生活相联系。人们可以从字迹看出，这是在一个充满信心的时刻，还是在无望的时刻所写。现在这一切都将修饰得平展、光滑。凌乱的手迹变成了四平八稳、呆板的印刷字体，变成一部著作。

他们对著作进行了润色，它愈益成熟了。然而，这一切都使约翰娜感到压抑：人、作者反倒消失在这部著作的后面，著作掩盖了人。

5. 元帅和他的鼓手

柏林政府不得不放弃对占领鲁尔地区所采取的消极抵抗政

策。它宣布全帝国进入紧急状态。经济界的先生们逼迫柏林内阁用武力对付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符合宪法的工人政府。帝国国防军进军德累斯顿、魏玛，宣布解散社会主义政府，用刺刀把部长们驱赶出他们的办公室。一些经济界的巨头、一些上层军官处处以独裁者自居。在德国，到处都是骚乱、胡作非为、混乱和贫困。美元的兑换比例不断上升，以至对马路上的普通人来说已成了空泛的概念。一磅面包值数亿马克！

在慕尼黑，真正德意志人节节胜利，他们不是预言过，柏林的做法将使整个帝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吗？库茨纳尔又神气起来了，完全忘掉了春天的失败。他的领袖的直觉并没有欺骗他。现在方能谈成熟的时机：不是在果树开花之时，下第一场雪时才是进军柏林的合适时间。

弗劳赫尔在他位于普罗梅纳德广场的宫中来回地审视着：这个库茨纳尔又要开始惹是生非了吗？难道他一直还没有懂得谁是元帅、谁是鼓手吗？当然应当承认，美国信贷并没有象政府最高长官所期待的那样起到如此显著的作用，然而它仍在隐蔽地继续起着作用。他以这笔贷款作后盾取得了左右局势的主宰地位。做官时间愈长，他的权势也愈益增加。

与针对柏林的公开斗争相比，他以更大的激情投入了反对他的叛逆鼓手的隐蔽斗争之中。真正德意志人不是想利用帝国的弱点来为他们自己的目标服务吗？且慢，在这方面弗劳赫尔更在行，他以前正是靠此起家的。他以农民式的狡黠把真正德意志人纲领中最有吸引力的部分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他将先发制人占尽他们的上风。他们大肆渲染他们计划中的向柏林进军这一点；而他则付诸行动。他宣布，柏林政府关于全帝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命令在巴伐利亚无效。与此同时，他另外宣布了他自己

的、巴伐利亚紧急状态令。他以此为发轫进行着为所欲为的统治。他把持着纽伦堡的黄金储备，不让运出巴伐利亚，帝国银行本来打算将这批黄金运往其他金库。他决定降低啤酒的价格，他不顾帝国部长的意见把大批早就落户的犹太人逐出慕尼黑。柏林政府不敢进行任何干预。柏林政府要对付萨克森、图林根地方的穷苦工人，有足够的事情要做。而巴伐利亚则有整个反动派的强大力量作后盾。由于柏林的消极退让，弗劳赫尔勇敢地行动起来。他干脆完全拒绝在巴伐利亚土地上执行帝国的命令。柏林的帝国国防部查禁慕尼黑爱国党人的报纸《祖国报》，因为该报对柏林进行肆无忌惮地攻击。国防部命令慕尼黑军区司令员执行查禁令。巴伐利亚将军按照弗劳赫尔的指示把他柏林上司的命令扔到字纸篓里。柏林于是免除这个将军的职务。而将军则毫不在意。

基于柏林方面的软弱无能，弗劳赫尔得寸进尺，采取一项更大的、决定性的主动行动。他任命被柏林方面撤职的将军为巴伐利亚邦司令员，他规定巴伐利亚的军队要重新进行效忠宣誓，要宣誓效忠于他——弗劳赫尔。在广播电台，通过太空，他向全世界宣布：帝国政府束缚于马克思主义的樊篱一直目标明确地企图消灭在邦联国家和政治生活中巴伐利亚的独特性。多年来，帝国政府压制民族的精神。巴伐利亚——受逼迫的德意志国家的堡垒不愿再继续忍受下去，接受了柏林强加给它的挑战。一日早晨，他庄严地接受了所有在巴伐利亚地区驻扎部队新的效忠宣誓，向巴伐利亚国家政府宣誓也就是向德国人民的受托管理人宣誓。

他胖胖的四方脸上春风满面：谁是鸡、谁是鹤？库茨纳尔大谈特谈为了民族的事业；而他弗劳赫尔则为这个事业创立了一

支军队。现在谁是元帅、谁是鼓手？

库茨纳尔大发脾气。弗劳赫尔，这条贪图功名的狗，从他那里偷走了他的口号，这还不够，现在他还想从他的鼻子底下抢走他整个计划的精髓：民族暴动。这种手法不会奏效。库茨纳尔-鲁佩特不会那么快就拱手相让。现在恰好是一场竞赛，看谁首先作好自己的准备工作。他与他的参谋部先生们进行了商量。人们不需要长期等待，人们已经几乎都准备好了。于是重新确定了一个新的日程，这次没有什么总演习。十一月九日曾经是原来的帝国遭赤色疯狗推翻的日子，好，就在这个十一月九日，在遭灭顶之灾的五周年纪念日，在那天一切要重新开始。

弗劳赫尔在他的位于普罗梅纳德广场的黄宫内审视着、微笑着。就让库茨纳尔从容地装备自己并等待军队投入他的怀抱吧。就让他为此旷日持久地去等待吧。弗劳赫尔胸有成竹，已有了对策。在决定性的时刻，不是军队倒向库茨纳尔，而是反过来：库茨纳尔辛苦地装备起来的部队倒向他！他微笑着，他的事业是有把握的，政府最高长官注视着：真正德意志人如何组织他们进军。民族兴起的核心是军队，而军队掌握在他的手中。他的军队要比外表所显现的更加强大。帝国国防军的其他六个师非常羡慕他们。看来到了关键时刻，柏林方面的先生们将无法指望他们的军队。帝国国防军的首脑在一个秘密命令中不是已胆怯地恳求他的司令员们将政治化的军官们从部队里清除出去吗？弗劳赫尔从内心发出微笑。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十月，充满着欢笑和信心。

到了十一月份，一夜之间，风向突然变了。弗劳赫尔在绅士俱乐部碰到第五福音传教士时，他觉察到了这一点。

赖因德尔先生用他的细而圆润的声音小声、几乎是漫不经

心地说："我听说，你越来越不喜欢库茨纳尔了，政府最高长官先生。我已决定不再给这位先生送钱。"弗劳赫尔象小学生似地注意看着赖因德尔，看着他的嘴，手指在脖子和领口间摩挲着。

他对经济现象知之甚少，然而他知道这个令人诅咒的赖因德尔漫不经心说出的东西要比爱国党人成千的群众集会都重要。很显然，鲁尔地区的戏已经演不起来了。德国工业界已经与法国人达成了谅解，它对暴动已不感兴趣。资本给政变和国防论的拥护者看的是一副冷面孔。弗劳赫尔紧张地思考着，他的四方脸在沉思中显出颟顸的神色。如果德国工业界把钱抽回的话，这对他的军队没有什么好处，而现在他就将经历他的果树开花时节而大丢其脸了。"我已决定不再给这位先生送钱。"如果说，他把这友好的轻碰身体与一种他以前从来认真对待的、来自柏林的对那里情绪描述结合起来的话，那么，那个帝国国防军首脑的秘密命令就根本不是什么胆怯的表现了。

一个可怕的故事！他已经往前走得太远了，已从真正德意志人的口号中接受了太多的东西。如果现在库茨纳尔这头蠢牛行动起来的话，那么旁人就要将责任推在他的身上，这样他这个元帅就将与他的鼓手一起失足滑倒。真该死，如此这般他就将倒霉地卷到里面去了。夜里，他在他低矮的房间里与小猎狗瓦尔德曼一起在丝绒家什间转来转去，他出着汗、叹息着。他这样做完全是鞠躬尽瘁地为巴伐利亚、为主的更大荣誉效劳。天意总不能把他可怜地丢在一旁。他懊恨交加地坐在那里。

看，天意和他站在一起，并给他送来了一个计划。他将放弃他自己的暴动，而且将召回他的鼓手库茨纳尔。然而他要柏林为此付出代价。从失败中他的巴伐利亚邦也要得到好处。他要帝国出钱交换他的放弃暴动之举。他将要求取得补偿，取得

下述让步：要加强业已遭到威胁的巴伐利亚自由邦国的地位。他满意地躺到了床上，睡得很好，没有做梦。

第二天一早他就投入工作。要使他自己的暴动刹车这很简单。巴伐利亚军队牢牢掌握在他手中。就如同他们准备好随同他去暴动那样；他们也愿意随同他归顺帝国。然而其他人、库茨纳尔的人、鼓手和鼓手的追随者们，要他们听话、重新站回角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他们如箭在弦上，他们想暴动，这已不再是能够阻止的了。因此，他的时间极为紧迫。他尚不知道库茨纳尔打算什么时候动手，然而他知道这不过是几天内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就完全集中在赢得时间，赢得时间。

他很能施展伎俩。他召集五花八门的战斗团体的头目们到他那里开会。他明确表示，他的目标与他们的目标是相同的。他表明了对柏林目前状况的担忧。虽说人们能够在那里得到帝国国防军的拥护，但总的来看，在那里时机还未成熟。这里只涉及很短的一段时间，人们需要这段时间，人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耐心等待。

库茨纳尔的人对此作出讥讽的反应：政府最高长官先生老是对运动说东道西。人们还没有忘掉果树开花时所发生的事。这次是否又该打退堂鼓？弗劳赫尔又重新恳求道：他确实与诸位先生有相同的目标，然而时机真是没有成熟。请往后推移、仅仅只推移一周的时间。

子弟兵头目托尼·里德勒，分党部领导人埃里希·博尔恩哈克都用抗拒、讽刺的口吻作了回答：如果人们在九日前都准备完毕了，为什么还要推到十六日？于是弗劳赫尔就请求只推迟半周。

在整个谈话期间，库茨纳尔都引人注目地保持着沉默。他

阴郁地坐在那里，在胸前交叉着双臂，在表情和举止上突出表现出：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现在他站了起来。他宣布：好的，人们将等半个星期。他手下的先生们在大声喧哗着。领袖决断、权威地宣布：他们将一直等到十一月十二日。

在同一天夜里，他召集他的同伴们开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会议。在先前弗劳赫尔起劲地为达到目的进行游说时，他灵机一动有了一个新的主意：十一月八日弗劳赫尔将在卡普柄教团啤酒厂召开一个大型集会。会上，他将对形势表明他的原则立场。在这八日夜晚召开的大会上，库茨纳尔将宣布开始民族革命。他将手拿武器逼迫弗劳赫尔表态。如果政府最高长官确实是认真地希望人们揭竿而起的，那么人们就将以这种方式切断他的退路。库茨纳尔继续以跟自己人讲话的方式讲道：他相信，弗劳赫尔之所以要求往后推延日程，是为了欺骗真正德意志人，他自己就可以抢在真正德意志人前头。他这种计谋将在库茨纳尔那里遭到失败。库茨纳尔绝不会中他的奸计，绝不会听斥——长久地就范不付诸行动。他之所以答应他推迟到十二日，这是一个北欧计谋，推出这个计谋完全是为了祖国的最高利益。

他又严肃地问了一遍，是否一切都准备好了。所有军事头目都严肃地作了肯定的回答。有个人说，如果政治上的准备也象军事准备那样广泛完善的话，那么就什么也不缺了。库茨纳尔不以为然地看着此人。他没有给这个冒失鬼任何回答。他以夸张的姿态颇为神秘地指了指锁着行动计划的抽屉。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宣布，八日夜间他将越过卢比孔河①。

---

① 意大利北部的一条界河，公元前49年恺撒越过此河，发动内战。

6. 隐　　居

奥托·克伦克孤独地呆在格施文特茅舍。他确实坚持住了：整个夏季和秋季都没有到慕尼黑城去。他一个人呆在贝希托采尔，唯一可以交往的人是变老的女管家薇罗妮卡，西蒙的母亲。他的妻子要留在慕尼黑看房子，他不让她到贝希托采尔来。即使今天他过五十岁生日也是一个人孤单地呆在上面的格施文特茅舍，这一点他在半年前是绝想不到的。当时他本该想到，整个德国将把这一天当作它的救星的纪念日加以庆祝。

而现在他蹲在山脉和云雾前面，抽着他的短短的蒂罗尔烟斗，苦笑着。今天是个评点人生的好日子。如果说在这一时刻他就离开人世、就死去的话，那么他将冷静地面对他的五十年人生，他有很多后悔吗？他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如果说，他在人生道路上走了一程又一程的话，那么他要说，他的人生是美好的。如果他要对此说些什么的话，那么他毋庸压低了声音说话。他是一个巴伐利亚人、一个阿尔卑斯山人。巴伐利亚与时代并不相适宜，时代愈发展情况就愈糟，而克伦克就是克伦克，他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对于他来说，他宁愿自己不是这群平庸的芸芸众生之中的一分子。

他的藏书、他的山脉、他的森林、他的猎手们以及他自己构成了一个最好的社会。一人独处倒也不坏。他想起那次在意大利山脉中打猎的情况，那只岩羊是一只非常有头脑的动物。当然，今天他非常希望西蒙在这里。然而他不想自己首先出面与西蒙联系。当时他与爱国党人闹翻时，他很想把西蒙也带走，脱

离爱国党人，一起到贝希托采尔来。然而西蒙这个小子不干。他喜欢呆在慕尼黑，根本不想到乡下来浪费光阴。克伦克勃然大怒，喝令他与自己一起离开慕尼黑，然而他同样激烈地抗争不从。他明确而粗鲁地表示：没有人能用强力使他就范。如果老头愿意做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克伦克抬起了手，然而最后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尽管在生气，然而他仍为他的儿子是那么象他而高兴。相同的红褐色的头发、相同的眼睛——眼白中略显些淡棕色，相同的暴躁脾气。

他站在他的山脉上——形象高大，在整洁的内衣外面穿着旧的皮上衣，伸长着脖子观察着。他的嶙峋的头颅上头发很少。他退隐在家，期待着他的邦国来召唤他，他期待着爱国党人来召唤他。而他则高兴地等待着他届时能够大声地邀请他们参加教堂年会。他紧张地注视着，弗劳赫尔如何与帝国斗争，库茨纳尔如何与弗劳赫尔斗争。太晚了，我的先生们。赖因德尔并没有等你们。他早就已经乘车走了，莱茵地区的戏已经演完，你们没赶上你们的火车。你们本该早一些起事的，我的先生们。

他从克施文特茅舍回到贝希托采尔的住所。那里的大瓷砖壁炉把整个宽敞而布置颇为粗陋的房间烧得很热。他坐在木凳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打开了收音机听最新消息。薇罗妮卡拿来了饭菜，他大口地吃着、大口地喝着。自他住在贝希托采尔以来，他已不再对他的肾脏病有所顾忌。饭后，他坐在那里，一个人长久地发楞。没有人打电话来吗？没有人想见他吗？不，既没有人打电话来，弗劳赫尔或库茨纳尔也没有想见他。

一个人呆在这里，这当然很好。然而他总不能整天呆在这里等着真正德意志人的垮台。于是他跟薇罗妮卡嚷嚷。他一会拿

起他的一本书，一会又外出走到森林里去。他坐在一个树墩上，读着有关法律和逻辑学的书，做着白日梦，接着又读开了，并在书上信手写上讽刺、挖苦的评论。

两个人中是谁来找他呢？是精明干练的先生还是窈窕的女士？上帝显灵！在他的脑海中又响起了那首乐曲低沉的鼓声。这是非常好的意外生日礼物。他独尝遭拒绝的苦果，他也打算让他儿子尝尝这种苦果。

是的，领袖决定在城外度过暴动前的一天。他的计划不是早就做完了放在抽屉里吗？他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在一项大的行动前，他的神经要松弛、要得到休息。他驱车外出，带上了他的女秘书英萨洛娃，按习惯他从不事先告诉她到什么地方去。车开到了城外他才吩咐到贝希托采尔。为什么？现在他有时间，他该不该做个尝试，把克伦克争取过来？克伦克不是个笨蛋。克伦克准能看到：当时在果树开花之际，他——领袖是对的。他将以和解的姿态对待克伦克，他很器重他。他将作出努力，要使克伦克再度与他共事，他需要有克伦克在身旁。如果没有克伦克的话，事情要搞糟。

当库茨纳尔吩咐到贝希托采尔去时，英萨洛娃的眼睛不由得闪出亮光。最近一段时间里，她已经投入埃里希·博尔恩哈克的怀抱，此人自克伦克退出真正德意志人组织之后便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在狂热的工作和无所顾忌的行乐中，他显示力量、发展自己的势力。英萨洛娃佩服他的玩世不恭，很喜欢他对她那种无拘无束、游戏人生、漫不经心的态度。她很乐意去刺激一下克伦克，然后反过来用克伦克去吊起埃里希的胃口。

克伦克看到他们两人时站了起来。在作了一般性的寒暄之后，马上转入正题。克伦克大声、真诚地说：今天是他的好日

子。克伦克心里想的是：他有理由这样说。他站在这里显得很魁伟，冷静地倾听着，不能说他不客气。在这里——他自己的树林里他感到自己比这个可怜的笨蛋要优越无数倍。库茨纳尔与英萨洛娃在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汽车挨冻之后，很想到暖和的房子里去。俄国女人从她咖啡色的厚毛皮大衣里伸出瘦长的脸，小心翼翼地张望着，在地上来回踏着脚——一只小巧的、带毛的小动物在严寒中颤抖着。虽说那时他的肾脏病发作要归罪于这个婊子，而且以后的不少事她也从中作祟，他却不忍心让她挨冻。但更重要、更妙的是要让库茨纳尔挨冻！他就这样让库茨纳尔在外面冻着。

为了使自己挨冻的时间不是太长，领袖说话说得非常快。他起劲地晃动着他的稀疏的小胡子，他隆起的鼻子也明显地抽搐着。克伦克想："太晚了，我的同事。你的果树的花已经凋谢。"他欣赏着这个男人鲜明的个性，倾听玩味着他长长的请求。

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才领客人走到屋子里面，给冻得够呛的客人吃饭、喝酒。他故意装出犹豫不决的样子，而当领袖中了圈套，重新开始他的长篇大论时，克伦克就感到非常高兴。这次，库茨纳尔开始谈他的抽屉、他的宏伟计划。以前，当他第一次谈到此事时，这个抽屉就给克伦克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来，这是库茨纳尔唯一能引起他兴趣的地方。在这其间在他想象力丰富的头脑中曾多次想象过：这个宏伟的计划如何放在一个抽屉里；这个计划目前虽无人知晓将来却会震撼所有人。现在，领袖又充满神秘地提到这个计划。这时，克伦克不禁向自己提出问题：这是在开玩笑，还是确实有这么个计划？同时他也顺便指出，他目前正在撰写一个暂时不想给任何人看的东西。领袖此时正在看着克伦克粗呢上衣的纽扣出神，不由得抬起头来

看着他的狡猾、快乐的褐色眼睛。克伦克解释道，是的，他正在忙于写他的回忆录。领袖沉默着，吃着东西，沉思着，这样过了好几分钟。他终于又开始说话了：在这些回忆录中，在故意显示的快乐后面肯定还隐藏着若干不愉快的事情，而在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中，他肯定也起着某种作用。克伦克则回答说："我真是这样想的，同事先生。"

英萨洛娃颇欣赏克伦克：他锐利的眼睛、他窄长、骨骼粗大的脑袋，他光亮象鞣制过的皮肤；他是那么镇定自若地、魁伟地在他自己的寓所和他的树林里走来走去，真是一个十足的汉子。她弄不明白，为什么她今年夏天把时间完全耗在埃里希·博尔恩哈克身上。她不想再听从值得信任的伯诺伊斯大夫的忠告。她在世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这也有好处：因为除了她还有谁更有权利在有生之年尽情地享受呢？当克伦克一提出要求，她马上就答应克伦克，将单独来找他。"什么时候？"克伦克问。英萨洛娃马上坚决地回答："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是起事的时间。到那个时候如果她没有去关注埃里希的话，他会恼火的。

7. 北欧诡计对北欧诡计

政府最高长官弗劳赫尔博士目标明确地致力于贯彻他的新计划。这真是从天而降的灵感：把不可避免的牺牲真正德意志人当作自愿提出的决定，用牺牲真正德意志人来换取帝国对巴伐利亚保留权利的承认。他真想让克伦克知道：他下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蛋。如若克伦克知道这样一个不愧是真正国务活动家的想法的话，那么他最终不得不把弗劳赫尔看成是完满无缺

的。然而克伦克这个人不可靠，人们没有把握，他是否还会投向那边并走露风声。弗劳赫尔必须忍住并听凭克伦克在这几天内还把他看成是笨蛋。

他急切地、然而却仍是考虑周密地采取他的准备措施。十一月九日，他要颁布针对真正德意志人的事关重大的命令。他将在十一月八日的讲演中宣布与真正德意志人的决裂，并从世界观的角度对此作出阐述。这个讲演应是摈弃爱国党人、向柏林靠拢的一个声明。

为谨慎起见，为了稳住真正德意志人，他在十一月八日下午召见了他们。会见气氛非常融洽。他们共同承认，他们最终目的完全是一致的。已计划在当天晚上向爱国党人动手的弗劳赫尔在那天下午向他们透露北欧诡计，告诉他们：他将和他们一起在十二日共同采取行动。而已计划在当晚开始暴动的爱国党人也从他们这一方面用北欧诡计答应弗劳赫尔：他们将一直等到十二日。他们双方在充分谅解的情况下分了手。

当天晚上，最高政府长官弗劳赫尔在卡普栖教团啤酒厂礼堂作酝酿已久的有关形势的重要讲演。所有爱国党人的各团体都在邀请之列，大礼堂一直到最后一排都座无虚席。一开始，弗劳赫尔讲了马克思主义的破坏作用。对付的唯一手段是秩序，铁的纪律。他提高了声音，他想此时宣布他的政纲：一切人，包括最佳意义上的爱国党人都必须绝对服从上帝安排的国家机构。要服从政府、服从政府最高长官、服从他。

当他讲到这个最关键的地方时，他的讲演令人讨厌地被大厅入口处传来的喧哗所打断。顿时，命令声、叫喊声、一声枪声响作一团。在他讲坛旁边站着手持冒烟手枪的领袖——鲁佩特·库茨纳尔，他穿着一件崭新的、裁剪很贴身的制服式运动

服，围住他脖子的是很硬的白色高领。他的头发中分，头路分明。在他胸前挂着一个铁制的、四周有装饰花纹的大十字架。战争期间这种大勋章仅仅授予达到很高官阶的人、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以及真正有英雄行为的人。库茨纳尔手里拿着手枪，还把手枪高高举起；演员康拉德·施托尔青就是如此这般地站在慕尼黑宫廷剧院的舞台上：他面对贵族陀里阿，宣布暴政的垮台。他演的是德国诗人席勒创作的剧本中伯爵斐爱斯柯①。

鲁佩斯·库茨纳尔把惊惶、愤怒的弗劳赫尔轻轻地推到一旁。他用响亮的声音在死一般寂静的大厅里宣布："民族革命已经爆发。大厅已被六百名全副武装人员包围。挂上我们旗帜的帝国国防军和巴伐利亚邦警察已在挺进之中。巴伐利亚政府和帝国政府已被推翻。在我领导之下的临时帝国政府已经成立。明天不是德国民族政府成立之日，就是我死之时。"然后他用更大的声音发出吩咐："拿啤酒来！"他猛喝啤酒。

大厅里响起了极其热烈的掌声。许多人的眼里噙着泪水。他们极其兴奋地注视着鲁佩特·库茨纳尔。就象对流行歌剧《洛恩格林》主角那样，他们对库茨纳尔怀着同样的感情：主人公坐在一只银白色天鹅上降临大地，在最后一刻把世界从所有的困苦烦恼中解救出来。

当弗劳赫尔听到枪声之际，当他看着梳着分头的人手里拿着冒烟的手枪走向讲台之际，当他听到从有稀疏小胡子的嘴里吐出的声音之际，他随即很快意识到现在他的第二个计划也泡汤了。这条狗用表示忠贞的誓言把他给骗了，这条狗抢先采取了行动。也许他现在会邀请他与真正德意志人联合起来，在他

① 指席勒创作的《斐爱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一剧。

的领导下，共同行动。这尽管违背理性，却是一次伟大的尝试。纵然这次尝试只能在历史上坚持十四天，纵然这次尝试在巴伐利亚边境就必定失败，这种尝试仍颇有诱惑力：挺过十四天就将成为人民英雄，在这之后作为巴伐利亚雄狮在与柏林的斗争中英勇献身，将象科赫尔地方的铁匠那样在英雄神话之中得到称颂，进入巴伐利亚英灵殿堂。他自己的计划毁于一旦，他的人生道路破灭了。对于他个人来说，最好是来那么一次壮丽的终结。然而对于巴伐利亚邦来说却不是最佳选择。因为暴动的前景确实只有失败两字。北德国防军反对这种暴动，工业界也持反对态度，暴动绝不会越出巴伐利亚边界。暴动必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失败。如果他也参预其间，如果他不能在今天夜里把暴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中，那么最好的结局充其量也不过是重复那悲惨的一八六六年，可恶的普鲁士将最后并吞南方。

弗劳赫尔在库茨纳尔的手枪还在冒烟时就看到了这一切。在枪弹的烟雾消失之前，他的怒气就烟消云散了。他并不害怕手枪、害怕这群穿着带有带钩十字标志运动装、手持手榴弹的乌合之众。在这一分钟，这个快到六十岁的巴伐利亚老人所认识到的要比他以往所有年头所认识到的总和还要多。他升华了，他的胜利是虚幻的，神赐的使命是虚幻的。在这痛苦的时刻，在这分裂的时刻，在这失败的时刻，在这决定性的时刻，这个兰茨胡特地方公证助理员的第四个儿子成了一个伟大人物。他把事态看得非常清楚：容易的做法是进军到边境，然后死去；然而他要平息暴动，他就要走一条荆棘丛生的、无荣光可言的、糟糕的道路。然而他已经升华，他把世上万物置之度外，他认识到他有罪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把事情重新纳入正轨。他决心为此而不惜牺牲自己。

这一切都是不幸的弗兰茨在这一分钟之内的认识和所下决心。在这同一个下决心的一分钟里，他以他农民的狡黠找出唯一可行的手段来使慕尼黑城和巴伐利亚邦避免流血，即使他自己牺牲了也在所不惜。首先他必须重新取得他的行动自由。为了这个目的，他将在表面上顺从这个白痴。如果他能够离开此地的话，他就将首先向贝希斯特加登红衣主教通报情况，在那里取得对他进一步行动的同意。在这之后就是与军队的司令员一起到军营去，用无线电发报、打电报通报情况。如果他做了这一切，那么他在以后不仅要被人看作是一个傻瓜，而且要被看成是一个坏蛋。因他的牺牲而得益的人们——隐蔽的摄政者们将抛弃他、不会对他表示感谢。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正派人愿意与他打交道。他就此被打发、报销。然而暴动也将完蛋。如果他如此这般去做的话，那么暴动就出不了慕尼黑城。对于全体巴伐利亚人来说，就避免了在邦的边界上许多人的流血牺牲和无数的屈辱。

在库茨纳尔的逼迫下，弗劳赫尔看来对他予以充分理解地跟随他走进了旁边的房间。这时，暴动的军事领导人弗泽曼也恰好走了进来。巴伐利亚邦司令员和邦警察首脑也以弗劳赫尔相同的方式被带到这个房间来。库茨纳尔跟这些先生们作着解释：在他总的领导下，他拟给他们领导的职位：弗劳赫尔将任巴伐利亚邦的总督。当然他们必须接受官职。他挥动着他手中的枪说道，枪中有四颗子弹。如果他们拒绝为他工作的话，那么三颗子弹就是为三位先生准备的，最后一颗子弹则归他自己。为了实现他自己的决断，弗劳赫尔向其他两位先生使了眼色，带着农民式的狡黠和悲伤说："库茨纳尔先生，问题不在于您是否把我打死。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祖国的幸福。我跟着您走。"

情况比库茨纳尔预想的还要好。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库茨纳尔和弗劳赫尔回到了大礼堂、走上了讲台，他们准备公布一个共同声明。库茨纳尔宣布，他的临时政府的任务是拯救德国人民、向罪恶的巴别塔①——柏林进军。他承担民族政府的领导工作，弗泽曼将军是军队的领导人，弗劳赫尔博士是巴伐利亚邦的摄政者，弗劳赫尔声明，他以极沉重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官职，仅仅是作为王朝的地方长官。两个男人站立着都向对方伸出了手，弗劳赫尔那静脉曲张的、出着汗的硬手放在库茨纳尔指甲很长、出着汗的硬手里。从大厅里传来低沉而洪亮的声音——康拉德·施托尔青的声音："鲁特利山谷牧场宣誓："②他领读，然后整个大厅愈来愈激动地重复着："我们欲成为一个兄弟般的联盟，任何困难和危险都不能使我们分离。"

弗劳赫尔站在台上，与领袖手挽着手。他显得颇为僵硬和不自然。他考虑：如果他能在午夜前离开此地的话，那就意味着赢得了胜利，那就意味着还有时间，他就能为拯救祖国办妥所有事情。他想把自己的手抽回来，然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样做不好，再说库茨纳尔也紧握着他的手。"我们欲象父辈们那样自由，"声音从下面传来，首先是低沉而洪亮的男声，然后是整个大厅的声音，"不自由毋宁死。"这个家伙的声音露出了杀机。关键是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一次鲁特利山谷牧场宣誓象做圣事那样花时间。库茨纳尔出汗了。

终于邦摄政官有机会离开讲台、走出大厅，在厕所里他看了

---

① 古巴比伦人建筑未成的通天塔。因建在巴别，故名巴别塔。"巴别"本意是"变乱"的意思（见《创世记》第十一章）。

② 相传1291年瑞士最初三个地区的联盟者在该牧场宣誓反抗奥地利的暴政。

看表：十点十八分。谢天谢地，他还有时间。他走到室外，没有人监视他。他贪婪地吸着凛冽的空气。现在他已不再是装配工鲁佩特·库茨纳尔封赏的摄政者，现在他又再度成为稳固的、巴伐利亚官吏，就象他三十年来那样。

他上了汽车，他机械地在座垫上来回搓着手。他的双肩耷拉下来，然而他的脸上却是顽强不屈的表情。他的职责要求他吞下一团极脏的东西。这是极不舒服的，然而一个巴伐利亚官员要履行他的职责。

8。卡耶坦·莱希纳尔最倒霉的一天

旧家具商卡耶坦·莱希纳尔坐在卡普栖教团啤酒厂大厅里，亲眼看到了革命是如何爆发的，听到了历史性的枪声、库茨纳尔的讲演。他还亲身经历了，领袖和政府最高长官手挽手站在台上的情景。他心花怒放，他仿佛已经看到圣匣又成为德国的、即他的财产，梦想着黄房子已不属外来的掠夺者所有。他使劲地用咖啡色方格子手帕擦鼻涕，他涨红着脖子大呼万岁。他喝了许多杯啤酒。在这个历史性的夜晚只有一件事使他恼火：他没有把他的照相机带来，不能给后代留下记载历史事件的艺术性照片：在宣布民族团结之后，领袖举着灰色的陶制大啤酒杯喝着啤酒；或者在进行效忠宣誓时，库茨纳尔和弗劳赫尔手携手的情景。

午夜降临。从外面一阵阵传来渐渐逼近的部队的隆隆击鼓声。传令兵和女侍者分别带来命令和啤酒。渐渐地老头感到疲惫了，然而他并不回家，而是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一起睡在卡普栖

教团啤酒厂的大厅里。那里已成了男子宿营地。

然而诸头目们并没有睡觉。他们警觉地注视着、统治着。在二楼，库茨纳尔设立了他的总指挥部。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没有克伦克也照样运转，他神彩奕奕地反驳了种种流言蜚语。他工作着，他发出号召、颁布军事管制法、宣布成立一个全国民族法庭。

在这同时，真正德意志人在城里欢庆他们轻而易举取得的胜利。他们毁坏可恨的左派报刊的建筑物，在那里进行抢劫，捣毁机器、排字字盘，狂呼乱叫着把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的雕像扔出窗外。他们按照一个黑名单逮捕党的各种政敌，包括左派议员、市议员，有身份的犹太人。他们把抓来的人押来押去；由于缓慢的、费周折的考虑而没有立即处理：应当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处决他们最佳？是否在这棵树上或那个灯柱上执行绞刑？或者在这堵墙前或那片沙堆上枪决了事？真正德意志人最恨的人遭到了最粗暴的折磨，向他们吐唾沫，扒走他们的衣服。人们终于有了一致的意见，他们被押到架有机关枪的小树林里，向他们讲明，他们的末日已来到。

库茨纳尔和弗泽曼在临时总指挥部还一直不断地发出各种号令。夜已降临，本该早就听到来自兵营的消息，然而一直毫无音讯。人们打电话给弗劳赫尔、给邦司令员，派出信差，他们恳请、要求、命令。毫无这两位先生的踪影。有个谣言说弗劳赫尔发了一个表态电报，他反对暴动，宣布在武力威逼下的表态无效。也传来了其他消息：帝国国防军站在弗劳赫尔的一边，从外面派来的警察、军队已节节进逼。库茨纳尔真希望这些传言不是真的。他傲慢地宣称，他已经作好战斗、牺牲的准备。然而这不是一种姿态。他内心的喜悦就象戳破的轮胎里的空气那样跑

得无影无踪。旧有的障碍又再次降临，他又痛苦地回忆起在鲁姆福德大街吃晚饭的情景，回忆起他母亲的哭泣和嚎叫。

在大厅里，家具商卡耶坦·莱希纳尔睡得很不好。室内充斥着烟味、人的气味和啤酒的味道。天已经亮了，他的老胳膊老腿显得很不舒服。然而这之后他得到了咖啡和一枝步枪。他的自信心提高了，他的幽默又回来了。八点、十点，人们在等着，这里有啤酒、肝肠。终于到了行动的时刻。马上出发，加入游行队伍列队行进，前进方向：市中心，马里恩广场。

党分部头头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建议举行游行。在这里无所事事地呆着，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占领卡普栖教团啤酒厂，让弗劳赫尔牵着鼻子走，这真是愚蠢之极。不管弗劳赫尔突然改变观点或者没有改变；或者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如果他已经改变了观点，要再劝说他改回来，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城里已经群情振奋，帝国国防军的一大部分已站在我们这一边，他们置上司的命令于不顾。即使是一次反对弗劳赫尔的游行也将表明人心之所向。

这是一次堂皇的游行，当然参加者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库茨纳尔和弗泽曼走在前边，两边有穿着便服、肩背上了刺刀步枪的士兵。队伍以十二人一排的规模向前行进着。卡耶坦·莱希纳尔排在第十四行。在精神抖擞的年轻人中间，他的花白胡子，他的明显的甲状腺肿和瘦骨嶙峋的胸部颇引人注目。然而他显示了他的男子气概。他们肚子里有咖啡，也有啤酒和香肠，他们行进着，为首的是弗泽曼和领袖。人们就是在行进中取得胜利的。他们今天占领慕尼黑，明天占领巴伐利亚，一个星期占领整个帝国，一个月占领全世界。在大街两旁站着许多人，他们挥舞双手，高呼万岁。卡耶坦·莱希纳尔非常清楚地认出了一个老

太太，她是枢密官太太伯拉特——一个曾经卷入克吕格尔案子的老太太。她在散发紫菀花和雪茄，人们在走过她身旁时万岁、乌拉声叫得更起劲、更疯狂了。

在路德维希桥旁站着警察，那只不过是可怜巴巴的十二个人。一个军官吹了声口哨，前两排真正德意志人冲向了警察，他们向警察吐唾沫、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制服了他们、把他们押走。莱希纳尔老头激动地看着：当人们获胜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他情绪高涨地向前行进着、前往市中心：双桥大街、剧院大街、马里恩广场。墙上新民族政府贴的布告被撕了下来，在它的残片旁贴着其他的标语——弗劳赫尔的公告：巴伐利亚政府的全部行政权掌握在他的手中；谁与库茨纳尔和弗泽曼站在一起，谁就要按叛国罪论处。撕下这些可耻标语，也许只不过是犹太人的一种诡计。继续前进。佩鲁萨大街、走向王宫、走向将帅纪念堂！

什么？在王宫里埋伏着邦警察？打算封锁道路？这样更好，对我们来说，他们来得真是时候，这些想法真是妙不可言，这些愚蠢可怜的家伙！队伍堵住了道路，呼叫着、不断挥舞着双手。旧家具商无法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看到的是：围绕着将帅纪念堂四周，帝国国防军不断涌入。他们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还是站在另一边的？

一阵响声。他们干吗开枪，谁在开枪？好几个人倒下去了。老天爷，他们被打中了吗？一个象他那样的人倒下了，把肚子挺了起来，就象做什么体操练习。其他人尽管显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也趴了下去。老莱希纳尔自己也趴了下去，干脆就趴在肮脏的地方，已经顾不了身上穿着的漂亮衣服了。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只有生命危险的狐狸即使在逃跑的

途中也会很快地咬死一只鹅并把它拖走。在王宫大街、将帅纪念堂旁老莱希纳尔就如此这般躺在肮脏的地方，以从未有过的紧张把思想集中在如何摆脱这种危险上。他环顾四周：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他人是如何采取行动的？他争取到时间作了一些对远处地面上的和对近处具体情况的观察。我的老天爷，这就是战争、战斗、冲锋向前；这就是为了祖国、为了革命。这真是他妈的最不舒服的事情了，我的先生，全是扯淡，我的先生。他看到领袖的灰色汽车，看到它如何调头，如何开足马力、毫无顾忌地从人群密集处开走。如果他也坐在里面该多好。又射过来若干子弹。他斜躺在地上略抬了抬身子看到子弹如何四溅打到墙上。真遗憾，他没有带上他的照相机。有几个人站了起来，俯下身子踏过他的身上跑走了。我的老兄，这是我的胳膊。他们还在开枪吗？这些可恶的歹徒！最好有一堵墙挡住子弹。他想呆在子弹无法穿透的一堵石墙后面。现在又有一个人踩在他的背上。他妈的，踩得真疼。踩人身上总是不对的吧！现在又飞过来一颗子弹，是我要吃枪子儿还是你要吃枪子儿？真该死，他喘息着、全身酸痛瘫软。

现在，他想跑了。他现在就想溜走了事。四周静了下来，这种寂静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围绕他周围的大多数人都站了起来，看了一下、俯下身子跑走了。在他四周已是空荡荡的了。武器狼藉地扔了一地。老天爷，在这里他们随时会把他打死的。他站了起来，连他也站了起来！随即他被人群推涌到一条小街上。

谢天谢地，这里非常安静。没有子弹往这里打，这里非常不错。现在他方感觉到，他是多么虚弱、全身发痛、象棉花那样发软。

射击的时间持续不到两分钟。在帝国国防军最初一阵射击之后，整个队伍就散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卡耶坦·莱希纳尔那样能幸运地脱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离开那里。许多人受伤躺在那里，在奥德昂广场共死了十八个人。

他们中有中学教员法伊希廷格。在审讯克吕格尔的过程中，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发生了那档子事情：他外出购买两个练习本，本该在施塔胡斯下车，却在伊萨门广场方才下车，遭到责罚，于是牢骚满腹地投入了库茨纳尔的队伍。而现今他躺在将帅纪念堂前。他以前曾为他从未打碎过眼镜片而自豪。他的眼镜片现在仍完好无损。然而文科中学教员法伊希廷格却已经死去。

头头中的一个也躺在被击毙的人中间。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听过的子弹呼啸声比队伍里的大多数人都多。射击声并没有使他惊慌失措，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最好地保护自己。他曾在地球上枪林弹雨密集的地方呆过三年之久。然而在这里，在这祥和的奥德昂广场，子弹却击中了他。他躺着，就在成问题的将帅们的脚边。他那刚才还是红红的嘴唇已毫无血色，也已毫无可爱之处了。

卡耶坦·莱希纳尔站在这条小街上。他全身发抖，他已经筋疲力尽，然而他还活着。在他四周的人推搡着他。他被推到一所宅第的对开的大门旁。这里很显然也是毫无办法，门肯定是锁着的。尽管他这样想了，他的手仍费劲地抓住门把，试探地往里推了推门把，看，门开了一条缝。于是他走到里面宽敞、明亮的入口通道。马上他又机械地关上了门，最好没有太多的人闯进来。

门非常结实，子弹准穿透不过来。要是没有这引人注目的、

在他肩上晃来晃去的步枪该多好！他要扔了这杆步枪，一定要扔掉它。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完全摆脱这麻烦的事情，还与射出的子弹毫无瓜葛。他顺着低矮的石阶拾级而上，走到二层楼。在那里有一块牌子：律师海因里希·鲍姆博士、西格弗里德·京斯布格尔博士。他按铃，却并不指望有人来开门。然而，门开了。一位小姐问他有什么事。他机械地回答道，他想找律师。这位小姐让他进去了。一位年轻一点的瘦高个先生戴着眼镜，有着和善的眼睛，他问他有什么事。卡耶坦·莱希纳尔回答道："对了，我的先生、我的……"他把在肩上晃来晃去的步枪取了下来，把它靠在文件柜旁，枪倒了下来，他又小心地扶起了枪，来回试着靠的地方。他想，要是枪再倒下并走火的话，那么一切都完了。最后他轻轻地、非常小心地把步枪横放在写字台上。而后他说："博士先生，我有一个请求。我可以上厕所吗？"律师亲自指点前往厕所的方向。

卡耶坦·莱希纳尔闩上厕所的门，不禁松了一大口气。刚才外面发生的是一场苦斗，然而他把它应付过去了，现在他是安全的。他蹲在那里、喘息着。尔后他感到平静一点了。他颇费周折地清洗整理自己的面容。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他不能做到不留痕迹地恢复原状，因为他把自己弄得太脏了。

他舒心踏实地在锁着的门后呆了很长时间。他的四肢还在发抖，颇费周折地重新穿上了衣服。然后他把套在袖子上的带钩十字袖标取了下来，把它扔到马桶里，拉了水箱把手。而袖标却不愿随水流而下。他就找了一个类似扫帚的东西，伸进去把袖标完全捅了进去。然后他心满意足地在马桶上坐了足有一分钟。他轻轻地顺了口气，终于走出了厕所。

他想偷偷溜走，但秘书小姐又重新把他领到律师那里去。

“您还有什么愿望？”戴眼镜的先生友好地问道。“没有了，”莱希纳尔说。“对不起，博士先生，”他驯顺地说，“我该付您多少钱？”“什么也不用付，”律师说。“只不过：我该如何处置这枝枪？”他问。卡耶坦·莱希纳尔耸了耸肩。“您不想把枪带走吗？”律师问。“不，不，”卡耶坦·莱希纳尔一脸惊恐，拒不接受。

律师走到窗前。从街上传来的喧哗声比刚才小了。卡耶坦·莱希纳尔沉默着、坐在那里。这是一间很大的、没有开暖气的房间。现在他喜欢这间房间要甚于他熟悉的所有房间，他真想尽可能长地呆在这间房间里。律师在窗旁说：“看来现在他们已不再开枪了。”他慢慢地把身子转了过来。老莱希纳尔艰难地站了起来，说了一句：“那么我该走了。”律师说：“那就愿上帝保佑您！”他走了出去，在门前站了很久，看着那块白色的牌子，上面是黑色字母：海因里希·鲍姆博士、西格弗里德·京斯布格尔博士。他断定他们是犹太人。

街上很冷、很不舒服。莱希纳尔脑子里还一直闪现着步枪还在他的肩上晃动。他感到四肢关节都很不舒服，他肚子很饿，想吃东西，想好好地洗一通。然而他非常害怕回到下草场他自己的家里去。他也不想出现在任何饭馆里。如果他在那里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看到他非常肮脏、狼狈不堪的样子。于是他穿过许多大街、走得筋疲力尽。他终于走到伊萨河边，然后一直沿河朝前走经过哈尔拉欣、门特施魏格。格罗斯黑塞洛桥轻盈地、高高地架在河的两岸。他坐在条凳上注视着河流，暗绿的河水无拘无束地向前流淌着。他曾经希望通过库茨纳尔真能再度得到黄房子，甚至圣匣也会失而复得。现在情况已表明库茨纳尔是一个蠢货和胆小鬼。而他自己的作为也证明他不是一只巴伐利亚雄狮。他也绝没有飞黄腾达，而是坐在条凳上。他走向格

罗斯黑塞洛桥。桥非常高，是一切自杀者爱好的去处。从桥上跳下去既高又保证解决问题。在这里自杀的有无数为爱情所折磨的使女、有众多饥肠辘辘、贫病交加的家道中落者，他们在这里一了百了地跳了下去。如果现在是夏天的话，那么从上面跳下去倒是满舒服的。突然，他一下子下了决心，要结束他可怜巴巴的一生。在报上将会登出如下的新闻：受人尊敬的旧家具商卡耶坦·莱希纳尔于昨日在格罗斯黑塞洛桥投伊萨河自杀。他受的屈辱使他走上了这条道路。

他疲惫而四肢僵硬地爬上了桥。在桥上有孩子们在游戏，他们是些十二至十四岁的淘气鬼，正在扮演着库茨纳尔和弗劳赫尔。可怜的卡耶坦·莱希纳尔骨骼嘎嘎作响地纵身跃上了大桥的护栏，坐在护栏上很凉，他猛烈地一阵咳嗽，他抽出了咖啡格子的手帕擤着鼻涕。男孩子们开始注意他。一个孩子叫道："来了一个，他要往下跳，有好戏看了。"他们围拢到老莱希纳尔四周，他们满怀着期待，用呼喊来鼓励他。

卡耶坦·莱希纳尔坐在护栏上，男孩子干扰着他。如果这些孩子们傻乎乎地盯着他，那么他就不能理智而又肃穆地进行人生的最后思考。他嚷道："滚开，臭小子，下流胚！"然而他们根本就不想离开，他们之间在争辩桥究竟有多高；从桥上跳下去的人究竟在半空中因为空气的压力而死去还是到下面方摔得粉碎。他们已经在电影中看到类似的情况。现在他们内行地、颇为紧张地想看看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老莱希纳尔蹲在桥的护栏上。这里非常冷，他的双脚都冻僵了，再这样下去，是要得风湿病的。本来，他已没有了自杀的情绪。然而在这些男孩面前不做些什么就这么下来总感到有些难堪。他们说得完全对：他是一个可怜的角色，他本该从桥上跳

下去的。他又开始酝酿情绪，想起他一生所经历的苦难。男孩子骂开了，骂他让他们等了那么长的时间。然而情绪的消失就象情绪的产生那么快。现在已不再能酝酿什么情绪了，他已完全不这么想了，而情绪是无法勉强的。他淡蓝色的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他逼视着这些男孩子，费劲地从护栏上爬了下来。他一边骂他们："小坏蛋、小流氓、小蠢货、小泼皮"，一边悻悻离去。男孩子也粗暴地回骂："胆小鬼、老狗！"

他又踉踉跄跄地走到木凳旁，疲惫已极，他用尽全力方能使每一块骨头往前挪动。在他身后又响起了骂人的声音："老无赖、老贼、老混蛋！"他不理会这些坏小子的骂声，宁愿自己多休息一会。只是当他坐在凳上时间一长，他就象死一般地感到寒冷。

他又走回城里。现在，所有库茨纳尔的标语都被撕了下来，到处都贴着政府的标语。他站在这样的一条告示前面，读着，却不懂究竟是什么意思。许多人骂着："弗劳赫尔这个无赖、叛徒、癞皮狗！"莱希纳尔附和着："是这样，是这样。"如果有人注视他的话，他相信，他的目光不敢正视对方，而对方则能看出他的不光彩之处。

由于他的软弱，他终于走进了一家饭铺。他先喝了一道肝丸子汤，开始时还是机械地、贪婪的、尔后尝出了味道。他又给自己点了一道酸菜牛肺，在这之后他又要了一道烤小牛肉，此外他喝了一杯啤酒，又喝了一杯，然后他又喝咖啡。他久久地坐在这个烟气腾腾的饭铺里，这里很暖和，他散发着身上的潮气，这是倒霉的一天。圣匣完了，黄房子完了，名誉完了。现在他已名誉扫地、已不配作房东、不配做保龄球俱乐部副主任。

然而呆在这里真是不错。想起子弹如何打在墙上，现在也

会感到不寒而栗。现在他的肚子里已经装进了烤小牛肉和酸菜牛肺，他把他的枪和袖标都处理掉了，他要到大众澡堂去洗澡。

他付了钱，给了很多小费。在通往大众澡堂的有轨电车里人们又如此这般地鄙夷地看着他。然后他躺在浴缸里。他象还在做梦似地看着告示牌：洗澡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分钟，澡堂的理发师也从事修脚业务。真遗憾，只能在浴缸里呆那么短时间。莱希纳尔有这样的感觉：在洗澡的每一分钟里他都在洗去这愚蠢的革命、洗去他作为革命一分子的种种耻辱。然而他必须马上离开这温暖、浅蓝的水，重新穿上他肮脏的衣服。

他叹息着乘车回家了。希望孩子回家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回来；而今天他希望家里空无一人，偏偏安妮来了，坐着在等他。她很怕父亲遭到什么不测。有那么多打死和受伤的人。她知道，他也在场，而他已经有整整一天一夜没有回家了。

他对她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给了一个等于没有说的、愤愤然的回答。他要马上睡觉。他害怕得风湿病或者来一场厉害的伤风感冒。他让她泡了一杯丁香花茶。她在为他准备茶水时，他匆忙地脱了衣服，并试图把换下衣物藏起来不让她看见。安妮给他拿来一只取暖瓶和一杯热茶。他出着汗、哼哼着，感到很舒服。然而他的不光彩、他的耻辱不能全部随汗排出。就让豪特泽内德尔嘲笑他吧。他可再也没有兴趣当房主。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浑身曾经多么疲软和遭受多大的痛苦。他再也不去掺和到大人物的交易中去。一个象他那样的人，如果他们还让他有啤酒喝、有酸菜牛肺吃、让他有他的安静，他应当高兴才是。他将克服自我，将一言不发地观望：保龄球俱乐部如何产生一个新的副主任。

9. 偶然性与必然性

雅克韦斯·蒂弗林下午很早就离开了湖滨别墅到慕尼黑去，他想看看民族革命的现实，关于这方面的流言也传到阿默尔湖畔。到处都贴着告示，在告示上弗劳赫尔否定了强加给他的允诺，宣布库茨纳尔和弗泽曼为叛逆者。尽管有这些告示，局势还是不明朗。有头脑的人想知道，这个公告是不是仅仅是故作姿态，是一个阴谋，以便遮住柏林、遮住国外的眼睛，而实际上，弗劳赫尔仍然是与真正德意志人沆瀣一气。传言说外界的军队已进入巴伐利亚？他们拥护谁？反对谁？谁都不真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蒂弗林慢慢地开着他的汽车穿过张皇失措的人群。在奥德昂广场开了枪，很清楚的一点是，开枪打死、打伤了人。现在已不让人进入广场，空荡荡的。鸽子跳着碎步，奇怪今天怎么没有行人来喂他们。巴伐利亚的元帅们——他们中的一个不是巴伐利亚人，一个不是元帅——在他们的纪念堂里孤独而固执地凝视着已经打扫过的战场。今天，臃肿的纪念碑已不再是交通的障碍。又有了新的流言：库茨纳尔已阵亡，弗泽曼将军已阵亡。对弗劳赫尔的咒骂铺天盖地而来：他在昨晚向领袖作了鲁特利山谷牧场宣誓，马上又从背后向领袖捅刀子。

战略据点、公众建筑均有帝国国防军和绿衣警察把守。哨兵站在那里显得很笨拙、僵硬、冷漠。在阿马利恩大街真正德意志人通常聚会的酒馆前，蒂弗林看到那里只有一个绿衣武警士兵站岗。一个干瘦的老太太——枢密官太太伯拉特（当然，蒂弗

林并不认识她）走到这个士兵面前往他的脸上吐唾沫，很显然，她在这里表现得非常勇敢。许多人看到了，大声鼓掌，他们的脸也因气愤和胜利而变了样。那个警察往后退了退，然后仍然站着不动，他的头朝左、朝右转着，然后用袖子擦去了脸上的唾沫。这位女士高呼："犹太鬼、十一月暴徒、叛徒、红狗子、犹太人都滚一边去！"她已期待多时，现在自由终于降临，民众已经暴动。至于那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克的租户保障法当然要踢到一边去。这样，她就能用通常的方法来对付她的房客、对付那个伤风败俗的流氓。然而权谋和叛变又再度摧毁了人民的自由之梦。她至少可以把这个警察当成她的出气筒。她趾高气扬地穿过随声附和的人群走了。另一个样子猥琐、穿着褴褛正在受冻的人也想学她的样。然而这一次警察却不想容忍了。衣着褴褛者赶紧跑开，绿色制服者拿着橡皮警棍追他。穿着褴褛者跌倒了，他躲到一所住宅的墙旁，想爬进去，警察趁这当儿打他。围观的人骂声不绝，然而却保持着足够距离，这样，有情况他们就能立即溜走。

为了打听消息，蒂弗林继续开车到各官府机构，各报社编辑部。各处都让他进去，他是个作家，所以人们对他都很客气。只不过各报刊、各部自己也不知情。他驱车到爱国党人报编辑部。即使在那里，这个颇为神气的外国人也能不受阻挡地进入。大楼已被占领；绿衣警察站在大门口、楼梯上、走廊里。蒂弗林马上想到他们会只让进不让出，但他还是进去了。

在秘书处的大房间里，人们乱成一团。电话信号灯闪着红的、黄的、绿的灯光。从城市所有地方都有参加示威游行未归者的朋友、亲戚来电话忧心忡忡地询问他们的命运。慢慢地已能看出端倪：在将帅纪念堂旁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放了第一枪之后，

暴动是怎样可悲地崩溃、瓦解的。与此同时，从外埠，还总是传来有利的消息，在那里所有的小城镇，民族革命赢得了胜利。

刑警进行搜查，翻遍了所有写字台的抽屉，他们很客气，没有怎么打扰编辑的工作。现在他们来到领袖的房间，打开了他的写字台。蒂弗林与编辑、速记打字员一起在门口看着。他也听说过这个全邦都在议论的抽屉，这个装着革新整个帝国秘密计划的抽屉。这就是要找的那个抽屉了。蒂弗林踮起脚，他的眼光穿过编辑、官员的肩膀看着警察是如何打开这个抽屉的。

抽屉里不过是些纸条和一只香槟酒瓶瓶塞。除此之外，抽屉里就什么也没有了。

当警察最终同意蒂弗林离开这所房子时，他就驱车到绅士俱乐部去。在那里没有多少库茨纳尔的拥护者。今天一美元已值6300亿马克，还需要几个星期，或者只要几天，币值方能稳定下来。人们已不再需要库茨纳尔，他出场太晚了。人们嘲笑他的暴动是如何可笑地一触即溃。人们在分析，政府究竟是逮捕库茨纳尔，还是让他跑到国外去更加有利。人们幸灾乐祸地计算着有多少人身败名裂。而政府最高长官的情况又该怎样呢？人们在窃窃私语。弗劳赫尔对库茨纳尔的允诺是不是确实只是手腕，他是不是真正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去粉碎暴动？

部长塞巴斯蒂安·卡斯特纳对这方面的情况是了解的。是的，弗劳赫尔即使在库茨纳尔的枪口下就下决心要拍那封表示反对的无线电报，然而他是一个处在他那样的英雄时代的官吏，他需要取得被他看成是他的神所指定的主子的批准。卡斯特纳曾以他的名义跟安详的冯·罗滕坎普先生、跟贝希特斯加登的代言人、教会的代言人通电话。当时的电话对话都很短促，因为情势紧急。塞巴斯蒂安·卡斯特纳佩服他的恩师在这可怕的夜

晚所做的事情：他是怎样蒙蔽了库茨纳尔、使巴伐利亚和帝国免于陷入最糟糕的境地。如果有谁能够当之无愧地称作祖国的父亲的话，那么这位恩师就是。决断的迅速、执行计划的老到，此人的全部所作所为对卡斯特纳来说是对他天才才能的激发。现在，失去理智的城市燃起了对他恨之入骨的怒火，而他则只能坐着装甲汽车通过街道。塞巴斯蒂安·卡斯特纳殚精竭虑，试图至少在这里讲的话能使人信服，提出论据，用粗俗的话语痛骂库茨纳尔这头蠢牛、骂弗泽曼这个下贱的普鲁士人。

其他人客气地、不以为然地、看笑话似地听着这个粗鲁的人发泄他的怒气；听着他如何使出浑身解数来鼓吹他对弗劳赫尔的崇拜。也许只有雅克韦斯·蒂弗林从中听出了：弗劳赫尔所作的一切恰恰从这些先生的立场上来看是正确的，甚至几乎是天才的。如果用这些现在冷嘲热讽的先生中任何一个去代替弗劳赫尔，那么他多半会甘愿受这种诱惑的摆布，去扮演为期几天的民族英雄的角色。而这就意味着内战的降临和疯狂的杀戮。也许这些愚蠢的暴动者只能抵达巴伐利亚的边界。看来在巴伐利亚邦决定性的时刻，这个弗劳赫尔、这个并不很有才能的弗劳赫尔成了唯一正确的政治家。

雅克韦斯·蒂弗林内心非常震撼地看出历史的内在联系。中欧的工业化既要推进又不能以太快的速度进行，这看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巴伐利亚邦是一只称职的制动器。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过程涤荡特别保守落后的东西包括库茨纳尔和他的一班人马。然而，当刹车的填木太有力时，它就必须被推到一边去。这又是件好事并且免去了进一步的灾难，这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个历史进程的完成并不是通过一个先进人物，而是通过一个自身反对工业化的人物来加以完成

的。事实表明，甚至诸如由可怜巴巴的库茨纳尔领导这场愚蠢的暴动以及暴动因可怜巴巴的弗劳赫尔而失败这样的偶然事件，也都是由一批精英们一手操纵的。从更高的角度看，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将表明是对巴伐利亚邦有益的。

蒂弗林正准备去助弗劳赫尔的这位捍卫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纳一臂之力，此人现在正笨拙而孤立无援地处在冷嘲热讽者们的包围之中；恰恰在这时刻，走进一位新客，此人对他来说比卡斯特纳更有吸引力，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个人了，这就是奥托·克伦克。

10. 夜间打赌

整个暴动期间，克伦克都在贝希托采尔。舞蹈演员英萨洛娃在他那里，他们快乐地共进晚餐，她留在那里过夜。早晨，他与慕尼黑通电话，老是无法打通。英萨洛娃上午呆在那里，中午也呆在那里。当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在将帅纪念堂旁死去时，她在贝希托采尔。由于一直无法与慕尼黑联系上，最后克伦克亲自开车送舞蹈演员回慕尼黑。

他开动汽车离开贝希托采尔不久就看到另一辆汽车。这辆汽车载着领袖鲁佩特·库茨纳尔到他一个朋友的乡村别墅去。那里是躲避警察的好去处。

克伦克到了城里，英萨洛娃下了车。他听到了对事件不甚清楚、比较清楚、清楚的说法。当他看到暴动遭到怎样悲惨的失败时，他不由得大声地笑了起来。这不仅使库茨纳尔、也会使弗劳赫尔身败名裂。

他听说当时死了人、有不少受伤的。于是他就开车到处寻找他的儿子，然而西蒙这小子却没有找到。城里流传着各种谣言。人们一会儿说在死者中有谁、一会儿又说出了另一些名字。克伦克心急火燎地想看到一份确切的死者名单。当他看到名单时，第一个感觉是喜悦，因为在名单上没有他的儿子。第二个感觉是愤怒、悲伤，因为他看到埃里希·博尔恩哈克的名字。他想起了坐在柏林的他的对头。他很希望他在慕尼黑。他将会径直向他走去。他会因为西蒙·施陶达赫尔活着，而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已经死去而发出笑声吗？不，他不会笑。他们也许会在一起坐坐，也许他们会略微交谈一下，或者什么也不说。

他前往绅士俱乐部。在今天，十一月九日他有兴致到那里发表若干评论。政府最高长官先生差不多已没有可能到绅士俱乐部去。他只能坐着装甲汽车出现在城里。政府最高长官先生是否会那么急于到绅士俱乐部，坐着装甲汽车直接就到那里去？这是很成问题的。奥托·克伦克总还能在那里找到若干值得为之说出他的评论的听众。

然而他只能找到很少几个这样的听众。如果略微追求一点质量的话，那么这里原本只能提到雅克韦斯·蒂弗林一人。他认识他，他是一个怪人。也许还值得试探他、与他坐在一起，与他交换对十一月九日事件的见解。雅克韦斯·蒂弗林从自己的角度而言也准备这样做。当时克伦克策划反对克吕格尔的计划，这对于许多人来说，包括蒂弗林自己都是很不舒服的。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这个魁伟的巴伐利亚人与蒂弗林诚恳交谈。

在绅士俱乐部人们必须压低了声音交谈，到处都有愚蠢的、探听的耳朵。克伦克提议还是到蒂罗尔酒店为好，蒂弗林同意了。

在隔壁的酒店，四分之一升葡萄酒要贵十芬尼。现今替代

岑齐已升为出纳员的蕾茜提醒两位先生，很遗憾，酒店十分钟后就要关门，因为今天按警察规定要提前关门。在她放下卷帘式百叶门之前，他们正好钻了进来，电灯已关掉，他们就在烛光下坐在一起。

他们喝得很凶，由蕾茜关照他们。他们无话不谈。克伦克曾经极投入地读过蒂弗林的书，却颇不以为然；蒂弗林曾经兴奋地注视着克伦克的公正精神，却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们都非常欣赏自己。情况也表明了，他们喜欢喝同一种葡萄酒。他们断定，在人生中除自己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感到有这么一点就够了。克伦克就是克伦克，把自己叫做克伦克，蒂弗林就是蒂弗林。

“蒂弗林先生，从根本上说您写书是为了什么目的？”克伦克问道。“我表达自己的感情。”蒂弗林答。“我则通过维护法律来表现自己。”克伦克说。“然而您并不总能很好地表现自己，克伦克先生！”蒂弗林对此评论道。“您对我维护法律的工作有何指责？”克伦克又问道。“您的做法并不公正！”蒂弗林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么公正究竟是什么呢？”克伦克连珠炮式地发问。蒂弗林回答：“公正就是指在某些情况下，准备比职责所要求的付出更多；准备比权利所允许的索要得更少。”“您对一个普通人提出的要求过于苛刻了！”克伦克说。

过了一会，蒂弗林说：“如果象行将灭种的大动物那样去环游世界，这在实际上是不是一种享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克伦克坚定地说。“有的时候这准是真正非常了不起的。”蒂弗林不无妒忌地说。克伦克说：“您知道吗，我曾确实想赦免您的马丁·克吕格尔。我并没有什么反对他的意图。”蒂弗林说：“如果您乐意回忆一下的话，那么就能肯定我在我的文章中的主张没

有与此不同的东西。”“您的文章很了不起！”克伦克赞赏地说。“每句话都是一个谎言，而且说得活灵活现。干杯！”他又加了一句。

接着他又说：“我想，如果您的约翰娜·克赖恩也象您那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该给她写一张慰问明信片。”“她——谢天谢地——完全和我不一样。”蒂弗林说。“真遗憾。”克伦克一边说一边苦苦思索着还能给谁写明信片，当然弗劳赫尔、库茨纳尔、弗泽曼都不值得给他们写明信片。

有喧哗声。两个晚到的客人固执地要进来。经过几个回合的争执之后，蕾茜让他们进来了。是冯·德尔迈尔和西蒙·施陶达赫尔。克伦克当时想：淘气鬼西蒙本来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而这个乳臭未干者是他的儿子。而另一个他所认识的青年人却不再在世界上存在了。然而西蒙这个小子却以他的血肉之躯坐在这里。这使克伦克很高兴。

冯·德尔迈尔由于他朋友埃里希·博尔恩哈克的厄运而心慌意乱，他需要有人陪着。西蒙·施陶达赫尔前半夜已经拉着他走遍了一个一个相继关门的酒店。冯·德尔迈尔已经经历了许多事情，然而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已不在人世，这对他来说是最最痛心的事情。人们可以数到十，数到一千，而这一次埃里希再也不会出现了。德尔迈尔说：“他说法语象巴黎人那样好。有一次我和他在巴黎的一个妓院里，那里的人都把他当成本地人。”他一边说一边放声大笑起来，声音在整个房子里回荡。他若有所思地说：“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经过修剪、染色的指甲。”

西蒙·施陶达赫尔也很喜欢埃里希。他讨厌他父亲因为事先看对了而洋洋自得地坐在那里的神态。每头蠢驴都可能是对的；而问题的关键全在于有没有勇气。西蒙·施陶达赫尔差一

点要把酒瓶扔到他父亲毛发稀疏的头上。无论如何，领袖是对的，其他人则全都是胆小鬼。他高声嚷了起来："野战条例规定，战术选择的错误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得多。" "我坐在贝希托采尔，什么都不做。"克伦克冷笑着说。蒂弗林光秃秃的脸皱了起来。他没有听说过这样服务规范，有哪条军事条例毫不掩饰地把战争当成比和平更好的事物。

西蒙·施陶达赫尔唱起了雇佣兵的歌曲。为此，蕾茜一再请求他放低声音，免得马路上的人听到歌声。蒂弗林看到了，他们俩：克伦克和他的儿子是那么相象。与克伦克相比，儿子只是缺那么一点点东西，然而就因为缺了那么一点点，父亲身上的魅力在他那里就荡然无存了。蒂弗林的在场刺激着西蒙。他讥讽、招惹他。西蒙说："现在有几个真正德意志人已经不得不相信这一点了，好嘛，然而许多别的人在这之前就已经不得不相信这一点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帝国外交部长、女佣人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国会议员G以及马丁·克吕格尔这个作伪证的家伙。"克伦克让他的儿子闭嘴，然而他还在说。"你快闭嘴！"克伦克又说了一次，几乎用了息事宁人的口吻。"人死万事皆休，"他用他的宽宏、低沉的声音总结性地说着。

"人死并不等于万事皆休，"作家蒂弗林突然用响亮、嘶哑的声音说。也许他是想到了克吕格尔的遗著。"很遗憾，这您就说得不对了，高贵的先生！"保险经纪人冯·德尔迈尔大笑着尖声说道。"如果您一旦死掉的话，那么，真遗憾，您就玩完了，永远闭上了您的嘴。" "您错了，"蒂弗林有节制地反驳着，"会出现这种情况：死者也会开口。""您是想到您的朋友马丁·克吕格尔了吗，蒂弗林？"克伦克问道。"他并不是我的朋友，"蒂弗林说——"然而我或许想到了马丁·克吕格尔。"现在他意识到，他已不再

去想克吕格尔的遗著，而是想其他事情了。克伦克平心静气地说："您不要那么夸张嘛，这位死者已不再能开口了，因为这回弗劳赫尔碰巧是对的。""他会开口的，"蒂弗林客气地说。西蒙·施陶达赫尔放声大笑起来。蜡烛已烧掉很长一截，烛光晃动着。蒂弗林的肩膀很宽、体格经锻炼也颇强健，然而他坐在魁伟的他们中间却显得颇为纤细。"我们要不要打个赌：他将会说话?"他问。保险经纪人冯·德尔迈尔凝神倾听着，女侍者蕾茜也凑了过来。"您干吗要打赌?"克伦克问道。"我用我最近要出的一部书的稿费与您身上这件上衣的两个纽扣打赌：已故马丁·克吕格尔会开口说话。""他会开口谴责我吗?""是的，他会谴责您，"蒂弗林说。克伦克放声大笑。"我再加一瓶特尔拉格葡萄酒，"他说。"同意!"蒂弗林回答。西蒙·施陶达赫尔说："这场打赌要用书面形式写下来。"于是，他们共同把打赌内容写了下来，记录在案。

11．草叶枯萎

国会议员盖尔紧张地注视着来自慕尼黑关于鲁佩特·库茨纳尔暴动的消息。这是互相矛盾的消息。然而在二十四小时之后就能确认：暴动已失败。看来暴动的结局非常惨。盖尔的心里充满着喜悦。他眼前出现了克伦克厚颜无耻的脸庞，嘴里嚼着香肠、喝着黄颜色的葡萄酒、以放肆的自信宣读着若干武断的判决，而现在他已经战胜了这个面孔。现在他的孩子该看到事情并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一厢情愿地发展：该看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公正和暴力最终都将自取灭亡。国会议员盖尔躺

在沙发上，合上了在眼镜镜片后面的、发红的眼皮，双手压在头下面，嘴张开着露出了黄板牙。他满意地尽情笑了。

在这之后第二天的晚上，他读到在将帅纪念堂旁死了人的消息。这是意外情况下死去的人，名单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弗泽曼束手就擒；库茨纳尔则坐着他的灰色汽车立即逃之夭夭。然后他看到埃里希·博尔恩哈克的名字。

盖尔博士是在他住所旁边买的报纸。他走回家，这成了令其心惊的漫长路程，他可怜地蹒跚而行。他手里拿着报纸，报纸又从手上掉了下来，他俯下身，看起来就仿佛他的脊背断了似的。他把报纸拾了起来、把它塞到口袋里。到他家不过是百步之遥，然而他却显得极度疲乏。最好能叫辆出租车，司机准会骂人，而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在爬楼梯，每一个梯级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折磨。他站在走廊门前。他的右手和报纸一起都塞在口袋里。他用左手取钥匙开门，这样做很吃力。但他没有想到用插在口袋里、拿着报纸的右手去开门。他无声地走进他冰冷的房间。放下了窗帘，这样马路上的灯光就射不进来了。他把沙发套子拿下来挂在镜子上。然后他就开始找东西。本来他可以把女管家阿格娜丝叫来，帮他一起找。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最后他终于找到他想找的东西。他找到了一支相当大的蜡烛和一支已用掉一大截的蜡烛。他点上了蜡烛，然后来到了厨房。女管家诧异地问他想要什么，他没有回答，从一个角落里取了一只小凳子，把它拿到房间里。然后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在蜡烛和遮住的镜子前，开始用力撕他的衣服。然而他的双手皮嫩、无力；他上衣的衣料又很结实故而无法撕开。他取来一把剪刀要剪坏他的衣服，然而这也是很困难的。最终他成功地剪开了衣服，他就继续剪着。然后他坐在地上，坐在小凳子上。他就这样呆在

那里。

女管家阿格娜丝进来了。他仍痴呆地坐在那里，他看起来衰老而憔悴。他必定受到某种沉重的打击，也许是来自那个变化无常的流氓。这使他完全变了，变得非常古怪。她轻声嘟囔了一下，却不敢说话，又拖着脚步走出去了。

过了一会，她听到他在里面来回走来走去。然而当她小心地走到房间里观看时，他又重新坐在小凳上。她现在也看到，他把上衣撕成一条一条的，他的头向前耷拉着。一个人如此这般坐着，看起来非常奇特。她问他是否想吃些东西，他没有回答，她就没有再问。

这一夜她没有上床睡觉。她倾听着，注意他在做什么。大部分时间他蹲在地上，有时也蹒跚地走来走去。蜡烛点完了，他没有新的蜡烛。他却不开电灯，就这样蹲在黑暗的房间里。

他的儿子交叉着腿站在那里，他穿着一条格子裤子，是用一种上等的英国料子做成的、熨得笔挺。他自己也许从未穿过那么好的裤子。长统袜子很薄、颜色非常好看。鞋子很合脚、很舒服，很显然是量了脚的尺寸定做的。养猫是他一项怪诞的计划，是突发奇想的一个念头。儿子有太多乱七八糟的兴趣：政治、血液试验、做各式各样的生意、时装、剪裁时髦的西装。引人注目的是，他右脚的鞋罩上缺了一颗纽扣。他有一个知己朋友。甚至克伦克对他儿子的评价也颇高。他是一个能干的青年人。那一次在奥地利某个湖畔所发生的事完全是一个奇迹。迷上他的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有着金黄头发的女孩子。罪过就在于他对这个克吕格尔操心太少了。如果他竭尽全力为克吕格尔做些什么的话，也许他的儿子就不会被打死。他坐在凳子上闻嗅着，他非常清晰地闻到了干草和皮革的气味。

又过了一段时间，当清晨降临时，女管家阿格娜丝听到盖尔博士在说话，只不过说的是一种外语。他说的是希伯来语，为死者祈祷以及说些祝福的话。他机械地动着嘴凭记忆努力按他在童年时所听到的那样做。盖尔博士出身于一个对礼拜和祈祷极为重视的犹太人家庭，而他的记忆又极好。他说："就象花朵凋谢、草叶干枯那样，我们也在阳光雨露中枯萎。"他把一只手放在冰冷的台灯灯罩上，就象他父亲把手放在他头上那样。以前，他父亲在星期五晚上祝福仪式上会说："神会让你成为伊弗列姆和玛拿西那样的人。"他父亲也会说："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尘埃。"他感到万分悔恨的是，不是象法典所规定的那样有十个人在场；他没有象法典规定的那样，在进行礼拜仪式的新年元旦走到河流旁，把他的罪孽抛在河里，罪孽将随波逐流流进、沉入海中。他只要这样做了，那么他的儿子就不会有杀身之祸。

国会议员盖尔就这样一整天蹲在房间里，他既不吃饭，也不梳洗、刮胡子，穿的衣服还是原来的旧衣服。他在哀悼他的儿子埃里希·博尔恩哈克，后者在战争中曾经是英雄，战争也使他堕落变坏。他毒死猎狗，暗杀无辜。他总是很容易就感到无聊。他还要求他的父亲，去柯尼斯堡做血液试验。他被击毙，打死在慕尼黑将帅纪念堂旁，四周有一种轻微的干草和皮革的气味、笼罩着一种极为可笑的气氛。

第二天夜里盖尔博士睡了一小会儿。早晨，他站在那里，双脚并拢、上身晃动，口里念念有词："他的姓名将永存、将得到颂扬。"本来这个仪式应在十个成年信徒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现在他不得不一个人完成这一切。

这一天白天他还是蹲坐在那里、没有吃东西。到了晚上他就出发到慕尼黑去。

12. 受伤的公牛

演员康拉德·施托尔青从上巴伐利亚——施瓦本边境的小城归来。鲁佩特·库茨纳尔在那里坐牢却受到礼遇。施托尔青就象圣诞老人那样为坐牢者带去了爱的施舍。到了那里他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多余的。爱国党人对被捕的领袖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忠诚，使得爱心捐赠物品在他那里堆得象一个商品仓库。在他四周堆放着点心、火腿、野味、禽肉、葡萄酒、白酒、鸡蛋、夹心巧克力、雪茄烟、织有带钩十字的羊毛内衣、绑腿布、衬裤、录音机、留声机和两本书。

演员以夸张的言词向朋友们详细地描述了关在监狱里的领袖的王者风范。鲁佩特·库茨纳尔在内心深处为弗劳赫尔的诡计和欺诈所震撼，他就是用这种手段使领袖遭到失败的。弗劳赫尔与领袖手携手站在兴奋地狂呼的人群面前，然后他脚底抹油溜走了，卑鄙地背叛了领袖。如果说领袖没有遵守他的诺言推迟暴动的话，那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这样做的。而弗劳赫尔所执行的却不是什么北欧计划，而是阴谋诡计。能想象吗?一个德意志男人竟然有那么多的阴谋诡计。演员继续报告说，受伤的英雄——在民族革命期间他的手臂被扭伤——日复一日地在冥思苦想。他拒绝进食和喝水，他还谈到自杀。康拉德·施托尔青不得不花了二十分钟时间劝说这只关在笼子里的鹰，一直到他答应：领袖将为了民族的理想、为了真正德意志人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

在这期间，巴伐利亚政府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已着手对库茨

纳尔进行审判。帝国又再度获得巩固，帝国马克也已经稳定；以巴伐利亚为首的多瑙河联盟计划已完全成了泡影。爱国党人以前是受欢迎的中坚力量，现在对于官方的巴伐利亚来说则成了负担。人们指责慕尼黑政府，在暴动前，它在自己任命的政府最高长官弗劳赫尔领导下的所作所为与叛乱者库茨纳尔及其同伙的所作所为完全一样。对于巴伐利亚内阁来说，重要的是在审判库茨纳尔的过程中掩盖这一清楚的事实并朝相反的方向引导，摆脱自己的罪责并把它全推到真正德意志人身上。

被告限制在库茨纳尔、弗泽曼和其他八个首脑范围内，不包括弗劳赫尔。相反，他将被邀请作证，却限定他不能泄露他职务上的秘密。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即使在宣誓作证时他也可以说出表明政府没有罪责的一切；假若有对政府不利的事实被揭发出来，他就可以用职务上的秘密作推托。为了如此这般地减轻他作证言的负担，政府把领导这场诉讼的事情委托给一个站在他一边的人。政府也拒绝了检察官的起诉，这样弗劳赫尔与邦司令官就可以从容地商量出一致的证言。

案件的审理在前军校饭厅里气氛祥和地进行。听众是经过选择的，他们中的大部分是爱国党人或他们的拥护者，其中大部分是女士。审讯以一种客气的谈话方式进行。没有任何限制，被告舒服地坐在桌子前。当被告弗泽曼将军进来时，担任警戒任务的士兵行军礼、全体旁听者都站了起来。

鲁佩特·库茨纳尔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话了。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现在又可以开口讲话了，他感到了与听众的交流，看到他们倾听的耳朵，于是他有了一种陶醉的感觉。他感到自己在升华、感到两翼生风。他依据演员施托尔青的建议没有穿他习惯穿的运动短衫，而是与这悲壮时刻相适应穿了

一件长燕尾服、戴了一只有边饰的铁十字架。蒂弗林注视着这个男人，看着他的胸脯如何一起一伏，他的空虚的眼睛如何一下子变得有生气起来，他的刮得仔细、扑了粉的脸颊如何变得绯红，他的突起的鼻子如何发生粗重的呼吸声。无疑，此人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他遭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他一再变换着措辞，狂热地声称：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所谓的革命。他决不是一个暴动者、造反者；他是一个旧秩序的恢复者，这种旧的秩序为暴动者和造反者所破坏。政府最高长官不是和他完全一样试图消灭帝国政府，试图用一个反国会的执政机构来替代帝国政府吗？政府首脑所说、所做的与他所说所做完全一样，为此他库茨纳尔却坐到了被告席上。他并不等待弗劳赫尔，看他要说什么，而是先发制人，因为他库茨纳尔是天生的、受命于神的领袖。治国的艺术不是能学来的。假若某人知道他自己会做某事，那么他就不该等另一个人去做，仅仅因为另一个人有官位，他不该是一个谦谦君子。他为他的祖国效劳，他意欲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他的一些同伴悲惨地丢了性命，他的手臂也被扭伤，他反倒被送到法庭上并被指责为叛徒。他怒火中烧，他说话时慷慨激昂。

蒂弗林回味概括库茨纳尔所说内容，他谈的是有关叛国罪的问题。一次政变如果失败了，那么它就是叛国罪行；政变如果成功了，那么它就是有道理的并将在这之前的权力拥有者说成是叛国罪犯。这个库茨纳尔不想承认现存共和国是一个事实。他作出他的判断，而依据这个判断，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作出解释。他认为，战后发生的革命是没有成效的。

然而就为了这点内容，鲁佩特·库茨纳尔却讲了整整四个小时。他享受这些时刻，就象一个快要窒息的人享用新鲜空气那样。讲演就是他生存意义之所在。他伸了伸裹着高而挺的领

子的脖子，就象一个士兵在报告时那样站得笔直。他长长的上衣每个扣子都扣得很好。他从未失去他的威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忘记对他所有的听众称呼他们响亮的头衔。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提高身价的做法：有那么多的阁下、政府长官、将军、部长在场，他们都曾经听命于他。

尽管他一再重复所说的内容是那么空洞，然而只要他在说话就并不显得可笑。相反，当他一边谈起他的失败和他的垮台、一边配以大幅度的动作和铿锵有力的语句时，一切都是颇有感染力。

遭到嘲笑鄙视的人是证人弗兰茨·弗劳赫尔。他成了真正的被告。他在关键时刻可耻地背叛了库茨纳尔，从背后扼杀了伟大思想。而现在他坐在这里、试图否定这一切、摆脱干系。当时一般人都是这样想的。

审讯持续两星期。在两星期内，被告和他们的辩护人都把刁钻的问题集中投向已下台的政府最高长官。他们试图证明，不管有没有库茨纳尔，弗劳赫尔都想用政变来推翻柏林政府并以巴伐利亚的统治取而代之。他的所作所为与库茨纳尔的如出一辙，只不过他准备在十一月十二日而不是十一月九日起事。要说库茨纳尔的作为是叛国的话，那么弗劳赫尔整个政府的活动也是叛国行径。对于他们来说，站在弗劳赫尔背后的人、秘密的统治者离得太远、无法够着，他们就更其无情地将他们的讥讽、憎恶、藐视集中投向他们够得着的人、投向胆小鬼、叛徒，投向证人弗兰茨·弗劳赫尔。

他们问道："您为什么不让逮捕帝国政府明令逮捕的人？为什么您宣布帝国法律不适用于巴伐利亚？为什么您扣押帝国银行的黄金？您有什么资格以帝国代理人的身份插手驻巴伐利亚

的帝国国防军的军务？是谁委任您当帝国代理人的？”弗劳赫尔坐在那里，心里顽抗着、沉默着；接着他开始解释，他或者说他记不起来，不然就说职务机密禁止他回答问题、作出陈述。四周的人无不耸肩、冷笑着。他沉默着。

兰茨胡特地方王家公证人助理员的第四个儿子在他漫长的仕途上经受了许多屈辱：当大学生时受狂妄自大的同学的气，当官吏时受统治欲极强的上司的气，当部长后受玩世不恭、高傲的克伦克的气。而后他获得了胜利，库茨纳尔曾经跪在他面前，他盼望的时刻来到了。他曾相信这个盼望的时刻是以他以往人生的耻辱为代价的；然而现在的情况表明了，为此他现在方为之付出代价。这是一种伟大的尝试：在这个大厅里给这帮放肆、冷嘲热讽的歹徒讲明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表明他象一个忠诚的士兵、一个高级官吏那样地行事，表明他现在蹲在这里是作为神所赏识的其他诸位先生的总督。然而有一点也是这些神所赏识的先生对他所要求的：保持沉默。他必须忍辱负重，而这些屈辱本该由他们来忍受。如果说，以前他心里充满着对他自己使命的喜悦，那么，现在他心里充满着对这种使命的苦涩之感。

整整两个星期，他就这样坐在他证人的位置上，低垂着头、沉默不语、孤立无助。有时，他也用手挠挠脖子。当领袖讲到有人可耻地背叛了他时，全场轻蔑的眼光就会投向坐在证人席上这个蠢人身上。有人对这一幕比对库茨纳尔的表演更感兴趣。其中有画家格赖德勒。他现在住在乡间，他费劲地发动他那辆破旧的绿汽车，虽说这部车子还能跑，却早就被看成是一件古董了。他开着这辆车进城，仅仅是为了看一下已被推翻的政府最高长官：看他是怎样蹲在那里、遭受刻薄、侮辱的围攻，这真是遭了大罪！不管敌人对弗劳赫尔如何讽刺挖苦，他不动声色、没有

任何表示。画家极度专注地研究、琢磨忍辱负重的弗劳赫尔。他正在创作一幅大油画。画中表现一只疲惫、受了伤的公牛，它站在栅栏旁正在撒尿，不愿重上斗牛场。格赖德勒在军校餐厅所设的法庭上找到了他的模特儿。他捕捉到大量细致入微的东西。在两个星期中证人弗劳赫尔就是这样坐着，执拗、阴沉。他用他的胸膛挡住了枪矛，使他的后台人物免遭攻击。

库茨纳尔和他的一伙则出足了风头。如果有谁敢于反对他们，那么他们就阴险奸诈地用揭老底相威胁。整个法庭差不多就成了为他们亮相服务的舞台。作为原告的官方变得越来越软。他不得不一再地请求原谅、长久地保持沉默，把机会让给辩护人。他的起诉与其说是对他们行为进行控诉的檄文，倒不如说成了对库茨纳尔和弗泽曼他们爱国党人功绩的赞美诗。他要求对他们判短期的要塞监禁。所有被告在他们的最后陈述中都表示，这次行动虽然由于野心勃勃的单身汉弗劳赫尔的背信弃义而功亏一篑，他们仍时刻准备东山再起。库茨纳尔宣称，世界历史将表明他是无罪的。弗泽曼将军则声称，怀着历史责任感为自己祖国而奋斗的人不应关进要塞，而应进入忠烈祠。

德意志帝国刑法法典第81条规定："从事用武力改变德意志帝国宪法或任何一部德意志邦宪法者处无期徒刑或终生要塞监禁。"法庭却释放了弗泽曼将军，其他被告则被判一至五年要塞监禁，有考验察看期，察看期或者马上开始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六个月后开始。此外，鲁佩特·库茨纳尔还被判罚款二百马克。

在判决宣布之后，旁听者起立，用各种方式热烈地对所有被告表示敬意，从外面传来欢呼的声音。领袖走到窗旁，与欢呼者会面。弗泽曼将军从进行审判的军校到他位于南郊别墅区的乡

间别墅需坐车走很长一段路程。在汽车行驶的整个过程中，马路两边挤满了崇拜者。将军的汽车缀饰着花环。在汽车的散热器上凯旋般地飘扬着带钩十字旗。

13. 约翰娜·克赖恩的博物馆

自克吕格尔的生命可悲地终结至今已过去十一个月了，又一个春天来到了人间。德国平静下来、巩固起来。莱茵邦企图脱离帝国的图谋失败了。与法国为争夺莱茵地区的斗争以一项经济协定的签订而告终。成立了一个由大国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由某个名叫道威斯的将军任主席。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制订合理的赔偿计划。帝国马克也稳定下来，象战前那样，一块美元兑换4.20马克。

在巴伐利亚，局势也平静下来。库茨纳尔的垮台只引起很少的变化。爱国党人曾经走得太远了，现在他们没有了以前的那种耀武扬威、已经有所收敛。政府在审判之后对失败了的对手很温和。政府甚至替遭到损失的卡普careful栖教团啤酒厂的老板代付了爱国党人消耗、而没有付钱的啤酒和香肠的款项。政府对左翼政党则一如既往地严厉。赤色分子不该认为现在是轮到他们说话的时候了。对鲁佩特·库茨纳尔的短期监禁与其说是惩罚，倒不如说是让他休养。在由爱国党人挑起的森德林战役中被抓的工人均被判了很长的刑期，判决的执行极为严厉。

约翰娜只注意与已故马丁·克吕格尔有关的、为他奋斗的那些事件，因为这一斗争虽有她的努力却日益陷入僵局。马丁·克吕格尔的著作越来越显得伟大、光芒四射，越来越多的人

谈论他的著作；然而谈论他本人、他的生平、他的死亡的人却越来越少。而在这场斗争中帮助她的最后一批人也慢慢地消失了。她不想说谎，她面对的事实是：在这个世界上还在为克吕格尔奔走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她自己。

只因为有了她，由于她，他才曾经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的。他活着时，她是动摇不定的；至少现在，她不想再动摇不定了。她愈是强烈地回想他的形象、愈是急切地剖析死者的生平，他就愈益生动地呈现在她眼前。她又再度实际地感觉到：那种灭亡的压抑感觉又一次从她的心中涌现，抓住了她的脖子、她的肩头。

在画家戈雅画的若干反映令人厌恶暴行的画下方写着："我看到了这些"。马丁·克吕格尔书中的有一章就叫做《我看到了这些》。某人看到了什么，这是一个简单、却是令人信服的理由。谁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谁就有推托不了的责任，应该把这一点说出来。

在马丁·克吕格尔的周年忌日那天，真正德意志人的《爱国党人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克吕格尔案件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人们必须大声地说，人与人是不同的。真正德意志人对这个蜕化的、道德败坏的马丁·克吕格尔漠然处之。整个柏林所发出的喧嚣，完全是为了损害德国司法界。对于重新发现他们对马丁·克吕格尔的同情心的沙龙预言家们，真正德意志人只能报之以嘲笑。"文章结束处写到："我们向柏林的红色舆论界、向库尔菲尔斯滕达姆的所有讲人道的虚张声势的人用明白的德语大声地说：你们把你们的马丁·克吕格尔留着自己享用吧！"

约翰娜·克赖恩读了这篇文章。死者应当保持沉默，这是

一年前一个大官作出的规定。这篇文章把意思表达得更加清楚了。约翰娜变得越来越沉稳了。死者不该就此沉默。她将证明、并将强行做到:他将再度是现实的。她感到:如果她能够使死者说话,那么她的一大部分过错就会因此抵消。

她绞尽脑汁考虑,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在她面前有这样一个有把握的机会:弗尔奇控告她,因为她曾在一个很大范围的公众场合对着他的脸说过他是一个无赖。诉讼却一再延期;然而总不会永远往后拖下去。在诉讼中她总会有机会讲话。她已经读过了库茨纳尔在法庭上所说的一切,了解到法官是如何允许他敞开讲的。她也将讲话,让他们的耳朵受点折磨。马丁·克吕格尔的命运应当触动他们的神经。

她沉醉在她的计划之中。死者的沉默使她在任何时候,无论是站着或者躺着都感到痛心。她是一个只有中等天份的妇女,她的容貌也极普通,然而她却坚持她的想法。她象以前那样东跑西颠,没有涂脂抹粉,头发只是简单地在后面打了一个髻。她收到许多工作委托单,她也做许多工作。当她跟人交谈时,她是非常平静的。而在内心,她被她狂热的要求:在世人面前大声呼吁而弄得筋疲力尽。

她注视着,人们如何更多地谈论戈雅、谈论西班牙绘画;而很少谈论奥德斯贝格。本来不应当忘掉、淡化一些人干的卑鄙勾当。是巴伐利亚邦把他弄死的。是我们所有住在这个该诅咒的巴伐利亚邦的人把他弄死的。再也不能不把这一点说出来了。全邦将因为沉默而生病。必须清楚地说出这一点。

旁人再也不能愚弄她。她从二十六岁到二十八岁经历了不少事情。她心中留有许多回忆,这是一个完整的博物馆。譬如说,那里是她的假面模。那里是她社交活动时用的一只网球

拍。那里是来自奥德斯贝格牢房的干面包，非常硬、非常干、保存得很好，是一件出色的博物馆展品。在那里在那个匣子里有一捆信函、摆得非常整齐，写这些信的手再也不能写信了。那里是一张剪报，其中有一个字母已被剪坏了，报道了德·吕卡因不再能打网球而开枪自杀。那里是一只有着淡淡的干草和皮革气味的瓶子，这只瓶子本来是属于一个年轻人的，他曾无意义地生活着，她曾经无意义地爱过他。他在一次愚蠢的暴动中无意义地死去。那里是一件灰色的夏季西装，过去曾为一个男人所有。他死在暖气过热的牢房里，当时他正面对着这块干面包，却没有任何人在场。博物馆的主要展品却是马丁·克吕格尔的著作，其中有论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文章，有《我看到了这些》和《还有多久?》等章节，这已经成了经典的散文文章。它们就放在那里，是四本漂亮的、厚厚的书，有着红颜色的牛皮书脊。著作，这些该死的著作，就是这些书埋葬了他，使他的命运非常悲惨。

当弗尔奇起诉的案子终于开庭时，她非常有信心地走到法官面前，心里充满着怒火，而头脑却非常清醒，就仿佛这是她的好日子似的。她并不确切地知道，她该如何讲话，然而她将非常好地、非常清楚地讲话。

鲁佩特·库茨纳尔持续讲了十四天，有一次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法庭却没有给约翰娜·克赖恩十四天、或者四个小时，甚至连一分钟也不给。法官们都非常客气、略微感到有点惊奇。她要打算干什么呢?她要提出真凭实据?为什么呢?她亲眼看到马丁·克吕格尔在奥德斯贝格缺少医疗照顾吗?在控告格萨尔大夫渎职的诉讼案中已把有关客观事实弄得十分清楚了。至于她个人的主观观点，那么人们是完全悉听尊便的。

她的律师以各种各样理由、各种各样的方式强烈要求她应

提供真凭实据而作出陈述。法庭退庭讨论了半分钟，拒绝了这一请求。

当法庭宣布判决时，约翰娜的眼睛由于愤怒而显得暗淡了。她看到的不再是明亮、空空荡荡的法庭大厅。在她眼前浮现的是加尔米施的一个烟气腾腾的咖啡馆。在墙上画着阿尔卑斯山玫瑰藤蔓，小伙子们与姑娘们正在跳舞。一个和蔼的、留着长长胡子的先生一边用点心蘸着咖啡，一边不慌不忙、透彻地说：法律上的有根有据有时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一个无辜的人恰恰会符合法律地不公正地被判决。

在同意酌情轻判的情况下，约翰娜被判罚小额款项。她回到了她的博物馆，不肯就此罢休。

14. 黑斯赖特尔先生在阁楼上进餐

德国币值趋向稳定、以万以亿为计算单位的马克突然一下子缩为以一个马克为计算单位，在这进程中产生了动荡。币值的下降要比它当时上升快得多，因此很大一笔金钱流失了。许多人现在陷入了需在短期内还债的境地，突然发现已没有资金维持他们庞大的、开支巨大的经营了。在大大膨胀的康采恩周围、在虚张声势的公司四周已经危机四伏了。

巴伐利亚是个农业邦，因而没有象帝国大多数其他地区那样痛切地感受到这次震撼。在邦的幕后执政者范围内则有某些人事变动。人们终于算了总帐，于是贝希特斯加登——红衣主教和枢密顾问比希勒尔失去了权力。而真正的大人物赖因德尔和格吕贝尔却在混乱中捞了一大把。

在少数卷入不幸之中的也包括商务顾问黑斯赖特尔；与南部法国的协议要求大笔现款，他在慕尼黑办的银行变得经营困难，黑塔陶瓷厂也因经营亏损脱手转让给了库尔蒂斯·朗格先生。甚至连南德陶瓷厂自身也岌岌可危。在他的朋友面前，黑斯赖特尔先生还是象以前那样是个大企业家：无所忧虑、不动声色、凌驾于任何经济趋势之上；而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则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苦苦思索对策、为继续生存而苦苦挣扎。

复活节到了。在这段时间人们都习惯到南方去旅行。冯·拉多尔尼夫人问他是否有一个旅行计划。她现在的经济状况很好，她的收入已大大提高，卢伊波布龙的产业已还清了债务、装备了现代化的机器。黑斯赖特尔先生是多想外出旅行啊。意大利湖畔的旅馆，南蒂罗尔的店铺都在诱惑着他。在那些店铺里人们可以随意乱翻，能找到适合湖泊大街住所用的、极富情调的珍奇装饰品。然而目前代替旅行的是威胁、要求他参加的法庭日程、债权人会议。然而他仍说："当然要去旅行。"于是他提议到科梅尔湖去，也许在这之后还有几天时间可以呆在里维埃拉。冷静的拉多尔尼夫人警告他："但是你只有在涉及佩恩罗伊特的事务有所交待后方能离开。"她说出了他最讨厌的这个债权人的名字。

黑斯赖特尔先生无可奈何地来回划动着手臂。情况表明，卡塔琳娜对他的境况是非常了解的。她毫不掩饰地看到了所有的方方面面，要比他看得清楚得多。她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美丽的脸庞在古铜色头发的映衬下容光焕发；她冷静地计算着，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总数算出来了，他所需要的数目，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她宣称，她准备为他筹这笔款子，而在这之后他们就能到科梅尔湖去了。她筹措必要款项的条件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而且黑斯赖特尔也不十分清楚，究竟是谁拿出这笔款子；清楚的是她必须为此提供担保，必须用她卢伊波布龙的产业作抵押。她知道生活的甘苦，她是从底层上来的。在最近一段时间她还不断听说有许多外表看来是殷实的人家家道中落。如果说她该当帮助保尔的话；那么他就必须懂得，她需要得到相应的保证。她要求，在将来，南德陶瓷厂必须放弃艺术试验、放弃标新立异的产品象斗牛系列及诸如此类的奢侈品。至于黑斯赖特尔先生本人则必须准备适应一种不是那么铺张的生活方式。如果把他们两人的家庭开销合在一起那不是一件好事吗？在卢伊波布龙的漂亮房子还不够他们住吗？她知道一个对湖泊大街房子感兴趣的、有偿付能力的购房者。为了把家庭开销合在一起，最好的做法是使他们的同居合法化。这只要先到彼得贝格作个预约，然后再到那里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结婚就可以了。这一切根本就不费周折，不象看起来那么复杂。整个事情只需要几周时间。在天气很热之前，就可以出发到意大利去了。她的响亮声音从她灵巧的嘴巴吐出，非常冷静、可爱、坚决。她是那么平静，就仿佛在谈论更换一个女佣那样的事情似的。

当她开始谈论此事时，保尔·黑斯赖特尔就在房间里来回走来走去。等她说到她无论如何要把钱搞到手时，他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在这之后，她每说一句话，他就往后退一点。最后一直退到墙边方才停住。他的小嘴呆滞地半张着，他的梦幻般的、棕色的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她的漂亮脸庞。当她谈论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他来说他整个四十四岁的生涯所形成的理想就完全破灭了。他开动了他的全部脑神经思考着，却陷入更大的

迷惘之中。他在搜索寻觅推托之辞、表明自己毫不在乎。然而在他还没有找到托辞之前，他就知道自己无法自圆其说，她是对的。他知道，他必须听命于她，服从她所作的一切安排。她说的每一句话无疑都是对他的迎头痛击。他也许不是他自己有时所设想的那种重要人物，然而他有他善良的、慕尼黑人的心地。他们两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已有那么长时间了，他却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一个人、这个妇人，怎么能做得出来，怎么能那么残酷？

她讲完了。黑斯赖特尔先生慢慢地缓过劲来，离开了墙边，开始讲话了。他长篇大论地讲开了。卡塔琳娜平静的目光慢慢地注视着这位走来走去的男人。她什么也没有说。当他终于讲完时，她脸上毫无笑容。在这个时候，黑斯赖特尔先生看清了他面对的不容掩盖的、苦涩的现实。就是因为这折磨人的半分钟，他显得衰老了！

尔后，他又重新开始笨拙地、亲切地说起来。暂停南德陶瓷厂在艺术方面的试验，对此他是非常、非常痛心的。然而她坚持这一点，好，他准备妥协，他停止这方面的试验。至于说到结婚，他并不相信由此会有多大的节约，然而因为她相信不到彼得贝格去一下是不行的，那么，同意，就到彼得贝格去。只是他的房子、湖泊大街上漂亮的房子，不，请她原谅，在这方面他不同意她的观点。他已经投入到这所房子的时间、努力、趣味，他整个的人生，他的心气是无价的。放弃这所房子真是太可惜、也太没有意义了！她怎么能想到这一点呢？他们不是农民，他们需要城市，他们不能一年到头生活在农村。应当完全排除这种做法。

冯·拉多尔尼夫人认为，她也不是象他所说的那样来考虑问题。他可以在慕尼黑租一个楼层住所、一个工作住宅。湖泊大街那房子里的若干东西可以放在那里。他确实应该学会对某

些事情要将就些。她说："有时我也不得不凑合、将就。"她几乎没有提高声音，继续平静地、友好地说着。她虽然说的是"有时我也不得不凑合、将就"，在黑斯赖特尔先生听来却意味着：任何反驳都是徒劳的。他知道，她现在所指的并不是她在经济困难时的情况，而是指当时她往巴黎给他写信时，他用办公事的腔调答复了她的来信。

冯·拉多尔尼夫人把事情全揽了过来，事情的进展非常之快。她已经把湖泊大街的房子卖给了某人，很显然此人不过是个中间人而已。黑斯赖特尔先生本人不知道现在这所房子的主人究竟是谁。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租一套房子，定下较长的租期，要确定套房的墙壁颜色、房子最好在哪一条大街、周围的环境又该是什么情况。为此他自己要仔细考虑、要详细地征求朋友们和艺术家们的意见。对于一个有艺术涵养的人来说，做完这一切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拉多尔尼太太也没有作过多的考虑。替代黑斯赖特尔先生在湖泊大街有九个大房间和五个小房间的住宅的是位于伊丽莎白大街的一个工作间和一个卧室。那两个房间在一所供出租的房子里，而且在第五层——顶层。在慕尼黑，顶层被轻蔑地称为练声的地方，因为那里很高，就象在山峰上那样，人们就有兴致在那里喊叫、练声、练变声唱。然而黑斯赖特尔却不想练变声唱。对自己不再是一个大企业家这一点他并不感到有多少懊悔；然而丢了房子、家具却使他伤心不已。一个人的心并没有多大，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黑斯赖特尔的心中却包容了那么多的摆设、写字台、椅子、沙发、沙发床。他心中的空间是那么广袤，然而在他位于伊丽莎白大街的新工作间里却没有多少空间。如果他把带有镀金的异国饰物的大床放在卧室里的话，那么就没有了他转身的地方。那

么多的玻璃柜、舰船模型、贞女雕塑、他所喜爱的刑具摆设以及一大堆招人喜爱的、有趣的小摆设该放在什么地方呢？冯·拉多尔尼夫人不想把其中任何一样东西拿到卢伊波布龙去。这一切东西在伊丽莎白大街根本就无法放下，自然而然的想法就是把这些东西出让、拍卖。黑斯赖特尔先生第一次起来抗争。然而他的反抗也没有坚持多长时间。

在四月末的一天，进行了拍卖。商人俱乐部、绅士俱乐部的许多成员都来了。湖泊大街的房子里挤满了好奇的人、争购的人。

黑斯赖特尔先生没有在场。他的住宅用具、设备拍卖时，主人却没有在那里。这一天，天气晴朗。他到英国公园去散步。他的腿脚发软，装有象牙头的拐杖在颤动。"这真是糟糕透顶！"他想。真荒唐，所有的东西都将四分五散。他想象，这些他辛辛苦苦收集来的东西将如何散落到陌生的、愚蠢的、冷酷的人的手中。他这时产生一种冲动，很想回到聚集着好奇者的人群之中去。他肯定认识那里的许多人。他要用和善的、略显苦涩的声调向这些新主人祝贺。然而他终究没有这样做，而是走得离湖泊大街愈来愈远。他来到了将帅纪念堂。他很讨厌这笨拙的新纪念碑。最近又有无耻之徒在这个纪念碑周围胡作非为、糟蹋这个美丽的广场。由于转移了注意力，他的心里不禁感到略微放松些。

与此同时，在湖泊大街笼罩着交易和激动的气氛。毕德麦耶尔风格的、帝政时代风格的家具，玻璃柜，各式各样吸引人的、古怪可笑的小摆设，在社交场合用的高雅的器皿和设备，装饰品，挂毯，绘画，雕塑；所有这些东西都一次、二次、三次地被竞拍着。许多艺术品到了并非完全不懂行的人的手中。许多新主

人为他们新购置物品而兴奋不已。格赖德勒、马泰依和老梅塞施米特今天的运气都不错。

拍卖的物品中也包括安娜·伊丽莎白·海德尔的自画像。黑斯赖特尔本打算把这张画挂到他的新卧室里，然而拉多尔尼夫人不愿意。现在，竞拍者开始对这幅裸体画喊价：这个孤立无援的、已经死去的女孩子动人地伸长着脖子看着聚集在这里的人群。人们被吸引着同时又以不安的心情看着这众说纷纭的画布。这幅画曾引起过混乱、不幸和流言蜚语。这幅画的女画家没有好下场；首先发现这幅画并把它挂出来的克吕格尔没有好下场；即使是黑斯赖特尔，现在的情况也表明了，这幅画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这幅画只有给一个人带来了好处：艺术品商人诺沃德尼。他今天在这里也是第一个出了价。认真与他争购这幅画的只有画家格赖德勒。经过很短几个回合的较量这幅裸体画就归艺术品商人了。

拉多尔尼夫人知道，他是为谁代购这幅画的。现在这幅画的主人，也购买了这所房子，他就是第五福音传教士。自从经济状况稳定以来，她跟冯·赖因德尔先生交往颇为频繁。她以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是多么聪明、多么及时地依据时势对自己作了调整。她也非常佩服他一方面做生意、赢利，另一方面有时也放下生意就象他年轻时那样有着那么多的业余爱好。

她把目光投向他。看起来，他对拍卖并不是那么关心。连艺术品商人诺沃德尼与画家格赖德勒之间的短时间的争斗他仿佛也没有注意。他沉甸甸地深陷进圈手椅里，双腿舒展伸直，懒洋洋地听着站在他身旁的普福恩德勒说话。卡塔琳娜终于使普福恩德勒先生与第五福音传教士建立了他长久渴望的联系，尽管他本不配得到她这样的帮助。随着币值的稳定，老的喜欢过节

的习惯又回到了慕尼黑；普福恩德勒先生的生意又兴旺起来。卡塔琳娜同意他的观点：大家要把这次狂欢节推向高潮，要象以往那样热热闹闹、痛痛快快地举办狂欢节的活动。这样，慕尼黑就会不言而喻地又成为德国节庆之友的中心。这样一个真正的狂欢节当然要求有组织、有资金。故而她只能同意普福恩德勒赶在现在五月份就要取得赖因德尔对冬季举行活动的支持。

这时，又开始拍卖各种舰船模型。普福恩德勒也参加了进去。有许多人对此感兴趣，普福恩德勒顽强地坚持着。赖因德尔坐在他的圈手椅上用懒洋洋的调唆眼光看着他。普福恩德勒先生想要舰船模型；他看到了在这上面表现出的好兆头。他感到自己是个伟大的冒险家，他的计划远比冯·拉多尔尼太太设想的要宏伟。如果说，在慕尼黑的两大特产中，第一大特产啤酒可以输出的话，那么为什么第二大特产狂欢节的节庆气氛就不能输出呢？进军柏林这一目标库茨纳尔没有达到，他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在柏林，慕尼黑的大啤酒厂已经有了它们的经销机构。在那里已经有了慕尼黑式的黑啤酒节。他将把声势弄得更大、规模搞得更大。他将在柏林这个可憎城市的中心建立一个示范性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将叫“巴伐利亚之家”，在那里将展示巴伐利亚的美丽宏伟。在那里将模拟建一个山村、配有牛的高山牧场、乡村啤酒馆、巴伐利亚名啤酒扎尔瓦托尔啤酒的酒窖、铺上特雷西亚草地、举办十月节的欢庆活动，外加山间铁道……。此外当然少不了岳得尔变声唱和巴伐利亚民间舞蹈。在那里每天晚上都将烤一只全牛，每晚都要再现阿尔卑斯山夕照的情景。每天夜晚都有三千人聚集在这个令人厌恶的普鲁士首都的中心，高唱：“象老彼得那样健康，为舒适安逸干杯歌唱！”他将办到这一切，他要全力使这一切得以实现。他要把

赖因德尔完全拉到他一边来。现在他诸事进展顺利。他买到了舰船模型。

卡塔琳娜满意地注视着，所有的舰船模型都被争购一空。以前这些模型令人心烦地满满当当地从天花板上吊挂下来。现在好了，这里变得空旷、有了空气。现在好了，赖因德尔要搬到这里来。现在好了，黑斯赖特尔先生要取代已故冯·拉多尔尼先生的位置。在舰船模型之后进行拍卖的是硕大、笨重的若干只地球仪，然后是各种木偶。马泰依、老梅塞施米特购得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他们事先的设想。湖泊大街这所房子顿时空荡起来。

黑斯赖特尔先生这时已散完了步。卡塔琳娜邀请他到卢伊波布龙去吃晚饭并在那里过夜。然而他却满腔怒火、百感交集，他想独自一人尝他自找的苦果。他现在是一个穷人了，而穷困有它的规律。他要适应这些规律用苦涩来慰藉自己。他买了一个小面包和一块煎肉饼，这是一种用面粉和肝糜混合制成的食物。他筋疲力尽地爬了许多级楼梯上了顶层，进了他的新住所。他没有拿桌布，没有拿刀叉，没有拿盘子。他在空荡荡的桌子上吃，在包煎肉饼的纸上吃着。一望而知，这是一张极为漂亮的、帝政时期的桌子，如果他把这张桌子也拿去拍卖的话，肯定能得到一个好价钱。黑斯赖特尔先生非常注意不把这张桌子弄脏。

然后他就躺到宽大而低矮的毕德麦耶尔风格的床上。他不由自主地轻轻地用手抚摸了一下镀金的异国人物装饰物。这张床他至少救出来了。他放在桌上的那张包煎肉饼的纸散发着一种味着，他受不了这种气味，于是他爬了起来，把这张纸扔到厕所里、放水冲走了。埃奥尔斯风神琴发出音响。它享用的空间也小了许多。在这里它陪伴他度过贫困的时光。

15．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到东方去

工程师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用图钉把当时在焚烧木刻《谦卑的动物》时向自己立下的军令状钉在自己的床前墙上。为了使安妮无法看懂，他把它译成了俄文。第一点，与资本家赖因德尔的事情已经解决。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将在尼施尼诺夫格勒扩建工厂。他的合同已签，他将作为主任工程师在短期内出发赴那里。故而他可以把第一点划掉了。第二点，关于坐牢者马丁·克吕格尔的事情。很遗憾，在卡斯帕尔帮助克吕格尔坚持到底之前，由于情况的自然发展，这件事情已不复存在。这样，第二点也可以去掉了。然而第三点是关于女孩子安妮·莱希纳尔的事情。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曾按计划向她提出问题，问她是否愿意入党和是否愿意与他一起到俄国去。他曾经为此激动过。他们在一起并不是仅仅在一块吃饭、一块睡觉。不管理论不理论，在他与这个女孩子之间总存在着更多的东西。他曾经害怕会有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一幕、她会指责、请求、挖苦，最后对他嘲笑一番，对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然而情况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当时安妮沉思着坐了一会儿，然后非常理智地回答：她不能马上对此作出答复，请他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她会及时给予答复的。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清楚，他将马上并且是永远离开慕尼黑，于是他用新的眼光注视着这座城市。他生在慕尼黑，从没有离开它出过远门。对他来说，要说河那就是伊萨河；要说自然景色那就是英国公园；要说热闹场所那就是施塔胡斯广场的情景；

圣母教堂塔楼的周围地区就是他的世界。他知道，慕尼黑是一座农民城市，墨守成规、保守反动。然而这种认识只存在在他的头脑中，而从未渗透到他的血液中。现在他把他的故乡城市与他想象中的大城市相比较，尽量要把慕尼黑看得渺小、破旧和可鄙些。然而这种努力不很成功。

他在大街上徜徉。在这里，他童年时曾和小伙伴玩过彩色小石头弹子，他总是试图征服其他孩子，处处争第一。他站在他出生的房子前，他站在他父亲工作过的办公楼前——他曾在这里接他的父亲。这些天来他想父亲想得很多。他父亲本人并没成就什么大业，却把全部抱负寄托在他——卡斯帕尔的身上。他对儿子很严厉，然而又为他聪明的孩子而骄傲。他宁愿自己作出牺牲，让他上中学、上工业大学。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回想起，有一次在一个夏日的晚上，在施塔恩贝格湖上，有一个男孩在小船上拉小提琴。在场的人都为这个男孩鼓掌。这一点触动了父亲，于是他——卡斯帕尔就要马上学拉小提琴。在家里，父亲固执己见。他父亲是市政管理机构的职员，在他的同事那里、在酒馆固定餐桌上他没有什么威信。在家里，他是无论如何要保持他的威严的。在他寒酸的家里，他格外起劲地、暴君般地要求妻子和孩子们对他唯命是从。儿子卡斯帕尔继承了这种特点。他与父亲一样需要得到承认。不过他不是想得到家庭，而是想得到世界的承认。尽管他曾嘲笑过这一点，然而现在在他面前浮现了他尊敬的父亲的肖像。他回忆着，他父亲如何坐在那里刮胡子，围着他的是毕恭毕敬的妻子和胆战心惊的孩子们，他们敬畏地倾听着：他以傲慢的口吻、颇不以为然地评论着他的办公室的事情、城市、帝国和世界的事情。老普勒克尔并不是一个坏人；坏的是时代、是环境。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他

们除了从事战争这一坏的营生外，根本无法做其他事情！他——卡斯帕尔看出了社会存在着的根本弊病。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时，他就有了认识问题的一个良好基础。

总而言之，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在他的家乡城市的最后几周时间心情并不好。他有闲暇时间沉浸在沉思默想和多愁善感之中。

再说，他军令状中的第三点，关于安妮·莱希纳尔的事情，虽说最终解决了，却与他期待的有所不同。安妮经过反复思考，现在她已经可以答复他了。她并不是从他的书中，而是通过她自己的观察学到了许多东西。她说，那些被指定担任使国家免遭不幸的职责的人们是一批恬不知耻的货色：在发生了蠢不可言的库茨纳尔的暴动以后，他们只是极为简单地解释说，他们没有预料到这种发展。哈特、卡斯特纳和整个这一帮人都心安理得地继续统治下去。一个国家能让这样一帮人来统治，说明这个国家是一个愚蠢的国家。人们不得不用武力来推翻这样的国家。卡斯帕尔是对的，她得入党。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对安妮要继续呆在慕尼黑的想法毫无办法，这曾使他非常痛苦。当她跟他说，她要入党时，对他来说，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极大的喜悦。他心里只有小小的疑虑：这样的变化并非出自她自己的信念，而是因为他的缘故？然而情况马上表明了，他的疑虑是多余的。她接着说，很遗憾，她的决定与他们两人今后的关系毫无联系。她不对此抱什么幻想。她知道，没有了他，对她来说将是非常难以忍受的。然而，她也无法忍受俄国的生活。她准备入党，却不准备到俄国去。她要在这里慕尼黑生活到老，在圣母教堂塔楼的周围活动，天天能看到巴伐利亚的山脉，而且将葬在城南公墓。事情就这样定下

来吧，现在她要去沏茶了。

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默默地坐在那里。现在真是毫无办法！一个黎尼黑女人，即便是个党内同志，仍然是这副模样。最不愉快的地方就在于，他完全懂得安妮的成见。他不知道，他们两个中谁更勇敢：是她，因为她坚持她的成见；还是他，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判断？无论如何，对于他来说，他决不想象画家兰德霍尔策那样成为精神病患者。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唯一保障就是要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在实践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之中。只有俄国才是这样的国家。

几天之后，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向第五福音传教士辞行，一开始定在巴伐利亚汽车厂办公室进行交谈。在最后一刻，冯·赖因德尔先生让人打电话通知工程师先生，请他到卡罗琳广场的寓所去。对此卡斯帕尔·普勒克尔颇为恼火。如果他能不再去看这位先生的脸的话，他是会非常高兴的。无论如何，如果这位先生竟然把谈话由业务方面再转到私人方面，那么他就要让他碰一鼻子灰。然而第五福音传教士没有问他私人的事，这又使普勒克尔感到恼怒。冯·赖因德尔先生说，"我想请您注意这样一个现实：您并没有责任按照您自己的认识行事；您有责任获得成功。"整个谈话不冷不热，没有热情。当年轻工程师走下宽大豪华的楼梯，走过名为《行将就木的阿莱廷诺》的大油画时，他希望赖因德尔能很快到俄国来一次，参观一下工厂。他已经在考虑那个时候他将面对赖因德尔的胖脸所能说出的话语了。

两个小时以后，一个送信人送来了一封非常诚挚的信和赖因德尔的告别礼物：一件极为精致的绿色皮上装。普勒克尔骂出了声，他不想穿着这样的衣服到俄国去招摇过市。然而第二天在安妮的催逼下，他还是带上了皮上装。

他开着一辆新的小汽车要走很长一段距离。尽管他到俄国时是春天，然而安妮仍为他装备了御寒衣物，就仿佛他要到极地去似的。此外，他还带了很多钱、代理全权证书和介绍信。

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和安妮·莱希纳尔姑娘送他一段路程。在因恩河河畔，蒂弗林下车告辞。普勒克尔答应，他如果找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他将给他写信。安妮陪他一直到帕骚，在这里，因恩河注入多瑙河。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把她送到火车旁，她将坐火车返回。今天他显得脾气很不好，当同车的人没有迅速为她的随身物品腾地方时，他马上就嘟囔开了。她站在列车的车窗旁。他说，就这样站在月台上等着列车的开出，显得傻里傻气，他现在就要走了。他向上把手伸给她，手上仍戴着开车戴的手套。但在这之后他没有走仍旧等着，直到列车开出。他把手套摘了下来，再一次把手伸给了她，又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同一天，他又继续前进了。他穿着绿色的皮茄克，嘴里叼着烟斗，车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离开了德国，向东方行驶，经过捷克斯洛伐克、经过波兰，汽车开向克拉科夫、开向莫斯科、开向尼施尼诺夫格勒。他想，他到俄国后在他欧洲的熟人中他会惦记谁呢？他会想四个人：蹲在一个树墩上，面颊凹陷、用他的燃烧着的、深陷的眼睛阴郁地注视着他的——那是画家兰德霍尔策。坐在一个矮沙发上、胖胖的手脚伸展着、穿着紫色的睡衣、用懒洋洋的眼睛看着他的——那是第五福音传教士。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饶有兴趣地用嘶哑嗓音劝他什么事情的——那是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正在倒茶，轻柔然而是坚定地指责他日常生活中疏忽的——那是安妮·莱希纳尔姑娘。

16. 莱希纳尔家蒸蒸日上

安妮·莱希纳尔在社会经济稳定之后就辞去了在慕尼黑北城的工作，开办了一间誊写办公室。在编辑马丁·克吕格尔的遗著过程中，卡斯帕尔·普勒克尔把她也拉来做文书工作。在这过程中，她与雅克韦斯·蒂弗林熟悉了。这位果断的巴伐利亚姑娘使他颇感满意，他让她当了秘书。对她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他与她常长久地辩论某个问题，一开始象在开玩笑，渐渐地气氛变得严肃起来。他们谈论在文章风格上的一些问题。当她坐在打字机旁等着时，他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就自言自语地讲述他作品的细节问题：该是这样还是那样安排。在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到俄国去之后，他经常与她谈论她的这个朋友，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观点、向她作出本该由普勒克尔承受的指责。

现在她住在她父亲那里，关系相当融洽。自从她看到他最狼狈时的处境之后，他在她面前总感到有点发怵。自从他内心遭到最大的失败以来，就他的心气而言他已经变得相当平静和温和了。只有一件事还使他恼火。在下草场他住所的斜对面，一个名叫泽利希曼的犹太人开着一个铺子。早年，莱希纳尔跟此人的父亲就相互竞争。在政府最高长官弗劳赫尔对犹太人进行迫害时，这个泽利希曼就差那么一点没有被轰出慕尼黑。真遗憾，没有能够把他赶出去。暴动、这次乱糟糟的暴动把一切都搞得颠三倒四。犹太人泽利希曼反倒象几十年来那样稳固了对他商店的控制。对了，一些犹太顾客还对莱希纳尔实行抵制，

因为泽利希曼告诉他们，莱希纳尔参加真正德意志人的活动，他本人就是一个反犹分子。尽管莱希纳尔受到种种屈辱，对这一点他却仍愤愤不平。他骂道："这个混蛋、这个蠢货、这个疯疯癫癫的人。现在我还是要说：我就是一个反犹分子！犹太混蛋、犹太烂货。"此外，尽管他没有多少骄傲的本钱，他仍然为自己而骄傲。保龄球俱乐部仍想让他当副主任，然而他拒绝了。他们说：你来吧。然而他并没有接受这种荣誉。

如果说，老头在内心深处怨恨他的女儿安妮的话，那么他对他的儿子本尼则是满含喜悦之情。那一天，卡耶坦·莱希纳尔戴着大礼帽到彼得贝格去当证婚人。在那里，他再次下决心：自己不再胡折腾。他不会有太多的作为了，但家里有人会发达兴旺，那就是他的儿子本尼。本尼与出纳员岑齐结婚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人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出，他在岑齐的影响下如何从一个年轻的赤色分子逐渐变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老头欣慰地看到了，本尼如何把脸颊上的连鬓胡子越留越多。

一个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小插曲解除了在父亲和儿子之间最后的误解。老头在当时和以后的时间里曾经常跟本尼和安妮谈过马丁·克吕格尔的案子，在这中间免不了对浪荡不羁者克吕格尔诸多抨击。然而直到现在，在克吕格尔死了、火葬一年以后，他的孩子们突然有一天提出他们的怀疑：克吕格尔之所以被判刑肯定他也有份。然而当时的情况却是：只有他和黑斯赖特尔认为克吕格尔无罪。现在终于通过顺便说起的一句话澄清了事实。对此，孩子们无不感到惊讶。他感慨，由于他讨厌克吕格尔，故而旁人就把他看成是这样一个无人性的人。他的忍耐消失了。他象一个粗人那样大骂新颖时髦的青年，竟然认为他们的父亲会做这样卑鄙的事情。这是一场非常有益的爆发。自此

以后，本尼开始真正尊敬他的父亲，在他们之间存在的最后一丝敌意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信任和友善。

本尼也有这样的需要。他已经没有什么真正亲密的朋友了。自他与岑齐结婚并买了一个电器修理铺子以来，红色七人小组的同志们讥讽他，他因而与他们疏远了。他不是为党坐过牢吗？他颇为不满，到他们聚会的小酒铺那里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与岑齐因而愈来愈亲密。当然，她对经济规律、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是一无所知的，这倒反而更好。人们必须承认她懂得她自己铺子的经营。修理铺生意不错，他们的生活也不错。

老莱希纳尔赞许、欣慰地看着这一切。虽然他并没有做什么，然而他的家庭却迅速发展、蒸蒸日上。还有一点最大的好处是，本尼还能有时间继续钻研他的业务和技艺。国家剧院并没有忘记他。如果那里有了难题，那里的人就乐意把这位富有创新精神的照明师请去。对于儿子的这项工作，老头有着一种热切的兴趣。当本尼谈起这方面的情况时，他不断地从嗓子里发出惊叹、赞叹的呼声。他非常高兴他自己对艺术的兴趣现在如此高明地在他儿子身上得到发扬光大。受到夸奖的本尼为保龄球俱乐部设计安装了一个极富艺术色彩的设施，它能通过灯光信号自动报告有多少垒被打了进去。

莱希纳尔家吉星高照。当岑齐生了一个健康的婚生子之后，在她和本尼之间爆发了也许是最后一次大的争执。当儿子降生时，本诺·莱希纳尔心中的革命精神突然又再次高涨起来。他的儿子应当叫符拉迪米尔，应当按照新俄罗斯国家的奠基人符拉迪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通常称为列宁的人的名字来取名。岑齐反对。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这样一个怪里怪气的、异教徒的名字。她想从她以前在蒂罗尔酒店时她的老

主顾中选出一位作孩子的教父，他既要是个大人物，又要是看得起他们的人。她想到的是卡普栖教团啤酒厂的主人、枢密顾问约瑟夫·丁哈德尔，因为他对她颇为看重。而本诺·莱希纳尔无论如何都不同意这样做。斗争持续了好几天。最后，他们互相妥协达成了一致意见：教父由老莱希纳尔来当。男孩的名字应当是卡耶坦-符拉迪米尔·莱希纳尔。

老莱希纳尔容光焕发，他以各种姿势抱着他的孙子兼教子。他送孙子一件他长大后享用的礼物。他卖掉下草场的房子，用这笔钱以年龄最小的莱希纳尔的名义在城市市郊、在施瓦宾购了一所独户住房。他自己已不适宜再当房主；然而这恰恰表明莱希纳尔家蒸蒸日上。

这是一所老的农舍，在大大扩展的城市范围中保存了下来。在院墙围起的院子中有几棵大栗树。这所房子在将来也应当保持农舍的外表，这在城市中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然而整所房子要用现代技术极其精心地装备起来、从地窖到顶层都要电气装备，而且所有电气设备都不外露，保持整个格调不致遭到破坏。两个莱希纳尔忙忙碌碌，又试又装，为此而搜索枯肠、绞尽脑汁。老莱希纳尔花了几周时间去到外地搜罗货真价实的、地道古老样式的家具。

到五月中旬，装修已大功告成。老莱希纳尔坚持保留在下草场的铺子和他的住房；电气修理店主本诺·莱希纳尔、他的妻子克蕾丝·岑齐和儿子卡耶坦-符拉迪米尔搬进了施瓦宾的住所。岑齐给她住在魏尔海姆的女朋友写了一封详细的信，讲了新房的情况，信末的署名是：你的爱你的女友克蕾丝·岑齐·莱希纳尔（娘家原姓：布赖特莫泽），住弗勒廷大街149号（自有住房）。

自结婚后，她一直避免到她原来打工的蒂罗尔酒店去。现在她却提出想跟本尼一起到那里去吃晚饭。本尼嘟囔着想推托不去。经过一阵不愉快的争论之后，他们出发了。他们坐在旁边的小餐厅里，这里每四分之一升葡萄酒要贵十芬尼。这里所注重的是市民传统的舒适、安逸的气氛：木质天花板镶板，厚实、不铺桌布的桌子，古朴、结实、专为久坐不动的屁股所制的凳子和椅子，这一切是那么的熟悉又那么的新鲜。屋子里飘浮着上等雪茄的烟味和营养丰富菜肴的香味。人们以固有的姿势，坐在习惯的位子上，看到的都是熟悉的老面孔。他们几乎都认识她，他们向她打着招呼、点着头，轻松、愉快、亲切，表达了适度的礼节。蕾茜帮她脱大衣，忙着拿来菜单。

克蕾丝·岑齐·莱希纳尔太太坐在靠墙角桌子旁的凳子上，墙上壁架上放着锡制装饰盘。她在这里坐了下来，她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这里跑来跑去伺候人、做着算帐收款的事。现在她坐在这里，一幅画现在终于找到它合适的画框：一个富态、坚定的妇人心安理得地等着好的饭菜和好的服务，她坐在丈夫的旁边，这个男人是她自己争来的，她还以自己的财产使他提高了社会地位。她已达到了目的，她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一个好日子，这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日子。

17. 你们全体是否还在那里?

作家雅克韦斯·蒂弗林兴致勃勃地在人流的簇拥下在逛喧闹的阿乌区五月集市。过去几年，战争、革命、通货膨胀也极大地影响了位于慕尼黑东郊的阿乌地区传统旧货市场。现在生活

转入正轨，阿乌区集市又象以前那样兴旺起来。所有慕尼黑人都在这里的摊位中挤来挤去。最起劲的是搞艺术的和孩子们。雅克韦斯·蒂弗林的兴奋程度也不次于他们，他搜罗着珍奇物品。慕尼黑人很喜欢自己动手做个什么东西。人们要物尽其用，人们找寻破旧的东西，利用它做出新的东西。在慕尼黑居家过日子用得着的大多数东西在这里都有：家具、衣服、首饰、陶瓷器皿、书籍、椅状大便架、儿童玩具、旧文献、眼镜、床、自行车、全副假牙。所有用过的破旧物品都散发着一种日常生活的气味，这种气味也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在这些东西中能淘到一件有价值的东西，人们就会喜出望外。在这里人们互相推着、挤着、闲逛着、笑闹着。这是一次人挤人的漫步。蒂弗林被簇拥着朝前走着。

他看到好多熟面孔。黑斯赖特尔先生忧伤而又起劲地东游西逛，冯·梅塞施米特先生既有兴致又非常专注地搜寻着。枢密顾问卡伦埃格颇有感情地弯下身来看一只装有巴伐利亚蝴蝶标本的玻璃匣。卡耶坦·莱希纳尔被一只旧玻璃厨柜吸引住了。它的木质已朽腐得很厉害了。他用手推了推柜子，真是奇迹，它没有散架，正是这一点吸引了他。这就是他的专长：把易坏、虫蛀的家具艺术地加以加固翻新。

是谁在那里用细长的手指在堆积起来的旧货中翻寻着？对了，这是喜剧演员巴尔塔萨·希尔。雅克韦斯·蒂弗林看到他正翻来覆去与一个肥胖的女摊主在讨价还价。他想买的是一只老式的大灌肠器。喜剧演员用他的纤瘦的双手喜爱地晃动着这东西。是的，这要放在弥涅耳瓦剧场的舞台上准会是一件颇有刺激性的道具。然而，这位老妇人显然和他一样斤斤计较。蒂弗林看他没拿着这个灌肠器就离开了。他明天肯定还会来，继

续讨价还价。

周围的人挤来挤去、撞来撞去，会说一声："哟，老伙计！"然后相对一笑。顾客和摊主们都不慌不忙地讨价还价、各执一词、互相窥探、互相斗法、互相欺骗。身临其境，蒂弗林也真切地体会到讨价还价时农民式的狡黠，自己也为四周起劲的讨价还价所感染，故而也想试一试自己讨价还价的本领。他发现了一幅刺绣画，上面是他所熟悉的阿默尔湖的景色。他首先狡猾地问了其他十样东西的价格。然而商贩立即看出了，他的兴奋点在这幅刺绣画，因为他的眼光老往那上面转。这位商贩在心里马上产生了轻蔑和诧异的想法：一个挺体面的人怎么想买这种破烂。于是他报了一个闻所未闻的高价：十马克！蒂弗林做了一个表示惊异的动作，请旁边一个人为他助阵，以辩明这幅画根本不值什么钱。旁边的人令人信服地说："这简直是破烂，要我连五十芬尼也不想出！"商贩坚持他的要价。"请看画框，诸位请看框架！"商贩说。旁边的人大声地重复着："一件废物，不值五十芬尼。"商贩还是固执地坚持着："请看画框有多好。"当蒂弗林最后以七马克五十芬尼购得刺绣画时他颇为自得。而商贩则以同情、轻蔑的目光看着他的离去，同时又爱怜地看了看他的印刷复制油画。

蒂弗林信步来到一个摊前，那儿挤着特别多的人。这个摊位摆放的是一叠叠通货膨胀时期的高面值钞票，有面值百万、面值十亿的钞票。特别受顾客欢迎的是战前发行的面值一千马克的褐色钞票。许多人被吸引了过来，用手指贪婪地抚摸着这些褐色钞票。"柏林帝国银行营业部以一千马克兑换这样一张钞票。"这种钞票是印在空气上的吗？一叠一千张这样的钞票厚十三点五厘米。如果谁有这么一叠钞票，在几年前还够一家人舒

舒服服地过一辈子的。许多人不去想现在这些钞票已一钱不值。这个摊位的小贩生意很好。人们购买便宜的一千马克钞票，一百万马克这样的钞票花五马克就能买到。购买者看来是为了收藏、好玩，然而每个人都抱着这么一线的希望：这些钞票也许还会管用、增值。在这中间有一个人特别起劲，显然是个二百五，这是克萨韦尔叔叔。他推来了一辆手推车，正在把购得的钞票装到车上。

蒂弗林认出了一位摊主：尖下巴、小细牙、笑声尖厉。是的，对方也认出了他，和他打招呼。这是冯·德尔迈尔先生。他一边跟蒂弗林用法语交谈，一边吆喝、售货。蒂弗林看出，他很会做生意，买卖也不错，他乐此不疲。无论从收入和乐趣上这都要比他从事政治活动强得多。蒂弗林想起来，有人跟他说过，自那个埃里希·博尔恩哈克死了之后，保险经纪人冯·德尔迈尔就喜欢上了狗，把整个身心都放在养狗上；由于他管理真正德意志人的帐目有若干不清楚的地方，他也因此离开了那里。

一个熟悉的声音使蒂弗林中断了与冯·德尔迈尔先生的谈话。叫他的人站在旁边一个摊上，这位先生穿着一件毛料浅色大衣，有着一张快乐的、皱纹很深的农民的脸。他正在很高兴地为他的女伴——一个丰满、爱闹的女士——戴上旧勋章、奖章、玫瑰花结。这一个摊位上有各式旧衣服供选择，有男人穿的、业已解散军队的制服、法官、检察官穿的旧制服；最多的还是以往时代的像章和勋章。满满当当地放着的是待售的王朝的勋章、苏联红星、带钩十字。画家格赖德勒放声大笑，随意抓来一把徽章，没有选择地不管是代表什么荣誉和什么政治信仰开玩笑地一股脑儿都挂在女伴的胸前。

他与蒂弗林打了招呼、说了许多，他大声喧哗、放声大笑。他

又交了好运，他在柏林举办了一次画展，极为成功。他们是普鲁士蠢货，然而他们柏林人却有某种艺术鉴赏力。恰恰是那幅偷偷保存的画——奥斯特纳黑曾对此画盯得很紧——决定了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现在奥斯特纳黑可以到柏林去、自己去看看那幅画。那幅画的标题就叫《真正德意志人》，画中人物是爱国党领袖，身穿他惯穿的服装，面孔上表现出他典型的虚无神情。党的领袖是他——巴尔塔萨·冯·奥斯特纳黑的朋友和同伙。这是一个玩笑。他一边笑着，一边与蒂弗林说着许多的话。他拍着蒂弗林的肩膀、抓住他衣服的纽扣。他还从所有口袋里掏出柏林的评论，讲述着，他如何有了许多许多的钱。这次他要做得聪明些，继续呆在农村，最多每个星期进城两次。蒂弗林问起他的绿色小车是否继续在跑。是的，他让人把汽车重新油漆一新，送给了他的一个相好。他为自己和身旁的女伴已经订了一辆更气派、翠绿的新汽车。

蒂弗林继续往前闲逛。他买了土耳其拌蜜软糖，这是一种内有白色杏仁，整体呈红色的、发粘的美味甜食。在他身旁的一个孩子一不小心弄丢了他的气球，他又哭又闹地眼看着气球升上天空。蒂弗林也给这个哭鼻子的男孩买了这种软糖。四周是生动的喧闹、嬉笑。慕尼黑生活中的五光十色的、老掉牙的旧货就以这样的方式舒适愉快地在高原的明亮光线下集散着。小贩和顾客均以从容不迫的狡黠、非常有耐心地互相蒙骗。

另一个摊位上放着待售的念珠，上面刻有童年时的耶稣和基督受难图。蒂弗林注意到一个有着灰白胡子的瘦男人。他以肃穆的崇敬心情触碰着这些神圣的物品。在真正德意志人失败后，罗库斯·戴森贝格的生意遭到很大打击。他又再度和教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始强调他的修车铺的宗教性质。现在吸

引他的是一只表现血淋淋场面的耶稣受难木雕。本来这个木雕应当恭恭敬敬地竖放在路旁，前面有防止人手抚摸的格栅，上面有防雨雪的完好的屋顶，还经常装点着田野里的花朵。现在它却出现在阿乌集市上，无遮无掩、令人怜悯。戴森贝格把目光投在这个木雕上，他决定把这个可怜的耶稣基督请回到他的修车工场，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保护起来。

还有一个体态笨重、看起来心情抑郁的人站在破旧的圣物前。他看着一个金属容器，一个象花瓶似的东西。女摊主问："先生，您要什么？"他回答："我就要这东西。"他没有讨价还价就买下了花瓶。花瓶中将要插上五颜六色的花朵、弄得好好的然后放在城南公墓三等墓区的某个墓穴前。他将把花瓶放在一个小小的木十字架前，上面有黑色的刻板字体：阿玛利亚·桑德胡贝尔。她曾经躺在烂泥和消融的雪堆中，脸色发青、伸着腿。现在她长眠在城南公墓。也许他杀死她是有道理的，然而在这个时期发生的种种事件之后，他产生了怀疑，感到有必要把这装着花的容器放在她的墓穴前。真该诅咒，当时他们没有把他扣在警察局。忏悔也没有使他感到轻松。拳击手阿洛伊斯注视着，女售货员如何颇费周折地用一张旧报纸把花瓶包了起来。有那么一件他早就该去做，他一定也会去做的事。他会到一个修道院去做一个俗人修士。最好有一个在农村的修道院会接纳他。他们会安排他劳作，繁重的劳作，其他人会告诉他该干什么，他就不需作任何考虑，他将得到他的宁静。晚上他就可以穿着粗山羊毛的披袍平静地到处走走。如果不能到乡间修道院去的话，那么他就留在城里，譬如说可以到圣安娜修道院去。女售货员递给他包好的花瓶。他将把它送到城南公墓去。今天他就打算到圣安娜修道院去打听一下，他该怎么去做。他跟女售货

员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女摊主则说了一声："请再光临！"

这时，蒂弗林又到了演布袋木偶戏的地方。孩子们坐在那里嚷嚷着，充满着期望。演出马上就要开始，布袋木偶马上就要出场。看，木偶卡斯佩尔已沿着舞台前沿上来了。他有着一只铜鼻子。他穿着黄裤子、绿背心、红上衣，上衣白色的领子高高的、带着花边。他还戴着一顶尖尖的绿色小礼帽。他用沙哑、刺耳的声音高叫：你们都来了吗？对！观众们高兴地叫着。接着，演出就开始了。卡斯佩尔有着太多的敌人：还没有把一个打死，另一个新对手又出场了。先是一个大嘴巴的军官，然后是一个税务官，又是一个穿绿制服的宪兵，再来一个胖胖的、大胡子的神奇大夫蔡莱斯，再加上美国拳师登普西，最后出场的则是魔鬼自己。他们总是逼近主人公，有时有两个人从两边同时进逼。主人公一再摔倒，然而他只说一声"嗨！"并马上又站了起来。他不断地挨打，他也同样打别人，一会儿他是英雄，一会儿他又成了脓包，与生活中的情况完全一样。演出的时间并不长，然而表演已经很充分了；幸运的木偶打死九个敌人。在打死第八个敌人之后开始收钱，每人要交五芬尼。卡斯佩尔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他挨打时，还在开玩笑；而他在打死敌人时，还插科打诨，对未来提出好的建议，说些普遍适用的箴言和来自民间的真知灼见。临了，最后一个敌人被解决并倒下，演出到此结束，下一场演出随即重新开始：卡斯佩尔会问：你们都来了吗？

受孩子们高声大笑的感染，蒂弗林也爽朗开怀地笑了起来。他是一个境况不错的人、情绪很好，他怀里放着那张廉价购得的刺绣画。散场时他没有走，继续坐着看下一场。"你们都来了吗？"卡斯佩尔喊叫着。"对！"蒂弗林也随声附和着。

然而这一次当卡斯佩尔在台上打人时，蒂弗林的笑声渐渐

消失了。你们都来了吗?他看着周围孩子们的脸。是的,毫无希望——他们都来了。老一辈通过孩子们得以传宗接代,而在孩子们的面孔上清楚地看到了上代人的面貌特征。

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毫无变化地周而复始地来了、出现了。先是战争,继而是革命,然后是最近五年的种种事态:有流血、有可笑之处。这五年又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慕尼黑,第二阶段是通货膨胀,第三阶段是库茨纳尔的暴动。然而仍然是同一批人在做官。在纽伦堡煎香肠铺、在绅士俱乐部、在蒂罗尔酒店仍然是那些老面孔。代替克伦克的是西蒙·施陶达赫尔,接替卡耶坦·莱希纳尔的则是本尼。每一年的节庆活动也是按照老规矩轮回着:狂欢节、萨尔瓦托节、五月啤酒节、五月集市、十月节、最后又回到狂欢节。将帅纪念堂又增加了新的铜质的或石头的纪念碑。又响起了军乐,吹出了同一个瓦格纳的旋律。鸽子咕咕叫着,照旧还会继续发胖。大学生——他们面孔上有疤痕——从头上摘下各种颜色的帽子以笨拙的动作挥舞着。在王家花园的入口处,魁梧的弗泽曼将军怀着崇敬的心情、象木偶似地站着。伊萨河碧波荡漾,象以往那样流淌。慕尼黑市歌讴歌老彼得和永不变化的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农民式的坚韧执著、同样的东西周而复始地重复。城市根本不想把最近十年发生的事留在记忆之中,城市已忘却这一切。它表现得天真无邪、它闭上眼睛、它希望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它相信,这样一来其他人也会忘却这一切。然而在这里它错了!

在蒂弗林心头不禁怒火中烧,他很少这样动情。十余年来,他经历了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他以中立态度对待慕尼黑生活中的事件,这种中立经常是心甘情愿地保持的,有时则是并不那样心甘情愿;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保持了中立:慕尼黑的解

放，克吕格尔案件，库茨纳尔暴动的野蛮活剧。而在八岁儿童面容里却叠现着老一代的面庞，这使他一下子感到极为恶心。他们的笑声、卡斯佩尔的笑声、甚至在他怀里的刺绣画都使他感到厌恶。一下子，在他眼前浮现出这些年发生的种种愚蠢和粗野的事件。

不仅仅是情绪不佳，不仅仅是一时的不痛快。当蒂弗林离开五月集市开车回家时，他感到在自己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十分强烈的感情。这是憎恨。

18. 雅克韦斯·蒂弗林有了新的任务

自真正德意志人失败以来，已过去半年时间。通货膨胀和稳定货币阶段的最恶劣后果已经消除。为了制订一个合理的赔偿计划，以美国人道威斯为首的专家委员会作了若干努力，也有了成果；即将举行由有关国家参加的会议。谁都不会怀疑会议会达成协议。在英国，执政党是以詹姆斯·麦克唐纳为首的工党。在西班牙一个名叫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将军成了独裁者。在摩洛哥，当地阿拉伯人首领阿卜杜拉·埃尔·克里姆领导了反对节节进逼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抵抗运动。已经变小了的、回到亚洲去的土耳其与胜利者签订了一项新的和平协议。在俄国，苏维埃国家的奠基人列宁在他推行了温和的新经济政策之后就去世了。他的继承人联合一些人来反对他的最亲密的助手托洛茨基，把他赶出了领导圈。在印度，骚动持续不断。在中国，贪婪的军阀踏在贫困的民众的背上，混战不休。

五月过去了。慕尼黑城、巴伐利亚高原完全平静了下来。在

过去十年紧张的岁月中，雅克韦斯·蒂弗林曾兴奋地期待着能过一种舒适安逸、从容缓慢的生活并能对这种生活作出观察。现在他有了这种机会。高原、山间湖泊沉浸在平静之中。城市已享受着被称颂的巴伐利亚宁静。然而蒂弗林却为近几年来这里发生的事情苦恼着。就如同一种可憎的疾病那样，那些年种种事件的痕迹处处可见。他已无法解释：他——一个向整个世界敞开胸怀的人——为何把自己整个身心都局限束缚在这个邦。他开车跑来跑去、东游西逛。他在许多湖里游泳，他爬了不少山岭。他在城里各酒馆喝酒，与半明事理的人们争辩，与不少女人睡觉。然而这一切并不使他感到愉快。

他现在还没有作出决定，他究竟着手做他计划中的哪一项工作。以往他是最喜欢做写作的准备工作了。人们清楚地看到了积极的东西，并为之所吸引——困难因此就不在话下了。人们揉搓着、塑造着，一切还没有定型，有着成百种美好的可能性。现在，在他的生涯中第一次碰到了这种情况：即使是这种惬意的、没有任何约束的工作也不能使他产生任何真正的乐趣。他感到从未有过的不愉快、沉闷。这是因为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离他远行吗？这是因为他与约翰娜的关系变得如此荒唐可笑、冷漠和拘谨？他不满卡斯帕尔·普勒克尔，因为他已离开这里；他不满约翰娜，因为她老是那样倔强；他对自己不满，因为他工作得很糟。

六月七日是马丁·克吕格尔被判刑的三周年纪念日。今天，不管有没有特赦，本来他都会被释放。没有报纸对这个周年纪念日有所表示。约翰娜看到，克吕格尔这个人完全被他自己的著作所淹没。这使她感到痛心疾首。有一次她张嘴欲和蒂弗林说话——现在她已很少见到他——然而，她终究没有跟他说

话，已没有什么意思。她已变得淡漠、坚强。她拼命工作。

如果雅克韦斯·蒂弗林没有收到来自贝希托采尔的信的话，他也不会想起这个日子。奥托·克伦克在信中写道，他粗呢大衣的钮扣差一点丢掉，然而他已让人非常结实地缝上了。因为在他看来，蒂弗林先生得到这些纽扣的可能极小。他们当时打赌时虽然没有说打赌的期限：蒂弗林究竟打算在什么时候做到让死者重新说话。然而克伦克相信蒂弗林大肆宣扬的正派，故而他们可以在事后就日期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为此目的，他邀请蒂弗林到贝希托采尔来作客。

几个月来，蒂弗林再也没有想起那天打赌的事：那是在拂晓前，他跟几个不可一世的巴伐利亚男人，在快燃尽的烛光下、在关起门的酒店里作出的。他把克伦克的信拿在手里，看着他手写的小而有力、漂亮的字迹。他释然了。这是一个开玩笑式的打赌，然而他并不后悔，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他将作出努力，使自己能够赢得这场赌。他随即决定，今天就开车到贝希托采尔去。

在明亮的初夏早晨，他开车行进着，路段颇为复杂，在他的右边呈现深褐色的山脉轮廓。他要行动起来，使克吕格尔张嘴说话。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许多行家说，在他的关于克吕格尔案件的文章中，已经把有关这个案件所能说的一切都说了。他的文章比案子本身还重要。然而他自己一下子却感到这篇有名的文章是那么枯燥和冷漠。如果要使死者说话的话，那么仅仅是理论认识是不够的，而是要使巴伐利亚邦行动起来。光是文章是不能使死者说话的。

作家蒂弗林驶过的巴伐利亚坚实的土地散发着一股好闻的味道。当然，高低不平的马路，还不能行驶载重汽车。作家蒂弗

林的思绪纷繁。他想到了克伦克和他的司法，想到了克吕格尔和他的案子、他荒谬的波动摇摆。他出乎意料、悲惨的结局。他——蒂弗林有什么权利空对空地对克吕格尔的案子发表一通意见？约翰娜对他的不满意是非理智的、巴伐利亚式的。然而，如果她不是真实的她，敢怒敢言，那么他也不会爱上她。他的高视阔步的文章要比她的不满还愚蠢，仅仅因为，对于他来说，克吕格尔的案子不是一件讲学问的事情，而是与他有着见鬼的种种纠葛的事情。今天，克吕格尔案子真正的牺牲者是他——蒂弗林。

在这六月的早晨、在前往贝希托采尔的路上，雅克韦斯·蒂弗林一下子意识到，要从他一大堆五光十色的计划中找出一项优先去做真是勉为其难啊！然而这同时却又是值得庆幸的。这项优先的计划就是写一本关于巴伐利亚的书。

迎面开来一辆汽车，他机械地把车紧靠右边避让来车，然后他超过了一辆农用大卡车、又超过了一辆，接着又避让了一辆迎面来车。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他整部书的框架已有端倪：情节如何深入、如何展开，前后情节如何衔接。一开始既要写得有声有色又要内容深刻多样。然后展现凄凉、不愉快的场景，再加强思想的深度，表现强烈的憎恨。现在对这部书的设想都出来了。他有了任务。

他把着方向盘，机械地加大油门或收油门。他笑着，是那么大声、悲愤、激昂。他凝视前方。他格格地咬牙。他学着约翰娜的样子从牙齿和嘴唇之间发出哼哼声。在驾车过程中，他为自己勾勒了书的轮廓。他在巴伐利亚邦已有不少经历。他的脑际已充满了巴伐利亚的事情。

他还不清楚，在书中该如何处理与已故克吕格尔的关系，如

何写他与克伦克之赌。总之，一本好书是一项善的事业，他将使死者开口。当他超过一个笨手笨脚把车停在路当中的马车夫时不禁破口大骂。他平滑的脸在凉风吹抚下起了折皱，他在暗自好笑。场景、想法不断地在他脑中涌现并继续发展着。如果他把一切都说了，那么将表明他的书的作用将比仅仅使死者说话要大得多。他吹着口哨、唱着歌、在晨风中驾车前进。他来到了贝希托采尔。

19. 解释世界就是改变世界

他看到克伦克时，西蒙·施陶达赫尔也在那里。他们坐在一只未铺桌布的大木桌旁。女管家薇罗尼卡不时地端上量很多块大味浓的菜肴。在这里，在贝希托采尔的阳光下，蒂弗林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在父亲和儿子之间的相象之处。不管有多大变化，同类中最极端的例子仍然是同类。本诺·莱希纳尔愈来愈象他父亲。西蒙·施陶达赫尔愈来愈象老克伦克。

蜗居在家的克伦克很少看到客人，有客来访他总是非常高兴。他骂西蒙至今还傻乎乎地没有脱离他的真正德意志人，而且恰恰是现在才真正与这个组织牢牢地粘合在一起。就本质而言，克伦克倾向于诉诸暴力行为。目前，这个孩子正热衷于党内清理。他正在与托尼·里德勒争斗。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两雄相争，其斗必烈。克伦克以前曾跟子弟兵头目里德勒多次较量过，当他听说西蒙又继续这种斗争时，他眼中浮现出一种蹊跷的光。他毫不顾及有蒂弗林在场，他跟西蒙出谋划策，如何能最好地制服托尼·里德勒。蒂弗林想起大卫王临终前所说的话：

“我要告诉你约阿布这个名字，
他是我许多将军中的一员虎将，
晋儿虔诚、聪明而强壮，
除掉这个约阿布，你做来易如反掌！”

克伦克故意放出空气，他正在写他的回忆录，将在慕尼黑出书。他觉察到，当他开始写回忆录之后，库茨纳尔如何犹如芒刺在背。而到现在，这部回忆录将是悬在许多人头上的不祥之云，将会使许多人在床上辗转反则，这使他感到非常得意。因为他跟许多人打过交道，而他这个人并不是软绵绵的海因里希，故而他们这些人几乎无法预料，这部回忆录对他们究竟是凶是吉。蒂弗林怀疑克伦克真的在写他的回忆录。库茨纳尔曾经用一只空抽屉来给他的追随者打气。按着克伦克的性格，估计他也会用在空抽屉里的子虚乌有的回忆录来恐吓他的对头。他感兴趣的是，在这些传言中究竟有多少真实的东西。过了一会，西蒙就进城去了。他刚一走，蒂弗林就刨根寻底地问克伦克。然而克伦克只是说，情况是这样的，他正在写他的回忆录。

他本想多说一点，告诉蒂弗林，当时他跟库茨纳尔说起这一点时，完全是为了吓吓他。以后，他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愿望，用回忆录来回敬一些人，让他们恼怒不已。自那个时候以来，抽屉里已存了相当多的稿子了。克伦克并没有什么从事写作的野心，然而他感到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写出来，使一些人感到难堪，而自己也会得到某种乐趣，这真是妙不可言。本来，克伦克很想给这个雅克韦斯·蒂弗林看看写好的部分。然而克伦克有他的自尊心，他仅仅说了一个干巴巴的“是”。

随即他改变了话题。克伦克问，蒂弗林先生是否愿意谈打赌的期限问题。蒂弗林坐在粗大的桌子前，眨眼看着克伦克。他建议到明年六月七日为止，克伦克考虑着说："还有整整一年时间，也就是说打赌的期限一共是十九个月。"蒂弗林解释说："一共是十九个月，这点时间用来使死者说话并不算长。""好，就这样。"克伦克同意了，两人就此谈定。

关于这部还没有写成蒂弗林就已打赌输给他了的作品，他惬意地问道，是否可以告诉他一点什么消息。蒂弗林正用发红的、多毛的双手小心地为自己切下一片黑粗的面包、涂上黄油。象克伦克那样按照当地的习惯、放上一片萝卜、撒上盐，再等一会使盐渗到萝卜里。他高声地说："我相信，克伦克，您估计错了。我相信恰恰是我的书要起到使死者开口的作用。"克伦克手里拿着什么正要往嘴里送，这时手却停在半空。他问："您要写一本有关巴伐利亚邦的书？""您也写自己的回忆录？"蒂弗林和善地回答说："您不妨这样说。不过我自己的说法，已经有幸跟您讲过了。"克伦克说："您肯定自己能够成功吗？我是指一种政治上的成功？一种改变？"他红褐色的长脸幸灾乐祸地笑着。

萝卜已经好吃了，蒂弗林得意地吃了一口又一口。他说："有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你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则从我自己的角度认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手段就是解释世界。如果有人可信地解释了世界，那么他就以静静的方式、通过不断起作用的理性来改变世界。只有那些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世界的人才试图用暴力来改变世界。过分渲染的尝试肯定不能成功。我相信静悄悄的尝试。巨富走马灯地消失了，而一本好书则保留着他的价值。我认为，好文章

比机关枪更有力量。"克伦克仔细地听着，暗自洋洋自得。"在您的书中将写些什么呢?"他问。"在我的书中将表现卡斯佩尔在阶级斗争中的情况。"蒂弗林回答说。"也可以说，同一个人不断的重复出现。所有人都在砍卡斯佩尔的头，而后来他总是再度站了起来。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他知道下一步应当怎样做。我以前曾在一部剧本中写过这些内容。当时并没有获得多大成功，因为我需要有成百个合作者的帮助。现在我要一个人单独把这一切写在一本书中。"克伦克内心的喜悦已经消失，他问道:"您相信您写的这本书会使克吕格尔的事情又重新捣腾开来吗?"

蒂弗林吃完了他的萝卜。他狡黠、精神焕发地坐在这个高个子前面。"是的，"他说。

20. 奥托·克伦克的回忆录

与蒂弗林的会面促使克伦克从他的角度、以他的方式用文字再现克吕格尔一案的情况。马丁·克吕格尔将不会与形象苍白、干瘪的卡斯佩尔打交道，而是与活生生的弗劳赫尔、与活生生的克伦克相联系。

以往，克伦克试图通过他的回忆录使一些人处于尴尬境地；现在他对此已毫无兴趣。越来越使他感兴趣的是探索那些曾在他生活中出现过的那些人的命运，了解他们以后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活轨迹曾经与他的轨迹有过交会。使他感到兴趣的是钟表匠特里普谢讷以后的情况，锅炉工霍尔瑙尔、乐师沃迪奇卡以后的遭遇。在真正德意志人愚蠢地在埃里希·博尔恩哈克的葬

礼上殴打了盖尔博士之后，盖尔先生就躲到国外去了。这真令人遗憾。如果他还住在柏林的话，那么，克伦克会专程前去探望他。

在会见蒂弗林之后一星期，马泰依博士也来到贝希托采尔。自从普菲斯泰勒去世后，马泰依也仿佛死了一半。如果他没有一个可与之争辩的人的话，他就会生病。现在他选择了克伦克。克伦克很有活力、脾气也很倔，这正好做与他反复较量争执的对手。然而很遗憾，克伦克并不打算参加争执。马泰依做了多次尝试想激怒克伦克，粗暴地跟他议论着什么，克伦克却不为所动，象一只小羔羊似地反应温和。

女管家薇罗妮卡撤去餐具。两位先生仍坐在那里喝啤酒，他们穿着粗呢上衣、抽着他们的蒂罗尔烟斗。马泰依表示，下一次他到贝希托采尔来时一定要好好热闹一番。然而克伦克没有反应。他沉默寡言，给对方留下的印象是：他就是怕受打扰。今天也是这样索然无味，整个气氛就仿佛是在上费恩巴赫坐着观看基督受难剧似的。

马泰依寻找着谈话的话题。“俄国人正在对他们列宁的遗体作防腐处理。一种幼稚的想法，不是吗？”他又说了两句话，没有引起任何热烈反应。他已没有希望使克伦克大发一通感慨了。然而，看，克伦克站起来了，大步地在嘎嘎作响的房子里走来走去。上帝啊，现在他终于开口了。他笑着说：“防腐处理，我亲爱的，现在有了一种好办法，让一个人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他意味深长地敲了敲他那张有着许多抽屉的书桌。

马泰依吃了一惊。对了，回忆录！他早已盯着克伦克的回忆录了，然而他不动声色，在对方终于露了口风之后，他不能因自己疏忽而使这一切告吹。他擦着他的夹鼻眼镜，一言不发地坐着。他胖乎乎、有疤痕、巴儿狗似的脸显得极为冲动，然而他

低着头、等待着。

克伦克有一种冲动，终于要向谁显示显示他所写的东西。他已经满满当当地写了二、三百页大稿纸了。这些稿子就该静静地放在这里，仅仅为他自己所用吗？今天如果蒂弗林在这里的话，他将克制不住自己。他心里有一股怒火，这个马泰依干吗不张开他的嘴说，他想听些什么？

马泰依博士非常急切地想听些什么。然而他害怕，如果他说出这一点，克伦克会让他碰钉子。故而他坐在木凳上、等待着；而克伦克站在书桌前，也在等待着。马泰依的嘴巴上仿佛贴着封条，于是克伦克径直猛地拉开了抽屉，在里面翻了翻、找出了合适的稿子。几分钟过去了，马泰依什么也没有说。然而克伦克开始读稿子，没有开场白，直接就进入话题。

这是克伦克的回忆录——各种人物描述的汇集。在此，他——奥托·克伦克部长不讲什么与人为善，他的描述显而易见不会适宜用作墓志铭。在他的生涯里碰到过许多不同的人，然而他感到，他们都是恶棍和无赖。就象一个昆虫学家写了数千页关于昆虫研究材料，因而对他的研究对象有所偏爱那样，克伦克在写作过程中对他笔下的人物也产生了一种友善的怒气。他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专家，如果他想做的话，他能把错综复杂的事情在其总的联系上很好地加以描述。在这里，他却放弃了联系、放弃了经过斟酌的判断。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喜怒哀乐极其感情用事地描述他的人物。就象一个巴伐利亚孩童已经打完了架，对手已经走开，他还把泥搓成一团朝对手扔去那样。克伦克在快写完他的一个人物之际，在结束处还加上几个添油加醋的小故事并对他品性的评头论足。他写作时任凭感情的奔泻，他演出一场狂放的、表现胜利的战争舞蹈，一场古老巴伐利

亚风格的、威风凛凛的乱砍乱杀。周围是劈劈啪啪的抽打声，他容光焕发地、痴迷地再一次向阵亡的人砍去。马泰依坐在那里，抽着烟，注意倾听每一个细节，他被吸引住了。用这样的写法来体现写作的最高理想，以前也不时在他的脑中浮现。然而在写作方面，他是一个头面人物，很遗憾他不能冒这种风险。

克伦克注意观察，马泰依对他写的东西有什么反应。当他读他的作品时，他张大了眼睛紧张地注视着这个矮墩墩的男人。克伦克读完后，马泰依起劲地骂开了："这是索然无味、浅薄的劣质产品，一个牢骚满腹者的怒火爆发了，没有观点、没有因果联系，语言的运用也毫无章法，非常可笑地时不时打起官腔。"克伦克对这种嘲笑谩骂颇感自得，因为这说明他写的东西给马泰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种情况已很少发生了；克伦克现在冲动起来，憋着要与马泰依大吵一场。马泰依接着说："巴伐利亚人不得不感到羞愧：他们让这么一个缺少判断能力的人当了那么多年的司法部长。"克伦克说，在手稿中有关马泰依的部分尚有若干措辞温和的句子，然而现在他不跟他说。这些文字对于马泰依来说肯定是盖棺论定、墓志铭式的文字。马泰依死了之后，克伦克肯定还会为自已写的这一墓志铭式的文字而洋洋自得。他们喝了一杯啤酒，又喝了一杯；他们喝了葡萄酒，一杯又一杯。半夜了，薇罗妮卡还得为他们去做鸡蛋火腿和色拉。

他们俩到清晨方分手，都感到很满意，感到意犹未尽。克伦克对马泰依嚷道："您马上就来啊！我还需要写您的墓志铭的材料。"

克伦克朗读他回忆录所产生的效果使他的兴趣倍增，要进一步追踪在他回忆录中所出现人物以后的命运。他心里最痒痒的，首先最想见的是盖尔博士。据说，他定居在法国南部海滨的

一个小地方。克伦克决定要去寻找、拜访他。

初夏时节，他精力充沛、充满期待地开车下山，途中穿过了瑞士的道路。

盖尔住的小地方是一个渔村。沿着海岸蜿蜒的山丘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木，一直伸展到海的近旁，其中有意大利五针松、栗树和软木树。自大战以来，有许多人新搬到这里来住，其中数英国人最多。小小的农舍在村庄外围高处一字排开。盖尔就买了这样一所小房子。

当克伦克按响门铃时，屋里的一只狗大声地叫了起来，而且叫的时间很长。女管家、黄脸婆阿格娜丝出现了，带着某种不信任，不高兴地闪烁其词答复了询问：先生不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从不见客。那只狗朝着离去的克伦克狂吠。

克伦克并不介意。现在天气很好，四周的景色也很宜人。盖尔总要散步，他会在散步时碰到他的。在原野上与他说话、在这美好、开阔的地方与他见面甚至要比关在房间里还要有意思。

克伦克在一个不错的小旅馆住了下来。在那里，他听说，盖尔博士是个好静的先生，旁人很少听到他的什么事情，他的生活也很简朴。他完全受他的女管家、或者就是他太太——谁也搞不清——的控制。

第二天傍晚，克伦克在没有路的茂密的灌木林中散步时，在染料木、百里香和薰衣草丛中碰到了他想找的先生。他坐在一大石块上，凝视着蔚蓝的大海。他看起来很虚弱，没有活力。克伦克先看到他。当壮实高大、穿着粗呢上衣、长统靴的克伦克朝他走去时，他脸色变得苍白并开始发起抖来。曾有人告诉过克伦克，盖尔博士在那次谋杀事件以及在埃里希·博尔恩哈克葬礼的尴尬事件中没有任何软弱的表现。然而克伦克也听说过，

一个人遇到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突发事件，往往很久以后才会感到后怕。当盖尔看到这位敌手向他走来时，这样一种当时没有感觉到的恐惧也许现在已袭上他的心头。

克伦克并不喜欢这一套。他并不是作为对头来到这里的。他只是想知道，现在这个人的情况怎样，也许他还想不出声地跟他开个玩笑，这就是他到这里来的全部目的。埃里希·博尔恩哈克死了，而西蒙还活着。此外，他们两人均因年老而门庭冷落。他写他的回忆录，而盖尔也在写他的书《法和历史》，或者叫做什么其他题目。他对这个虚弱的律师有什么敌意吗？不！

克伦克尽了最大的努力用毫不拘束、和蔼的口吻跟盖尔博士说话，以便他能马上恢复过来。然而盖尔博士并没有恢复过来。克伦克马上发现，盖尔博士永远恢复不到他以前的状态了。他坐在那里，满脸通红、感情脆弱，不住地眨着眼睛。他穿着一件宽大的、有点邋遢的上衣，一条长长的、被灌木撕了口子的裤子。他那副颤抖得很厉害、精神涣散的样子与四周静穆、宏伟的景色极不协调。这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克伦克当做势均力敌的对手的那个人吗？他已经完全不再有人的神气了，他已经成了一样物件。

发呆的盖尔坐在石头上。克伦克与盖尔说着话，盖尔努力追索以往年代的思绪。如果克伦克提到什么事情，盖尔也会从中记起什么，有时甚至会作出一个非常熟悉情况的、精彩的回答。最后，克伦克与盖尔回去了，一块儿吃了晚饭。第二天，克伦克启程回贝希托采尔。

这是一次美好的旅行，那里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更何况奥托·克伦克对他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后悔。然而他不能说，他的对头盖尔的变化使他非常高兴。他从他的回忆录中删去关

于国会议员盖尔的部分。

21. 姨妈阿梅茨里德的干预

蒂弗林工作着。在他的脑海中有许多工作计划，这些计划都配他的胃口，而且都打算付诸实施；然而他却只选择了铅一样沉重的、并不令人愉快的巴伐利亚素材。他有了新的工作项目。

如果说，他在以前由于他写的广播剧而使克吕格尔得到特赦是因为偶然因素、是因为他的运气的话，那么现在要再度塑造克吕格尔就要求既热烈又井然有序的工作。他工作着，他从各方面研究他的材料，他选定他所需要的材料。他愈益深刻地认识到在人的本性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相同因素：人所固有的固执、盲目、怒气冲冲地反对必然性、反对由于工业化所受到的限制、压力。蒂弗林对此感触颇深，他要描述、剖析这些人的本性。他已认识到，他所写出的东西，他所做的工作是艰巨的启蒙工作，这是很好的工作。

新的认识却并没有超出在他文章中的认识，这一点是颇为可悲的。然而仅仅是认识远远不够：艺术是认识与爱或者恨的混合。他写的巴伐利亚决不会栩栩如生。在他的书中，那次他在前往贝希托采尔路上所作的设想，不会再现。克伦克肯定不必摘下他上衣的纽扣。

九月底，蒂弗林已经第四次重新开始他的工作。这时，他接待了事关重大的一次来访——弗兰齐丝卡·阿梅茨里德来找他了。

姨妈阿梅茨里德又把她外甥女的事情揽到她自己身上。从

外表看，所有事情都没出什么问题。约翰娜平静地住在施泰因多夫大街。她的工作很多，挣钱也不少，马丁·克吕格尔的书出版后也有了收入。然而阿梅茨里德姨妈看得清清楚楚，这种平静和保障并不会持续多长时间。这个女孩遭受的打击太多，内心极不平静，而且深感失望。如果谁把一切都闷在心里，那么就会积郁成病。姨妈阿梅茨里德十分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她的外甥女受了极不公平的对待、受到那么大的委屈，现在却要那么长时间闷在心里，一个人这样孤独地忍受着。蒂弗林先生只要有这个心，马上就能给约翰娜机会，让她痛痛快快地把她心中的郁闷说出来、发泄出来。他能够帮助约翰娜，再说他不是傻瓜，而是个作家。只不过就是他什么也没有想到。因此之故，她现在来到湖滨别墅，用地道的巴伐利亚乡音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有看到，约翰娜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吗？这些年来，她的四周充斥着完全死去的东西、和这些东西在一块生活：手稿、一个面模和一块干面包。她不得不把她巴伐利亚式的怒火压在自己的心里，而不能跟人面对面地、跟外界说出她的悲愤、发泄她的怒火。一个如此聪明的人竟然看不出，如果没有人帮助约翰娜的话，她就将完蛋。

作家蒂弗林聚精会神地听着阿梅茨里德太太的诉说。她所说的每一句话，句句在理。他虽曾经如此仔细地对约翰娜、对他与她之间的关系作过剖析，却象瞎子那样对她切身的事情视而不见。他就象一头蠢驴和一个大学教授那样头脑发木。他为她做了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呢？他曾经做了一次了不起的分析，那就是那篇有名的文章。如果有一个人因疼痛而要丧命、想叫而又叫不出来之际，在他面前放上一篇从百科全书中找出来的描述他疼痛原因的文章，这究竟又有什么用呢？这个仗义执

言的姨妈阿梅茨里德要比他高明十倍。约翰娜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如果她感到痛苦的话，她就想叫出声来。

好了，阿梅茨里德姨妈不必多讲了，蒂弗林已茅塞顿开。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皱着眉头。他释然了，变得分外高兴起来。他拍了拍她的肩膀，满含尊敬地说："阿梅茨里德姨妈，您真了不起。"如果她不是那么庄严、威风的话，他一定会把她摇来晃去。现在，他所能做的就只剩下真心诚意地邀请这个地道的巴伐利亚女人与他一起参加十月节的活动了。

在阿梅茨里德姨妈满意地离开后，雅克韦斯·蒂弗林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散步。他既喜悦又痛苦地意识到：这几个月由于约翰娜没有和自己在一起，他失去了多少宝贵的东西啊！他需要这个巴伐利亚姑娘、需要她的愤怒、她敏锐的直感、她的率直鲁莽、她的活力。如果她想呐喊的话，她是对的。他回想人们是如何使她沉默下来的，想到此，连他也感到揪心。他紧张地考虑着，他该如何既帮助她又能帮助他自己。最简单的办法无疑是在他的支持下，她在大庭广众之中去讲马丁·克吕格尔，去写、发表有关克吕格尔的文章。然而她决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建议；相反，他会使她进一步受到惊吓。

夜里，他想出一个好主意。噢，与停滞、惰性力量作斗争的精神也可以通过许多狡黠、迂回曲折的方法得以贯彻实现。早晨，他给波特先生拍了一份长长的电报。在同一天晚上他得到答复。在安妮·莱希纳尔在场的情况下，他拆开了电报，读着，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问题解决了。"他取出巴伐利亚之书的手稿、很高兴地把手稿放在桌子上，又重复了一遍："问题解决了。"安妮要陪他吃晚饭。他取出了一瓶非常上等的葡萄酒。在留声机放出的音乐伴奏下，他给她摆出了一副做体操的架势，他为自己

能做七次引体向上而感到自豪。然后他用自己胡乱编出的曲调，不断唱着："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他开车去找约翰娜。告诉她，波特先生有个引人注目的想法。看来，马丁·克吕格尔的书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波特先生想请他——蒂弗林就马丁·克吕格尔的生平和去世情况写一部电影。波特先生打算利用他的关系来宣扬这部电影，使得蒂弗林能向全世界讲话。

他眨着眼睛看着约翰娜。她什么也没有说，然而他看到了，约翰娜的精神一直都处在紧张状态。他坐在那里喝着茶，不动声色、知趣地等着。然而约翰娜固执地保持着沉默，他就继续讲开了。他对克吕格尔案件所要说的话，他已在那篇文章里讲过了。他在重读这篇文章时感到这的确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然而这篇文章的风格决定了它不会符合波特先生的要求。这篇文章缺乏一种激情，无法让这个案子搬上银幕，让全世界的人，让黑人、黄种人、棕种人、白种人，让商人、苦行主义者、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都看到它。

约翰娜仍旧不开口说话。他还要继续说下去吗？他很想继续说下去。他没有这样做，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灵感。

她坐在那里，有些恍惚，用牙咬着自己的上嘴唇。当然，他说了一个气度豁达的谎言。文章实际上闪耀着思想明晰的火焰，显现着超出一般爱与恨的、不同凡响的感情。她感动了而且感到非常温暖：一个男人为了她的缘故而不惜否定他自己的作品。过了一会，她终于说话了："是的，对于电影来说也许这真的不是合适的激情。"而他则正起劲地喝着茶，他的脸皱了起来、有了皱纹。一个小孩都能很容易看出，他的不动声色是装出来的、非常狡猾。她看出了这一点，不由得由衷地大笑起来。随后，他站起来，也

邀请这个大个子姑娘参加十月节的活动，当然这一邀请是在吻了她之后发出的。

在一个巨大、蓝白两色的啤酒帐篷里，在喧闹地享受人生的慕尼黑人中间，约翰娜·克赖恩问作家蒂弗林：在波特先生主持的有声电影中她可否替蒂弗林做些事情？蒂弗林是否认为这是可能的？没等他作出回答，她就讲出所有憋在她心里的话。在喧闹的人群中，在喝得酩酊大醉的人群中，在鸣响着旧时情调的歌曲的情况下——唱着诸如“你不妨试试，用手能不能抓住一只苍蝇？”“乡下人要一顶礼帽又有何用？”之类，在铜管乐吹奏的乐曲中，在啤酒、脆饼、烤香肠、烤鱼的包围之中，在大叫大嚷声和臭气之中，她跟他倾吐了她在这几个月中所受的一切折磨；人们如何不让她开口讲话，以及克吕格尔的书如何反倒完全淹没了作者本人。她告诉他，现在她如何又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因为一种新的希望正在产生。她最终将能开口讲话。蒂弗林向她眨着眼睛并提议他们应共同掰断一根脆饼，这在巴伐利亚风俗中表示彼此间有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于是他们各伸出一只手指钩住钮结状脆饼把饼掰断了。铜管乐吹奏着：伊萨河碧波不停地在城里流淌，那里就永远有舒适安闲；然后又换成斗牛士进行曲；最后则是《干杯，为舒适安逸》这首歌的曲调。蒂弗林也随着唱了起来。他和约翰娜用灰色的陶制大酒杯喝着啤酒。

22. 巴伐利亚之书

约翰娜工作着。制作影片《马丁·克吕格尔》的工作已经开始。这部影片是在加利福尼亚猛犸的金钱和势力支持下摄制的，

又是旨在对人的意识和良知作出剖析，这两者能够结合起来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故而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这就要求艰苦的工作。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她所要求表现的真理和她的同事有道理要求的效果之间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她想要做的事情真能做到吗？有谁能把他自己的辛酸和满腔愤怒都在摄影机前、镜头前、摄影师前表现出来？有谁能拍出他自己的灵魂？

雅克韦斯·蒂弗林看到，约翰娜如何不顾自己拼命工作。他很想帮助她，但他从未直接跟她谈影片的事情，影片折磨她已经够苦的了。按计划，事情应由她来完成。他只是一个外来客；而约翰娜则是地道的巴伐利亚人。必须由巴伐利亚自身提出反对巴伐利亚的证据。他现在有了观察约翰娜·克赖恩和她的巴伐利亚邦的正确视角。他满足于只用静悄悄、小心的方式来帮助她，为的是尽量不打扰她的工作。他极其小心地激发出这个泼辣女人身上的满腔愤怒。他为她解脱了羁绊。她已经没有那种沉重的感觉。她自己也感到已摆脱了没有自信心的困境。没有讲很多的话，在他们之间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共同关系。

他以颇为特殊的方式退出了这个静悄悄的、不显示自己的工作，投入他自己的创作之中。他搜集的材料在他脑海中翻转着，它在盘旋、移动、呼吸。然而在这些生动的材料中总还有显得呆板、没有超出纯粹认识的东西——克吕格尔案件。一开始他把这部分材料放在一边，对于《巴伐利亚之书》来说，这些材料并不重要。然而渐渐地他又改变了看法，坚持认为，关键是要将克吕格尔这个人和他的案子写活。人的各种命运都负有帮助艺术引向高潮的同样使命。然而只有那些扣人心弦地强使其他人继续活下来、强使其他人为后代承上启下地记下他们事迹的人

方能入选。究竟某人的命运是否对艺术有某种促进作用，并不取决于这人命运的伟大和重要性，也不取决于这种命运的体现者，而仅仅取决于对这种命运进行观察的人、进行创作的人。由于马丁·克吕格尔的命运吸引了雅克韦斯·蒂弗林，这个已故克吕格尔的殉难才有所意义，雅克韦斯自己和约翰娜的磨难才有所意义。这一切都促使他去塑造克吕格尔的形象。

他非常清楚地了解，无论是马丁·克吕格尔带有偶然性的命运还是他自己也曾卷入描写对象的生活中，这一切对他的创作都没有多大的帮助。事情并不取决于马丁·克吕格尔实际上是怎样的，也不取决于他的官司的实际情况，甚至不取决于他是否在现实中出现过。拿撒勒的耶稣是否确有其人、是否有文献依据，这个问题重要吗？他的形象存在着，昭示着世界。由于这个形象，仅仅是由于这个形象，真理方才产生。重要的是，雅克韦斯·蒂弗林要塑造一个马丁·克吕格尔的形象，并强使世人接受这个形象，承认形象的真实性。

他愈来愈明晰地感觉到，他之所以能担当起这个任务是由于从约翰娜的满腔怒火中汲取了很大的力量。她的计划与他自己的打算神秘地联结在一起。她的极端愤怒已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去了，使他的作品有了生命力。他的书籍从约翰娜那里汲取了养料——为了死去的马丁·克吕格尔而煽起人们的情绪。有时他感到，她已精疲力竭，而他也肯定会精疲力竭的。

十月底，他收到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从尼施尼诺夫格勒写来的一封信。普勒克尔在出国后这段时间里毫无音讯。在这封信中，他也很少讲到自己。相反，他却极为详尽地谈了他如何找到《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这幅画的。它挂在俄国亚洲与欧洲交界处的一个小城博物馆里。该画现在的名称叫《公正》，另一个标

题被划掉了。普勒克尔在观赏该画时，在画前站着学校一个班的十四岁的男、女孩子们。有人向这些孩子们讲解了画中所描绘事情的背景、过程，因为他们对约瑟的故事一无所知。他们颇为深入地讨论了画这幅画的画家究竟有多少集体主义精神，他又在怎样的程度上保留着资本主义阶段的个人主义思想方式。

在他从事新的创作过程中，雅克韦斯·蒂弗林就因没有了与这个好斗的人进行交锋的机会而感到乏味、遗憾。他很高兴普勒克尔恰恰在他创作的这个阶段挖苦地而且颇有针对性地向他提起了画家兰德霍尔策和《公正》这幅画。他激动地在安妮·莱希纳尔面前走来走去，然后他取出《资本论》第三卷——被数千万人尊崇为书中之书的卡尔·马克思的一部著作。他以安妮·莱希纳尔代替不在场的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作为交锋的对象。当他跟她响亮地读出这位马克思的一段话的时候，他就好象胜利地把普勒克尔打翻在地那样洋洋得意。他所引的马克思那段话是："人们必须描述凝固化了的德意志社会关系，为它唱起它自己的曲调迫使它跳起舞来。要教导人民认识自己、为自身的状况而吃惊，从而使人民振奋起来。"最后，他寻找他在与普勒克尔的一次辩论过程中给自己写的一张明信片，就仿佛这是制服来信的最后法宝似的："亲爱的雅克韦斯·蒂弗林先生，您千万不要忘记，您生存在世界上的天职是为了表现自己、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谨致诚挚的敬意——您的最忠诚的朋友卡斯帕尔·普勒克尔。"他一边大肆攻击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理论，一边把明信片固定在打字机上方的墙上。在这之后，他极为同情地询问安妮·莱希纳尔：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给她写了些什么有关他自己的情况。

也许是因为卡斯帕尔·普勒克尔的信，也许是因为雅克韦

斯与约翰娜的休戚与共，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在《巴伐利亚之书》中有了一种新的基调：对当前司法的满腔怒火。在那个时期，这个星球上的人到处都在诽司法的信任危机。法的概念已变得非常不稳定、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太多地拘泥于人的心灵，诉诸于老的、诸如善与恶一类的概念，而太少想到用什么新的东西去代替它。在过去时代，在刑场行刑处决时，四周的围观者都经常感到有伸张正义和大快人心的感觉，因为这是维护了法制，他们感到是和他们的内心世界紧相联系的。而现今，维护法纪已没有现实的感情基础。法纪已变成了权力的赤裸裸的工具，变成维护权力的工具。司法措施既对许多人显得毫无约束力，措施的制定又显得非常任意。有人说巴伐利亚的司法界特别恶劣和顽固——情况也可能如此；然而其他省的司法界也好不到哪里去。以往，蒂弗林以听天由命、默认的态度接受了这种事实——虽然有怀疑；现今他的怀疑已带上激愤的色彩，变得具有主动进攻的精神。巴伐利亚这里司法的不公正成了他最关心的事情，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这种不公正。由于约翰娜的原因他也领教过这种不公正的滋味。如果他要写巴伐利亚，那么就一定要写巴伐利亚司法的不公正。在稿子的扉页上，安妮·莱希纳尔清楚地写下了“巴伐利亚之书”几个字。他又补充写上：“或公平的年节集市”。

在确定下这个副标题的当天晚上，雅克韦斯·蒂弗林和约翰娜·克赖恩第一次说起他的这本著作。约翰娜只习惯于形象地作出思考：公平的年节集市这种措辞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在她眼前就浮现出年节集市的情景：五光十色、充满了生活气息。在那里往往有一大堆光秃秃的、虫蛀鼠咬过的破烂物件。人们在这里面走来走去，紧张地寻找着还用得着的东西。在每个

铺子面前都挂着公平交易的牌子，而出售者们则庄严地站在那里，穿着黑色长袍。

约翰娜本该充分利用这种景象。在她童年时代读过的惊险读物中，阿拉伯人在遇到危险时，总用一个词激励驱使他们的马匹。约翰娜在拍电影现场的混乱中，在摄影升降机、杠杆、刺目的灯光中，在作了十次失败的尝试而看不到任何出路时，她自己找出最后一个避灾之词：公平的年节集市。

23. 我已经看到了这些

整个慕尼黑在翩跹起舞。新的一年已来临，紧跟着的就是狂欢节。在各大啤酒厂的化装舞会上，在众多保龄球俱乐部、互助会的庆祝活动中，小市民们、工人们、农民们在跳舞，在艺术家联欢会上，在大学生、军官或者行刑刽子手的舞会上，市民们在跳舞。普福恩德勒先生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努力使当前的活动要比以往年代的活动还要出色、范围还要大。每天晚上有两场大型的欢庆舞会，星期六达到五场。而演出的大量招贴画这次却并没有怎样受蒂弗林构想的影响。慕尼黑翩跹起舞。在喧闹的弗朗塞的音乐伴奏下，慕尼黑用交叉的双臂把女士们托起来，在连续不断的欢呼和大声叫嚷中，把她们高高托起。为了举办这尽兴的狂欢节，慕尼黑人不惜连裤子和铺盖都当掉。清晨，经过通宵狂欢的人聚在小酒铺里，这当中有车夫、小商贩、穿着燕尾服的绅士们、脸上饰有金粉的女士们、清道夫和妓女，他们在这里喝啤酒、吞肝肠。慕尼黑开怀放声大叫出它的幸福和它的格言：伊萨河碧波荡漾；为舒适安逸干杯歌唱。

冯·格吕贝尔先生以颇不以为然，然而又是善意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冯·赖因德尔先生用略带困倦的微笑也投入到狂欢活动中。普福恩德勒先生获得了胜利。他抓住了时机：在时下一月份他重新征服了慕尼黑，到十二月份他要征服柏林。因为慕尼黑已尽兴，就如同以前到这个时候的情况那样。这一点连赖因德尔也承认。这种永远不会消失的生活乐趣——帝国有生命力的关键使人们摆脱了战争和革命的疯狂年代。很显然，这座美丽的城市既建立在高原坚实的土地上，又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

在慕尼黑首映式之后约十四天，柏林首次放映影片《马丁·克吕格尔》。

蒂弗林赶往柏林。他坐在正厅后面包厢内的一个蓝色椅子上，在包厢里还有其他三个陌生人。他每根神经都非常紧张地绷紧着。他和三个陌生人一样不知道在银幕上将出现什么。在整个摄制期间，他一次也没有问约翰娜摄制的具体情况。

厅内暗了下来，银幕上出现了约翰娜·克赖恩。她站在台座上，身前的讲台很低。在影片中，她的身子拍得很大，脸却没有实际的显得那么宽。蒂弗林十分熟悉她打髻的头发，细长的眼睛，轮廓分明的额头，她的用牙齿咬住上唇的习惯。只是在影片中她如何提高些声音讲话、声音如何从喇叭里传出，虽说声音并不响却充满了整个大厅，这时这个身影对他来说就完全成了陌生的了。他早就习惯和机器、器械一类东西打交道，熟悉它们的特性；然而现在却出现了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他害怕起表现精灵般思想内容的机械过程。

他蜷缩在他的蓝色椅子里，紧张地捏折着影片说明书。虽说他知道影片已具有成功的诸因素，他仍激动得全身在动。他白

言自语：无论今天在面前展现的有声画面有效果还是没有效果，对马丁·克吕格尔事件虽不能有所裨益也不会有什么损害了。话虽如此说，他仍非常讨厌周围观众的窃窃私语、不大不小的说话声和椅子不断发出的声响。在他看来，这些观众都是存心这样冷冰冰地带着成见来的，他们大概都不耐烦地等着与影片《马丁·克吕格尔》同一场放映的第二部片子。与他一起坐在包厢里的人出言不逊地对影片评头评足。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部片子讲的是一个已故男人的陈旧故事和一桩老掉牙的官司，对这一切他们都不想知道。蒂弗林自言自语地喃喃道：作为普通群众除了看电影还会有什么其他想法呢？尽管如此，周围的叽叽喳喳声仍使他感到恼火。

银幕上的女人——眼睛略有点斜视——说："你们中的许多人曾读过马丁·克吕格尔的著作。你们曾读过其中的一章《我已经看到了这些》。请注意，我已经看到了这些：这是在他去世前四十三天，当时我见到马丁·克吕格尔。官方鉴定认为，医生在治疗上没有任何疏忽和延误。然而谁看不出他正受到死亡的威胁，那么他必定是为人邪恶。请你们相信我，我已经看到了这些。"

银幕上的女人以蒂弗林未曾预料的方式把目光抬高正视着观众以及她说"请你们相信我"的那种谈吐方式——这两者对他产生了震撼灵魂的作用。在这种影响的感染下，他想站起来、大声地随便说出些傻里傻气的东西，诸如：对！就是！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未曾发生。他只是略微咳嗽了一下，发出了低低的咕噜声，他的声音却被所有观众都听到了，因为现在影厅里是一片寂静。

银幕上的女人讲述了她为克吕格尔所作的种种努力。她讲

述了如何奔波在司法部长克伦克和帝国司法部长海因洛德之间；她也谈到了哈特部长、弗劳赫尔部长。有时在银幕上不见了正在说话的她的生动的脸，取而代之的是她说到的一个个男人的脸，在这同时，她的声音作为画外音在继续响着。这是些大家在大街上到处都能碰到的巴伐利亚人的脸，只有克伦克长长的、硕大头颅有点与众不同。由于影片的大特写镜头和画外音却使这些男人的脸有了特殊的色彩。弗兰茨·弗劳赫尔的大四方脸在绷紧的衣领上来回移动，然后又在领子和脖子中间出现了一只可笑的胖手指。突然一下子，整个气氛根本就不再显得可笑，而更加显得尴尬和充满着危险。哈特博士光滑的脸殷勤周到地笑着，每个观众都能看出，他的客气是多么冷漠和虚伪做作。帝国司法部长海因洛德的嘴张开又合拢，合拢又张开，他的胡子在嘴巴下方翕动。从他的嘴里吐出若干有关守法和违法的泛泛的、用意良好的句子。然而这些话听起来出乎意料地一点也不亲切，相反会使人勃然大怒。影片中也出现了鲁佩特·库茨纳尔的面孔，那是在约翰娜谈到真正德意志人的报刊文章时出现的。在那篇文章中，他们建议库尔菲斯滕达姆的人道主义的悲天悯人者，在他们的藏污纳垢的收藏中也保留下他们的马丁·克吕格尔。影片中出现的领袖面孔：嘴张开着，嘴边有稀疏的小胡子。他的后脑勺却异乎寻常的偏平。这倒是一个调节情绪的时刻，这时观众的紧张情绪转成放声的大笑。尔后又是约翰娜的声音，她叙述了她与梅塞施米特部长进行谈话的情况：只要还有二十六天的时间，马丁·克吕格尔就会获释。而梅塞施米特大而臃肿的脸、眼袋突现的眼睛给人以一种可怜巴巴、极其孤立无援的感觉。如此这般，他们一个接一个的面孔连续出现在银幕上，为数还不少。其中一些人的面孔由于在画刊上出现过，大

家都是熟悉的。这次在银幕上出现这些面孔时却变得非常怕人，因为这些面孔放得非常大，占了非常大的空间；同时，画外音又在讲述着：她是如何对着这些面孔跟他们说话的，跟一个谈了又跟另一个谈，完全徒劳无益。

约翰娜的讲话方式是一种完全自然的风格，在发音方面和造句遣词方面均是如此，人们很难在听到这种声音时对事情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在影院里坐着不少从根本上拥护这些大人物的观点、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人。他们听着这种地道的巴伐利亚腔感到非常不舒服，他们咬紧牙关看着在银幕上出现的这些未经任何修饰的巴伐利亚面孔。这类人中的一个坐不住了，他跳了起来、暴跳如雷。他对着银幕正在说话的身影大叫："谎话！诬蔑！您是个可耻的造谣中伤者！"这看来有点可笑：一个大活人跟银幕上说话的身影吵了起来。然而不管可笑不可笑，观众却想不受干扰地看电影，他们不想听这个拍案而起者的讲话，他们要听银幕上的人讲话。这个情绪激动的人又叫嚷了好几次，诸如"够了！真不知廉耻！"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听不清楚的评论，最后还是观众设法让他安静了下来。

银幕上的身影不受影响地继续往下说。现在，约翰娜开始讲她如何得到马丁·克吕格尔将获得恩赦的消息，而就在几小时后她又得到他死去的消息。她说："有人跟我说，世界上有许多更加恶劣、更加不公正的案子。现在被不公正地关在监狱里的人们对于公众利益来说要比这个已故马丁·克吕格尔重要得多。然而我却不想听这种说法。对于我来说，这个马丁·克吕格尔要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你们不要跟我说，已无法再去帮助这个人。我不试图帮助他，而是试图帮助我自己。我已经看到，不公正是怎样发生的。我已经看到了这些，而自我看到之

后，我无论对饮食、睡觉、工作或者对生我养我的那个邦国均有一种厌恶感。我所看到的不公正并不因为这个男人的去世而不再存在，它永远存在于那里，存在于我的周围。无论我走到哪里，这种不公正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不公正都要厉害地纠缠着我。我所以不得不谈论此事。公正要从家里开始。"当她说这些话时，她抬起了她的双手，马上又把手收了回来，这个动作显得有点拘束。这是一种相当孤立无援的表现。她也以她可笑的方式用牙齿咬住她的上嘴唇，不过场内的观众并没有笑。自命不凡的观众注视着她的大嘴，注意着还会从嘴里吐出什么。

然而这张嘴不再说什么。而是又重新出现各种面孔的特写镜头。这些面孔也不再说话，它们默默地聚在约翰娜·克赖恩的四周，它们在她的四周停顿下来，各种硕大的面孔会合构成了一种默默的威胁。这个女人在这些庞然大物之中，就仿佛一个矮人在远古众神的巨大石头像之中。这情景看起来是令人胆战心惊的：这么一个矮人如何与这些由面孔构成的山脉进行斗争——这是一场毫无指望的斗争，除了以矮人被压得粉碎而告终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然而这个矮人提高了她的声音而且还控诉道："这些男人中的一个曾说过'死者应保持沉默'。我却并不想让死者就此闭嘴。死者应当开口说话。"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场景：硕大面孔会合起来默默地威胁般地命令："死者应保持沉默"。而矮人则慷慨激昂地大叫："死者应当开口说话"！

现在诸副面孔开始挪动开来，它们围住这个女人的圈子更紧、更小了，一副面孔紧接着另一副面孔。它们有时彼此重叠、有时又转到另一边。这些硕大、臃肿、杀气腾腾的面孔在跳着疯狂的舞蹈。这在影片中实际上只有很短的时间，然而给观众留

下的印象仿佛跳了很长时间似的。然后，观众们不由得透了一口气，因为这些面孔慢慢在银幕上消失了，只剩下这个矮人的声音。

现在这个声音又讲起了公平的年节集市。这是一个二十八岁妇人的身影，她是一个没有特殊天赋的妇人，她在说话。现在这个身影把手臂伸向空中，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威慑力量。她的大眼睛如此愤怒地注视着，使一些人不得不赶紧躲开这种目光。愤怒的身影说："马丁·克吕格尔是在这样的年节集市上进了一个最恶劣的铺子。你们不要说，他已经死了，他的事情已经了结。年节集市将会不断办下去，而你们所有人也总归要到那里买东西。"

显然是由于紧张，蒂弗林感到精疲力竭，他感到自己仿佛再也不能从蓝椅子上站起来了。当这位妇人对着由张张面孔组成的山脉讲话时，他出汗了，真正在出汗！而当这张张面孔消失，只剩下勇敢的女声时，他伸了伸腰、大声地喘息，声音很响，坐在包厢里的其他人都面露怒色地发出了嘘声。他对此并不在意。感情表达出来了，感情在世界上表达出来了，这是一种伟大感情的清晰画面。他感到自己获得极大的肯定、感到认同命运的那种幸福。

他不需要得到观众的首肯。其他人对此究竟是今天理解或者十年后才理解对他来说都是无所谓的。话虽这么说，要是他们今天就理解了，他总要高兴些。在影片《马丁·克吕格尔》放映完后，场内非常安静。观众的脸显得紧张、惊愕、甚至显得有点茫然。他们以特别低沉的声音交谈着。这部影片整个放映时间还不到半小时。许多人退场了，没有等第二部影片的放映。

他在柏林和慕尼黑的途中迎接约翰娜。世界的好奇心非常

之火，报纸上登满了有关约翰娜影片的画片和文章。蒂弗林要找一个地方，在那里她能够不受干扰地住上几个月。要找这样的地方并不容易。他们曾考虑在波罗的海旁某个偏僻的地方，也曾考虑到南蒂罗尔去。最终他们选定了巴伐利亚森林中的一个村子。在巴伐利亚森林中，在巴伐利亚和捷克交界处中等高度的山脉中，在老巴伐利亚人的发祥地，那里的人既不读报，也不看电影。

这里，在薄薄盖着一层雪的森林山脉中，雅克韦斯·蒂弗林与约翰娜·克赖恩一起完成了《巴伐利亚之书或公平的年节集市》。他写进了他的一系列感情：从对卡斯佩尔剧的不满一直到对这部影片由衷喜悦、舒心的感情。就如同他到克伦克那里去的路途中所设想的那样，巴伐利亚邦在他的书中已见端倪。约翰娜为他做了她能做的一切辅助工作。她相信，这本书必定会在她故乡邦国变得美好的过程中起作用。

蒂弗林把稿子送去付印时，同时也给克伦克写了一封信。

马丁·克吕格尔两周年忌日那天，有一封来自贝希托采尔的信寄到了巴伐利亚森林中的村子。前部长克伦克以硬邦邦的口气告知作家蒂弗林，他既读了手稿，也看了《马丁·克吕格尔》这部影片，随信他附上了他上衣的两颗钮扣。

几点说明

本书中所出现的人物并不能与慕尼黑市1921—1924年的档案一一相对应；然而就其反映的总体情节而言，却是与之相符的。为了主要人物形象的丰富、真实，作者不得不放弃对每个人物形象作摄影般的描述。《成功》一书塑造的并非是现实的人，而是历史的人。

有关那个时期德国监狱的详细报告我们采自作家费利克斯·费欣巴赫、马克斯·赫尔茨、埃里希·米扎姆、恩斯特·托勒尔的有关描述。他们都在这样的监狱中坐过牢。

有关那个时代老巴伐利亚人风俗习惯的素材取自一家报纸，这家报纸在一个老巴伐利亚的地方——一个名叫米斯巴赫的地方出版：《米斯巴赫报》。这种报纸目前还保存有两套，一套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另一套保存在布鲁塞尔原始文化形式研究所。

L.F.[1]1929年3月于慕尼黑

---

[1] L.F.为本书作者里昂·孚依希特万格姓名的缩写字母。